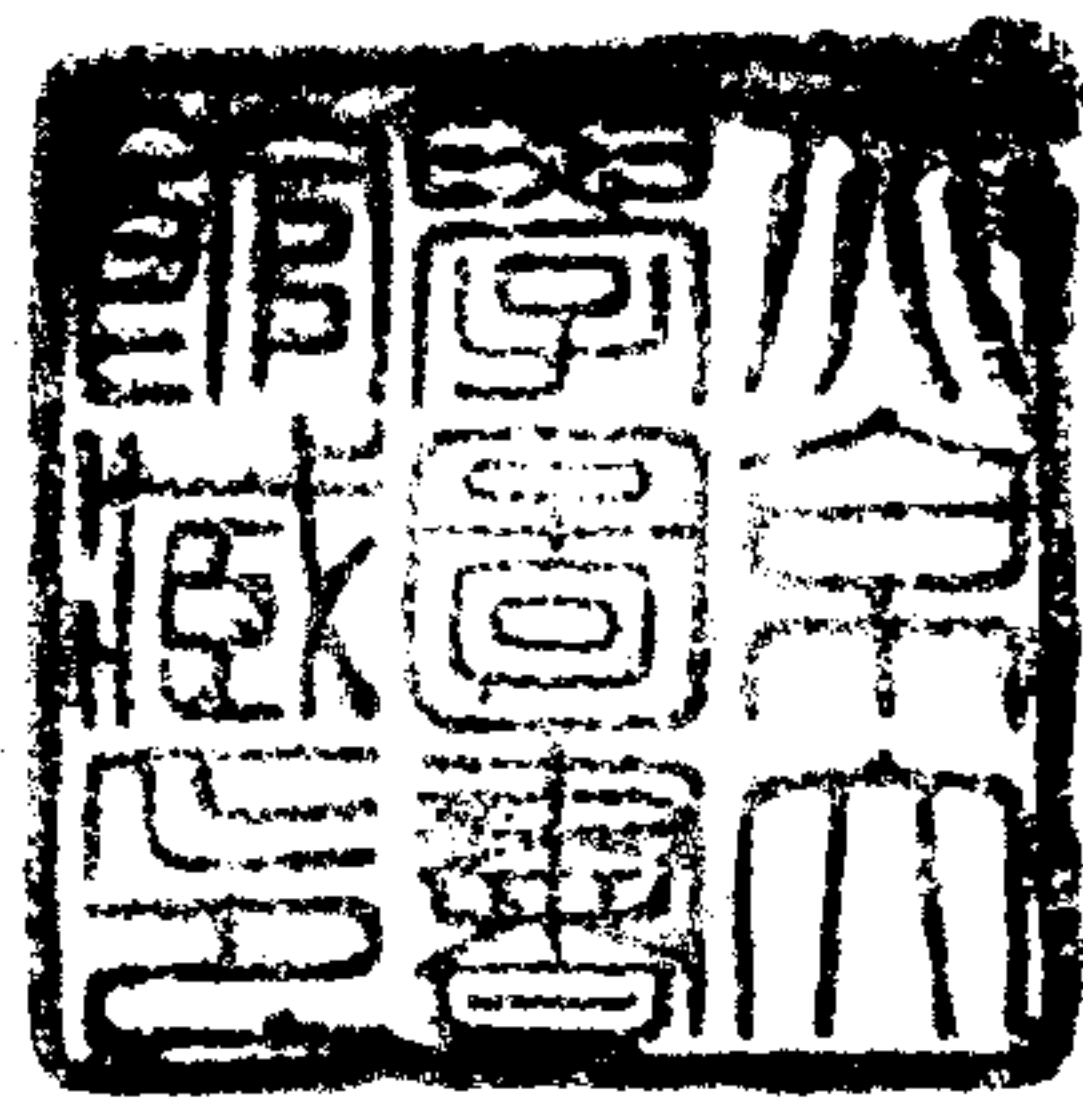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四七·史部·史評類

史通評釋二十卷

〔明〕郭孔延撰

.....一

史通訓故二十卷

〔明〕王惟儉撰

.....二四五

史通訓故補二十卷

〔清〕黃叔琳撰

.....四二九

史通評釋序

張睿父先生再刻陸太史校定劉子玄史通於豫章竣寄家君黔中去六十餘字而曲筆因習二篇增補缺略已成全書家君讀而喜以新刻寄延曰張先生爲觀察而手不釋書猶諸生也爾曹爲諸生乃

不諸生也予甚有其憇黔中亡籍予家有史通蜀本吳本再校之刻中如干寶之于揚雄之楊王劭之邵常璩之據符堅之符當是寫誤可發舊本細爲校定延自長安歸循環校閱再加芟正篇中史官姓名如左氏遷固古今共推者可以無釋自孔衍荀悅以下俱爲著其

爵里間以已意爲之評論雖未必合作者之意祇承嚴命終陸張二先生功耳約而言之考究精覈義例嚴整文詞簡古議論慨慷史通之長也薄堯禹而貸桀丕惑春秋而信汲冢訶馬遷而沒其長愛王劭而忘其伎高自標榜前無賢哲史通之短也然則徐堅所云當置

座右者以義例言良非虛譽而宋祁所云工訶古人者以誇詡言亦非誣善矣延又因之有感焉子玄自敘史通方諸太玄太玄數百年後爲張衡陸績所重第史通後來張陸則未之知不謂今千年後首刻于陸太史再校于張觀察爲子玄之平子公紀也二姓俱同事豈

偶然亦可謂子玄忠臣矣
大明萬曆甲辰歲夏五日後學秦
和郭孔延謹序

史通

序

三

史通序錄

唐劉子玄知幾撰者

長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脩國史尋遷左史於門下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史任俄兼領其職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脩史皆如故又屬大駕還京以留後在都無幾驛徵入京專知史事仍遷秘書少監自惟歷事二主從官兩京通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昔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稱羨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職司其憂不遑啓處嘗以載削餘暇商榷史篇下筆不休遂盈篋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

史通

卷序

一

文

宗政元

之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為目且漢求司馬遷後封為史通子是知史之稱通其來日久博采衆議爰定茲名凡為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除所闕篇九八萬二千九百四十八字于時歲次庚戌景龍四年仲春之月也評曰馬遷死後王莽篡遷後封為史通子班書明甚劉豈不知書漢則雅書齊則穢就雅碎穢恐非實錄子玄傳及諸家評

宋景文唐書劉子玄傳

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為

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問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藥曰書如是兒何急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蔡文與兄知榮俱以善文詞知名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武后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上書譏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受不為忠長施不為惠今羣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把推挽脫之諺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徒宜課功證明賞罰后嘉其直不能用也時吏橫酷淫及善人公卿多誅死者踵相及子玄悼士無良而甘於禍作思賢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

史通

傳評

子

文

見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蓋矣子玄與徐堅元行冲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脩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還子玄自乞留京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召至京領史事遷秘書監時宰相常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脩子玄病長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因為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于衆唯漢東觀集羣儒纂述三主條章不建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為荀袁家自為政駁每記一事載一言閱筆相視含

籍慈夜切
借也

統音京

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漢郡國計書上大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為廣今史臣唯自詢米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狀

二不可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也今作者如林儻示褒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讎責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姦雄班固抑志臣飾主關今史官注記類臬監脩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四不可今監者不肯指授脩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又言朝廷厚用其才而薄其禮至忠付書悵

史通

傳評

子

文

惜不許楚客等惡其言詆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置吾何地始子玄脩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為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又嘗自比楊雄者四雄好雕蟲小伎老而為悔吾幼喜詩賦而壯不為期以述者自名雄準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為愚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為范遂劉歆所器及問作經以為必覆讐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槩如此子玄內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為陸終

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囂曾孫居巢侯
般不承元王按據明審議者高其博嘗曰吾若得封必以
居巢紹司徒舊邑後果封居巢縣子鄉人以其兄弟六人
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里太子左庶子兼崇
文館學士皇太子將釋奠國學有司具儀從臣著衣冠乘
馬子玄議古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為駢服魏晉後以牛
駕車江左尚書郎輒輕乘馬則御史劾治顏延年罷官乘
馬出入閭里世稱放誕此則乘馬宜從褻服之明驗今陵
廟巡謁王公用命士庶親迎則威服冠履乘駟車他事無
車故貴賤通乘馬比法駕所幸侍臣皆馬上朝服且冠履

唯可配車故博帶褒衣革履高冠是車中服鞅而銜蹠而
鞍非唯不師于古亦自取驚流俗馬逸人顛受嗤行路太
子從之因著為定令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嘗議孝經鄭
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為正易無
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
然其論奏與諸儒質辯博士司馬貞等同意共黜其言請
諸家兼行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會子既為太樂令抵罪
子玄請於執政玄宗怒貶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子玄領
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
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

之故史才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者稊金不能殖貨有才無
學猶巧匠無榘枘斧斤弗能成書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
知懼此為無可加者時以為論子玄善持論辯據明銳
視諸儒皆出其下朝有論者輒豫歿後帝詔河南就家寫
史通讀之稱善追贈工部尚書諡曰文六子既餽彙秩迅
迴

既右拾遺饒集賢院學士知史官父子三人更泄史官著
史例頗有法終荆南節度使秩給事中閬州刺史房瑄比
之劉更生迅京兆功曹參軍房瑄比之黃叔度迴進士御
史吉州刺史孫既于泚開元二年拜相泚龍武軍將軍
子餗子贊都團練觀察使

評曰古史官多受既後無聞遷因邑擘浩枚其尤烈
者而于玄父子三人同泄史局右觀顯榮至於三葉嗚
呼盛矣

晁氏史通評
晁氏曰劉知幾長安神龍間三為史官頗不得志乃以前
代書史序其體法因習廢置擬其得失述作曲直分內外
篇著為評議備載史策之要當時徐堅深重之云居史職
者宜置座右玄宗朝詔其家錄進上讀而善之宋子京稱
唐舊史之文猥穢不綱謂知幾工訶古人而拙於用已觀

四

此書知子京之論不誣○又曰唐柳璨燬之以史通妄誣聖哲評湯之德為偽迹論桀之惡為厚誣謗周公不臣發武庚狗節甚至彈劾仲尼因討論其舛謬共成五十篇名史通初微蕭統云論則析理精微故以為名乾寧四年書成唐史云璨公綽族孫少孤貧好學者史通析微時或稱之起布衣至相不四歲按唐紀相璨在天祐改元則書成猶未仕也

評曰柳璨者公綽族人也為人鄙野諸柳不齒起自布衣四年而相誅殺大臣以應長生迫脅哀帝以禪朱三臨刑自咤曰負國賊唐書列之姦臣傳其為人如此而

史通

傳評

可析史通之微乎故史通可駁而非賊臣之筆所能抨擊也晁氏之論失矣

王伯厚玉海序史通王公名應麟後倭人

劉子玄史通二十卷景龍二年作開元十年十一月子餘錄上

史通上帙自六家至自叙三十六篇及前叙及志中共四十二篇自辨惑以下缺體統純繆弛張文質褒貶五篇下帙自史官至忤時十三篇內篇六家至忤時第三十八外篇自史通二十卷評議作史體例商榷前人駁難其失分內外篇內篇十卷三十六篇又有體統純繆弛張三篇缺

外篇十卷凡十三篇業自序自為著作佐郎至秘書少監竝兼史職因成此書柳璨史通析微十卷隨篇評論其失凡四十九篇又第十篇撫知幾四朝實錄之失又孫何著駁史通十餘篇

楊用脩史通評楊公慎

老泉評劉子玄史通云世稱其詳且博然多俚辭排狀史之紀事將復甚乎其所譏誚者唯子餘為差愈吁其難而然哉揚萬里云知幾史通毛舉前史一字必呵嘗得其所撰高宗武后實錄讀之意其可卷石班馬臧獲陳范也及觀其永徽三年事則曰發遣薛延陀此何等語耶天授二

史通

傳評

年事則傳遊藝死矣至長壽二年遣使流人則曰傳遊藝言之也遊藝之死至是三年豈有白骨復肉游鬼再返乎古人目睫之論誠有味也二公之論當矣然子玄史通妙處實前人之膏肓取節焉可也黃山谷嘗云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實有益於後學焉

于尚書史通舉正論于公名慎行

粵自左史記事右史記言石室蘭臺權輿遐邈矣然而遷國云往代罕稱良寥寥考猷千載莫嗣吁其難矣唐有劉子知幾夙以英睿獨秉淵覽三為史臣兩入東觀博極載籍馳騁古今提要鈞玄括囊殆盡觀其史通所述自三墳

三典之書南史素臣之紀兩京三國之纂中左江右之曆亦有汲冢古象禹穴遺編金匱之所不藏西崑之所未備莫不探厥淵源總其統系摭摭押閣靡有遁形斯以勤矣爾其神識融洞取舍嚴明操筆有南孤之志搗詞有班馬之文尤其蘊藉不足稱一代良史哉而乃好奇自信抱見深文小則取笑於方家大則得罪於名教惜也難得之才道此無窮之恨是以憮然為之太息略而原之蓋其罪有二而其失有三堯禹為聖卒為凶自有生民所共睹而信傳疑之語遵好事之說以汲書為龜策以六籍為土苴信其言也則丹朱不帝重華有棄壇之謀蒼梧不返文命

史通 傳評

有膠舟之志桀紂不道如陳琳草檄之誣西伯戮黎如桓溫拜表之專遂使皇圖帝錄萃逝逃之藪瓊家瑤室儼垂拱之規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茫茫萬世人安適歸侮聖之罪一也夫儒者之言折衷孔子皇皇經籍赫若日星剛述所加各有攸當如讓湯斬桀則紀言之史不陳魯國無風則登歌之頌已錄而不窺聖意輒謂有私至所斷據則魏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也何其不信大聖權輿之準而信辭臣依附之言人之不聰一至於此而能品藻人倫勸懲來世者乎離經之罪二也夫史猶繪也善繪者具人之象貌而必得其精神善史者撫事之故實而必得其命脉是

故詞有煩而不殺事有細而靡遺欲其一披簡書而千古如觀也公素古祭牲錄門人致問之詞子罕哭介夫載規者反報之語此左氏之神也仲連見新垣衍則介紹之詞畢載王孫從孔渤海則醉呼之狀具陳此史談之妙也而子玄刺略榛蕪一切刪去讀之索然了無神采是猶操公輸之墨而規矩蟠龍之枝執神禹之鑿而溝洫呂梁之水也天下之奇觀何從而睹之哉其失也淺夫立言之旨固資本質而褒貶之詞或多擬議是以書有漂杵之文而詩載子遺之詠也今焉執西州之無魚而疑趙盾魚食之事謂太原之無竹而惑郭侯竹馬之迎以鳥啼花笑駁智不

史通 傳評

如葵之言以中山磨并評無恤最賢之語是必譁軒軒之使而後方物不遺本篆籀之形而後書法無爽也其失也固夫人之智愚區以別矣而品流靡一風軌固殊必得其情談何易易今也游夏列儒林冉季稱循吏是不知達者之規模也項羽為羣盜蜀漢為僭君是不知英雄之梗槩也疑曹操見匈奴無雀琰在坐之事是不究奸謀之詭也謂阮籍聞母喪無園茶飲酒之事是不聞放達之風也其失也昧嗟乎才識特達有如子玄而舛錯不經彰彰如是諒哉史之難也夫磨纖毫之瑕則完盈尺之璧刮數寸之朽則成合抱之材是故表而正之使其全書不廢于世云

爾

張碧山先生史通序

張公名之象雲間人號碧山外史萬曆丁丑校刻史通

史通者唐劉子玄知幾所撰也以漢求司馬遷後封為史通子兼取白虎通之義命曰史通蓋知幾所自定若此知幾官長安神龍間三為史官頗不得志憤懣悵數欲求退其與蕭至忠等諸官書是已既而以前代史書序其體法因習廢置撥其述作深淺曲直分內外篇著為評議備載史策之要剖擊愜當證據詳博獲麟以後罕觀是書當時徐堅重之云居史職者宜置座右玄宗朝詔其家錄進而善之其書遂盛行於世歷歲滋久寔就散逸宋儒

史通

傳評

朱晦翁猶以未獲見史通為恨逮我明嘉靖間吾鄉儼山先生陸文裕公始購得史通鈔本及他刻本采撰會要多所闡明已而是正翻梓川蜀猶自謂譌舛尚多惜無別本可校先輩之先意史學勤且篤矣是知宋古書殘缺之餘於千載散亡之後豈不甚難而不可不慎也邇吳興凌子遇知纂刻史記評林曾不研審往往自用至以知幾為宋人夫知幾姓氏初非與僻名著唐室炯如日星今古仰之世尚有不知其人者嗟乎其人且不知又安知史通何書哉及覽龜策傳首列評語則題曰槐野王公而不知史通固已具載也筆自知幾繁難掩錯謬如斯餘可例見

史通評釋 傳評

疑誤後學孰執其為恍惚者久之偶梁溪友人秦中翰汝立視予家藏宋刻本字整句暢大勝蜀刻儼山先生所未及觀者小子何幸觀此秘籍披閱撫玩良慰素心乃相與銓訂尋討指歸將圖不朽復與郡中諸賢高徐君虞卿馮君美卿等參合眾本丹鉛點勘大較以宋本為正餘義通者仍兩存之及後折衷始明潤可讀庶無遺憾斯文之寄屬在何人不與庸傳恐遂廢沒於是乃倡義捐貲鏤板流布非敢自秘與世之知知幾者共欣賞焉知幾昔嘗以史通自擬太玄且云今之君山即徐朱等數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耳張者謂張衡平子也陸者謂陸績公紀

史通

傳評

也儼山先生大雅博達以文章名世於公紀何讓乎予小子卑陋疎薄雖不敢望平子但史通繼刻無忤前倫而張陸二姓適與知幾之言合殆亦有異數云
延按張碧山公雲間之序刻於萬曆丁丑張慎吾公豫章之刻成於萬曆壬寅相去二十六年為日已久雲間姑蘇居又甚其何慎吾不見碧山刻也延初據豫章刻評釋不獲見雲間本書既就請正新市李本益太史公贊雲間本來始得補注因習二篇全文而又為延正二百三十餘字於是史通始成全書而延疎謬之罪少道一二夫史通一書之校陸文裕公始之張慎吾碧山二

七

公繼之李太史公正之于小子延得附驥為末良亦幸
矣嗟乎宇宙大矣又惡知體統紕繆弛張三篇之亡者
不歲魯壁汲冢中亦有時見邪

史通

傳序

十一

評釋凡例

- 一注書序作書之旨并其作者未詳者缺
- 一注人序其爵里未詳者缺
- 一注事序其事之顛末未詳者缺
- 一以本篇為題次第注之不論世與人之先後
- 一評有總評有細評總評列於前細評列於事之後
- 一已注而復出者其事注見某卷書於兩顛
- 一一人而二三注者其人同其事異各以其題注之
- 一事少字少者注見兩顛
- 一音義注見兩顛

史通

凡例

十一

再考

一史通原注仍分行而注於下

一史通有蜀刻有吳刻原刻錯者正之疑者闕之以俟

史通總目		內篇 共三十六篇	
第一卷	六家第一		
第二卷	二體第二	載言第三	本紀第四
第三卷	世家第五	列傳第六	
第四卷	表曆第七	書志第八	
第五卷	論贊第九	序例第十	題目十一
	斷限十二	編次十三	稱謂十四
第六卷	採撰十五	載文十六	補注十七
	因習十八	因習十九	
第七卷	言語第二十	浮詞二十一	叙事二十二
	品藻二十三	直書二十四	曲筆二十五
	鑒識二十六	採頤二十七	

史通		外篇 共十三篇	
第八卷	模擬二十八	書事二十九	人物第三十
第九卷	設才三十一	序傳三十一	煩省三十三
第十卷	雜述三十四	辨職三十五	自叙三十六
	體統七	統緒七	弛張七
	延校舊目十卷有體統統緒弛張三篇今文俱亡仍存其目		
第十一卷	史官建置第一	總十四條	
第十二卷	古今正史第二	總十八條	
第十三卷	疑古第三	總十二條	
第十四卷	惑經第四	二十二條	中左第五
第十五卷	點繁第六十一條		

第十六卷

雜說上第七一十五條

第十七卷

雜說中第八十六條

第十八卷

雜說下第九二十五條

第十九卷

漢書五行志錯誤第十四科

五行志雜駁第十一十五條

第二十卷

暗惑第十二十四條

忤時第十三

延按外篇十卷舊目不列今為補之

史通

目錄

西

文

史通評釋卷第一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太初校誤

孔陵陵鳥錄刻

內篇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史言之備矣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恒厥體權而為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今略陳其義列之於後

史通

卷一

一

文

周書今存

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剛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璇璣鈴曰尚書上也上天垂文以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也推此三說其義不同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惟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茲亦為例不純者也又有周書者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為七十二章上自文

開皇仁壽
隋文改元

家語世說
今存
也
音管笑

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說
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
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歐百王之正書五經之
別錄者也自宗周既頌書體遂廢迨乎漢魏無能繼者至
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為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
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為
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
魏尚書凡為二十六卷至隋秘書監太原王劭又錄開皇
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為其目勒成隋書八十
卷尋其義例皆唯尚書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

史通

卷一

七

友

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
若此故事雖脫略而觀者不以為非爰逮中葉文籍大備
必剪截今文模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故舒元所撰
漢魏等篇不行於代也若乃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
失序爵里難詳斯竝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隋書
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體制乃似孔氏家語臨川
世說可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故其書受嗤當代良有以
焉

評曰子玄首駁尚書為例不純次駁逸周書滓穢相參
可謂眼空千載前亡古人矣而突以守株之術畫虎之

大康晉武
帝改元

劭繼之不幾於徇尾續貂乎若以其自名漢魏尚書隋
書便以繼尚書則班范漢書猶賢於衍劭也衍劭尚不
足窺班范之藩籬而况可議唐虞之典謨乎子玄又謂
君懋隋書似孔氏家語家語亦論語之亞何子玄輕以
予劭也

史通

卷一

七

友

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孫也晉中興補中書郎出
為廣陵郡撰述百餘萬言
臨沂王肅字恭懿南齊秘書丞太和十七年奔魏歷官
儀同三司注國語
晉太康汲郡盜發魏安釐王家得竹簡書周書其一也
凡七十篇序一篇在其末相傳以為孔子刪書所餘陳
氏云文體與古文不相類似戰國後人做效為之者李
仁父曰劉向班固所錄竝著周書七十一篇且謂孔子
刪削之餘而司馬遷記武王克殷事蓋與此合豈西漢
世已得入中秘其後稍隱學者不道及盜發家乃幸復

出邪篇目比漢多同但闕一耳必班劉司馬所見者也書多駁辭宜孔子所不取抑戰國處士私相綴續託周為名

逸周書有時訓解第五十二比月令多同然又有月令解有目亡書職方解第六十二則與周官無異矣

王劭字君懋北齊待詔文林館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嘗論古事有所遺忘問劭具論所出一無舛誤入隋遷秘書少監劭在著作尊與國史撰隋書八十卷詞義繁雜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善惡之迹堙滅無聞初撰

齊志為編年體二十卷復為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

東通

卷十

四

友

乾音下

記三卷文詞鄙野然其指摘經史謬誤為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李延壽曰劭究極羣書雅好著述崇詭怪之說尚委曲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繁雜直愧南董才無逸固徒煩翰墨不足觀采經籍荷瑤雜以於說為河朔清流而乾沒榮利其家聲情矣

評曰周書七十二章節沒家申逸周書也子玄既知為孔子判約之外又云似好事者增益奈何據以為真復疑堯禹豈後之好事者增益及賢於孔子之剛述邪王劭隋書子玄推高而首蒙畫虎不成之誚吳之劭之受嗤在伎闕皇不恣義例不精也疑孔子而信沒家孔子

惡伎子玄好劭此二者史通之病根故首為之論者焉漢志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云非今所有家語馬昭曰家語王肅增加非鄭玄所見肅私定以難鄭玄

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按汲冢璣語記太丁時事目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弔舌矐習於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弔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於隱沒無聞者不可勝載又按竹書紀年其所記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

東通

卷十

五

謂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逮仲尼之脩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歷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隱晦其文為不刊之言者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又按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繁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苟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為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為本紀考其宗旨如法

杜注春秋通周之典以序春秋周不置在魯美以書紀本

春秋自是為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

評曰春秋惟褒貶嚴也故亂賊懼馬遷史記帝紀似法春秋而亡褒貶朱子綱目法春秋而有褒貶而惜子玄未之見也夫褒貶豈易言哉無瑕之口可以戮人佞人不可執筆古今論史宗遷固其次壽暉遷黨於陵固黨於憲壽暉二姓暉為戎首何暇論褒貶故後之論史者取其辭為耳矣

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

史通

卷一

七

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史書大略與春秋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于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緯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緯辭則易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涉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各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

不即不字
也左傳
有不

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王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竹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不姓準名不讀彪一

史通

卷一

七

作不春秋後序作不準字訛
國語晉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公召叔嚮使傳太子彪叔嚮時孔子未作春秋彪平公也
左昭二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公羊傳莊七年四月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

君子脩之曰星實如雨注不脩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為春秋疏據此傳則孔子未脩之時已謂之春秋

春秋正義禮坊記云魯春秋記晉云云皆在孔子之前竹書紀年三亦與魯史同唯鄭康成其師出瑣語晉春秋多是古仲尼脩經皆約策書成文丘明作傳博采簡牘

衆記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相齊景公著晏子春秋七篇今書存刻在國子監

虞卿趙相以魏齊故去趙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藝文志云十五篇虞卿亡其名

食邑於虞故曰虞卿
孔叢子虞卿著書曰春秋魏齊曰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為名何答曰經者取其常事也可常則為經矣且不為孔子其無經乎

呂不韋陽翟大賈人相秦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今書存
陸賈楚人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高帝謂賈曰

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今書存

延校家君入蜀於席文襄公家抄有晉乘然疑後人取晉事依託為之非古本也檇杌惡獸名顯頊內有不才子因以為號賈逵云謂餘也檇杌一名傲佞一名難訓見史記注楚人取以名史懲惡之義耳其書不存宋人張唐英有蜀檇杌專紀蜀王建孟知祥事

唐志史錄編年類四十一家四十八部九百四十七卷失姓名四家始於汲冢書紀年終於張太素隋後略漢

有荀悅侯瑾張璠袁宏張緬劉劭袁晔樂資習鑿齒之書而應劭崔浩漢紀音注附焉魏吳晉有孫盛魏澹梁祚裴濟陸機干寶劉謙之曹嘉之徐廣鄧粲檀道濟景暢鄭季產杜延業之書而劉協注晉紀附焉宋齊梁北齊隋有王智深裴子野鮑衡卿王琰沈約吳均謝昊劉璠何之元蕭韶姚勗王劭趙毅張太素之書而臧嚴栖鳳春秋附焉失姓者汲冢紀年魏武本紀皇帝紀梁末代紀四家不著錄者柳芳唐曆以下及韋澳吳兢韋述陸長源陳徽焦璐李仁實馬總王起苗台符賈欽文曹圭張素劉勣封演韋美柳璨之書終於李匡文漢

至唐年紀凡十九家三百五十五卷延按編年體當附
之春秋家唐志為詳而史通尚略

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立明授經
作傳蓋傳者轉也傳授經旨以授後人或曰傳者示也所
以傳示來世按孔安國注尚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
釋之義乎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
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事詳而傳信聖
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逮孔子云沒經傳不作于時
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魯國樂
資乃追采二史撰為春秋後傳其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

史通

卷一

哀公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
合成三十卷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為主而紀傳互出表志
相重於文為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撰其書為
編年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
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于寶徐寶裴子野吳均
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
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為的
準焉

唐藝文志樂資春秋後傳三十卷隋志三十一卷水經
注引春秋後傳資又撰山陽公載記

荀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從弟或特稱敬焉獻帝頗好文
學悅與或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累遷秘書
監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
用乃作申鑒五篇帝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
依左氏傳體為漢紀三十篇巽嚴李氏曰荀悅漢紀三
十卷固不出班書然亦時有刪潤如諫大夫王仁侍中
王閔諫疏班書皆無之不知悅何從得也如張騫傳贊
以所有故哉為有所放焉之類顏師古亦嘗辨其誤又
不知悅何以云也司馬光資治通鑑書太上皇崩葬及
五鳳郊泰時之月皆舍班從荀蓋悅脩紀時固書猶未

史通

卷一

訛舛而君蘭君簡端瑞與譽寬等字猶兩存之疑以
傳疑慎之也由此以觀古書雖殘缺不倫非證驗明白
未可妄下雌黃
張璠漢人著後漢紀三十卷徐寶未詳
太原孫盛字安國晉佐著作郎著魏氏春秋晉陽秋詞
直理正咸稱良史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失利
何至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
請刪改之盛不可諸子遂竊改之盛私以其本寄遼東
宋太元中孝武博求異聞始得遼東別本考校多異書
遂兩存

盛稱陽秋
者謂鄭太
后孫也鄭
名阿春生
簡文帝

新蔡于寶字令升晉著作郎領國史著晉紀自宣迄愍五十二年凡二十卷稱良史延按于姓寶名非于也宋楊誠齋嘗與同舍談于寶一吏曰于寶非于驗書果然聞喜裴子野字幾原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脩何承天宋史未成卒于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于野更撰宋略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跣謝之請兩釋焉歎其述作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言其評論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鑣於是吏部尚書徐勉言之武帝以為著作郎掌脩國史

沈璞約祖

吳興吳均字叔庠梁待詔著作均將撰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羣臣行狀武帝不許遂私撰齊春秋奏之書稱帝為齊明帝佐命帝惡其實錄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拾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尋召撰通史起三皇迄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已畢唯列傳未就卒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二十卷盧江何之元諮議參軍著梁與起齊永元元年迄于王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為三十卷國語家者其先亦出於左丘明既為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

終於魯悼公列於春秋外傳國語合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曜之徒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經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為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故即簡以為名或云漢代劉向以戰國游士為策謀因謂之戰國策至孔衍又以戰國策所書未為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策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為一錄號為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

百三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為十卷今行於世者唯後語存焉按其書序云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尋衍之此義自比於丘明者第謂國語非春秋傳也必芳以類聚豈多嗟乎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又錄其行事因為九州春秋州為一篇合為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自魏都許洛三方鼎峙晉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雖號同王者而地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事為紀傳者則規模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袁為是史漢之體大行而國語之風替矣

國語文雖
推斷終是
依史者不
為

評曰春秋外傳國語范甯始云富豔退之便謂浮夸至
朱子鄙之為委靡繁絮今順宗實錄綱目通鑑具在有
一段序事如國語不六經之流三傳之亞子玄知言哉
國語在西漢時賈誼馬遷亦頗宗述劉向始更考校是
正疑謬東漢注者有鄭司農袁賈侍中逵虞會稽翻唐
舟楊固四家而韋昭摠而增潤補綴今止韋解刊行其
序甚明暢而子玄止言賈虞韋三家豈未讀韋序邪肅
在昭後故不論宋宋庠有國語補音三卷亦詳明與韋
解並行今刻在留都者佳

賈逵字景伯漢侍中虞翻字仲翔餘姚人孫吳騎都尉

史通 卷一 西

韋曜即韋昭吳人王肅北魏人當置昭後
戰國策十三卷崇文總目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
劉向錄舊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
或曰長書或曰脩書向以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
之策謀宜為戰國策九十二國三十三篇繼春秋以後
訖楚漢之興總二百五十年事今篇卷七關第二至十
三十一至三關又有後漢高誘註本二十卷今關第一
第五第十一至二十止存八卷
晁氏曰漢劉向校定三十三篇東西周各一秦五齊六
楚趙魏各四韓燕各三宋衛中山各一舊有五號向以

為皆戰國時游士策謀改定今名其事則止繼春秋下
訖漢楚之起凡二百四五十十年之間崇文總目多缺至
皇朝曾鞏校書訪之士大夫家其書始復完漢書訪註
今止十篇餘逸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初立穀梁春秋更生受穀梁講
論五經於石渠序次列女傳凡八篇著新序說苑凡五
十篇

唐志雜史孔衍春秋時國語春秋後國語各十卷漢春
秋十卷後漢春秋六卷後魏春秋九卷通鑑外紀引後
語

史通 卷一 十五

司馬彪字紹統晉泰始中秘書郎撰漢末州部之亂司
馬徐充青荆揚涼益幽凡盜賊僭叛皆紀之名曰九州
春秋共九卷又以漢氏中興訖于建安忠臣義士亦已
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
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於世
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
為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
唐藝文志春秋六十六家一百部一千一百六十三卷
始於左丘明外傳國語次董仲舒繁露終於楊士勳穀
梁疏先姓名左氏之學有賈逵董遇王肅王朗杜預鄭

峻元和

王伯厚曰梁武帝勅羣臣自太初終齊撰通史六百二十卷元魏濟陰王暉業起上古終宋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書無傳高氏小史自開闢至唐文宗為百二十卷今雖存而傳者鮮自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鑑者延按通史科錄宋已不傳小史通鑑在子玄後故史通不載

晁氏曰高峻小史一百二十卷以馬遷史至陳隋書附以唐實錄纂其要分十例為六十卷後其子迥折而倍之

評曰按北史魏宗室元暉字景襲明帝初拜尚書左僕射雅好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

史通 卷一 大

從名為科錄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義迄于晉凡十四代又濟陰王元暉業在晉陽無所交遊乃撰魏藩王家世號為辨宗錄四十卷據傳撰科錄者尚書元暉非濟陰王元暉業也史通誤以元暉為元暉業而王伯厚王海因之史通既誤王海再誤考究之難如此

晁氏曰相州李延壽父大師嘗謂宋齊速周隋分隔南北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欲改正擬吳越春秋編年未就而卒延壽後預脩晉隋書因究悉舊事更依馬遷體總序八代北起魏盡隋二百四十二年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為二史剛煩補闕過本史遠甚又撰太

宗政典官終符璽郎司馬溫公曰光少時惟得高氏小史讀之自宋迄隋并南北史或未嘗得見或讀之不熟今因脩南北朝通鑑方得細觀乃知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機祥詭譎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延壽亞之

評曰梁武謂蕭子顯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眾史可廢則亦既自雄矣江左蕭氏世有其文梁武非謾言者子玄乃謂通史以降蕪累尤深何也此書唐世尚存至宋無傳無以辨其是非若李延壽南北史簡整明飭承祚

史通 卷一 大

之亞而文采或過之溫公服膺似矣第大義未明諸目未備不立逆臣傳而爾朱榮爾朱兆張衡弒主之賊竟爾漏網不立忠臣傳而尉遲迥王謙元瑾荀濟勤王之義遂同埋玉瑾濟討高澄書曰謀害文襄事覺伏誅宦官劉思逸瑾濟同盟乃列恩幸與士開一類曩感稱兵仍附楊素漢諒謀叛猶傳諸王祖珽盲佞奈何不列恩幸化及弒主寧得附於文述諸如此類史通未駁又近日南均張司成再刻李史序云子玄標駁百家而此書不一置喙豈未之見耶延壽脩史顯慶子玄著書景龍相去甚近豈其未見特未加標駁耳

總音移

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自太初已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篇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于王莽為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為漢書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為名亦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准子長不為世家改書曰志而已自東漢以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唯東觀日記三國曰志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歷觀自古史之所載也尚書記周事終秦繆春秋述魯史止定公記年下逮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

史通

卷一

五

左

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古迄今無改斯道於是考茲六家商榷千載蓋史之流品亦既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三家而已

評曰子玄於史記有貶詞於漢書加偉稱優固於遷似矣第云史記惟論於漢始遷生武帝時安能論漢終固生東漢自能究西都始末藉今遷固易時而生惡知遷不能作漢書邪以愚論之遷辟創業固辟守成創業紛亂勢難精密守成太平更易尋討此可以知遷固之優劣矣

班彪字叔皮固字孟堅俱詳漢書本傳



史通評釋卷第二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初校誤

孔陵陵鳥錄刻

內篇

二體

世家

二體第二

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逸矣不可得而詳自唐已下

史通卷二

迄于周是為古文尚書然世猶淳質文從簡略求諸備體固已缺如既而立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來繼作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踰此蓋荀悅張璠立明之黨也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惟二家各相矜尚必辯其利害可得而言之夫春秋者繫日月而為次列世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等形于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為長也至於賢士貞女高才雋德事當衝要者必盱衡而簡言跡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把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其有賢如柳惠仁若

一體左馬
二家著
體也

行音丁張
日也

伏音扶直
一以

此是公論

貞一作真
劉向注一
卷

史通

卷二

二

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龐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為異也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序其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速以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為長也若乃同為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傳於項傳則云事具高紀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快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荆軻並編此其所以為短也考茲勝負互有得失而晉世千寶著書乃盛舉立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也尋其此說可謂勁挺之詞乎按春秋時事入於左氏所書者蓋三分得其一耳立明自知其略也故為國語以廣之然國語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遺者哉向使立明世為史而皆倣左傳也至於前漢之嚴君平鄭子貞後漢之郭林宗黃叔度晁錯董生之對策劉向谷永之上書斯並德冠人倫名馳海內識洞幽顯言窮軍國或以身隱位卑不預朝政或以文煩事博難為次序皆略而不書斯則可也必情有所恡不加刊削則漢氏之志傳百卷併列於十二紀中將恐碎瑣多蕪闕單失力者矣故班固知其若此設紀傳以區分使其歷然可觀綱

紀有別荀悅賦其迂濶又依左氏成書剪裁班史篇才三十歷代保之有踰本傳然則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史有王虞而副以于紀宋書有徐沈而分爲裴略各有其美竝行於世異夫令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

王隱預
于實今并
子實也徐
之沈物裴
于野即松
之孫也
蓋要二子
無改死戰
昔人殊大
國益懼故
行成

左襄二十三齊侯襲魯杞殖華還載甲夜入明日先遇莒于莒子厚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食貨棄命亦君所忌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

史通 卷二

先人之敝廢在下妻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又禮記亦載此事劉向說苑云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莒戰梁遂闕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爲之弛而隅爲之崩又古樂府有杞梁妻歌乃杞梁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梁戰死妻曰上無考中無夫下無子人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城感之類遂投水而死其妹朝日悲其姊子賢貞操作歌名杞梁妻也晉左九嬪杞梁妻贊云遺命不改逢時儉也夫卒官場郊弔不賓哀崩高城解情窮矣遂赴淄川託軀清津范即地弓評曰屈沉汨羅費弔均平其怨同也曹劫齊桓荆劫秦

始其俠同也史記既變編年之體不得不類傳既以類傳安能拘先後輩此無足爲史記累者第列傳不始卓夔伊周而始屈賈不極力爲孔顏掄揚而爲刺客模寫卽子長復生惡能置喙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左氏穀梁竝作曹劌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谷口鄭子真耕於岩石之下名震京師漢成帝朝王鳳以禮聘之不屈其清風足以激貪厲俗嚴君平遵鄭子真樸揚雄著書稱此二人近古之逸民也

史通 卷三

界休郭太字林宗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介休縣汝南黃憲字叔度初郭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沉濫雖清而易挹叔度器汪汪若千頃之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廣川董仲舒少治春秋武帝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

郭太本名
泰後漢書
以范曄父
名泰故改
太

潁川鼂錯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繇是遷中大夫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

長安谷永字子雲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官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

評曰嚴鄭郭黃德冠人倫名馳海內不可及已董生學究天人惠生忠在王室錯雖不終人哀其忠若谷永者

引申伯以阿鳳際平阿於車騎指金火以求合班生所謂諒不足而談有餘者比之董劉殊非其倫則何不曰賈誼晁錯董生劉向也

史通

卷二

五

載言第二

古者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蓋桓文作霸糾合同盟春秋之時事之大者也而尚書闕紀秦師敗績繆公誡誓尚書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錄此則言事有別斷可知矣遠左氏為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至於史漢則不然凡所包舉務存恢博文辭之記繁富為多是以賈誼晁錯董仲舒東方朔等傳唯尚錄言罕逢載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綱紀而隔以大篇分其序敘逐令披閱之者有所憚然後史相承不改其轍交錯分極古

能事忠亦變體

分事與言其精當

今是同按遷固列君臣於紀傳統遺逸於表志雖篇名甚廣而言獨無錄愚謂凡為史者宜為表志之外更立一書若人王之制冊誥令羣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紀傳悉入書部題為制冊章表書以類區別他皆放此亦猶志之有禮樂志刑法志又詩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風雅比興非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章生焉若韋孟諷諫之詩揚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賈誼之論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竊謂宜從古詩例斷入書中亦猶舜典列元首之歌夏書包五子之詠者也夫能使史體如是庶幾春秋尚書之道備矣晉干寶議撰晉史以為宜准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

史通

卷二

六

為譜注于時議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後史之所宜革是用敢同有識爰立茲篇庶世之作者觀其利害如謂不然請俟來哲

評曰桓文霸績尚書不紀非闕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獨紀秦誓最其語近王也春秋以一字為褒貶若盡錄秦誓豈成春秋但史通以桓文作霸為事以繆公誡誓為言則不易之論也另立制冊章表書為目甚新為體亦異第云以類區別又似一部類書文選不似史體故數千年來無遵此目不若仍舊王言入紀臣言入傳三章之約載之高紀反騷之文編之雄傳更為妥

焉

漢書書略卷之四十一也其先章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
傳傳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作詩諷諫詩詳
文選十九卷

鄂人楊雄字子雲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
追美充國乃名黃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延按

子雲無出師頌止有充國頌其即出師頌邪文選充國
頌後編有出師頌則史孝山作豈史通誤以為雄邪

成都司馬相如字長卿以贊為郎既病免家居茂陵天
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使所忠往而相

史通

卷二

七

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

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
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書言封禪事忠奏其書天

子異之延按論蜀文以開邊塞封禪書以廣符瑞雖無
作可也難與韋賈比論

應劭曰過秦賈誼書第一篇名言秦之過

本紀第四

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蓋紀者綱紀
庶品網羅萬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過於此乎及司馬遷
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

漢書書略

卷之四十一

漢書書略

勿失壁天行夏時之正朔服孔門之教義者雖地遷陵谷
時變質文而此道常行終莫之能易也然遷之以天子為
本紀諸侯為世家斯誠謹矣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
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按姬自右穆至於西伯自伯翳
至於莊王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莊王以上別
作周秦世家待殷紂以對武王拔秦繆以承周赧使帝王
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
一目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王其書先成一卷而不共
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怪也項羽僭盜而死未
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

史通

卷二

八

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
名正可抑同羣盜况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
即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繆蓋紀之
為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言君上以顯國統曹
武雖曰人臣實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
漢年編作魏紀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後來作
者宜准於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
年既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一槩入臣儻追加大號
止入傳限是以弘嗣吳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
逮伯起之次魏乃編景穆於本紀以侯國虛諡間則武昭

伯起魏昭

一本無封字 班改為是

谷音察

受制京邑自同州郡異姓封侯者必從官天朝不臨方域
或傳國唯止一身或襲爵才經數世雖名班爵胙土而禮
異人君必編為世家實同列傳而馬遷強加別錄以類相
從雖得畫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蓋班漢知其若是釐革
前非至如蕭曹茅土之封荆楚陵學之屬竝一槩稱傳無
復世家事勢當然非矯枉也自茲已降年將四百及魏有
中夏而揚益不賓終亦受屈中朝凡稱偽主為史者必題
之以紀則上通帝王勝之以傳則下同臣妾梁主勅撰通
史定為吳蜀世家持彼僭君比諸列國去太去甚其得折
中之規乎次有子顯齊書北編魏虜牛弘周史南記蕭登

考其傳體宜曰世家但今古著書通無此稱用使馬遷之
冊湮沒不行班固之名相傳靡易者矣

評曰項羽不宜列本紀陳勝不宜稱世家三晉田氏未
為君不宜稱世家田氏既為君宜稱齊世家不宜稱田
完元魏後梁宜稱世家皆確論也惟益本漢主而皆為
偽蜀本承統而抑為家通史史通通鑑俱屬未通綱目
帝蜀其名始正羽勝即不得為世家不曰秦民湯武乎
槩目為盜子玄過矣
史記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完自周太史過陳厲
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庄此

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
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
衰此其昌乎陳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
相愛恐禍及已完故奔齊以陳字為田氏應劭云始食
水地田是改

姓田

蕭子顯字景陽子範弟也梁侍中武帝嘗謂曰我造通
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伊尼贊易道點八索
述職方除九丘聖制符同復在茲日時以為名對者後
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

蕭登字理孫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也臣於魏魏冊嗣

史通

梁稱帝於江陵三世而亡

牛弘字里仁安定鵠人隋秘書監禮部尚書撰五禮

百卷

列傳第六

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
者曆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
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尋茲例草
創始自子長而朴略猶存區分未盡如項王立傳而以本
紀為名非唯羽之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皆作傳
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五

是等七或
曰遷紀不
可稱也八
字

蚩尤之切
蚩尤行
蚩尤母大

王吉字子
陽漢書列
四皓於
皓助翼大
子事詳史
記苗侯世

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子曾不之怪何獨尤於項紀哉對
曰不然夫五帝之與殷夏也正朔相承子孫遞及雖無年
可者紀亦何傷如項羽者事起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之
后羿似黃帝之蚩尤譬諸閭位容可列紀方之駢拇難以
成編且夏殷之紀不引他事夷齊諫周實當紂日而折為
列傳不入殷篇項紀則上下同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
以成嫌疼傳紀之不同猶詩賦之有別而後來繼作亦多
所未詳按范曄漢書紀后妃六宮其實傳也而謂之為紀
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考數家之
所作其未達紀傳之情乎苟上智猶且若斯則中庸故可

史通

卷三

三

知矣又傳之為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耳如
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包括令盡若陳餘張
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竝錄是也亦有事跡雖殊名
行可崇寄在他篇為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
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
雖多斯道多廢其同於古者惟有附出而已尋附出之為
義舉列傳以垂名若紀季之入齊額史之事魯皆附庸自
託得廁於朋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為小蓋以其因
人成事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詳略但問其
事竟如何耳借如邵平紀信沮授陳容或運一異謀樹一

奇節豈能傳之不朽人到于今稱之豈假編名作傳然後
播其遺烈也嗟乎自班馬以來獲書於國史者多矣其間
則有生無令聞死無遺跡用使游談者靡徵其事講習者
罕記其名而虛班史傳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古
人以沒而不朽為難蓋為此也

評曰子玄分別紀傳如辨阜素別鴻溝作史之指模也
第史遷之失散及章懷會難之失散度論略有云司馬
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
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駁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
不經章懷太子賢注云遷者項羽本紀又陳涉起於隴

史通

卷三

古

訖數月被殺無子孫相繼者為世家淮南衡山漢室之
王胤當世家而編之列傳言進退之失也子玄本紀世
家別傳三篇尤羽趾勝皆本彪賢然不序及二子猥以
己意排擊食天之功林人之美子玄所謂范依政談班
智子長機公行自隱事寄乃自謂哉
應劭曰蚩尤古天子墳曰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
貪者○索隱曰按黃帝紀云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為暴
則蚩尤非為天子也又管子曰蚩尤受廬山之金而作
五兵明非庶人蓋諸侯號也○正義曰龍魚河圖云黃
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竝獸身人語銅鐵額食

色甚美世謂之東陵瓜又曰青門瓜

陳勝陽城人字涉吳廣陽夏人字叔俱詳史記陳涉世家

劉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本名曠東漢永平三年拜宗

正以孝義聞

晉中興盧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

項羽圍漢榮陽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

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

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

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

史通

卷三

七

大夫周苛魏豹權公守榮陽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

已出矣羽燒殺信

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謀略袁紹引為別駕不用其

言為操所執尋謀歸袁氏遂見殺

洪邑人陳容少親慕臧洪隨洪為東郡丞城未敗洪遣

出事紹洪敗見執紹欲殺洪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

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天

意臧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慙左右使人牽出謂

曰汝非臧洪倚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嗚之

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

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
何一日殺二烈士

二卷終

史通

卷十

九

史通評釋卷第三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初校誤

孔陵陵鳥錄刊

內篇

表曆

書志

表曆第七

寫古象字
下同

蓋譜之建名起於周氏表之所作因譜為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竝効周譜此其證歟夫以

史通

卷三

表為文用述時事施彼譜曆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爻窮變化經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詩合六義故知文尚簡要語惡煩無何必款曲重沓方稱周備觀馬遷史記則不然矣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已下有列傳至於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乎其間絨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既而班東二史東漢史各相祖述而不悟無異遂狂必曲為銓擇強加引進則列國年表或

雁美江切
雅也

可存焉何者當春秋戰國之時天下無主羣雄錯峙各自年世若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時盡見知兩漢御曆四海成家公卿既為臣子王侯才比郡縣何用表其年數以別於天子者哉又有甚於斯者異哉班氏之人表也區別九品網羅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他族自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為次何籍而為表乎且其書上自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鳩居鵠巢鳥施松上附生雁贅不知剪截何斷而為限至法感書載中興改表為注名目雖巧燕巢亦多當晉氏播遷南據揚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間諸偽十有六家不附

史通

卷三

萬許去聲
雅也

正朔自相君臣崔鴻著表頗有說明此於史漢表篇其要為切者矣若諸子小說編年雜記如韋昭洞紀陶弘景帝王歷皆因表而作用成其書既非國史之流故存而不述漢溝洫志大司空掾王橫引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從注如淳曰世統譜謀也唐柳芳曰司馬遷因周譜明世家鵠巢之詩曰維鵠有巢維鳩居之類弁之詩曰萬鳥與女蘿施音于于松柏六義風雅頌詩之體賦比興詩之用五始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

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

吳志李昭傳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既多虛無在書

籍者亦復錯認因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

以作洞紀起自應機至於秦漢凡為三卷當起黃武以

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

陶隱居弘景作帝代歷以算推知漢熹平三年丁丑冬

至加時在日中而天實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凡差

三十八刻是漢歷後天二日十二刻也又以歷代皆取

其先妣母后配饗地祇以為神理宜然碩學通儒咸所

不悟又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

動以機動之悉天相會云

評曰春秋戰國周德既衰羣雄分峙則馬遷二十國年

表不可無也典午播遷五胡亂華諸偽竝起則崔鴻十

六國年表不可無也由是推之南北分爭蕭方等有九

十國春秋則三十國年表當備五代閩紫路振旅有九

國志劉恕有十國紀年歐陽脩有五代史則十國之年

表當備而誰為撰乎又史通雜說篇云太史公年表

雖燕越萬里而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方

寸之中鴈行有序使讀者簡便舉目可詳此篇乃謂讀

者緘而不視煩費無用一褒一貶令人何所適從

黃武吳大帝改元
熹平漢書

史通

卷三

三

音志第八 典 五 禮 志 禮 志 禮 志 禮 志

大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若史

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効禮經且記傳之外有所不盡

事片文於斯備錄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原夫司馬

遷曰書班固曰志東觀曰記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

曰說名自雖異體統不殊亦猶楚謂檣杙晉謂之乘魯謂

之春秋其義一也於其編次則有前曰平准後云食貨古

號河渠今稱溝洫析郊祀為宗廟分禮樂為威儀懸為出

於天文郡國生於地里如斯變革不可勝計或名非而物

是或小異而大同但作者參奇恥於仍舊必尋源討本其

史通

卷三

四

歸一揆也若乃五行藝文班補子長之闕百官典服謝於

益堅之遺王隱後來加以瑞異魏收晚進弘以釋老斯則

自我作故出乎曾慮諸歷代不過一二者焉大抵志之

為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其間則有妄入編次虛張部快

而積習已久不悟其非亦有事應可書宜別標題而古來

作者曾未覺察今略陳其義列於下云

夫兩曜百星麗於玄為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恒故海田

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

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但史記包括所及區

域綿長故書有天官讀者竟忘其誤權而為論未見其宜

吳本題音

石青湯

移音侵

頌頌孔切
頌頌大水
分野正預
人事

史評類

班固因循復以天文作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尋篇考
限觀其飛越者自降及有晉迄於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
才二世而被蒼列志其篇倍多流宕忘歸不知紀極方於
漢史又孟堅之罪人也竊以國史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
為志而論天為也但載其時彗孛氛祲薄食晦明禪竈梓
慎之所占京房李邵之所候至於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
台告折晉相速禍星集頰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
亡如斯之類志之可也若乃體分濛頰色著青蒼丹職素
魄之曜次黃道紫宮之分野既不預於人事輒編之於策
書故曰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其間唯有袁山松沈

史通

卷三

五

約蕭子顯魏收等數家頗覺其非不遵舊例凡所記錄多
合事宜寸有所長賢於班馬遠矣已上天

評曰古今一天郡國代更唐之郡國非漢之郡國則唐
之分野非漢之分野不一明著其無訛謬考漢天文志
陰陽之精其本在地上發於天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
此言人事之干天象也唐天文志李淳風因漢書十二
次度數以唐州縣配通典亦云下分區域上配星躔此
言分野之與人事也于玄乃謂分野不預人事愚不知
其說若謂丹曦素魄黃道紫宮亘古如斯不必復志則
志傳所載有赤烏夾日白虹貫日矣有月暈黑氣乍合

乍散矣有紅氣垂帶白氣如環矣有失中道而東失中
道而西矣有客星歷閣道入紫宮有客星見紫宮西垣
矣諸如此類豈可無志

丹曦日也素魄月也日有中道即黃道也月有九行亦
黃道青道黑道白道赤道言也紫宮北極紫微宮天丁
之宮也

東郡京房字君明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常曰得我
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爻
直日月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竟
以讒誅

史通

卷三

六

南鄭李邵字孟節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
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卻候舍時夏
夕露坐邵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
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邵指星
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呂氏春秋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召子韋問焉子韋曰
禍當君雖然可移於相公曰相所與治國家也曰移於
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
餓必死為人后而殺其民誰以我為君乎子韋曰君有
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必徙三舍行七星星常

一年君延年二十一矣受感果徙三舍

陳仲弓從諸子侄造荀季和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

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范陽張華字茂先子璉以中台星圻勸華遜位華不從

曰天道玄遠惟脩德以應之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

命及倫秀將廢賈后華遂與裴頠俱被收

續晉陽秋謝敷隱居會稽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

星時戴逵名重於敷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士人

嘲吳人云吳中高士求死不得

伏義已降文籍始備述於戰國其書五車傳之無窮是曰

史通 卷三

不朽天古之所制我何力而班漢定其流別編為藝文

志論其安載事等上篇謂天續漢已還祖述不暇夫前志

已錄而後志仍書篇自如舊煩煩互出何異以水濟水誰

能飲之者乎且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

存書體而已文字既少披閱易周故雖乖節文而未甚穢

累既而後來繼述其流日廣天文則星占月會渾圖周牌

之流藝文則四部七錄中經秘閣之輩莫不各踰三篋自

成一家史臣所書宜其輟簡而近世有著隋書者乃廣包

衆作勒成二志騁其繁富百倍前脩非唯循覆車而重軌

亦復加潤眉以半領者矣但自史之立志非復一門其理

頤音魁

車音應切

評音比

郭音果

管音姦

有不安多從洽華唯藝文一體古今是同詳求厥義未見

其可愚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近者

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郭下文儒之

士讎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習茲楷則庶免譏

嫌語曰雖有絲麻無棄管削於宋生得之矣已上藝文志

渾圖即渾天形如彈丸地在其中天包其外猶雞白之

繞黃周髀即蓋天其本庖犧氏立周天歷度所傳則周

公受於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股也股表也

評曰易稱悉備云有天道祀宋無徵由文不足于玄欲

除二志吾未見其可也馬氏文獻通考於二志悉詳第

史通 卷三

漢人之籍入於隋志唐人之書著於宋紀則蕪矣

左成九詩曰雖有絲麻無棄管削雖有姬姜無棄蓀萃

凡百君子莫不代置

夫災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誣也然則麒麟闕

而日月蝕鯨鯢死而彗星出河變應於千年山崩由於朽

壞又語曰太歲在丑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則知

吉凶逸代如盈縮循環此乃關諸天道不復繫乎人事且

周王決疑龜焦著折宋皇誓眾孽壞時亡泉止涼師之管

鵬集賈生之舍斯皆妖災著象而福祿來鍾愚智不能知

晦明莫之測也然而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

楚書卷之六
楚書卷之六
楚書卷之六

答詳其美惡也故諸侯相赴有異不為災見於春秋其事
非一洎漢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其事也如江陵傳
於鄭客遠應始皇卧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
后之祥梓柱黃雀新都之譏舉夫一二良有可稱至於蠶
蛾緣釜蠶食崩折隕雨霜雹大水無冰其所證明實皆迂
濶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暵并候螟螣傷苗
之屬是時或秦人歸祿或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晉楚
來聘皆持此恒事應彼咎徵是穹垂謫厥罰安在探賸索
隱其可略諸且史之記載難以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紀
地止江淮書滿百篇號為繁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之

死入衣也
吳本地作
吳本地作

以語錄况彼春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
盡書而經傳集解卷才三十則知其所略蓋亦多矣而漢
代儒者羅災青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安知事
有不應於人應人而失其事何得苟有變而必知其地者
哉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王札子之作亂在彼成年
春秋成元年二月無米董仲舒以為其時王札子殺召伯
毛伯柔今春秋經札子殺召毛事在宣十五年非成公時
夏徵舒之構逆當夫昭代為春秋昭公九年陳災董仲舒以
陳陳之臣子壽根故致火災災災昭王時且莊王卒於宣十
年如昭九年所滅者乃楚靈王時且莊王卒於宣十
卒康王立凡五世在五行志上卷中楚嚴作霸荆國始僭
王立相去凡五世在五行志上卷中楚嚴作霸荆國始僭
稱王春秋桓公三年日有珣之階歷定成傳三王始至

楚書卷之三
楚書卷之三
楚書卷之三

於歷然則楚之稱王已四五世矣何得言嚴始稱王哉又
楚書卷之三
楚書卷之三
楚書卷之三

楚書卷之三
楚書卷之三
楚書卷之三

前為後以虛為實移的說取相諧掩耳盜鐘自云無
覺詎知後生可畏來者難誣者邪又品藻羣流題自庶類
謂皆大為國殺為強州驚著青色負釐匪中國之虫
二十九有蠶則欲以為履負釐也到向以為作中國所
有商之既入於兩叔故至鸚鵡為夷狄之鳥春秋昭
五年鸚鵡來巢則向以為夷狄之禽按鸚鵡如斯詭妄不可
彈論而班固就加纂次會靡詮擇因以五行編而為志不
亦惑乎且每有敘一災推一怪董京之說前後相反三年
日有食之董仲舒向以為魯宋然君易許田劉也千里也
晉曲沃莊伯殺晉侯京房以為魯宋然君易許田劉也千里也
向歆之解父子不同夜中者即中國也劉歆以為魯宋然君易許田劉也千里也

伏劉向又以爲城生南越劉歆遂乃僕載其文兩符要理
以爲感暑城所生非自越來也
言無准的事亦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收彼菁華者乎
漢中興已還迄于宋齊其間司馬彪臧榮緒沈約蕭子顯
相承載筆競志五行雖未能盡善而大較多實何者如彪
之徒皆自以名慙漢儒才劣班史凡所辯論務守常途既
動遵繩墨故理絕河漢兼以古書從略求徵應者難該近
史尚繁考祥符者易洽此昔人所以言有乖越後進所以
事不精審也然則天道遼遠禪竈焉知日蝕不常文伯所
對至如梓慎之占星象趙達之明風角單颺識魏祚於黃
龍董養徵晉亂於蒼鷺斯皆肇彰先覺取驗將來言必有

史通

卷三

十一

中語無虛發尚誌諸竹帛其誰曰不然若乃前事已往後
來追證課彼虛說成此游詞多見其老生常談徒煩翰墨
者矣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包曰時人有言
然云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知之爲知之
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嗚呼世之作者其鑿之哉談何容易
駟不及舌無爲強著一言受嗤千載也已上五行志
武經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折散宜生欲
卜吉而後行太公以爲腐草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
豈可善乎
宋書劉裕征盧循大軍至左里將戰劉所執麾竿折折

史通

卷三

十一

樞沉水衆懼劉歡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亦折今若
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諸
軍乘勝奔之循單舸走

晉書張重華以謝艾爲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麻秋
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
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尅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

漢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
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宣帝本名病已

成帝時歌謠和徑敗寇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以
爵巢其顛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桂赤色漢家象華

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爵巢其顛也
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墓門梓
往卒生枝葉上出屋劉向以爲王氏貴盛將代漢家之
象也後王莽篡位自說之曰初元四年莽生之歲也當
漢九世火德之厄而有此祥興於高祖考之門門爲開
通梓猶子也言王氏富有賢子開通祖統起於柱石大
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

哀帝建平四年夏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仵佰設祭張
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
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至秋止是時帝祖母

什伍印性而
田問道焉
北曰什書
日百

史通

卷三

十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且身名竝列親疎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既天文有志何不為人形志乎茫茫九州言語各異大漢輶軒之使譯導而適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災運尤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往例既藝文有志何不為方言志乎但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序形法採孟軻之語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湯雒方言竝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捨諸深所未曉歷觀衆史諸志列名或前略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遍補所闕各自以為工權而論之皆未得其最蓋可以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則是千門萬戶兆庶仰其神威虎踞龍蟠帝王表其尊極兼復土堦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誠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宮闕制度朝廷執儀前王所為後王取則故齊府筆建誦魏都以立官代國初遷寓吳京而樹闕故知經始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於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竝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為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金石州木縞紵絲象之流鳥獸虫魚齒

漢書地理志
音父

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則是千門萬戶兆庶仰其神威虎踞龍蟠帝王表其尊極兼復土堦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誠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宮闕制度朝廷執儀前王所為後王取則故齊府筆建誦魏都以立官代國初遷寓吳京而樹闕故知經始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於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竝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為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金石州木縞紵絲象之流鳥獸虫魚齒

音父

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託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觀之者擅其博學聞之者聘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則有印竹傳節筠醬流味大宛獻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于周隋成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絕能言吾祖郊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諸於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實掌主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

曹受命雍豫為宅世胄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夷從華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濶其間高門貴族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為國史者宜各撰世族志列于百官之下蓋自都邑已降氏族而往實為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錄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為務曾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商略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庶夫後來作者擇其善而行之

隋志孝成命謁者陳農求道書於天下劉向校中秘書

哀帝使子歆嗣父之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
遂總括羣書著為七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又日向
刑錄歆七略剖析條流各有其部唐志劉向七略別錄
二十卷劉歆七略七卷

孔衍魏漢春秋許負河內溫縣婦人漢高祖封為明雌
亭侯裴松之以為今東人呼母為負衍以許負為婦人
如為有似然漢高祖時封皆列侯亦有鄉亭之爵疑此
封為不然延考漢高功臣侯年表亦無許負有相經未
見然梁陶弘景劉孝標俱有相經序詳藝文類聚相術
篇

史通

卷三

七

其

史記魏豹立為王而為薄媼內其女於魏宮許負相薄
姬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漢陽天下未有
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 背漢而中立
與楚連和師古曰此謂漢使... 魏豹以其國
為郡而薄姬輸織室實生文帝○漢書郭解許負外孫
風俗通義為政之要辨風正俗最上上也周秦常以歲
八月遣輪軒之使求一作異代方言還秦箱之藏於秘
室及嬴氏之亡遺脫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
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茅廉衛卒交
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

方言今存

蔡子秋說
文大如人
心可使

山海經今存

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闕麗也張竦以為垂諸日月
不刊之書

晁氏志方言十三卷雄齋油素問上計孝廉異語悉集
之題其首曰輪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

評曰史記貨殖傳云山西饒材竹穀蘆山東多魚鹽漆
絲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宛然一方物志第其意主
生殖故云貨殖隋許善心曾撰方物志特未列之正史

史通謂正史當有方物志似矣予意一準貨殖傳書竹
木載魚鹽以遂民生之利可也若旅葵宛馬前史以為
戒未可誇示後世至於人形志活似人相篇此何與於

史通

卷三

二八

治亂而謂急於天文乎則子玄好奇之過也

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職來獻欲垂法厥世作王會
○補曰晉輿服志云成王之會唐顏師古云昔武王時
遠國入朝太史次為王會篇愚謂成周之會在成王時

詩序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是也八方四方四維之國
左宣三王孫贖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

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
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

承天休

山海經有大荒東經大荒南經大荒西經大荒北經

去鳥也伯
趙伯也
鳥也
鳥也
鳥也
鳥也
鳥也
鳥也
鳥也
鳥也

文伯荀也
荀也
荀也
荀也
荀也
荀也
荀也
荀也
荀也
荀也

云四荒之經

左昭十七秋鄭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何故也鄭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鵙鳩氏司馬也鳩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鶡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者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

見於鄭子而學之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
昭十五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空晉獨無有何也文伯稽籍談對曰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交無分乎且昔而高祖孫伯鯨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文司與之儀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

屈原為楚三閭大夫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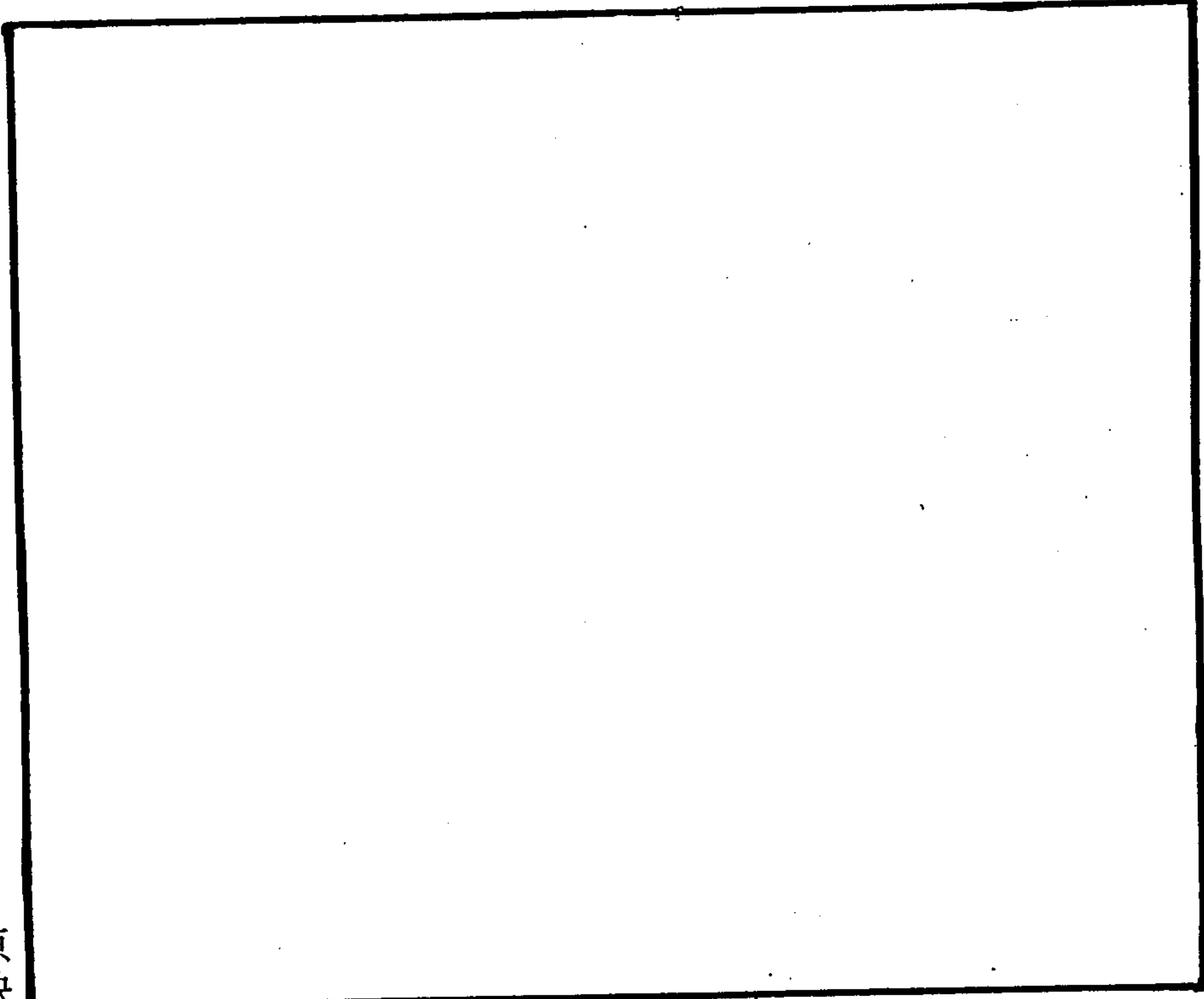
小史掌邦國之志定繫世辨昭穆注帝繫世本之屬疏天子謂之帝繫諸侯謂之世本

晉陽秋初陳群為吏部尚書制九格登用皆由中正考之簿世然後受任

鄭樵曰魏立九品置中正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各有簿狀以備選舉晉宋齊梁因之

評曰史記自序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作三代世表第一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

紀而譜牒經略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則漢史未嘗無氏族也特未及百官耳唐太宗嘗以山東士人尚閭閻後雖衰子孫猶負世望嫁娶必多取資人謂貴胄由是詔士廉韋挺岑文本令孤德榮責天下譜牒焚攷史傳檢正真偽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姓退新門進舊望左膏梁右寒賤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為九等號曰氏族志一百卷則唐未嘗不志氏族也特未著於史耳至宋鄭夾深通志略獨詳氏族都邑宜讀史通而興起邪至其自序則云出臣曾臆不涉漢唐諸臣議論亦幾穿窬



原缺

則此書非肅代時人作矣

隋經籍志漢初得世本敘黃帝以來祖世所出而漢又有帝王年譜後漢有鄧氏官譜晉世摯虞作族姓昭穆記十卷齊梁之間其書轉屬後魏遷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則諸國之從魏者九十二姓世為部落大人者並為南洛陽人其中國士人則第其門閥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縣姓及周太子入關諸姓子孫有功者並令為其宗長仍撰譜錄紀其所承又以關內諸州為其本望其鄧氏官譜及族姓昭穆記晉亂已亡自餘亦多遺失

史通

卷

京兆趙岐著三輔決錄自序曰三輔本雍州地世之族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貴者以陪諸陵五方雜會非一國之風非但繫於詩秦幽也其為士好高尚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趨勢進權惟利是視余生於西土嘗以玄冬夢黃髮之士姓玄名明字子真與余寤言言必有中善惡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近從建武以來暨於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書三石朱紫由此定矣晉京兆摯虞注解三輔決錄虞字仲洽太子舍人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

逸七倫切

唐柳沖傳晉太元中散騎常侍河南賈弼撰姓氏簿狀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藏在秘閣副在左戶甄析士庶無所遺宋王弘劉湛好其書弘日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湛為選曹撰百家譜二卷以助銓序文傷寡省王儉又廣之隋志云儉十卷王逸之續四卷王僧孺演益為十八篇隋志三十卷東南諸族自為一篇不入百家數隋志南族譜二卷拾遺一卷兩傳子匪之匪之傳子希鏡希鏡傳姓氏要狀十五篇九所譜究希鏡傳子執更作姓氏英賢一百篇文選注引姓氏英賢錄又著百家譜隋志二十卷廣兩王所記

史通

卷三

魏太和時詔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為舉選格名曰方司格人到于今稱之

沈瑩臨海水志曰夷州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上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谿人皆髻髮穿耳女人不穿耳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有犬尾短如麋尾狀此夷舅姑子婦卧息共一大牀略不相避地有銅鐵唯用鹿格為矛以戰閉摩礪青石以作弓矢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中以鹽鹵之歷月餘日乃咬食之以為上穀

卷音石

陽羨周處字子隱少齊萬年反處力戰而沒處著默語

陸澄撰
林王昭業
吹元

水經今存

三十篇及風土記并撰集吳書
吳郡陸澄字彥深陸昌元年散騎常侍隋經籍志曰齊時陸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說依其前後遠近編而為部謂之地里書任昉又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謂之地記陳時顧野王抄撰眾家之言作輿地志隋大業中普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地圖上于尚書故隋代有諸郡物產土俗記一百五十一卷區宇圖志一百二十九卷諸州圖經集一百卷
晁氏曰水經四十卷漢桑欽撰欽成帝時人本經三卷後魏酈道元注史稱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行

史通

卷三

史通評釋卷第四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太初校誤

孔陵陵鳥錄刻

內篇

論讚

斷限

序

編

題目

編

論贊第九

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案

論不可無

卷四

天本歸論
下有馬夫
論者四字

此論亦當

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也
總歸論者所以辯疑惑釋疑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
丘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司馬遷殆限以篇終各書
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夫擬
春秋以成史持論尤宜闕略其有本無疑事輒設論以裁
之此皆私徇筆端尚銜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
書之大體裁削之指歸哉必尋其得失考其異同于長

史通直書

卷四

淡薄無味承祚懦緩不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孟堅辭惟
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
也仲豫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茲已降流宕忘返天抵皆
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其儷事必釋其善者則
千寶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
也孫安國都無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彦伯之務歸
去言謝靈運之虛張高論玉危無當曾何足云王劭志在
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人斯之謂矣
大唐脩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
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

萬石君注
木案楊注
卷四十七

綺統於高士者矣史之有論也蓋欲事無重出省文可知
如太史公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耳項羽重瞳豈舜苗尚
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班固
贊曰萬石君之為父浣衣君子非之楊王孫裸葬賢於秦
始皇遠矣此則片言如約而諸義甚備所謂省文可知也
及後來諸語之作多錄紀傳之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而
已至於甚者則天子操行具諸紀末繼以論曰接武前
紀論不殊徒為再列馬遷序傳後歷寫諸篇各敘其善
而班固變為詩體號之曰述范曄改往述名呼之以
述替為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使少理小者則

今大名實多矣詳略不同且欲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李南北史蕭子顯李百藥大唐新脩晉史皆依范書設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為繚繚其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與議夫簡要者矣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隗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

史通

卷四

序

難盡故略陳梗概一言以蔽之

評曰史臣論贊正以高褒貶定功罪不自左傳君子曰始也尚書典謨起曰若稽古所從來久矣史記陳世家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晉世家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此皆論讚之絲也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曄收之流則何以贊為

賈誼傳班固贊曰賈生欲改定制度以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繫繫于其術固以疏矣

成紀隗季孟初臣光武後臣於公孫述述以為寧朔王漢兵西征置憲憤而死曄論曰若贊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強乎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

序例第十

孔文國有云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典謨詩

含比興若不先敘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敘勸厭義降逮史漢以記事為宗至於表志雜傳亦時復立序文兼史體狀若子書然可與誥誓相參風雅齊列矣迨華嶠後漢多同班氏如劉平江革等傳其序先言孝道次述毛義卷親此則前漢王貢傳體其篇以四皓為始也曄言辭簡質敘致溫雅味其宗旨亦孟堅之亞歟嗟洎范曄始革其流遺葉史才矜術文彩後來所作他皆若斯於是選固之道忽諸微婉之風替矣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夫前史所有而我書獨無世之作

蓋為史之道以古傳今古既有之今何為者濫觴登跡或
或可觀累屋重起無乃太甚發矣方朔始為客難續以賓
戲解朝枚乘首唱七發加以七章七辨音辭雖異旨趣皆
同此乃讀者所厭聞老生之恒說也夫史之有例猶國之
有法固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準蓋天子作
經始發凡例左氏立傳顯其區域科條一辨彪炳可觀降
及戰國迄乎有晉年逾五百史豈乏才雖其體屢變而斯
文終絕惟令升先覺遠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騭
紀下遂躡其蹤史例中與於斯為盛若沈宋之志序蕭齊
之序錄雖皆以序為名其實例也必定其裁否徵其善惡
東通 木由 五

千寶范曄理切而多功鄧祭道嚮詞煩而寡要子顯雖文
場塞頭而義甚優長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夫事不師
古匪說彼聞尚模楷曩賢理非可諱而魏收作例全取蔚
宗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異夫范依政駁班習子長樓袂公
行不陷穿窬之罪也蓋凡例既立當與紀傳相符按唐朝
晉書例云凡天子廟號惟書於卷末依檢孝武崩後竟不
言廟曰烈宗又按百藥齋書例云人有本字行者今並書
其名依檢如高慎解律光之徒多所仍舊謂之仲密明月
此並非言之難行之難也及晉齊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
宮不可為紀今編同列傳以戒牝雞之晨竊惟錄皇后者

既為傳體自不可加以紀名二史之以后為傳雖云允惟
而解釋非理成其偶中所謂畫蛇而加足及失杯中之酒
也至於題目失據獲貶多違斯並散在諸篇此可得而略
矣

評曰序者小序也例者凡例也例莫嚴於春秋而亡序
序莫佳於史記而亡例不可兼也
臨淄江革字次翁鄉里稱之曰江江孝建初初拜諫議
大夫○劉平毛義注見二卷
漢書東方朔上書陳是戰強國之計推意放蕩終不見
用因著論設客以自樹論

東通 木由 木

表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
揚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朝雄以玄之
尚白雄解之號曰解嘲

班孟堅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篤志儒學以著述為業
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滂
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名
曰荅賓戲

漢書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善屬辭武帝
以安車徵乘道死七發者說七事以起發太子也猶楚
辭七諫之流

枚乘作七發屬文之士若傳毅劉廣世崔駰李尤桓麟
崔琦劉梁馬融張衡作七激與依疑說獨舉屬辭之篇
傅玄作七謨又集七林曹植作七啓拜命王粲作張協
作七命陸機七證劉劭七華顏延之七釋沈佺期七引
唐志下代七林集十二卷

題目第十一

上古之書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大有春秋尚書禮記
志乘自漢已下其流漸繁大抵史名多以書記紀略為主
後生祖述各從所好洽筆相因循環遞習蓋區域有限莫
踰於此焉至孫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隋尚書陳壽王劭

史通

卷四

七

曰志何之元劉瓛曰典此又好奇厭俗習舊捐新雖得稽
古之宜未達從時之義推而論之其編年月日者謂之紀
列記傳者謂之書取順於時斯為最也夫名以定體為實
之實苟失其途有乖至理按陸呂二氏不詳各著一書惟
次篇章不繁時月此乃子書雜記而皆號曰春秋魚豢姚
察著魏梁二史巨細畢載繁累甚多而俱勝之以略考名
責實察其長歟若乃史傳雜篇區分類聚隨事立說諒無
恒規如馬遷撰皇后傳而以外戚命章按外戚感皇后以
得名猶宗室因天子而顯稱若編皇后而曰外戚傳則書
天子而曰宗室紀可乎班固撰人表以古今為目尋其所

呂注一

載也皆自秦而往非漢之事古誠有之今則安在子長史
記別類八書孟堅既以漢為書不可更標書號改書為志
義在互文而何氏中興易志為記此則責於筆舊未見其
能取新夫殿爭方殷雄雌未決則有不奉正朔自相君長
必國史為傳宜別立科條至如陳項諸雄寄篇漢籍董袁
羣賊附列魏志既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之殊惟東觀以
平林下江諸人列為載記顧後來作者莫之遵効逮新晉
始以十六國主特載記表名可謂擇善而行巧於師古者
矣觀夫舊史列傳題卷靡恒文少者則具出姓名若司馬
相如東方朔是也字煩者惟書姓氏若母符蓋陳衛諸葛

史通

卷四

傳是也必人多而姓同者則結定其數若二袁四張二公
孫傳是也如此標格足為詳審至范曄舉例始全錄姓名
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於祖先
之下乃類俗之文按孔目藥草經方煩碎之至孰過於此
竊以周易六爻義存象內春秋萬國事具傳中讀者研尋
篇終自曉何必開帙解帶便令昭然滿目也自茲以降多
師對宗魏收因之則又甚矣其有魏世隣國編於魏史者
於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申之以職官至如江東
帝王則云借晉司馬徽島夷劉裕河西酋長則云私置涼
州牧張寔私署涼王李暠此皆篇中所具又於卷首具列

必如收意使其撰兩漢書三國志題諸盜賊傳亦當云借
西楚霸王項羽偽寧朔王隗囂自餘陳涉張步劉璋袁術
其位號皆一一具言無所不盡也蓋法令滋章古人所慎
若范魏之裁篇目可謂滋章之甚者乎苟忘彼大體好效
小數難與進夫號而成章一字以為褒貶者矣

評曰史之題目當以編年為正一年之內主臣華夷諸
事畢載何其簡且晰也春秋孔經左傳為上其次朱子
綱目綱法經目法傳又其次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皆
題目之正者編年之體壞於子長自茲以後濫觴逾甚
昔人謂之整齊故事良有以也即欲如史記體當以新

東通

卷四

九

唐書為正首帝紀次諸志次后妃傳次大臣諸臣傳次
列女次外戚次宦者次酷吏次藩鎮次蠻夷次姦臣叛
臣而以逆臣終焉當矣第李密王世充竇建德蕭銑等
盜僭竊號當另為載記不當置列傳之首楊行密孫儒
王潮等乘亂竊據亦當另載不當混諸傳之內宰相有
表有傳又何必世系之贅有宦者而無恩倖則何以置
易之昌宗貸王武俊朱滔吳元濟不列叛臣則何以服
李懷光高駢後梁後唐雖云自有五代史然朱溫未禪
之前當紀其逆亞于未帝之先當傳克用斯為全備此
皆史通以後事因并及之以俟來哲

本史云
書世系之
索書也言
八卦足以
盡天下之
理也亦通

尚書序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孔子讚易道而黜八索
評曰八索之說謂八卦國語史伯曰平八索以成人注
八體以應八卦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離為目
兌為口坎為耳艮為手巽為義未明延謂易有一索
再索三索之文安知索之義不本於此邪及讀勾微曰
五帝時名八索坤三索於乾而得二男乾三索於坤而
得三女遂成八卦八相索廣生六十四其疑始釋然
正義又云以易八卦為主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
出於八卦就八卦求其理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天
下之事得故謂之索非一索再索而已延謂勾微為得

史通

卷四

十

正義以淺
九州之志謂之九丘劉原父云即九共九編古云丘與
共相近故誤為共禹貢言形質九丘言情性馬融說九
州之數賈逵說九州亡國之戒張云子說周禮之九州
古人釋解其异如此當以九州為是
巴西陳壽字承祚張華舉為孝廉除著作郎撰魏吳蜀
三國志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夏侯湛時著魏書
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
耆舊傳十篇壽卒魏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頤等上表
曰昔漢武帝詔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

其遺書言封禪事王太子燕為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辭明平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延授承祚三國志愈於長卿封禪書願說非也

劉璠字寶壽沛人梁元帝承制授樹功將軍周明帝初授內史中大夫掌輪語者梁典三十卷子祥

評曰書自呂覽百六十篇以月紀為首故以春秋名書禮運注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就呂陸二書論呂可云春秋陸則不係時月矣

漢書卷八十五王匡王鳳為平理評訟遂推為渠帥眾數百人於是諸亡命為武王常成丹等往從之共攻離鄉

鳳武及其妻董氏張仲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匡等進攻隨未能下平林人陳牧厚湛復聚眾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

張蹇字安璠執子晉封福祿縣侯執事京州人推定攝父位建涼州牧封西平公後為羣小所執誅元

李喜字玄威成紀人晉隆安四年衆推為庫公領秦梁二州牧改元庚子建初卒國人謚曰武昭王

項籍字羽下相人起兵吳中滅秦自立為西楚霸王都彭城後滅於漢

張步字文公不其人梁王劉永拜為輔漢大將軍既降光武封安丘侯後叛陳俊擊斬之

劉璋字季玉為子既襲焉位寬柔無威略遣使迎玄德入蜀玄德襲之遷璋於公安

袁術字公路司空逢子也初為南陽太守尋僭號自稱仲家後以困窮憂死於江亭

斷限第十二 夫書之立約其來尚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舜為始而

云粵者濬古帝堯丘明之傳魯史也以隱為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開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互

事勢當然非為濫軼也過此已往可謂任簡不知所裁者焉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漢書之立表志其殆僞

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所出起乎司馬氏按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

者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固既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惟留漢目表志所錄乃盡攝年舉一反三豈不若

是膠柱調瑟不亦繆歟但固之踏駁既往不諫而後之作者咸習其迷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求其所

宋紀宋初
劉宋紀
始自心

東晉書
不東作中

高王高
高王高

元魏改元
太平正

張執廉原
李封據

書之事得十一於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
為歎息當魏武乘時撥亂電掃羣雄鋒鏑所交網羅所及
者蓋惟二袁劉呂而已各進鳩行執然臍就戮總關王室
不涉霸圖而陳壽國志引君傳首夫漢之董卓猶秦之趙
高昔東令之誅既不列于漢史何太師之覽速獨刊於魏
書乎兼復載洪陶謙劉虞孫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
曹氏也非唯理異大牙固亦事同風焉漢典所具而魏冊
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下
相交若已見它記則無宜重述故于嬰降沛其詳取驗於
秦紀伯符死漢事斷入於吳書沈錄金行上霸劉主魏
史通

刊水運下河工惟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依
宜自五胡稱制四海殊宅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氏
羌有錄索虜成傳魏本出於雜種竊亦自號真君其史黨
附本朝思欲凌駕前作遂乃南籠典北吞諸偽比於羣
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之時中原秦趙之代元氏膜
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邪又張李
諸姓據有原蜀其於魏也校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
有殊何預魏氏而橫加編載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
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譬夫行不由徑非
所聞焉修國史者若旁採異聞用成傳物斯則可矣如班

書地理志首述全書四百萬一為降為後書持續前史蓋以
水濟水床上施床後有其煩竟無其用豈非惑乎昔春秋
諸國賦詩見魯左氏所載惟錄其章名如地理為書論自
俗至於夏世宜云為貴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

秋本保種落所與北猶起自海維南蠻出於禁
蘇高句麗以繁樁樓羅吐吞潭因馬關從者諸如此說未
之歷代何者不有而作者會不知前漢已著後修其難遂
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駢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
若身非廣形於七尺為史之體有若於斯苟溢引它事豈
其部決以此解地其年書黨所開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
史通

必捐著哉斯言可謂連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後斷限定其
折中歷選自古惟蕭子顯述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
許也
評曰高紀不書子嬰沛公何以入關中是武成可以捐
獨夫也魏書不序高歡神武何以傳文襄是漢書可以
置阿瞞也故斷限者例也漢志盡穰年書為其誠為太
滋若高紀不書子嬰魏書不序高歡未見其可晉謂魏
為索虜魏稱宋為島夷披此五排猶可言也第九氏未
君而傳東晉秦燕魏起北虜而編張涼李蜀冠履顛倒
馬牛參商信有如子玄所云厚顏矣

趙高初為中車府令行符璽事所二世元年為郎中令

李斯已死拜為中丞相史通云東令未善

評曰曹操圍張超臧洪求棟於袁紹紹不從遂與紹絕

卒為紹所害陶謙守徐州襲殺曹嵩後操破謙殺男女

數十萬人雞犬無餘謙病死則洪與謙之死皆由曹操

安得謂事同風馬惟董卓死漢劉虞死瓚孫瓚死紹於

曹無干

廣陵臧洪字子源東郡太守為袁紹所害

丹陽陶謙字恭祖為徐州牧為曹操所破病死

東海劉虞字伯安拜幽州牧為公孫瓚所害

史通

遼西公孫瓚字伯珪拜奮武將軍封薊侯為袁紹所害

左昭元年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

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帝遷閼伯于商丘主辰遷實沈

于大夏王參廷按參辰星名商夏地名後言參商諸舉

以見耳

名疑桀子淳維攜桀妻適於北野晉史云淳維禹後

或又以為黃帝後或云淳維即薰鬻也然薰鬻非桀子

熏一作德鬻一作粥黃帝時已有熏鬻矣

魏略高辛氏有老婦居王至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

繭婦人盛於中覆之以絮俄頃化為犬其文五色因名

槃瓠

名疑史記漢書竝云黃帝犬名槃瓠為蠻人之祖槃一

作盤又魏略述盤瓠之所以得名由老婦耳病取物變

犬其說甚怪羅泌云槃瓠者獬豸之轉語耳按五音編

海獬豸官切注云獬豸犬也又姓系黃帝曾孫下明生

子名白犬為蠻人之祖是白犬乃黃帝玄孫之名非真

犬也下一作弄山海經又云弄明生白犬為犬戎之祖

昔夫餘王嘗得河伯女閉於室內為日所照引身避之

日影復逐遂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母置暖處破出一

男及女其村維一矢殪獸甚多故名朱蒙夫餘之臣欲

史通

殺之未蒙遂道遇大水得魚鼈成橋以渡遂至統升

骨城居焉號高句麗以高為氏

宋書何宋虞吐谷渾遼東鮮卑也父奕洛韓有二子長

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廐若洛廐別為慕容氏渾庶長廐

正嫡父在時分七百戶與渾渾與廐二部俱牧馬馬關

相傷廐怒遣信謂渾曰先公處分與兄異部牧馬何不

相連而致鬪乎相傷渾曰馬是畜生食草飲水春氣發

動所以致鬪鬪在於馬而怒及人邪乖別甚易今當去

汝萬里於是推馬西行遂西附陰山

編次第十二

史評類
卷之六
史記評林

昔尚書記言春秋記事以日月為遠近年世為前後用使
閱之者屬行魚貫皎然可奉至馬遷始錯綜成篇區分類
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於其間則有統體不一名目相違
朱紫以之混淆冠履於焉顛倒蓋可得而言者矣季子長
之列傳也其所編者惟人而已矣至於龜筮異物不類直
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筮所記全
為志體向若與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
聲相應者矣孟堅每一姓有傳多出附餘觀其事跡尤異
者則分入它部故博陵王病昆弟非復一篇外戚元后婦
姑分為二錄至如元王受封於楚至孫戊而亡按其行事

史記

卷之六

十一

七

所載甚多而能獨載一卷者實由向歆之助耳但交封漢
始地皆列藩向居劉末職才卿士昭穆既疎家國又別適
使分楚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夫荆代竝編析劉向父子
於元成之間與王京共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又自古王
室雖微天命未改故臺名述貴尚書周王君未繫頸且云
秦國况神靈在握大德猶存而君攝建年不編平紀之末
孺子主祭咸書養傳之中遂令漢餘數歲湮沒無覩求之
正朔不亦厚誣當漢氏之中與也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
易世祖稱臣北面誠節不虧既而兵敗長安祚歸高邑兄
亡弟及歷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

史記評林
卷之六

序先主繼焉璋吳均敘韓林異子嬰昌邑亦自有說焉璋與先主同一宗裔勝籍貫述崛起異姓者殊先主止帝益州躬高光混一海寓者殊始書焉璋繼書先主正以著劉璋亡國之罪亦微者先主逐璋之失韓林為帝一年改元隆昌已成君也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而降漢昌邑即帝位一月而解綬未成君也書韓林正以明蕭鸞之弒不書子嬰昌邑正以著亦帝之與鸞陸之忠例難一律子玄可謂拘於例而失其意者矣至於東昏猶在而齊史遽列和年史臣媚梁也煬年未終而隋書已編恭記史臣媚唐也其能道子玄之斥乎然則

史通 卷四

當何如書東昏永元三年辛巳春夏秋當書永元久十二月蕭衍入建康廢帝為東昏侯始書和帝中興煬帝大業十三年丁丑當書大業明年戊寅春三月宇文化及弒煬帝始書恭帝義寧斯為實錄以俟君子

霍光字子孟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更畢歸家娶婦生光班書去病光各傳故曰昆弟非復一篇宣帝王皇后號即成太后乃元后之姑也元帝王皇后成帝之母乃即成太后之婦也班書以即成列外戚傳元后另為傳故曰婦姑分為二錄

帝王世紀紀王雉天子為諸侯所殺遇與家人無罪名負責於民無以得歸乃上臺遊之故周人名曰眺責臺史記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繫頸以組白馬素車秦天子將降道旁

左文元秋大事於大廟躋僖公逐祀也僖公為周臣今居周上故曰逐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不空君也子繼父評曰莽弒平帝立孺子嬰改元居攝業已二年又改初始元而莽始篡以嬰未成君政由莽出而不紀之亦當附平末奈何入莽傳中此班氏抑于嬰之過也更始誅莽建元二載厥功甚巨而降於赤眉身死賊手辱亦不

史通 卷四

細父通乃謂元亡弟及當為作紀此又于玄揚更始之過也作史者紀西漢年以初始元為終而附平帝之末紀東漢年當為更始主載記不得列於光武之首斯為稱矣

尋夫本紀所書列傳仍顯表志異體必不相涉舊史以表志之帙分於紀傳之間降及蔚宗肇加釐葺沈魏繼作相與因循既而子顯齊書韻達隋史不依范擘重遵班法蓋擇善而行何有遠近聞義不從是吾憂也若乃先黃老而後六經後外戚而先夷狄老于與韓非列列賈誦將荀彧同編孫弘傳讚宜居宣武紀末宗廟迭毀枉入玄成傳終

如斯外謬不可勝紀今略其尤甚者耳故不復一一而詳之

評曰先黃老後六經老子與韓非同傳遷之失也後外戚先夷狄一四之失也賈誦將荀彧同編壽之失也公孫弘傳贊備言武宣以來得人之盛不似弘贊故曰宜居宣武紀永宗廟迭毀玄成卒後皆匡衡孔光等建議故曰枉入玄成傳終此又固之失也于玄之讀史精矣章玄成字少翁魯國鄒人丞相賢仲子永光中代于定國為相父子入相榮當世焉

稱謂第十四

史通

二十一

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况復列之篇籍傳之不朽者邪昔夫子脩春秋吳楚稱王而仍舊曰子此則褒貶之大體為前脩之楷式也馬遷撰史記項羽僭盜而紀之曰王此則真偽莫分為後來所惑者也自茲已降訛謬相因名諱所施輕重莫等至如更始中興漢室光武所臣雖事業不成而歷數終在班范二史皆以劉玄為目不其慢乎古者二國爭盟晉楚並稱侯伯七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其間雖勝負有殊大小不類未聞勢窮者即為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賊至於近古則不然當漢氏云亡天下鼎峙論

自其正論

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處西夏人傳正朔度長挈大魏實居多若方之於七國亦猶秦繆楚陸與交襄而竝霸蜀昭烈王可比秦穆公建作者之書事也乃汲吳蜀號謙呼權備姓名謂魚豢方於魏邦懸隔頓爾德惡勸善其義安歸續以金行版蕩戎羯稱制各有國家實周王者晉世臣子黨附君親嬖彼亂華比諸萃盜此皆苟徇私忿忘天至公自非坦懷愛憎無以定其待失至蕭方等始存諸國名諱借帝者皆稱之以王此則趙猶人君加以王號杞用夷禮貶同于爵變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觀見於蕭氏者矣古者天子廟號祖有功而宗

史通

卷四

二十一

有德始自三代迄于兩漢名實相允今古共傳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無慚德其惟武王故陳壽國志獨呼武曰祖至於文明但稱帝而已自晉已還竊號者非一如康穆兩帝劉蕭二朝梁簡文兄弟兼言齊武帝也齊武成昆季兼言梁元帝也齊武成昆季兼言梁元帝也或心家之僻王或亡國之庸主不識禮儀為幸已多猶曰祖宗孰云其可而史臣載削會無辨明每有所書必存廟號何以申勸沮之義杜偷濫之源者乎又位乃人臣請參王者如周之宣父季歷晉之仲達師昭追尊建名比諸天子可也必若當塗所出宦官攝帝號徒加人望不愜放國志所錄無異匹夫應書入直云皇之祖考而已至如

仲全行而抑當重此又未解

稱謂亦非

已駁其非

少初一作

萬石下吳

本有凡此

諸名四字

四注二

魏下落二

魏下

魏下

魏下

魏下

元氏起於沙朔其石乃一部之酋長耳道武追崇所及凡二十八君自開關以來未之有也而魏書序紀襲其虛號主謂之帝死謂之崩何異沐猴而冠腐鼠稱璞者矣夫歷觀自古稱謂不同緣情而作本無定準至若諸侯無諡者戰國已上謂之今王天子見黜者漢魏已後謂之少帝周衰有共和之相楚弒有郟敖之主趙佗而曰尉佗英布而曰黥布蒙傑則平林新市寇賊則黃巾赤眉園綺友朋共云四皓奮建父子都稱萬石皆出於當代史臣編錄無復弛張蓋取叶隨時不籍稽古及後來作者頗慕斯流亦時採新名務成篇題第若王晉之十士寒雋沈宋之二凶索

史通

卷四

史通

史通

虜即其事也唯魏收遠不師古近非因俗自我作故無所憲章其撰書也乃以平陽王為出帝司馬氏為僭晉桓劉已下通曰烏夷夫其語齊則輕抑關右黨魏則深誣江外愛憎出於方寸與奪由其筆端語必不經名惟駭物皆漢世原涉大脩墳墓乃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欲以繼跡非兆齊聲曹尹而人莫之肯從但云原氏阡而已故知事非允富難以尊行如收之苟立詭名不依故實難復刊謫竹帛終罕傳於諷誦也抑又聞之帝王受命歷數相承雖君已沒而致敬無改豈可等之凡庶便書之以名者乎近代文章實同兒戲有天子而稱諱者若姬滿劉莊之類

此失上才猶其若是而况中庸者乎今略舉一隅以存標

也有匹夫而不名者若彭澤之類是也史論立言理當雅正如裴述之敘聖卿也而曰董公惟亮范贊之言李孟也曰隗王得士習談漢主則謂昭烈為玄德春秋以蜀為正統其編故事皆謂蜀先主為裴引魏室則曰文帝為昭烈帝至於論中語則呼為玄德裴引魏室則曰文帝為曹丕夫以淫亂之臣總隱其諱亂謂董正朔之后乃呼其名意好奇而輒為文逐韻而便作也公惟亮天功隗也孫述傳贊曰公用捨之道其例無恒但近代為也

史通

卷四

史通

史通

賊讎矣至於項羽加以僭盜得無謂其窮屈於漢祖耶羽而名盜則唐之世克建德我明之友諒士誠皆盜也班范以劉玄為目慢矣子玄乃隆之中興加以歷數未聞既帝而降屈膝亦眉可謂中興曆數邪曹氏稱祖操有慚德而况丕叡元氏追帝魏澹建議已駁其非子玄右操為祖奔澹不論皆所未解獨論王道曹逆劉順此二語遂為綱目帝蜀之根嗣是而蕭常之後漢書謝陞之季漢書相繼而作則子玄發之矣

項羽紀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法言以為蔡生漢書以為韓生張晏曰沐猴獼猴也師古曰言雖著人

衣冠其心不類人也故謂沐猴而冠

厲王胡奔彘有共和十四年史記云周召二相行政號

曰共和然人表有共伯和師古注云共國伯爵和名也

魯連子云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請立焉後歸

於國得意共山之首莊子及呂氏春秋俱云共伯得志

於共首司馬彪云共伯和脩行好賢厲王之難天子曠

絕諸侯立和為天子一十四年天下大旱卜於太陽兆

曰厲王為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歸國史記周召共和

之說無據

邾敖熊磨一作糜字向世家作負音雲熊磨葬於邾故

歷代集賢

史通

卷四

二十五

號邾敖

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趙氏佗秦時為南海龍川

今至二世時南海尉任貢病且死召趙佗行南海尉事

故史記曰尉佗

黥布六人也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

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人有聞者共戲

笑之故史記曰黥布

靈帝中平元年春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師

有三十六萬皆著黃巾同日反叛安平甘陵人執安平

王續甘陵王忠以應之冬十月皇甫嵩與黃巾賊戰於

廣宗獲張角弟梁角先死乃戮其屍

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

安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王莽遣平

均公廉丹太師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眾與莽兵亂

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

石奮漢景帝朝為九卿長子建次甲次乙史失其名次慶皆

以馴行孝禮官至二千石景帝白石君及四子皆二千

石乃號奮為萬石君

史通

卷四

二十六

史通評釋卷第五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初校誤

孔陵陵鳥錄刊

內篇

採撰

因習上

戴文

因習下

補注

採撰第十五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是知史文有缺其來尚矣自非博

史通

卷五

雅君子何以補其遺逸者哉蓋珍裘以象腋成溫廣廈以
羣材合構自古採穴藏山之士懷鉛握槧之客何嘗不徵
求異說採摭羣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觀夫丘明授
經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札等編遂
乃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向使專惠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
殫見洽聞若斯之博也馬遷史記採世本國語戰國策楚
漢春秋至班固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後又雜引劉
氏新序說苑七略之辭此皆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
信一時擅名千載但中古作者其流日煩雖國有冊書殺
青不暇而百家諸子私存撰錄寸有所長實廣聞見其失

太初漢武
帝改元

海音悉作
非

抱朴子注
四卷

牛武名
注十卷

神以非聖
乃知子不
語怪力亂
神止二事
非四事也
王下所
王下所

之者則有苟出異端虛益新事至如禹生啓石伊產空桑

海客乘槎以登漢垣娥竊藥以拜月如斯踳駁不可殫論

固難以汗南董之片簡活班麟之寸札而嵇康高士傳好

聚七國寓言玄晏帝王紀多採六經圖識引書之誤其萌

於此矣至范曄增損東漢一代自謂無慙良直而王喬鬼

履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傳於抱朴子朱紫不別穢莫大

焉沈氏著書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誣

言前史所載已譏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朝尤甚南國承

其詭妄重加誣語遂云司馬叡出於牛金王勣沈約皆言
造奇說云卿
國姓牛者與夏侯紀私通生中宗因遠叙宣帝以毒酒殺
牛金符雖其狀收因此乃云司馬叡晉將牛金子也宋孝

王曰收以叡為金子計其年全不相干劉駿上淫路氏約

按前史向如此誤况後史編錄者耶

宋書曰孝武於路太后處寢息時人多有議

魏書因云數蒸其母路氏醜聲播於魏越也

可謂助桀為

虐幸人之災尋其生絕胤嗣死遭割斷蓋亦陰過所致也

晉氏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按神記之徒其

所載或恢諧小辨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

言亂神宣尼所不語唐朝所撰晉史多採以為書夫以干

鄧之所冀除王虞之所糠糶以為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

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脩通略務多為美聚博為功雖取

悅小人終見嗤君子矣夫郡國之記譜謀之書務欲矜其

州里誇其氏族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失明其真偽者乎

史通

卷五

二

拾遺卷八
八家非八
石也

至如江東五雋始自會稽典錄潁川八龍出於荀氏家傳而脩晉漢史者皆徵彼虛舉定為實錄苟不別加研覈何以詳其是非又訛言難信傳聞多失至如曾參殺人子不疑盜嫂瞿義不死諸葛猶存此皆得之於行路傳之於眾口儻無明白其誰曰然故蜀相堯於涓濱其書稱嘔血而死魏君崩於馬圈齊史云中矢而亡沈炯薦書河北以為王韋魏收草檄關西謂之邢邵夫同說一事而分為兩字蓋言之者彼此有殊故書之者是非無定況古今路阻視聽壤隔而談者或以前為後或以有為無涇渭一亂莫之能辨而後來穿鑿喜出異同不慮國史別訊流俗及其記事

史通

卷五

三

也則有師曠將軒轅並世公明與方朔同時堯有八眉夔唯一足烏白馬魚救燕丹而免禍犬吠雞鳴逐劉安以高蹈此之乖濫往往有旃故作者惡道聽途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觀夫子長之撰史記也於周已往採彼家人安國之述陽秋也梁益舊事訪諸故老夫以葛藟鄙說刊為竹帛正言而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嗚呼逝者不作冥漠九泉毀譽所加遠誣千載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

評曰採撰當博鑒當擇是此篇大旨故自丘明孟堅而下子玄都無取焉

左文二晉狼暉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注周書也疏周之志記金石錄晉太公碑曰太康二年得竹策書書藏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其周志曰文王夢天帝曰昌賜汝望

孟子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一也注此三大國史記之名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檇杞者興於記志之戒春秋以二始舉四時

左襄三十一子產曰鄭書有之安定國家必大焉先注鄭國史書禮小史注國語所謂鄭書昭二十八年晉司馬叔游曰鄭

史通

卷五

四

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著有徒注古書名名疑登封有啓母石應劭郭璞皆云啓母塗山氏所化歷代崇祀見漢武帝紀淮南子云禹通轅轅塗山欲餉聞鼓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忽至見禹為熊慙而去至嵩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啓呂氏春秋又謂啓母乃九尾白狐益妄虛元明輩又以啓母為陽翟夫人按嵩高記陽翟夫人姓三十子從背出五歲入山學道為母立祠曰開母祠開即啓也遂訛為塗山云帝王世紀鮪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為脩已上山行見流

星貫鼎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臆地宵折而生禹於石紐

石紐村今在四川龍安府

譙周蜀本紀禹本汶山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其地名

剗兒坪

皇甫謐云伊尹力牧之後呂氏春秋云有佻氏女採得

嬰兒于空桑後居伊水命曰伊尹尹正也謂湯使之正

天下按空桑地名一統志云空桑城在陳留縣南一十

五里帝王世記云伊尹生於空桑郡志伊尹母既孕夢

神告曰白若出水帥東走明日白果出水乃東走十餘

里顧其邑盡為水遂化為空桑有莘氏女採桑得嬰兒

史通 卷五 五

於空桑中即此又云生於伊水之上

荆楚歲時記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

而至一處見城郭如州府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

牽牛飲河君問云此是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按張華

博物志即無張騫之名而張騫傳又無乘槎之說宗潔

作荆楚歲時記未知何據按家君自蜀歸言成都城

東有支機石有司立亭貯之石有一孔光潤似支機處

第石不甚古疑好事者為之

張衡靈憲云羿得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

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林獨將

西行逢天晦芒母驚母恐後且大冒嫦娥遂托身於月

是為蟾蜍○淮南子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羿妻嫦娥

竊以奔月所謂羿者蓋指帝嚳之羿非夏羿也

魏志注稽康高士錄撰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

者集為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稽康

所贊缺一自擬

安定皇甫謐守士安自號玄晏先生撰帝王世紀并歷

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

純皆為晉名臣謐高士傳序曰梁鴻頌逸民蘇順敘高

士或錄屈節雜而不紀又近秦漢不及遠古謐采古今

八代之士自堯至魏凡九十餘人雖執節若夷齊去就

若兩龍皆不錄也

晁氏曰應劭字仲遠奉之于靈帝時舉孝廉仕至泰山

太守撰風俗通十卷自序云風者天氣有寒暖地形有

陰陽泉水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俗者含血之類象而生

之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

王喬漢明帝時為葉令每朔望自縣詣朝帝怪之密令

太史伺望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來舉翼張之但

得一隻鳥詔尚方詠視則四垂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廬江左慈字元放少有神道曹操欲殺之慈乃卻入

史通 卷五 六

登中霍然不知所任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入走羊羣操和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遠如許即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為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遠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介休宋孝王好緝文形貌魁陋而好臧否人物時論甚疾之為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毀朝士撰朝士別錄二十卷會周武滅齊改為關東風俗傳更廣聞見勒成三十卷言多妄謬篇第冗雜無著述體周大史通

象末預尉遲迴事過害

評曰周之頑民即殷之忠臣尉遲之黨友即宇文之忠蓋孝王大節差有可觀史臣愛憎未足深信于玄採之豈無謂邪

評曰宋孝王劉子玄為晉元申冤破千古疑嗣後有唐太常少卿元行冲者著魏典三十卷引魏明帝時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之象舊史謂晉元帝出牛氏非也道武名健實為繼晉受命之符夫晉自有宋繼何須元魏但元帝非出牛氏則唐人已屢言之而何至今猶傳記邪

魏志文帝好學養初中散騎侍郎劉劭等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魏略常侍王象受詔撰皇覽使象領秘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成藏於秘府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

梁書天監十五年勅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通略勉舉何思澄顧協劉杳王子雲鍾嶼等五人應選八年乃成合七百卷劉峻類苑成凡一百二十卷武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通略以高之

史通

卷五

丹楊薛兼字令長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為五雋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

荀淑八子儉字伯慈純字仲慈靖字叔慈熹字慈光汪字孟慈爽字慈明肅字敬慈勇字幼慈賴川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賴陰令允康改其皇曰高陽里以高陽氏有才于八人

評曰賴川八龍號高陽里子玄以為虛譽子玄兄弟八人鄉人號高陽鄉豈便可倣然當之邪龍德聖德必求其實荀與劉俱非龍也自賴川稱八龍後唐崔頊八子瑄珣瑒瑛瑒瑒其一關亦稱八龍陳賀德仁兄弟八

映音敏

五音敏

晉音早

人太守改所居里為高陽伏氏譜伏羲兄弟八人亦號八龍不特于玄兄弟已也

直不疑南陽人也為郎事漢文帝稍遷至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毀不疑師古曰當於開廷大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母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翟義字文仲丞相方進少子也為東郡太守起兵誅王莽兵敗族誅班彪曰義不量力懷忠憤發以隕其宗悲夫

魏文齊將陳顯達內寇孝文帝復親討之至馬圈然甚

崩于行宮

魏書諸葛亮極盡勢窮憂急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松之以為亮在渭濱魏人躡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嘔血蓋因亮自亡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略豈為仲達嘔血乎及至劉琨喪師與晉元帝箋亦云亮軍敗嘔血此則引虛記以為言也其云入谷而卒緣蜀人入谷發喪故也

評曰按叔皮隕宗之說則文仲真死讀松之入谷之辯則武侯何存行路之口豈可盡信

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

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于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索隱曰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數烏頭即白馬亦生角風俗通及論衡皆有此說仍云腕門木鳥生肉足也

漢書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外書後以謀反自刑殺

此論甚正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信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矣斯為諂屈平宋玉為諂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爰洎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澆妄為本飾辭者務以滛麗為宗譬如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此論甚正作無益害有益至如文氏所書固當以正為主是以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隳孤

此論甚正

載文第十六

史通

表之什其理謹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俗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論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失實流宕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不其謬乎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偽繆雷同權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日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槩何者大道為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重者跡實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于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

史通

卷五

十一

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所謂虛設也古者兩軍為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曹公歎蜀主之英畧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斷水以防其渡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叔麥識昧玄黃列宅建都若鷓鴣之巢蓋臨戎買勇猶螳螂之拒轍此所謂厚顏也古者詔命皆人主所為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為督錢錄見詔書而歎曰此聖王也一見次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勅皆責成羣下但使朝多文士國

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實語下綸言申惻隱之涯恩敘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惟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劬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蓋且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斗筭不才罪不容責夫同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恒此所謂自戾也夫國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

史通

卷五

十一

無定準故觀猗與之頌而驗有放方與觀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迷宰相之英偉則臣皆兵公國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福不盈時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為準的此所謂一槩也於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鑿冰為餅不可用也畫地為餅不可食也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世人不信而世之作者復不知察衷彼虛說編而次之矧自起居成於國史連章畢錄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若乃類選眾作求其穢累王沉魚

吳本斗筭
上有比其
二字

猗與詳前
頌那一章
附音略
音余魚
詳小雅
卷之什
時吳本作
皆

秦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于寶願從簡約猶時載浮訛罔盡機要唯王劭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該諳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捐華摛實之義也蓋山有木工則度之况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讀耳至如詩有章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歲於文史張翥題銘於劍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昶書家以誠子劉向谷永之二疏范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啟事此皆言成軌則為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持之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

史通

卷五

幸

其事可與五經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脩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為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採真實亦可使夫彫蟲小技聞義而知從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為史者可不務乎評曰六月之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言甫燕喜既多受社詩人賢尹吉甫也非吉甫美宣王也魯頌閟宮之詩云新廟奕奕奕斯所作矣斯公子魚也詩人美奕斯之作廟也非奕斯美僖公也誰議其詭屈原名平楚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懷王信上官之讒疏屈原平作離騷投汨羅死懷王死于秦太子橫立為頃襄王宋玉原

閟音秘

駘男切

弟子也事襄王以賦見稱然皆祖原之從容辭命莫敢直諫則懷襄之惡楚賦未敢明言誰議其謗

評曰子玄載文五失其言謹矣顧此皆衰世之文非盛世之文也虛設之失莽至矣裕亂賊之詔也厚顏之失孟德宇文爭戰之語也一槩之失以亂為治以惡為善澆漓之辭也叔世末主目不知書不得不假手知人則哲惟帝不得不自戾若逢聖主當盛世何至有比失哉

左鄭伯與姜氏于城頰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賴考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

史通

卷五

十四

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左傳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為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真辭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為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為用慎退而賦曰狐裘老革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

一國三公
謂晉侯也
公與二公子
為二公子
如家五

閟音秘

漢書

也竊垣而走被斬其袂遂出奔魏

漢書相如遊梁乃著子虛賦後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

上上讀子虛賦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可時哉得意曰臣

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乃召相如相如曰此乃

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遊獵之賦曰上林子虛虛

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何有此事也為齊難亡是公者

亡是人也欲明天下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為辭以風陳

焉

漢書揚雄字子雲少好學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

司馬王音召以為門下史為雄待詔歲餘為郎中給事

東通

卷五

十五

黃門卒相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

而內之明日遂卒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為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備侍禁

禦所管尚泰奢麗諫謂非堯舜成湯文武三驅之意也

又恐後世復脩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

風之服皮曰魯莊公乘豷非禮也至文公殺之公羊譏云先且為之而短之勿君而已今揚雄以宮觀之

盛非成帝所造勿備而已當以泉臺為折中也

後漢書班固年九歲能屬文長遂博貫載籍顯宗時除

蘭臺令史遷為郎乃上兩都賦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

以固為中護軍憲敗固坐免官遂死獄中自光武至和

帝都洛陽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

鄧太后臨朝陽兄不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為文德可興

武功宜廢馬融乃心激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材

之用無或可廢元仙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廣成頌在汝州梁縣

內

王伯厚曰漢詔令八主自親其文光武詔曰司徒也

赤眉桀也明帝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豈代言

者所為哉

京兆第五倫字伯忠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

東通

卷五

十六

正十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耶

去也一見決矣

山陽龐萌為人遜似甚見信愛帝常稱曰可以託六尺

之孤寄百里之命有龐萌是也拜為平狄將軍與義

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延諸已自

疑遂反帝聞之大怒乃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

龐萌為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

厲兵馬會睢陽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

羊涉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

李固字子堅司徒部之子也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大
災之異公卿舉國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為政所宜
後為梁冀所害

漢書班彪遭王莽敗光武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據隴雍
衆譙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夫下分裂意者從橫
之事復起於今乎彪故作王命論以諷之王命謂帝王
受命也

臧榮緒晉書張載父收為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劍
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
觀石記焉

史通

卷五

十一

晉書之晉紀張華懼石族之盛作文史箴

蜀志建興五年諸葛亮軍屯駐漢中臨發上疏有前
後出師表

晉陽王昶字文舒魏散騎侍郎名字于弟皆依諫實凡
子默字處靜沈子處道子渾字玄冲渾字道冲遂書戒
之曰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
以玄默冲虛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

河內山濤字巨源晉武時拜右選職十有餘年所奏甄
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啟事
顧陰荀伯子宋著作郎徐慶舉伯子及王韶之竝為左

郎助撰晉史遷御史中丞莅職勤恪有匪躬之稱立朝
正色外內憚之凡加奏劾莫不深相諉毀或延及祖禰
示其切直又頗雜嘲戲故世人以此非之

補註第十七

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為主亦猶春
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曰注蓋傳者轉也
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惟此二名其歸一揆
如韓戴服鄭鑽仰六經裴李應晉訓解三史開道後學發
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
摯虞之三輔決錄陳壽之李漢補臣周處之陽羨土風常

史通

卷五

十一

璩之華陽士女文官美辭列於章句委曲故事存於細書
此之注釋異夫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于思廣異聞而才
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羣遂乃投衆史之異
詞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
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亦有躬為史臣手自刊削
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敘除煩則意有所悞畢載則言有
所妨遂乃定彼榛栝列為子注若蕭大國淮海亂離志楊
銜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劭齊志之類是
也推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
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繁雜坐長煩無觀其書成表獻

林洪所撰
以下脫錄
今稱之曰
下至宋是
田晉上之
文蜀江二
一本混而
一詳具于
后

劉昫字休
道宋文帝
晉九子封
晉熙王后
秀魏沈文
秀字仲遠
司空慶之
任宋齊州
刺史成州
刺史所執

自此蜜蜂兼採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陸澄疏
注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乃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
摘成注標為異說有昏耳目難以披覽竊惟范曄之刪後
漢也簡而且周疎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捐以
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於高士傳夫孟堅士安年代
懸隔至今之說豈可同云夫班之習馬其非既如彼謚之
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何法盛中興書劉
隗錄稱其議獄事具刑法志依檢志內了無其說既而臧
氏晉書梁朝通史於大連之傳並有斯言志亦無文傳乃
虛述此又不精之咎同於玄晏也尋班馬之列傳皆具編

史通 卷五 十九

其人姓名如行狀尤相似者則共歸一稱若刺客日者儒
林循吏是也范曄既移題目於傳首歷姓名於卷中而猶
於列傳之下注為列女高隱等目苟姓名既書題目又顯
是鄧禹寇恂之首當署為公輔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為將
帥觸類而長實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隱獨行而已魏
收著書標榜南國桓劉諸族咸曰鳥夷是則自江東西盡
為卉服之地至於劉昫沈文秀等傳敘其里則不異諸
華劉昫等傳皆云丹徒人也沈文秀等傳則云吳興武康人
豈有君臣共國父子同姓
閩閩季札便致土風之殊孫策虞翻仍成夷夏之隔求諸
往例所未聞也當晉宅江淮實屬正朔嫉彼羣雄稱為借

此等書
四庫全書
不物
起云

盜故阮氏七錄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符姚等書別粉一
名題為偽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為家國靡愛憎人無彼我
而世有撰隋書之經籍志者其流別羣書還同阮錄按國
之有偽其來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王孫權建昌時之
業蕭登為附庸之主而楊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絕虞裁江
表傳蔡遂後梁史考斯眾作咸是偽書自可類聚相從合
成一部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夫王室將崩
霸國云構必有忠臣義士捐生殉節若乃韋取謀討曹武
欽誕問罪為文而魏晉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當世難
以直言至如荀濟元瑾蘭摧於孝靖之末王謙尉迴玉折

史通 卷五 二十

於宇文之季而李刊齊史類述隋篇時無逼畏事須矯枉
而皆仍舊不改謂數君為叛逆書事如此褒貶何施昔漢
代有脩奏記於其府者遂盜葛藟所作而進之既具錄它
文不知改易名姓時人謂之曰作奏雖工宜去葛藟及非
耶氏撰笑林載之以為口實嗟乎歷觀自古此類尤多其
有宜去而不去者豈直葛藟而已何事於斯獨致解頤之
誚也凡為史者苟能識事詳審措辭精密舉一隅以三隅
反告諸往而知來庶幾可以無大過矣
評曰父子同氣主臣一心夷其君父華其臣子此魏收
之失也韋取葛文濟瑾謙迴忠於故主賊於權臣以忠

作賊不加表正此李頰之失也于玄得之矣獨以勾踐
權晉榮稱為主越絕江表齊號偽書立言之過不無可
惜

越王勾踐夏后氏苗裔允常之子也勾踐已平吳乃以
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
人賜勾踐胙命為伯當是時越兵橫行江淮號稱霸王
越絕書十五卷崇文總目子貢撰或曰子胥舊有內記
八外傳十七今文題關外載二十篇又載春申君疑後
人竄定

陳氏曰越絕書相傳以為子貢者非也其書雜記吳越

史通

卷五

三

事不及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為而
漢人又附益之耳越絕之義曰聖人發一隅辨士宣其
辭聖文絕於彼辨士絕於此故曰越絕雖則云然終未
可曉

孔安國當漢武時承詔為尚書五十九篇作傳會有巫
蠱事不及上詳注一卷毛有大毛公小毛公後漢儒林
傳稱毛萇傳詩

晁氏曰華陽國志十二卷晉散騎常侍常璩道將撰華
陽梁州地也記漢以來巴蜀人物呂微仲跋云漢至晉
初四百載間士女可書四百人亦可謂盛矣後自晉至

本今陽國志
本蜀有別

周顯德僅七百載而史所紀者無幾人忠義善骨與塵
埃同沒何可勝數陳氏曰志巴蜀地理風俗人物及公
孫述劉焉劉璋先後主以及李特等事跡末卷為序志
云肇自開關終永和三年

彭城劉隗字大連避亂渡江元帝以為從事中郎隗遷
丞相司直委以刑憲

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云竊惟續事以衆色成文蜜養
以兼采為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瑜本質臣定頑之顧
慙二物雖自整勵分絕藻績既謝淮南食時之敏又微
狂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祇穢翰墨

史通

卷五

三

高唐劉昭字宣卿臨川王記室初昭伯父彤集衆家晉
書注于寶晉紀為四十卷至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
後漢世稱博學萃于刻今集注後漢一百八十卷

梁書阮孝緒者高隱傳上自炎黃終于天監末斟酌
為三品言行超絕名氏弗傳為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
錄為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塵表為下篇中篇載一百三
十人後益劉

高平虞溥字允源晉鄆陽內史注春秋經傳漢江表傳
子勣過江上江表傳於元帝詔藏祕書唐志蔡允恭著
後梁春秋十卷

蕭大園字仁顯梁簡文帝二十子也梁亡入周保定二
年加儀同三司麟趾殿學士隋拜內史侍郎撰梁舊事
三十卷

評曰漢建安二十九年少府耿紀司直韋晃起兵討曹
操不克死之魏母丘儉文欽起兵討司馬師諸葛誕合
文欽討司馬昭馬文謂昭也必求其實儉未討文

孝靖東魏孝靖帝善見也幽於高澄弒於高洋
元瑾魏尚書祠部郎中武定五年與梁降人荀濟長秋
卿劉思逸及淮南王宣洪華山王大器濟北王徽等謀
害高澄事泄遇害

史通 卷五 三

穎川荀濟字子通仕魏謀誅高澄見執楊愔謂曰逢春
何為然濟曰叱叱氣耳何關遲暮乃下辯曰自傷年幾
摧頹恐功名不立舍兒女之情起風雲之事故挾天子
誅權臣澄惜其才將不殺親謂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
詔誅將軍高澄何為反於是燔殺之鄴下士大夫多傳
濟音韻

太原王謙字叔萬父南國公雄死于陣周建德六年授
謙益州總管隋受禪謙舉兵圖匡復不克死之
尉遲迥字薄居羅代人周建德初以蜀公拜太師上柱
國隋文將圖奪迥迥兵討之不克自殺唐武德中以

海居羅人
字

迴忠於周室改莖焉

評曰李符璽北史於救萬則曰投袂勤王志匡社稷并
於懷祿國存之流於薄暮難則曰志存赴蹈投袂稱兵
此之謂義為疑之傳三公忠勳亦既白矣于玄尤頌之
仍舊而不著李之改莖事未知其解

梁國葛洪字元甫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或有請其
以于人者葛為作之其人自忘其名拜葛為葛以進故
世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葛
文賦碑誄書凡二十篇玉海為葛葛葛六卷

因習上第十八 此篇終有缺 文不可考矣

史通 卷五 十四

古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懼而他善必稱己惡不諱逮乎近
世無聞至公國自謂為我長家相謂為彼短至如朝廷貴
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于孫所為而訪彼流俗詢諸
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異實而魏收以元氏出於遼裔見
諸華遠高自標舉比夷朝於姬漢之國由加排抑同建業
於蠻貊之邦夫以敵國相讎交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致
誣列諸細素定為妄說苟未達此義安可言於史耶張昞
云遷歿後亡龜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於枌歸羣鳥
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
置此事安得從而書之蓋由父辱受恥故加茲謗議者也

張晏八字

自石者字
史通卷五
張晏八字
此篇終有缺
文不可考矣

按史通十卷舊本定為三十八篇為繫一事惟因習分
為上下篇上篇舊稱文缺今本存二十七篇此因訂正
曲筆鑿識二篇錯簡乃類為一篇以還之於此未必其
本書也而文亦煩縷矣知幾之為此書也高自標致嘗
謂國史以敘事為工敘事以簡為至故自子長丘明而
上皆涉梓彈然此書之冗長亦不少矣笑前人之未工
亡已事之已拙嗚呼脩辭之難也如此深謹記
評曰因習者因仍舊習之義也詳本篇所載止魏收陳
壽二事明係曲筆已經陸太史訂正還之曲筆矣張處
父存而不削慎之也豈因儼山有記而始存之邪

史通

卷五

二十五

因習第十九 亦曰

昔五經諸子廣書人物雖氏族可驗而邑里難詳逮太史
公始革茲體惟有列傳先述太古至於國有弛張鄉有併
省隨時而載用明審管稜夏侯孝若撰東方朔贊胡宇
情平原厥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
焉夫以身沒之後地名改易猶復追書其事以示後來則
知在生之前故宜詳錄者矣異哉晉氏之有天下也自雄
陽蕩覆衣冠南渡江左僑立州縣不存桑梓由是斗牛之
野郡有徐雍吳越之鄉州編冀豫欲使南北不亂滿澤可
分得乎繁虛名於本土者雖百代無易既而天長地久文

邑里之日
受文

輒大同州郡則廢置無恒名目則古今各異而作者為人
立傳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舊號施之于今近代史為
非郡臨沂人為李氏傳曰隴西成紀人之類也非惟王李
二族久離本郡亦自當時無此郡縣皆是晉魏已前舊名
欲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無定所因地而化生于荆者
言皆成楚居于晉者盡便從黃涉魏而東已經七葉歷江
而左非惟一世而猶以本國為是此鄉為非是則孔父里
于平昌陰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為齊家
之人非曰魯鄧之士求諸自古其義無聞時隋國史亦被
于魏州呂榮已經三代因云義成魏州呂樂人也監備者
大笑以為深非史體遂依李氏舊望改為隴西成紀人既
言不見從且自世重高門人輕寒族竟以姓望所出邑里
故有此說

史通

卷五

二十六

相矜若仲遠之尋鄭玄先云汝南應劭文舉之對曹操自
謂魯國孔融是也爰及近古其言多偽至於碑頌所勒茅
土定名虛引他邦冒為己邑若乃稱哀則飾之陳郡言杜
則係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鉅鹿有
姓西趙郡夫以假姓猶且如斯則真姓者斷可知矣又今
西域胡人多有姓明及平者如加五等爵或稱平原公或
號東平子為明氏出於東平放也夫邊夷雜種尚為美名
則諸夏士流在諸史傳多與同風如隋史牛弘傳云弘定
則無庸德也在諸史傳多與同風
於它篇所引皆謂之西牛弘唐史謝暉傳云此乃流俗
本姓庫汗氏續謂之陳郡謝暉並其類也此乃流俗
之常談忘著書之舊體矣又近世有班秩不著姓者始以
州壤自標若楚國龔遂漁陽趙壹是也至於名位既隆則

金劉子
姓云彭城
卯金也

李義校下
傳曰二

晉人食李
故曰李

庚信注六
卷庚音愈
去聲俗作
庚誤

不從此列若蕭何鄒陽賈誼董仲舒是也觀周隋二史每
述王庚諸事高楊數公必云琅琊王褒新野庾信弘農楊
素渤海高頴以此成言豈曰省文從而可知也凡此諸失
皆由積習相傳寢以成俗迷而不返蓋語曰難以慮始可
與樂成夫以千載遵行持為故事而一朝糾正必驚愚俗
此莊生所謂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斯言已得之矣庶
知音君子詳其得失者焉

評曰孔子刪詩存商頌作春秋諱孔父尚書紀微子之
命論語題三仁之日本本原意厚矣安得近認平昌
遠志微子孔融孔子二十世孫也又安得近書北海遠

史通

卷五

二十七

志魯國陰氏不過后族奈何上比關里藉令源出齊國
安能秦越夷吾必謂生於斯姓於斯不系姓源則秦紀
伯翳漢宗神堯何為哉而氏族可無志也何子玄又亟
亟於氏族也歐公僑居穎上猶稱廬陵朱子生於考亭
不肯新安先正畫里大都如此至於江左僑立州縣猶
是新亭灑淚之意南宋君臣濟運湖山遂蒙杭州作汴
之譏子玄拘邑里之例失對觀之義過矣但元海稱劉
拓跋宗陵赫連冒祖乘禹如斯等類當為一正
氏族大全管仲七世孫脩適楚為陰大夫因氏焉周有
陰不佞世居南陽新野至西漢末始盛是為光烈皇后

之祖

孔融字文舉孔子二十世孫也獻帝都許徵融為將作
大匠遷少府曹掾忌而殺之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泰始中拜郎中著論三十餘
篇

琅邪王褒字子深梁元帝拜吏部尚書左僕射

華陰楊素字處道隋司徒楚國公

高頴字昭玄一名敏洎言勃海齊人隋尚書左僕射

附雲間本補注因習上二篇

補注第十七

史通

卷五

二十八

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為主亦猶春
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曰注蓋傳者轉也
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惟此二名其歸一揆
如韓戴服鄭鑽仰六經裴李應晉訓解三史開導後學發
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
趙岐之三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土風常
璩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敘事存於細書
此之注釋異夫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
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塵遂而擬眾史之異
詞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

李本寧云此
二篇吳中補
宋本與蜀江
二本大異因
全錄之

形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亦有躬為史臣手自刊削
 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叙除煩則意有所悞畢載則言有
 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為子注若蕭大園淮海亂離志楊
 銜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開東風俗傳王邵齊志之類是
 也權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國志以廢承祚所遺而
 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
 自比蜜蜂兼採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淳實者矣陸澄所
 注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者乃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
 摘成注標為異說有昏耳目難為披覽本亦作披竊惟范
 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疎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
 其所相以為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警夫人有吐菜之
 核棄藥之澤而愚者乃重加標格索以登薦持此為工多
 見其無識也孝標善於攻綴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魚辨
 窮河豕豎乎以峻之才識足堪遠大而不能標顯彪騰網
 羅唯馬方復留情於委巷小說銳思於流俗短書可謂勞
 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自茲以降其失逾甚若蕭楊之環
 雜王宋之鄙碎言珠鍊金事比雜助異體同病焉可勝言
 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記錄無限規
 檢不存難以成一家之格言千載之楮則凡諸作者可不
 詳之至若鄭玄王肅述五經而各異何休馬融論三傳而

競與欲加商榷其流寔煩斯則義涉儒家言非史氏吟並
 不書於此焉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著三輔決錄序曰三輔者
 本雍州之地世世從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貴皆以陪諸
 陵五方之俗雜會非一國之風不但繫於詩秦也其
 為士好高尚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趣進權唯也
 視余以不才生於西土耳能聽而聞故老之言目能視
 見衣冠之疇心能識而觀其賢愚常以玄冬夢黃髮之
 士姓玄名明字子真與余寤言言必有中善否之間無
 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近從建武以來暨于斯今其人
 既亡行乃可書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錄矣
 延按雲間本趙岐之三輔決錄為是蜀江二本摯虞為
 誤考摯虞晉京兆長安人亦曾注解三輔決錄者蜀江
 二本陳壽之平漢輔臣愚嘗以李宇為疑今雲間本云
 李漢輔臣則李宇誤本寧太史云李漢輔臣贊揚戲作
 蜀志載之或遂以為壽作延考揚戲以延熙四年著李
 漢輔臣贊陳壽蜀志云戲之所贊今不作傳余皆注疏
 本末於其辭下故子玄直以李漢輔臣屬之壽云其實
 戲作也
 因習上第十八

蓋聞三王各異禮五帝不同樂故傳稱因俗易貴隨時况
史書者記事之言耳夫事有實遷而言無變筆此所謂膠
柱而調瑟刻船以求劍也古者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故
左氏傳稱楚鄧曼曰王薨於行國之福也又鄭子產曰文
襄之伯君薨大夫弔即其證也按夫子脩春秋實用斯義
而諸國皆卒魯獨稱薨者此略外別內之旨也馬遷史記
西伯已下與諸列國王侯九有薨者同加卒稱此宜略外
別內邪何貶薨而書卒也蓋書史者不謂其邦為魯國
撰周書者不呼其土曰周王和史記者事總古今勢無主
客故言及漢祖多為漢王斯亦未為累也班氏既分裂史

史通

卷五

五

記定名漢書至於述高祖為公王之時皆不除沛漢之字
九有異方降款者以歸漢為文筆自班書首為此夫迄于
仲獲仍踵履非稍釋相傳曾無先覺者矣又史記陳涉世
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按遷
之言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
語同一理即如是且陳氏由裔祚流東京者乎斯必不然
漢書又云嚴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
於高氏傳夫孟堅士安年代懸隔至今之說豈可同云夫
班之習馬其非既如彼謚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
莫其甚乎何法盛中與書劉勰錄稱其議獄事其刑法志

依檢志內了無其說既而臧氏晉書梁朝通史於大連之
傳並有新言志亦無文傳乃虛述此又不精之咎同於玄
晏也尋班馬之列傳皆具其人姓名如行狀尤相似者
則共歸一稱若刺容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曄既移題目
於傳首歷姓名於卷中而猶於列傳之下注為列女高隱
等目苟姓名既書題目又顯是顯高冠恂之首當署為公
輔者矣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為將帥者矣觸類而長實繁
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隱獨行而已魏收著書標榜南國
桓劉諸族咸曰島夷是則自江東而盡為卉服之地至於
劉昶沈文秀等傳叙其爵里則不異諸華劉昶華傳皆云
昶楚人也

史通

卷五

五

文秀傳則云 豈有君臣共國父子同姓閭閻季禮便致
吳與武原人 士風之殊孫策虞翻仍成夷夏之隔求諸往例所未聞也
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羣雄稱為僭盜故阮氏七錄
以田范裴既諸記劉石苻姚等書別初一名題為偽史及
隋氏受命海內為家國靡愛憎人無彼我而世有撰隋書
之經籍志者其流別羣書還同阮錄按國之有偽其來尚
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王孫權建鼎峙之業蕭譽為附庸
之主而楊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絕虞或江表傳恭述後梁
史考斯舉作咸是偽書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
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夫王室將崩勸圖云構必有

一第... 升... 日... 年... 全... 書... 史... 部... 史... 評... 類...

忠臣義士捐生殉節者乃章耿謀誅曹武作計一欽誣問罪馬文而魏晉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當世難以直言至如荀濟元瑾蘭摧於孝靖之末王謙尉迥玉折於宇文之季而李刊齊史顏述隋篇時無逼異事須矯枉而皆仍舊不改謂數君為叛逆書事如此衰貶何施昔漢代有脩奏記於其府者遂盜葛嬰所作而進之既具錄他文不知改易名姓時人謂之曰作奏雖工宜去葛嬰及邯鄲氏撰策林載之以為口實嗟乎歷觀自古此類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豈直葛嬰而已何事於斯獨致解頤之誚也凡為史者苟能識事詳審措辭精密舉一隅以三隅反告諸往

而不知諸來斯庶矣可以無大過矣

或問延曰子既得雲間本補注因習二篇全文何不刊誤整正今存其誤者復刻其全者何瑣也延曰不然二篇之誤陸文裕張魯父疑之而不能正不有張碧山宋本李本寧考訂則朱紫混殺遂成長夜延故並存之以著文裕魯父關疑之慎一以昭碧山本寧訂誤之功且令學者知校書之難如此

史通評釋卷第六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初校誤

孔陵陵烏錄刊

內篇

言語

浮辭

敘事

言語第二十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語難曉訓釋方

史通 卷六

通是以專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難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訓奉陶之謨洛誥康誥牧誓泰誓是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滯若春秋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揚干是也戰國虎爭馳說雲湧人持弄瓦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請誑為宗利口者以寓言為主若史記載蘇秦合縱張儀連衡范雎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總歸於筆札幸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假有忠言切諫答戲

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慢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唇吻傳諸諷誦而世人皆以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兩句殊為魯朴者何哉蓋楚漢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即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久長風俗無恒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不其惑乎苟記事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二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風巨兩儀而並存經千載而如一矣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蓋善為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麗咸被其化工為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于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幾

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成十三晉侯使呂相絕秦遂伐秦戰於麻隧秦師敗績

○襄二十五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桓二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臧哀伯諫不聽○襄

三魏絳戮楊干僕以上詳左

蘇秦東周洛陽人張儀范雎魏人魯仲連齊人事俱詳

史記中

朱雲字游魯人成帝時雲上書求見曰臣願賜尚方斬

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

禹上大怒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下

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以死爭上意解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捷為張綱字文紀為御史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白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劾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時冀妹為后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

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

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宓曰在西詩曰乃眷西顧溫曰

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

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

劉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

王融字元長僧達子也宋武帝永明九年芳林園設宴使融為曲水詩序當時稱之上以融才辯使兼主客接

犀兕尚多秦申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
曰去之夫其口泉我秦

倍二十八夏四月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怒

次于城濮楚師背郟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

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

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世切

評曰後漢書楊由傳由字襄侯成都人為郡文學核時

有大雀夜集於車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由由對曰此占

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為害由嘗從人飲初御者曰酒若

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趣去後主人含有聞相殺者人請

問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聞此兵賊之象也

揚由占雀則有之未著聽雀事聽雀故事在益部耆舊

傳有楊宣論衡有陽侯翁首蜀人子玄何不一舉之而

去楊由邪

益部耆舊傳楊宣為河內太守行縣有郡雀鳴桑樹上

宣謂吏曰前有覆車乘此雀相隨欲往食之行數里果

如其言

論衡廣漢陽律能聽鳥獸之音乘塞馬之野而田間

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傳謂其御曰彼放馬

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馬此棘中馬曰塞馬塞馬亦

馬之曰眇馬御者不信使往視之馬目竟眇

沮渠夷姓千家姓云河西族外夷傳云先世為匈奴左

沮渠以官為氏沮渠蒙遜稱帝號北涼

乞伏夷姓外夷傳云鮮卑酋帥有乞伏部因氏千家姓

云隴西族西秦錄云乞伏國仁稱大單于

拓拔夷姓一作拓跋氏族大全云黃帝子昌裔之後受

封北土黃帝以土德王北俗以土為拓后為拔故號拓

后拔氏從省文為拓拔氏後魏孝文改姓元氏

宇文外夷錄云南單于之後有普迴因獵得玉璽以為

天授鮮卑謂天為字因號宇文氏至宇文泰稱帝國號

周

張太素著魏書一百卷說林二十卷子辨明皇時為集

賢院判官詔以其家所著魏書說林入院綴脩所闕

定州郎餘令權進士第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從父知

年亦為王友元軌每曰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而

松柏為林餘令以梁元帝有孝德傳更撰後傳數十篇

改著作佐郎

楚子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

其師潘崇曰若之何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

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

崇曰信矣遂成王

魏略山陽單固字恭妻為人有器實正始中充州刺史令孤愚與固父伯龍善辟固與兼治中從事楊康並為愚腹心後愚與王凌通謀康固皆知其計康露其事大傳乃東取王凌到壽春固見太傅太傅問曰卿知其事邪固對不知而楊康白事事與固連固辭窮乃為康曰老庸既負使君又滅我族勸汝當沽邪初楊康自以白其事冀得封拜後以辭頗參錯亦并斬臨刑俱出獄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行地下也

史通

卷六

樂廣字志輔濟陽人衛玠字叔寶瑣之孫也廣有重名以女妻玠人謂婦公水清女婿玉潤

浮詞第二十一

夫人樞機之發疊疊不窮必有餘音足句為其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今斷句之助也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獲全而史之敘事亦有時類此故將述晉靈公厚斂彫牆則且以不君為稱欲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標目所謂說事之端也又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文之敘也載匈奴為偶人象鄧都令馳射莫能中則云其見憚如此所謂論事之助也昔尼

聖德揚人
即今洪洞
縣城號曰
聖德

慎作慎

魏略注

父裁經義在褒貶明如日月特用不刊而史傳所書貴乎博錄而已至於本事之外特寄抑揚此乃得失稟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慎歟但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慎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蓋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子無恤最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為先禮讓居本至如偽會隣國進計行戕俾同氣女兄靡笄引決此則詐而安忍貪而無親鯨鯢是傳大豕不若焉得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知韓信賢按賢者處世夷險若一不隕獲於貧賤不充訕於富貴又傳曰知進退存亡者其唯聖人乎如淮陰初在仄微墮業無行後居榮貴滿盈

史通

卷六

速禍躬為述臣名隸惡徒周身之防靡聞知足之情安在美其善呼為才略則可矣必以賢為目不其謬乎又云嚴延年精悍敏捷雖子貢冉有適於政事不能絕也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且以春秋至漢多歷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術相類錙銖無異而云不能絕乎蓋古之記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後傳終言分布雖疎錯綜逾密今之記事也則不然或隔卷異篇遽相矛盾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三說各異李伯樂齊書亦論魏收云高論又云足以入相如之室滿尼父之門志存實錄抵訛於爾朱楊傳又云收受楊財賄今改為榮傳多減其惡

高論下吳
本有至收
傳論四字

元魏太祖
武帝名珽
元龜

是謂三周書之評太祖寬仁好殺二理不同令孫德茶周
不若諸元則云太祖天縱寬仁世故令孫德茶周書傳稱
文如歸命蓋難出權道而用非於德教是謂二理
同非惟言無準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夫人有一言而史
辭再三良以好發善音不求謹理而言之反覆觀者感焉
亦有開國承家美惡昭露皎如星漢非磨涅所移而輕事
塵點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尤多如魏書稱登國以烏
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皞述道武結婚蕃落則曰招
携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類於此按魏氏始興邊朔
少識典墳作儷變夷抑惟秦晉而烏官創置豈關郊子之
言髦頭而偶奚假奉春之策奢言無限何其厚顏又周史

史通

卷六

七

齊史魏收
二字吳本

稱元行恭因齊滅得回更信贈其詩曰號亡垂棘滅齊平
寶鼎歸陳周弘正來聘在館贈章曼詩曰德星猶未動直
車詎肯來其為信弘正所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
擬非其倫由來尚矣必以庚周所作皆為實錄則其所褒
貶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採其四句而已若乃題
目不定首尾相違則伯樂德茶是也齊史魏收李伯樂所
撰心快愛憎詞多出沒則魏收牛弘是也魏史魏收所撰
等此本牛弘所撰也斯皆鑿非遠智識不周而輕弄筆端肆情高
下故彌縫雖洽而厥跡更彰取惑無知見雖有識夫詞家
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雖數句而方決校左傳稱紂父

晉書

論甲子隱言於趙五班書述楚老哭龔參莫識其名氏苟
舉斯一事則觸類可知至嵇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名為二
叟立傳全採左班之錄而其傳論云二叟隱德容身不求
名利避遠亂害安於賤役夫探揣古意而廣足音子新言
此猶子建之詠三良延年之歌秋婦至於臨穴淚下閨中
長歎雖語多本傳而事無異說蓋鳧脛雖短續之則悲史
文雖約增之迂累加減前哲豈容易哉昔夫子斷唐虞已
下迄於周剪截浮詞撮其機要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嗟
乎自去聖日遠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判定假有才堪
釐革而以人廢言此繞朝所謂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
者也

史通

卷六

七

漢書霍光贊曰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既曰
愛幸監奴卒與顯亂陰妻邪謀與聞弒后此所謂連行

評曰史記云趙鞅諸子無恤為賢謂無恤賢於諸子也
漢書云蕭何知漢信賢匈奴知李廣賢謂韓信李廣賢
於諸將也非謂無恤信廣便可為聖賢也如其詞孔
子云賢哉回也又云賜也賢乎哉將謂方人與克己者
埒乎孟子云二子之勇未知孰賢將謂舍黜直象商之
流乎不然矣若班書躋屠伯於末賜齊史列魏收之直
邪周書評太祖之仁虐于玄之駁允當嗟乎寧獨如是
漢書霍光贊曰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既曰
愛幸監奴卒與顯亂陰妻邪謀與聞弒后此所謂連行

接句頌成乖角也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比為丞相元帝讓之曰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為廷尉則無冤為丞相則冤結此所謂人一面史辭二也故作史者當以子玄為準

趙襄子婦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祭墓室請代王使尉人操銅料以食代王及從者行對陰令宰人各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與兵平代地其姊聞泣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名死地為摩笄山正義料音其形方

有柄取對水器并今替也下邳嚴延年字次卿河南太守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

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坐怨望非謗政治不道弃市

高紀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妻敬妻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奉春君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

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關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上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張嬰

為婚之姑以其首謀周文元偉字大猷有清才大統十六年封南安郡王建

德中累遷小司寇為使主報聘於齊是秋武帝親戎東

討偉遂為齊所留齊平偉方見釋偉性溫柔好虛靜篤學愛文初自鄴遷庾信贈其詩曰梁王垂棘反齊平寶鼎歸為辭人所重如此延按周史元偉史通作元行恭豈偉即行恭邪

新野庾信字子山善左傳東海徐陵為抄撰學士文竝綺豔世號徐庾體聘于西魏為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汝南周弘正字思行陳宣帝三年使周官尚書右僕射杜陵韋賢字敬遠孝寬兄也志尚夷簡號逍遙公左襄三十二年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

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

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二年矣

龔勝不受葬詔自餓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康黨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曹子建三良詩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誰言損軀易殺

二分六甲之一 一得甲子中 宜置祭未 次在文十 一年叔孫備 知叔孫約 叔孫名 歲

元

大統西魏文

身誠獨難視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黃鳥為悲鳴哀哉傷肺肝

李延年中山人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善歌為新變聲

幸於漢武帝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

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

再得士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

晉人惠泰之用士會也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

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

會之足於朝秦伯師於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

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

史通 卷六 其

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

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

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

人謀而還秦人歸其帑

敘事第二十二律序 簡要應時安飾總三條

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

麗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意旨懷其德音三復忘疲百遍無

數自非作者曰聖其孰能與於此乎昔聖人之述作也上

自堯典下終獲麟是為屬詞比事之言疏通知遠之旨于

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揚雄有云說事

是以通此

涉及物以首

蓋其等傳

者莫辨於書說理者莫辯乎春秋然則意複深奧詰訓成

義微顯聞幽婉而成章雖殊途異轍亦各有美焉諒以師

範億載規模萬古為述者之冠冕實後來之龜鑑既而馬

遷史記班固漢書繼聖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

曰五經次云三史故經史之目於此分焉嘗試言之曰經

猶日也史猶星也夫杲日流景則列星寢耀桑榆既夕而

辰象粲然故史記之文當乎尚書春秋之世也則其言淺

俗涉乎委巷垂翅不舉憑籥無聞逮於戰國已降去聖彌

遠然後能露其鋒穎倘儻不羈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

校其優劣詎可同年自漢已降幾將千載作者相繼非復

史通 卷六 其

一家求其善者蓋亦無幾矣夫班為執簡既五經之罪人

而晉宋殺青又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別粹駁相懸才

難不其甚乎然則人之著述雖同自一手其間則有善惡

不均精粗非類若史記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

主本紀日者大倉公龜策傳故無所取焉又漢書之帝紀

陳項諸篇是其最也至於淮南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又

安足道哉豈繪事以丹青成妍帝京以山水為助故言燧

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書亦工必時之異聞世無奇事英

雄不作賢雋不生區區碌碌抑惟恒理而責史臣顯其良

直之體申其微婉之才蓋亦難矣故揚子有云虞夏之書

二云此則
至文載十
二字衍

經書原本作
初行父即季
至孫莫夫
衛大夫

則昔時本
也經書知
音義載十
馬松切也

惡者皆已具其紀傳中續以讚論重述前事此則近有評
新紀書贊論又載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公梁傳新序說
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爲敏夫以
助無此也又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

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爲敏夫以
鈍者稱敏魯人為鈍人也則明賢達所嘆此爲省句也

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夫閉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

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爲省字也

其反於是者若公羊稱却克季孫行父充孫良夫跛齊

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蓋宜除跛者已

下子但云各以其類逆者必事皆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爲

史通

煩句也漢書張蒼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

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矣加此爲煩字

也然則省句爲易省字爲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若句

盡餘賸字皆重複史之煩難誠由於此蓋餌巨魚者其其

千鈞而得之在於一筌捕高鳥者張其萬且而獲之在於

一目夫敘事者或虛益設詳廣加閑說必取其要不過一

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既執而畧釣必收所簡者

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臍脈盡去而塵垢都捐華逆而

實存滓去而濬在矣嗟乎能損之又損而玄之又玄輪扁

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右簡要

文十五東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實
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
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
爲敏

評曰左昭十二子章對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

荆山筮路藍縷以處草莽史記以爲析父對當是未見

左傳揚用脩謂史記析父之對取國語而略其後一節

病馬遷疎略不知國語析父無筮路藍縷語也史記作

葦露藍縷與左傳微異徐廣曰葦一作暴駟案服虔曰

葦露葦車素大輅也藍葦言衣敝壞其葦藍藍然也

史通

齊神武高歡字賀六渾勃海備人

評曰公羊傳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侄

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楮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

使跛者逆跛者使眇者逆眇者二大夫出相語踣間而

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

歸相與率師爲鞏之戰齊師大敗與史通所記傳文微

異于玄當另有所據

史記張蒼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老上元無年字則

老非年老也謂告老也猶國語云乃老也口中無齒故

止食乳漢書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已先去老字矣



張丞相答
陽武人

湯臣伊尹名摯一作誓史記云名阿衡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莊子天道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能

史通

卷六

五

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韓詩外傳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曰審王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先聖之書輪扁曰此真先聖王之糟粕耳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輪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為圓矩為方此其可傳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為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以為所傳真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故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延枚一輪扁也莊以為齊桓韓以為楚成古今典故其傳訛類此抑或寓言乎夫飾言者為文編文者為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自成

辟晉豚

從以爲遷居
有此體然用
之詩不施於
文

雖水出上落
於山麓河
南望縣合
王孫滿周人
夫

夫近世通胡案食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
言欲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又自雜種
稱制充初神州事異諸華言多醜俗至如翼健魏道武所
諱黑獺周文本名而伯起草以他語德茶關而不載蓋虎
降崩賸字之媿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舊事例以二史傳
諸五經未聞後進談講別加刊定况愁山定積彰於載識
杜臺卿齊載識云首牛
入西谷逆積上齊丘河邊之狗著於謠詠王劭齊志載
雜雅獺頭圖
圓河中狗
子破爾苑明如日月難爲蓋藏此而不書何以示後亦有
氏姓本複減省從單或去萬而留千或存扶而除厚求諸
自古罕聞茲例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爲務

史通

卷六

五其

必藉於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
今之所作者有異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彫彩
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
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於鶩者也右支飾

左宣三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
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
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梁王僧辨勸進湘東王即位王曰淮海長鯨雖云授首
長鯨喻襄陽短狐未全革面短狐喻岳太平玉燭爾乃
議之

何有國婦
人冠

晉陽秋諸葛亮寇下耶據渭水南亮雖挑戰或遺高祖
巾幗巾幗婦女之冠即欲以激怒其後曹咎之利
符堅滅燕慕容冲始爲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
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
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
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堅敗於晉冲叛終爲堅
賊

史通

卷六

五其

達識開道滯累東門吳以還所未有也

北史王林字子珩山陰人少爲將帥屢經喪亂雅有忠
義之節雖本圖不遂齊人亦以此重之待遇甚厚壽陽
被執卒及於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爲之歔
歔流泣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
加焉

評曰東門吳豈絕德乎邢子才喪孤子而不慟何異於
吳馬遷轉李將軍悽愴如鄰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
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瘁至琳爲梁至死不貳壽陽之
誅百姓盡哭故吏朱暘請於尚書徐陵曰琳經壽陽

記音也
晉夕宅厚
也夕夜也

歷代志
晉書
魏書
宋書
齊書
梁書
陳書
周書
隋書
唐書
五代史
宋史
元史
明史
清史

實存遺愛會游江右非無舊德比有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還情寔穿無孤墳既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故一時會葬者數千人恐李將軍當日或未有也百樂豈虛引古事矣是庸音哉評曰史通作轉漢書作轉總音衛弟解不同轉曰車軸澁曰小棺漢書高紀八年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棺歸其縣縣給衣衾棺槨具應劭曰棺小棺也師古曰初為棺槨至縣更給衣及棺備其槨具耳考史記無此事史記田單傳其人以轉折車敗郭璞曰車軸也則轉非漢初立若作棺又非于長所書當改云漢初立棺孟堅所書○應璩百一詩曰棺車在道路征夫不得休陸機大墓賦曰觀細木而悶遲觀洪積而念棺襄西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郕臧紇救郕侵邾敗於孤駟國人逆喪者皆對誓於是乎始髮國人誦之曰臧之孤喪敗我於孤駟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杜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為於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亦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曰非君此橋不立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

縱音冠
織也
也音異

施其微巧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成盥漱櫛縱并總拂髮冠綰纓端鞞紳櫛笏則男子之笄也注笄今之簪魏昭成名什翼捷平文帝次子也身長八尺隆準龍顏立髮委地則則乳垂至席周文帝宇文泰字黑獺始魏宣武孝明間謠曰孤非孤貉非貉焦梨狗子齧斷索識者以為索謂本索髮在梨狗子指黑獺也厖降八凱中之一人也崩贖衛莊公名刺客傳亦有趙人崩贖重耳晉文公名黑警晉成公名晉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警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昇驪之孫故名曰黑警評曰事不願古改從雅言子玄妻以此為史臣之病不知時異勢殊亦有不得不改者如遼主呼耶律楚材為吾圖撒合里而不名吾圖撒合里者華言長壽人也元成宗稱阿沙不花為阿即刺阿即刺者華言問羅王也如此等類惡得不改特于玄未之見耳戰國秦策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子愛子也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

臣妾憂馬說雅

戰國魏策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

延枚慕容冲見幸為有龍陽之姿語男寵也國策注曰

魏之幸臣正曰幸姬也策書美人又云拂枕席此非楚

安陵君鄔陵君壽陵君趙建信君之比長孫佐輔于武

陵等詩用前魚字皆以官人言之則龍陽君又似文寵

俟再考之

史通

卷六

史通評釋卷之七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太初校誤

孔陵陵鳥錄刻

內篇

品藻

直言

曲筆

鑒識

標蹟

品藻第二十三

史通

卷六

有一作形

自是賊臣
誰曰英雄

蓋聞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蓋猶不同器象鸞不比翼若乃
商臣冒頓南蠻此狄萬里之珠也伊尹霍光殷年漢日千
載之隔也而世之稱悖逆則云商冒論忠順則曰伊霍者
何哉蓋厥跡相符則雖隔越為偶美必差肩步武方稱連
類者乎史氏自遷固作傳始以品藻相從然其中或以年
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鮮求其具體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韓
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紹無聞二錄豈非韓老俱稱述
者書有子名袁董並曰英雄生當漢末用此為斷粗得其
倫亦有厥類眾夥宜為流別而能定其同科申其異品
用使蘭艾相雜朱紫不分是蓋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按

二切早克
在鄧侯上
當居荆卿

未
高漸離荆
柯秦武陽
詳史記荆
卿傳

其任捐決
不詳禮子
玄德未識
任稱
楊王孫注
上七卷朱
卷注六卷

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
九等其言甚高其義甚極及至篇中所列美不類於其叙
哉若孔門達者顏稱殆庶至於他子難為等差今乃先伯
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伯牛仲弓在第二等求
諸折中厥理無聞又楚王過鄧三甥甥在第三等求
不許卒亡鄧國今定鄧侯入下惠之上上等夫寧人負我
為善獲戾持此致尤將何勸善如謂小不忍亂大謀失於
用權故加其罪是則三甥見幾而作決在未萌自當高立
標格實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鄰伍列在中庸下流皆在
第六而已哉又其叙晉文之臣佐也舟之僑為上陽處父

史通
卷七
二

次之士會為下舟之僑在第三等陽處父其述燕之賓客
也高漸離居首荆柯亞之秦武陽居末高漸離在第五等
武陽在第六等荆柯在第六等秦
武陽在第六等荆柯在第六等秦
策駑駘而捨騏驎以茲為監欲誰欺乎又江充息夫躬說
諂惑上使禍延儲后毒及忠良論其效凶過於石顯遠矣
而固叙之不列佞幸楊王孫裸葬悖禮狂狷之徒考其一
生更無他事而與朱雲同列冠之傳首不其穢歟若乃旁
求別錄側窺雜傳諸如此類其累實多按劉向列女傳載
魯之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半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
投川而死輕生同於古治殉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之頑

本史作
類書

文苑常作
文學常書
不名文苑
類書

人強梁之悍婦輒與貞烈為伍有年其實者焉又愁康高
士傳其所載者廣矣而頗回遠瑗獨不見書蓋以二子雖
樂道遺榮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正如董仲
舒揚子雲亦鑽仰四科驅馳六籍漸孔門之教義服魯國
之儒風與此何殊而並可甄錄夫回瑗是棄而揚董獲升
可謂識二五而不知十百也爰及近代史臣所書求其平
失亦往往而有借如陽贊劾節邊城捐軀死敵當有宋之
代抑劉卜之徒歟劉卜天與而沈氏竟不別加標榜唯
寄編於索虜篇內紀僧珙砥節礪行終始無瑕而蕭氏乃
與羣小混書都以恩幸為目王頊文章不足武藝居多躬

史通
卷七
三

諸戚藩首階逆亂撰隋史者如不能與泉感並列隋世首
或為印宜附出楊諒傳中輒與詞人共編隋書列三類吉
士為伍凡斯纂錄且其類乎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
言取人失之宰我光武則受誤於龐參曹公則見欺於徐
邈列在方書惟善與惡昭然可見不假許郭之深鑒裴王
之妙譽而作者存諸簡牘不能使善惡區分故曰誰之過
歟史官之責也夫能申藻鏡區別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
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叙則懲惡勸善永肅將來激濁揚
清究為不朽者矣宛吳本作
評曰漸離荆柯秦武陽當共列刺客江充息夫躬石顯

當同傳依幸強生分別此孟堅之失也若伯牛曾參無
 大軒輕雅也不佞求非吾徒一進一退原不甚錯至於
 顏氏庶幾伯玉君子附名魯論便足千秋何藉於稽康
 何榮於高士董楊即賢豈伴顏蘧比而言之恐亦非倫
 光武嘗稱龐參為社稷臣已而連和董憲誠為受誤徐
 邀清通始終勿欺中聖一語不過醉後戲言而可謂欺
 孟德乎擬邀於萌吳翅霄壤史通此篇大是確論而擬
 議如斯信品藻為難

史通

卷一

四

單魯連前相如第五而大姬巫怪寺人孟子乃在第三
 評曰古今人表張晏糾之云老子與文伯之母第四田
 嫫毒昏淫不列下愚而在第七其言謹矣不獨郡侯三
 甥荆軻武陽之失已也今細考之猶有霄壤相懸者史
 記稱擊不善通鑑稱擊荒淫胡為與臯夔伊尹夷齊同
 列第二崔杼慶封齊魯弑君之賊奈何與孔文子關黨
 童子同列第七商紂宜列第九而武庚可恕田恒倖列
 第八而子我可疑晉靈公居九而趙穿第八則臣可弑
 君隱桓與子羽同列第九則弟可弑兄叔梁紇先師聖
 父乃置第六與巫臣吳起同輩曾不得比於絳縣老人
 優孟王人弄兒乃置第四與呂侯君子比有乃遂躐於
 魯公伯禽如斯繆戾不可枚舉孟堅之失此表為甚

商臣楚成王太子也弑成王自立故曰南蠻冒頓匈奴
 單于頭曼太子也弑頭曼自立故曰北狄二人者皆弑
 父之賊故世稱悖逆曼讀臚冒頓讀墨特或讀墨咄
 陽處父晉太傅陽子也後有賈季之難陽子死之晉悼
 公使瑤恭子瑤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
 之母弟也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
 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
 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季季屏其宗
 左傳二十八晉文公圍曹從顛頤以徇于師立舟之僑
 以為戎右

史通

卷一

五

列女傳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既納之五日去而官於
 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
 車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
 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力作紡績織紉以供衣食
 奉二親養夫子吾不願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還母
 使人喚婦至乃向採桑者也秋胡子慙婦曰子束髮辭
 親往仕五年乃還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今也乃悅路
 傍婦人以金子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佚是汚
 行也汚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
 治官不理孝也忘志必不遂矣妾不忍見子敗壞矣遂

嫫音躬此
交毒音酷
改及修姓
毒字

去而東走投河而死

評曰秋胡之妻始不改節於桑園貞也既不詭隨於金夫烈也投川雖云太過顧影自是無媿子玄乃鄙之為頑人悍婦究矣

晏子春秋公孫棲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之可也公孫棲田開疆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契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契領而死

曹娥上虞人父盱能絃歌為巫祝漢安三年五月五日

史通

卷七

六

於縣江沂濤迎娑娑神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縣長慶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為立碑焉

邯鄲江充字次倩河內息夫躬字子微充幸於武帝造巫蠱殺太子尋夷三族躬幸於哀帝作姦誅東平王尋詔獄死母弃市家徙合浦

濟南石顯字君房少坐法腐刑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

南史彭城劉康祖宋左軍將軍元嘉二十七年與魏永昌王戰於尉流血沒踝矢中頭而死魏人傳康祖首示

彭城面如生

餘杭卜天與宋廣威將軍元凶入弒事變倉卒天與不暇披甲射勅於東堂幾中逃徒擊之臂斷乃見殺其隊將張弘之末道欽陳滿與天與同出拒戰並死

宋永初三年十一月虜悉力攻滑臺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景度司馬陽瓚堅守不動衆潰杭節不降為虜所殺

丹陽紀僧真事齊高帝初上在領軍府令僧真學上手迹下名至是報答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建元初高帝疾甚令僧真典遺詔永明元年

史通

卷七

七

為建威將軍尋武帝崩僧真號泣思慕永泰元年除司農卿明帝崩掌山陵事出為廬陵內史卒于官

王頰字景文僧辯之子頰之弟也仕隋為漢王諒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頰陰勸諒繕甲兵及文帝崩諒遂舉兵反多頰計也頰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高澤頰戰敗自殺

評曰王頰附楊諒不得為貞士李延壽隋書附孝行傳以兄頰發陳之陵報父之讎為孝子因及之也史通謂宜附諒傳中良是魏徵列在文學與詞人共編非臧感

楊玄感既誅煬帝賜玄感姓臧氏非謂隋世以玄感為

兼感也

直言第二十四

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趨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跡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故能順從以保吉不遭忤以受害也况史之為務中以勸誠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古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夫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

史通

卷八

為法受屈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杼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當時或書填坑窖無聞後代夫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是以張儼發憤私存嘿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茲避禍幸獲而全是以驗世途之多險知實錄之難遇耳然則歷考前史徵諸直詞雖古人糟粕真偽相亂而被沙揀金有時獲寶按金行在曆史氏尤多當宣景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管涓曲見屈武侯或發仗雲臺哀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無言于

謂曲清濁也

吳本作行曲自陷小人

蕭統是邪明太子元來作禁史說其董統或乃有一蕭統邪

齊虞預各柄毫而靡遂至習鑿齒乃申以死為走生達之說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始靈考斯人之書事蓋近古之遺直歟次有宋孝王風俗傳王劭齊志其敘述當時亦務在審實按于時河朔王公策表未隕鄴城將相新構仍存而二子書其所諱曾無憚色剛亦不吐其斯人歟蓋烈士殉名壯夫重氣寧為蘭摧玉折不為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禦韋崔之肆情奪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至于今稱之與夫王沉魏書假回邪以竊位蕭統禁史持諂媚以偷榮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史通

卷八

評曰此篇序古今史臣之直佞進南董韋崔馬遷張孫習宋王劭而退陳壽王隱于寶虞預王沉蕭統夫宋孝王與尉遲迥同死猶可言也王劭剖析符命曲媚開皇而列之南董于寶直書成濟抽戈而移之鑿齒誠所為解自唐以來吳兢不徇強說之請韓愈直書中禁之事庶幾近之此外亡聞後漢書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是時太尉李固以直言幽斃于獄暴屍道路而太尉胡廣封樂鄉侯司徒趙戒尉亭侯司空袁湯安國

亭侯

左宣二秋九月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後
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
為正卿亡不越竟天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
之懷矣自貽伊慙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
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辱情也越
竟乃免

齊崔杼者齊之相也弑莊公止太史無書君弑及賊太
史不聽遂書賊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又嗣書
之崔子又殺之死者二人其弟又嗣復書之乃舍之南
史氏是其族也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將復書之聞既

史通

卷七

書矣乃還君子曰古之良史

魏王肅曰武帝開司馬遷述史記取孝景及已本紀覽
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

魏氏春秋王業不偏安之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松
之注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其述佐篇論亮與司馬宣

王書

評曰習鑿齒漢晉春秋帝自討文王賈充逆帝戰於南
闕下帝自用劔象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
當云何充曰高養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
濟即前刺帝及出於背文王聞大驚自投於地口天下

此而隱切
故也釋也

其謂我何太傅子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殺陛下者
臣之罪也干寶晉紀成濟問賈充曰事急矣若之何充
曰公畜養汝等為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濟曰然乃抽戈
犯蹕然則抽戈犯蹕之言出自干紀不出習書乎玄乃
謂于寶栖毫靡近古遺直何其厚誣干也

魏氏春秋戊子夜帝自將兪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
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自出討文王
魏氏春秋張掖郡剛丹縣金山玄川溢涌寶石負圓狀
象望壘廣一丈六尺長一丈七尺一寸圓五丈八寸立
于川西有石馬七其一仙人騎之其一羈絆其五有形

史通

卷七

而不善成有玉匣關蓋於前上有玉字玉琰二璜一麒
麟在東鳳鳥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自中布列四
面色皆蒼白其南有五字曰上三天王又曰述大金
大討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馬一匹在中大告開壽
此馬甲實述水凡中字六金字十又有若八卦及列宿
李璧之象焉世語曰又有一雜象

搜神記初漢元成之世先識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當
有開石於西三千餘里繫五馬文曰大討曹及魏之初
興也張掖之柳谷有開石焉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
文備於太和周圖七尋中高一仞蒼黃素章龍馬麟鹿

金行在曆謂此

鳳皇仙人之象粲然咸著此一專者魏晉代興之符也至晉泰始三年張被太守焦勝上言以留郡本國圖校今石文文字多少不同謹具圖上按其文有五馬象其一有人平上幘執戟而乘之其一有若馬形而不成其字有金有中有大司馬有王有大吉有正有開壽其一成行曰金當取之

漢晉春秋氐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畫之爲十三馬一牛一鳥八卦五珠之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討曹適水中甲寅帝惡其討也使鑿去爲計以蒼石室之宿

之道

卷五

三

昔而白石滿焉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煥微如玉漢晉春秋丞相亮卒揚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偏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爲之謗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

曲筆第二十五

肇有人倫是稱家國父子子君君臣臣親疎既辨等差有別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略外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自茲已降率由舊章史氏有事涉君親

此亦諷也機事二姓不忠之臣也五堅

聖公更始字伯升劉縯字光武兄也爲更始所立

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其有舞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辱相凌子野休文釋紛相射用舍由乎臆說威福行於筆端斯乃作者之醜行人倫所同疾也亦有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爲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已讎若王沉魏錄濫述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然則史之不直代有其書苟其事以彰則今無所取其有往賢之所未察來者之所不知今略廣異聞用標先覺按後漢書更始傳稱其懦弱也其初卽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

史道

卷五

三

流汗刮席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讎避難綠林名爲豪傑安有貴爲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史出于東觀或明帝所定或馬后攸刊而炎祚靈長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僞錄者矣陳氏國志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於秭歸羣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何從而書之蓋由父辱受恥故加茲謗議者也古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恒而他善必稱已惡不諱遠乎近世無聞至公國自謂爲我長家相謂爲彼短而魏收以元

夫史之曲
筆至正人
之甚乎矣
本在筆端
伯起魏收
字重規字
百樂字
與錄曰
聖子元歡
首為恭
之所歎因
以為字焉

氏出于邊裔見侮諸華遂高自標舉比桑乾於姬漢之國
曲加排抑同建業於蠻貊之邦夫以敵國相讎交兵結怨
載諸移檄用可致誣列諸細素難為妄說苟未達此義安
可言於史邪夫史之曲筆誣書不過一二語其罪罪為失
已多而魏收雜以寓言殆將過半固以倉頡已降罕見其
流而李氏齊書稱為實錄者何也蓋以重規亡考未達伯
起以公輔相加字出大若事同元歎既無德不報故以虛
美相耐然必謂昭公知禮吾不信也語曰明其為賊敵乃
可服如正功之抗詞不撓可以方駕古人而魏收持論激
揚稱其有慚正直夫不彰其罪而輕肆其誅此所謂兵起

史通

卷七

四

無名難為制勝者尋此論之作蓋由君懋書法不隱取名
當時或有假手史臣以復私門之恥不然何惡直醜正盜
憎主人之甚乎蓋霜雪交下地見貞松之操國家喪亂方
驗忠臣之節若漢末之董承秋紀晉初之諸葛母丘齊興
而有劉康袁粲周戒而有王謙尉迴斯皆破家殉國視死
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
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
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自梁陳已
降隋周而往諸史皆貞觀年中羣公所撰近古易悲情偽
可求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為

符生堅元
為堅沈氏

沈約隱隱
侯

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異矣昔秦人不死
驗符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
豈獨於今哉蓋史之為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
朝榮辱千載有違斯法豈曰能官但古來唯聞以直筆見
誅不聞以曲詞獲罪是以隱侯宋書多妄蕭武知而勿尤
伯起魏史不平齊宣覽而無譴故令史臣得愛憎由已高
下在心進不憚於公憲退無媿於私室欲求定錄不亦難
乎嗚呼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
此篇恐有脫誤未能盡解
評曰王沉不忠於魏故甄后之貶濫述其詔彰曹醜也

史通

卷七

五

陸機既降於晉故諸葛之拒虛張其鋒美懿功也佞人
執筆顛倒如是若孟堅承祚猶有可疑劉允濟有言班
生受金陳壽求米史通亦云惟上伯厚曰受金事未詳
子考三國志壽傳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
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
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誅諸
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
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但丁儀上亦有
或云二字或之者疑之也恐亦未可盡信
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樓小女也永平三年立為皇后

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允防參贊事

河間董承獻帝舅也為車騎將軍曹操迎帝都許承見

操舉動陰念曰拒虎投狼奈何尋受帝密詔誅操因與

昭烈合謀事洩被害昭烈遂據下邳不遷

京兆金禕字德禕與大醫令吉本少府耿紀司直韋晃

本子逃避弟穆等結謀紀字季行少有美名為丞相掾

曹操甚敬異之逸字文然穆字思然以禕懷慨有日禕

風欲挾天子以攻魏南援昭烈事敗操收紀晃等將殺

之紀呼曹操名曰恨吾不自王意竟為羣兒所誤耳與

史通

卷七

七

見華皆死

聞喜母丘儉字仲恭為鎮東都督揚州文欽曹爽邑人

也驍果猛數有戰功儉以計厚待欽情好欽洽正元

二年稱太后詔罪狀司馬師舉兵討之兵敗儉死欽亡

入吳

琅邪諸葛誕字公休都督揚州守壽春與吳連和合文

欽討司馬昭兵敗誕死之

評曰公休孔明從弟也人言諸葛伯仲蜀得其龍吳得

其虎魏得其犬虎子瑜而犬公休殊非其倫孔明祁山

拒懿公休壽春討昭忠肝義舉與亮何異子謂三葛亮

為上誕次之瑾又次之

陽夏袁粲字景倩宋尚書令蕭道成將受禪粲率兵攻

之不克臨刑求筆作啓云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畢今便

歸魂墳隴永就丘山人人莫不隕涕

評曰宋之忠臣有劉康祖袁粲無劉康名且劉康祖死

劭之難袁粲死齊之禪今粲謂齊興而有劉康袁粲似

謂劉康祖亦死於齊劉與袁不同時亦不同難史通何

以不曰袁粲劉粲節乎

李百藥字重規父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

天才必至公輔吾軀以此字卿德林遂字公輔歷官上

史通

卷七

七

儀同子玄所云亡考未達公輔相加者以此

字出大若未詳

顧雍字元歎蔡伯喈異之謂曰卿必成名今以吾名與

卿故雍與伯喈同名

鑒識第二十六

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

蓋三王之受謗也值魯遠而獲中五霸之桓名也逢孔宣

而見詆斯則物有恒準而器無定識欲求銓覈得中其惟

千載一遇乎况史傳為文淵源廣博學者苟不能探賸索

隱致遠鈞深鳥足以辨其利害明其善惡觀左氏之書為

體一作亦
體字不通
宋字久矣
當是本字
羊之善不
可文如並
覆一守成
也

只石名難
野地云子
古云子城
成周成王
也書曰公
將不利於
本字亦
綠原說說

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于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
盛推二傳夫以立明躬為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並生論
才則同體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
體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茲親受者乎加以二傳
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膏肓墨守
乃腐儒之妄述賈誼太官諫智士之明鑑也逮史漢繼作
踵武相承王克著書既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又劣固而
優遷王克謂虎文義決備紀事詳勝觀者以為甲以力史
才優公為乙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之
才優劣多以班固勝余以為史遷較三千五百年五十年言
班固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遷必矣
然此二書雖互有修短遞有得失而大抵同風可為連類

史通

卷七

六

張晏云遷歿後亡龜策日者傳褚先生補其缺言詞鄙陋
非遷本意按遷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稱虞舜見阨遂
匿空而出宣尼既殂門人推奉有若其言為鄙又甚於茲
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劉執思商榷漢史雅重班
才惟譏其本紀不列少帝而輒編高后按弘非劉氏而竊
養漢官時天下無君曰宗稱制故借其歲月寄以編年而
野雞行事自具外戚譬夫成爲孺子史刊攝正之年厲亡
流彘曆紀共和之日而周邵二公各世家有傳班氏式遵
彙例殊合事宜豈謂雖濬發於巧心反受嗤於拙目也劉
祥撰宋書錄歷序諸家晉史其略云法盛中興荒拙少氣

有字疑

一本由筆
一段在射
失下

傳曠杜預

王隱徐廣淪溺罕華夫史之敘事也當辨而不華質而不
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必令同文舉之舍異等
公幹之有逸如子雲之含章類長卿之飛藻此乃綺揚繡
合彫章輝彩歛稱實錄其可得乎以此詆訶知其妄施彈
射矣夫人廢與時也窮達命也而書之為用亦復如是蓋
尚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傳之雄霸也而自
秦至晉年踰五百其書隱沒不行於世既而梅氏寫獻社
侯訓釋然後見重一時擅名千古老經撰於周日莊子成
於楚年遺文景而始傳值愆阮而方貴若斯流者可勝紀
哉故曰廢與時也窮達命也適使時無識寶世缺知音若

史通

卷七

九

論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遊將煙燼火滅泥泥
兩絕安有歿而不朽揚揚於後世者乎
按曲筆篇流汗刮席下便寫至如朝廷止言多爽實凡
三十七字蓋史之為用上絕不屬鑿識篇不可同年
下云故知割席不敢視云云割席疑承刮席為文逮漢
史繼作上亦不屬其後文多雜亂難為章句始知其為
錯簡因加訂正如此此書外篇別有點煩云回易數字
加足片言分佈得所彌縫無闕寔公言也故敢如例云
爾是歲嘉靖乙未秋七月既望雲間陸深謹識
評曰按史記少帝初名子山為襄城侯後改常山王更

名義後為帝更名弘及漢文至長安舍代師汝陰侯滕
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召乘輿車
載少帝出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代王
入夜有司誅少帝於舍少帝始末如此劉執思乃欲為
本紀可乎子玄駁之良是第以共和為警竊所未了共
和共伯和也厲王之難諸侯立和為天子十四年比宜
王立共伯歸國史記周召共理國事之說無據以此喻
少帝殊為不類

陳氏曰漢司空掾任城何休字邵公為太傅陳蕃屬蕃
敗坐禁錮作公羊詁解十二卷覃思不窺門十七年又

史通

卷七

五

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殺梁廢疾黨禁解拜議郎終諫
議大夫鄭康成作鍼膏肓起廢疾發墨守以排之休見
之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今其書多不存惟
范甯殺梁集解載休之說而鄭君釋之當是所謂起廢
疾者

魏略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太官而謂公
羊為齋餅家數與嚴幹共辨析長短

上虞王充字仲任師事班彪著論衡八十五篇哀松書
曰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玩
以為談助

南陽張輔字世偉晉御史中丞嘗著論班馬云遷之著
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固敘三百年
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
以勸惡足以監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
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
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范雎
蔡澤作傳遷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
藻華靡敘實錄則隱核名檢此遷所以稱良史也又論
曹操不及劉備樂毅滅於葛亮詞多不載

劫海劉執思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敬和事同郡

史通

卷七

五

程師則故其鄉曲多為詩者執思仕齊位國子博士
劉祥字休徵璠子也周車騎大將軍初璠撰梁典未及
刊定而卒臨終謂祥曰能成我志其在此書乎祥倫定
繕寫勒成一家行於世

魏志東平劉楨字公幹少有學太祖辟丞相掾屬太子
嘗請諸文學酒酣命甄氏出拜坐中皆伏楨獨平視太
祖聞之杖楨滅死輪作著文賦數十篇

探賸第二十七

古之述者豈徒然哉或以取舍難明或以是非相亂由是
書編典誥宜父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其義夫前哲所

撰者
切實
名說
考也
又音
平聲
與
同

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或有支生穿鑿
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為繆也不
亦甚乎昔夫子之作魯史學者以為感麟而作按子思有
云吾祖厄於陳蔡夫以彼事脩傳諸胎厥欲求實錄難為
真誤事則義包微婉因撰華而粉詞時逢西狩乃泣鱗而
絕筆儒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為自反袂拭面稱吾
道窮然後追論五史定名三叛此豈非獨學無友孤陋寡
聞之所致邪孫盛稱左氏春秋書是楚則略荀悅漢紀述
匈奴則簡蓋所以賤夷狄貴諸夏也按春秋之時諸國錯
峙關梁不通史官所書罕能周悉異乎炎漢之世四海一

史通

卷七

五

秋
雅
通
用
即
子
生
三
卷

家馬遠乘傳以求自古遺文而州郡上計皆先集太史若
斯之備也况彼吳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魯邦尤
為迂隔丘明所錄安能備諸且必以蠻夷而固略也若駒
支預於晉會長狄埋於魯門為虛之辨牛鳴郊子之知鳥
職斯皆邊隅小國人品最微猶復收其瑣事見於方冊安
有主盟上國勢迫宗周手長諸華威陵強晉而可遺之者
哉又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槩夷夏皆均
非是獨略胡鄉而偏詳漢室盛既疑立明之損是楚遂誣
仲豫之抑匈奴可謂強奏庸音特為尼曲者也蓋明月之
珠不能無瑕夜光之璧不能無瑕故作者著書或有病累

約
言
類

而後生不能詆訶其過又更文飾其非遂推而廣之強為
其說者蓋亦多矣如葛洪有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
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
以為居高位者非關有德也按史之於書也有其事則記
無其事則闕焉遷之馳騫今古上下數千載春秋已往得
其遺事者蓋惟首陽山二子而已然適使夷齊生於秦氏
死於漢日而乃升諸傳首庸謂有情今者考其先後隨而
編次斯則理之常也烏可怪乎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推
為傳始若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之徒或行
仁而不遇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類簡在一科而乃

史通

卷七

五

異其篇目各分為卷又遷之純繆其流甚多夫陳勝之為
世家既云無據項羽之稱本紀何必有憑必謂遭彼腐刑
怨刺孝武故書為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
奸雄而退處士此之乖刺復何為乎隋內史李德林著論
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刊之國史以為格言
按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禍千
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為國好奢忍害賢良疎忌骨肉而壽
評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主地居漢宗仗順而起夷險
不挽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置
秦繆楚莊而壽詳抑其所長攻其所短是則以魏為正朔

為凡一作

此二句是以前

考曾傳於
三國特異
以宗室為
正魏為基
遂似未嘗
以劉為偽

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僭偽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稱曹美而
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向劉踈魏而親蜀也陸亮集云
下通梁古聖湯然無加故非劉夫無其文而有其說不亦
憑虛亡是者邪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劉為偽國者此
蓋定邪正之途明逆順之理耳而檀道鸞稱其當桓氏執
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瞻烏防茲逐鹿歷觀古之學士為
文以諷其上者多矣若齊倫失德豪士於焉作賦賈后無
道女史由之獻箴斯皆短什小篇可俯而就也安有變三
國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諸千載而藉其權
以濟物取誠當時豈非勞而無功博而非要與夫班彪王

東通 卷七

命一何異乎求之人情理不當耳自二京板蕩五胡稱制
崔鴻鳩諸偽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
云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又恐識者尤之未
敢出行於外按于時中原之主海內橫流迭彼東南更為
正朔適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非其
議安得以魏書無錄而猶罪歸彥鸞者乎且必以崔氏祖
宦吳朝故情私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廣固委質慕容
何得奢彼南燕而與羣胡並列愛憎之道豈若是邪且觀
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為主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
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何止獨遺其事不取其書而已

註誤也
胡卦切

哉但伯起躬為魏史傳列島夷不欲使中國著書推崇江
表所以軌假言崔志用紆魏羞且東晉之史考其所載幾
三百篇而偽邦墳籍僅盈百卷若使收矯鴻之失南北混
書所則四分有三事歸江外非惟肥瘠非類象寡不均兼
以東南國史皆須紀傳區別茲又體統不純難為編次者
矣收之矯妄其可盡言乎於是考眾家之異說參作者之
本意或出自胃懷枉申探賸或妄加同異輒有異同而流
俗腐儒後來未學習其狂狷成其註誤自謂見所未見聞
所未聞銘諸舌端以為口實惟智者不惑無所疑焉
評曰此篇專論孫盛葛洪李德林檀道鸞魏收五子之

東通 卷七

失孫葛夫之迂猶可言也李夫之誣檀夫之鑿魏夫之
悍其能逾於子玄之擊乎但云孔子作春秋學者以為
感麟而作其說出公羊疏公羊以為哀公十四年獲麟
之後孔子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按閔因敘云昔孔子
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
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
有其文如楚之書鄭之志魯之春秋魏之紀年此其可
言者故杜預左傳序有感麟而作起獲麟則文止於
所起為得其實數語則春秋之作在獲麟後也先儒有
言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杜元凱以為妖妄胡安國以為

常理則春秋之作在獲麟前也二說俱不可知而子玄
斷謂因櫻莓而創詞櫻莓事出呂覽每與煤同諸家皆
七此說子玄當另有據

呂覽任數篇云孔子窮乎陳蔡之間黎羹不斟七日不
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攪
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為不
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
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櫻而飯之孔子歎
曰所信者目也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
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延按每與煤同櫻煤事出

史通

卷七

素

呂氏春秋止云命弟子記之未載因是而作春秋子玄
云因櫻莓而創詞當另有據以俟再考

評曰李德林論陳壽黨蜀柳魏子玄駁之誠是愚請壽
志評孟德云運籌演謀鞭撻宇內非常之人超世之傑
始終一貶辭何抑之有評玄德云有高祖之風英雄
之器庶幾似之而又云機權幹略不逮魏武何黨之有
至評孔明一則曰亮寇天水二則曰亮寇天水改元既
未踰年立國不置史官則深抑之矣德林之說誠無所
謂若習氏之書似若有意相王一過則云生平未見以
此忤溫臨終一書則謂典午繼漢猶知尊晉道焉之說

或當有據

文十一魯敗翟于鹹獲長翟喬如富父終甥春其喉以
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賈逵曰子駒
魯郭門名服虔曰宣伯叔孫得臣子喬如也得臣獲喬
如以名其子使後世旌識其功

僖二十九年冬介葛盧復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
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襄十四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
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晉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
也將執戎子駒支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

史通

卷七

素

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
是剪弃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
剪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
于今不貳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語
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膏焉賦青蠅而退宣
子辭焉使即事于會成愷悌也

襄陽習鑿齒字彥威榮陽太守是時桓溫覬覦非望鑿
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於
三國時帝蜀以宗室為正以魏為篡至文帝平蜀乃為
漢亡而晉始興引世祖諱炎與為禪受明天心不可以

勢力強也凡五十四卷

高平檀道鸞字萬安園子博士末嘉太守撰讀晉陽秋二十卷

評曰趙王名倫非齊倫也齊王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陸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賈后南風淫悍失德張華作女史箴以諷而二子俱不免其身乃知竭力危邦宣誠庸主竟何益哉

宋書符瑞志晉哀公十四年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煙氣起乃呼顏淵子夏往視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街見芻兒摘麟傷其左前足薪而覆之孔子曰

史通 卷七 赤虹

兒來故姓為赤誦名子喬字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邪兒曰見一禽巨如羔羊頭上有角其末有肉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為赤劉陳項為輔五星入井從歲星兒發薪下示孔子孔子趨而往麟家其耳吐三卷圖廣三寸長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亦劉當起曰周亡赤氣起太耀與玄丘制命帝邪食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齋祈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齋戒向北辰而舞告備于夫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禮已備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下化為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

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卵金刀在軫北字未子天下服延按宋書出沈隱侯筆芻兒摘麟事甚奇隱侯博洽當有所據故并載之備考



史通評釋卷第八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太初校誤

孔陵陵鳥錄刻

內篇

模擬

人物

書事

模擬第二十八

夫述者相効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準史稿

史通

卷八

關明字子明
北魏文中
子有顯明約

全行也

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關朗則比跡於莊周范曄則參蹤於賈誼况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蓋模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蓋古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為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為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

以十一月
為正月以
冬為春

史通

卷八

二

靡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干寶撰晉紀至天子既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伏滅二國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與七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矢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不聊生晉師是討後于相然而干寶晉紀云吳國既滅法外忘亡豈江外被典午之善哉同歸命之滅亡乎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考諸書

人一作統
有姓上脫
一士字

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今孤德茶周書於
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
干作儀同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
簡易文去重複者邪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
也昔謝承家語有云蒼梧人嘗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其
為讓非讓道也又揚子法言曰有姓孔子仲尼其文是也
其賢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故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子
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治異必以先王之
道持今世之民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
之說也世之迷者銳志好奇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巍然

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惟夫明識之
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鑄鑄之象物
以此而似彼其所以為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亦同若
斯而已亦猶孔父賤為匹夫栖惶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
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連肖
者哉蓋左氏為書敘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
聖彌益其醜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蓋君父見管臣子所
恥義當略說不忍斥言故左傳敘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
生乘公薨於車如干寶晉紀敘愍帝歿于平陽而云晉人
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

左傳上言
羊斟下曰
子誠似誤
公孫儀字
子處極玄
字微遠溫
之華子也
歷景仁陳
郡長平人
宋元嘉九
年拜尚書
僕射儀景

也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會
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
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敘索慶臨
江太子劾使力士排江湛江湛僵仆於是始與劾有隙其
後三年有江湛為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
異而心同也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
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子臧前稱子產則次及國僑
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有敬
道後敘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
心同也左氏與論語有敘人酬對苟非煩辭積句但是佳

事又類聚
初拜人中
大夫降淑
常夢亮於
山土掛絲
以告亮曰
古之字山
上絲幽字
也君其守
幽州乎數
日果然

復唯諾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
宋略云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以此而
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善人君子功業不著
見於應對附彰其美如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隋熊率且比
曰季梁在何益至蕭方等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儁
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
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將敘其事必預張其本彌
縫混說無取曉言如左傳稱叔軫聞日蝕而哭昭子曰叔
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軫卒至王劬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
掛絲占者曰其為幽州乎秋七月拜為幽州刺史以此而

晉敗於泌
詳左傳宣
十二年

高季式字
子通昂亦
不狀健將
也其州刺
史

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蓋文雖缺略理甚昭著此
丘明之體也至如敘晉敗於泌先濟者賞而云上軍下軍
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
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至王劭齊志遂高季式破敵
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黎血滿袖夫不言奮黎
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黎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
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大抵作者自魏已前
多効二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模經文
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同者
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

史通

卷八

五

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鑒識不明嗜愛多僻
悅夫似史而憎夫直史此張子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菜公
好龍之喻也袁山松云書之為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
也俗而不典二難也言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
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為獨
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已還似皆未覩斯義後來明達其
鑒之哉

評曰模擬一篇考究精詳議論確當蒼梧之讓守株之
說諸君不得辭矣守門之雕龍曰楚之騷文矩式周人
漢之賦頌影寫楚詞此模辭者也雕龍曰寂然凝慮思

春秋實疑
全據揚子
庭著

接千載稍焉動容視通萬里此模意者也模辭者優孟
學叔敖言動教也衣冠教也而實非教也模意者慈石
引針琥珀拾芥鉄石異類珀芥異形而氣相通也故模
辭者似模意者真

春秋實疑胡氏曰周以建子為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
也建子非春乃以夏時冠周月者此所謂行夏之時而
見諸行事之驗也余曰非也藉令建子建丑而遂以子
丑之月為春則胡氏之說非也若但以子丑之月為歲
首而仍以寅為春則胡氏之說亦非也何言乎以子丑
之月為春而胡氏之說非也史伯璿曰行夏之時時者

史通

卷八

六

兼春夏秋冬而言之者也既有所謂夏之時則必有所
謂商之時周之時矣夏之時以建寅之月為春則周之
時必以建子之月為春矣若周之時春亦建寅無異于
夏則又何必曰行夏之時哉余按果如此說則是周人
建子即以子為春而所謂春王正月者乃孔子從周而
不變而杜預所謂所用之歷即周正者此也安在其行
夏之時而見諸行事之驗乎故曰建子建丑而遂以子
丑之月為春則胡氏之說非也何言乎以寅為春而胡
氏之說亦非也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祭沉曰商建丑
故以十二月為正三代雖正朔不同然至于紀月之數

皆以寅為首非獨蔡沉有是論也胡氏亦曰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后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明矣愚按果如此言是周人雖以子為歲首而至于春夏秋冬則未嘗不以寅為序初非以冬為春春為夏夏為秋秋為冬也至仲尼作春秋乃冠夏時于周月之上而以冬為春是本欲行夏之時而反紊亂天地四時之序大不若建子建丑而仍以寅為春者之為妥矣故曰以寅為春而胡氏之說亦非也然余嘗考左傳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

史通

卷八

註曰冬至也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雷震電桓十有四年春正月成元年二月無冰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定元年冬十月預霜殺菽皆以為災而特書之則信乎以十一月為正月矣總之以冬為春者乃魯史從周而聖人因之而不變正所謂今用之吾從周者也至于告顏子以行夏之時則又斟酌百王所謂立有志焉而未之逮者與此正不相妨也以為冠夏時于周月之上則鑿矣按此揚職方于庭論與史通月則周王之月同故詳書之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李陵善達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曰

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

伊婁穆代人弱冠為周文帳內親信以機辯見知歷中書舍人通直散騎常侍嘗入白事周文望見悅之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見我矣於是拜儀同三司

左傳成七年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與牢之盟且晉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成九年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

史通

卷八

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東海徐湛之字孝源江湛為吏部尚書與湛之竝居權要世謂之江徐上每有疾湛之輒入侍醫藥二凶巫蠱事發上欲廢劾賜湛死議久不決與湛之屏人共言論

汜鄭地在襄城縣南

泠人管也

或連日累夕每夜常使湛之自東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劾入弒之且其夕上與湛之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趨比戶未及開見害

濟陽江湛字微淵唐遣使求婚上召太子劼以下集議眾竝謂宜許湛曰戎狄無信許之無益劼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劼使班劍及左右推之殆將側倒劼又謂上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江湛但不異耳上將廢劼使湛具詔草劼之入弒也湛直上省聞叫諫之聲乃匿傍小屋中劼遣收之據實受害意

史通

卷八

九

色不撓

評曰史通舊本太子劼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僅仆校求書劾止排江湛未排徐湛今正之

左宣二羊斟為宋華元御將戰元殺羊食士而不及斟及戰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

困學紀聞古者孫以王父字為氏子產子國之子國語謂公孫成子左傳謂公孫僑子產之子致堂作子產傳曰國僑非也

斟之公反
羊斟即叔
群後命書

且此楚大
夫隨隨大
夫董正也
關伯比今
父子文之
賢臣

左桓六楚武王侵隨使蓬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關伯比言於楚子曰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蓬于委反

宋書張暢字少微禕之子也孝武鎮彭城暢為長史元嘉二十七年魏主托跋焘南征遣使至小市門求與孝武相見遣送駱駝并致雜物使於南門受之暢於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答曰姓張孝伯曰張長史乎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名聲遠聞足使我知城內有具思者嘗在魏義恭使視知是孝伯乃開門餉物

史通

卷八

十

就音見

叔輒叔子
之子伯康

慕容暉字宣英統第二子也永和五年僭燕王位以弟恪為輔國將軍永和八年僭帝位恪字玄恭統第四子封太原王初建鄴聞暉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憂方大耳

左昭二十一年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說苑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鈞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

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
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士日不禮君
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

書事第二十九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
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于賢之釋五志也體
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法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
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技藝珠
異則書之於是採二家之所議徵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
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然必謂故無遺恨倘

史通

卷八

十一

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敘沿革二曰
明罪惡三曰旌怪異何者禮儀用捨節文升降則書之君
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於
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無闕求諸筆削
何莫由斯但古作者鮮能無病苟書而不法則何以示後
蓋班固之譏司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
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蓋賤貧此其
所蔽也又傳玄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朝闕而折忠臣
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
此其所失也尋班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彈射遞相齟

痛音委疾
膚也

總即摘

州盧管切
東也之切
流也出故

樂注四
卷

聖音教
人足如鏡
者如音加
者也

病夫雖自卜者察而自見為難可謂笑他人之未工志已
事之已拙上知猶其若此而况庸庸者哉苟自前哲之指
蹤校後來之所失若王沉孫盛之伍伯起德恭之流論玉
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抑正順而褒暴奪迷風
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此其大較也必伸以紉繆窮其
累雖擢髮而數庸可盡邪子曰於子何於於數家見之矣
抑又聞之恠力亂神宣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
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若吞燕卵而商生於龍祭而
周滅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江使逆壁於秦皇圮
橋投書於漢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

史通

卷八

十一

靈驗可也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
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目為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
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范曄採衆書裁成
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
王喬左慈廩君樂輸言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玉之瑕
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又自魏晉已降著述多門語林
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謔小辨噱鄙異聞雖為有識所
譏頗為無知所悅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
起驅蠅而踐筆畢卓沉酒左持螯而右杯劉邕榜吏以膳
加爵石戲舅而傷賢其事蕪穢其辭猥雜而歷代正史持

盛音君

為雅言苟使讀之者為之解頤聞之者為之撫掌固異乎
記功書過彰善癉惡者也夫近代史筆敘事為煩推而
論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發揮盛德幽贊明王
至如鳳凰來儀嘉禾入獻秦得若雉魯獲如麇求諸尚書
春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二而已爰及近
古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相欺
故德彌少而祥瑞多政逾劣而祥瑞盛是以桓靈受社此
文景而為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而史官徵其繆說
錄彼邪言真偽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當春秋之時諸
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長經書其使來聘某君來朝者

史通

卷八

七

漢書卷八
代孫盛問權
侯備備快國
記云備快在
夫備快東北
其弓四矢今
射四百步今
之味鞞固

蓋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
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肅慎來庭如此之流
書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
乎春秋之義若漢書載楚王賢等來朝宋書夫臣謁其君
載類道濟等來朝之類是也
子觀其父仰惟常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
二也乃若百職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准
魏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
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祿莫不備
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
而有其名贊唱為之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

鄭子注三

足觀其煩三也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
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為
楚將石建之後廉謹相承此則其事尤異略書於傳可也
其失之者則有父官命長子秩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
聞於十室乃敘其名位一一無遺此實家謀非關國史其
煩四也於是考茲四事以觀今古足驗積習志逐流宕不
歸乖作者之規模違哲人之準的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
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謂矣亦有言或可
記功或可書而記闕其文傳亡其事者何則始自太上迄
于中古其間文籍可得言焉夫以仲尼之聖也訪諸鄉子

史通

卷八

七

黃能當作
熊能能似

始聞少皞之官叔向之賢也詢彼國僑載辨黃熊之崇或
八元才子因行父而獲傳或伍殺大夫假趙良而見識則
知當時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虞夏
商周春秋檮杌之記其所缺略者多矣既而汲冢所述方
五經而有殘馬遷所書比三傳而多別裴松補陳壽之闕
謝綽拾沈約之遺斯又言滿五車事逾三篋者矣夫記事
之體欲簡而且詳疎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都損此乃
志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惟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
評曰班氏譏遷論大道六句始自叔皮具載彪傳非固
語也但處句字稍異耳班從後彈馬有之未聞馬從前

班而云各自彈射殊所未解

北地傳玄字休奕選入著作撰集魏書晉武帝受禪加

駙馬都尉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

區例名為傳子

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

玄鳥墜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

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

與去之與止之何吉卜請其釐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

而策告之龍亡而釐在積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

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

釐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諫之釐化為玄龜

以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既亂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大

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特童女謠曰檠孤其服實亡

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

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

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葬於襄襄人有罪請入童

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棄女子出於襄是為襄姒

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

及太子以襄姒為后伯服為太子

上取曰蒸
蒸所吐沫
沫也

章昭曰山
桑曰檠孤
子也其木
名服矢考
也

厲鬼也地
之先祖也
年有侯姓
同姓故怒
博言博言
勇亦由也

瀉池水神
也江神以
瀉池之神
告始且奉
終也且奉
德王故其
將亡水神
自相告也

地橋也東楚
謂之地言怡

左成十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

義余得請於帝矣壞人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

壞戶公覺召桑由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

伯陽三年國人有夢桑君子立于社宮謀欲亡曹曹叔

振鐸止之請待公孫彊許之旦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戒

其子曰我亡爾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曹無離曹禍及伯

陽即位好田弋之事六年曹野人公孫彊亦好田弋獲

白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伯陽大說之有

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亡去公孫彊言霸說

於曹伯十四年曹伯從之乃背晉于宋宋景公伐之晉

人不救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

之曹遂絕祀

秦始皇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

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瀉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

蘇林曰祖始也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

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

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

年行渡江所沈璧

張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

直墜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飲之

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
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珠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
曰孺子可教矣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
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
去
後漢書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各乘土船約能浮者
當以為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
新蔡畢卓字茂世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
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
了一生矣

宋書劉邕穆之子也襲南康郡公嗜食瘡痂以為味似
鮫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炙瘡瘡痂落牀上因取食
之靈休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
以飴邕邕既去靈休與何曷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
體流血南康國史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
鞭瘡痂常以給膳
沛郡朱齡石字伯兒少好武事頗輕佻不治崖檢舅淮
南蔣氏人才優劣齡石使舅臥於聽事一頭剪紙方一
寸帖著舅枕自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
舅雖危懼戰慄為畏齡石終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

鮫魚滿角切海魚似地蠃者石崖者

著青灼蠶者沈內起病流聚而生腫也

東通 卷八

七

伺舅眠密往割之舅即死

漢書郊祀志文公獲若石云干陳倉非阪城祠之其神
來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一牢祠之號曰陳
寶又臣瓚云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歲與葉君神會蘇林
云寶如石似肝○正義曰晉太康地志云秦文公時陳
倉人獵得獸若雉不知名率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
此名為媚常在地中食死人腦即欲殺之拍捶其首媚
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雉者王得雉者霸陳倉人乃
逐二童子化為雉雉上陳倉非阪為石秦祠之搜神記
云其雉者飛至南陽其後光武起于南陽皆如其言

媚音媚也雉以殺擊

大野在平野對縣東北大澤是也草子雉者雉名也

成于子產之語

左哀十四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
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傳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新
采者也新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為
大之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為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
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
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
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諭也
而無除今夢黃能入于寢門不知人殺乎抑厲鬼邪子

產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僑聞之告者錄
違帝命殛之於羽山化為黃能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
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
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今周室
少甲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下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
董伯為尸五日公見子產賜之莒鼎

殺晉平杜曰殺

商君謂趙良曰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殺大夫賢良曰
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
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
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

殺大夫之德也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
禮於國僕因國人以絺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
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堯曰今
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孝敬忠信為
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不度於善而皆在于凶
德是以去之昔舜舉八元八凱去四凶舜有大功二十
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
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人物第三十

殺晉平杜曰殺

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誠世其善可以
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
也觀夫文籍肇初史有尚書知遠疎通網羅歷代至如有
虞進賢時宗元凱夏氏中微國傳寒浞殺之亡也是生飛
廉惡來周之興也實有散宜閣天若斯人者或為惡縱暴
其罪滔天或累仁積德其名蓋世雖時淳俗質言約義簡
此而不載闕誰大焉洎夫子修春秋記二百年行事三傳
竝作史道勃興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種魯
之曹沫公儀休齊之甯戚田穰苴斯竝命世大才挺生傑
出或陳力就列功冠一時或殺身成仁聲聞四海苟師其

史官

德業可以治國字人慕其風範可以激貪勵俗此而不書
無乃太簡又于長者史記也馳騫窮古今上下數千載至
如臯陶伊尹傳說仲山甫之流竝列經誥名存于史功烈
尤顯事跡居多蓋各採而編之以為列傳之始而斷以夷
齊居首何齷齪之甚乎既而孟堅勒成漢書牢籠一代至
於人倫大事亦云備矣其間若薄昭楊僕顏驕史岑之徒
事所以見遺者蓋略小而存大耳夫雖逐麋之犬不復顧
兔而雞肋是棄能無惜乎當三國異朝兩晉殊宅若元則
仲景時才重於許洛何頑許詢文雅高於楊豫而陳壽國
志王隱晉史廣列諸傳而遺此不編斯亦網漏吞舟過為

宗通二字
張氏傳父
韓從王至
武帝封樂
酒一聖付
命于道自
飲而卒宗
過二字於
于道二字

四山注十
三卷
江充石顯
注七卷

魏史王德
作卷

迂闊者觀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
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
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庭文詞有餘節樂不足此則言
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
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裝幾原剛略宋史時稱簡要
至如張祚陰受君命將賊零陵乃宗通不移飲鴆而絕雖
古之鉏麀義烈何以加諸鮑昭文宗學府馳名海內方於
漢代褒朔之流事皆闕如何以申其褒獎夫天下善人少
而惡人多其書名竹帛者蓋惟記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
自獲麟以來四百餘年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載余

甚懼焉即其義也至如四凶列于尚書三叛見於春秋西
漢之紀江充石顯東京之載梁冀董卓此皆干紀亂常存
滅興亡所繫既有關時政故不可闕書但近史所刊有異
於是至如不才之子群小之徒或陰情醜行或素冷尸祿
其惡不足以曝揚其罪不足以懲誡莫不搜其鄙事聚而
為錄不其穢乎抑又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筭之
才何足算也若漢傳之有傳竟新欽蜀志之有許慈宋書
之虞丘進魏史之王德若斯數子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
逸群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見識闕之不足為少書之雜益
其累而史臣皆責其譜狀徵其爵里課虛成有裁為列傳

字音于董
大者曰字

起父其廉
別號

不亦煩乎語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賢良可記
而簡牘無聞斯乃譽所不該理無足咎至若愚智畢載妍
媸靡擇此則燕石妄珍齊竽混吹者矣夫名刊史冊自古
攸難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筆削之士其慎之哉
評曰尚書春秋古文簡淨既經夫子刪脩又經秦始焚
燔今所傳者或非全書非故遺也漢書國志晉史所遺
人物皆非巨公可以無責惟于長不為臯伊立傳而始
伯夷幾原不為張碑立傳而遺鮑照謹毛失儀子玄資
之當矣

史記中滿決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

有力吳子春秋曰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
武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為紂石北方皇而益云
此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命虺父
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索隱曰
不忘臣節故天賜石棺以充華其族事蓋非實燕周深

史記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戎王聞繆公賢
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
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
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
治由余笑曰戎夷舍淳樸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

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懼用內史廖計以女樂遺戎王間由余由余降秦

晉獻公滅虞虢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僕為秦繆公夫人勝僕亡秦走宛地志南陽有宛縣楚鄙人執之繆公聞

勝僕及送也伊尹為有莘媵臣不事桀為從妹之女

僕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

侯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號曰五羖大夫侯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

吳既救越越王勾踐及國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

甲之事種不如蠶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蠶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誓行成為質於

吳二歲而吳歸蠶勾踐用以報吳

如音如食菜曰茹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核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歸其貨乎魯君卒左右請閉門相曰

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

新序甯戚飯牛于車下擊牛角歌曰南山矸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逢堯當舜禪短布單衣纒至胛從

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聞之命後車載之賜之衣冠授以卿位○說苑齊桓公田野不脩人民

不安則甯戚侍

史記司馬穰苴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將

兵捍燕晉之師

薄昭薄太后弟也高帝七年為郎從軍十七年以中大

夫迎文帝於代以車騎將軍迎皇太后文帝元年封軹侯十年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

自引分引分謂引也昭不肯使群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顏驄龐眉皓髮為郎漢武輦過郎署問何其老也驄曰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好美臣貌醜陛下好少臣已老

是以三葉不遇上拜為都尉

桓範字元則世為冠族延康中為羽林左監以有文學與王象等典集皇覽曹爽輔政以範鄉里老宿于九卿

龜首塔

列女傳
瑛字昭姬
與平漢獻
帝改元

中特敬之然不甚親也及宣王起兵閉城門範出赴爽
宣王謂將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驚馬戀棧豆
爽必不能用也爽既罷兵曰我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
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積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矣
文士傳何植字元幹廬江人有文學器幹容貌甚偉歷
幽州刺史廷尉入晉為尚書光祿大夫植子龕後將軍
勗車騎將軍暉豫州刺史其餘多至大官自後累世昌
阜司空文穆公允暉之孫也

史通

卷八

王

子荀子王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支法師並在會稽西
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
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
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向語何以支從容曰君
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簡文云
玄度五言詩妙絕時人劉惔云清風明月恨無玄度詢
與孫綽齊名並為一時文宗
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
才辯又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于家
與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

鉏之爾即
鉏

延喜漢桓
帝改元
方言曰
弓謂之
正傳云
右屬
屬

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
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
張禕吳郡人也少有操行恭帝為琅邪王以禕為郎中
令及帝踐祚劉裕以禕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樂酒一
巵付禕密命鴆帝禕既受命歎曰鴆君求生何面目視
息世間哉不如死也因自飲之而死子暢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之鉏之
彌晨往則寢門關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之
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
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史通

卷八

王

南史鮑照字明遠唐宋人多作鮑照避武曌諱照
字宋祁以鮑昭為誤書非也
梁冀字伯車為人為有材目洞精矚眄口吟舌言裁能
書計少為貴戚逸游自恣順帝拜為大將軍帝崩冲帝
又崩冀立質帝帝少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群臣目冀曰
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鴆加煮餅帝
即日崩復立桓帝益封冀為三千戶延熹五年伏誅
臨洮董卓字仲穎齊刀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為羌
胡所畏靈帝拜卓為拜州牧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
尉袁紹謀誅閣官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

腹音臨裂也此言秦

濟太后卓得乃即時就道至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廢帝為弘黨王乃立陳留王是為獻帝遷太尉虐刑濫罰睡毗必死羣僚內外莫能自固允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誅卓內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脂肪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膺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

評曰宋虞丘進始隨謝玄破苻堅隨宋武破孫恩繼隨劉藩斬徐道覆又破司馬休之其功足傳也魏王憲為王猛孫出守上谷清身率下繼刺并州境內清肅其清足傳也惟陽陵侯傳寬信武侯斬欽俱裨將功可以無

史通

卷八

七

傳然張晏謂褚先生補作非遷本意許慈與胡潛更相謗譏尤不足傳然孫盛謂蜀少人士故見載述則亦可以無責矣

傳寬以舍人起封陽陵景侯斬欽以中涓起封信武肅侯皆高祖開國功許慈字仁薦南陽人蜀大長秋漢丘進字豫之東海郟人宋望蔡縣子王憲字顯則北海劇人魏北海公

第八卷終

史通評釋卷第九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初校誤

孔陵陵編錄刊

內篇

數才

序傳

頌省

數才第三十一

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晉令云國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

史通

卷九

初撰

作即初至必撰名臣傳一人斯蓋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則不可叨居史任歷觀古之作者若蔡邕劉孝標徐陵劉炫之徒各自謂長於著書達於史體然侏儒一節而他事可知按伯喈於方朔上書謂宜廣班氏天文志夫天文之於漢史實附贅之尤甚者也必欲申以倚撫但當鋤而去之安可仍其過失而益其蕪累亦異異觀河傾之患而不過以隄防方欲疏而導之用速懷襄之害述史如此將非練達者歟孝標持論析理誠為絕倫而自敘一篇過為煩碎山栖一志直論文章諒難以偶跡遷固比肩陳范者也孝穆在齊有志梁史及還江左書竟不成嗟乎以徐公文體

邑傳邑徒
荆方居五
原安陽縣
二字疑誤

而施諸史傳亦猶灑上兒戲異乎真將軍幸而量力不為
 可謂自卜者審矣光伯以洪儒碩學而逃遠不遇其銳情
 自敘欲以垂示將來而言皆淺俗理無要旨所謂誦詩
 三百雖多亦奚以為者乎昔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
 者當時之文也然朴散淳銷時移世異文之與史較然異
 轍故以張衡之文而不閑於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於文
 其有賦述兩都詩裁八詠而能編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
 人者其流幾何是以略觀近代有齒跡文章而兼修史傳
 其為式也羅含謝客宛為誦頌之文蕭繹江淹直成銘贊
 之序溫子昇尤喜複語盧思道雅好麗詞江總猖獗以沉

沈約
 此謂班固

迷與信誣薄而流宕此其大較也然向之數子所撰者蓋
 不過偏記雜說小卷短書而已猶且垂濫躐駁一至於斯
 而况責之以刊勒一家彌綸一代使其始末圓備表裏無
 咎蓋亦難矣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於是沮誦失路靈
 均當軸每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
 樞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職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而舉
 俗共為能事當時莫之敢侮假令間有術同彪嶠才若班
 荀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而皆取窘於流俗見嗤於朋
 黨遂乃嘔嚙醜俯同妄作披褐懷玉無由自陳此管仲
 所謂用君子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之道者昔傅玄有觀子

沮誦注十
 一卷均注本
 靈序傳
 此與許時
 篇同意子
 玄自謂也

傅玄晉人
 不宜與陳

宗尹敏同
 特敘是傳
 教於會焉
 與班固共
 典校書

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樵馬嚴撰中興紀
 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于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者也是
 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于時
 而不得自盡乎何其益陋也嗟乎拘時之患其來尚矣斯
 則自古所歎豈獨今哉
 評曰孝標書淫孝穆巧密光伯淺俗原非史才似矣伯
 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若使續成後史當不在蔚宗下
 其所作靈紀十志及補傳四十二篇因李准之亂湮沒
 不存而子玄乃以不練達彼之豈以廣天文志為附贅
 耶則人形志又贅之贅者子玄不自知也

史通

卷九

三

五

陳留蔡邕字伯喈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
 記會遺華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志
 董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
 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
 大賊幾傾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志
 大節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
 治罪邕遂死獄
 平原劉峻字孝標少時未開悟晚更厲精明慧過人梁
 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琰典校祕閣免官因遊東
 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為山栖志竟不見用乃著辯命論

馮衍字敬通
東漢武
帝改元
泰始
方智政元

以寄其懷嘗為自序比馮敬通卒門人謚曰玄靖先生
東海徐陵字孝穆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會
齊受魏禪梁元帝承制復通使于齊陵累求復命終拘
留不遣及魏平江陵齊送貞陽侯明為梁嗣乃遣陵隨
還陳武帝以為尚書左丞紹泰二年又使齊還天嘉四
年為五兵尚書領大著作

河間劉炫字光伯隋初與王劭同脩國史除殿內將軍
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時
盜賊蜂起穀食踊貴凍餒而死者春秋攻昧十卷五經
正名十二卷論語孝經春秋尚書毛詩述議共一百一

十五卷

杜撫字叔和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建初
中為公車令

馬嚴字威卿援兄子也通春秋左氏顯宗時與校書郎
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拜侍御史中丞

南陽尹敏字幼季官諫議大夫
南陽劉珍字秋孫官衛尉著說文續漢書凡七篇又撰釋

名

南陽朱穆字公叔拜尚書卒蔡邕與門人共述其體行
諡為文忠先生有集二卷

建初漢章
帝改元

三閭屈原
夫固相如

承人盧植字子幹官尚書有集二卷
楊彪字文先震子漢司徒

序傳第三十二

蓋作者自敘其流出於中古按屈原離騷經其首章上陳
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敘發跡實基於此
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為傳然其所敘者但記自少及
長立身行事而已遠於祖先所出則幾爾無聞至馬遷又
徵三閭之故事做文園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於是
揚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餘波自敘之篇實煩於代雖屬
辭有異而茲體無易尋馬遷史記上自軒轅下窮漢武疆

史通

卷九

五

相如無行
王充不孝
起之九原
七以覆對

字修閭遺路綿長故其自敘始於氏出重黎終於身為太
史雖上下馳聘終不越史記之年班固漢書止敘西京二
百年事耳其自敘也則遠徵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錄
戰國漢明帝之朝苞括所聞踰於本書遠矣而後來敘傳
非止一家競學孟堅從風而靡施於家譜猶或可通列於
國史每見其失者矣然自敘之為義也苟能隱己之短稱
其所長斯言不謬即為實錄而相如自序及記其客遊臨
邛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讀持為美談雖事或非虛而理無
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又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
祖不肖為州閭所鄙而已答以賢頑舜神惡禹聖夫自

敘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為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
至若盛稱於已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
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夫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
然則人莫我知君子所恥按孔氏論語有云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
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又曰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則聖達立言也時亦揚露
已才或託諷以見其情或異辭以顯其跡終不盱衡自伐
攘袂公言且命諸門人各見爾志由也不讓見嗟無禮歷
觀楊雄已降其自敘也始以誇尚為宗至魏文帝傳玄陶

東通

卷九

六

柯

梅葛洪之徒則又踰於此者矣何則身兼片善行有微能
皆剖析具言一二必載豈所謂憲章前聖謙以自牧者歟
又近古人倫善稱閭閻其寒族百代無聞而駢角挺
生一朝暴貴無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至若儀父振鐸竝
為曹氏之初淳維李陵俱稱拓跋之始河南馬祖遷彪之
說不同吳興沈先約爛之序有異斯皆不因真律無假寧
楹直據經史自成矛盾則知揚姓之寓西蜀班門之雄胡
野或曹纂伯僑或家傳熊繹恐自我作古失之彌遠者矣
蓋諂祭非鬼神所不欲致敬他親人斯悖德凡為敘傳宜
詳此理不知則闕亦何傷乎

淳維注四
卷九注十
李陵注十
楊和伯僑
死和伯僑

評曰自序亦難矣不敘祖宗天下無無本之家遠徵氏
族安知無妄承之誚直序家事相如王充貽笑誇尚為
宗丕玄梅洪蒙譏于意一準屈揚序受氏之始隱祖父
之惡不揚已才不形人短如斯而已若謂史有限年自
敘依史則失之拘祖無二本先後異序則失之淆于無
取焉

歸雲集屈九勿區勿二切姓源云楚武王子瑕食采於
屈所謂莫敖屈瑕是也後因氏屈原其胤也屈原字平
楚詞云名余曰正則芳字余曰靈均蓋以正則釋原義
靈均釋平義敷演辭章爾都穆聽雨紀談云正則靈均

東通

卷九

七

柯

蓋原之小名小字也
姓陸陸終娶魁方氏生子六人曰樊曰惠連曰錢曰求
言曰晏安曰季連晏安封於曹為曹氏而郝妻騶繹倪
莒小邾根牟皆曹姓也武王封曹於邾是為邾婁今
魯國邾縣是也魯隱公之元年邾儀父克會盟于蔑其
後數從齊侯小白尊周進爵為子
史記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封叔振
鐸於曹

姓陸昌意季子邕遷於北土後統党項為拓跋氏拓跋
通考作托跋是黃帝之苗胤北俗謂土為托后為跋以

二國無志
注晏安作
曰安曹快
作曹快誤

宋忠曰曹
在濟陽定
陶縣

黃帝土德而言也宋齊二史則以為李陵之後魏書則以為后稷始均之後其說俱非然堯項之種自有拓跋氏是為鮮卑與此不同而唐表即以惛之後為鮮卑君故通典以為東胡之別是殆以拓跋為帝嚳厭越之後矣亦非

煩省第三十二

昔荀卿有云錄遠略近則知史之詳略不均其為患者又矣及于今昇晉字今史議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子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又張世偉補字世偉著班馬優

史通

卷九

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一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然則自古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氏為得史公為次孟堅為非自魏晉已還年詐轉促而為其國史亦不減班書此則後來逾煩其失彌甚者矣余以為近史蕪累誠則有諸亦猶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也輒求其本意略而論之何者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閉境相拒關梁不通其有吉凶大事見知於他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通盟而始赴苟異於是則無得稱魯史所書實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據有西北楚越之大啓東南地僻遠於諸戎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行事多有闕如且其書自

倍此下遺亦入二字

宣成已前三紀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數年各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事不詳年淺近者撰錄多備杜預釋云公書國者二百四十九宣公已下亦六公書國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國數加倍此遠遺若不與近同也是則倍者注書左丘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為簡約者哉及漢時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無思不服會計之吏歲奏於朝廷輶軒之使日馳於鄰國作者居於京兆府徵事於四方用使夷夏必聞遠近無隔故漢氏之史所以倍增於春秋也降及東京作者彌衆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門甲族世多髦俊邑老鄉賢競為別錄家譜宗譜各成私傳於是筆削所採聞見益多此中興之史所以又廣於前

史通

卷九

漢也夫英賢所出何國而無書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則與煙塵未滅是以謝承周悉江左京洛事缺於三吳陳壽偏安蜀中已梁語詳於一國如宋齊受命梁陳握紀或地比萬貢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夫地之偏小年之窘迫適使作者採訪易洽巨細無遺者舊可詢隱諱咸露此小國之史所以不減於大邦也夫論史之煩省但當要其事有妄載苦於榛蕪言有關書傷於簡略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幅以多少理則不然且必謂丘明為省也若介葛辨犧於牛鳴叔孫志夢於天壓楚人教晉以拔旆城者誣筆以棄甲此而畢書豈得謂之省邪且必謂漢書為

元周一本作

小葛辨犧七卷

存新少康
與新莽光
武微錯與
父會事正
相類

煩也若武帝乞漿於柏父陳平獻計於天山長沙戲舞以
請地楊僕怙寵而移關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煩邪由斯而
言則史之煩省不中從可知矣又古今有殊澆淳不等帝
堯則天稱大書惟一篇周武觀兵孟津言成三誓伏犧止
畫八卦文王加以繫辭俱為大聖行事若一其豐儉不類
懸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蚩尤黃帝交戰阪泉
施於春秋則城濮鄆陵之事也有窮篡夏少康中興施於
兩漢則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既滅勾踐霸世施於東晉
則桓玄宋祖之事也張儀馮錯為秦開蜀施於三國則鄧
艾鍾會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簡如彼今之所書其審如

史通

卷九

十

十

此若使後來同於往世限一槩以成書將恐學者必詬其
踈遺尤其率略者矣而議者苟嗤沈約休文梁人蕭衍字
顯著齊書蕭所孫盛字安國晉書鑿齒字季康亦之所編
記事倍於語煩於班馬不亦繆乎故曰論史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
有妄載言有闕書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
多少理則不然其斯之謂也

評曰史煩省之際難言矣前史簡非略也世代既遠文
獻亡徵而復遭秦之阮燔卓之帷蓋奈何不略近史詳
非煩也耳目易達訪易獲而又無阮燔帷蓋之灾奈
何不煩至於煩簡適宜肥瘠兼勻則又存乎史臣焉春

國以正卿
大姓上僕
極優力主
極劣

秋在左則詳在公穀則略史記在子長則簡褚生補之
則贅西漢書遇班則美東漢書不得班則麗是豈可易
言哉

左昭四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地齊遇婦人使私為食
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于國氏生孟
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僕深目而狼
如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且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
志之及宣伯之弟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
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
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姓謂對

史通

卷九

十

十

曰余子長矣能奉雉以從我乎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
問之名號之曰牛曰唯皆見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曰
豎牛卒為亂

宣十有二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
鄭晉師敗績傳楚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力之曰君
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
不能進楚人悉之脫局少進馬還又悉之拔旆投衛乃
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通鑑漢武帝徵行嘗夜至栢谷投逆旅宿就逆旅主人
求漿主人翁曰無漿正有溺耳且疑上為姦盜聚少年

甚教也共
兵天高車
百發天師
大壞也按
拂不帆上
使不帆風
水經注河
水出弘農

縣西石碛
山北還柏
谷亭不即
帝休行成

欲攻之主人姬瞻上狀貌而異之止其翁曰客非常人也且又有備不可圖也翁不聽姬飲翁以酒醉而縛之少年皆散走姬乃殺雞為食以謝客明日上歸召姬賜金千斤拜其夫為羽林郎

高帝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軍于關氏蘇林曰關氏音馬史如漢皇后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

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

史通 卷九 七

宜陽楊僕以千夫為吏河南守舉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敢擊行稍遷至主爵都尉上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後復與左將軍荀疑俱擊朝鮮為疑所縛還危為庶人病死

魏音吐豹
屬音休
疑音誅
殺似狸

評曰史記黃帝教熊羆貔貅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殪液史蚩尤黃帝未嘗戰於阪泉阪泉當作涿鹿春秋僖二十八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於城濮楚師敗績成十六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漢音卜都
漢音地漢
屬音川郡
屬音說反

晉黃帝擬楚蚩尤亦殊不類若夫差勾踐吳越世讎桓玄篡晉劉裕復晉方之吳越又更不類

評曰考戰國策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錯欲伐蜀儀曰不如伐韓是伐蜀之謀專屬之錯矣考華陽國志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於秦惠文王使張儀司馬錯伐蜀滅之是二人同往也考一統志成都有太城張儀所築則華陽國志為是于玄儀錯開蜀之說出於常璩

郡艾字士載棘陽人魏太尉鍾會字士季潁川人魏司徒魏遣艾會伐蜀亮之會議艾被徵命友為亂軍所殺

史通 卷九 七

艾亦被誅 吳本為唾沈蕭之所記事倍於孫習華謝之所編語煩於班馬與前文微異

史通評釋卷第十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初校誤

孔陵陵烏錄刊

內篇

雜述

辨識

自敘

雜述第三十四

昔在三墳五典春秋構杙即上代帝王之書中古諸侯之

史通

卷十

記行諸歷代以為格言其餘外傳則神農嘗藥厥有本草

夏禹敷土實著山經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語載言傳諸

孔氏是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從

來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驚推而為

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

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書十

曰都邑簿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詳略難均有

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陽公載記

王韶晉安陸紀姚梁後略此之謂偏記者也普天率土人

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編為短部若

家語注

王韶之撰
晉安陸紀
姚梁後略
也秋非王韶

及家注一

周稱王海
引隋志作

戴遠竹林名士王粲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

已傳此之謂小錄者也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

有遺逸於是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若何嶠汲冢紀年葛洪

西京雜記顧協瓊語謝梓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街談巷

議時有可觀小說為言猶賢於已故好事君子無所并諸

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陽松玠談數此

之謂瑣言者也汝穎奇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

故鄉人學者編而記之若周稱陳留者舊周裴汝南先賢

陳壽益部者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高門華

胄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恩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

史通

卷十

來若揚雄家謀股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曆此之謂家

史者也賢士貞女之錄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趙採忠臣

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陰陽為炭造化為工流形賦

象于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廣異聞若祖台志恠干寶搜神

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九州土宇萬

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如各志其本國足以明此一

方若盛弘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

此之謂地理書者也帝王桑梓列聖遺塵經始之制不常

厥所苟能書其軌則可以龜鏡將來若潘岳關中陸機洛

陽三輔黃圖建康宮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大抵偏記小錄之書皆計即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為實錄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圖備終不能成其不刊求播來葉徒為後生作者削藁之資焉逸事皆前史所遺後人所記求諸異說為益實多及妄者為之則苟載傳聞而無銓擇由是真偽不別是非相亂如郭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構虛辭用驚愚俗此其為弊之甚者也瑣言者多蕪當時辨對流俗嘲謔俾夫樞機者藉為舌端談話者將為口實及蔽者為之則有詆訐相戲施諸祖宗褻狎鄙言出自林第莫不昇之紀錄用為雅言固以無益風規有傷名教者矣郡

史通

卷十

三

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施行置於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如常璩之詳審劉昫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蓋無幾焉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門正可行於室家難以播於邦國且箕裘不墜則其錄猶存苟新構已亡則斯文亦喪者矣別傳者不出胸臆非由機杼徒以博採前史聚而成書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別說者蓋不過十一而已如寡聞末學之流則深所嘉尚至於探幽索隱之士則無所取材雜記者若論神仙之道則服食鍊氣可以益壽延年語魃魅之途則福善禍淫可以懲惡勸善斯則可矣及繆者為之則苟談怪異務述妖邪求諸弘

此段全學漢書藝文志

常康注十卷劉昫注十八卷

益其義無取地理書者若朱贛所採決於九州關駟所書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其有異於此者則人自以為樂土家自以為名都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池舊跡山水得名皆傳諸委巷用為故實鄙哉都邑然者如宮闈陵廟街廡郭邑辨其規模明其制度斯則可矣及愚者為之則煩而且濫博而無限故論棟棟則尺寸皆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務求詳審持此為論遂使學者觀之書亂而難紀也於是考茲十品徵彼百家則史之雜名其流盡於此矣至於其間得失紛揉善惡相兼既難為觀緯故粗陳梗槩且同自鄙無足識焉又按子之將文本為

史通

卷十

四

二說如呂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諸子多以敘事為宗舉而論之抑亦史之雜也但以名目有異不復編於此科蓋語曰聚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歷觀自古作者著述多矣雖復門千戶萬波委雲集而言皆瑣碎事必兼殘固難以接光塵於五傳並輝烈於三史古人以此玉屑滿篋良有旨哉然則蕪蕪之言明玉必擇對非之體詩人不弃故學者有博聞舊事多識其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

釋名曰三
論三材分
天地人之
體分也其
五典法
也制教
所以鎮定
上下差等
有五也與
前解微異

評曰孝經緯三皇無文有文字之後仰錄三皇時事故
有三墳神農時文字未著補史止言始嘗百草始有醫
藥惡能者本草經若是詳邪山經太史公已不敢言尤
表定為秦書疑信者半安得云夏禹實著山經也太史
公剛世本為史記孔子家語埒於魯論比之小說殊為
不類

京兆于志寧字仲謚唐永徽二年拜尚書左僕射初志
寧與司空李勣修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帝曰本草
尚矣今復修之何所異邪對曰昔陶弘景以神農經合
雜家別錄註詔之江南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牴牾四

東通

本草

五

百餘物今考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此以為異帝
曰本草別錄何為而二對曰班固唯記黃帝內外經不
載本草至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而黃帝以
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
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佗鼠記其語別錄者魏晉以來
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佐使相須附經為說
故弘景合而錄之帝曰善其書遂大行
太史公曰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漢
志山海經十三篇劉歆所校凡三十二篇定為十八篇
固已不同尤表定為先秦之書非禹及伯翳所作隋志

漢初蕭何得秦圖書故知天下要害後又得山海經相
傳以為夏禹所記

漢志春秋家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
時諸侯大夫系諡名號

史記注鄭康成駁異義曰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
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別

子孫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
劉向曰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所記錄黃顛以來至

春秋時王侯諸國世卿大夫名字號與左氏合
春秋正義今之世本與司馬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

史通

世本

六

依憑又引世本氏姓篇言十國皆任姓

樂資晉著作郎山陽公漢獻帝禪後魏降封為山陽公
譙國戴逵字安道晉徵為園子祭酒不至著竹林七賢

論二卷

高平王榮字仲宣魏侍中著漢書英雄記十卷
蕭世誠梁元帝字著懷舊志九卷

范陽盧思道字子行聰爽俊辨通悅不羈北齊黃門侍
郎入周不得志乃為孤鴻賦以寄情其序曰余志學之

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群公之眷年登弱
冠甫就朝列謗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楊令君邢特進

西京雜記
抱朴子世
說今俱存

以下皆分庭致敬倒屣相接翦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才
本為拙性實疎嫻有知已傳一卷

晁氏曰西京雜記二卷晉葛洪撰初序言洪家有劉子
駿漢書百卷乃當時欲撰史錄事而未得緒思無前後
之次雜記而已後學者始甲乙之終疑為十卷

句容葛洪字稚川于寶薦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求為
句漏令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內篇言黃白之事外篇
言君臣理國用刑之道通一百一十六篇今存四十篇
刻在山東

劉義慶著世說十卷撰集林二百卷

世說

卷十

七

裴氏家傳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穉豐城令榮期少有
風姿才氣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

世說新語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
無不傳寫一通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賦甚有十
情

晉志謝綽宋拾遺錄十卷孔思尚宋齊語錄十卷

考陳氏曰談藝二卷北齊秘書省正字北平陽玠松
撰事綜南北時更八代隋開皇中所述

七略曰子雲家謀言以甘露元年生唐藝文志孫氏譜
記十五卷殷敬家傳三卷陸景獻吳郡陸氏宗彞譜一

卷

隋志漢議郎圖稱陳留者舊傳二卷唐志云圖稱陳留
風俗傳三卷○魏周裴汝南先賢傳五卷○蜀志陳壽
著益部耆舊傳十篇陳術續傳二卷○唐志虞預會稽
典錄二十四卷

古列女傳八卷續列女傳一卷南豐曾氏序劉向所敘
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
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
所注雜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
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

史通

卷十

八

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編次復定其
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為
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
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
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
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
無錄而在者亦眾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
篇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故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
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
女善惡所以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

扶風梁鴻字伯鸞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自娛仰慕
前世高士自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

唐志孝子傳蕭廣濟王韶之皆十五卷又讚三卷師覺

授申秀考皆八篇宗躬二十卷虞盤一卷徐廣三卷梁

武帝三十卷鄭緝之讚十卷

范陽祖台之字元辰官侍中光祿大夫撰志恠書

評曰玉海云陸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說依其前後遠近

編而為部謂之地里書任昉又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

謂之地記陸澄書見存別部自行者唯四十二家山海

經水經黃圖洛陽記二洛陽宮殿簿洛城圖述征記西

東通

卷十

九

征記婁地記風土記吳興記吳郡記京口記南徐州記

會稽土地記會稽記隋王入汜記荊州記神壤記豫章

記蜀王本記三巴記珠崖傳陳留風俗傳鄴中記春秋

土地名衡山記遊名山志聖賢冢墓記佛圖記遊行外

國傳交州以南外國傳十洲記神異經異物志南州異

物志蜀志發蒙志任昉書見存別部行者唯十二家三

輔故事湘州記吳郡記日南傳江記漢水記居名山志

西征記廬山南陵雲精舍記永初山川古今記元康三

年地記司州記并帖省置諸郡舊事則地理之為書亦

多矣不獨荊州記華陽志三秦湘中已也

宋齊合西
京雜記刻
於潮州名
曰委渠園

湘中山水記三卷晉侍中未陽羅含君章撰范陽盧拯

注其書頗及隋唐以後事疑亦後人附益

中興書目關中記一卷晉葛洪撰載長安山川及宮殿

陵廟唐志云潘岳撰文選注引之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晉太子洗馬著作郎著洛陽記

晁氏曰三輔黃圖三卷按經籍志有黃圖一卷記三輔

宮觀陵廟明堂辟雍郊時等即此書也不著撰人姓名

其間頗引劉昭漢志然則出於梁陳間也

通考歷代宮殿名一卷翰林承旨李昉等纂歷代及借

東通

卷十

十

偽宮殿門閣樓觀園苑池館名無不畢錄按李昉宋人

也史通建康宮殿雖非此書想當具載其中

晁氏曰洞冥記四卷拾遺一卷後漢郭憲子撰撰其序

言漢武明雋特異之主東方朔因滑稽浮誕以匡諷洞

心於道教使冥跡之奧昭然顯著故曰洞冥晉王嘉定

子年嘗著書百二十篇載伏羲以來異事奇說名拾遺

記十卷書逸不完梁蕭綺綴拾殘缺而敘錄之

敬煌闕駟字玄陰注王朗易傳撰十三州志收徒重之

拜尚書

左襄二十九其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自節以下無
譏焉

拾遺記今
存刻在碑
海內

辨職第三十五

夫設官分職行勅課能欲使上無虛稱下無虛受其難矣
故昔漢文帝幸諸將營而目周亞夫為真將軍嗟乎必於
史職求其若之斯乃為難遇者矣史之為務厥途有三焉
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
也編次勸成辨為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
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若
三者並闕復何為者哉昔魯史之修春秋也不護三代之
勢漢臣之著史記也無假七貴之獲而近古喜有撰述必
以大臣居首按晉起居注載康帝詔盛稱著述任重理藉

衍若之字

設一作精

吳本乃九
下有之尤
二字

親覽遂以武陵王領秘書監尋武陵才非河獻識異淮南
而輒以彼藩翰董斯邦籍求之稱職無聞焉爾既而齊撰
國史和士開忽知唐修本草徐世勅監統夫使辟陽下信
指馮南董之前周勃張飛彈壓桐雷之右斯亦恠矣大抵
監史為難斯乃尤者若使直若南史才如馬遷精熟不懈
若揚子雲諳識故事若應仲遠兼斯具美督彼群才使載
言記事藉為模楷擗管操觚歸其儀的斯則可矣但今之
從政則不然凡居斯職者必思幸貴臣凡庸賤品飽食安
步坐嘯盡諾若斯而已矣夫人既不知善之為善則亦不
知惡之為惡故凡所引進皆非其才或以勢利見升或以

史通

卷十

十

于祈致擢遂使當官効用江左以不樂為諸拜職辨名洛
中以不閑為說言之可為大咲可為長歎也曾試論之世
之從仕者若使之為將也而才無韜略使之為吏也而術
靡精良使之屬文也而匪閑於辭賦使之講學也而不習
於經典斯則負乘致寇悔吝旋及雖五尺童兒猶知調笑
者矣唯夫修史者則不然或當官卒歲竟無刊述而人莫
之知也或輒不自揆輕弄筆端而人莫之見也由斯而言
彼史曹者崇峻峻宇深附九重雖地處禁中而人同之外
可以養拙可以藏愚繡衣直指所不能繩強項申威所不
能及斯固素食之密宅尸祿之淵藪也凡有國有家者何

史通

卷十

十

即孔子
秋成於
未年

事於斯職哉昔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
愛其禮又語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觀歷代之置史臣
有同嬉戲而竟不廢其職者蓋存夫愛理悵彼典刑者乎
昔丘明之修傳也以避時難子長之立記也藏於名山
固之成書也出自家庭陳壽之為志也創於私室然則古
來賢雋立言垂後何必身居麻宇跡參僚屬而後成其事
乎是以深識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淨杜門不出成其一
家獨斷而已豈與夫冠猴獻狀評議其得失者哉
荒史黃帝主醫藥之臣則有岐伯雷公俞跗巫彭桐君
凡五人岐伯雷公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窮上

取小也

下究壽大乃作內經著之玉版藏於靈寶之室以雷與
俞跗又能察明堂審跡息演舍穀而握靈樞推賊曹而
慎鍼灸巫彭桐君能處方盪飢溺泝治而人得以盡
年延校彈壓桐雷即雷公桐君也唐志有桐君樂錄三
卷雷公藥對二卷今醫書有雷公炮灸方
謝靈運山居賦本草所載山澤不一雷桐是別和緩是
悉

左成四秋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
必異注周文王太史又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怨
史記曰周武王既立命史佚展九鼎保玉倚相楚左史

史通

卷一

也王孫圉曰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
善敗于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
其欲惡使神無有怨悖於楚國左昭十二楚靈王與子
華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
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
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聞其詩而不知也
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
臨漳和士開字彥通齊尚書左僕射封淮陽王與太后
亂故曰辟陽長信長信呂不韋辟陽審食其也漢初有

音和

予本自序
不序世系
彼於序傳
自人難以
自人難以

辭食其功食其三人以六國時有自
司馬食其並其為人故以為名
評曰考魏伯起傳後主即位收掌詔誥除尚書右僕射
總議監五禮事位特進收奏請趙彥深和士開徐之才
共監先以告士開士開驚辭以不學收曰天下事皆由
五禮非王不決士開謝而許之由是言之士開掌五禮
非掌國史當士開時魏史久就矣史通此引似誤

自敘第三十六

予幼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統緒便愛古文尚書每苦其
辭艱瑣難為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為
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遠講畢即為諸兄說之

史通

卷一

古

因竊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念矣先君奇其意於是
始授以左氏其年而講誦都畢于時年甫十有二矣所謀
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令博觀議疏精此一經
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讀
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歷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
不假師訓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
覽略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貨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
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槩亦粗知之矣但于時將來仕進
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史我則未暇泊年登弱冠射策登
朝於是思有餘閑獲遂本願旋遊京洛頗積歲年公私借

書恣情校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為數家其間雜記小書又
統為異說莫不鑽研穿鑿盡其利害加以自小觀書喜談
名理其所悟者皆得諸襟腑非由深習故始在總角讀班
謝與漢梗概前書不應古今人表後書宜為更始立紀當
時情者共責以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
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為非其有暗合
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
同著諸方寸及年以過而立言悟日多常恨時無同好可
與言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甚歡雖若者伯牙之
識鍾期管仲之知鮑叔不是過也復有宋城朱敬則沛國

史通

卷五

五

劉允濟吳興薛謙光河南元行冲陳留吳兢壽春裴懷古
亦以官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推揚得盡懷抱每云德不
孤必有鄰四海之內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昔仲尼以
睿聖明哲天縱多能親史籍之繁文懼覽之者不一剛詩
為三百篇約史記以脩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
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訖于周其文不刊為後王
法自茲厥後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
予小子敢當此任其於史傳也嘗欲自班馬已降迄于李
令狐顏孔諸書莫不因甘其舊義普加釐革但以無夫子之
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驚末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

八索九丘
沈四春

納音納木
心也

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其息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
實能之而不欲也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
三為史臣再入東觀即八朝為著作佐郎轉左史今上切
即他及除著作長安中以本官兼修
國史會通中書舍人曹罷其任神龍元年又以本官兼修
唐史國史迄今不之改今之史館即古之東觀也每惟
皇家受命多歷年所史官所編粗惟紀錄至於紀傳及志
則皆未有其書長安中年會奉詔預修唐史及今上即位
又勅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常欲行其舊議而
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
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沈浮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為史
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

史通

卷五

五

不遂鬱快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歿
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昔漢世劉
安著書號曰淮南子其書牢籠天地博極古今上自太公
下至商鞅其錯綜經緯自謂兼於數家無遺力矣然自淮
南已後作者絕無必商確而言則其流又眾蓋仲尼既歿
微言不行史公著書是非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詭說異辭
務為小辨破彼大道故揚雄法言生焉儒者之書博而寡
要得其糟粕失其菁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傳茲抵牾
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披愚
蒙牆面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拘

自序至此
稍涉涉向

忌故應劭風俗通生焉三常異稟百行殊軌能有兼備知
有長短苟隨才而任使則片善不遺必求備而後用則舉
世莫可故劭人物志生焉夫開國承家立身立事一文
一武或出或處雖賢愚壤隔善惡區分苟時無品藻則理
難錯綜故陸景典語生焉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
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殊圓通家有詭訶人相倚撫故
劉勰文心生焉若史通之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
道不純思欲辨其指歸彈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為之而
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揆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自法
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以納諸胸中曾不懸芥者矣夫其

東通

卷十

其

通
行字
通

為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諷刺焉其為貫穿者深矣
其為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
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
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
有觀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斯之謂也昔梁徵士劉孝
標作敘傳其自比於馮敬通者有三而予輒不自揆亦竊
比於楊子雲者有四焉何者楊雄嘗好雕蟲小伎老而悔
其少作余幼喜詩賦而仕都不為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
者自命其似一也楊雄於玄累年不就當時聞者莫不哂
其徒勞余撰史通亦屢為寒暑悠悠塵俗共以為愚其似

通
音
印

二也揚雄撰法言時人誦其妄故作解嘲以訓之余著
史通見者亦互言其短也作釋蒙以拒之其似三也揚雄
少為范曄劉歆所重及聞其撰太玄經則嘲以恐蓋醬蔬
然劉范之重於者蓋貴其文彩若長揚羽獵之流耳如太
玄深奧難以探賸既絕窺踰故加譏諷余初好文筆頗獲
譽於當時晚談史傳遂減價於知己其似四也夫才唯下
劣而蹟類先賢是用銘之於心特以自慰抑猶有遺恨懼
而不似揚雄者有一焉何者雄之玄經始成雖為當時所賤
而桓譚以為數百年外其書必傳其後張衡陸績果以為
絕倫參聖夫以史通方諸太玄今之君山即徐朱等數君

東通

卷十

其

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耳嗟乎倘使平子不出公紀不
生將恐此書與糞土同捐烟燼俱滅後之識者無得而况
此子所以撫卷連而淚盡而繼之以血也
徐堅字元固東海徐齊明子聖曆中京留守楊再思
王方慶共引為判官方慶善禮學嘗就質疑晦堅為申
釋常得所未聞屬典厚再思每目為鳳閣舍人操與
徐彥伯劉知幾張說與脩三教珠英時張昌宗李嶠總
領彌年不下筆堅與說專意撰綜條彙粗立諸儒因之
乃成書累遷給事中
亳州朱敬則字心連武后稱制遷正諫大夫兼脩國史

乃請尚史法選以求名才侍中韋安石嘗閱其業史歎曰董狐可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聖君賢臣所以畏懼

劉允濟傳中宗時遷著作佐郎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為魯後春秋獻之允濟嘗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懼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之如浮雲耳

常州薛登本名謙光以與皇太子名同詔賜今名以通貫文史善識論根證該審與劉子玄齊名調閣中主簿天授中累遷左輔闕景雲中為御史大夫

史通

卷一

九

元澹字行冲以字顯後魏常山王素連之後景雲中授太常少卿行冲以系出拓拔恨史無編年乃撰魏典三十篇事詳文約學者尚之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山石有牛繼馬之象魏收以晉元帝乃牛氏子冒司馬姓以著石符行冲謂昭成皇帝名健繼晉受命獨此可以當之

吳兢浚儀人魏元忠朱敬則薦兢才堪論議詔脩國史遷右拾遺兢敘事簡核疏良史晚節稍踈時人病其太簡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激勵苦切故轉

考什異疑卒於晉簡文帝元年年辛未後五十年而晉始亡安得云獲繼晉也行冲徒知尊祖而失實矣

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為相讀之心不善知兢所為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証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聞者歎其直說屢斬改不許世謂今董狐云

壽州裴懷古儀鳳中上書闕下補下邳主簿頻遷御史幽州都督懷古清介審慎在幽州時韓琬以監察御史監軍稱其馭士信臨財廉國名將云

淮南王傳安為人好書招延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千餘萬言入朝獻內新出上秘之鴻烈二

史通

卷一

十

十一篇其二十篇原道倣真天文地形時則冥覽精神本經主術繆稱齊俗道應泥論詮言兵略說山說林人間脩務恭族而終之以要略

楊雄傳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氏詆訾聖人即為恠迂析辨詭辭以挽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眾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譏以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文多不著獨著其目學行君子修身問道問神問明寡見五百先知重黎淵濶君子誌至

字仲任上虞人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六閉目潛思絕慶帝之禮戶牖墻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充造養性書十六篇
應劭傳初劭父奉為司隸時竝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人像贊劭乃連綴其名錄為狀人紀又論當世行事著中漢輯序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雖不與後世服其洽聞○中興書目風俗通十卷案隋志本三十一卷今存十卷皇霸正失愆禮過舉十反聲音窮通祀典佐神山澤

劉劭黃初中為尚書郎受詔集五經群書以類相從作皇覽後與荀悅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說略一篇又著樂論十四篇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中興書目人物志二卷述人性品有上下材質有邪正欲考諸行事而約之中庸十二篇九證體別流業才理才能利害接識英雄八觀七繆效難釋事○李德裕人物志論以為索隱精微研幾玄妙然品人物不倫以管仲商鞅俱為法家是不究成敗之術也以子產西門豹俱為器能是不辨清濁之迹以其甚者曰辨不入道而應對資

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一士是也一人之身兼有英雄高祖項羽是也

舊唐志儒家典語十卷陸景撰文選註引陸景典論南史劉勰字彥和天監中兼東宮通事舍人撰文心雕龍五十篇原道至序志末各各系贊沈約謂深得文理評曰史通考究精覈義例森嚴一團光彩不可磨滅四千年后陸太史之翻梓張觀察之手校家君又命延為評釋皆子玄之張陸也予嘗評之子玄之似雄者四其不似者三而後來張陸不與焉太玄無主無名要合五經史通疑尚書感春秋其不似雄一法言降周迄孔成

于王道史通罪周駁孔其不似雄二法言譏學行譏脩身譏問道史通無一語及於學道其不似雄三雖然雄亦有不似子玄者三雄劇秦美新子玄在則天時有直言脩則天實錄有所改正忤於三思雄不如也雄寂寞投閣子玄作思慎賦見釋尊嶠慶求罷史職不與蕭宗之難雄不如也童烏預玄其後亡聞子玄六子三孫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雄不如也嘗以此語家弟太太曰凡可謂子玄忠臣漢書范跋作遂孟堅曰楊子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習之惟劉歆及遂敬焉

身氏曰吳范望叔明以太玄經解十卷其序云子雲著
玄桓譚以爲絕倫張衡以擬五經自侯芭受業之後希
有傳者建安中宋衷陸績解釋之文字繁限今以陸爲
本錄宋所長訓理其義爲十卷耳以首分居本經之上
以測散處贊辭之下其前又有陸績序以子雲爲聖人
云○晁氏又曰司馬光君實集漢宋衷解詁吳陸績釋
文晉范望解贊唐王涯註經及首則宋惟幹通註陳漸
演玄吳秘章義七家爲此書自慶曆至元豐凡三十年
始成溫公序曰嗚呼揚子雲真大儒者邪孔子沒後知
聖人之道者非子雲而誰孟荀殆不足擬况其餘乎蓋

下之道雖有善者難以易此矣

卷

十一

史通評釋卷第十一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初校誤

孔陵陵馬錄刊

外篇

史官建置第一 總十四條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駒之過隙猶
且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聞上起帝王下窮匹
庶近則朝廷之士遠則山林之客諒於其功也名也莫不

史通

卷

十一

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圖不朽之事也何者
而稱不朽乎蓋書名竹帛而已向使世無竹帛時闕史官
雖堯舜之與桀紂伊周之與莽卓夷惠之與跖躄商周之
與曾閔俱一從物化墳土未乾則善惡不分妍媸未滅者
矣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者成空寂而其事
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
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
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
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爲用其利甚
博乃生人之急務爲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哉

子 皆其父所 高巨月頓 莊崎也 踏音脚即

好音浮辨 音由浮辨 朝音暮死

故備陳其事編之於後其一條

蓋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昔軒轅氏受命倉頡沮誦曾其職至於三代其數漸繁校周官禮記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曲禮曰史載筆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戴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司過之史韓詩外傳云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大史令也斯則史官之作肇自黃帝修於周室名目既多職務咸具至於諸侯列國亦各有史官求其位號一同王者至如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史佚倚

史通

相譽高周楚晉則伯也尚籍魯則丘明受經此並歷代史臣之可得言者... 猶有直臣... 對質... 御史... 也然則官雖無闕而書尚有遺故史臣等差莫辨其序按呂氏春秋曰夏太史終古見桀威亂載其圖法出奔商商太史高勢見紂迷亂載其圖法出奔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亦以其圖法歸周又春秋晉齊太史書趙崔之弒鄭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昭二年晉韓

宣午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諸史之任太史其取優乎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董此則自夏迄秦斯職無改者矣漢興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馬談為之漢法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敘事如春秋及談卒子遷嗣遷卒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尋自古太史之職雖以著述為宗而兼掌曆象日月陰陽度數司馬遷既歿後之續史記者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揚雄之徒並以別職來知史務於是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單

賜王立高堂隆等其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其二條

史通

評曰大戴禮虞史伯夷班彪略論唐虞三代詩書所及有史官以司典籍注云夏太史終古殷太史高摯周太史儋則虞夏殷周史官之名大略可紀而史通云史官肇自黃帝脩於周室似於四代未免遺焉歸雲集或謂倉頡為黃帝史官其謬蓋始於宋衷爾世本云沮誦倉頡作書未嘗言為史官也衷乃注云倉頡沮誦黃帝史官而韋誕傳云皇甫謐輩皆從其說不及考辨然河圖說微稱倉帝鴻烈解稱史皇說文稱頡皇曰帝曰皇豈人臣哉故崔瑗曹植蔡邕索靖張揖顧野王皆以倉頡為古帝不得稱為黃帝史官云又曰黃帝

褚先生名少孫

興音揚

主書史之臣則沮誦作雲書孔甲為史執青纂記言動
 惟實九盤孟邊豆奩鏡劍復與席巾杖子矛力牖之間
 莫不注銘以示勅戒孔甲之銘周公嘗誦之於成王矣
 恭邕銘論云黃帝有凡巾之銘孔甲有盤孟之戒杜甫
 亦云風后孔甲充其佐或以為夏孔甲非又曰黃帝史
 官孔甲夏后亦有孔甲孔子八世孫鮒亦曰孔甲
 評曰據歸雲之論倉頡古帝非黃帝之史臣孔甲為史
 非夏王之孔甲又史記載武王立社召公奭贊采師尚
 父牽牲尹佚策祝則尹佚周臣也史通曰孔甲尹逸名
 重夏殷孔甲非史臣尹逸非殷人豈別有所據邪佚與

史通

卷十

甲

逸同史記無逸作無佚

孫伯鸞孫伯宇鸞名司晉典籍故稱籍鸞

夏太史令終古黃帝裔任姓之後也終一作佟一作洛

高勢一作向勢屠黍歸周威公俱見呂氏春秋先識覽

困學紀聞說苑晉大史屠餘見晉平公之驕以其國法

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

亡君三年晉果亡愚謂平公後三年晉未亡也是時兩

周末分亦無周威公呂氏春秋晉太史屠黍見晉公之

驕高誘注以為晉出公當從曰覽然晉政在大夫又矣

非以驕亡也屠黍不可謂知幾

游楚子南

褚先生一
云會稽人

左昭元鄭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
 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
 閨門之外實黃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
 曰七子子產弗討閨門鄭城門黃隧門外道名黑
 胡母姓敬名姓死云齊宣王母弟別封母鄉遠本胡公
 近取母邑故為胡母氏又志云蒼頡七章蔡丞相李斯
 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毋敬
 作文字多取史籀篇而象體頗異
 索隱曰褚先生補史記合集武帝事以編年今止取封
 禪書補之信其才之薄也張晏云褚先生潁川人仕元

史通

卷十

五

成問常稜云褚少孫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為博士

藝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馮商續七篇常昭曰

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商字子高師

古曰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後事劉向能

屬文後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病死藝文志又

有待詔馮商賦九篇

南陽張衡字平子好玄經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

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東漢安帝時為大史令作

渾天儀者靈憲算罔論

泰山高堂隆字升平青龍中侍中領太史令陳壽曰高

游龍魏明

帝改元時
有奇龍見
片十

堂隆學業脩明志存匡君因錄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
評曰崔瑗稱平子數術窮天地制作倖造化陳壽贊升
平志存匡君發於忠誠讀思玄賦與高堂奏議可想見
其為人不徒知占候已爾

當王莽代漢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跡言
行蓋効古者動則左史書之此其義也 其三條

漢氏中興明帝以班固為蘭臺令史詔撰光武本紀及諸
列傳載記又楊子山為郡上計吏獻所作哀牢傳為帝所
異徵詣蘭臺斯則蘭臺之職蓋當時著述之所也自章和
已後圖籍盛於東觀凡撰漢記相繼在乎其中而都謂者

作意忘他稱 其四條
論衡楊終子山為郡上計吏見三府掾史為哀牢傳不
能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召在蘭臺前漢百官表御史
大夫秦官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
後漢百官志蘭臺令史六百石本注曰掌奏及印工文
書

大和開明
帝改元

後漢書地理志哀牢永平中置故牢王國雲南通志永
昌有哀牢山在府東二十里本名安樂夷語訛為哀牢
非也故牢王國為是
常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職隸中書其官即周之左史也

康帝書
改元

晉元康初又職隸秘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掌史
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齊已未以佐名施於作下 改佐
即為著作郎職知樞機正郎資以草傳如正佐有失
則秘監職司其愛其有才堪撰述學綜文史雖居他官或
無領著作亦有雖為秘書監而仍領著作郎者若中朝之
兼攝陳壽陸機東晉江左之王隱虞預于寶孫盛宋之徐
羨蘇寶生妻之沈約裴子野斯並史官之尤美者作之妙
選也而齊梁二代又置脩史學士陳氏因循無所變革若
劉涖謝吳顧野王許善心之類是也 其五條

高陽許善心字務本隋黃門侍郎撰方物志煬帝嘗言
及文帝受命之行因問鬼神之事教善心與崔祖濬撰
實錄紀十卷初善心父著梁史未就歿善心修續家書
後死於宇文士及之難

至若偏隅僻壤異族偽朝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按蜀志
稱王崇補東觀記序掌禮儀又卻正為秘書郎廣求益部
書籍斯則典校無不為辭有所失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史
官者得非厚誣壽乎別有曲筆篇言之詳矣吳歸命時
有左右二國史之職薛瑒為其左華嚴為其右又周處自
左國史遷東觀令以斯考察則其班秩可知 其六條

評曰陳壽譏武侯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違

災異靡書第考壽志章武二年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
十餘里中廣數十丈景耀元年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
赦改年何其言之自相左也子玄以王崇許蓋卻正駁
之當矣第未有蜀史可稱蓋官即設史未就邪蜀志注
雖引王隱蜀記孫盛蜀世譜隱盛皆晉人也誰周有蜀
本紀考周仕蜀為光祿大夫亦未為史官豈隆魏後作
邪

蜀志卻正字令先僊師人蜀秘書令史遷郎至今當世
美善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求略皆寓目後主東遷
洛陽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合妻子單身隨侍時論

史通

卷下

嘉之

偽漢嘉平初公師或以大中大夫領左國史撰其國君臣
紀傳前京張駿時劉慶遷儒林郎中常侍在東苑撰其國
書蜀與西涼三朝記事委之門下南涼主烏孫初定蜀其
欲造國紀以其將軍郎韶為國紀祭酒使撰錄時事自餘
偽事多置著作官若前趙之和苞後燕之董統是也其七
公師或襄陵人善相見劉淵驚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
未見也官至太中大夫為劉聰所誅中黃門凌脩與中
常侍王沉等寵幸用事構或與尚書王琰田歆少府陳
休左衛卜崇大司農朱誕聰一日而尸七卿或音師姓

嘉平傳漢
劉聰改元

包音也

辛晏阻兵於枹罕張駿譙羣寮於閑豫堂命賓鴻等進
討辛晏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不以喜怒與師不以乾沒
取勝必須天時人事然後起也辛晏父子安忍凶狂其
亡可待奈何以饑年大舉猛寒攻城昔周武起戈以須
亡殷之期曹公縶袁氏使自斃何獨殿下以旋兵為耻
乎駿納之

元魏初稱制即有史臣雜取它官不常厥職故如崔浩高
閻之徒唯知著述而未列名號其後始於秘書置著作局
正郎二人佐郎四人其佐三史者不過一二而已晉恭以
來三史稍替別置修史局其職有六人當代都之時史臣

史通

卷下

九

言也

每上奉旨言下詢國俗兼取工於翻譯者來直史曹及洛
京之末朝議又以為國史當專任代人不宜歸之漢士於
是以谷纂山偉更主文籍九經二十餘年其事闕而不載
斯蓋猶秉夷禮有互鄉之風者焉其八條
評曰史通云谷纂山偉更主文籍考魏史亡谷纂姓名
止李延壽山偉傳云國史自鄧彥海崔深崔浩高允李
彪崔光以還諸人相繼撰錄纂偽及偉等論說上黨王
天穆及介朱氏世隆以為國書正應代人修緝不宜委
之餘人是以纂偉等更主文籍守舊而已初無述著故
自崔鴻死後迄終偉身二十許載時事蕩然萬不記一

漢字疑

後人執筆無所憑據史之遺闕偉之由也所云其偉基
偽山偉也豈誤以其偽為谷纂邪其偽另有傳

其偽字櫛顯洛陽人其先君代偽孝莊時仕累遷為滄
州刺史孝武帝入關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

山偉字仲子洛陽人其先君代偉涉獵文史孝莊入官
領著作郎節閔帝立除秘書監仍著作孝靜初除衛大

將軍中書令監起居後以本官復領著作卒

高齊及周迄于隋氏其史官以大臣統領者謂之監修國
史自領則近循魏代遠効江南參雜其間變通而已唯周

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為上士佐郎為下士名諡雖易而

班秩不殊如魏收之檀名河朔柳虬之獨步關右王劭魏
澹展効於開皇之朝諸葛頴劼炫宣功於大業之世亦各

一時也其九條

河東柳虬字仲盤周時秘書丞領著作修史若注
上言史官書善...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人以

為讓

鉅鹿魏收字伯起魏中書舍人與齊陰溫于昇河間邢

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武定二年除中書侍郎修國史齊

受禪詔撰魏史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帝敕收曰

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始魏初鄧彥海撰大

史通

史通

史通

史通

史通

乳奇舊丸
一作蚌
王劭注秦
大業隋場
帝改元

漢字疑

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游允程駁李彪崔光李琰之
郎知世修其業洽為編年體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猶

未出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書至太和十四
年又命崔鴻王遵業補續下訖孝明事甚委悉齊陰王

暉業撰辯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與通直常侍房延祐
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

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辯定名稱隨條甄舉八史採亡
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書成眾口誼然號為穢史齊

亡之歲收豕彼發棄其骨於外

魏澹字彥深季景子收族弟也齊殿中郎中書舍人與

李德林脩國史隋帝以魏收所撰後魏書褒貶失實平
繪為中興書事不倫序詔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

恭帝為十一紀七十八列傳別為史論及例各一卷合
九十二卷義例與收多異

丹楊諸葛頴字漢隋著作郎煬帝甚見親幸頴因隙多
所譖毀人謂之冶葛樛變駕北巡記一卷幸江都道里

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

梁皇家之建國也乃別置史館通籍禁門西京則與鸞渚

為鄰東都則與鳳池相接厥館宇華麗酒饌豐厚得廁其

流者實一時之美事至咸亨年以職司多濫高宗喟然而

史通

史通

史通

史通

史通

史通

宋本全
注

武德
高祖
改元
武德
元年
李仁
實
母及
詳十
二卷

稱曰朕甚惜焉乃命所司曲加推擇如有居其職而關其
才者皆不待預於修撰詔曰脩撰國史義存典實自非標
履忠正誠重該通方學有聞難堪斯任竊聞近日以來但
居此職即知修撰非唯編紀外亦恐漏洩史事自今後
宜遣史司精簡堪修史人灼然為衆所推者錄名進內自
餘雖居史職不得輒聞見所脩史籍及未行用國史等之
事由是史臣拜職多取外司著作一曹始成虛設凡有撰
削畢歸于餘館始自武德迄乎長壽其間若李仁實以直
辭見憚敬潘以敘事推工許敬宗之矯妄牛鳳及之狂惑
此其善惡尤著者也 其十條

史通

卷十一

李

李仁實頃丘人官左史著格論通曆等書

蒲州敬播貞觀初進士時顏師古孔穎達撰次隋史詔

播詣秘書內省參纂再遷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又與令

狐德恭等撰晉書房玄齡嘗稱播陳壽之流

杭州許敬宗字延族署文學館學士貞觀中除著作郎

兼修國史初太子承乾廢官屬張玄素令狐德恭趙弘

智裴宣機蕭約皆除名敬宗為言帝悟多所玩復高宗

即位進中書令初高祖太宗實錄敬播所撰信而詳又

敬宗竄改不平專出已私

又按晉令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錄諸言行動伐舊載史

籍者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讌會則在御左右記錄帝
言及賓客訓對後別置修起居注二人多以餘官兼掌至
隋以史部散官及校書正字閑於述注者修之納言監領

其事煬帝以為古有內史外史今既有著作宜立起居遂

置起居舍人一員職隸中書省如庾自直崔濟祖虞世南

蔡允恭等咸居其職時謂得人唐氏因之又加置起居郎

二員職與舍人同每天子臨軒侍立於玉階之下 其

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則通階延首而聽之退而編錄

以為起居注龍朔中改名左史右史今上即位仍從國初

之號焉高祖太宗時有令狐德恭呂才蕭約褚遂良上官

儀高宗則天時有李安期顧胤高智周張大素凌季友斯

竝當時得名朝廷所屬也夫起居注者編次甲子之書至

於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隨事記錄言惟詳審凡欲撰

帝紀者皆因之以成功即今為載筆之別曹立言 其

故略述其事附於斯篇 其十一條

穎川庾自直隋著作佐郎化及修述與之北上自載露

車中感激發病卒

崔濟祖唐書作祖濟

餘姚虞世南隋秘書郎貞觀初拜員外散騎侍郎弘文

館學士

李
上
卷
注

史通

卷十一

李

蔡允恭武德初為秦王府將軍

博州呂才貞觀時直弘文館參論樂事帝嘗覽周武帝

三局象經不能通或言太子洗馬蔡允恭能之召問允

恭少通其略老乃志試問才退一昔即解其圖以開允

恭記其舊與才正同

蕭約瑀從子梁明帝孫也永徽中諫議大夫弘文館學

士

褚遂良字登善亮子貞觀中起居郎遷諫議大夫拜中

書令後以諫立武后貶愛州卒

陝州上官儀字游韶貞觀初弘文館直學士高宗時進

史通

卷十

西

西堂侍郎麟德元年坐梁主忠事下獄死中宗時追贈

中書令

蘇州顧胤永徽中起居郎兼修國史以撰太宗實錄加

弘文館學士

常州高智周儀鳳初進同中書門下三品是時崔知溫

劉景先修國史故智周與郝處俊監莅久之罷為御史

大夫

又按詩邶風靜女之三章君子取其彤管夫彤管者女史

記事規誨之所擗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

女史內之與外其任皆同故晉獻或亂驪姬夜泣床笫之

邶音佩形
音同管
古反

明德注
卷

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楚昭王讎遊蔡姬許從孤死矣夫
宴私而有書事之冊蓋受命者即女史之流手至漢武帝
時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凡斯者述
似出宮中求其職司未聞位號隋世王劭上疏請依古法
復置女史之班具錄內儀付於外省文帝不許遂不施行
大抵自古史官其公革廢置如此夫仲尼脩春秋公羊高
作傳漢魏之陸賈魚豢晉宋之張璠范曄雖身正史職而
私撰國書若斯人者有異於是故不復詳而錄之

評曰考邶風靜女文章靜女其夔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

澤女美注彤管未詳何物蓋相贈以結殷勤之意史通

以爲女史記事之所擗者似筆也子玄當另有據又考

韻書彤管飾也赤也詩言彤管有煒注煒赤貌豈丹筆

邪

國語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獻公曰君盍殺我無以

一妾亂百姓公曰太子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

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

釋君公曰不可爾勿憂吾將圖之

列女傳越姬者越王勾踐之女楚昭王之姬也昭王燕

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乃顧謂二姬曰樂乎蔡姬對曰

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願與子同樂

附注
卷八
十九卷唐
志多蔡姬
第五十卷

史通

卷十

五

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乃復謂越姬越姬曰樂則樂矣然而不可久也妾不敢聞命於是王悟

夫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剛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乎雋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必論其事業前後不同然相與而成其師一矣其

評曰書記於當時難剛定於後來易故南史兄弟不免其身董狐非有亦南之績矣孟堅承祚得從容優游以

史通 卷十一 末

卒漢書國志之業而無南董之既時異故也孟堅瘦死乃當實之過非作史之尤

觀夫周秦已往史官之取人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至於漢魏已降則可得而言然多竊虛號有幾無實按引二史皆當代所撰能成其事者蓋唯劉珍蔡邕王沉魚豢之徒耳而舊史載其同作非止一家如王逸阮籍亦預其列且叔師研尋章句儒生之腐者也嗣宗沉酒麴藥酒徒之狂者也斯豈能措置時事成國典乎而近代趨競之士尤喜居史職至於措辭下筆者十無一二焉既而書成繕寫則署名同獻爵賞既行則攘袂爭受遂使是非無準真偽

逸字叔師 籍字嗣宗

相雜生則厚誣當時死則致惑來代而書之譜傳以為美談載之碑碣增其壯觀既而自雁行事稱其所長則二某代者某書某年成某史加封若干戶獲賜若干段諸如此類往往而有遂使讀者皆以為名實相符功賞相副昔魏帝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則効歟 其十四條

延按末四句疑有脫漏

史通 卷十一 末

史通評釋卷第十二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太初校誤

孔陵陵鳥錄刊

外篇

古今正史第二 總十八條

易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儒者云伏羲氏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又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

史通

卷十二

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春秋傳載楚左史能讀三墳五典禮記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由斯而言則墳典文義三五典策至於春秋之時猶大行於世爰及後世其書不傳惟唐虞已降可得言者然自垂而往聖賢遺教其一二髮鬣存焉而後諸子屬造奇說其語不經其書非聖故馬遷有言神農前吾不知矣班固亦曰顓頊之事未可明也斯則墳典所記無得而稱者焉

右說三墳五典

晁公武曰古三墳書一卷張天覺言得之於北陽山家墳皆古文而傳乃楚所謂三墳者山氣形也七略

志皆無之世以為天覺偽撰

陳氏曰元豐中毛漸正仲奉使京西得之唐州民舍其辭詭誕不經蓋偽書也三墳之名惟見於左氏右子子華之言蓋自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前乎唐虞無徵不信不復採取於時固已影響不存今去二千載而其書忽出何可信也况皇謂之墳帝謂之典皆古史也不當如毛所錄其偽明甚晁公武云張商英偽撰以此李奎陰符經

馬端臨曰按夫子所定之書其亡於秦火而漢世所不復見者蓋有不知其為何語矣况三墳已見削於夫子

史通

卷十二

而謂其書忽出於元豐間其謬可知夾添好奇而尊信之過矣又况詳孔安國書序所言則墳典書也蓋百篇之類也八索易也蓋彖象文言之類也今所謂三墳者曰山墳氣墳形墳而以為連山歸藏坤乾之所由作而又各有所謂大象六十四卦則亦是易書而與百篇之義不類矣豈得與五典並稱乎

桓譚新論勿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為十八篇古帙禮記有五十六卷古論語二十一卷古孝經一卷二十章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蓋嘉論之林藪文義之淵海也延按新

論不及三墳而有尚書則三墳在漢業已不傳
評曰張平子說三禮禮為人防墳大防也五典五帝之
常道也馬融三氣天地人之氣也五典五行也古人論
墳典其說不同如此則書已久矣史通謂墳典所記
無得而稱諒夫夫三墳之書漢唐業已不傳至宋始出
偽也北史云劉炫偽造連山易連山可偽惡知三墳非
偽乎

堯舜相承已見墳典周監二代各有書籍至孔子討論其
議剛為尚書始自唐堯下終秦繆其言百篇而各為之序
屬秦為不道坑儒禁學孔子之末孫曰孔惠壁藏其書漢

史通

卷十一

十一

室龍興旁求儒雅聞故秦博士伏勝能傳其業詔太常使
掌故晁錯受焉時伏生年且百歲言不可曉口授其書纔
二十九篇自是傳其學者有歐陽氏大小夏侯宣帝時復
有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行
之於世其篇所載年月不與序相符合又與左傳國語孟
子所引秦誓不同故漢魏諸儒謂馬融鄭玄王肅也咸疑其繆古文
尚書者即孔惠之所藏科斗之文字也魯恭王壞孔子舊
宅始得之於壁中博士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增多二十
五篇更以隸古字為之編為四十六卷司馬遷錄其事故
遷多有古說安國又受詔為之訓傳值武帝末巫蠱事起

齊明帝
武

經籍道息不獲奏上藏諸私家劉向取校歐陽大小夏侯
三家經文脫誤甚衆至於後漢孔氏之本遂絕其有見於
經典者諸儒皆謂之逸書馬融鄭玄王肅亦注今文尚書
而大與古文孔傳相類或肅私見其本而獨秘之手晉元
帝時豫章王內史梅賾始以孔傳奏上而缺舜典一篇乃
取肅之堯典從賾徵以下分為舜典以續之自是歐陽家
小夏侯家等學馬融鄭玄王肅諸注廢而古文孔傳獨行
列於學官未為世範齊建武中吳興人姚方與采馬王之
義以造孔傳舜典云於大航購得詣關以獻舉朝集議咸
以為非謂武帝時為博士議曰孔故稱伏生與合五篇蓋
相連所以或合舜典於有曰若若古伏生

史通

卷十一

四

云魯老何容由及江陵校蕩其文入北中原學者得而異
足遂不見用也
之隋學士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故今人所習尚書
舜典元出於姚氏者焉

右說尚書

評曰孔安國序云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孔穎達云張
霸之徒偽作舜典姚方與所得古文孔傳舜典止乃命
以位二十八字自慎徽五典以下固具於伏生書也史
通謂今人所習尚書舜典元出於姚似舜典一篇盡出
於姚則未確也蔡仲默注甚詳當舉看焉又劉炫仕隋
不達官終太常博士未為學士

名號伏勝
字子賤

又曰隋經籍志云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
末孫惠所藏言字皆古文顏師古曰家語記孔勝字襄
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中而漢記
尹敏傳云孔鮒所藏史通孔惠之說出隋志而孔勝孔
鮒二說見文獻通考經籍考未知孰是

鄭康成序云伏生勝為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
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音聲猶有訛誤先後猶有差
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
已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
曰傳劉向校書得而上之九四十一篇至康成始詮次

史通

卷十一

五

為八十三篇

儒林傳秦時伏生壁藏漢定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
十九篇教於齊魯之間孝文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
之注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
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頽川異錯所
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

晉書鄭冲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
又從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奏上
其書而施行焉

馬融字季長東觀典校秘書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

逵鄭眾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

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

北海鄭玄字康成事馬融解歸融喟然曰鄭生去吾道

東矣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

大傳中侯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禮禮祫義六統

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

萬言

當周室微弱諸侯力爭孔子應聘不遇自衛而歸乃與魯

君子左丘明觀書於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上遵周

公遺制下明將來之法自隱及哀十二公行事經成以授

史通

卷十一

六

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失其真故論本事而為傳明

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當世君臣其事實皆形

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形

故有公羊穀梁鄭夾之傳鄭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故不

顯於世漢興董仲舒公孫弘竝治公羊其傳習者有翟頡

二家之學宣帝即位聞衛太子私好穀梁乃召名儒蔡子

秋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因置博士平帝初立左氏逮於後

漢儒者數廷毀之會博士李封卒遂不復用述和帝元興

十一年鄭興父子奏請重立於學官至魏晉其書漸廢

二傳亦廢今所用左氏本即杜預所注者

有註無書
有目無而
仲舒注二
卷

右說春秋

戴宏序云子夏傳之公羊高傳其子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胡母子都著以竹帛其後傳董仲舒以公羊顯于朝又四傳至何休為經傳集詁其書遂大傳鄭玄曰公羊善於識休之注引識為多應劭風俗通稱穀梁名赤子夏弟卜糜信則以為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為名倣字元始皆未詳也自孫卿申公至蔡千秋江翁凡五傳至漢宣帝好之遂盛行於世

隋經籍志曰遭秦滅學口說尚存漢初有公羊穀梁鄭

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

夾音類

公孫弘菑川薛人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蕭望之字

長倩東海蘭陵人俱詳漢書本傳

儒林傳武帝尊公羊家由是大興胡毋生弟子贏公後

孟卿眭孟眭孟授嚴本姓彭祖顏安樂由是有嚴顏之

學

開封鄭興字少贛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通達其

旨同學者皆師之子眾字仲師從父受左氏春秋明三

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後受詔作春秋剛十九篇

音頁送切

音雞

杜陵杜預字元凱晉當陽縣侯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攷眾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

評曰左勝公穀子玄三長五短之說備矣當西漢盛時尊公穀而絀左何也一則左書未著二傳獨行一則當其時衛太子宣帝以人主而好穀董仲舒公孫弘以大儒而好公上有好者下有甚焉左其如公穀何其後劉歆鄭興父子奏立學官至杜預而著至于玄而申訖於今日家習其書嗟乎龍蟄有時毋論人之行藏即典籍亦爾

又當春秋之世諸侯國自有史故孔子求眾家史記而得百二十國書如楚之書鄭之志魯之春秋魏之紀年此其可得言者左丘明既配經立傳又撰諸異同號曰外傳國語二十一篇斯蓋採書志等文非唯魯之史記而已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錄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終乎秦表號曰世本十五篇春秋之後七雄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六中大夫陸賈紀錄時政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馬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而卒于遷乃述父遺志採左傳國語剛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時事上自黃帝下訖麟趾作十二本紀十

諸名史後
卷十卷

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都謂之史記協
厥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諸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
聖君子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
篇未成有錄而已張晏漢書注云十篇元成之間會稽褚
先生更補其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白者辭多鄙陋
非遷本意也晉散騎常侍巴西譙周以遷書周秦已下或
采家人諸子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
舊典以亂其繆今則與史記並行於代焉

右說史記

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武紀禮樂兵書漢興將相年表

史通

卷十一

九

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勸飲覽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
作武紀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願
師古曰本無兵書張說非也

楊惲華陰人父敞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

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以驕奢不悔諫

蜀志譙周字九南西充國人蜀光祿大夫降魏封陽城

亭侯入晉為散騎常侍著法訓五經論古史考隋志古

史考二十五卷左傳正義譙周考古史謂秦帝與神農

二人小司馬三皇本紀按古史考

評曰譙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採俗語百家

諸名史後
卷十卷

之言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
糾遷謬誤司馬彪復以周為未盡善也條古史考中凡
百二十二事為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宋蘇子由又
作古史始伏犧訖秦始皇朱子稱其近理其後廬陵羅
泌作路史明應城陳士元作荒史尚論古初率多謬悠
善乎楊朱之言曰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存
若覺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見或
聞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此可以論
古史矣

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子

史通

卷十一

十

飲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楊雄史參審肆仁晉馮跋
肅金丹馮衍常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于哀平間猶
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
前史又雄歆褒美偽新誤後惑眾不當垂之後代者也於
是採其舊事旁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
撰未盡一家乃起元高皇終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
年綜其行事上下通洽為漢書紀表志傳百篇其事未畢
會有上書云固私改作史記者有詔京兆收繫悉錄家書
封上固弟超詣關自陳明帝引見言固續父所作不敢改
易舊書帝意乃解即出固徵詣校書受詔卒業經二十餘

大家名昭
二名如字
愚疾死於
婦之狀如
之義也其
後唐有阻
大家

漢史在

載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固後坐竇氏事卒於洛陽獄書頗
散亂莫能綜理其妹曹大家博學能屬文奉詔校故又選
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授讀其人表及天文志等猶
未克成多是持詔東觀馬融所作而古今人表不類本書
始自漢末迄乎陳世為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於專門
受業與五經相亞初漢獻帝以國書文煩難省乃詔待中
荀悅依左氏傳刪為漢紀三十篇命秘書給紙筆經五年
乃就其言簡要亦與本傳並行

右說漢書

晁氏曰前漢書一百卷後漢書九十卷司馬班固續遷史記

史通

卷之十一

十一

疾言命即
病病死於
獄也

撰十二帝紀八年表十志七十列傳起高祖終王莽二
百三十九年凡八十餘萬字固既疾死書頗散亂章帝
令其妹曾世叔妻昭就東觀緝校內八表天文志皆其
所補也唐太宗子承乾令顏師古為之注范曄曰固
主職蓋亦不然其贊多徵文顧讀者弗察耳劉勰幾誤
其古今人物表無益於漢史此論誠然至謂固全無補
固雖諂附匪人亦何至是然識者以固書皆因司馬
王商楊雄歆向舊文闕色之故其文章首尾皆善而
間頗冗瑣良由商之才視數字微劣耳固之自敘稱
者豈亦謂有所本與

五真至冷
作五真
敬劉珍未
據其意

評曰談書未就而卒於遷處書未全而竟於固可謂有
子而遷下獄室固就詔獄又何其同禍也遷書以女之
子楊惲布固書以女弟大家城又何二氏之多賢女也
伏生之女受經中郎之女傳業今具須眉而迷古今者
惡矣
杜陵馮衍字敬通幼有奇才年九歲能誦詩至二十而
博羣書已事劉永降於光武帝怨行等不時至永以立
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行獨見黜作顯志賦以自勵
在漢中與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
諫從事孟冀作世祖本紀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孫述

恒揚志俱
注九卷

建武光武
改元未切
安帝改元

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自是以來春秋世亦以煥炳而
忠臣義士莫之撰勒於是又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及諫
議大夫李充雜作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自建
武記手承初事業垂竟而珍等繼卒復命侍中伏無忌與
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羌
傳地理志至靈元年復令大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
寔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
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寔壽又與議郎
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舉及鄭眾蔡倫等傳
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嘉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

漢書靈帝
改元嘉平
清改嘉平

蔡邕揚彪盧植著作東觀漢記續紀傳之可成者而邕別作
 朝會車服二志後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會董
 卓作亂西遷史臣廢棄舊文散逸在許都揚彪頗存注記
 至於名賢君子自本初已下闕續魏黃初中唯著先賢表
 故記殘缺至晉無成太始中秘書丞司馬彪始討論衆作
 綴其所聞起于光武終於孝獻錄世十二編年二百通綜
 上下旁引庶事為紀志傳凡一十三篇號曰續漢書又散
 騎常侍華嶠剛定東觀記為漢後書帝紀十二皇后紀二
 典十列傳七十譜三總九十二篇其十典竟不成而卒自
 斯已後作者相繼為編年者四族創紀傳者五家推其所
 長華氏居寂而遭晉室東徙三惟一存至宋宣城太守范
 曄乃廣集學徒窮覽舊籍剛煩補略作後漢書凡十紀十
 志八十列傳合為百篇會曄以罪被收其十志亦未成而
 死先是晉東陽太守袁宏抄撮漢氏後書依荀悅體著後
 漢紀十三篇世言漢中興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

史通 卷十一

右說後漢書

陳留李充字大遼延平中徵為博士遷侍中
 伏無忌傳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
 經諸子百家藝術元嘉中桓帝詔無忌與黃景崔暹等
 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剛著事要號曰伏侯注其書

延平明帝 改元 永和 永元

上自黃帝下盡漢質帝為八卷
 陳留邊韶字孝先官尚書令著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
 篇
 南陽延篤字叔堅官京兆尹著詩論銘書應訊表教令
 凡二十篇
 崔寔字子真桓帝初除為郎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
 政論其後拜議郎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
 漢書司徒王允欲殺伯喈太尉馬日磾馳往拯之允不
 可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
 制作國之典也咸紀廢典其能久乎伯喈死獄中允尋
 被害

史通 卷十一

曹壽字世叔娶班彪之女稱曹大家三輔決錄注曰齊
 相子穀頗隨時俗注云曹成壽之子也司徒掾察孝廉
 為長垣長母為太后師徵拜中散大夫子穀即成之字
 也

永平中班固陳宗尹敏孟異共撰世祖本紀固又撰列
 傳載紀二十篇而紀傳始立安帝永初永寧間劉珍駒
 駱張衡李尤等撰集為漢紀於是又有名臣列士傳馬
 永壽中則有崔寔邊韶延篤朱穆鄧嗣伏無忌之著作
 熹平中則有盧植馬日磾蔡邕韓說揚彪之補續又作

永平明帝 改元

靈紀及補諸列傳四十二篇而紀傳益備唯書志缺也
以十意足之十意猶前書十志也邕上書曰光武已來
唯記紀傳無續志者臣師太傅胡廣略以所有舊事與
臣積累二十餘年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謹
科條諸志臣欲嗣定者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
著者五律曆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
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

史通

卷上

十五

府

建武
改元

永嘉
改元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王莽天鳳中為導江卒正
居臨邛自立為蜀王都成都建武元年遂僭帝號成家
後滅於漢
高唐華嶠字叔駿晉侍中惠帝元康初轉秘書監嶠以
漢記煩穢慨然改作起光緒獻一百九十五年為帝紀
十二皇后紀二卷十與十卷傳七十卷又三譜序傳目
錄凡九十七卷易外傳傳為皇后紀以次帝紀改去舊
典名漢後書奏之時藏之秘府嶠撰十典未成子暢續
之永嘉喪亂存者三十餘卷

順陽范曄字蔚宗宋吏部郎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
刪衆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
不致意焉後以逆誅

晁氏曰後漢書九十卷志三十卷宋范曄撰十帝紀八
十列傳唐高宗命章懷太子賢與劉訥言華希元等作
註初曄命謝儼撰志未成而曄伏誅儼悉蠟以覆車梁
世劉昭得舊本因補註三十卷觀曄與甥姪書敘作書
之意稱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如此者又謂諸序論筆
勢放縱實天下奇作往往不減過秦論常以此擬班氏
非但不愧之而已其自負如此然世多譏曄創為皇后

史通

卷上

十六

紀及采風俗通中王喬抱朴子中左慈等詭譎事列之
於傳又贊辭佻巧失史體云

陳氏曰按唐藝文志為後漢史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
劉義慶華嶠謝沈袁山松七家其前又有劉珍等東觀
記至曄乃剛取衆書為一家之作其自視甚不薄然頗
有略取前人舊文者注中亦著其所從出至於論後有
贊尤自以為傑思殆無一字虛設自今觀之幾於贅矣
袁宏字彦伯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太元初卒撰後漢
紀三十卷晁氏曰宏在晉末為一時文宗以東京史籍
不倫謝承司馬彪之徒錯謬同異無所取正唯張潘紀

太元
改元

差詳因參樵記傳以損益之比諸家號為精密

評曰遷下腐刑而祖述史記者楊惲劉歆楊雄相繼誅

辱固覽詔獄而綜續漢書者秦邕范曄相將就戮韓子

所云人禍天刑其說然邪固不可不慎也

晉初魏文
帝改元太
和魏明帝
改元

傅玄注八
卷

吳孫權
大帝

吳大帝

吳大帝

吳大帝

吳大帝

吳大帝

吳大帝

吳大帝

吳大帝

吳大帝

吳大帝

吳大帝

吳大帝

吳大帝

吳大帝

吳大帝

吳大帝

吳大帝

吳大帝

吳大帝

吳大帝

史通 卷十一

梁廣華嚴訪求往事相與記述竝作之中曜榮為首當錄

命侯時廣昭先亡曜榮徙黜史官又闕書遂無聞歟表請

曜榮續成前史其後曜獨終其書定為五十五卷至晉受

命海內大同著作陳壽乃集三國史撰為國志凡六十五

篇夏侯湛時亦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草而罷及壽卒

梁州大中正范曄表言國志明乎得失辭多勸誡有益風

化願多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就家寫其書先是魏時京

兆魚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其後孫盛撰魏氏春秋王隱

撰蜀記張勃撰吳錄異聞錯出其流寂多宋文帝以國志

載紀傷於簡略乃命書郎裴松之兼採衆書補注其闕

由是世言三國志者以裴注為本焉

右說三國志

文章志繆襲字熙伯事魏四世多所述敘官至尚書光

祿勳

文章敘錄韋誕字仲將太僕端之子有文才善屬辭章

建安中為郡上計史特拜郎中稍遷侍中中書監太和

中為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

書云

應璩字休連魏文明帝世歷官散騎常侍齊王卽位稍

遷侍中典著作

史通 卷十一

晉陽王沉字處道正元中侍中典著作與荀顛阮籍共

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實錄高貴鄉公將攻司馬

昭召沉及王業告之沉業白昭昭反弒公公論不齒後

沉子浚潛謀叛為石勒所誅

阮籍字嗣宗大將軍從事中郎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

行已寡欲以莊周為模則官至步兵校尉

孫該字公達郎中著魏書

沛郡薛瑩字道言吳散騎中常侍孫皓初為左執法遷

選曹尚書忤皓下獄徙廣州右國史華嚴上疏曰大吳

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大史令丁孚郎中項峻

太康實武
帝改元

始撰吳書乎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孫廣及臣五人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負息蹈罪瑩出為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淺才劣適可為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襲乎峻之跡懼隆大皇帝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瑩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為冠首是以悽悽為國惜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昭遂召瑩還為左國史吳亡入晉太康三年卒著書八篇名曰新議

吳郡韋曜字弘嗣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少好學能屬文為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孫皓即位為侍中常領左國史以忤皓見誅

武進華敷字承先為祕府郎遷中書丞孫皓即位遷東觀令領右國史天冊元年以微謹免

聞喜裴松之字世期宋太祖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紀增廣異聞既成奏上上曰此為不朽矣

唐志魚豢魏略五十卷王隱刪補蜀記七卷張勃吳錄三十卷

評曰史通言吳歸命侯時廣昭先亡曜瑩徒黜華敷表請曜瑩續成前史其後曜獨終其書定為五十五卷考

鳳凰孫皓
改元

之吳志韋曜以吳鳳凰二年付獄華敷表掾不許遂誅曜後薛瑩下獄敷又掾之皓允召還吳亡瑩入晉以太康三年卒則曜誅在先瑩卒在後乃云敷表曜瑩續史曜獨終其書則曜與瑩似若竝存者而曜能終其書也且曜傳亦不列曾著吳書若干卷曜獄中上書止言作洞記四卷辯釋名一卷未言吳書又敷掾表亦言吳書已有頭角敘贊未述豈于玄別有所據邪又云曜瑩徒黜吳志瑩徙廣州曜實誅死何得並言徒黜

晉史洛京時著作郎陸機始撰三祖紀佐著作郎束皙又撰十志會中朝喪亂其書不存先是歷陽令陳留王銓有

著述才每私錄晉書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子隱博學多文受父遺業西都事跡多所詳究過江為著作郎受詔撰晉史為其同僚虞預所斥坐事免官家貧無資書未遂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鎮亮給其紙墨由是獲成凡為晉書八十九卷咸康六年始詣關奏上隱雖好述作而辭拙才鈍其書編次有序者皆銓所修章句混漫者必隱所作時尚書郎領國文于寶亦撰晉紀自宣訖愍七帝五

十三年凡二十二卷其書略直而能就甚為當時所稱

晉江左史自鄧粲孫資之詔之檀道鸞已下相次繼作遠

則編記兩帝近則唯敘六朝至宋湘東太守何法盛始撰

鳳凰孫皓
帝改元

晉中興書勒成一家奇尾該備齊隱士東莞臧榮緒又集東西二史合成一書皇家貞觀中有詔以前後史十有八家制作雖多未能盡善乃勅史官更加纂錄抹正典與舊說數十餘部兼引偽史十六國書為記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并序例目錄合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者焉

右說晉書

元城東晉字廣微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志太康二年汲人發冢得竹書皆隨疑分釋皆有義證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通記晉書紀志遇亂亡失其五經通論

史通卷二十一

發冢記補亡詩文集數十篇存
陳郡王隱字處叔父銓歷陽令太興初召隱及郭璞俱為著作郎令撰晉史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編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于言色預既蒙族交結權貴共為朋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歸于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共其紙筆書乃得成詣明上之庾亮字元規晉中書令
餘姚虞預字叔監散騎常侍領著作晉書四十餘卷會稽典錄二十篇

長沙鄧粲桓冲請為別駕著元明紀十篇
山陰謝沉字行思何充庾冰竝稱沉有史才遷著作郎撰晉書三十餘卷著後漢書百卷

王韶之字體恭私撰晉安帝陽秋及成時人謂宜居史職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晉安帝之崩武帝使韶之與帝左右密加酖毒武帝受命復掌宋書臧榮緒東莞晉人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為一書記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

晉史十八家隋志晉書有王隱八十六卷虞預二十三卷朱鳳十卷本十四卷訖元帝謝靈運三十六卷臧榮緒一百一十卷蕭子雲十一卷本一百二卷梁有鄭忠七

卷沈約一百一十一卷庾銑東晉新書七卷亡又蕭子顯晉史草三十卷梁張緬晉書鈔三十卷張氏晉書鴻烈

六卷中興書有何法盛七十八卷晉紀有陸機四卷干寶二十三卷曹嘉之十卷鄧粲十一卷宋劉謙之二十

五卷南史云二十卷王韶之十卷徐廣四十五卷郭季產續五卷陽秋有習鑿齒孫盛檀道鸞之書卷又有荀

綽晉後略記五卷唐志又有晉錄五卷

貞觀二十年閏三月詔曰晉史十有八家雖存記注才非良史書虧實錄榮緒煩而寡要行思勞而少功叔寔

味同畫餅子雲學理涸流處叔不預於中興法盛莫通於創業洎乎干陸曹鄧略紀帝王變盛廣松纒編載祀其文既野其事罕有延按此詔便知諸史優劣

評曰貞觀中所脩晉書前無序止云太宗文皇帝御撰夫修史史臣職也令書果出御撰是主行臣職使不出御撰是主掠臣美亡一可者也書後有音義三卷天祿間左史弘農楊齊宣平衡撰凡所訓釋必求典故大為此書之助

宋史元嘉中著作郎何承天草創紀傳自此以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補承天殘缺後又命裴松之續成國史松之

尋卒史佐孫冲之表求別自創立為一家之言孝建初又勅南臺侍御史蘇寶山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山被誅大明六年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孫

孝建大明 俱宋孝武 帝改元 寶山宋史 作寶生

山蘇所述勒為一書其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自造而序事多虛難以取信自永光已後至禪讓十餘年

永光宋廢 帝改元 寶山宋史 作寶生

中闕而不載至齊著作郎沈約更補綴所遺製成雜史自義熙肇號終乎昇明三年為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合百

宋改元 寶山宋史 作寶生

卷名曰宋書永明末其書既行河東裴子野更剛為宋略

宋改元 寶山宋史 作寶生

二十卷沈約見而歎曰吾所不逮也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為上沈書次之

右說宋書

唐志徐爰宋書四十二卷孫嚴宋書五十八卷沈約宋書一百卷王智深宋紀三十卷裴子野宋略二十卷鮑

衡卿宋春秋二十卷王琰宋春秋二十卷

南琅邪徐爰字長玉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孝武初又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

踵成之孝建六年又使裴松之作郎使終其業爰撰因前作而專為一家之書上表起元義熙為王業之始載

序宣力為功臣之斷於是內外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等二十五人同爰宜以義熙元年為斷散騎常侍巴陵

王休若尚書金部郎檀道鸞二人謂宜以元興三年為始太學博士虞翻謂宜以開國為宋公元年詔曰項籍

聖公編錄二漢前史已有成例桓玄傳宜在宋與餘如爰議

蘇寶者名寶生本寒門有文義之美元嘉中立國子學為毛詩助教為太祖所知官至南臺侍御史江寧令坐

知高閹反不即啟聞與閹共伏誅

東莞臧質字含文世祖即位以質為都督江州諸軍事後同義宣謀反伏誅

扶風魯爽小名女生爽少有武藝虜主拓跋焘知之帝

元興晉文 帝改元

元興晉文 帝改元

元興晉文 帝改元

元興晉文 帝改元

元興晉文 帝改元

元興晉文 帝改元

元興晉文 帝改元

元興晉文 帝改元

元興晉文 帝改元

元興晉文 帝改元

元興晉文 帝改元

元興晉文 帝改元

瓜步在
今揚州

置左右肅始南行遣秦隨永昌玉庫仁真向壽陽與
瑜共破劉康祖於尉武仍至瓜步始得與秀歸南上大
說詔與征虜將軍司州勅史後與義宣臧質同叛伏誅
琅邪王僧達大明元年遷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以
歸順功封益陵縣侯遷中書令因高閹事陷之於獄賜
死

武康沈約字休文梁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約少時嘗
以晉無全書便有撰述意宋泰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
啓明帝敕許焉踰二十年書方就凡百餘卷條流雖舉
而採綴未周永明初遇盜失第五帙又齊建元四年敕

史通

卷十一

五

撰國史永明二年撰次起居注五年敕撰宋書六年二
月畢表上之其所撰國史爲齊紀二十卷天監中撰梁
武紀十四卷

東海何承天劉宋著作佐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請
佐郎竝名家年少穎川荀伯子朝常呼爲姝母承天曰
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姝母何言邪

沈約字休文
卷之五
也

齊史江淹始受詔著述以史之所難無出於志故先著十
志以見其才沈約後著齊紀二十篇紀八志十一列傳四
十合成五十九篇時奉朝請吳均亦表請撰齊史乞給起
居注并羣臣行狀有詔齊氏故事布在流俗聞見既多可

自搜訪也均遂撰齊春秋三十篇其書稱梁帝及明仁
命帝惡其實詔燔之然其私本竟能與蕭氏所撰並傳於
後

右說齊書

濟陽江淹字文通齊建元二年始置史官淹與司徒左
長史檀超共掌其任著齊史十志

梁史武帝時沈約與給事中周興嗣步兵校尉鮑行卿秘
書監謝昊相承撰錄已有百篇值承聖淪沒竝從焚蕩廬
江何之元沛國劉璠以所聞見究其始末合撰梁典三十
篇而紀傳之書未有其作陳祠部郎中姚察有志撰勒施

史通

卷十一

五

功未周但既當朝務兼修國史至於陳亡其書不就
右說梁書

陳郡周興嗣字思纂員外散騎侍郎佐撰國史與嗣兩
手先患風疽又染癘疾左目盲武帝撫其手嗟曰斯人
而有斯疾手疏疽方賜之所撰實錄起居注職儀等百
餘卷

唐志周興嗣梁皇帝實錄二卷謝昊梁皇帝實錄五卷
梁太清實錄十卷鮑行卿乘輿飛龍記二卷謝昊梁典
三十九卷劉璠梁典三十卷何之元梁典三十卷
陳史初有吳郡顧野王北地傅縡各爲撰史學士其武文

孤音雅
七餘切

沈約字休文
卷之五
也

二帝紀卽顧傳所修太建初中書卽陸瓊續撰諸篇事傷
煩雜姚察就加刪改粗有條貫及江東不守持以入關隋
文帝常索梁陳事跡察具以所成每篇續奏而依違在苻
竟未絕筆皇家貞觀初其子思廉爲著作郎奏詔撰成二
史於是憑其舊業加以新錄彌歷九載方始畢功述爲梁
書五十六卷陳書三十六卷今竝行世焉

右說陳書

靈州傅綽音字宜事陳文帝召爲撰史學士後主賜死

獄中

吳郡顧野王字希馮陳天嘉中敕補撰史學士太建中

東通 卷五十一 主

領大著作掌國史知梁史事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國史

紀傳二百卷未就而卒

吳郡陸瓊字伯玉太建中領大著作撰國史初瓊父雲

公奉梁武勅撰嘉瑞記瓊述其旨而續焉自永定訖于

至德勅成一家言遷吏部尚書著作如故

武康姚察字伯審尚書徐陵領大著作引爲史佐陳亡

入隋授祕書丞別敕成梁陳二史未畢文帝遣舍人虞

世基索本且進臨亡戒子思廉撰續思廉在陳嘗法曹

參軍

十六國史前趙劉聰時領在國史公師或撰高祖本紀及

功臣傳二十人甚得良史之體凌修諸其訛謗先帝聰怒

而誅之劉暉時平與子和苞誤趙記十篇事止當年不終

暉厥後趙石勒命其臣徐光宗歷傳暢郭情等撰七國

記起居注趙書其後又令王蘭陳宴程陰徐機等相次撰

述至石虎註令刊削使勒功業不傳其後燕太傅長史田

融宋尚書庫部郎郭仲產北中郎參軍王度追撰石事集

鄭都記趙記等書前燕有起居注杜輔全錄以爲燕紀後

建興元年董統受詔草創後書著本紀并佐命功臣王公

列傳合三十卷慕容垂稱其敘事實瞻足成一家之言但

褒述過美有懸董史之直其後申秀范享各取前後二燕

東通 卷五十二 主

合成一史南燕有趙郡王景暉嘗事德超撰二主起居注

超亡仕於馮氏官至中書令仍撰南燕錄六卷蜀初號曰

成後改稱漢李勢散騎常侍常璩撰漢書十卷後入晉秘

閣改爲蜀書璩又撰華陽國志具記李氏興滅前涼張駿

十五年命其西曹邊澗集內外事以付秀才索綬作涼國

春秋五十卷又張仲華護軍參軍劉慶在東莞專修國史

二十餘年著涼記十二卷建康太守索暉從事中郎劉昞

又各著涼書前秦史官初有趙淵車敬梁熙章譚相繼著

述符堅嘗取而觀之見苟太后幸李威事怒而焚滅其本

後著作郎董誼追錄舊語十不一存及宋武帝入關曾訪

太建陳書

太建陳書

未定陳書
帝改元至
德陳後至
改元

正統書

名疑索綬
著如漢錄

劉昞即延

仇池名

秦國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問諸仇池並無所獲先是秦
 秘書郎趙整撰秦國史值秦滅隱於南洛山著書不輟有
 馮翊車頰助其經費整卒翰乃答類纂成其書以元嘉九
 年起至二十八年方罷定為三卷而年月失次首尾不倫
 河東裴景仁又正其訛僻剛為秦記十一篇後秦扶風馬
 僧虔河東衛隆景並著秦史及姚氏之滅殘缺者多泓從
 弟和都仕魏為左氏尚書又追撰秦紀十卷夏天水趙思
 羣北地張淵於真興承光世並受命著其國書及統萬之
 亡多見焚燒西涼與西秦北燕其史或當代所書或他邦
 所錄段龜龍記呂氏宗欽記禿髮氏韓顯宗記呂馮氏唯

史通

卷十一

十一

此三者可知自餘不詳推作魏世黃門侍郎崔鴻乃考覈
 衆家辨其同異除煩補闕錯綜綱紀易其國書曰錄正紀
 曰傳都謂之十六國春秋鴻始以景明之初求諸國逸史
 逮至始元年鳩集稽備而已猶闕蜀事不果成書推求十
 有五年始於江東購獲乃增其篇目勒為十卷鴻歿後未
 安中其子繕寫奏上請藏諸秘閣由是偽史宣布大行於
 時

右說十六國春秋

唐藝文志常璩華陽國志十三卷又漢書十卷蜀李書
 九卷和苞漢趙紀十四卷田融趙石紀二十卷又二石

幽音快

紀二十卷符朝雜記一卷王度隨劍二石偽事六卷二
 石書十卷范亨燕書二十卷王景暉南燕錄六卷張銓
 南燕書十卷高開燕志十卷段龜龍涼記十卷西河記
 二卷張諮涼記十卷劉炳涼書十卷又燉煌實錄二十
 卷裴景仁秦記十一卷杜忠注拓拔涼錄十卷桓玄偽事
 二卷鄴洛鼎峙記十卷守節先生天啓紀十卷崔鴻十
 六國春秋一百二十卷蕭方等三十國春秋三十卷李
 槃戰國春秋二十卷蔡允恭後梁春秋十卷武敏之三
 十國春秋一百卷右偽史類一十七家二十七部五百
 四十二卷失姓名

史通

卷十一

十一

劉聰字玄明漢劉淵第四子也十五月而生永嘉四年
 僭號劉曜字永明淵族子太興元年僭號國號趙石勒
 擒而殺之
 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太興二年僞稱趙王咸和
 五年僭號趙天王石虎字季龍勒從子也弒勒子弘以
 咸康三年僭號
 傅暢晉司徒祗子也祗守三渚病卒城陷劉聰贈祗太
 保謂祗子暢曰尊公雖不達天命然各忠其主吾亦亮
 之卿知漢德弘曠不暢曰陛下每嘉先臣不以小臣而
 虧其忠節是恩也自是明主伐國弔人之義臣深同萬

物未敢謝生於自然

評曰石勒載記勒趙王元年傳暢杜嘏為經學祭酒任
播崔濟為史學祭酒命記室佐明楷程機撰上黨國記
中大夫傅彪賈蒲江軌撰大將軍起居注祭軍石泰石
同石謙孔隆撰大單于志徐光為中書令領秘書監皆
有關史事而史通未詳載當別有所考

趙書徐光字季武頓丘人年十四五為將軍王陽林馬
光但書馬屋柱為詩不親馬事

涼州張寔傳曾遣和苞帥兵掠南陽王保則苞亦魯事
張氏劉曜時苞為侍中上諫與作疏耀納之封平輿子

史通

卷十一

十一

領諫議大夫

張駿字公庭執之子拜涼州牧子重華字恭臨永和二
年自稱假涼王

慕容垂字道明號第五子以太元十一年僭即位號後
燕慕容德字玄明號少子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二

蒯慕容詳又僭號會劉藻自姚興而至與太史令高魯
遣其甥王景暉隨藻送王璽一紐并圖識秘文曰有德

者昌無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復剛因勸德即尊號德
卒傳位於超超字祖明德兄子為劉裕所滅

李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嗣偽位於成都後為晉滅

永和晉穆
帝改元
太元晉孝
武改元

苻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至是堅

收起居注及著作錄而觀之見其事慚怒及焚其書而
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若作郎趙泉車敬等已死乃止趙泉

苻堅分內戶於諸鎮秘書郎趙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
得脂阿得脂趙整傳芳父是鯁鯁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徒

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

姚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以義熙十二年僭即位後
為晉滅

古翰字休文馮翊池陽人

仇池山在鞏昌府成縣西北一百里四面壁立峭絕險
固自然有樓櫓却敵狀上有平地方二十餘里羊腸盤

道三十六迴有豐水煮土成鹽
段龜龍涼州記曰呂纂咸寧三年胡人發張駿冢得玉
蕭玉笛

赫連勃勃以叱于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
人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勃勃自言朕乃統

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為名

崔鴻字彥鸞光從子也魏正光元年前將軍脩孝文宣
武起居注光撰魏史末就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成但

姚泓
帝改元

史通

卷十一

十一

正光魏孝
明帝改元

道武帝
元名嗣
之子也
神龜元
元名嗣
之子也

文成帝
太武弟也

孝文帝
獻文帝
之子也

孝明帝
魏主也

須記錄時以待後人臨言鴻於孝明五年詔鴻以本
官脩緝國史未有所就尋卒鴻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
無所措意以劉元海石勒慕容儼苻健慕容垂姚萇慕
容德赫連屈于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
高沮渠蒙遜馮跋等竝因世故跨僭一國乃撰為十六
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

元魏史道武時始命鄧淵著國記為十卷而條例未成暨
乎明元廢而不述神龜二年又詔集諸文士崔浩浩弟覽
高閭郡穎胤維范亨黃輔等撰國書為十卷又特命浩總
監史任務從實錄復以中書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立參

史通 卷二十一 書

著作續成前史書敘述國事無隱惡而刊石寫之以示行
路浩坐此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自是遂廢史官
至文成帝和平元年始復其職而以高允典著作修國記
允年已九十手目俱衰時有校書郎中劉模長於緝綴乃
命執筆而口占授之如是者五六歲所成篇卷模有力焉
初國記自鄧淵以下皆相承作編年體至孝文大和十一
年詔秘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始分為紀傳異科宣武時
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既而崔光遵業補續下訖孝明
之世溫子昇復修孝武紀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魏史
官私所撰盡於斯矣齊天寶二年勅秘書監魏收博採摭

孝明帝
魏主也

孝文帝
獻文帝
之子也

聞勒成一史又命刁柔辛元植方延祐陸仲讓裴昂之高
孝幹等勸其編次收所取史官懼相凌忽故刁辛諸子竝
乏史才唯以髣髴學流憑附得進於是大徵百家譜狀斟
酌以成魏書上自道武下終孝靖紀傳與志凡百三十卷
收諂齊氏於魏室多不平既黨北朝又厚誣江左性憎勝
已喜含舊惡甲門盛德與之有怨者莫不被以醜言收其
善事遷怒所至毀及高曾書成始奏詔收於尚書省與諸
家論討前後列訴者百有餘人時尚書令楊遵彥一代貴
臣勢傾朝野收傳其家傳其美是以深被黨援諸訟史者
皆獲重罰或斃於獄中羣然謗聲不息孝昭世勅收更加

史通 卷二十二 書

研審然後宣布於外書成嘗訪諸羣臣猶云不實又令治
改其所變易甚多由是世薄其書號為穢史至隋開皇初
著作郎魏澹與顏之推辛德源更撰魏書矯正收失淡以
西魏為真東魏為偽故文恭列紀孝靖稱傳合紀傳論例
總九十二篇煬帝以澹書猶未能善又勅左僕射楊素別
撰學士潘徽褚亮歐陽詢等佐之會素薨而止今世稱魏
史者猶以收本為主焉

右說後魏書

河東崔浩字伯深魏司徒總理史務以侍郎高允張偉
參著作續成前紀至於褒貶折衷浩所總焉浩又以晉

簡音此

書多誤者晉後書未就傳世者五十餘卷初道武詔秘書郎鄧彥海著國記十餘卷體例未成神麋二年詔集諸文人撫錄國書浩及弟覽高謙鄧穎晁繼范享黃輔等共參著作救國書三十卷著作令史太原閔堪趙郡却標素諳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執筆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咸悉忿毒相與構浩帝大怒誅浩浩字一

安定鄧穎彥海子也官中書侍郎

高允字伯恭渤海脩人神麋四年與盧玄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領著作郎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拜中書令

史通

卷十一

書

雖久典史事然不能專勤屬述時與校書郎劉模有所緝綴大較依續崔浩故事準春秋體而時有刻正自文成迺于獻文軍國書檄多允作也

信都劉模高允撰國記選為校書郎常令模持管齋每

日同入史閣接膝對筵屬述時事允年已九十手目稍

衰多遣模執筆而占授裁斷之如此者五六歲允所成

篇卷模預有功

太原張偉字仲業魏太武時與高允等同召累遷中書

侍郎

楊愔字遵彥華陰人北齊尚書令開封王忠而被誅人

和于魏主
深改元

皆免之

元暉業魏宗室齊陰王孫也紹封王魏亡入齊降美陽

縣公撰魏藩王家世名辨宗錄四十卷文宣忘而殺之

臨刑神色自若

雍奴高閻字閻士少好學為車子遂祖至平城脩刺詣

崔浩浩與語奇之閻本名驢浩乃改為閻而字焉由是

知名和平末為中書侍郎高允舉以自代遂為獻文所

知參論政事詔令書檄碑銘贊頌皆其文也宣武踐阼

詔授光祿大夫與高允稱二高

頓丘李彪字道固魏孝文初為秘書丞參著作事自崔

史通

卷十一

書

浩高允著述國書編年為春秋體遺落時事彪與秘書

令高祐始奏從遷固體創為記傳表志之目帝謂僕射

李冲曰崔光之博李彪之直是我國得賢之基後除名

會赦得免宣武踐阼彪與王肅郭祚崔光劉芳甄琛邢

辯等善求復舊職彪乃表曰故著作漁陽傅毗北平陽

尼河間邢產廣平宋弁昌黎韓顯宗並舉注述登年不

未前者作程璽蚪同時應舉今從他職官非所司唯著

作崔光一人雖不移任然侍官兩兼故載述致闕今乞

一靜處綜理國籍以終前志詔彪兼通直散騎常侍彪

在秘書歲餘史業竟未及就然區分書體皆彪之功

太和魏書
元

天保齊書
元

清河崔光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賜名焉拜著作郎與
秘書丞李彪參撰國書太和末彪解著作光專史事宣
武居諒闇彪上表求成魏書詔許之彪遂以白衣於秘
書省著述光以彪意在專功表解著作讓彪宣武不許
河間邢巒字洪賓博覽書傳有文才幹略元魏殿中尚
書

勃海刁柔字子溫齊天保初博士魏收撰魏史啓柔等
同事柔性專固自是收常嫌憚且志在偏黨魏書中與
有連者竝虛美過實爲時論所譏

太原溫子昇字鵬舉歸魏爲郎中脩起居注高澄引爲

史通 卷十二 七

諮議及元瑾劉思逸荀濟等謀誅澄澄疑子昇與謀方
使之作神武碑文既成乃餓諸晉陽獄食弊糲而死棄
屍路隅沒其家口長史宋游道收葬之又集其文三十
五卷

臨沂顏之推字介世善周官左氏仕梁梁亡奔齊齊亡
入周周亡入隋太子召爲文學撰家訓二十篇

狄道辛德源字孝基隋牛弘奏與王劭同脩國史德源
撰集注春秋三傳三十卷注揚子法言二十三卷

錢塘褚亮字希明隋東宮學士坐與楊玄感善貶西海
司戶時博士潘徽貶威定主簿亮與俱至隴山徽死爲

天統齊書
高齊書
魏書
齊書
高齊書

歛瘞人皆義之貞觀中遷散騎常侍
臨湘歐陽詢字信本初做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貞觀
初歷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

高齊書天統初太常少卿祖孝徵述獻武起居名曰黃初
傳天錄時中書侍郎陸元規常從文宣征討著皇帝實錄
惟記行師不載它事自武平後史官陽休之杜瑩卿祖崇
儒崔子登等相繼注記逮於齊滅隋秘書監王劭內令史
李德林竝少仕鄴中多識故事王乃憑述起居注廣以所
聞造編年書號曰齊志十有六卷志序云三十卷今世
間傳者唯十六卷焉李

在齊預修國史創紀傳書二十七卷至開皇初奉詔續撰
增多齊史三十八篇已上送官藏之秘府皇家貞觀初勅
其子中書舍人百藥仍其舊錄雜採它書演爲五十卷今
之言齊史者唯王李二家云

史通 卷十三 七

右說北齊書
范陽祖珽字孝徵西齊著作郎欲以代魏收主簿李若
聞而告人曰詔誥悉歸陽子烈著作復遣祖孝徵文史
頓失恐魏公發背珽既盲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與和
士開穆提婆表裏爲效

祖崇儒珽族弟也汝學有辭少以幹局知名武平末過
直常侍入周卷昌郡太守入隋終宕州長史

晉書
元帝恭啟

陸元規高齊中書侍郎後以應對忤旨被配甲坊
無終陽休之字子烈齊太尉記室參軍李神儁監起居
注答休之與河東裴伯茂范陽盧元伯河間邢子才俱
入撰次晉恭中與魏收李同軌等脩國史
曲陽杜臺卿字少山齊中書侍郎脩國史隋開皇初奉
月令觸類廣之為書名玉燭寶典十二卷拜著作郎撰
齊記二十卷
博陵李德林字公輔齊中書侍郎詔脩國史時齊帝留
情文雅召與顏之推同判文林館事累遷儀同三司周
武帝平齊遣使就宅宣旨云平齊之利惟在於爾入隋

史通 卷十七 書

與太尉子翼高頴等同脩律令子百樂字重規幼多病
祖母趙以百樂名之開皇初授學士貞觀二年除禮部
侍郎撰齊史百樂子安期貞觀初為符璽郎高宗即位
遷中書舍人尋檢校東臺侍郎自德林至安期三世掌
制誥孫彥仲又為中書舍人
因學紀開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張華之稱陸機雲也平
齊之利唯在於爾周高祖之諭李德林也機雲於河橋
之役與王師為敵其不忠大矣德林願以死奉楊堅復
以所事齊者事周矣二國何利焉是以持國必崇名節
持身必守行誼

宇文周史大統有秘書丞柳軋兼領著作真辭正色事有
可稱至隋開皇中秘書監牛弘追撰周紀十有八篇略敘
紀綱仍皆抵忤皇家貞觀初勅秘書丞命德林撰齊書郎
岑文本共加修緝定為周書五十卷

右說後周書

通考晁氏曰周書五十卷唐令狐德棻等撰本紀八列
傳四十二初周有柳蚪隋牛弘各有撰次率多抵牾貞
觀中德棻請撰次乃詔與陳叔達唐儉共成之先是蘇
綽兼周政軍國詞令多難尚書牛弘為史老務清言德
棻因之以成是書故多非實錄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

史通 卷十七 書

合史館秘閣本又募天下書而取夏竦李燾本下館
閣正其文字其後林希王安石上之
宜州令狐德棻武德初秘書丞建言近代無正史帝詔
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開禮主魏中書
令封德彞舍人顏師古主隋大理卿崔善為中書舍人
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主梁太子詹事裴矩吏部郎
中祖孝孫秘書丞魏徵主齊秘書監竇威給事中歐陽
詢文學姚思廉主陳侍中陳叔達太史令庾儉及德棻
主周整振論譏多歷年不就罷之貞觀三年復詔撰定
議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為已詳惟五家史當互

德茶更與秘書郎岑文本殿中侍御史岑仁師次周爽
中書舍人李百藥次齊史著作郎姚思廉次梁陳二史
秘書監魏徵次隋史左僕射房玄齡總監脩撰原自德
茶發之書成遷禮部侍郎兼脩國史

鄧州岑文本字景仁唐秘書郎中書令

隋史當開皇仁壽時王劭為書十八卷以類相從定其篇
目至於編年紀傳並闕其體煬帝世唯有王胄等所修大
業起居注及江都之禍仍多散逸皇家貞觀初勅中書侍
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共撰成隋書五十五卷與新撰
周史並行於時初太宗以梁陳及齊周隋氏並未有書仍

命學士分修事具於上仍使秘書監魏徵總知其務凡有
講論徵多預焉始以貞觀三年創造至十八年方就

貞觀二年起功
多於諸史一歲合為五代紀傳并目錄凡二百五十二卷
書成下於史閣唯有十志斷為三十卷尋擬續奏未有其

文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
璽郎李延壽同撰其先撰史人唯令狐德棻茶重預其事太

宗崩後刊勒始成其篇第雖編入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為
五代史志

右說隋書

評曰通考晁氏云隋文帝命顏之推等別修魏史唐貞

字延壽注
一卷

觀中陳叔達亦作五代史皆不傳獨收書在宋命劉恕
等校正陳氏云隋文帝命魏澹等更撰魏書九十二卷
今皆不傳而收書獨行中興書目謂所闕太宗紀以澹
補之闕志以張太素書補之二書既亡惟此紀志獨存
崇文總目云世以收史為主故澹書亡闕夫既稱穢史
矣乃穢者獨存而世以穢者為主意其中必有一段不
可磨滅者當時之愛憎豈盡足為邪

臨沂王胄字承基隋著作佐郎文詞為煬帝所重
魏州魏徵字玄成唐秘書監檢校侍中著隋書

京兆顏師古字籀唐中書侍郎太宗嘗歎五經去聖遠

傳習寂訛詔師古於秘書省考定多所釐正為太子承
乾注班固漢書入謂杜征南顏秘書書為左班忠臣所注
漢書急就章大顯

冀州孔穎達字仲達拜祭酒初穎達與顏師古同馬才
章王恭王琰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承徵二年于
志寧張行成高李輔就加增損書始布

通考晁氏曰隋書八十五卷唐魏徵等撰紀五列傳五
十五長孫無忌等撰志三十初詔顏師古孔穎達脩述
徵總其事序論皆徵自作復又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
仁李延壽同脩五代史志無忌上之詔編第入隋書人

亦號五代史志天文律曆五行三志淳風獨作陳氏曰
十志高宗時始成上總梁陳齊周之事俗號五代志
岐州李淳風以將士郎直太史局遷太常博士改太史
丞與諸儒脩書遷為令

惟大唐之受命也蓋武德間工部尚書溫大雅首撰創
業起居注三篇自是司空房玄齡給事中許敬宗著作佐
郎敬播相與自立編年體號為實錄迄乎三帝世有其書
貞觀初姚思廉始撰紀傳粗成三十卷至顯慶元年太尉
長孫無忌與于志寧令狐德棻著作郎劉胤之楊仁卿起
居郎顧胤等因其舊作綴以後事復為五十卷雖云繁雜

史通 卷之十一 聖

時有可觀龍朔中敬宗又以太子少卿總統史任更增前
作混成百卷如高宗本紀及宋徽名臣四夷等傳多是其
所造又起草十志未半而終敬宗所作紀傳或曲希時旨
或假釋私憾凡有毀譽多非實錄必方諸魏伯起亦猶張
衡之蔡邕焉其後左史李仁實續撰于志寧許敬宗李義
府等傳載言紀事見推直筆惜其短歲功業未終至長壽
中春官侍郎牛鳳及又斷自武德終于弘道撰為唐書百
有十卷鳳及以嗜聲不才而輒議一代大典凡所纂錄皆
素貴私家行狀而世人敘事罕能自達或言皆比與全類
味訝或語多鄙樸實同文案而總入編次了無釐革其有

史通 卷之十一 聖

出自胃臆申其機行發言則嗷鄙怪誕敘事則參差倒錯
故閱其篇第豈謂可觀披其章句不識所以既而悉收姚
許諸本欲使其書獨行由是皇家舊事殘缺殆盡長安中
余與正諫大夫朱敬則司封郎中徐堅左拾遺吳兢奉詔
更撰唐書勒成八十卷神龍元年又與兢等重修則天實
錄編為二十卷夫舊史之壞其亂如絕錯綜艱難甚月方
畢雖言無可擇事多遺恨庶將來削藻猶有憑焉大抵自
古史臣撰錄其梗槩如此蓋屬詞比事以月繫年為史氏
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盡於斯矣自餘編記小說則
不暇具而論之

史通 卷之十一 聖

晁氏曰唐創業起居注五卷唐黃門侍郎溫大雅彥弘
撰紀高祖建義至受隋禪用師符讖受命典冊事大雅
并州祁人
臨淄房玄齡字喬尚書左僕射監脩國史
姚思廉本名簡以字行陳尚書察之子察在陳嘗脩梁
陳二史未就思廉續之煬帝又詔與思廉合人崔祖濬
脩區寓圖志改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
陳書思廉采謝吳顧野王等諸家言推究綜括為梁陳
二家史以卒父業
唐志乙部史錄十三類一曰正史類七十家九十部四

千八十五卷失姓名二家始於司馬遷史記終於隋書
志又有集史摭七十三家六十九部見後 司馬氏史記有裴駟徐廣鄒誕
 生許子儒劉伯莊之音解班氏漢書有服虔應劭諸葛
 亮孟康晉灼韋昭崔浩孔文祥劉嗣夏侯冰包愷蕭該
 陰景微項德劉寶陸澄韋稜姚察顏游秦僧務靜李善
 顧德顏師古之音注論駁及高宗之銓定失姓名正名
 氏義莊華二家東漢則有劉珍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
 慶華嶠謝冰袁山松范曄張瑩之書劉昭劉熙蕭該劉
 芳臧兢太子賢韋機之補注音義三國有王沈陳壽章
 昭晉有王隱虞預朱鳳謝靈運臧榮緒于寶蕭子雲何
 法盛及房玄齡等所修宋有徐爰孫嚴沈約王智深齊
 梁陳有蕭子顯劉滂謝良斌察顧野王傅縡姚思廉元
 魏北齊周隋有魏收魏澹李德林王劭張大素李百藥
 令狐德棻顏師古等不著錄者王元感至裴安時二十
 三家一千七百九十卷史記之學則有王元感徐堅李
 鎮陳伯宣韓琬司馬禎劉伯莊張守節等裴安時漢
 書之學則劉伯莊敬播元懷景姚珽沈遵李善晉書音
 注則徐堅高希嶠何超及齊梁陳周隋之史武德貞觀
 兩朝史吳兢等唐書國史至裴安時元魏書終焉延按
 史通此卷目曰古今正史則自馬遷至唐正史作者悉

備此條故附卷末以備參考

第十二卷終

史通

卷十二

四六

史通評釋卷第十三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太初校誤

孔陵陵為錄刻

外篇

疑古第三總十二條

蓋古之史氏區分有二焉一曰記言二曰記事而古人所學以言為首至若虞夏之典商周之誥仲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說凡有遊說專對獻策上書者莫不引為端緒

鳥官注

歸其的準其於事也則不然乃若少昊之以鳥名官陶唐之以御龍拜職夏氏之中衰也其盜有后羿寒浞齊邦之始建也其君有蒲始伯陵斯竝開國成家異聞奇事而後世學者罕傳其說唯夫博物君子或粗知其一隅此則記事之史不行而記言之書見重斷可知矣及左氏之為傳也雖義釋本經而語雜它事遂使兩漢儒者嫉之若讎故二傳大行禮名後世又孔門之著述也論語專述言辭家語兼陳事業而自古學徒相授唯稱論語而已由斯而談竝古人輕事重言之明效也然則上起唐堯下終秦繆其書所錄惟有百篇而書之所載以言為主至於廢興行事

萬不記一語其缺略可勝道哉故後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按論語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又曰成事不說可復不遂事不諫可復不諫不諫不諫事已往不可復也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不可使知者百姓日用而不能知也夫聖人立教其言若是在於史籍其義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以美之雖有其惡不加毀也惡者因其惡而惡之雖有其美不加譽也故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魏文帝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漢景帝曰學者不言湯武受命不為愚斯竝襄賢精鑒已有先覺而拘於禮法限以師訓雖口不能言而心

知其不可者蓋亦多矣又按魯史之有春秋也外為賢者內為本國事靡洪纖動皆隱諱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於六經亦皆如此故觀夫子之刊書也夏桀讓湯武王斬紂其事甚著而史不存孔子出而書之錄以成其也觀夫子之定禮也隱閔非命惡視不終而奮筆昌言云魯無裊弑親夫子之剛詩也凡語國風皆有怨刺在於魯國獨無其章蓋夫子刪去而不錄觀夫子之論語也君娶於吳是謂同姓而司敗放問對以知禮斯驗世人之飾智矜愚愛憎由已者多矣加以古文載事其詞簡約推者難詳欲漏無補遂令後來學者莫究其源家然靡察有如

開即源公
為及親魯
文公于詳
十四卷夫
子何曾昌
百魯七集
我特請之
耳

聖賢今故言其疑事以著于篇凡有十條列之於後

評曰經以垂訓故紀言多於事史以載事故紀事多於

言其體然也尚書似史實經惡能盡載三代事論語序

孝弟明性道故學徒轉相誦說作爲其言重之也家語

陳事業其言未純疑後人附益故不立學官非爲其事

輕之也子玄疑古并疑論語尚書竊所未解

帝孔甲立方好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天

降龍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龍氏陶唐既衰其

後有劉累學豢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

御龍氏受豢龍之後龍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懼

史通 卷之三

而遷去

左傳魏莊子曰昔有夏之衰也后羿自鉅遷于窮石因

夏人而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人事而信用伯明氏之

讓子寒浞浞殺羿亨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然于窮門

浞因羿室生澆及豷音意使澆滅斟灌氏及斟尋氏而相

爲澆新滅后緡歸于有仍生少康有夏之臣靡自有鬲

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後杼滅

豷于戈有窮遂亡

左昭二十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安子

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與鳩氏始居

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

因之古若無死與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評曰漢景魏文竝論已是不倫而竝至於孟共目爲曩

賢精鑿蓋猶臆於是同器連榘矣况湯有慚德武未

盡善天子之立論婉而章而子玄以爲堯夷不存春秋

論語爲尊親諱夫子之著書曲而中而子玄以爲飾窮

驚愚妄矣何者殷吾祖也周吾君也而魯父母之邦也

子玄上鄙武韋目爲母娼下鄙士大夫不長載削而何

足以知此義乎其不及於既幸也

蓋虞書之美放勳也云克明峻德而陸賈新語又曰堯舜

史通 卷之三

之臣比屋可封蓋因堯典成文而廣造奇說也按春秋傳

云高陽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謂之元凱此十六族也

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帝鴻氏少昊氏

顓頊氏各有不才子謂之渾沌窮奇檇杌此三族也世濟

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緡雲氏亦有不才子

天下謂之饕餮以此三族俱稱曰凶而堯亦不能去斯則

當堯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齊列善惡無分賢愚共貫但論

語有云舜舉咎繇不仁者遠是則當咎繇未舉不仁甚多

以驗堯時群小在位者又安得謂之克明峻德比屋可封

者乎其疑一也

咎繇即皋陶
音姚
音鈇
音鈇

評曰克明峻德自是聖人性分內事本亡足疑比屋可封猶孔子所云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之意耳亦何足疑考尚書當堯之時放齊舉丹朱堯曰曷以爾雅舉共工堯曰象恭四岳舉鯀堯曰方命地族堯何嘗不辨不肖乎孟子曰堯憂洪水舉舜敷治服虔云八凱垂益之屬杜預云八凱垂益皋陶之倫司馬貞云禹在八凱之中應城陳士元云今所傳八凱之名蒼舒隤欽構敷大臨麗降庭堅仲容叔達也隤欽伯益字庭堅皋陶字是八元八凱堯未嘗不舉史記乃云十六族者堯未能舉何其誣也史通輕尚書孟子

史通

卷十三

五

而獨信史記至誣堯時善惡無分賢愚共貫妄矣隋書音義

音義

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高之之子也或曰高陽氏

各謂顓頊姓或曰姓

帝警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或曰帝警高辛氏姬姓名

警或曰姓

少昊青陽氏一曰金天氏

帝鴻氏有不才子渾沌賈逵曰帝鴻黃帝也正義曰杜

預云渾沌不開通之貌神異經云崑崙西有獸焉其狀

如犬長毛四足似熊而無爪有目而不見行不開有兩

耳而不聞有人知性有腹無五臟有腹直短食徑過人有德行而往抵角有凶惡而行依憑之名渾沌按謹所性似故號之

少皞氏有不才子窮奇服虔曰其行窮而好奇正義曰神異經云西北有獸其狀似虎有翼能飛便勦食人知人言語聞人鬪輒食直者聞人忠信輒食其鼻聞人惡逆不善輒殺獸往饋之名曰窮奇按共工性似故號之顓頊氏有不才子檮杌賈逵曰檮杌頑凶無疇匹之貌正義曰檮音道力反杌音五骨反神異經云西方荒中有獸焉其狀如虎而大尾長二尺人面虎足豬口牙尾

史通

卷十三

六

長一丈八尺攪亂荒中名檮杌按絲性似故號之後楚史亦號檮杌

史亦號檮杌

縉雲氏有不才子饕餮賈逵曰縉雲氏姜姓也炎帝之

苗裔當黃帝時在縉雲之官也神異經云西南有人焉

身多毛上頭戴豕性很惡好息積財而不用善奪人穀

物強者畏羣而單名饕餮按三苗性似故號之

名疑舜誅四凶渾沌窮奇檮杌饕餮乃四獸之名渾沌

帝鴻氏有不才子謹堯也一作驩堯一作驩堯一作驩頭

古文尚書作鵠或云縉雲氏子帝鴻孫也窮奇少皞

氏不才子服虔云共工是也檮杌顓頊氏不才子賈逵

云謂絲也檮杌一名傲很一名難訓見史記注鑿鑿即
謹堯子三苗也山海經云顓頊生驩頭又云絲妻遺腹
生驩頭驩頭生苗民是驩頭為禹少弟苗民其姪也然
書稱禹格有苗則山海經又云三苗一名三
毛音訛

堯典序又云將遜于位讓虞舜孔氏注曰堯之子丹朱不
肖故有禪位之志按汲冢瑣語云舜放堯於平陽而書云
某地有城以囚堯為號識者憑斯異說頗以禪授為疑然
則觀此二書已足為證者矣而猶有所未覩也何者據山
海經謂放助之子為帝丹朱而列君於帝者得非舜雖廢

史通

卷十三

七

堯仍立堯子儀又奪其帝者乎觀近有姦雄奮發自號霸
玉或廢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則示相推戴終
亦成其篡奪求諸歷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載一揆
斯則堯之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其疑二也
評曰棄洙泗之剛書信汲冢之瑣語是蟬翼為重千鈞
為輕由叔季之姦雄方帝王之禪授是以小人心度君
子腹子玄之失矣止後六經進姦雄已哉

虞書舜典又云五十載陟方乃死注云死蒼梧之野因葬
焉按蒼梧者於楚則川號汨羅在漢則邑稱零桂地總百
越山連五嶺人風燥地氣歊瘴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

切熱氣也
或歊時瘴
女侍也切
謀也切
切熱氣也

汨汨
以汨汨
溘克盡切
奄忽也

周師于楚
我帝

復其途況以萬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國且舜必以精華既
竭形神告勞舍茲寶位如釋重負何得以垂歿之年更踐
不毛之地兼復二妃不從怨曠生離萬里無依孤魂溘盡
讓主高蹈豈其若是者乎歷觀自古人君廢逐若夏桀放
於南巢趙嘉遷於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郢語其艱棘未
有如斯之甚也斯則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其疑三
也

評曰考蔡沈集傳陟方猶言升遐也韓子曰竹書紀年
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
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故書紀舜之沒云陟其下言方

史通

卷十三

八

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巡守
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按此得之但不當以陟
為句絕耳方猶雲祖乎方之方陟方乃死猶言殞落而
死也又明尚書周洪謨氏曰按舜年九十三自謂倦于
勤而命禹居攝豈有百有九歲之後其衰已甚而又南
涉大江深入蠻夷之地哉為此說者惑于書陟方乃死
之文耳今按舜子謂竹書紀帝王之歿曰陟師古云古
謂掘土為坑曰方是時舜年已老故重歿之際先定其
壙蓋亦不過謂君死之後可葬某處非若後世選擇風
水預為善藏也聖之舜都蒲坂距鳴條二百餘里孟子

云卒于鳴條得之子玄輕孟信遷必以陟方為蒼梧之野以南巡為文命之志不獨誣舜且以誣禹

王伯厚云舜葬蒼梧之野薛氏曰孟子以為卒於鳴條

呂氏春秋舜葬於紀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鳴

條亭在陳留之平丘今考九域志海州東海縣有蒼梧

山司馬公詩曰虞舜在倦勤薦禹為天子豈有復南巡

迢迢度湘水張文潛詩曰重瞳陟方時二妃蓋老人安

肯泣路傍洒淚留荒筠二詩可祛千載之感

評曰淮南子云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則為作山水

之謳聞者莫不隕涕括地志云趙王遷墓在房州房陵

史通 卷十三 九

縣西九里太史公云趙悼襄王廢嫡子嘉而立遷秦既

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六歲秦破嘉滅趙為郡由是

以談遷房陵者趙王遷也非嘉也

汝冢書云舜放堯於平陽益為啓所誅又曰太甲殺伊尹

文王殺季歷凡此數事語異正經其書近出世人多不之

信也按舜之放堯文之殺季無事別說足驗其情已於此

篇前後言之詳矣夫惟益與伊尹受戮竝於正書猶無其

證推而論之如放之誅益仍可數也何者舜廢堯而立丹

朱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機權勢同舜禹而欲因循故

事坐膺天祿其事不成自貽伊咎觀夫近古篡奪桓獨不

元景晉安
帝改元元
興三年誅
玄故曰元
興之禍

全馬仍反正若放之誅益亦由晉之殺玄乎若舜禹相代

事業皆成雖益履車伏辜夏后亦猶桓效曹馬而獨致元

興之禍者乎其疑四也

評曰史通既以舜之放堯無別說足驗又云舜廢堯立

丹朱何自矛盾也桓玄遷帝尋陽改元大亨益曾遷啓

邪即位邪奈何以玄擬益也孟子曰益相禹淺施澤未

久而啓賢承禹民自歸夏子玄奉汝冢如著蔡眇孟書

若弁髦妄矣

湯語云湯伐桀戰于鳴條又云湯放桀於南巢唯有意德

而周書祝篇稱桀讓湯王位云云此則有異於尚書如

史通 卷十三 十

周書之所說豈非湯既勝桀力制夏人使桀推讓歸王於

已蓋欲比跡堯舜襲其高名者乎又按墨子云湯以天下

讓務光而使人說曰湯欲加惡名於汝務光遂投清冷之

泉而死湯乃即位無疑然則湯之飾讓偽跡甚多考墨家

所言雅與周書相合夫書之作本出尚書孔父截前乃浮詞

裁成雅語去其鄙事直云懿德豈非欲滅湯之過增桀之

惡者乎其疑五也

評曰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意德曰子恐來世以台為

口實蓋慙其德之不如堯舜禹以得罪於來世聖賢之

心也子玄乃謂欲比跡堯舜襲其高名逆人未形之惡

薄即毫也

空也

呂相傳秦
成十三年

加人烏有之罪刻矣不信仲虺之誥而信殷祝之篇好
奇之偏一至於此

周書汲冢周書也湯祝解第六十六略曰湯放桀而復
薄三千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以讓三千諸

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

莊子湯以天下讓卜隨隨投桐水讓務光光投盧水呂

覽云隨投桐水光投募水紀仲弟子跋於窾水申屠

狄踏於河逸士傳云禹聘務光為上卿光投於河仙傳

云武丁欲以務光為相光投梁水皇甫謐又以務光為

一黃帝時人

東通

夫五經立言千載猶仰而求其前後理甚相乖何者稱周
之盛也則云三分有二商紂為獨夫語殷之敗也又云紂
有臣億萬人其亡流血漂杵斯則是非無準向背不同者
焉又按武王為秦誓紂過失亦猶近代之有呂相為書
絕秦陳琳為袁檄魏欲加之罪能無辭乎而後來諸子承
其偽說竟列紂罪有倍五經故子貢曰紂紂之惡不至是
君子惡居下流班生亦云安有據婦人於朝劉向又曰世
人有弑父害君桀紂不至是而天下惡者皆以桀紂為先
此其自古言辛癸之罪將非厚誣者乎其疑六也
評曰家君有言武未盡善紂之不善不知是之甚則殷

周之際孔門自有定論蓋自夷齊扣馬一諫以後疑武
王者紛紛不獨子玄也第子玄以億萬人獨夫相比而
疑恐非書意紂有臣億萬為億萬心惟億萬人各分其
心益見紂之為一夫耳

魏志廣陵陳琳字孔璋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

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

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

其才而不咎

微子之命篇云殺武庚按祿父即商紂之子也屬社稷傾

覆家國淪亡父首梟懸母軀分裂永言怨恥生死莫二向

東通

使其侯服事周而全軀保其妻子也仰天俯地何以為生
含齒戴髮何以為貌既而合謀二叔狗彘之類雖君親之
怨不除而臣子之誠可見考諸名教於此則若夏少康
有臣若伍子胥向若隕讎雪怨眾敗身滅亦當諱跡醜徒
編名逆黨者邪其疑七也
評曰周之頑民殷之忠臣自昔記之矣武庚而頑則夷
齊不仁祖伊不賢邪合管畔周志雖不就可見成湯於
地下
論語曰夫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按尚書

三國志九
錫一錫大
終戎略多
一玄杜二
期二錫三
見赤錫三
錫軒縣之
樂六伯之
戶五錫納
性六錫納
飲八錫納
引矢錫納
矢九錫納
聖王度記
天子駕六
馬

云西伯戡黎殷始咎周夫姬氏得乃諸侯而軌行征伐結
怨王室殊無媿畏此則春秋荆蠻之滅諸姬論語季氏之
伐顓臾也又按其書曰朱雀云云文王受命稱王云云夫
天無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猶存而王號遽立此即春秋楚
及吳越僭號而陵天子也然則戡黎滅崇自同王者服事
之道理不如斯亦猶近者魏司馬文王害權臣戮少帝坐
加九錫行駕六馬及其歿也而荀勗猶謂之人臣以終蓋
姬之事殷當比馬之臣魏必稱周德之大者不亦虛為其
設也其疑八也

評曰孔子稱文王為至德而孟子以聞知于文王馬昭

史通 卷十三 十四

何人敢與比擬第據史記西伯受命今年伐大戎明年
伐密須明年敗者國明年伐邠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
邑改法度制正朔夫崇侯虎非惡西伯於紂者邪事類
脩怨跡嫌投鼠不奉正朔何名事殷諸如此類理不可
曉此祖伊所以懼而于玄所以疑也

論語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按呂氏春秋所載云云斯則太王鍾愛厥孫將立其父太
伯年居長嫡地實妨賢尚若強顏苟視懷疑不去大則類
衛伋之誅小則同楚建之逐雖欲勿讓君親其立諸且太
王之殂太伯來赴季歷承考遺命惟讓厥昆太伯以形質

已殘有辭獲免原夫毀茲玉體從彼披髮者本以外絕嫌
疑內釋情忌譬雉鷄自斷其尾用獲免於人憐者焉又按
春秋晉士為申生之將廢也曰為吳太伯猶有令名斯則
太伯白生事如一體直以出處有異故成敗不同若夫子
之論太伯也必美其因病成妍轉禍為福斯則當矣如云
可謂至德者無乃謬為其譽乎其疑九也

評曰論語稱至德者二文王至德以服事殷也泰伯至
德非以天下讓季歷也示終其身臣殷也猶文王意也
陽以遵父之命陰以成己之志孝之大忠之極故曰至
德而于玄所能與知也

史通 卷十三 十四

史記宋宣公夫人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而令右公子
傅之右公子為太子取齊女未入室宣公說而自取之
更為太子取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傅之
杜預曰左右媵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太
子伋宣公乃使太子伋於齊與之白旄而令盜遮界上
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知之乃謂太子曰
界盜見白旄即殺太子可母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
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先馳至界界盜殺
之壽死而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併殺伋以
報宣公廷按宋宣公楚平之惡千古一律

史記楚平王二年伐費無忌知秦為太子建娶婦婦好
夾未至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為太子更
求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為太子娶王稍益
疏外建無忌又日夜讒太子建於王乃令司馬奮揚召
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

周語景王既殺下門子下門子周大夫賓孟適郊見雄

鷄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憚其犧也遠歸告王曰吾見

雄鷄自斷其尾而人曰憚其犧也吾以為信畜矣人犧

實難已犧何害抑其為為人用也乎則可也人異於是

犧者實用人也人猶治也人自王弗應田于翟使公

史通卷十三十五

卿皆從將殺單于未克而崩

晉語申生之將廢也士為語人曰不如逃之君得其欲

太子遠死且有令名為吳太伯不亦可乎太子聞之曰

子與之為我謀忠矣子與士然吾聞之為人子者患不

從不患無名為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

得勤與從以戰伐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太伯乎

尚書金縢篇云管蔡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左傳云周公

殺管叔而放蔡叔夫其不愛王室故也按尚書君奭篇

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斯則旦

行不臣之禮挾震主之威跡若疑似坐招訕謗雖與以亞

德也

聖之德發明允之寸目觀其事猶懷憤懣況彼二叔有才
處中人地若下國能異議能不懷猜原其推戈反噬事
由誤誠而周公自以不誠遽加顯戮與夫漢代赦淮南明
帝寬阜陵一何遠哉斯則周公於友于之義薄矣而詩之
所述用為美談者何哉其疑十也

評曰劉中壘說苑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

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

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

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

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

史通卷十三十六

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

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

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傳之於膺周公仰視見

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嗚呼周公之志定矣

故王滿生一言而決罪人斯得以禦罔兩如于玄云云

可也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犯不軌當棄市文帝制曰其

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郵迺不食而

死

阜陵賈王延光武子也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求平中招

姦猾作圖識詞終 仇詛事下案驗有司奏請誅延顯宗
以延罪薄於楚王英故特加恩徙為阜陵王食二縣
大抵自春秋以前尚書之事其作者述事如此今取其正
經雅言理有難曉諸子異說義或可憑然而會之以相研
覆如異於此則無論焉夫遠古之書與近古之史非唯繁
約不類故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唯詳備事罕
甄擇使夫學者觀一邦之政則善惡相參觀一主之才而
賢愚殆半至於遠古則不然夫其所錄也略舉綱維務存
褒諱尋其終始隱沒者多嘗試言之向使漢魏晉宋之君
生於三代堯舜禹湯之主出於中葉俾史官易地而書

史通 卷之十一 七

敘時事校其得失固未可量若乃輪扁稱其精粕孔氏述
其傳疑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武成篇吾取其二三策
推此而言則遠古之書其妄甚矣豈比夫王沉之不實沈
約之多詐若斯而已哉

評曰以遠古之書為妄則尚書春秋皆妄矣仲尼丘明
亦沉約而已矣以春秋之義律沉約沉告馬昭弒君約
勸梁武受禪皆亂賊也比孔左於沉約可乎不可乎
莊子通輪卑工扁名酒滓曰糟潰糟曰粕

十三卷終

史通評釋卷第十四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太初校誤

孔陵陵馬錄刻

外篇

感經第四 二十二條

昔孔宣父以大聖之德應運而生生人已來未之有也故
使三千弟子七十門人鑽仰不及請益無倦然則尺有所
短寸有所長其間切磋酬對頗亦互聞得矣何者觀仲由

之不悅則矢天厭以自明答言偃之絃歌則稱戲言以釋
難斯則聖人之設教其理含弘或援誓以表心或稱非以
受屈豈與夫庸儒末學文過飾非使夫問者緘辭杜口懷
疑不展若斯而已哉嗟夫古今世殊師授路隔恨不得親
膺洒掃陪五尺之童躬奉德音撫四科之友而徒以研尋
靈簡穿鑿遺文善華又謝精粕為偶遂使理有未達無由
質疑是用握卷躊躇毫擘實儻梁木斯環魂而有靈敢
効接輿之歌輒同林放之問但孔氏之立言行事刪詩讚
易其義既廣難以長論今惟撫其史文評之於後按夫子
所脩之史是曰春秋竊詳春秋之義其所未論者有十二

史通 卷之十四 四

楚九倫反
楚子康卒
杜注楚以
瘡病赴故
不書卒

何者趙孟以無辭伐國敗號為人祀伯以爲來朝降爵稱
子虞班晉上惡貪請而先書楚長晉盟譏無信而後列此
則人倫臧否在我筆端直道而行夫何所讓矣爲齊鄭友
楚國有弑君各以疾赴遂皆書卒昭元年公子圍弑其君
其君哀公十年齊人弑其君悼公而春秋但
書云楚子康卒鄭伯免預卒齊侯陽生卒夫臣弑其君
子弑其父凡在舍識皆知耻懼苟欺而可免則誰不願然
且官爲正卿返不討賊地居冢嫡樂不親嘗遂皆被以惡
名權諸來葉必以彼三逆方茲二弑躬爲棄境則漏網遺
名跡涉瓜李乃擬指顯錄嫉惡之情豈其若是其所未諭
一也 其一條

史通

卷十四

二

評曰弑逆大惡也易貸人不可易加人亦不可三君蒙
弑而彼國各以疾赴夫子曰吾惡知其詐疾也因赴書
卒不易以弑惡加人也慎之也已得其實而傳以弑書
竟亦未嘗貸之矣穀梁求其故不得而謂不忍以夷狄
之民加中國之君胡氏仍之夫鄭免頑齊陽生猶可云
也楚子康非中國而不書弑其說窮矣趙盾正卿許止
冢嫡春秋責備賢者非楚圍鄭駟齊人比也子玄安得
以此例乎

又按齊乞野幕之弑事豈陽生楚靈乾谿之縊禍由常壽
而春秋捐其首謀捨其親弑乞野幕陳乞也
楚公子比也亦何異魯酒

薄而邯鄲圍城門火而魚池及必如是則邾之閻者私憾
射姑以其君急而好絮可行欺以激怒遂傾瓶水沃庭俾
廢爐而爛卒斯亦罪之大者曷不書弑乎宣書云閻
弑于其所
未論二也 其二條

評曰茶之立非陽生意也陳乞阿景公而立之也立之
自我廢之自我野幕之弑乞惡得辭春秋書齊陽生入
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茶則陽生之罪亦著矣楚公子比
奔晉胡爲乎歸哉歸于楚不奪不壓乾谿之弑比惡得
辭彼常壽過者始亂者耳史通欲貸乞比而歸弑於陽
生常壽過矣

史通

卷十四

三

左傳陳乞使朱毛遷茶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
胡傳昭十三楚師伐徐楚于虔次于乾谿爲之授公子
棄疾君陳蔡主方城之外有觀從者率群失職以棄疾
命召比于晉既至魯比而立之令于乾谿曰先至者復
其田里師潰而歸楚于經而死觀從觀
起之子
莊子魯酒薄而邯鄲圍郭象注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
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欲辱之恭公不受命乃曰我周公
之胤長於諸侯行天子禮樂勳在周室我送酒已失禮
方責其薄無乃太甚遂不辭而還宣王怒乃發兵與齊
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故趙楚以魯爲事故梁

得園邯鄲言事相由也又淮南子魯酒薄而邯鄲園許慎注楚會諸侯會趙俱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王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酒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園邯鄲也二注不同

左傳定三年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聞以斝水沃

廷邾子望見之怒聞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

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

公下急而好潔故及是邾子穿即莊公也夷射姑邾大夫旋小使也下謀疾也

蓋明鏡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嬙之面或有疵瑕而

疑其鑿也虛空之傳嚮也清濁必聞不以綿駒之歌時有

史通 卷十四

諛曲而輟其應也夫史官執簡宜類於斯荀愛而知其醜

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為實錄觀夫子修春秋也多為

賢者諱狄實滅衛因桓耻而不書河陽召王成文美而稱

狩斯則情兼向背志懷彼我苟書法其如是也豈不使夫

君子靡憚憲章雖玷白圭無慙良史乎其所未論三也其三

評曰傳者經之輔也閔二年冬十有二月經書狄入衛

傳曰遂滅衛則既著矣若因桓耻不書滅桓尊周攘夷

即狄入衛亦足耻而寧必書滅僖二十有八年天王狩

于河陽左傳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言非其

地也且明德也公羊傳不與再致天子也穀梁傳全天王之

傳皆不與晉為周諱也何為成文之美

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與吳盟而皆不書八年注云不書

吳非所諱而仍諱謂當耻而無耻求之折衷未見其宜其

評曰春秋桓二書公及戎盟于唐而哀八十三不書公

與吳盟非耻吳為夷而諱之也諱城下之盟也若唐之

盟與戎脩舊好也兵不次於泗上盟不在於城下惡手

史通 卷十四

不書 諸國臣子非卿不書必以地來奔則雖卿亦志斯豈非因

之大事不可限以常流者耶如陽虎陽虎權陽關而

外叛傳具其事經獨無聞何哉且子玉去亡猶獲頤記城

邑失守反不具書略大存小理乖德勸其所未論五也其

魯定公八年陽虎欲盡殺三相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

以代之載季相子將殺之相子詐而得脫三相共攻陽

虎陽虎居陽關九年魯伐陽虎陽虎奔齊已而奔晉趙

氏

服虎陽 關魯邑

般音班

按諸侯世嫡嗣業居喪既成君不避其諱此春秋之例也何為般野之歿皆書以名而惡視之殂直云子卒其所未諭六也 其六條

評曰般惡及視皆公子未成君而弑也野公子未成君而毀也般野名惡及視不名為例不純誠有如子玄所駁者以愚度之莊公無適嗣般孟女之子也故名般罪莊公之不立嗣也文公長妃為哀姜生子惡及視適嗣也故不名不名惡及視罪宣公之奪適也野毀而卒非弑也與般惡視異矣

左傳襄公薨于楚宮立胡文敬歸之子于野次于季氏

史通 卷十四 本

稠即昭公

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嫡齊歸之子稠

凡在人倫不得其死者邦君已上皆謂之弑卿士已上通

孔姓父字

謂之殺此又春秋之例也按桓二年書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僖十年又曰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夫臣當為殺而稱及與君弑同科苟弑殺不分則君臣靡別者矣公羊傳中及者何累也雖有此釋其義之故雖通既未釋此疑共編於未論他故此

其所未諭七也 其七條
評曰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孔父義形於色仇牧不畏強禦荀息不

食其言皆賢也若必曰及殺其大夫孔父荀息則不名書法矣第字孔父名牧息何也孔子為祖諱也

夫臣子所書君父是黨雖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魯之隱桓弑弑昭哀放逐姜氏淫奔子般天酷斯則邦之孔醜諱之可也如公送晉葬公與吳盟為齊所止為邾所敗盟而不至會而後期諱而不書豈非煩碎之甚且按汲冢竹書與晉春秋及紀年之載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見獲書其本國皆無所隱唯魯春秋之記其國也則不然何者國家之事無大小苟涉嫌疑動稱耻諱厚誣來世矣獨多平其所未諭八也 其八條

史通 卷十四 本

評曰史臣以今書古易以今書今難若據事直書亡褒貶委婉之義則人皆可作春秋不必孔子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者以此對司敗曰昭公知禮對陽貨曰諾吾將仕孔子處魯君臣委婉如此而況筆之書乎子玄譏其動輒耻諱厚誣來世正不知春秋之意者嗚乎知我者惟春秋罪我者惟春秋孔子蓋逆知後世必有罪我如子玄輩矣

經齊高侯 帥師納北 燕伯于陽
案昭十二年齊納北燕伯于陽者何公于陽生也左傳曰燕伯于陽燕之別也子曰齊之事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夫如是夫子之脩

春秋皆遵彼乖僻習其說謬凡所編次不加刊改者矣何為其間則一廢一疑時有弛張或公或革曾無定體其所未論九也 其九條

公羊傳伯子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

評曰經昭公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左傳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眾也杜預注言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昭三年燕伯出奔齊高偃齊人

東通 卷十四

夫陽即唐地則以陽為邑矣公羊傳齊納北燕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則又以陽為陽生矣二傳釋經尚無定說子陽之下何得便有堆黃

又書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讀者求一家之廢與則前後相會討一人之出入則始末可尋如定六年書鄭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哀元年書許男與楚圍蔡夫許既滅矣君執家亡能重列諸侯舉兵圍國者何哉蓋其間行事必當有說經既不書傳又闕載缺略如此尋經難知其所未論十也 其十條

評曰春秋二十國年表定六年鄭滅許以斯歸元公成

立則斯雖執許未亡也哀元年許男與曹國蔡元公成也子玄未之考耳

按晉自魯閔公已前未通於上國至僖二年滅下陽已降漸見於春秋蓋始命行人自達於魯也而瑣語春秋載魯國閔公時事言之甚詳斯則聞事必書無假相赴者也蓋當時國史它皆做此至於夫子所脩也則不然凡書異國皆取來告苟有所告雖小必書如無其告雖大亦闕故宋飛六鷁小事也以有告而書之晉滅三邦大事也 瑣語以無告而闕之用使巨細不均繁省失中 此夫諸國史瑣語法音策成文夫子既撰不刊之書為後王之則

東通 卷十四

豈可仍其過失而不中規矩乎其所未論十一也 其十一

評曰瑣語春秋即晉汲冢竹書中所稱瑣語十一篇也晉史言魯國甚詳豈有魯史不能紀晉事乎第經孔子筆削或書或否自有深意存焉據子玄之駁是謂瑣語賢於孔子春秋妄亦甚矣問孔之取不亦宜乎 蓋君子以博聞多識為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而春秋記他國之事必憑來者之辭而來者所言多非其實或兵敗而不以敗告君弒而不以弒稱或宜以名而不以名或應以氏而不以氏或春崩而以夏聞或秋葬而以冬赴皆承其所說而書遂使真偽莫分是非相亂其所未論十二

也其十二條

評曰夫子作春秋來告則書不告不書來告者皆承其說不改其辭慎之也故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若不告而書及來告者改而書萬一傳聞失實如信史何故又曰信傳信疑傳疑

凡所未諭其類尤多靜言思之莫究所以豈夫子之濇數仍不得其門者歟將立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者焉如其與奪請謝不敏其十三條

又世人以夫子固天所縱將聖多能便謂所著春秋善無不備而審形者少隨聲者多相與雷同莫之指實推而為

史通

卷十四

十

論其虛美者有五焉按古者國有史官具列時事觀及冢所記皆與魯史符同至如周之東遷其說稍備隱桓已上難得而詳此其煩省皆與春秋不別又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曰殺執我行人鄭奔其師隕石于宋其書紀年唯鄭奔師出戰語晉春秋也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則知夫子之所修者但因其成事就加雕飾仍舊而已有何力哉加以史策有闕文時月有失次皆存而不正無所用心斯又不可能而殫說而太史公云夫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其虛美一也共十四條評曰孔子自言述而不作竊比老彭又曰不知而作我

實音隕

則無是說文序云孔子書六經左氏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公羊亦謂仲尼脩經皆約策書成文則夫子固未嘗作春秋也于玄乃譏孔子因其成事就加雕飾豈知孔子脩春秋之本意乎雖然其事則桓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又豈子夏之徒能贊一辭哉延管細考之春秋古文公即立孔子脩之曰公即位不脩春秋莊七年四月兩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賈如兩桓實弒隱春秋書曰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齊人弒桓春秋書曰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三家逐昭公春秋書曰公孫于齊此孔子所云竊取之義也豈盡馮古文如子

史通

卷十四

十

玄云云耶又案宋襄公執滕子而誣之以得罪楚靈王弒郊敖而赴之以疾亡春秋皆承告而書會無變革是則無辜者友加以罪有罪者得隱其辜求諸勸戒其義安在而左丘明論春秋之義云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彌彰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其虛美二也共十五條經傳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杜預注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例在成十五年傳例不以名為義書名及不書名皆從赴延考成十五年例左傳成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計其教太子而自其而歸

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恐不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稱人示衆不

然則否謂身犯不義者

評曰宋人以滕子罪及民告春秋不得不書執然宋以一會而虐滕鄆二國之君宋之虐也故史通曰宋襄執滕子誣之以得罪

又春秋之所書本以褒貶為主故國語晉司馬侯對其君悼公曰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

羊舌肸注一卷

羊舌肸習於春秋至於董狐書法而不隱南史執簡而累進又甯殖出君而卒自憂名在策書故知當時史臣各懷

史通

卷十四

十三

直筆斯則有犯必死書法無捨者矣自夫子之脩春秋也蓋他邦之篡賊其君者有三謂齊鄭楚已解於上本國之殺逐其君者有五有隱閔般惡視此五君被弑昭昭二主被逐也莫不缺而靡錄使其有逃名者而孟子云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無乃烏有之談歟其虛美三也其十六條

評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泛觀春秋戰國亂賊比有何懼之有竊亦嘗置疑及細考之春秋不作之先周天子弑逐者四周王厲王幽王齊鄭楚之篡賊其君者三魯之殺逐其君者五春秋既作之後至於秦始皇二百年周止叔襲殺哀王鬼殺思王魯則絕無殺逐孔子之功

此意固切

偉矣子玄乃謂孟子之云為烏有之談何未考與

左襄二十衛甯惠子甯疾召悼子悼子甯喜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

君入則掩之掩名出如字徐音助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地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又按春秋之文雖有成例或事同書異理殊書一故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彰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

切當世之文而亡褒諱之辭也斯則危行言遜吐剛茹柔推避以求全依違以免禍而孟子云孔子曰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其虛美四也共十七條

史通

卷十四

十三

評曰太史公有言孔子作春秋隱桓之間則彰定哀之際則微恐未盡然羽父實弑隱公而書公薨桓公與開

平弑而書即位齊人實弑桓公而書公薨何彰之有若云春秋於他國之事則彰於魯事則微斯得之矣子玄

稱孔子危行言遜吐剛茹柔庶幾知我而又云推避求全依違免禍未免罪我何其言之自抵牾也故謂子玄

精於史則可精於春秋則未可

按趙穿弑石而稱宣子之弑江乙亡布而稱令尹所盜此則春秋之世有識之士莫不微婉其辭隱晦其說斯蓋當時之恒事習俗所常行而固云仲尼歿而微言絕觀微言

而仕於楚

江乙魏人

之作豈獨宣父者邪其虛美五也 其十八條

殺梁傳牙弒也盾不弒而曰盾弒何也以罪盾也其以
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
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弒公而後反趙盾史狐
書賊曰趙盾弒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
弒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
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
晉趙盾弒其君夷臯者過在下也

列女傳楚大夫江乙之母也恭王時乙為郢大夫有入
王宮中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紕之無何其母亡

史通 卷十四 十四

布八尋往言於王曰妾夜亡布八尋令尹盜之王曰今
尹信盜之乎母曰令尹不身盜之乃使人盜之王曰其
使人盜奈何對曰昔孫叔敖之為令尹也道不拾遺門
不閉關而盜賊自息今令尹之治也耳目不明盜賊公
行是故使盜得盜妾之布是與使人盜何異也王曰令
尹在上寇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吁何大王
之言過也昔妾之子為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
子坐而紕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
不以是為過也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寡
人命償母布賜金千鎰

考茲衆美徵其本源良由達者相承儒教傳授既欲神其
事故談過甚實語曰衆善為必察之孟子曰堯舜不勝其
美桀紂不勝其惡尊世之言春秋者得非觀衆善而不察
同堯舜之多美者乎 其十九條

昔王克說論有問孔之篇雖論語羣言多見指撻而春秋
雜義曾未發明是用廣彼舊疑增其新覺將來學者幸為
詳之 其二十條

評曰王克問孔已亡忌憚子玄或經尤屬總戾
困學紀聞論衡蓋蔡中郎所秘玩而劉氏史通譏之曰
克自紀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而答以替頑舜神

史通 卷十四 十五

錄惡禹聖盛矜於己而厚辱其先何異證父攘羊學子
名母名教之罪人也葛文康公亦曰克刺孟子猶之可
也至詆訾孔子以繁而不食之言為鄙以從佛胎公山
之召為濁又非其脫驂舊館而惜車於鯉又謂道不行
於中國豈能行於九夷若克者豈足以語聖人之趣哉
卽二說觀之此書非小疵也呂南公謂克節小辯以驚
俗蔡邕欲獨傳之何其謬哉

左傳不為

左第五
百是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當前漢
專用公羊宣皇已降殺梁又立於學至成帝世劉歆始重

左氏而書不列學官大抵自古重兩傳而輕左氏者因
 一家美左氏而議兩傳者亦非一族互相攻擊各自朋黨
 貽龍紛然非莫然則儒者之學苟以專精為主至於
 治章句通訓釋斯則可也至於論大體舉宏綱則言罕兼
 統理無要害故使今古疑滯莫得而申者焉必揚推而論
 之言傳者固當以左氏為首但自古學左氏者談之又不得
 得其情如賈逵撰左氏長義稱在秦者為劉氏乃漢室所
 宜推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採又按桓譚新論曰左氏傳
 於經猶衣之表裏而東觀漢記陳元奏云光武興立左氏
 而桓譚衛宏竝共詆訾故中道而廢班固藝文志云丘明

與孔子觀魯史記而作春秋有所貶損事形於傳懼懼時
 難故隱其書末世口說流行遂有公羊穀梁鄭氏夾氏諸
 傳而於固集復有難左氏九條三評等科夫以一家之言
 一人之說而參差相背前後不同斯文不足觀也夫解難
 者以理為本如理有所闕欲令有識心伏不亦難乎今聊
 次其所疑列之於後

扶風賈逵字景伯明左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去
 平中賦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秘館又令逵發出左氏六
 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條奏之云五經家皆無以
 識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春秋晉大
墨曰拘事

其後有劉氏學援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范帝嘉之
 會自秦遷晉其處者為劉氏明漢承堯後也帝嘉之
 命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經
 以服以儒
 公羊疏賈逵作長義四十一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
 鄭眾亦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
 長在逵之前解疑論何氏作墨守以距長義以強義為
 廢疾以難穀梁造膏旨以短左氏蓋在注傳之前
 沛國桓譚字君山好古學從劉歆揚雄辨析疑異著書
 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獻之世祖善焉琴道
 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注新論一曰本造二王

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譴非七啓寤八祛蔽九正
 經十識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
 五閔友十六琴道本造述策閔友琴道各一篇餘竝有
 上下

東海衛宏字敬仲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光武以為
 議郎
 蒼梧陳元字長孫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為學
 者所宗持議欲立左傳博士范升奏左氏淺末不宜元
 乃上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竝用深知立明至賢親
 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傳詞可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 頁 反 E 內

否示不專已盡之群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既守舊聞
左氏孤字少與遂為異家之所獲冒書奏下其議范升
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
四人元為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
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謹譚會封病卒左氏復
廢

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按春秋昭二年
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
姬旦成諸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

史通

卷十四

九

杜預釋例公羊穀梁之論春秋皆因事以起附因所問以辨義之精者曲以所通無他凡例也左丘明明周禮以為本諸稱引以發例者傳孔子教故能不刊之書者將來皆周公之舊制者也
之法其長一也又按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之時於魯文籍最備丘明既躬為太史博總群書至如檮杌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觀其傳廣包它國母事皆詳其長二也論語子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夫以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託加以遠者七十弟子三遠自四方同在一國於是上詢天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實廣聞見其長三也如穀梁公羊者生於異國長自後來語地則與魯史相違論時則與宣尼不接安

語林世說
卷十卷

併一作撰

史通

史通

卷十四

九

得以傳聞之說而與親見者爭先乎譬猶近世漢之太史
晉之著作碑成國典時號正言既而先賢者為賢傳汝南
先賢行狀血部者為語林世說竟造異端強書他事夫以
傳自委巷而將班馬抗衡訪諸古老而與子孫竝列斯則
難矣彼二傳之方左氏亦異異於此哉其短一也左氏述
臧哀伯諫桓納鼎周內史美其讜言王子朝告于諸侯閔
馬父嘉其辨說凡如此類其數實多斯蓋當時發言形於
翰墨立言不朽播於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亦
猶近代史記載樂毅李斯之文漢書晁錯賈生之筆尋其
實也豈是子長筆削孟堅雖黃所稱者哉觀二傳所載有
異於此其錄人言也語乃齟齬文皆瑣碎夫如是者何哉
蓋彼得史臣之簡書此傳流俗之口說故使隆促各異豐
儉不同其短二也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
典而美其語博而奧如傳伯諫君觀魚富展諫王納帶王
禮經之類也皆據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如鄭子聘魯言少
行父稱齊桓公八元八凱魏絳答晉悼公引虞人之箴子
華賦楚靈王八元八凱魏絳答晉悼公引虞人之箴子
近代則猶不可覆如呂相絕秦述兩國世原聲子班荆
公敗楚於城濮有愛色于服景伯謂吳云楚國宋易子而
食折腰以次猶無城下之盟說他補說士盟晉重耳晉甲
茶甲午必行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
一時琢磨簡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

史通卷十四
卷十四
一

以先為後或以後為先日月顛倒上下翻覆古來君子曾
無所疑及左傳既行而其失自顯語其弘益不亦多乎而
世之學者猶未之悟所謂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然
自丘明之後迄及魏滅年將千祀其書寢廢至晉太康年
中汲冢獲書全同左氏汲冢所得書年亦亡逸今惟紀年
秋時事與左氏同師春多載春秋時至
者錄辭并左氏相校遂無一字差舛故東晉云若使此
書出於漢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於是學虞夏晉引其
義以相明王接荀顛取其文以相證杜預申以注釋注釋
詳列于實籍為晉紀事具于實籍由是世稱實錄不復言
非其書漸行物無異議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於是授春秋於丘明授孝經於曾子史記云孔子西觀周
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旨傳所刺譏
褒諱之文不可以書見也曾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各異
端失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夫學
者苟徵此二說以考三傳亦足以定是非明真偽者矣何
必觀汲冢而後信者乎以此而言則三傳之優劣見矣
評曰子玄叙左之長揭公較之短如分蒼素矣至於春
秋之幽得傳而顯則上之抒仲尼之微婉者左也史記
新序之繆得傳而証則下之開萬古之警聳者左也而
非子玄之精練亦無以析其義而彰其功昔人謂杜元

史通評釋 卷一四

杜預為丘
明忠臣擊
志臣為預

凱為左氏忠臣子玄申左之功不在杜下
杜預傳進爵當陽侯立功之後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
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譜第謂之釋例擊虞曰左丘明
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
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正義云釋例終篇云稱凡者
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母弟二凡其義不異故也釋
例四十部無凡者十五終篇云諸凡雖是周公之舊典
丘明撮其體義約以為言非純寫故典之文也
左桓二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
臧哀伯諫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郟罪在廟章孰甚焉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
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大廟周公廟也太廟
泰微哀伯魯大夫倍
左昭二十二夏六月丁巳葬景王王室亂叔鞅至自京
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
所廢也
陳寔曰左傳不載程嬰與杵臼存趙祀而史記言之頗
詳左氏稱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
言于晉侯乃立武而反其田是無程嬰杵臼之事與史
記異○按左傳無屠岸事止以嬰齊通于莊姬而同括

王子朝景
王之長庶
子閔馬父
閔子馬父
大夫

一八三

逐之故莊姬愬於成公而欒卻徵之遂族滅○按考要云同括死時已有趙武無遺腹之說又事出莊姬不關岸賈未知史遷何據

左莊十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十一年夏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郟

春秋宣十二夏六月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詳左傳

東通 卷十四

檀弓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規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規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廷按春秋諸國盟而携携而盟睦而猜猜而睦何常之有豈謂宋晉方睦而晉不覘宋乎

胡傳按左氏准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然則滅項者曾也二傳以為桓公滅之孰信乎廷按胡氏此說實出子玄經襄三年六月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云

公子偃齊大夫雩門

林父即桓子

詩曰風俗之禍扶服救之

係其結矣

仁注諸侯既盟不備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六則在邲澤之諸侯也

傳陳諸服也毅梁傳及以及與之也諸侯以為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廷按襄年再盟君臣雖和然諸侯在而大夫自為盟實始於此此豈非政逮於大夫之漸乎毅梁之說亦未為非未可以左傳無文而遂排之也

秦穆公與魯僖公同時楚昭王之立在魯昭公二十六年相距百四十年豈有秦穆之女為楚昭夫人之理列女傳誤

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三年實鄭簡公之十六年也去鄭穆公七十八年劉向七錄誤

東通 卷十四

楚莊王有馬死欲葬以大夫禮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堂堂楚國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楓豫章為題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注楚莊王時未有趙韓魏三國索隱曰案此辨說者之詞後人所增飾

索隱曰案傳云云號是晉獻所滅先此百二十餘年趙

程滑音大
夫以平一
乘言不以
君禮葬諸
侯葬車七
乘

河平漢成
帝改元

成帝不以
款為非毀
亦是一部
之明

簡子為得者號後號後改稱郭春秋有郭公蓋郭之
太子也延按劉向說苑稱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
死向說是索隱解誤號既滅久矣安得稱太子邪

左成十八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執厲公葬之于翼東
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瑩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
延按周子晉悼公也去文公六十四年由文而襄靈成

景厲悼凡七公亡樂書諫文事新序誤
荀息死於吳齊晉獻公時也獻公後為文公文公後為
襄公襄公後為靈公相去三代而云息諫晉靈說苑誤

史通

卷十四

二十七

何

春秋左氏傳大好之以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
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子後傳聞之與親見詳略不同
請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
大司空師丹大怒奏欲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
欲欲廣道術亦何以為非毀哉欲由是忤執政大臣為
眾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為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

三河徙守五原
倚氏王接字祖游晉尚書殿中郎常謂左氏辭義賸富
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
不妄也於文為儉通經為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

周王自大體非破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為公羊疾病
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
荀顛字景倩或子也魏僕射司空顛知朝廷大儀而無
質直之操唯阿意苟合於荀勗賈充之間

史通

卷十四

二十七

何

史通評經卷第十五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初校誤

孔陵陵鳥錄刻

外篇

點繁第六十一條

夫史之繁文已於敘事篇言之詳矣然凡俗難曉下愚不移雖七卷成言而三隅莫及蓋語曰百聞不如一見是以聚米為谷賊虜之虛實可知畫地成圖山川之形勢易悉

史通

卷十五

殺下者

必一作

昔陶隱居本草藥有冷熱味者朱墨點其名阮孝緒七錄書有文惠殿丹筆寫其字由是區分有別品類可知今輒擬其事鈔自古文傳又有繁者皆以筆點其上其點用朱粉黃等如正行凡字經點者宜去之如其間有文句虧缺者其點用朱粉黃等如正行注於其右其側書亦用朱粉黃等如正行或回易數字或加足片言俾分布得所彌縫無闕庶觀者易悟其失自彰知必撫實而談是非苟誣前哲

評曰點繁去冗此子玄作史之草也第察察數段剛繁冗易若盡犧年至麟止下及李唐悠悠數千載總括縷析談何容易子玄勇攻古失終年闡筆竟不成史正恐

限齊元

後人復來點繁耳

光武帝自西征隗囂至漆會召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敗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第一囂衆大潰

張千秋隨范明友擊烏元還謁大將軍霍光問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

秣陵陶弘景字通明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止于句容之

史通

卷十五

句曲山形如句字初因茅山得道改茅山

句曲山性好著述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醫術本草齊宋為歌曰水刃木為梁字梁武早與之游及即位後恩禮愈篤時人謂為山中宰相卒時年八十五謚曰貞白先生

尉氏阮孝緒字士宗高尚不仕著七錄正史削繁等一百八十一卷

此篇當以本史察對然後知其煩簡

孔子家語曰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矣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果如期而亡夫子何以知然

除二十家語曰晉將伐宋使覘之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

子罕哭之哀規者反言於晉侯曰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
 子罕哭之哀民咸悅矣宋殆未可伐也除二十一史記五
 帝本紀曰諸侯之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百姓之獄訟
 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謔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舜年二
 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云云堯舉之加二十九
 夏本紀曰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
 昌意之父曰黃帝黃帝者黃帝之玄孫而顓頊之孫也禹之
 曾大父曰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為人臣除五十七
 按顓頊紀中已具云黃帝是顓頊祖矣此篇下云禹是顓
 頊孫則其上不得更言黃帝之玄孫統上云昌意父鯀不
 得在帝位則於下文不當復云為人臣今就於項羽本紀
 朱點之中復有此重復造次筆削庶可盡乎

史通 卷十五 三

曰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
 父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殺者也項氏世世楚將封於
 項故姓項氏除三十字加二十呂氏本紀曰呂太后者高
 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
 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高祖嫌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
 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類我又戚姬幸常
 獨從上之關東日夜泣涕欲立其子如意以代太子呂后
 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疎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
 數矣賴大臣諍之及留侯策太子得無廢此亦見高惠一
通紀長年傳過為重矣今又見於呂后紀宋世家曰初元
因可略而不詳除七十五字加十二字

如意下有
 兩如書字

左傳紀名
 周特一作
 得瑞音端
 吳本作權

公之孫糾景公殺之景公卒糾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
 立是為昭公昭公父公孫糾糾父禚秦即元公少子也景
 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除三十六字三
 王世家曰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
 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慕中野無
 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
 百姓以自志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
 今無號位師傳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
 言臣竊不勝犬馬之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
 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

史通 卷十五 四

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制曰下御史六年
 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
 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
 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臣去病上疏曰陛
 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慕中野
 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
 憐百姓以自志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
 至今無號位師傳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
 而言臣竊不勝犬馬之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
 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與中二千石臣

非丞名也
 莊青翟漢
 湯趙充李
 息任安

史記大馬
 下可亡之

公孫賀

閔一作閔

輸音倫

此語非書
為煩荀紀
為約水嗣
之說家為
無識

賀筆議曰古者裂地立國竝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除一百八十一字已上有言語相重者今略點廢如此但此一篇所記全宜削除今輒具列於斯藉為鑒戒者爾凡為史者國有詔誥十分不當取其一焉故漢元帝詔曰蓋聞安民之道本由陰陽間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政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媿合荀從未肯極言朕甚閔焉永惟蒸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

史通

卷十五

五

之作衛於不君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其泉建章宮衛士各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母有所諱有司勉之母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及荀悅撰漢紀略其文曰朕惟衆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君之宮其罷其泉建章宮衛士各令就農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自餘似撮佗皆倣此近則天朝諸撰史者凡有制誥一字不濟唯去詔首稱門下詔尾云主者施行而已時武承嗣監作國史見之大怒謂史官曰公輩是何人而敢輒減詔書自是史官寫詔書雖門下贊詔亦錄後予聞此說每唱

仲連齊人

河內有滹陰縣

冀而已必以三王世家相比其煩碎則又甚於斯是知史官一愚其來尚矣今之作者何獨笑武承嗣而已哉魏公子傳曰高祖始徵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崇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家五家世止歲以四時奉祠公子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以徵信陵君故事說者云當戰國之時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嘉士者矣然而信陵君之接岩穴隱者不耻下交名冠諸侯有以也高祖每過之祠奉不絕除十五字魯仲連傳曰仲連好奇偉備儻之畫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遊於趙孝成王時而秦王

史通

卷十五

六

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滹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晉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號今齊晉王已益弱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會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真能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連適遊趙會秦圍邯鄲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

禮至必
因介以傳
也

人在此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
子，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
安左，口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
於生，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者今其
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連先
生齊之高士也行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
平原君曰勝已洩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
言新垣衍曰吾親居此圍城之中皆有求平原君者也今
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所求於平原君者也曷居此重圍
之中而不去魯連云云梁未觀秦稱帝之害也使梁觀秦稱

史通

卷十五

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
云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嘻亦甚矣
先生之言也先生又焉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連曰固矣
吾將言之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
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云於是
新垣衍起再拜而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
生也天下之士也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
秦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辭謝者三終不肯
受平原君乃致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云云除三
字加屈原傳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

高臨淵人
一作鄭公
慶人名陽

屈原賈生名誼洛陽人也謫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生既
辭上，長沙卑濕自以為壽不得長又以謫去意不自得
及渡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詞曰云賈生為長沙傳三年
有鴉八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鴉曰鴟賈生既以謫
居長沙卑濕自恐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其詞
曰云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無狀歲餘亦死時
年三十二矣除七十六痛鴟倉公傳曰太倉公者齊大倉
長臨淵人也姓淳于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
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
方更悉以藥方與之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

史通

卷十五

死生多驗詔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
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有其書無有皆
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與
其病之狀皆何如其悉以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醫
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皇后八年中得見師臨淵元里公
乘陽慶已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
是也各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
死生，嫌疑定可治及藥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
以示，方書悉效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
意即再拜再拜謁受其脉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候度

其悉作
其悉作
後八年意
年一十八

奇音獨
其悉作

奇咳與奇
肢同漢書
蘇文志有
五音奇肢
兼奇秘之
數非常也

陰陽以變樂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明
歲下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常以為人診病決死
生有精良今慶已死十年臣意年盡三十九也齊侍史
成自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也
生醫藥如驗
卒除二百九十五字
宋世家初云襄公嗣位仍謂為宋襄公不去宋襄公二字
吳世家云闔閭越世家云勾踐每於其號上加吳王越王
字句句未嘗捨之孟嘗君傳曰馮公形容狀貌甚辨按形
容狀貌同是一說而敷演重出分為四言凡如此流不可
勝載其十二諸侯表曰孔子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

又屈原傳曰其文約其辭微觀子長此言實有深鑒及自
撰史記揆蕪若此豈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乎漢書龔
遂傳曰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請從叻曹以為王生每
嗜酒亡節度不可從遂不聽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
太守會遂引入官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顧有所白
遂還其故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
所陳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
前上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
得長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龔遂
臣也云上以議曹王生為水衡丞除八十一新晉書袁宏傳

每者二字
漢書作素
者讀白嗜

日袁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會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
孤貧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
微服江濱宏在舫中諷其所作詠史詩聲既清亮詞
又藻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所誦詩即其
詠史之作也尚雨率有勝致即迎升舟與之談論申旦不
寐自此名譽日茂云從桓溫北伐作北征賦其文之高者
嘗與王珣伏滔同在桓溫坐溫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
傳於相傳云獲麟於北野誕靈物以瑞德爰受體於虞者
攷左父之勳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
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爾今

袁宏詩中
賦之孫也

於天下之便改移韻從事然於寫送之致似為未盡滔
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為小勝宏應聲答曰感不絕於予心
想流風而獨為云謝安嘗賞其機對辨速後安為揚州刺
史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謝安
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願就左右以一扇而授之曰
聊以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楊仁風慰彼黎庶願者無
不歎時人歎其卒而能要焉此事出世說除一百一十
四十六國春秋曰郭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
於劉遂別設一席於座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
成長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晒遂奮衣來

郭瑀字元
瑜仕魏為
博士

臣也云上以議曹王生為水衡丞除八十一新晉書袁宏傳

好字下有
物字

坐神志湛然曰六聞先生欲求快女婿其人也三十一

下曰子女史也以簡為主故於前史除字多加字少雖

然必有煩簡案者何妨兩存韓非子內儲說有一事

而與軼者如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一

曰女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衆人而迷如越王慮伐

吳出見怒鼃乃為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為其有

氣故也一日越王句踐見怒鼃而式之御者曰何為式

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乎二語煩簡微異韓子不

嫌兩存無必一一裁削也若左傳國語一事而煩簡並

存者尤多細觀自見

史通

卷十五

十一

評曰漢書龔遂傳云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

都尉議曹王生為水衡丞以褒顯遂云子玄乃除去以

遂年老一段止云以議曹王生為水衡丞云不知遂不

為水衡都尉王生何以為丞又何以見上褒顯遂意哉

此不宜除而除者也晉書袁宏傳云今於天下之後移

始從事子玄史通改云今於天下之後便改移韻從事

既皆便改二字又換從為從恐未必青於藍也此不宜

增而增者也

十五卷終

史通評釋卷第十六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初校誤

孔陵陵鳥錄刻

外篇

雜說上第七一十五條

春秋二條

按春秋之書弑也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如齊之簡公

未聞失德陳恒構逆罪莫大焉而哀十四年書齊人弑其

史通

卷十六

十一

君壬子舒州斯則賢君見抑而賊臣是黨求諸舊例理獨

有違但此是絕筆獲麟之後弟子追書其事豈由以索續

組不類將聖之能者乎何其乖刺之甚也

評曰論語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

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則孔子名之矣左傳甲午齊陳恒

弑其君壬子於舒州則傳名之矣經曰齊人弑其君壬子於

舒州明是弟子追書非孔子筆非左氏語

按春秋左氏傳釋經云滅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陳入衛

入鄭入許即其義也至柏舉之役子常之敗庚辰吳入獨

書以郟夫諸侯列爵並建國都惟取國名不稱都號何為

鄧之見入遺其楚名比於它例一何乖踏尋二傳所載皆云入楚宜左氏之本獨為諫歟

蘇力果友 轉地

評曰昭三十一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左傳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贏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左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手則入郢之說有自來矣第柏舉之役經曰冬十有一月庚子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考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字子常柏舉之戰瓦為將當云楚瓦出奔兼囊言之誤也史記伍子胥傳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緣春秋

史通

卷十木

而誤也惟左傳不誤始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繼曰子常奔鄭由是言之傳是而經誤左傳之有功於經大矣馬遷之未讀左傳亦明矣子玄不囊瓦之駁而郢之駁耶

左氏傳二條

左氏之敘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叱咄沸騰論備火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獲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誦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敘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淒涼可憫或腴辭潤簡讀或美句入詠訝跌宕而不

子玄似亦 有左傳辨

備火見左 傳昭五火 始皆見章

細也 經也

群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倖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之卓絕如二傳之敘事也揅蕪溢句麗贅滿行華多而少實言拙而寡味若必方於左氏也非惟不可為魯衛之政差有厲行亦有雲泥路阻君臣禮隔者矣

評曰公穀不如左史通言之詳矣至所以不如左未及也左為素臣孔子獨以春秋授左公穀受業于夏子夏於春秋筆削不能贊一詞而惡能以微義授門人故二子不如左其師授異也雖然雲泥路阻君臣禮隔軒輊懸絕未敢謂然夫經所略者得左而詳左所略者得公穀而詳如昭三十一黑肱以濫來奔左第曰賤而書名

史通

卷十木

重地也公羊習乎邾婁之故而詳於叔術殺顏臧母負公之文昭十九許世子止祛其君買左第曰事親舍藥物可也穀梁習於許止之故而詳於讓國與虺哭泣而死之義諸如此類不可枚數則二傳之禪於左也間嘗碎之經王也左大將也二傳偏禪也王將將將將偏禪

闕一不可

左傳稱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藿猶能衛其足夫有生而無識有質而無性者其惟草木乎然自枯自脆而已必言其含靈畜智隱身違禍則無其義也尋葵之向日傾心本不衛足由人觀其形似強為立名亦由今俗文士謂

鳥鳴為啼花發為笑花之與鳥又安有咲啼之情哉必以
人無喜怒不知哀樂便云其智不如花花猶善笑其智不
如鳥鳥猶善啼可謂之謙言哉如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
猶能衛其足則謂智不如花花猶善笑智不如鳥鳥猶善
啼皆可謂一例也而左氏錄夫子一時戲言以為千載篤
論成微婉之深累玷良直之高範不其惜乎

評曰以吾夫子之聖豈不知葵無情鳥無知哉其曰鮑
莊子之智不如葵者非葵靈於鮑也甚言鮑之不智也
其曰可以人而不如鳥者非鳥哲於人也甚言止之不
可不知也子玄此駁以辭害志如以辭而已則如臧孫

史通

卷十一

四

有云石猶生我信斯言也是石能生人也

公羊傳二條

公羊云許世子止弑其君易為加弑譏子道之不盡也其
次因言樂正子春之視疾以明許世子之得罪尋子春孝
道義感神明固以方駕曾閔連蹤丁郭荀事親不逮樂正
便以弑逆加名斯擬失其流責非其罪蓋公羊樂正俱出
孔父門人思欲更相引重曲加談述所以樂正行事無理
輒書故使編次不倫比喻非類言之可為嗤惟也

左昭十九夏許悼公瘞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樂卒太
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

止獨進樂
不由醫
無各反

下爾邪巨

也

冬葬許悼公公羊傳滅木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
為不成于弑止進樂而樂殺也止進樂而樂殺則曷為
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
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
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
樂而樂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
免止之罪辭也

評曰公羊高卜子夏門人也樂正子春曾子門人也若

史通

卷十一

五

謂源流同出孔父更相引重則有若之事曾子游夏便
有異同本末之譏游夏二家各立門戶奈何曾卜二門
互相引重手即果同門以樂正視疾之孝責許止不嘗
樂之罪亦未為過而猥云無理非類胡責公羊之苛也
語曰彭蠡之濱以魚食犬斯則地之所富物不稱珍按齊
密邇海隅鱗介惟錯故上客食肉中客食魚斯即齊之舊
俗也然食鮓鱸鯉詩人所貴必施諸他國是曰珍羞如公
羊傳云晉靈公使勇士殺趙盾見其方食魚殮曰子為晉
國重卿而食魚殮是子之儉也吾不忍殺子蓋公羊生自
齊邦不詳晉物以東土所賤謂西州亦然遂目彼嘉饌呼

聽止赦止
皆公羊佳
句

動音亦
尾自餘音

為非食者之實錄以為格言非唯與左氏有乖亦於物理全無者矣

評曰晉中之魚取之黃河冬春河水難施釣網夏秋之間亦不多獲晉人歎客魚為首饌似矣至云東土所賤恐亦未然孟子非東人乎比魚能掌安得言賤詳晉勇士羨者之儉非儉魚殮也者為正卿食不二味止食魚殮是儉德也儉勇士昔無此語公羊安得鑿空誣人

汲冢紀年一條

語曰傳聞不如所見斯則史之所述其謬已甚况乃傳為舊記而違其本錄者手至如虞夏商周之書春秋所記之

史通

卷十六

木

說可謂備矣而竹書紀年出於晉代學者始知后啓殺益太甲誅伊尹文王殺季歷鄭桓公厲王之子則與經典所載乖刺甚多又孟子曰晉謂春秋為乘尋汲冢遺語即乘之流邪其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熊窺屏左氏亦載斯事而云夢黃熊入門必欲捨傳聞而取所見則左傳非而晉文實矣嗚呼向若二書不出學者為古所惑則代成龔賢無由覺悟也
評曰啓殺益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此三者即有竹書予不敢信尋冢中簡書字俱科斗秘書校綴寫以今文能保亡誤惡可盡信杜元凱云殺伊尹事與尚書詭

紀年仲仲
王印位居
意其卿士
崩伊仲秋
大甲于桐
乃自立也
伊尹即位
放甲甲七
年大甲時
出自桐啟
伊尹乃立
其子伊陟
伊奮命復
其父之田
宅而中分

汲冢紀年
一卷

異不知老叟伏生或致昏忘抑當時雜記未足取審其說然乎

史記八條

夫編年敘事潤雜難辨紀傳成體區別易觀昔讀太史公書每怪其所採多是周書國語世本戰國策之流近見皇家所撰晉史其所採亦多是短部小書省功易閱者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之類是也如曹干兩氏紀孫檀二陽秋則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載美事遺略甚多劉道天書氏春秋有傳至於今以古方今則知太史公亦同其失矣斯則遷之所錄甚為膚淺而班氏稱其勤者何哉孟堅

史通

卷十六

七

又云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服其善敘事豈時無英秀易為雄霸者乎不然何歷譽之甚也史記鄧通傳云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書其事乎
評曰八代之文至昌黎始起子女以前猶襲六朝綺靡即東漢不敢望而况西京詆馬遷為膚淺輕兩漢無秀英今學史通與史記漢書竝讀孰淺孰深孰秀孰英彭城劉程之字仲思宋高祖號之曰遺民云少孤事母以孝聞體貌冲虛心方外嘗為柴桑令已乃棄之入匡山依釋慧遠石西林北澗上與雷次宗輩同脩西方

文帝不崩
景何以立
多此二言
似亦不奇

曹干之干
實晉紀錄
在晉書中
晉陽秋

診音也

又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
决嫌疑定可治召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以
下他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
委曲何別按遷之所述多有此類而劉揚服其善敘事也
何哉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
不取其本書謂管子以為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按論
語行於講肆列於學官重加編勒祇覺煩費如管子晏者諸
子雜家經史外事弃而不錄實杜異聞夫以可除而不除
宜取而不取以茲著述未觀厥義

評曰管晏列傳不取本書太史公之略也至撰孔子世
家不採論語則安所採謂論語可除則孔子世家亦可
除矣矢口輕詆幾於侮聖

昔孔子力可翹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美者浪不
可以一介標末特為百行端首也至如達者七十兮以四
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
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為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既
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缺如
評曰太史公既為仲尼弟子列傳矣儒林又取游夏
循吏又言冉季不幾於複乎以開一知二之賢列之買
漿貨脂之儔此則太史公無識不足辨也

史通 卷十六

任安字少卿
益州刺史

司馬遷序傳云為太史七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絏
廼喟然而嘆曰是子之罪也身虧不用矣自敘如此何其
略哉夫云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絏者乍似同陵陷沒遂寘
於刑又似為陵所陷獲罪於國遂令讀者難得而詳賴班
固載其與任安書書中具述被刑所以儻無此錄何以克
明其事者乎

評曰太史公自敘李陵之禍甚晰于女責之太苛女子
玄敘韋曜薛瑩以誅作黜更不克明
漢書遷既被刑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
任安乃與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書遷死後其書稍

史通 卷十六

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歷說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未
云不韋遠蜀世傳呂覽按呂氏修撰也廣招俊客比冰春
秋共集吳聞擬書荀孟思刊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
為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既流移書
方見重則又非關作者本因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輒引以
自喻豈其倫乎若要多舉故事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
愁著書八篇而曰不韋遠蜀世傳呂覽斯蓋識有不該思
之未審耳
評曰不韋之駁是矣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表

見於後世此是子長虞卿傳論語子長豈不知虞卿哉
子玄乃謂其識有不該思之未審何也不該不審抑子

玄自謂邪

言音屬弟
失國曰咄
也

太史公曰
序二十而
上會稽標
禹穴

昔春秋之時齊有夙沙衛者拒晉殿師郭最稱辱伐魯行
言臧堅執死此聞官見鄙其事尤著者也而太史公與任
少卿書論自古刑餘之人為士君子所賤者唯以彌子瑕
為始何淺近之甚邪但夙沙出左氏傳漢代其書不行故
子長不之見也夫博考前古而捨茲不載至於乘傳車探
禹穴亦何為者哉

襄十八十一月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

史通

卷廿六

十

塞隧而致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
乃代之歟

臧堅臧乾
之族
代羊械久

左襄十七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
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以禮於
士以杖扶其傷而死

評曰左氏書闕多矣齊有寺人貂宋有寺人柳晉有寺
人披豎頭須即賢否殊執皆闕也微獨夙沙衛弟既云
左書漢代不行難以苛責子長考子長與任安書衛靈
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未云彌子瑕豈雍渠為一人
邪姓苑云雍氏周文王第十三子封雍因氏姓彌云彌

子瑕以王父字彌牟為氏則二姓矣家語孔子醜之去
衛適齊書云適陳子長亦誤

王伯厚氏因學紀聞鍾紹京為宰相而稱義勇於楊思
勗之父史不載也而石刻傳于後世人皆見之惡之不
可辨如是臧堅以刑人之言為辱此何人哉林甫國忠
因力士以相其原見于此李揆當國以子姓事輔國不
耻也紹京何責焉

魏世家太史公曰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
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命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
阿衡之徒曷益乎夫論成敗者固當以人事為主必惟命

史通

卷廿六

十一

而言則其理悖矣蓋晉之獲也由夷吾之懷諫秦之滅也
由胡亥之無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魯之逐也由
稠父之違子家然則敗晉於韓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
始皇父銘其說歷孤其服竟於宣厲之年徵築與橋顯自
文成之世惡名早著天孽難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
同湯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則亡國之君他皆倣此
安得於魏無譏責者哉夫國之將亡也若斯則其將興也
亦然蓋禍後之為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之與京畢氏之
為大夫也其占曰萬名其後必大姬宗之在水滸也鴛鴦
鳴於岐山劉姓之在中陽也蛟龍降於豐澤斯皆瑞表於

繁音僕繁
孤注八卷
繁音僕繁
繁音僕繁
繁音僕繁
繁音僕繁
繁音僕繁
繁音僕繁

繁音僕繁
繁音僕繁
繁音僕繁
繁音僕繁
繁音僕繁
繁音僕繁
繁音僕繁
繁音僕繁

先而福居其後向使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終能坐登
 大寶自致宸極矣乎必如太史公之議也則亦當以其命
 有必至理無可辭不復嗟其智能頌其神武者矣夫推命
 而論興滅委運而忘褒貶以之垂誠其不惑乎自茲以後
 作者著述往往而然如魚參魏略虞世南帝王論或敘遼
 東公孫之敗魚參魏略曰當青龍之初之際有彗星出
 如此人不能遠則德教不設而或述江左陳氏之亡南
 宋王略曰自天而下手執金版有文于焉看之有文曰陳
 氏五主三十四年諱其理竝以命而言可謂與子長同病
 者也

評曰天道遠人道迥委之於天則賢才皆可捐棄求諸
 人事非君子其何能國于玄之論正矣假令桀留伊尹
 紂不棄箕比魯尊孔子虞用百里奚雖至今存可也
 夷吾晉惠公也秦饑人令河上輸之粟虢射曰弗予賂
 地而予之糴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若勿予公曰然慶
 鄭曰不可已賴其地而又愛其實思善而背德雖我必
 擊之弗予必擊我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予六年秦
 歲定師師侵晉至於韓公謂慶鄭曰秦寇深矣奈何慶
 鄭曰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射
 也晉師潰戎馬濘而止公號慶鄭曰載我慶鄭曰忘善

齊晉卿
 止獲也為
 亦所獲

而背德又廢吉卜何我之載鄭之車不足以辱君避也
 梁由靡御韓簡輅秦公將止之慶鄭曰釋來救君亦不
 克救遂止於秦
 史記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廢申后去太
 子申侯怒與緄西夷犬戎攻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
 取周賂而去
 魯昭公名稠襄公妾齊歸之子夫人孟子二十歲即位
 在位二十五年孫齊在外七年凡三十二年薨于乾侯
 胡傳昭公欲伐季氏子家子曰季氏得民父君無多奪
 公不從意如登臺而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

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
 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眾矣日入慝作弗可
 知也弗聽叔孫氏之司馬陷西北隅以入孟氏殺昭昭
 伯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投子家魯大夫仲
 孫氏之族名駒諡懿伯
 國語晉君改葬恭太子申生狐突之下國遇申生申生
 與載而告之杜預曰忽如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將
 以晉與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君其
 祀母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
 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復

甘遠曰辨

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於韓

史記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

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

略取河南地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

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

齊懿仲欲妻田完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蜚和鳴鏘鏘

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玆于正卿八世之後莫

之與京

晉獻公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

盈數也魏大名也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

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

國語周之興也鸞鸞鳴於岐山三君云鸞鸞鸞鳳之別

名也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其在岐山之舊乎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太公母劉媪劉

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

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唐志虞世南帝王略論五卷中與書目貞觀間太子中

書舍人世南承詔撰起太皇訖隋凡帝王事迹皆略紀

載假公子答問以攷訂云

諸漢史十條

皇甫謹云
太公名軌
嘉溫蓋姓
王氏王符
云太上皇
名媪與滿
同音又班
固泗水亭
長古碑文
云母媪氏
貞

手待盈
貌又衆多
之貌

漢書孝成紀贊曰成帝善脩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
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矣
又五行志曰成帝好微行選期門郎及私奴各十餘人皆
白衣袒憤自稱富平侯家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或駁騎
出入遠至旁縣故谷永諫曰陛下晝夜在路獨與小人相
隨亂服共坐溷清無別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有數
年由斯而言則成帝魚服嫪遊鳥集無度雖外飾威重而
內肆輕薄人君之望不其缺如觀孟堅紀志所言前代自
相矛盾者矣

評曰成帝升車則修儀微行則亂服時既不同語從實

錄原非矛盾

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敘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
年月列行繁紆以相屬縝字最善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
於徑寸之內大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寸之中應行
有敘使讀書者閱文便觀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為快也如
班氏之古今人表者惟以品藻賢愚激揚善惡為務爾既
非國家流襲祿位相承而亦復界重行狹書細字比於它
表殆非其類歟蓋人列古今本殊表限必悞而不去則宜
以志名篇始自上上終于下下竝當明為標榜顯列科條
以種類為篇章持優劣為次第仍每於篇後云若干品凡

若干人亦猶地理志肇述京華末陳邊塞先列州郡後言戶口也

楊用脩古今人表論班史古今人表予反覆論之其謬有四一曰識鑒之謬二曰荒略之謬三曰名義之謬四曰妄作之謬夫傳道者曾子乃列於冉閔仲弓之下蓋不知曾子不與四科之故也首霸者齊桓乃居于四公之次蓋不知五霸莫盛於桓文之說也魯隱列於下下而葛伯及于上中若以讓桓為行善而未盡彼廢祀仇餉者惡未極乎穆毒列於中下而於陵仲子與之同等若以好名者誠非中道彼淫穢叛逆者尚可齒乎此其

孟堅即在
何以正對
此又子及
所未及也

識見之謬也藥后變也居藥于上下出后變于下上章承章也宜章于下上列承章于上下是以一人而二之郵無郵與王良並著范武子與士會俱垂是名諡而離之此其荒略之謬也茲二謬者古人嘗論之見於張晏羅泌之書然猶就其成信而論之耳若其名義妄作之謬則未有及之者也予以為固作漢書紀漢事也鴻荒以來非漢家之字上古章佐非劉氏之臣乃總古人以著人表既已乖其名復自亂其體名義謬矣有仲尼之聖然後可以裁定前人憲章後世然而六經之述必待晚年固何人也而高下古今之人乎依阿人矯自取天

史通 卷十六

固誠謬但
古人論之
者亦多第
不若用脩
之詳耳
則字上音
有一字

鄭生名金其
正教曰歷具
幾三音陳留
高陽人詳見
記鄭生傳
一本去神

下有信
二字

憲使其自署當在何等身陷於重淵之下而抗論於遠霄之上誰其信哉昔荀卿論十二子一時人耳識者猶或非之固又豈卿儔乎謂之妄作可也大謬若此而古人之論曾不及之豈以為不足論乎

自漢已降作者多內雖新書已行而舊錄仍在必校其則可得而言按劉氏初興書惟陸賈而已于長述楚漢之事專據此書譬夫行不由徑出不由戶未之聞也然魏遷之所載往往與舊不同如鄭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非惟文句有別遂乃事理皆殊又韓王名信都而輒去都字用使稱其名姓全與淮陰不別班氏一準太史書無

更張辭言思之深所未了

史記高帝欲易太子四皓從太子遊衣冠甚偉上見之曰頃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闕戚夫人嗷啼流涕上竟不易太子歸雲集漢書功臣表留侯張良以韓申都下韓師古注韓申都即韓王信也楚漢春秋作信都古文信申通用劉攽云韓申都即韓申徒也張良傳云以韓司徒下韓

史通 卷十六

數城史記作申徒申徒者司徒之聲轉也申都者又申徒之聲轉也國名紀云申徒申屠信都勝屠勝都本出一姓良下韓時乃韓王成非韓王信師古注誤

司馬遷之敘傳也始自初生及乎行歷事無巨細莫不備陳可謂審矣而竟不書其字者豈墨生所謂大志也者乎而班固仍其本傳了無損益此又韓子所以致守株之說也如同之為遷傳也其初宜云遷字子長馮翊陽夏人其序曰云至於事終則言其自敘如此著述之體不當如是耶馬卿為自敘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即為列傳班氏仍舊自無改奪固於馬楊傳末皆云遷雄之自敘如

史通

卷十六

末

此至於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例不純

漢書東方朔傳委瑣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亡歿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遷楊雄傳相類尋其傳體必多受倩之自敘也但班氏脫略故世莫之知

蘇子卿父建行事甚寡章玄成父孟德業稍多漢書編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標名列章相之篇則不以章孟冠首竝其失也

評曰蘇子卿父建行事雖寡然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功亦不細子卿以父任為郎安得不冠

父於首章孟為楚王傳無甚德業止有二詩猶云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也自孟至賢五世故云其先章孟家安得竝為一例子玄以孟為玄成父不知玄成

父之賢孟乃玄成六世祖也考究最難談何容易班固稱項羽於義帝自取天亡又云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地以待喪如固斯言則深信夫天怨神怒福善禍淫者矣至於其賦幽通也復以天命又定非理所移故善惡無徵報施多爽斯則同理異說前後自相矛盾者焉東海于定國父于公其間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間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

史通

卷十六

十九

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求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嚴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

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舉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帝除墓地耳遂去歸郡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

漢書班固作幽通賦以致命遂志賦云觀幽人之髮髯

張延年字次卿下邳人論列於流曰魯伯

五子皆至大官號曰東海蘇也

然幽通謂與神通也

評曰予讀幽通賦觀天網之紛覆兮實集謀而相訓謨先聖之大猷兮亦鄰德而助信則於福善禍淫之說亦不刊恃而予玄貴之幾於深文

或問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也斯言為是乎答曰

不然也按太史公書上起黃帝下盡宗周年代雖存事跡殊略至於戰國已下始有可觀然遷雖敘三千年事其間詳備者唯漢興七十餘載而已其省也則如彼其煩也則如此求諸析中未見其宜班氏漢書全取史記仍去其日

史通

卷十一

十一

者念公筆傳以為其事其不_足次故也若使遷回易地而處撰成漢書將恐多言費辭有踰班固安得以此而定其優劣邪

太史公自敘五十二萬六千六百字正義曰史記起黃

帝訖於漢武天漢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百三十

篇象一歲十二月乃閏餘也○後漢楊終受詔刪太史

公言為十餘萬言

評曰史之優劣一曰好惡有公私者劣一曰書專有

真偽偽者劣三曰義例有精疎者劣四曰筆力有整

厯者劣字之煩簡未足以定優劣也如必以簡為優

則荀悅之漢紀賢於史記漢書朱子之綱目勝于漢書通鑑矣

漢書斷章事終新室如叔皮存沒時入中興而輒引與前書共論者蓋亭傳之常例者耳荀悅既刪略班史勒成漢紀而虎論二介列在末篇夫以規諷隄豈冀戴光武忽以東都之事擢居西漢之中必如是則賓戲幽通亦宜同載者矣

項公曰或有譏班固雖篤志博學無功勞於時仕不當貴故作答賓戲自謂主人

史通

卷十一

十一

史通評釋卷第十七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太初校誤

孔陵陵鳥錄刻

外篇

雜說中第八十六條

諸晉史七條

東晉之史作者多門何氏中興實居其最而為晉學者曾未之知僅湮滅不行良可惜也王檀著書王檀是晉史

史通

考邪

臧氏晉書付堅之稿號也雖疆宇狹於石虎至於人物則過之極後石之時田融趙史謂勒為張據瓜涼李專巴蜀自遠而左氏屬慕容沙漠西南地歸司馬逮於苻氏則兼而有之禹貢九州實得其八而言地劣於趙是何言歟夫識事未精而輕為著述此其不知量也張勔抄撮晉史

氏一作炳

氏一作人

不求異同而備補此言不從沙汰罪又甚矣

評曰苻堅始滅慕容繼滅涼州繼陷益州若司馬居江

左泚水之戰堅幾不免史通乃云逮於苻氏兼而有之

似亦兼晉而有之此立言之過也

晉書榮枯東西晉為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

梁張緬晉書鈔三十卷

夫學未該博鑒非詳正凡所脩撰多聚異門其為踳駁難

以覺悟校應劭風俗通載楚有葉君祠即葉公諸梁廟也

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為葉令嘗飛鳧入朝及干

寶搜神記乃隱應氏所遺而收其流俗怪說又劉敬升異

史通

卷十七

十

苑稱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劍穿屋而飛其言不經故

梁武帝令殷芸編諸小說及蕭方等撰三十國史乃刊為

正言既而宋求漢事旁取今升之書漢書後唐徵晉語近憑

方等之錄謂皇家無晉書編簡一定膠漆不移故今俗之學者說

息履登朝則云漢書舊記談蛇劍穿屋必曰晉典明文據

彼虛詞成其賈錄語曰三人成市虎斯言其得之者乎

評曰微劍可以通天蛇劍何難穿屋神物奇怪未可樂

謂虛詞考漢武帝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

飛上去成帝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隆隆如

雷聲鑪中銷鐵散如流星皆上去此火為變使之然也

蛇劍亦鐵也遇火而飛又何疑焉

陳郡殷芸字灌蔬梁秘書監著小說十卷或題曰劉餗

撰李淑晁氏陳氏俱以為非此書首題秦漢魏晉宋諸

帝江云齊以芸撰非劉餗明矣故其敘事止宋初蓋於

諸史傳記中抄集或稱商芸者宜祖廟未祧時避諱也

王伯厚曰蕭方等為三十國春秋以晉為主附列劉淵

以下二十九國通鑑晉元興三年引方等論綱目但云

蕭方誤削等字延按唐書宋史藝文志亦誤削等字

南史蕭方等字實相梁元帝長子也以失愛出征河東

溺死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竟著三十國春秋

史通

卷十七

王喬注

馬遷持論稱堯舜無許由應劭著錄云漢代無王喬其言

謙矣至士安撰高士傳具說箕山之跡令升作搜神記深

信葉縣之靈此竝向聲背實捨真從偽知而故為罪之甚

者近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敘兩漢三國及晉中

朝江左事劉峻註釋摭其致疵偽跡昭然理難文飾而皇

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採康王之妄言違茅標之正說以

此書其厚頌

皇甫謐高士傳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

而適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為九州長

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

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

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

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汗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

由以葬此山亦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

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

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史通謂馬遷持論稱堯

舜無許由以此延按莊子言許由者三一曰堯讓天下

於許由一曰意而子見許由一曰堯之師為許由語甚

詳悉原非寓言遷云不少概見子玄信之豈未讀莊邪

史通

卷十七

晁氏曰高士傳十卷晉皇甫謐撰纂自陶唐至魏八代

二千四百餘載世士高節者其或以身徇名雖如夷齊

兩龔皆不錄凡九十六人而東漢之士居三之一自古

名節之盛議者獨推焉陳氏曰序稱自堯至魏咸熙二

千四百餘載得九十餘人今自被衣至晉寧八十七人

評曰古今作搜神記非知其偽而故為也母推婢於

父息中十年恩情如生兄絕氣已積日覺而能道鬼神

天地事有不可知者豈可盡以為偽乎故劉惔曰卿可

謂鬼之董狐

晁氏曰世說新語十卷重編世說十卷宋劉義慶撰梁

近宋以下
宋本另作
一條

子元注
王喬注

劉孝標注東漢以後事分三十八門劉知幾頗言此書非實錄予亦云

高氏緯略曰義慶采擷漢晉以來佳事佳話為世說新語語語精絕而猶未為奇也梁劉孝標注此書引援詳確有不言之妙如引漢魏吳諸史及子傳地理之書皆不必言只如晉氏一朝史及晉諸公別傳諸錄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於正史之外紀載詳詳聞見未接寔為注書之法

評曰世說新語晁氏子玄詆之為妄高氏稱之為佳近日王元美尚書兄弟注釋表章幾埒史漢人持一冊握

東漢 卷十七

為靈珠予謂此書妄處誠為可厭佳處亦自不可掩

漢呂后以婦人稱制事同王者班氏次之十月雖與諸帝同編而記其事跡實與后妃齊貫皇史實學士撰晉書首發凡例序例一卷晉書之而云班漢皇后除王呂之外不為作傳竝編敘行事寄出外戚篇所不載者唯元后耳安得輒引呂氏以為例乎蓋由讀書不精識事多闕徒以本記標日以編高后之年遂疑外戚篇輒敘娥姁之事其為率略不亦甚邪

評曰遷史有呂太后紀班書有高后紀以呂會稱制也遷不作惠帝紀班書補之為是若班書為王元后立傳

置之外戚之後王莽之前此自有深意明者外戚之禍至元后而烈王莽之篡由元后而成也何曾與呂竝紀邪唐人晉書之例未悉此意于玄駁之為是

楊王孫布囊盛屍裸身而葬伊籍對矣以一拜一起未足為勞求兩賢立身各有此一事而已而漢書蜀志為其立傳前哲致議言之詳矣然楊能反經合義足矯奢葬之態伊以敏辭辨對可免使乎之辱列諸篇第猶有可取近者皇家撰晉書著劉伶畢卓傳其敘事也直載其嗜酒沉湎悖禮亂德若斯而已為傳如此復何所取者哉晉書史本補前史所闕

東漢 卷十七

評曰王孫羸羸矯枉過正顧其言曰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節外以華眾厚葬以高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此言幾於道矣使於四方不能專對者名曰徒誦不辱君命者名曰上士伊籍使吳庶幾專對不辱者即傳二子良非為過若劉畢二傳無關名教信可已矣西京雜記楊貴字王孫三輔黃圖云史稱楊王孫不稱楊貴或以字行耳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蜀昭文將軍

評曰請婚一也在魏書則云劉氏獻女請和太武師婚不許在宋書則云魏主意遣使餉六祖駱駝名馬求和請婚收約各為南北互相排擊如此但宋書又云田奇至魏師意指兒孫示奇曰至此非唯欲為功名實是貪結姻援若能酬酢自今不復相犯秋毫又求嫁女與世祖如此等語定是奇傳其後二家畢竟未婚至隋文帝始聘梁主蕭歸女為晉王妃則北重南婚信如子玄說矣

一統志桑乾河在大同府城南六十里源出馬邑縣北洪濤山下與金龍池水合流東南入盧溝河北魏都垣

東通 卷十七 九

在今府城北門外

晉書謝混字淑源少有美譽晉元欲擇婿王珣曰謝混不及真長樹不減子敬王獻之帝崩袁宏欲婿混曰卿莫近禁衛初元帝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物以為珍美項上一鬻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敢食于時呼禁衛故珣因以為戲混尚主襲父爵
刁玄增識文云黃旗紫蓋在東南○匈奴傳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圍漢高帝於白登七日白登在平城東南十餘里○黃旗喻宋白登喻魏
近者沈約晉書喜造奇說稱元帝牛金之子以應牛繼馬

元帝母牛九原有知靈

羊子玄

後之徵鄭中學者王融宋孝主言之詳矣而魏收深嫉南國幸嘗其短者司馬徽傳遂具錄分文所言又崔浩謂事狄君曲為邪說稱拓拔之祖本李陵之胄當時眾議抵斥事遂不行或有竊其書以渡江者沈約撰宋書索虜傳仍傳伯淵所述凡此諸妄其流甚多儻無迹可尋則真偽難辨者矣

沈約宋書索頭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始慮愍帝初封盧代王孫什翼犍繼之犍死子開字涉珪立開死子嗣字木末立嗣死子壽字佛狸立

東通 卷十七 十

歸雲集魏主恥言李陵之後其詳之至魏主宏徙都洛陽乃改姓元氏

北齊書史三條

王劭國史至於論戰事述紛擾賞其餘勇稱尤所長至如敘文宣逼孝靖以受魏禪二王殺楊燕以廢乾明雖左氏載季氏逐昭公秦伯納重耳欒盈起於曲沃楚靈敗於乾谿殆可連類也又敘高祖破宇文於印山周武自晉陽而平鄴雖左氏書城濮之役鄆陵之戰齊敗於鞍吳師入郢亦不是過也齊書也

左傳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及楚楚子饗

季連昭公注
十九卷靈公
乾於注十四
卷印晉此
者上城濮
陵注九卷齊
敗於鞍見成
二年吳師入
郢注十六卷

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與焉奉區沃盥既而揮
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
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
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
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左襄二十一年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
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欒神與
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怒謀宣
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
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

史通

卷十七

十一

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
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
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為城著
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菁淵嘉父司空
靖祁豫董叔祁師申書羊舌肸叔巖囚伯華叔向籍偃
北史魏孝靖將禪位於文宣襄城王昶及司徒潘相樂
侍中張亮黃門郎趙彥深等求入奏事帝在昭陽殿見
之昶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姓歸仰
臣等昧死聞奏願陛下則堯禪舜帝便欽容答曰此事
推昶已久謹當遜避又云若爾須作詔書侍郎崔劼裴

楊會朕毒
鳥食蛇其
羽入酒飲
之即死

讓之奏云詔已作訖即付楊愔進於帝凡十條書訖曰
將安朕何所復若為而去楊愔對曰在北城別有館宇
還備法駕依常仗衛而去帝乃下御座步就東廊口詠
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也終我四百永
作虞賓所司奏請發帝曰古人念遺簪弊履欲與六宮
別可乎高隆之曰今天下猶陛下之天下况在後宮乃
與夫人嬪以下訣莫不歎歔掩涕嬪趙國李氏誦陳思
王詩云玉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皇后已下皆哭長
趙德以故犢車一乘候於東上閣帝上車德超上車持
帝肘之曰朕畏天順人授位相國何物奴敢逼人趙德

史通

卷十七

十一

尚不下及出雲龍門王公百僚衣冠拜辭帝曰今日不
減常道卿公漢獻帝眾皆悲愴高隆之泣灑遂入北城
下司馬子如南宅及文宣行幸常以帝自遣帝后封太
原公主常為帝嘗食以護視焉竟遇鳩而崩
北齊乾明元年常山王高演從廢帝赴鄴居于領軍府
時楊愔燕子獻可朱渾天和宋欽道鄭子默等以演威
望既重內懼權逼請以演為太師司州牧錄尚書事長
廣王湛為太司馬錄并省尚書事解京畿大都督演既
以尊親見猜斥乃與湛期獵謀之於野三月演至省朝
士咸集坐定酒數行於坐執尚書令楊愔石僕射燕子

獻等斬之廢乾明帝而自立是為孝昭帝

武定元年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西叛三

月壬辰周文率眾援高慎圍河橋南城戊申神武大敗

之於芒山禽西魏督將以下四百餘人俘斬六萬計

周武帝建德六年春正月乙亥齊主緯傳位於其太子

恒改年曰承光自號太上皇壬辰帝至鄴癸巳帥諸軍

圍之齊人拒守諸軍奮擊大破之遂平齊齊主先送其

母及妻子於青州及城陷帥數十騎走青州遣大將軍

尉勤追之已亥尉勤禽齊主及其太子恒於青州丁未

齊主至帝降自詐階見以賓主禮封為溫國公

東通

卷十七

十四

或問曰王劭齊志多記當時鄙言為是乎為非乎對曰古

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所以晉楚方言齊

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自漢已降風俗屢遷求諸史

籍羞親其事或君臣之目施諸朋友或尊官之稱屬諸君

父曲相崇敬標以處士王孫輕加侮辱號以僕夫舍長亦

有荆楚訓多為物盧江目橋為地南呼北人曰儻西謂東

胡曰虜渠們底訂箇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中朝汝

我之義斯竝因地而變隨時而革布在方冊無假推尋足

以知吐俗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稱

制夷夏相雜音句尤媿而齊鸞伯起務存隱諱謂長為織

昨言夢田
民也

柳作妙

重規德菜志在文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得而言

蓋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

恥是則時無遠近事無巨細必藉多聞以成博識如今所

謂者若中州名漢關右稱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婦主上有

大家之號師人致見即之說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尋其

本源莫詳所出閱諸齊志則了然可知由斯而言劭之所

錄其為益彌多矣足以開後進之蒙蔽廣來者之耳目微

君懋吾幾面墻於近事矣而子柰何妄加譏諍者哉

夥胡買切陳勝傳涉既王故人入見曰夥願涉之為王

沈沈者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

東通

卷十七

十四

始○橋初堯切水梁也○地音怡張良傳良嘗間步游

下邳圯上徐廣曰地橋也東楚謂之圯○廣韻儻音悵

注楚人別稱書周圯傳殺我者諸儻子師古注英人

呼楚人為儻晉陽秋又謂吳人呼中州人為儻城南臨

句無端逐儻儻是也○陸太尉玩諸王丞相王公食以

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晟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

雖吳人幾為儻鬼○虜郎古切獲也生得曰虜斬首曰

獲北狄曰虜以其習尚虜掠也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

為島夷○渠強思切吳人呼彼之稱漢書渠有其人乎

唐書渠老一儒哉○們音悶北人稱我們咱們○底典

禮切隋唐嘉話崔暹為中書令張嘉真為舍人暹與
常呼為張底後因議事皆出人右暹驚口張底乃我輩
一般人此終是其坐處○箇古荷切亦作个左傳亦不
使一个昭元年齊公孫窻卒晏子曰又弱一个焉○乃
彘亥切汝也○若加灼切汝也○君規輪切東坡云凡
人相與稱謂貴之則公賢之則君其下則爾汝之雖王
公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
多矣○卿立京切公卿周六卿漢九卿秦漢以後亦呼
臣為卿蓋期之以卿也士大夫相呼為卿蓋貴之也隋
唐以來尊之則稱公儕輩下已則稱卿故宋璟卿呼張

易之○困學紀聞隋煬帝謂蕭后曰儂不失為長城公
卿不失為沈后長城公謂陳后主沈后者後主之沈后
也事文類聚王安豐婦卿安豐曰婦人卿豈豐為
不敬後勿如之婦曰親卿愛卿故卿卿我不卿卿誰復
卿卿○庾敳音字字子嵩王衍不與敳交敳卿之不置衍
曰君不得為耳敳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卿卿
法卿自用卿家法行其奇之○汝我晉武帝問孫皓問
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
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喜萬
春帝悔之○漢呼肝切中州人稱好漢鐵漢○荒去羊

史通 卷十七 五

五代史注
十二卷

切西戎牧羊人也○奴乃都切古謂僕隸為奴今宦官
猶自稱奴婢不敢稱臣○娣音弟奴也○古婦稱姑曰
大家如曹大家之類是也家音姑稱主上曰大家猶天家
也家音姑○裴度征淮西極得一碑上有謠云井底一竿
竹竹色深深綠鷄未肥酒未熟陣車兒郎且須縮有識
之者曰鷄未肥肥去月乃已字酒未熟去水乃酉字後
果以己酉日擒吳元濟

皇家脩五代史館中墜彙仍存皆因彼舊事定為新史觀
其未墨所圖鈔黃所拂猶可識者或以實為虛以是為非
其北齊國史皆稱諸帝廟號及李氏撰齊書謂李其廟號

史通 卷十七 六

世祖當改
世宗世宗
當改世祖

晉書
卷一百一
世宗世宗
當改世祖

有犯時諱者謂有世字也太即稱謚焉至如變世祖為文
襄改世宗為武成有除故世字而不悟襄成有別諸如此
謬不可勝紀故其列傳之敘事也或以武定臣左降生成
朝或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故時日不接而隔越相偶使
讀者瞶亂而不測驚駭而多疑嗟乎因斯而言則自古著
書未能精謹書成絕筆而遽捐舊章遂令玉石同燼真偽
難尋者不其痛哉

東魏孝靖帝改元武定是時高歡高澄專政歡子湛是
為北齊武成帝改元河清
評曰世宗文襄帝澄字子惠湛長子也原非世祖世祖

武成帝湛歎第九子也原非世宗史道誤或是後人誤書

周書一條

今俗所行周史是令孤德棻等所撰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真迹甚寡客氣尤煩尋字文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至於軍國詞令皆准尚書太祖勅朝廷文悉准於此蓋史臣所記皆稟其規柳虬之徒從風而靡按綽文雖去彼淫靡存茲典實而陷於矯枉過正之失乖夫適俗隨時之美苟記言若是則其謬逾多爰及牛弘彌尚儒雅即其書舊事因而勒成務累清言罕逢佳句而令孤不能別求它述用

史通

卷十七

七

廣異聞唯憑本書重加潤色

紫字文氏事多見於王勳齊志裴政太清實錄杜臺卿齊記而令孤德棻了不兼採以

其王褒庾信等又多見於蕭韶太清記蕭大國淮海亂離虞其書蓋以其中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實錄有焉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周度支尚書

評曰今綽軍國詞令雖准尚書至其六條詔書一先脩心二敦教化三盡地利四擢賢良五恤獄訟六均賦役國體通達文詞條暢既無尚書之艱棘亦非六朝之駢麗百世不可易也

隋書二條

昔賈誼上書晁錯對策皆有益於國足貽勸戒而編於漢

茲其焚香木名

此書傳物

由當時區處各當其才顏孔適古今而不明天文地理故令脩紀傳而以十志俾之志寧淳風輩所以粲然具舉延按夾添服膺隨書如此其學子玄乃欲坑葬惟蓋未知其解世人貴耳賤目是古非今不謂子玄亦蹈此弊

史通

卷十八

十九

史通評釋卷第十八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太初校誤

孔陵陵鳥錄刊

外篇

雜說下第九二十五條

諸史六條

夫盛服飾者以珠翠為先工績事者以丹青為主至若錯綜乖所分布失宜則綵絢雖多巧妙不足者矣觀班氏公

史通

卷十八

十九

公孫弘封平津侯

孫弘傳贊直言漢之得人盛於武宣二代至於平津善惡寂滅無覩持論如是其義靡聞必矜其美辭愛而不棄則宜微有改易列於百官公卿表後庶尋文究理頗相附會

以茲編錄不猶愈乎又沈侯謝靈運傳論全說文體備言

音律此正可為翰林之補亡流別之總說耳李充撰翰林

士衡陸機

別集如次諸史傳實為乖越陸士衡有云離之則離美合

之則兩傷信矣哉其有事可書而不書者不應書而書者

至如班固敘事微小必書至高祖破項垓下斬首八萬曾

後主高緯 孝昭高演

不涉言李齊於後主紀則書幸於侍中穆提婆弟於孝昭

紀則不言親戎以伐奚於邊疆小寇無不畢紀如同馬消

史通僂語亦不為少

行之惟難

虛無豈可使謂南董之才宜居班馬之職也自梁室云季

雕蟲道長謂太清平頭上尾尤忌於時對語儼辭盛行於

俗始自江外被於洛中而史之載言亦同於此何之元梁

侯景高祖曰文叔得玉印而四置滅安世用羊祜之言

以姓名此由須對語儼辭也又就取梁高祖曰得既

在求諸人語理必不然而此由復何恨夫變稱于至文成

清記曰云溫子昇永安故事言爾上尾故也又蕭韶太

也悲痛之聲上徹天聞酸苦之極下傷人理此語皆非簡

字須偶對此之假有辨如鄺叟吃若周昌子羽脩節而言

仲由率爾而對莫不拘以文禁一槩而書必求實錄多見

其妄矣

宋書三鎮惡既克長安號令嚴肅百姓安靖高祖將至

鎮惡於灞上奉迎高祖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其誰也鎮

惡再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焉

高祖笑曰卿欲學馮異也

蕭韶字德茂梁宗室子都鄉侯也著太清紀十卷起太

清元年盡六年初侯景破建鄴韶西奔江陵士人多問

城內事韶不能人說乃疏為一篇問者即示之元帝取

讀曰昔王韶之為隆安記言晉末亂離今亦可以為太

清記矣然其議論皆出謝吳又韶希帝旨撰述多非實

錄

夫晉宋已前帝王傳授始自錫命終於登極其間賡疏款

曲詔策頌煩雖事皆偽迹言竝飾讓猶能備其威儀陳其

文物俾禮容可識朝野具瞻遠於近古我則不暇至如梁

武之居江陵齊宣之在晉陽或文出荆州假稱德宣之命

下命旬日必至以此而言其偽可見或書成并部虛云

孝靖之初凡此文詰本不施行必也載之起居編之國史

豈所謂撮其機要剪截浮辭者哉但二蕭陳隋諸史過多

失此晉魏及宋自創業後稱公王即帝位皆數十年間事

夫自齊梁已降稱王公及即帝位皆不出旬月之中耳夫

以迫促如是則於禮儀何有哉又按北齊文宣帝將受

魏禪其無錫勳勳進斷表又詔入奏請注一唯王劭所撰

時禪書始知無前後節文等差降殺也

齊志獨無是焉夫以累易古人以為咄如彥淵之改魏收

也以非易非彌見其失矣而撰隋文史者稱澹大矯收失

者何哉且以澹著書方於君懋豈唯其間可容數人而已

史臣美澹而譏勳者隋史每論皆云史臣今豈所謂通鑿

乎語曰蟬翼為重千鈞為輕其斯之謂矣

評曰梁武齊宣據春秋法當書曰犯關即德宣孝靖真

勳猶云亂命而呪假之乎于玄之駁是矣第澹矯收失

如太子君前書名魏帝諡止三代明著弒君之賊改正

華夏之卒皆讓論也至於符命之佞澹與勳殊蟬翼

深千鈞君懋斯言得無過乎

澹史九華
夏帝王皆
言曰卒

齊深製澹
字一作吉

別傳九條

劉向列女傳云夏姬再為夫人三為王后夫為夫人則難
以驗也為王后則斷可知矣按其時諸國稱王惟楚而已
如巫臣諫莊將納姬氏不言曾入楚宮則其為后當在周
室蓋周惠雖衰猶稱秉禮豈可族稱姬氏而妻厥同姓者
乎且魯娶於吳謂之孟孟子聚麀之誚起自昭公未聞其先
已有斯事禮之所載何其缺如雜記曰夫人之不命又以
女子一身而作嬪三代末諸人事理必不然尋夫春秋之
後國稱王者有七蓋由向誤以夏姬之生當夫戰國之世
稱三為王后者謂歷嬪七國諸王校以年代殊為乖刺至

史通

卷十八

七

於他篇述例甚眾故論楚也則昭王與秦穆同時言齊也
則晏嬰居宋景之後列女傳曰齊傷槐女景公時人謂晏
居其後今粗舉一二其流可知

靖音倩女
止潔也

列女傳齊傷槐女傷槐行之女也名婧景公有所愛槐
懸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衍醉而傷槐景公
聞之且加罪焉婧懼乃造晏子之門曰昔者宋景公時
大旱三年不雨召太卜而卜之曰當以人祀景公曰吾
所以請雨者為吾民也今必當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
言未卒天大雨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順天慈民也今吾
君樹槐令犯者死殺婧之父孤妾之身鄰國聞之皆謂

君愛樹而賊人其可乎晏子惕然明日朝告景公景公
即時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

評曰齊景公杵臼立於周靈王之二十四年宋景公頭
曼立於周敬王之三年齊景在前宋景在後相去三十
二年傷槐女奈何稱昔者宋景公時也子玄駁之是
評曰夏姬在陳為御叔之妻在楚為襄尹之妻襄尹死
子黑要蒸焉姬又與巫臣逃之晉所謂再為夫人者以
此始在陳與陳靈公通既入楚莊王欲內之不果所謂
三為王后者以此當時列國小君皆僭稱后豈必嬪周
天子乎史通謂女子一身作嬪三代末諸人事理必不

史通

卷十八

七

然愚按羊獻容為晉惠后晉敗沒于劉曜又為曜后獻
容見廢四大冊立二國至於北魏高齊既為皇后下降
大臣紛載史冊何得言無特非中國盛時事耳

觀劉向對成帝稱武宣行事世傳失實事具風俗通其言
可謂明鑒者矣及自造洪範五行及新序說苑列女神仙
諸傳而皆廣陳虛事多構偽辭非其識不周而才不足蓋
以世人都可欺故也嗚呼後生可畏何代無人而輒輕忽
若斯者哉夫傳聞失真書事失實蓋事有不獲已人所不
能免也至於故為異說以惑後來則過之尤甚焉矣
困學紀聞韓子謂趙襄子賞有功者五人高亦為賞者

亦音赫

附音附

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事在孔子後孔鮒已辨其妄然傳記若此者衆說苑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甯子曰楚平王有士曰楚僕胥立負客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為城濮之戰城濮在楚成王時以為平王謬矣甯子又曰晉平公好樂多賦歛治城郭有咎犯者見門大夫以樂見平公內之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又曰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又曰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又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上書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鷄子其上按祀

史通

卷八

建子推息四人事蹟皆在前劉子政博極羣書何述紀之誤也新序楚共王逐申侯晉文公遇欒武子葉公諸梁問樂王鮒皆不同時廷按如伯厚所記說苑新序之誤多矣不特如子玄所駁已也

按蘇秦吞燕易王稱有婦人將殺夫令妾進其燕酒妾伴僵而覆之又甘茂謂蘇氏云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曰無以買燭而子之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此竝戰國之時遊說之士寓言設理以相比與及向之著書也方用蘇氏之說為二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以彼處有持為指實何其妄哉又有甚於此者至如伯奇化鳥對

此是向說

劉安注下

痛音痛

吉甫以哀鳴宿瘤隱形于齊王而作后此則不附於物理者矣復有懷贏失節目為貞女劉安覆族定以登仙立言如是豈顧丘明之有傳孟堅之有史哉評曰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之后也項有大痛號曰宿瘤見劉列女傳然無隱形于齊王事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自詣宣王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明日復更召問之又不隱對見劉向新序此以隱形于齊王者又不名宿瘤子玄乃合無鹽宿瘤二女而駁劉向或另有據

史通

卷八

又曰懷贏秦繆公女也初事晉懷公園後事晉文公重耳故曰失節失節之婦著之列女誠為失實與范曄漢書列慕琰於列女傳其失同張華博物志曰漢淮南王謀反被誅亦云得道輕舉子玄之駁本於張華

楊雄法言好論司馬遷而不及左丘明常稱左氏傳惟有品藻二言而已是其鑿物有所不明者也且雄晒子長愛奇多雜又曰不依仲尼之筆非書也自序又云不讀非聖之書然其撰甘泉賦則云鞭宓妃云云劉勰文心已議之矣然則文章小道無足致嗤觀其蜀主本紀稱杜魄化而為鶴荆屍變而為鶩其言如是何其鄙哉所謂非言之難

總音協

麻音瀟

鳩音朕

而行之難也

文心雕龍曰豐隆求必妃鳩鳥媒娥女詭異之辭也

華陽國志本紀既以炳明而世俗間橫有為蜀傳者言

蜀王蠶叢之間周迴三千歲又云荆人蠶叢死屍化西

土後為蜀帝周長弘之血變成碧珠杜宇之魄化為子

鵲周失紀綱而蜀先王七國皆王蜀又稱帝此則蠶叢

自王杜宇自帝皆周之叔世安得三千歲且太素齊始

有生必死死終物也自古以來未聞死者能更生當世

或遇有之則為怪異子所不言况能為帝王乎碧珠出

不一處地之相距動數千里一人之血豈能致此子鵲

東通

卷十八

十一

萬音隨

鳥今云是萬或曰萬周今案說文云蜀王望帝蟻其相

子為帝皆起云望帝萬戶主切所言與蜀志

所述相似爾雅亦云萬周子萬鳥也出蜀中四海有之

何必在蜀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弘之在人何者交趾遠

居南裔越裳之俗也燉煌僻處西域昆戎之鄉也求諸人

物自古闕載蓋由地居下國路絕上京史官注記所不能

及也既而士燮著錄劉昫書則為落英才黎然盈曠者

矣向使兩賢不出二郡無記彼邊隅之君子何以取聞於

後世乎是非著述之功其力大矣宜與夫詩賦小技校其

優劣者哉

宋石記
或亦此意

北史正稱延
明不稱實
實人

士燮字威秀蒼梧人避地交州吳交趾太守耽玩春秋

為之注解

劉昫字延明燉煌人涼武昭王徵為儒林祭酒著略記

百三十篇八十四卷燉煌書錄二十卷方言三卷號玄

處先生

敦煌郡漢武帝置耆舊記曰國當乾位地列良墟水有

縣泉之神山有鳴沙之異川無蛇虺澤無兕虎華戎所

支一都會也延按燉煌書作敦即今甘州地

交趾郡漢武帝置即安陽王國延按交趾即今之安南

其人足趾相交故云

東通

卷十八

十一

洲音洲
漢父音改
漁父

自戰國已下詞人屬文皆偽立客主假相詡答至於屈原

離騷辭稱遇漢父於江渚宋玉高唐賦云夢神女於陽臺

夫言竝文章句結音韻以茲敘事足驗憑虛而司馬遷習

擊齒之徒皆採為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邪必

如是則馬卿遊梁枚乘讚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觀於岩

畔撰魏史者亦宜編為實錄矣

文選注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漁父避俗時遇屈原怪

而問之遂相應答

高唐賦漢書注曰雲夢中高唐之臺此賦蓋假設其事

風諫姪惑也

姪即深

史記景帝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
枚乘枚乘吳壯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
梁梁孝王命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

記曰魏東阿王漢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與五官
中即將植殊不平晝思夜想廢寢食黃初中入朝帝

示植甄后主饋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時已為郭后讒
死帝意亦尋悟因命太子留宴飲仍以枕資植植還度

輟轅少許時將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見女來自云我本
託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時從嫁前與五官

中即將今與君王遂用薦枕席惟情交集豈常辭能具
東通

為郭后以糠塞口今被髮羞將此形貌重親君王爾言
訖遂不復見所在遣人獻珠於王王答以玉珮悲喜不

能自勝遂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為洛神賦
漢書音義如淳曰宓妃宓義氏之女溺死洛水為神

稽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園
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定為實錄斯已謬矣况此一漁

父者較年則前後別時論地則南北殊壤而輒併之為一
豈非惑哉苟如是則蘇代所言雙禽蚌鵝此亦漁父之一

事何不同書於傳乎必惟取榆枻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
水彌見其未學也蘇代所言雙禽蚌鵝此亦漁父之一事何不同書於傳乎必惟取榆枻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彌見其未學也

蚌音捧登
也又音蚌
始鵝音字
又音鵝
始鵝音字
始鵝音字

天木連上
為一錄
音士因姓

之屬蛟音
蛟音蛟也
音士因姓

音實

榆枻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彌見其未學也

莊子漁父篇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
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

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
手持頤以聽曲

屈原漁父篇漁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
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

不復與言

莊周著書以寓言為主稽康述高士傳多引其虛辭至若
神有混沌編諸首錄苟以此為實則其流甚多至如蛙鱉

競長蛟蛇相憐鶯鳩笑而後言鮒魚念以作色向使康撰
幽明錄齊諧記怪竝可引為直事矣夫識理如此何為而

薄周孔哉

莊子秋水篇埳井之畫謂東海之鱉云云○變憐蛟蛇
憐蛇蛇憐風風憐日目憐心○莊子通變一足獸蛟百

足蟲也變以多足企少足故憐蛟蛇以有足羨無足故
憐蛇蛇以有形企無形故憐風風以有行企不行故憐

目日以形用企神用故憐心○莊子逍遙遊篇諸之言
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

里蜩與鶯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

蛟音係人蟻
音士因姓

枯魚范魚

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外物篇莊周曰周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此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宜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無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評曰詞人寓言自以為為亡是鳥有史臣採撰乃以為逸事實錄遂習稽康無能逃於末學之譏矣

杜元凱撰列女記博採經籍前史綴錄古老明言而事有可疑猶闕而不載斯豈非理存雅正心嫉邪僻者乎君子

東通

卷十八

高

哉若人也長者哉若人也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彩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所為假稱陵作也遷史缺而不載良有以焉

評曰李陵與蘇武書詞彩壯麗為遷傳陵不載此固傳武亦不載當是後人假稱但昭明文選與子長答任少卿書並載則齊梁間已有此書矣豈魏晉間人擬為之耶

蘇東坡志林劉子玄辨文選所以載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吾因悟陵與武五言亦必後人所擬即蔡琰二詩東京亦無此格范曄荒淺故載十傳耳

雜說十條

夫自古之學者談稱多矣精於公羊者尤憎左氏習於太史者偏嫉孟堅夫能以彼所長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鮮矣觀世之與字者或能就一經或專精一史談春秋者則不知宗周既殞而人有六雄論史漢者則不悟劉氏云亡而地分三國亦猶武陵隱士遁迹桃源當此晉年猶謂暴秦之地也假古學窮千載書總五車見良直而不覺其善達極悟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謂藏書之箱篋五經之主入而夫子有云雖多亦安用為其斯之謂也夫鄒好長纓齊亦紫服斯皆一時所尚非百王不易之道

東通

卷十八

甚

也至如漢代公羊擅名三傳晉年莊子高視六經今豈桂壁不行贅旒無紀豈與夫春秋左氏古文尚書雖暫廢於一朝終獨高於千載校其優劣可同年而語哉

夫書名竹帛物情所競維聖人無私而君子亦黨蓋易之作也本非記事之流而孔子繫辭輒盛述顏子稱其殆庶雖言則無媿事非虛美亦由視子猶父門人日親故非所要言而曲垂編錄者矣既而揚雄寂寞師心典誥至於童鳥稚子蜀漢諸賢謂嚴李柳司馬之徒太玄法言志加褒賞雖內舉不避而情有所偏者焉夫以宣尼睿哲子雲聖聖在於著述不能志私則自中庸已降抑可知矣如謝承漢書偏黨

遺一作威

抵音抵觸也

蜀本作姓壁誤

吳越魏收代史盛誇胡塞宿侯馬足怪哉

評曰從周美新忠佞殊涂稱善譽兒公私異見而卑孔於雄同類共管子女亦司敗矣

子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儒誠有之史亦宜然蓋左丘明司馬遷君子之史也吳均魏收小人之史也其薰蕕不類何相去之遠哉

薰音勳似陰無香草也猶音猶臭草一名蔓子一名軒于蔓生水隨水高下汎汎然故曰猶游也

評曰君子而史也是謂無瑕之口鑑空衡平畢照忠佞小人而史也是謂佞人之筆鳴鶴喧喧何益理亂故所

係人國非淺細也左馬而下若溫公之通鑑朱子之綱目其庶幾君子矣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飾云乎哉何則史者固當以好善為主嫉惡為次若司馬遷班叔皮史之好善

者也晉董狐齊南史史之嫉惡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飾其唯左丘明乎自茲已降吾未之見也

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書無損於勸誡但舉其宏綱存其大體而已非謂絲毫必錄瑣

細無遺者也如宋孝王王劭之徒其所紀也喜論人惟不脩言貌鄙事許以為直吾無取焉夫故立異端喜造奇

說漢有劉向晉有葛洪近者沈約又其甚也後來君子辛為詳焉

吳本建上
馬一修
陳琳字元
陳琳字元

昔魏史稱朱異有口才擊虞有筆才故知喉舌翰墨其辭本異而近世作者撰彼口語同諸筆文斯皆以元瑜孔璋之才而處丘明子長之任文之與史何相亂之甚乎

夫載筆立言名流今古如馬遷史記能成一家楊雄太玄可傳千載此則其事尤大記之於傳可也至於近代則不

然其有彫蟲末技短才小說或為集不過數卷如陳書陰

不一列名編諸傳末如梁書卷元記云撰同姓莫

者陸鏗字子堅晉陵太守員外散騎常侍文集三卷

南史梁元帝著孝德傳忠臣傳各三十卷丹陽尹傳十

卷注漢書一百十五卷周易講疏十卷內典博要百卷

邊山三十卷劉林三卷王翰金樓子補闕子各十卷老

子講疏四卷懷舊傳二卷古今全德志荆南地記貢職圖古今同姓名錄一卷益經十二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

姚察著漢書訓纂三十卷說林十卷西聘王履建康三
鍾等記各一卷文集二十卷

北史劉芳字伯文彭城人後魏侍中樞鄭玄所注周官

儀禮音千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尚書音何休所注

公羊音范甯所注穀梁音韋昭所注國語音范曄後漢

書音各一卷辯類三卷徐州人地錄二十卷急就篇續

注音義證二卷毛詩箋音義證十卷禮記義證十卷周

官儀禮義證各五卷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魏廷尉正去官歸鄉里齊神武嘗

徵至并州作晉祠記好事者翫其文

評曰梁元姚察劉芳各著書百卷而誣以集不過數卷

陰鏗祖鴻勳集雖不多文名當代而彼以短才小說亦

苛矣夫人之文豈必如史記太玄而後可傳耶

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

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若漢代青翟劉舍位登丞

相而班史無錄姜詩趙壹身止計史而謝書有傳即其例

也今之脩史者則不然其有才德闕如而位官通顯史臣

載筆必為立傳其記也止具其生前歷官歿後贈諡若斯

而已矣雖其間伸以狀跡粗陳一二么麼常事曾何足觀

始自伯起魏書迄平皇家五史通多此體流蕩志歸史漢

趙壹注五

之風忽焉不嗣矣

史記漢興將相表武帝中元三年御史大夫桃侯劉舍

為丞相元狩五年太子少傅武彊侯莊青翟為丞相

廣漢姜詩事母至孝妻龐氏亦孝養姑有涌泉出繆之

異永平三年察孝廉詔曰大孝入朝除江陽令

十八卷終

卷十八

十九

史通評釋卷第十九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初校誤

孔陵陵鳥錄刊

外篇

漢書五行志錯誤第十

班氏著志抵牾者多在於五行無累尤其今輯條其錯繆定為四科一曰引書失宜二曰敘事乖理三曰釋災多濫四曰古學不精又於四科之中疏為雜志類聚區分編之

如后

第一科

引書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曰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二曰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三曰屢舉春秋言無定體四曰書名去取所記不同

其志敘言之不從也先稱史記周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又稱宣公六年鄭公孫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按宣公六年自左傳所載也夫上論單襄則持史記以標首下列曼滿則遺左氏而無言遂令讀者疑此宣公上出史記而下云魯后莫定何邦是非難悟進退無準此所

師古曰曼滿伯廖皆音聊鄭大夫廖

樂音抽

謂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也

史記周單襄公與晉卻鞫卻犛卻至齊國佐語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三卻其當之序○師古曰卻鞫騎伯也卻犛苦成叔也卻至昭子即溫季也國佐齊大夫國武子也

左宣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三矣間一歲鄭人殺之

志云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齊侯于周按成公者即魯侯也班氏九說魯之某公皆以春秋為冠何則春秋者魯史

株音株

之號言也一則知公是魯公今引史記君先成公在下書非魯史而公檢魯名膠柱不移守株何甚此所謂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也

按班書為志本以漢為主在於漢時直記其帶號論耳至於他代則云某書某國君此其大例也至如敘火不炎上具春秋桓公十四年次敘稼穡不成直云嚴公二十八年而已夫以火稼之間別書漢葬之事年代已隔去魯尤疎洎乎改說異端仍取春秋為始而於嚴公之上不復以春秋建名遂使漢帝魯公同歸一揆必為承例理亦可察在諸異科事又不尔求之盡一其例無常此所謂屢舉春秋

玖百六切
餘餘切

言無定體也

按本志敘漢已前事多略其書名至如服妖章初云晉獻公使太子率師佩之金玦續云鄭子臧好為聚鵠之冠此二事之上每加左氏為首夫一言可悉而再列其名省則都損繁則太甚此所謂書名去取所記不同也

左傳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後四年申生以讒自殺○師古曰金玦以金為玦也半環曰玦○賜環則返賜玦則絕佩之金玦絕之之意

左鄭子臧好聚鵠冠鄭文公惡之使盜殺之○師古曰子臧鄭文公子也鵠大鳥即戰國策所云喙蚌者也天

東通

卷十九

之將兩鵠則知之翠鳥自有鵠名而此飾冠非翠鳥也評曰此四條孟堅之小失而子玄之讀漢書益精矣謂之漢聖可也

第二科

敘事乖理者其流有五一日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二曰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三曰直引時談竟無佗述四曰科條不整彙釋難知五日標舉年號詳略無准

志曰左氏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既除喪而燕與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一歲而有二年之喪二焉於是乎與喪賓燕樂憂甚矣禮王之太

叔向即平

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將安用之按其後七年王室終如羊舌所說此即其効也而班氏了不言之此所謂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也

師古曰籍談晉大夫也穆后周景王之后謚穆也

評曰按左昭十五晉籍談如周葬穆后既除喪而燕王與籍談論燕器云云籍談歸以語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子玄摘去籍談歸以語叔向七字恰似叔向同籍談使周此子玄點煩之過也

左傳文齊

志云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女齊語智伯曰齊高子容宋司徒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修皆亡家之主也專則速及

東通

卷十九

此是孟堅

侈則將以力斃九月高止出奔北燕所載至此更無他說按左氏昭公二十年宋司徒奔陳而班氏採諸本傳直寫片言閱彼全書唯徵半事遂令學者疑立明之說有是有非女齊之言或得或失此所謂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也

師古曰高子容齊大夫高止也宋司徒華定知伯晉大夫荀盈也汝齊晉大夫司馬侯也

此是孟堅

志云成帝於鴻嘉未始之載好為微行置私田於民間谷永諫曰諸侯夢得田占為失國而况王者蓄私田財物為庶人之事乎已下弗云成帝悛與不悛谷永言効與不効諫詞雖具而事關如此所謂直引時談竟無佗述者也

其述庶徵之恒寒也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雹隨載劉向
之占次云公羊經曰大雨雹續書董生之解按公羊所說
與上奚殊而再列其辭俱云大雨雹而入此科又言大雪
與雹繼言須霜殺草起自春秋訖乎漢代其事既盡仍重
敘霜災分散相離斷絕無趣夫同是一類而限成二條首
尾紛拏章句錯雜此所謂科條不整尋繹難知者也

評曰雨雪雹三者皆常寒之罰也而微有辨雨陰也雪
又雨之陰也雹又陰之極也漢書釐公十年冬大雨雪
劉向以為尤是釐公立妾為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
公羊經曰大雨雹董仲舒以為公會於齊桓公立妾為

夫人不敢違尊妻故專壹之象見諸雹皆為有所漸脅
也據文則專解雨雪董仲舒解兩雹解既不同何妨兩載
于書乃云公羊所說與上奚殊何邪

夫太康敗元肇自劉氏史官所錄須存凡例按斯志之記
異也首列元封年號不詳漢代何君次言地節河平具述
宣成二帝宣帝地節四年成帝河平二年武稱元鼎每歲皆書始
元鼎元年元鼎元年哀曰建平同年必錄始云哀帝
續後云哀帝建平三年哀帝建平三年此所謂標舉年號詳
略無準者也

第三科

元封漢武
帝改元
此亦小失
近於大已

地有注曰
梁也

釋災多濫其流有八一日商權前世全違故實二曰影響
不接牽引相會三曰敷演多端準的無主四曰輕持善政
用配妖禍五曰但伸解釋不顯符應六曰考覈雖謹義理
非精七曰妖祥可知寢嘿無說八曰不循經典自任胃懷
志云史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是歲韓魏趙篡晉
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為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賊
臣天下不附矣按周當戰國之世微弱尤甚故君疑竊各
臺名逃責正比夫泗上諸侯附庸小國者耳至如三晉跋
扈欲為諸侯雖假王命實由已出譬夫近代莽稱安漢匪
平帝之至誠卓號太師豈獻皇之本願而作者苟責威烈

以妄施爵賞坐貽妖孽謂得人之情偽盡知之者乎此所
謂商權前世全違故實也

評曰子玄此駁大是正論周至威烈削弱已極鄭已射
肩楚久問鼎惡能禁趙韓魏之不分晉哉彼陽請而陰
逼周即不命彼亦自侯不罪三子而罪周是責平帝之
公莽責獻帝之太師卓也司馬公通鑑首書初命三晉
為諸侯史臣書法則可而立論責周猶是祖述孟堅之
意耳嗟乎晉可以召王於河陽則三子可以分晉魯可
以僭周禮樂則三家可以逐昭穆之封建非萬世之良
法也

考夏歷以于亦帝以文羽鳥等所甘兩等者吁也呼也

比音此

志云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感而蒐于比蒲又曰定公十二年九月大雩先是公自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圍鄭按大夫蒐于比蒲昭之十一年城中城圍鄭定之六年也其二役去雩皆非一載夫以國家常事而坐延災青歲月既遠而方聞響應斯豈非烏有成說扣寂為辭者哉此所謂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也師古曰歸氏胡國之女歸姓即齊歸也齊謚也蒐謂聚衆而田獵也比蒲魯地名中城魯邑名二大夫謂季孫斯仲叔何忌

史道

卷十九

七

十年應者漢昭元鳳三年太山石立僵柳復起六年而宣帝立孝成建始元年黃霧四塞四十年而新莽篡國龍見歷景年建安至曹丕始應柳谷開石歷建安黃初至司馬炎始應昭定大雩之應不過五六年而于玄乃云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何邪

志云嚴公嚴公謂莊公也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劄向

以為嚴母姜與兄齊侯湣共殺桓公嚴釋公讎復娶齊女

未入而先與之湣一年再出會於道途亂臣下賤之應也

又云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為時魯宋比年為乘立

鄆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謂七年魯大水也枝

姜文姜也齊侯也

即即贊

此說有三失焉何者嚴公十年十一年公敗宋師於乘丘及鄆夫以制勝克敵策勳命賞可析榮降福而反愁怨貽災邪其失一也且先是數年嚴遭大水亦謂十一年校其時月殊在戰前而云與宋交兵故二國大水其失二也况於七年之內已釋水災始以齊女為辭終以宋師為應前後靡定向背何倚其失三也夫以一災示青而三說競興此所謂敷演多端準的無主也

評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或水或旱其應不常以湯之伐桀尚有七年之旱可謂制勝克敵便獲福榮邪莊公七年之水以湣十一年之水以師年既不同應亦各別

史道

卷十九

八

可謂前後靡定邪惟水在前戰在後而以為師應則董失矣

師古曰比年頻年也莊十年公敗宋師于乘丘十一年

公敗宋師于鄆乘丘鄆魯地鄆子移反

其釋厥咎舒厥罰恒燠以為其政弛慢失在舒緩故罰之

以燠冬而亡水尋其解春秋之無水也皆主內失黎庶外

失諸侯不爭誅賞不明善惡變夷猾夏天子不能討大夫

擅權邦君不敢制若斯而已矣次至武帝元封六年冬亡

水而云先遣衛霍二將軍窮追單于斬首十餘萬級歸

而大行慶賀上又閱恤勤勞遣使巡行天下存賜饜寡儆

燠熱也燠也史同失之舒泰失之意周家無其歲泰無其燠年

貸與之因舉遺逸獨行君子詣行在所郡國有以為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聞於是天下咸喜按漢帝其武功文德也如彼其先猛後寬也如此豈是有懦弱凌遲之失而無刑罰戡定之功哉何得苟以無水示災便謂與昔人同罪牙盾自己始末相違豈其甚邪此所謂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也

評曰亡水妖禍也存鰥寡與困乏善政也因妖而脩政可脩政而獲妖未之前聞班書外矣至於昭帝亡水以為博陸行寬之應則尤舛矣夫孝武博陸豈寬緩者哉延按京房易傳知罪不誅則燬重過不誅則燬武帝元

史通

卷十九

九

符元年夏四月赦三年夏五月赦六年亡水蓋六年二赦也後元二年夏六月赦始元元平秋七月赦冬亡水蓋二年二赦也其中豈無有罪不誅而召燬者乎于玄駁班之失而不一申演亡水之故則亦所謂解什雖謹義理非精者矣

志云孝昭元鳳三年太山有大石立眚孟以為當有庶人為天子者京房易傳云太山之石頽而下聖人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於山同姓為天下雄按此當是孝宣皇帝即位之祥也夫宣帝出自閭閻坐登宸極所謂庶人受命者也以曾孫血屬上纂皇統所謂同姓之雄者也昌邑見廢

班書不書符應史通補之為是

田無善班志未解史通補之為是

王莽字上

謫居遠方所謂人君虜者也班書載此徵祥雖具有剖析而求諸後應曾不縷陳敘事之宜豈其若是苟文有所闕則何以載言者哉此所謂但申解釋不顯符應也

志云成帝建始二年小女陳持子年九歲走入未央宮又云綏和二年男子王褒入北司馬門上前殿班志雖已有證據言多踈闊今聊演而申之按女子九歲者則陽數之極也男子王褒者王則巨君之姓也入北司馬門上殿者王莽始為大司馬至哀帝時就國帝崩後仍此官因以篡位夫人司馬門而上殿亦由從司馬而升極災祥示兆其事甚明忽而不書為略何甚此所謂解釋雖謹義理非精也

史通

卷十九

評曰陳持子王褒班志解釋甚詳解陳持子云小女入宮下人將因女寵而居有宮室之象名曰持子有似周家廢孤之祥至莽卒篡漢蓋陳氏之後云所未解者九歲二字耳解王褒云姓名章服甚明哀帝崩莽復為大司馬因是篡國則亦既詳矣史通乃謂義理非精又演而申之何也

志云哀帝建平四年山陽女子田無善懷孕三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母掘土收養尋本志雖述此妖災而了無解釋按人從胞至育含靈受氣

始末有成數前後有定準至在乃甫爾遽發啼聲者亦由物有基業未彰而形象已兆即王氏篡國之徵生而不舉弊而不死者亦由物有期遠已定非誅剪所平即王氏受命之應也又案班云以小女陳持方者陳即莽之所出如女子田無嗇者田故莽之本宗事既同占言無一樂豈非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乎此所謂妖祥可知寢嘿無說也

龍圖譯本
史過左傳
內史叔

當春秋之時諸國賢俊多矣如沙麓其壞梁山云崩鷓退蜚於宋都龍交關於鄭水或伯宗于產具述其非妖或卜偃史過盛言其必應蓋於時有識君子以為美談故左氏

書之不刊貽厥來裔既而古今路阻聞見壤隔至漢代儒者董仲舒劉向之徒始別構異聞輔申他說以茲後學凌彼先賢蓋今諺所謂季與厥昆等秋嫂者而班志尚捨長用短相習習新苟出異同自矜魁博多見其無識者矣此所謂不循經典自任曾懷也

登十四秋八月辛卯沙麓崩左氏以為沙麓晉地沙山名也地震而麓崩不書震舉重者也伯陽甫所謂國必依山山川崩川竭亡之徵也不過十年數之紀也至二十四年晉懷公殺於高梁考公名中潘公弟也左作倍左傳成公五年夏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傳詳伯

向梁在平
陽楊縣西

出次舍於
郊祀幣陳
五帝史辨
自罪責從
之從重人
之從重人
五層反
鷓退飛過宋
水鳥音鷓
過風而退
宋人以爲
災

宗曰辟重曰辟傳重載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出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車無文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於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釐十六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五月六鷓退飛過宋都左氏傳曰隕石星也鷓退飛風也宋襄公以問周內史叔與曰是何祥也吉凶何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是陰陽之

事非吉凶之所生也吉凶繇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第四科

古學未精者其流有三一曰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二曰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三曰屢舉舊事不知所出志云庶徵之恒風劉向以為春秋無其應劉歆以為登十六年左氏傳釋六鷓退飛是也案舊史稱劉向學穀梁穀學左氏既祖習各異而聞見不同信矣而周末斯枝鄭事備濟風之為害被於向著春秋向則略而不言歆則知而不傳又詳言眾怪歷敘羣妖述兩釐為災而不錄趙毛生地書異鳥相育而不載宋崔生鷓斯皆見小志大舉輕略

登案作登

景帝作天

重蓋學有不同識無通鑑故也且當炎漢之代最異尤奇若景帝承平赤風如血于公在職尤陽為早在紀與傳各具其詳在於志中獨無其說者何哉所謂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也

編漢書作鴟師古曰鴟五狄反左傳曰風也鴟非風風發而鴟退飛常風之罰也

鴟音摩屬此音五

尚書金縢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

左隱三冬庚戌鄭伯之車債于濟○杜預注曰既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十二月無庚戌日誤○債弗問反什也

前漢五行志漢元年三月天雨白毛三年八月天雨白毛師古曰九言者毛之強曲者也音力之反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厭天兩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

評曰趙王遷六年大饑民謠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謠言也而于玄責班志不載奇矣

前漢五行志成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裏有燕生爵哺食至天俱飛去師古曰哺音蒲回反京房易傳曰賊臣在國厥咎燕生爵諸侯銷一曰生非其類子不世此即所謂與鳥相類

鴟音此傳也

也

通鑑宋有雀生麟於城之阪史占之曰言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宋康王喜起兵滅滕伐薛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與齊魏為敵國乃欲霸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以示威服鬼神為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堂下人應之門外人又應之以至於國中無敢不呼萬歲者天下謂之笑

宋齊潘三起兵伐之民散城不守宋王奔魏死於溫向說作魏

評曰考景帝紀元年江都大暴風從西方來壞城十二

大無赤風如血之文但江都之風志亦未載又考武帝建元四年夏有風赤如血景帝當作武帝史過誤

于定國父子公為縣獄吏東海太守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下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儻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家因表其墓天立大雨

左傳云宋人逐楔狗華臣出奔陳又云宋公子它白馬景公奔而朱其尾師古曰朱其尾按左氏所載斯流寔繁如李

犬馬之禍師古曰二事是也按左氏所載斯流寔繁如李氏之逐也師古曰二事是也由鬪鷄而傳芥衛侯之敗也因養鶴以乘軒曹

一彼一作幾
一作所
一作地

史通評釋

復厲九八
半對見八

亡首於獲鴈鄭殺萌於解龜鄰至奪豕而家滅華元亨羊
而卒奔此言白黑之祥羽毛之孽何獨捨而不論唯徵大
馬而已此所謂兼探左氏遺逸甚多也

左襄十七十一月國人逐瘐狗瘐狗入於華臣氏國人
從之華臣懼遂奔陳○班書瘐狗作術狗師古曰術狂
也音征例反華臣華元之子也

左定十宋公子地有白馬駟公嬖句龍欲之公取而朱
其尾鬣以予之地怒使其徒扶馳而奪之龍懼將走公
閉門而泣之目盡腫公弟辰謂地曰子為君禮不過出
竟君必止于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不聽辰曰是

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遂與其徒出奔陳
明年俱入于蕭以叛大為宋患公謂景公即地之兄也

左衛懿公好鶴有乘軒者伐伐衛公欲戰國人受甲者
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翟於是遂入殺懿公
左季郈之鷄鬪季氏介其鷄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
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怨平子

左晉厲公八年厲公獵與姬飲郤至殺豕奉進宦官奪
之郤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子謀誅三郤索隱曰

履皮曰食
指第二信

左鄭靈公元年楚獻穀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子
公之食指動謂子家曰侂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
公進齋羹于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
公召之獨弗予羹子公怒染其指左曰染膏之而出公
怒欲殺子公于公與子家謀先弒靈公

按太史公書自春秋已前所有國家災眚皆賢者占候皆出
於左氏國語者也今班志所引上自周之幽厲下終魯之
定哀而不云國語唯稱史記豈非忘本拘末逐近棄遠者
乎此所謂厚舉舊事不知所出也
評曰不云國語忘本而奔遠唯稱史記拘末而逐近班

氏之失顯矣近有竊人議論而不顯人姓名者其失又
在孟堅下

所定多目凡二十九種但其失既眾不可殫論故每目之
中或時舉一事庶觸類而長他皆可知又按斯志之作也
本欲明吉凶釋休咎懲惡勸善以誠將來至如春秋已遠
漢代而往其間日蝕地震石隕山崩雨雹魚大旱大水

鷄豕為禍桃李冬花直敘其災而不言其應春秋時日
二不言其應漢書日蝕五十三而四十不言其應又應帝
二年武帝征和二年宣帝本始四年元帝永和二年後和
四年皆地覆隕石凡四十總不言其應又皇始二年武都
山崩成帝河平二年楚國兩電大如芥黃鳥死成帝鴻嘉
二年河平元年長安有如人狀被甲兵擊擊之皆指也又鴻

江州也音
求往反

鶴音鶴義
同

張

嘉中狗與承交惠帝五年十
月桃李花實皆不言其應此乃魯史之春秋漢書之帝
紀耳何用復編之於此志哉昔班叔皮云司馬遷敘相如
則舉其郡縣蕭蕭仲舒立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
蓋有所未暇也若孟堅此志錯謬殊多豈亦刊削未周者
邪不然何脫略之甚也亦有穿鑿成文強生異義如蠹之
為惑糜之為迷隕五石者齊五子之微崩七山者漢七國
之象叔服會葬成伯來奔元陽所以成妖鄭易許田魯謀
萊國食苗所以為禍諸如此事其類弘多徒有解釋無足
觀採知音君子幸為詳焉

評曰班志五石象齊桓卒而五公子作亂古曰五公

元也昭也瑞故內史云明年有齊亂班正濟內史叔與

對宋襄語也若班為鑿叔與亦鑿乎而何其言之驗乎

班志文帝元年四月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同日俱大發

水潰出自解之曰春秋四國同日災師古曰宋漢七國

同日衆山潰咸被其害不畏天威之明效也延按山崩

二十九所不止七山志亦無七國象之經何于玄之厚

誣孟堅也

五行志雜駁第十一條春秋時事遠錄最多總十五

魯文公二年不雨班氏以為自文即位天子使叔服會葬

毛伯賜命又會孟侯于戚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六

云本九陽
下有為推
二字

故致亢陽之禍按周之東遷日以微弱故鄭取溫陵射王
中有楚絕苞茅觀兵問鼎事同列國變雅為風如魯者方
大邦不足比小國有餘安有暫降衰周使臣遽以驕矜自
恃坐招履罰亢陽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天高聽卑豈其若
是也

評曰春秋文公元年春天王使叔服叔服字來會葬禮也

夏天王使毛伯毛伯國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禮也

秋公孫叔叔父之大夫會晉侯于戚戚衛冬教如齊始聘

禮也文即位之初三有禮焉何嘗沛然自大足召亢陽

之災乎于玄駁之是矣况二年不雨原未書旱杜注五

穀有收斯亦未為大異

春秋成公元年無米班氏以為其時王于札殺召伯毛伯

按今春秋經于札殺毛召事在宣十五年而此言成公時

未達其說下云無冰九有三載

春秋昭公九年陳大董仲舒以為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

廉即莊也皆休本託欲為陳討賊陳國關門而待之因滅

陳陳之臣于毒恨尤甚極陰生陽故致大災按楚嚴王之

入陳乃宣十一年事也始有蹊田之謗取譏魏叔終有封

國之恩見賢尼父毒恨尤甚其理未聞按陳前後為楚所

滅者三始宣十一年為楚嚴王所滅次昭八年為楚靈王

滅

陳叔史記
作中叔

以宣作成
自是班錯

以靈作嚴
自是逆錄

所滅後哀十七年為楚惠王所滅今董生誤以陳亡之役是楚始滅之時遂妄有占候虛辨物色尋昭之上去於宣魯易四公嚴之下至於靈楚經五代雖懸隔頓別而混雜無分嗟乎下惟三年誠則勤矣差之千里何其闊哉

史記成公元年久楚莊王為夏徵舒殺靈公率諸侯伐

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已誅徵舒因繫陳而有

之羣臣畢賀申叔時使於齊來還獨不賀莊王問其故

對曰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徑則有罪矣

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為賊弑君故徵兵諸侯

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今於天下是

史通 卷十九

以不賀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

君陳如故是為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

莊王輕千乘之國而一言

京房傳無
始字

春秋桓公三年日有神之既京房易傳以為後楚嚴始稱

王兼地千里按楚自武王僭號鄧盟是懼荆尸又歷文成

繆三王方至於嚴是則楚之為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嚴始

稱之者哉又魯桓公薨後歷嚴閔釐文宣皆依本

同九五公而楚嚴始作霸安有桓三年日蝕而已應之者

邪非惟敘事有違亦占候失中者矣

評曰師古注楚武王荆尸久已見傳今此言莊始稱王

子耳是及

辨扶物反

未詳其說按此則子玄之駁實本師古延按楚之僭王亦不自武王始也楚羊姓子爵自熊繹始受封八世至熊渠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此僭王之始也又八世至熊儀是為若敖又二世至熊嚭是為蚡冒又一世熊通是為楚武王則其僭王亦已久矣又考京房易傳止云後楚嚴稱王兼地千里原無始字自師古加一始字而子玄遂承訛以駁房耳

諸古學字

左桓二蔡侯會于鄧始懼楚也鄧盟是懼本此武王名熊通子文王名熊賢子熊羆立是為杜敖弟熊惲

即後字
信左作扶

弑之代立是為成王子商臣弑成王自立是為繆王子莊王侶立是為莊王即楚嚴也荆楚之別號詩曰維女荆楚居國南鄉

春秋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為釐公末年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弑君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悟遂後二年殺公子赤立宣公按遂之立宣殺子赤也此乃文公末代輒謂僖公暮年是世懸殊言何倒錯

評曰文公十有八年冬十月子卒左傳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也公羊傳謂子赤也子赤夫人姜氏之子宣公妾敬熾之子遂即襄仲也釐公即僖公公之父也以

文作釐此是向錯

春秋釐公十二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為是時莒滅杞釐十

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傳曰曷為城杞滅之孰滅之蓋徐

莒也如中壘所釋當以公羊為本爾然則公羊所說不如

左氏之詳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平公時杞尚在云

春秋文公元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為後晉滅江按本經書

文四年楚人滅江今云晉滅其說無取且江居南裔與楚

為隣晉處北方去江殊遠稱晉所滅其理難通

左氏傳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堤下宋平公

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因名曰棄長而美好納之平公

東通

生子曰佐後宋臣庚諱太子座而殺之事在襄二先是夫

夫華元出奔晉事在成十五年華元合比奔衛事在昭十六年劉向以為時

則有大災赤青之明應也按災祥之作將應後來事跡之

彰用符前兆如華元奔晉在成十五年魯諸侯會於平邱

會又合比奔衛在昭六年而與華元奔晉俱云先是惟前

與後事並相違者焉

評曰華元奔晉在襄之前何與於赤毛女子華元奔衛

在襄之後何得與華元類稱先是此子政之失也

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麋鼠食郊牛角襄公十五年

日有蝕之董仲舒劉向皆以為自此後晉為鷄澤之會諸

侯音鳩

侯盟大夫又盟後為澳梁之會諸侯不在而大夫獨相與

盟君若綴旒不得舉手又襄公十六年五月地震劉向以

為是歲三月大夫盟於澳梁而五月地震矣又其二十八

年春無冰班固以為天下異也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

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穀梁云諸侯始失政大夫

大夫之不臣也按春秋諸國權臣可得言者如三桓六卿

田氏而已如鷄澤之會澳梁之盟其臣豈有若向之所說

者邪然而穀梁謂大夫不臣諸侯失政譏其無禮自擅在

茲一舉而已非是知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相承世官遂移

國柄若斯之失也若董劉之徒不窺左氏直憑二傳遂廣

東通

為宅說多肆修言仍云君若綴旒臣將日甚何其妄也

經成七年春王正月麋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麋鼠又食

其角乃免牛○師古曰麋小鼠即甘鼠也音矣又曰襄

十六年晉平公會諸侯于澳梁澳梁者澳水之梁也澳

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潁入河澳音工覓反又曰澳梁

之會諸侯皆在而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

公孫董小邾之大夫盟是奪其君政也

評曰鷄澤之會澳梁之盟此大夫執國政之漸也穀梁

孟堅之說未為不是而子玄以左傳無文一併於申左

一併於五行志雜駁固矣

三都詩
星也

春秋昭十五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為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來心以弒死後莫敢復責其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事晉國晉君還事之按晉厲公所尸唯三卻耳何得云誅四大夫者哉又州滿既死今春秋皆作州滿誤也當為州悼公嗣立選六官者皆獲其事遂滿事見三傳積善志七人者蓋當其罪以辱及揚干將誅魏絳覽書後悟引愆授職此則生然在已寵辱自由故能中五利以和戎馳三駕以挫楚威行夷夏霸復文襄而云不復責大夫何厚誣之甚也自昭公已降晉政多門如以君事臣居下僭上者此乃因昭之失漸至陵夷匪由懲厲之弒自取淪辱也豈

史通

卷十九

七

可輒待彼後事用誣先代者乎

晉悼公會諸侯於鷓丘魏絳為中軍司馬公子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公怒魏絳至殺僕人書而伏劔士魴張老交止之僕人較公公請書曰臣誅於揚干不忘其死日君之使使臣視中軍之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不說請死之公跪而出曰寡人之言兄弟之禮也子之誅軍旅之事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任之左新軍

評曰齊桓九合諸侯悼公亦九合諸侯上媿桓公下絕

文祖而云不復責其大夫董直誤矣

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星孛東方董仲舒劉向以為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氏出東方者軫角亢也或曰角亢大國之象為齊晉也其後田氏篡齊六卿分晉按星孛之後二年春秋之經盡矣又十一年左氏之傳盡矣自傳盡後八十二年齊康公為田和所滅又七年晉靜公為韓魏趙所滅上去星孛之歲皆出百餘年辰象所躔氣稜所指若相感應何太疎闊者哉且當春秋既終之後左傳未盡之前其間衛弒君越滅吳魯遜越云云賊臣逆子破家亡國多矣此正得東方之象太國之徵何故捨而不述遠求他

史通

卷十九

七

代者乎又范與中行早從殄滅智入戰國繼踵云亡輒與三晉連名總以六卿為目殊為謬也尋斯失所起可以意測何者二傳所引事終西狩獲麟左氏所書語連越襄滅智漢代學者唯讀二傳不觀左氏故事有不周言多脫略且春秋之後戰國之時史官闕書年祀難記而學者遂疑篡齊分晉時與魯史相鄰故輕引災祥用相符會白圭之玷何其甚歟

評曰前漢五行志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董仲舒劉向以為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五康曰不在二十八宿中以辰乘日而出亂氣蔽若明也明年春秋事終一

防子房

曰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辰出東方者軫角亢也軫
 楚角亢陳鄭也或曰角亢大國象為齊晉也其後楚滅
 陳師古曰陳十七年楚田氏篡齊師古曰齊平公十三
 年而陳公為田和所滅六卿分晉師古曰晉出公八
 年而陳公為田和所滅六卿分晉師古曰晉出公八
 出公十七年平公後八年至簡公為韓魏趙所滅而
 三分其地蓋晉之衰也六卿權藉其後范氏中行氏智
 氏滅而韓魏趙始其土田此其效也劉歆以為字東方
 人東故也言六卿分晉也此其效也劉歆以為字東方
 大辰也不言大辰旦而見與日爭光星入而彗猶見延
 按哀公十三年星孛東方仲舒向歆之解甚晰一曰東
 方軫角亢云云是又一說非正解也至於田氏篡齊六
 卿分晉師古注已明駁其非又何必于子玄之疑乎子

東通 卷十九 彗

玄駁班之謬是而掠師古之美非
 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成公五年梁山
 崩七年鼯鼠食郊牛角劉向以其後三家逐魯昭公卒死
 於外之象按乾侯之出事由季氏孟叔二孫本所不預况
 昭子以納君不遂發憤而卒論其義烈道貫幽明定為忠
 臣猶且無愧編諸逆黨何乃厚誣夫以罪由一家而兼云
 二族以此題目何其濫歟
 評曰昭公二十五年九月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
 平子登臺三請而三不許季氏殆矣叔孫氏司馬融及
 陷西北隅以入孟氏殺師昭伯遂伐公徒公與穢孫如

時門鄭城
 出於陽水
 縣東南至
 栢川長平
 八頓

月未詳系
 侯自新鄭
 狄栢川

墓謀遂行則乾侯之出季氏主之叔孫孟氏之徒成之
 也史記曰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子玄乃云事由季氏孟
 叔二孫本所不預可乎叔孫昭子祈死耻與季平同列
 其志可哀而其忠足錄春秋書曰冬十月戊辰叔孫舍
 卒哀而賢之也故論三家於逐昭之日厥罪惟均論三
 家於迎昭之日季孟為逆叔孫為忠
 左氏傳昭公十九年龍闕於鄭時門之外洧淵劉向以為
 近龍孽也鄭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強吳鄭當其衝不
 能脩德將闕三國以自危亡是時子產任政內惠於民外
 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亡忠此能以德銷災之道也案昭

東通 卷十九 彗

之十九年晉楚連盟于戈不作吳雖強暴未擾諸華鄭無
 外虞非子產之力也又吳為遠國僻在江干必略中原當
 以楚宋為始鄭居河潁地匪夷庚謂當要衝殊為兩角求
 諸地理不其爽歟
 左昭十九鄭大水龍闕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祭
 焉子產弗許曰我闕龍不我親也龍闕我獨何親焉禘
 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案為
 之室謂龍
 評曰龍闕於鄭洧似龍孽也子產曰我無求於龍龍亦
 無求於我則不可謂非其銷拜之力也劉向云鄭以小

國攝晉楚之間加以強吳鄭當其衝言當晉楚之衝非謂當吳之衝也以意述志似非乖角特鄭未受吳害向何必云強吳

春秋昭公十五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為時宿在畢晉國象也云云日比再蝕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案自昭十四年迄于獲麟之歲其間日蝕復有七焉事列本經披文立驗安得云再蝕而已又在春秋之後也且觀班志編此七蝕其六皆載董生所占復不得言董以事後春秋故不存編錄再思其語三覆所由斯蓋孟堅之誤非仲舒之罪也

評曰自昭十四迄于獲麟日凡七食而今止云再食以為董誤邪董皆有占以為班誤邪志皆悉載再食二字當是偶誤奈何貸董而入班也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劉向以為先是陳侯之弟招殺陳太子偃師楚因滅陳春秋不與變夷滅中國後復書陳火災

按楚縣中國以為邑者多矣如邑有宜見於經者豈可不以楚為名者哉蓋當時陳雖暫亡尋復為國故仍取陳號不假楚名獨不見於神龜之說斯失也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自斯而後若頓項之墟宛丘之地如有應書於國史豈可復謂之陳乎

招音紹

師古曰招謂陳哀公之弟偃師即哀公子也哀公有廢疾招殺太子而立公子留事在昭八年

左昭九夏四月陳災鄭裨龜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于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

火水妃也大畏水故而楚所相也相治也楚之先祝融

火今火出而火陳遂楚而建陳也水得妃而與陳與則楚亦得妃而遂楚而建

陳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評曰昭九經云陳災而有三解劉向曰春秋不與變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師古曰九年火時陳已為楚縣

猶追書陳國者以楚變夷不許其滅中夏之國師古從向說外夷也杜預注天火曰災陳既已滅降為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言繫于所災所害故以所在為名因地也劉子玄以為陳雖楚亡尋復舊國故仍取陳號取裨龜說也三說不同而杜解為正吾從杜

經曰陳災大信改災

史通評釋卷第二十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初校誤

孔陵陵鳥錄刊

外篇

暗惑忤時

暗惑第十二 十四條

夫人識有不燭神有不明則真偽莫分邪正靡別昔人有以髮繞多誤其國君者有置毒於酢誣其太子者矣夫髮

經多炭必致焚灼毒味經時無復殺害而行之者偽成其事受之者信以為然故使見答一時取怨千載夫史傳敘

事亦多如此其有道理難憑欺誣可見如古來學者莫覺其非蓋往往有焉今聊舉一二加以駁難列之如左

韓子曰文公之時宰人上冬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誚之宰人曰臣有死罪三授礪砥刀利猶干將切肉斷

而髮不絕臣之罪一也援錘貫鬢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炙鑪炭肉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焦臣之罪三也堂

下得微有嫉臣者乎公乃召其下而誚之果然乃誅之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見齊姜必速祠而歸

西京記曰
魯國陳正
字叔方為
大官今進
御食髮皆
折正武欲
臣當死者
三臣則月
書奉奏側
光請書不
見髮三也
此與韓子

左慈注五

福齊姜中生母申生許諾乃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公曰驪姬受福乃真鳩于酒置董于肉也公至召申生獻公祭之地地墳也起中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飲

小臣酒亦斃公命殺杜原款原款申生奔新城史記本紀曰晉使使舜穿井為匿空旁出替史與象共下土實井替更象喜以舜為已死象乃止舜宮

難曰夫香冥不測變化無恒兵革所不能傷網羅所不能制若左慈易質為羊劉根窺形入壁是也時無可移禍所必至雖大聖所不能免若姬伯拘於羑里孔父既於陳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謂彼幻化是為聖人豈知聖人智周

萬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矣夫方內之士有何異哉如史記云重華入於井中塵空出去此則其意以舜是左慈劉根之類非姬伯孔父之徒苟識事如斯難以語夫聖道矣且按太史公黃帝堯舜軼事時時見於他說余擇其言尤雅者著為本紀書首若如向之所述豈可謂雅邪

頽川劉根隱嵩山諸好事者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為妖妄乃收執詰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根曰實無它異頽能令人見鬼矣祈曰促召之根於是左顧而彌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一人皆逆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生願而此祈曰汝為子孫

福齊姜中生母申生許諾乃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公曰驪姬受福乃真鳩于酒置董于肉也公至召申生獻公祭之地地墳也起中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飲小臣酒亦斃公命殺杜原款原款申生奔新城史記本紀曰晉使使舜穿井為匿空旁出替史與象共下土實井替更象喜以舜為已死象乃止舜宮難曰夫香冥不測變化無恒兵革所不能傷網羅所不能制若左慈易質為羊劉根窺形入壁是也時無可移禍所必至雖大聖所不能免若姬伯拘於羑里孔父既於陳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謂彼幻化是為聖人豈知聖人智周萬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矣夫方內之士有何異哉如史記云重華入於井中塵空出去此則其意以舜是左慈劉根之類非姬伯孔父之徒苟識事如斯難以語夫聖道矣且按太史公黃帝堯舜軼事時時見於他說余擇其言尤雅者著為本紀書首若如向之所述豈可謂雅邪頽川劉根隱嵩山諸好事者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為妖妄乃收執詰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根曰實無它異頽能令人見鬼矣祈曰促召之根於是左顧而彌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一人皆逆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生願而此祈曰汝為子孫

不能有益先人而反辱之靈可叩頭為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罪坐根黑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所在

史記滑稽傳孫叔敖為楚相楚王以霸病死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優孟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為壽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欲以為相

難曰蓋語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故竅隆異等脩短殊姿皆稟之自然得諸造化非由做偽俾有遷革如優孟之象孫叔敖也衣冠談說容或亂真眉目口鼻如何取類而

左傳八位
伐秦諸侯
謀殺諸侯
市六日而
蘇諒徒協
反問也今
謂之細作

楚王與其左方曾無疑惑者昔陳焦既亡累年而活秦謀從縊六日而蘇遂使竹帛顯書今古稱怪况叔敖之歿時日已久楚王必謂其復生也先當詰其枯骸再肉所由闔棺重開所以豈有片言不接一見無疑遽欲加以寵榮復其祿位此乃類夢中行事豈人倫為者哉

評曰此亦極言優孟之似叔敖足以動莊王而澤其子也莊王豈不知叔敖死不復生哉詳考滑稽傳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叔敖復生謂優孟即叔敖也欲以為相欲以優孟為相也故下文曰優孟請歸與婦計之子玄乃謂莊王欲加以寵榮復其爵位是未詳全文也

加梓擊

孫休永安四年安吳民陳焦死七日復生穿冢出于寶曰此與漢宣帝同事焉程侯皓承廢故之家得位之祥也

史記田敬仲世家曰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姬乎來也歸乎田成子

難曰夫人既從物故然後加以易名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證此之不實明然可知又按左氏傳石碻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論語陳司敗問孔子昭公知禮乎史記家令說木上皇曰高祖難子人主也諸如此說其例皆同然而事由

過誤易為筆削若田氏世家之論成子也乃結以韻語恭成歌詞欲加刊正無可釐革故獨舉其失以為標冠云

評曰田常見存遽呼以證史通駁之是矣愚謂歌即謠識之類也言於前驗於後如靈帝中平中董逃之歌董終逃竄至於威族獻帝建安初華容女子歌曰不意李立為貴人後孟德平荊州以李立為刺史又烏知田成之歌不類是乎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既歿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事之如夫子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嘗行使弟子持兩具已而果兩焉懼長無子欲更取室孔子曰

姬於語切
老婦之稱
也音紀白
音嘉毅
音音
未死稱活
自是史失
諸如此類
不可枚舉

楚一
楚一

高祖字子
木魯人

退老西河
是子及事

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故問夫子何以知之有若嘿然無應弟子起曰有若避此非子之坐也難曰孔門弟子七十二人柴愚參魯曾言游學而商可方回賜之類此竝聖人品藻優劣已詳門徒商榷臧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隸於四科譽無借於十哲速尼父既歿方取為師以不答所問始令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之晚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猶使表明致罰杖杖謝愆何肯公然自欺詐相承奉此乃童兒相戲非復長老所為觀于孟軻著書首陳此說馬遷載史仍習其言得自委巷曾無先覺悲夫

後音後

評曰論語之書獨有子貢子以子稱而四科十哲二子不與若以此為有若則曾子不得列四配矣史記漢書皆曰上自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所封皆故人新愛所誅皆平生讎怨此屬畏誅故相聚謀反爾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侯難曰夫公家之事知無一為見無禮於君如鷹鷂之逐鳥雀按子房少也傾家結為韓報仇此則忠義素彰之節

熊耳山在
宜陽縣
氏縣亦有
熊耳山

甚著其事漢也何為屬君聚謀將犯其君遂嘿然杜口侯問方對倘若高祖不問允欲無言者邪且將而必誅罪在不測如諸將七果圖成禍亂密言臺上猶懼覺知羣議沙中何無避忌為國之計必不如斯然則張良慮反側不安雍齒以嫌疑受爵蓋由時實有其事也如複道之望坐沙而語是說者敷演妄益其端耳東觀漢記曰赤眉降後積甲與熊耳山齊云難曰按孟于既亡秦甲誠必與山比峻則未之有也昔大誓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孔安國曰蓋言之甚也如積甲與熊耳山齊者抑亦血流漂杵之徒歟

郵音調就
初說切始
毀曲也

東觀漢記曰郭伋為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始到喜故奉迎伋辭謝之事記諸兒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使別駕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為違信止於野亭須期乃入難曰蓋此事不可信者三焉按漢時方伯儀比諸侯其行也前驅蔽野後乘塞路鼓吹沸喧旌旗填咽彼草萊稚子齟齬童兒非唯羞蔽不見亦自驚惶失據安能犯騶駕凌轡惟首觸威嚴自陳襟抱其不可信一也又方伯按部舉州振肅至於墨綬長吏黃綬存官率彼吏人顯然佇候兼

起行史

復掃除途行李有程嚴備供具憩息有所如棄而不就
居止無常必公私關礙客主俱窘凡為良二千石固當知
人所苦安得輕赴數重之期坐失百城之望其不可信二
也夫以晉陽無竹古今共知假有傳檄它方蓋亦事同大
夏訪諸商賈不可多得况在童孺彌復難求羣戲而乘如
何克辦其不可信三也凡說此事總有三科推而論之了
無一實異哉

評曰五鄉童子可以見聖內黃小兒猶得說項豈以州
牧便拒兒童文侯不失虞人之期魯母不失兒婦之期
細侯不失兒童之期同一守信亡足致疑又晉陽之墟

雖不產竹然母卹剖竹始得朱書子長貨殖傳山西饒
材竹家弟陵入晉王孫遺以竹葉云可作湯雖亡巨竹
其小竹固不乏也

魏志注語林曰匈奴遣使人來朝太祖令崔琰在座而已
握刀侍立既而使人問匈奴使者曰曹公何如對曰曹公
美則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乃追殺使者云
難曰昔孟陽卧床詐稱齊后紀信乘靈鑄號漢王或王遼
也蒙或朝惟其華故權以取濟事非獲已如崔琰本無此
急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稱人君皆慎其舉措况魏武
經綸霸業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座君處臣位將何以使

蘇首毒左
孟明孫

獨其志漢
宮威名聞
於匈奴
奴欲使
人求見宮
宮答曰
城外重人
居於此
不如此
傳者示之
帝以大鴻
臚卿與
代之曹公
亦祖此意

萬國具瞻百察貪賜也又漢代之於匈奴其為殺撫勤矣
雖復賂以金帛結以親姻猶恐毒不悛恨心易擾如輒殺
其便者不顯罪名復何以懷四夷於外蕃建五利於中國
且曹公必以所為過失懼招物議故誅彼行人將以杜茲
謗口而言同綸絳聲遍寰區欲蓋而彰止益其辱雖愚暗
之主猶所不為况英略之君豈其若是夫芻蕘鄙說閭巷
闕言凡如此書通無擊難而裴引語林斯事編入魏史注
中待彼虛詞亂茲實錄故特申倚庶辨其疑誤者焉
評曰孟德執疑假借崔琰雄示外夷非崔之急以臣代

君也而况操未君也安得云萬國具瞻言同綸絳乎誅
彼行人亦非杜謗使者漢鏡决非常人恐由余歸戎容
恪在燕憂方大耳操之姦忍亡所不至子玄責以慎舉
措懷四夷迂矣

南史魏太武大舉至淮南時宋孝武帝鎮彭城魏使尚
書李孝伯至帝遣長史張暢與語而帝改服觀之孝伯
曰帝不輟及出謂人曰張侯測有人風骨視瞻非常士
也孝武之改服即孟德之故智而孝伯之注目亦虜使
之精識乃知林頭捉刀未足置疑
魏世諸小書皆云文鸞侍講殿瓦皆飛云

齊書大傳
難曰案漢書云項王叱咤懼伏千人然則呼聲之極大者
不過使人披靡而已尋又奮武勇遠懸項籍况侍君側固
當屏氣徐言安能擔危首飛有踰武安鳴鼓且瓦既飄墮
則人必震驚而魏帝與其羣臣焉得恬然無害也

晉陽秋曰胡質為荊州刺史于威自京師省之見父十餘
日告歸質賜絹一疋為路糧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
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

難曰古人謂方牧為二十石者以其祿有二十石故也名
以定體貴實其焉設使廉如伯夷介若黔敖苟居此職終
不患於貧餒者如胡威之別其父也一縑之財猶且發問則

難言講錄
貫也

千石之俸其費安施料以牙籌推之借者察其厚薄知不
然矣或曰觀諸史所載流非一如張湛為蜀郡太守其
持家必以多為證則足可無疑然人自有身安辨縑口
其類也其蘆糲而多藏銀帛無所散用者故公孫弘位至三公而
卧布被食脫粟飯汲黯所謂齊人多詐者是也安知胡威
之徒其儉亦皆如此而史臣不詳厥理直謂清白縑矣哉
評曰晏子分祿仁及三族故歷年所董一狐裘菜公外
奢盡于賓客故官鼎盈而亡樓臺史遷傳公孫弘食一
肉脫粟之飯故人賓客仰衣食盡以俸給家亡所餘西
京雜記以開東閣三館飲賢翹才而躬自菲薄所得俸

祿盡以奉之則安得盡疑布被之為詐乎又安得因弘
而疑胡威之亦詐乎

新晉書阮籍傳曰籍至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
留不決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葬食一蒸
餅飲酒二斗然後臨穴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復吐血數
斗毀瘠骨立殆致滅性

難曰夫人才雖下愚識雖不肖始亡天屬必致其哀但以
首經未幾悲荒遽輟如謂本無戚容則未之有也况嗣宗
當聖善將歿閔凶所鍾合門惶恐舉族悲咤居里巷者猶
停春杵之音在鄰伍者尚申匍匐之救而為其子者方對

局求決舉杯酣暢但當此際曾無感惻則心同石志如
泉鏡者安有既臨泉穴始知摧慟者乎求諸人情事必不
爾又孝子之喪親也朝夕孺慕豈酪不嘗斯可至於癯瘠
矣如其旨存念則筋肉內寬醉飽自得則肌膚外博况乎
溺情他酒不改平素雖復時一嘔慟豈能柴毀乎乎蓋
彼阮生者不脩名教居喪過失而說者遂言其無禮如彼
人以其志操尤異才識甚高而談者遂言其至性如此惟
毀及譽皆無所

評曰籍言之禽獸知母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
禽獸之不若籍居母喪非不楷往吊籍散髮箕踞醉而直

視其異禽獸幾希史臣論通其旁徑必彫風俗召以效
官居然尸素嗚呼是豈足以盡籍之罪哉典午板蕩神
州陸沉豈獨王夷甫當任其責而籍固為之備矣

徐州郡有
東海郡有
臨沂縣故
曰海沂

新石書王祥傳曰祥漢末遭亂扶母携弟覽避地廬江隱
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
駕年垂耳順覽勸之乃應召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
頻討破之時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年八十五太始
五年薨

難曰祥為徐州別駕寇盜充斥固是漢建安中徐州未清
時事耳有魏受命九三十五年上去徐州寇賊充斥下至

史通 卷二十一

晉太始五年當六十年已上矣祥於建安中垂耳順更
加六十六載至晉太始五年薨則當年一百二十歲矣而
史云年八十五薨者何也如必以終時實年八十五則為
徐州別駕止可二十五六年矣又云其未從官已前隱居
三十餘載者但其初被檄時止年二十五六自此而往安
得復有三十餘年乎必謂祥為別駕在建安後則徐州清
晏何得云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乎求其
前後無一符會也

延按魏自庚子篡漢至乙酉晉篡魏共四十六年不止
三十五年王祥卒於太始戊子是太始四年非五年也

不音伴前
牙均兵也
看監尹切
所以嚴身
祥目也

總計魏受禪起至祥卒之年共四十九年未滿六十
凡所駁難具列如右蓋精五經者討羣儒之別義練三史
者徵諸子之異聞加以探賸索隱然後辨其紕繆如向之
諸史所載則不然何者其敘事也唯記一途直論一理而
不有自顯表裏相乖非復抵牾直成狂惑者爾尋茲失所
起良由作者情多忽略識惟愚滯或採彼流言不加詮擇
或傳諸繆說即從編次用使真偽混淆是非參錯蓋評曰
君子可欺不可罔至如邪說害正虛詞借實小以為信
爾君子知其不然語曰信書不如無書蓋為此也夫書彼
竹帛事非容易為國史可不慎諸

史通 卷二十一

中宗大和
大聖大曆
孝皇帝諱

許時第十三

孝和皇帝時韋武弄權母媪預政士有附麗之者起家而
結朱紫于以無所傳會取擢當時一為中允天子還京
師朝廷願從者眾予求番次在大駕後發因逗留不去守
司東都杜門却掃九經三載或有謂予躬為史臣不書國
事而取樂丘園私自著述者由是驛召至京令專執史筆
于時小人道長網紀日壞仕於其間忽忽不樂遂與監脩
國史蕭至忠等諸官書求退曰僕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
於史傳之言尤所耽悅尋夫左史右史是曰春秋尚書素
王素臣斯稱微婉志晦兩京三國班謝陳習聞其墓中朝

願一作廣

江左王陸干孫紀其曆劉石僭號方策委於和張宋齊應錄博史歸於蕭沈亦有汲冢古篆禹穴殘編孟堅所亡葛洪刊其雜記休文所缺荀綽裁其拾遺凡此諸家其流蓋廣考不願彼泉藪尋其枝葉原始要終備知之矣若乃劉峻作傳自述長於論才范曄為書盛言矜其贊體斯又當仁不讓庶幾前哲者焉然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載諸名山未聞藉以衆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

汗簡汗也
青投青也
較青以火
衣筒也
汗取乃為

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傳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袁家自稱為政駁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關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大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脩載事為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公華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况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

續言其

加一作絕

景龍元年
楊再思為

中書令
楚客為
部尚書

於朝南史之書弒也概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深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被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顧古儒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且知筆未栖毫而精神成誦夫孫盛紀實取嫉權門王勔直書見讎貴族人情之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意也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奸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時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項史官注記多取稟監脩楊令公則云

必須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脩雖古無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立紀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條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鉞奮墨勤惰須等某表某篇付之此職其傳某志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竝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撥脩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友而時談物議安得笑

景龍三年
太子少卿
御史中丞
尚書左丞
元平工部
尚書右丞
御史中丞
御史中丞
御史中丞
御史中丞

史部尚書
張嘉福
同中書門
下缺音秋

僕編次無聞者哉此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撥手竊以網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最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所以此者布懷知已歷詆羣公屢辭辭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為此爾抑又有所未諭聊復一二言之比奉高命令隸名脩史其職非一如張尚書崔岑二吏部鄭太常等既迫以吏道不可拘之史任以僕曹務多開勒令專知下筆夫以惟寂惟寞乃使記事記言苟如其利則柳常侍劉秘書徐禮部等皆門可張羅府無堆案何事置之度外而使各無羈

東平必謂諸賢載削非其所長以僕鎗鎗故推為首

就如斯理亦有其說何者僕少小從仕早躋通班當皇上初臨萬邦未親庶務而以守茲介直不附奸臣遂使官若土牛棄同芻狗建鑾輿西幸百寮罪從自惟官曹務簡求以留後居臺常謂朝廷不知國家於我已矣豈謂一旦忽承恩旨州司臨門使者結轍既而駟馬入函關排千門謁天子引賈生於宣室雖歎其才召李布於河東反增其愧明公既位居端揆望重台衡飛沈屬其顧盼榮辱由其倨仰曾不上祈宸極申之以寵光僉議縉紳靡我以好爵其相見也直云史筆闕書為日已久石渠掃第思子為勞

今之仰追唯此而已抑明公足下獨不聞劉炫蜀主之說乎昔劉炫仕隋為蜀王侍讀尚書牛弘嘗問之曰君王遇子其禮如何曰相期高於周孔見待下於奴僕弘不悟其言請聞其義炫曰吾王每有所疑必先見訪是相期高於周孔酒食左右皆廢而我餘瀝不霑是見待下於奴僕也僕亦竊不自揆輒敢方於郵宗何者求史才則千里降追語宜途則十年不進意者得非相期高於班馬見待下於兵卒乎又人之品藻貴識其性明公視僕於名利何如哉當其坐嘯洛城非隱非吏惟以守愚自得寧以充誣櫻心但今者龜勉從事變拘就役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

禮求諸隗始其義安施僕使士有澹雅若嚴君平清廉如

以木與僕易地而處亦將彈缺告勞積薪為恨况僕未能充俗能不帶芥於心者乎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彈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已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唯明公足下哀而許之至忠得書大慙無以酬答又惜其才不許解史任而宗楚客崔暹鄭愔等皆惡聞其短共讎嫉之俄而肅宗等相次伏誅然後獲免於難
王伯厚曰劉知幾領史事言五不可曰孫盛取嫉權門

缺音胡劬
缺史記馮
缺來平

蘇青歌

唐隆唐場
帝改元武
曰唐元唐
安唐與
先天唐明
皇初紀元

景龍唐中
宗改元

王劭見讎貴族文粹云王韶直書見讎貴族宋王韶之
為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厥作亂珣子弘厥子華竝責韶
之懼為所陷深附結徐羨之傅亮等當從文粹為王韶
新史誤以韶為劭韶之執君之賊也身為最危而秉史
筆其誰服之傳口無瑕可以戮人
蕭至忠沂州丞人為侍中中書令時宗楚客懷姙種黨
而韋巨源楊再思李嶠無所弭正至忠獨不詭隨時望
翕然歸重唐隆元年以韋后黨應坐而太平公主為言
出為晉州刺史太平慶用事至忠 口附復為中書令
乃參主逆謀先天二年主敗至忠遁入南山數日捕誅
之籍其家

崔湜字

太平公主引為中書令玄宗將誅蕭至忠等召湜示腹
心見對問失旨至忠等誅湜徙嶺外宮人元稱嘗與湜
謀進醜于帝追及荊州賜死
宗楚客字叔教蒲州人中宗朝中書令韋氏敗與弟晉
卿同誅嘗密語其黨曰始吾在卑位尤愛宰相及居之
又思天子南面一日足矣雖外附韋氏而內畜逆謀故
卒以敗
鄭愔滄州人景龍三年三月由太常少卿守吏部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月貶江州司馬

題蜀本史通後

深在史館日嘗於同年崔君子鐘家獲見史通寫本訛誤
當時苦於難讀也年力既往善本未忘嘉靖甲午之歲參
政江藩時同鄉王君舜典以左轄遷自川蜀惠之刻本讀
而終篇已乃采為會要頗亦恨蜀本之未盡善也明年乙
未承乏西來得因舊刻校之補殘刊繆凡若干言乃又訂
其錯簡還其缺文於是史通始可讀云昔人多稱知幾有
史才考之益信兼以性資耿介尤稱厥司顧其是非任情
往往摭撫賢聖是其短也至於評臨文體憎薄牽排亦可
謂當矣善讀者當為焉

史通訓故序

中牟張民表撰

老子云上立次立易傳去擬言
議勳故知太上非可擬議思
次焉可矣然而功之致一言
致三德則易象尚矣柱史漆園
函關鄭圃可考也功則尚書春
秋尚矣立明公穀龍門蘭臺可
考也言則六經備矣諸子將其
精英才人掇其遺藻可考也言
德者取度之歸疑足舉燭之解
謀者言言者畫髮之技徒工吹

吠之聲無用其於往古之成敗
當世之汗隆崇有鑒焉則六覽
貴乎其為言矣帝王肇脩之迹
將相輔理之勳禮樂之所鋪章
干戈之所戡定山河阨塞戶口
強弱紀綱法律治亂順違之形
覽之指掌取之應心史乎史乎
遊哉蒼沮末由尚論終摯佚僮
見其名不見其事晉有良史齊
有嗣書有執簡見其事不見其
文自漢以來善遷善固可以為
文矣抑求夫次則承祚之志乎

他或演清麗之詞而乏典嚴或
免奇僻之率而累弘長或滑稽
而工冷詭取媚小聞或纂組而
鑄談鋒坐傷大道至于抄朝報
於郵傳割公移于官府觸之穢
目讀者熏心亦何貴乎為史也

史通訓故

卷

李獻吉嘗欲取典午而下至于
蒙古氏徧置筆削率付空言今
倣生年畢竟厭志將班陳伯仲
之間乎唐劉子玄目洞千秋事
裁万化決斷無疑於義進退各
厭其心雖證事少乖製詞多靡

乃得失自在取舍由人信史家
之砥礪述者之夷庚也世世善
本學者不傳邢子才思之不能
道韓退之讀之不勝乙也為友
王損仲既訓劉氏文心成後訓
是著僕因論前史之大略而勗

史通訓故

卷

四

之以獻吉之志損仲自忤
昔羅歸十年閉門却掃隱几讀
書盡發二酉之藏正三史之誤
他率著述必有可觀且將方駕
龍門聯鑣長廣者誰允南謂承
祚曰卿必以才學成名嘗被損

折亦非不幸也損仲似之矣
萬曆辛亥歲春三月己未

里友任公夏子光

甫書



史通訓故

序

五

史通訓故序

余既注文心雕龍畢因念
黃太史有云論文則文心
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
可不觀實有益於後學
復欲取史通注之中年張
林宗年兄以江右郭氏史
通評釋相示讀之與余意
多不合乃以向注文心之例
注焉歷以月訖切然此二書
譌處甚多嗣從信陽王思
延得華亭張玄超本其

文心不能加他本史通本大善有數爰極快人者故此書之校視文心為愈往見李濟翁資暇錄云李善注文選有初注再注以三四五注者蘇子由注老子亦自言晚年於舊注多所改定今余此書曷敢以為盡是聊以備遺忘為他日荆蒿之資耳

河南王惟儉

史通訓故

唐書劉子玄傳

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為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為諸兒講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嘆曰書如是見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群史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武后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上書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為忠妄施不為惠今群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把推腕脫之諺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宜課功殿明賞罰后嘉其直不能用也時吏橫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誅死者踵相及子玄悼士無良而甘於禍作思慎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盡矣子玄與徐堅元行沖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脩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還子玄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女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召至京領史事遷秘書監時宰相常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

至忠皆領監脩子玄病長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數
 貴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因為至忠言
 五不可又言朝廷厚用其才而薄其禮至忠得書悵
 惜不許楚客等惡其言詆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
 欲致吾何地始子玄脩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
 思等不聽自以為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
 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為史氏者宜
 置此坐右也又嘗自比揚雄者四子玄內負有所未
 盡乃委國史於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
 為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囂
 曾孫居巢侯般不承元王按據明審議者高其博嘗
 曰吾若得封必以居巢紹司徒舊邑後果封居巢縣
 子鄉人以其兄弟六人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曰
 居巢累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皇太子將釋
 奠國學有司具儀從臣著衣冠乘馬子玄議古大夫
 以上皆乘車以馬為駢服魏晉後以牛駕車江左尚
 書郎輒輕乘馬則御史劾治顏延年罷官乘馬出入
 閭里世稱放誕此則乘馬宜從褻服之明驗今陵廟
 巡謁王公冊命士庶親迎則盛服冠履乘輅車他事
 無車故貴賤通乘馬比法駕所幸侍臣皆馬上朝服

史通訓故傳

且冠履唯可配車故博帶褒衣革履高冠是車中服
 鞅而銜跣而鞍非唯不師于古亦自取驚流俗馬逸
 人顛受嗤行路太子從之因著為定令開元初遷左
 散騎常侍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
 證其謬當以古文為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
 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儒
 質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二家兼行惟
 子夏易傳請罷詔可會子既為太樂令抵罪子玄請
 於執政玄宗怒貶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子玄領國
 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忠嘗
 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
 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
 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榘枘斧斤弗能成書善惡
 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為無可加者時以為篤論
 子玄善持論辯機明銳視諸儒皆出其下朝有論著
 輒豫歿後帝詔河南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追贈工
 部尚書謚曰文六子既餽彙秩迅迴

史通序錄

唐鳳閣舍人彭城劉子玄撰

長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脩國史尋遷左史於門下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史任俄兼領其職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脩史皆如故又屬大駕還京以留後在都無幾驛徵入京專知史事仍遷秘書少監自惟歷事二主從官兩京遍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昔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稱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職司其憂不違啟處嘗以載削餘暇商榷史篇下筆不休遂盈筐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為目且漢求司馬遷後封為史通子是知史之稱通其來自久博采衆議爰定茲名凡為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除所闕篇凡八萬三千三百五十二字註五千四百九十八字于時歲次庚戌景龍四年仲春之月也

唐書長安則天皇后改元

後漢書馬融於永初四年拜校書郎詣東觀與校

秘書竹鄧太后自劾歸安帝親政召還郎署竹梁

興允徒朔方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

晉書張華為太常博士轉河南尹丞未拜除佐著作郎後又代下邳王晃為司空領著作

後漢書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

前漢書司馬遷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為史通子

史通序錄終

史通訓故 古序錄

第467册

史通訓故

商訂姓氏

陳九職 字任甫祥符人

王延世 字思延信陽人

勤 美 字伯榮周藩宗正

薛永寧 字安期封丘人

田毓華 字懋甫祥符人

侯應琛 字獻之杞縣人

阮漢聞 字太冲尉氏人

侯應璘 字文之杞縣人

張民表 字林宗中牟人

劉之鳳 字元儀中牟人

校閱姓氏

崔汝棟 字公宇祥符人

朝 矜 字越石周藩宗室

薛獻豐 字泰符封丘人

朱民俊 字康伯祥符人

盧 申 字崙耳太康人

馬斯臧 字仲文祥符人

張允亨 字孔嘉中牟人

朱 鈺 字伯和周藩宗室

王惟讓 字季美祥符人

王惟佺 字佳佺祥符人

一此書除增因習一篇及更定直書曲筆二篇
外共校字一千一百四十二字

姓氏尋

史通訓故目錄

卷之一 內篇

六家第一

卷之二

二體第二

本紀第四

列傳第六

卷之三

表曆第七

卷之四

論贊第九

題目第十一

編次第十三

卷之五

採撰第十五

補註第十七

因習下第十九

卷之六

言語第二十

敘事第二十二

序例第十

斷限第十二

稱謂第十四

載文第十六

因習上第十八

浮詞第二十一

書志第八

世家第五

載言第三

世家第五

世家第五

世家第五

世家第五

世家第五

世家第五

世家第五

世家第五

世家第五

世家第五

世家第五

卷之七

品藻第二十三 直書第二十四

曲筆第二十五 鑒識第二十六

探賾第二十七

卷之八

模擬第二十八 書事第二十九

人物第三十

卷之九

覈才第三十一 序傳第三十二

煩省第三十三

卷之十

雜述第三十四 辨職第三十五

自敘第三十六 體統缺

紕繆缺 弛張缺

卷之十一 外篇

史官建置第一

卷之十二

古今正史第二

卷之十三

疑古第三 惑經第四

卷之十四

申左第五

卷之十五

點煩第六

卷之十六

雜說上第七

卷之十七

雜說中第八

卷之十八

雜說下第九

卷之十九

五行志錯誤第十 五行志雜駁第十一

卷之二十

暗惑第十二 忤時第十三

史通辨故目錄終

史通訓故卷之一

明河南王惟儉訓

內篇

六家第一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外篇言之備矣古往今來質文
遞變諸史之作不恒厥體推而為論其流有六一曰
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
史記家六曰漢書家今畧陳其義列之於後

尚書家

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
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
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孔安
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璇璣鈴曰尚者
上也上天垂文以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
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也惟此三說其義不同蓋書
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
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
直序人事禹貢一篇惟言地理洪範摠述灾祥顧命
都陳喪禮茲亦為例不純者也又有周書者與尚書
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為七十二章上自文

武下終靈景其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
恒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
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
之正書五經之別錄者也自宗周既殞書體遂廢迄
乎漢魏無能繼者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為國史
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
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為龜鏡者定以篇第纂
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為二
十六卷至隋秘書監太原王劭又錄開皇仁壽時事
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為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

史通訓故

卷之二

七

其義例皆准尚書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
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
可述有脫若此故事雖脫畧而觀者不以為非爰逮
中葉文籍大備必剪截今文模擬古法事非改轍理
涉守株故舒元所撰漢魏等篇不行於代也若乃帝
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昔之
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
虞夏觀其體制乃似孔氏家語臨川世說可謂畫虎
不成反類犬也故其書受嗤當代良有以焉校八字

前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起家為漢武帝博士

困學記聞書緯瓊瓊錄
魏志王肅字子雍東海人黃初中官散騎侍郎初
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
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于
學官

前漢書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注劉向云周時詰
誓號命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

周書時訓解第五十二職方解第六十二
尚書有周官禮記有月令

晉書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孫補中書郎王
敦惡之出為廣陵相

北史王劭字君懋太原人北齊待詔文林館隋文
受禪遷秘書少監

北史開皇仁壽俱隋文帝改元
韓子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桔兔走觸之折頸而死
因釋耕守林與復得兔為宋國笑

南史劉義慶長沙景王之子臨川王道規薨無嗣
乃以慶為嗣歷官尚書左僕射慶愛好文義撰世
說十卷

春秋家

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案汲冢璣語記太丁時事
目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
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璣語又有晉
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於春秋
悼公使傅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
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
於隱沒無聞者不可勝載又案竹書紀年其所記事
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而魯
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
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
逮仲尼之脩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
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
而定歷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隱晦其文為
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
又案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
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
也苟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
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至太史公著史
記始以天子為本紀考其宗旨如昔春秋自是為國

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

校二字

晉書武帝咸寧五年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于秘府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獻公十七年中生將軍君子知其廢

國語晉悼公問司馬侯曰何謂德義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曰羊舌肸習于春秋公召叔向使傳太子彪春秋左傳晉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

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隋書經籍志汲冢竹書紀年十二卷紀年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起夏殷周三代王事無諸侯國

惟特記晉國起自務叔以至莊伯盡晉國滅獨記魏事至哀王謂之今王蓋魏國之史記也其編年

和次文意大似春秋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扶

同

史記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相齊三世顯名于諸侯著書七篇載其行事及諫諍之言世號晏子春秋

史記虞卿游說之士也為趙上卿故號虞卿其後與魏齊間行去趙困于梁不得意乃著書八篇以刺譏國家失得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史記呂不韋陽翟人始皇尊為相國號仲父不韋使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號曰呂氏春秋

史記陸賈楚人以客從高祖定天下索隱曰賈撰記項氏與漢高祖初起及說惠文間事名曰楚漢春秋

史記司馬遷自序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謬矣

左傳家

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授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後人或曰傳者傳也

上傳去聲下傳平聲所以傳示來世案孔安國注尚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逮孔子云沒經傳不作于時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為春秋後傳其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三十卷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為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相重於文為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書為編年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于寶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畧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為的准焉

校五字

史記周本紀元王八年崩定王介立索隱曰定當為貞字之誤

春秋左傳魯哀公名蔣定公之子

史記周本紀慎靚王崩子赧王延立是為周幽

史記周本紀慎靚王崩子赧王延立是為周幽

史記周本紀慎靚王崩子赧王延立是為周幽

史記周本紀慎靚王崩子赧王延立是為周幽

史記周本紀慎靚王崩子赧王延立是為周幽

史記周本紀慎靚王崩子赧王延立是為周幽

史記周本紀慎靚王崩子赧王延立是為周幽

史記周本紀慎靚王崩子赧王延立是為周幽

史記周本紀慎靚王崩子赧王延立是為周幽

史記周本紀慎靚王崩子赧王延立是為周幽

史記周本紀慎靚王崩子赧王延立是為周幽

史記周本紀慎靚王崩子赧王延立是為周幽

史記周本紀慎靚王崩子赧王延立是為周幽

史記周本紀慎靚王崩子赧王延立是為周幽

史記周本紀慎靚王崩子赧王延立是為周幽

史記秦昭王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盡獻其邑

周初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

後漢書獻帝諱協初封陳留王董卓廢少帝立之

後漢書荀悅字仲豫穎川人獻帝時遷秘書監帝

以班固漢書文煩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為漢

紀北史高洋受魏禪國號齊

隋書經籍志張璠後漢紀三十卷

晉書孫盛字安國太原人累遷秘書監撰魏氏春

秋二十卷晉陽秋三十二卷

晉書于寶字令升新蔡人以才器召為著作郎王

導薦之元帝領國史撰晉紀自宣迄愍凡二十卷

南史裴子野字幾原閬中人梁武帝時為著作郎

掌脩國史撰宋畧二十卷

南史吳均字叔庠吳興人梁武帝時待詔著作郎

撰齊書秋二下卷

又士傳何之元廬江人歷官諮議參軍著梁典起

齊末元終王琳被獲凡七十五年

北史王劼撰齊志編三二一卷

吳通訓校

國語家

國語家者其先亦出於左丘明既為春秋內傳又稽

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

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列為春秋外傳國語合為二

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

賈逵王肅虞翻韋曜之徒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

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暨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

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

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為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

蓋錄而不序故即簡以為名或云漢代劉向以戰國

游士為策謀因謂之戰國策至孔衍又以戰國策所

書未為盡善乃引太史公所紀參其異同刪彼二家

聚為一錄號為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

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

秋亦盡二百三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

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為十卷今行於世者唯後

語存焉案其書序云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充其不

量力不度德尋衍之此義自比於丘明者當謂國語

非春秋傳也必方以類聚豈多噬乎當漢氏失馭英

雄角力司馬彪又錄其行事因為九州春秋州為一

州為一

篇合爲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自魏都許洛三方鼎峙晉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雖號同王者而地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事爲紀傳者則規模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袁爲是史漢之體大行而國語之風替矣 校三字

後漢書賈逵字景伯扶風人歷官侍中

吳志虞翻字仲翔餘姚人歷官騎都尉

吳志常昭字弘嗣吳郡人歷官太子中庶子史爲

晉武帝諱更曰暉

前漢書劉向字子政楚元王之後歷官光祿大夫

史記秦獻公卒子孝公立索隱曰名渠梁

晉書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子太始中仕秘

書郎彪總漢末州部之亂司與徐亮青荆揚涼益

幽羣盜僭叛皆紀之名九州春秋

晉書袁宏字彥伯陳郡陽夏人自吏部郎出爲東

陽郡撰後漢紀三十卷

史記家

史記家者其先出於司馬遷自五經間行百家競列事跡錯糅前後乖舛至遷乃鳩集國史採訪家乘上起皇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魯史舊目名之史記自是漢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爲名迄乎東京著書猶稱漢紀至梁武帝又勅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爲本而別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爲異者唯無表而已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依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爲一科故以科錄爲號皇家顯慶中符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北史其君臣流例紀傳群分皆以類從各附於本國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敘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其爲體之失

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時補雜言謂採世本國故語國策等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况通史以降蕪累尤深遂使學者寧習本書而怠窺新錄且撰次無幾而殘缺遽多可謂勞而無功述者所宜深誠也 校三字

前漢書武帝諱微景帝中子廢栗太子立之

南史蕭道成字紹伯蘭陵郡人受宋禪國號齊蕭衍字叔達皇考順之於齊高帝為始族弟受齊禪

國號梁

王海劉淵匈奴石勒羯慕容皝鮮卑苻洪氏姚萇

魏書魏之先出自黃帝黃帝以土德王其俗謂土

為托謂后為板故以為氏

北史濟陰王禪業小新成弼之子歷位司空入齊

降封美陽公在晉陽無所交遇撰魏潘王家世號

史通謂故

辨宗錄非科錄也又元暉常山王遵之後歷官尚

書左僕射頗愛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

要事以類相從為科錄起伏羲迄晉宋凡十四代

表上之于玄云暉業者誤

唐書顯慶高宗改元

唐書李延壽者世居相州歷官符璽郎初延壽父

太師以宋齊諸史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

思改正之未成而歿延壽追終先志北起魏登國

盡隋義寧南起宋永初盡陳禎明為南北二史

漢書家

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自太初已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篇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于王莽為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為漢書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為名亦稽古之備稱尋其創造皆准子長不為世家改書曰志而已自東漢已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唯東觀曰記三國曰志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歷觀自古史之所載也尚書記周事終秦繆春秋述魯史止哀公記年下逮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於是考茲六家商榷千載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而朴散淳銷時移世異尚書等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 校二字

後漢書班彪字叔皮扶風人避地河西依實融光武召補徐令彪子固字孟堅顯宗時授蘭台令史前漢書太初武帝改元書終繆公秦誓篇春秋終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

史通訓故卷之一終

門人封丘薛獻豐校

史通訓故卷之二

二體第二

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自唐虞已下迄于周是為古文尚書然世猶淳質文從簡畧求諸備體固已缺如既而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來繼作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踰此蓋荀悅張璠丘明之黨也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唯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夫春秋者繫日月而為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于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為長也至於賢士貞女高才雋德事當衝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沉寘者不狂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其有賢如柳惠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麗也則丘山是弃此其所以為短也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為長也若乃同為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傳

於項博則云事具高紀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荆軻並編此其所以為短也考茲勝負互有得失而晉世千寶著書乃盛譽丘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也尋其此說可謂勁挺之詞乎案春秋時事入於左氏所書者蓋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畧也故為國語以廣之然國語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遺者哉向使丘明世為史而皆倣左傳也至於前漢之嚴君平鄭子真後漢之郭林宗黃叔度晁錯董生之對策劉向谷永之上書斯並德冠人倫名馳海內識洞幽顯言窮軍國或以身隱位卑不預朝政或以文煩事博難為次序皆畧而不書斯則可也必情有所恡不加刊削則漢氏之志傳百卷併列於十二紀中將恐碎瑣多蕪闌單失力者矣故班固知其若此設紀傳以區分使其歷然可觀綱紀有別荀悅厭其迂闊又依左氏成書剪裁班史篇才三十歷代保之有踰本傳然則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史有王虞而副以千紀宋書有徐沈而分為裴畧

各有其美並行於世異夫令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

晉書華嶠字叔駿高唐人惠帝元康中轉秘書監

嶠以漢紀煩穢後撰後漢書

春秋左傳襄公三十年三月晉悼夫人食與人之

城祀者絳縣人或年長矣往與于食有與疑年使

之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五甲

子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是其日數也趙孟召

之而謝過焉曰使吾子辱在泥塗武之罪也與之

田使為君復陶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莒子觀釁之

獲杞梁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

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

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史記屈原名平為楚懷王左徒自原沉汨羅後百

有餘年漢有賈生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賈生者

名誼洛陽人文帝時召為博士出為長沙王傳

史記刺客傳曹沫魯人為莊公將三戰北齊桓公

與莊公會于柯沫執匕首劫桓公于壇盡歸魯之

侵地荆軻衛人為燕太子丹刺始皇不中被殺

前漢書王貢傳序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

脩身自保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不絀而

終君平卜筮于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

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依老莊之旨著書十萬餘

晉書王隱字處叔陳郡人過江依庾亮於武昌撰

晉書八十六卷

晉書虞預字叔寧徵士喜之弟除著作郎撰晉書

四十四卷

南史徐爰字長王開陽人先是何承天草創國史

山謙之等踵成之宋世祖以爰領著作使終其業

爰雖因前作而專為一家之書

梁書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梁武受禪以佐命

封建昌侯撰宋書一百卷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載言第三

古者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蓋桓文作霸糾合同盟春秋之時事之大者也而尚書闕紀秦師敗績繆公誠誓尚書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錄此則言事有別斷可知矣逮左氏為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至於史漢則不然煩所包舉務存恢博文辭之記繁富為多是以賈誼晁錯董仲舒東方朔等傳唯止錄言罕逢載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綱紀而隔以大篇分其次敘遂令披閱之者有所懵然後史相承不改其轍交錯紛擾古今是同案遷固列君臣於紀傳統遺逸於表志雖篇名甚廣而言獨無錄愚謂凡為史者宜於表志之外更立一書若人主之制冊誥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紀傳悉入書部題為制冊章表書以類區別他皆放此亦猶志之有禮樂志刑法志又詩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風雅比興非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章生焉若常孟諷諫之詩揚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賈誼之論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竊謂宜從古詩例斷入書中亦猶舜典列元首之歌夏書包五子之諫者

也夫能使史體如是庶幾春秋尚書之道備矣昔干寶議撰晉史以為宜准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為譜注于時議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後史之所宜革是用敢同有識爰立茲篇庶世之作者覩其利害如謂不然請俟來哲 校七字

禮記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書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穀還歸作秦誓
前漢書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時為太
中大夫朔傳有客難非有先生論賈誼傳有弔屈
原賦鵬賦又上疏言事勢可為痛哭者一流涕者
二長太息者六晁錯傳有上言兵事又復上言守
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又十五年對策
董仲舒傳有賢良三策
前漢書帝孟魯人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
戊戌龍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
史通訓故 卷之三
後漢書初王莽末沛國史岑子孝亦以文章顯莽
以為謁者注云岑一字孝山著出師頌非揚雄也
雄著趙充國頌
前漢書司馬相如病武帝使所忠往取其書其妻
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
遺札言封禪事也
史記賈誼過秦論云秦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固一
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何也仁義
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書舜典臯陶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
事康哉
書太康以逸諫厥厥德敗于有洛之表十句弗返
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後
于洛之汭五子咸怨乃述大禹之戒作歌五章

本紀第四

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蓋紀者綱紀庶品網羅萬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過於此乎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時之正朔服孔門之教義者雖地遷陵谷時變質文而此道常行終莫之能易也然遷之以天子為本紀諸侯為世家斯誠謹矣但區域既定而疆里不分遂今後之學者罕詳其義案姬自后稷至於西伯自伯翳至於莊王爵乃諸侯而名於本紀若以西伯莊王以上別作周秦世史通訓故 卷之三十一

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後來作者宜唯於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一槩人臣儻追加大號止入傳限是以弘嗣吳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逮伯起之次魏乃編景穆於本紀以戾園虛謚間則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為魚貫又紀者既以編年為主唯敘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魏彥淵撰後

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板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王其書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恠也項羽借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群盜况其君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繆蓋紀之為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曹武雖曰人臣實

東通訓故 卷之三十一

撰北齊書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它事巨細畢書

洪纖備錄如彥淵帝紀載沙苑之捷百全為傳體有

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世之讀者幸為詳焉

呂氏春秋月令十二紀

史記周后稷傳至文王為西伯武王始代商有天

下邱號曰后稷傳至文王為西伯武王始代商有天

史記秦之先曰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為栢翳舜

賜姓嬴氏傳至莊襄王滅周子始皇帝始一天下

史記項王本紀項籍字羽下相人破秦自立為西

楚霸王都彭城立五年為漢所滅

春秋左傳齊連稱管至父弑襄公立無知初無知

虐于雍廩莊公九年春雍廩弑無知

春秋左傳衛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弑桓公而立

與石厚如陳陳人執之衛使右宰醜泣殺州吁于

濮

武皇帝

晉書陸機字士衡吳大司馬抗之子吳平入洛撰

晉三祖紀

帝廟號太祖炎謚武皇帝廟號高祖昭追尊文皇

吳志孫和字子孝權太子為全公王所誣廢為南

陽王及子皓即位追尊和為文皇帝常昭撰吳史

皓欲為和立紀昭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為傳

北史魏收字伯起鉅鹿人天保初除中書令兼著

作郎

魏書景穆皇帝諱晃太武長子也正平元年薨于

東宮及太武被弑文成皇帝即位景穆之長子也

追尊為帝魏書太武本紀景穆皇帝附

前漢書武帝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為皇太子後

以江充巫蠱事起兵誅充兵敗東至湖自經宣帝

即位謚曰戾以湖闕鄉邪里聚為戾園

前漢書昭帝諱弗陵武帝少子立十三年

史通訓故

卷之三

九

世家第五

自有王者、便置諸侯、列以五等、疏為萬國、當周之東、遷王室、犬壤於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迄乎秦世、分為七雄、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它稱、名為世家、按世家之為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至如陳勝起、自群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為稱、豈當然乎、夫史之篇目、皆遷所創、豈以自我作古、而名實無准、且諸侯大夫、家國本別、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為君、而前齒

史通訓故

卷之三

九

三

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後一統、俱歸世家、使君臣相雜、升降失序、何以責季孫之八佾、舞庭管氏之三歸、反坫、又列號東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視六國、而沒其本號、唯以田完制名、謂田完世家也求之人情、孰謂其可當、漢氏之有天下也、其諸侯與古不同、夫古者諸侯皆即位、建元、專制一國、綿綿瓜瓞、卜世長久、至於漢代、則不然、其宗子稱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異姓封侯者、必從官天朝、不臨方域、或傳國、唯止一身、或襲爵、才經數世、雖名班、爵胙土而禮異人、君必編為世家、實同列傳、而馬遷強加別錄、以類相從、雖

得畫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蓋班漢知其若是釐革前非至如蕭曹茅土之封荆楚葭葦之屬並一槩稱傳無復世家事勢當然非矯枉也自茲已降年將四百及魏有中夏而揚益不賓終亦受屈中朝見稱僞主為史者必題之以紀則上通帝王勝之以傳則下同臣妾梁主勅撰通史定為吳蜀世家持彼僭君比諸列國去太去甚其得折中之規乎次有子顯齊書北編魏虜牛弘周史南記蕭答考其傳體宜曰世家但今古著書通無此稱用使馬遷之目湮沒不行班固之名相傳靡易者矣

夜二

史記陳勝二世元年七月起兵攻陳召三老豪傑與議皆曰將軍伐無道誅暴秦復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涉乃立為王騰月兵敗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秦

史記晉文侯始建趙氏于晉國傳至趙籍晉獻公以魏封畢萬傳至魏斯韓之先姬姓事晉得封于韓原曰韓武子傳至韓處三卿分晉立為諸侯

史記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以太子禦寇之難奔齊為工正完卒謚曰敬仲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其後田和代齊為齊侯傳至潛王自立為東帝已而去帝復為王

前漢書蕭相國何者沛豐人從高祖定天下封鄭侯

前漢書曹參者沛人高祖為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洵從六年封平陽侯

前漢書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漢六年廢楚王信分其地為二國立賈為荆王王淮東五十一城

前漢書楚元王劉交高祖之同母少弟也字游高祖六年以交為楚王都彭城

南史蕭子顯字景暢豫章王嶷之子梁天監初遷邵陵王友兼侍中撰齊書

隋書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開皇中授秘書監封奇章郡公撰周史

北史蕭答字理孫昭明太子第三子初封曲江縣公與梁元帝相攻附庸于西魏周文帝平江陵乃命答王梁祀答稱帝于其國傳至孫琮入隋降為莒國公

東漢書

列傳第六

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曆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尋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而朴略猶存區分未盡如項王立傳而以本紀為名非唯羽之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事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子曾不之恠何獨尤於項紀哉對曰不然夫五帝之與殷夏也正朔相承子孫遞及雖無年可著紀亦何傷如項羽者事起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之后羿似黃帝之蚩尤警諸閭位容可列紀方之駢胼難以成編且夏殷之紀不引他事夷齊諫周實當紂日而折為列傳不入殷篇項紀則上下同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嗤夫紀傳之不同猶詩賦之有別而後來繼作亦多所未詳案范曄漢書記后妃六宮其實傳也而謂之為紀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考數家之所作其未達紀傳之情乎苟上智猶且若斯則中庸故可知矣又傳之為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耳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

書包括令蓋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並錄是也亦有事跡雖寡各行可崇寄在它篇為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多斯道多廢其同於古者惟有附出而已尋附出之為義攀列傳以垂名若紀季之入齊顯史之事魯皆附庸自託得廁於朋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為小蓋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詳畧但問其事竟如何耳借如邵平紀信沮授陳容或運一異謀樹一奇節並能傳之不朽人到于今稱之豈假編名作傳然後播其遺烈也嗟乎自班馬以來獲書於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問死無異跡用使游談者靡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班史傳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古人以沒而不朽為難蓋為此也 校十三字

春秋左傳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寒浞與家衆殺之
史記神農之時蚩尤作亂黃帝與戰於涿鹿之野擒而殺之
宋書范曄字蔚宗順陽人歷官太子詹事撰後漢書
晉書陳壽字承作蜀巴西人歷官秘書郎著魏吳蜀三國志
史記陳餘張耳兩人相與為列頸交陳涉兵起武

臣立為趙王以餘為大將軍耳為右丞相章邯圍
 耳于鉅鹿怨餘餘乃解印綬予耳復收趙地漢三
 年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泝水上
 史記陳勝陽城人字涉吳廣陽夏人字叔二世發
 間左成漁陽勝廣為屯長會天雨失期乃謀曰今
 亡亦死舉大名亦死等死死國可乎乃舉兵號為
 張楚
 前漢書王貢等傳序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
 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入商雒深山高祖召之不
 至呂后用留侯計迎致之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
 馬
 前漢書王吉字子陽琅邪阜虞人為昌邑中尉免
 復起為益州刺史
 後漢書劉平趙孝等傳序廬江毛義以孝稱南陽
 張奉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喜動
 顏色奉心賤之及義母死公車徵不至奉嘆曰賢
 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為親屈也
 後漢書劉平字公子彭城人永平三年拜宗正
 春秋左傳莊公三年紀季以鄰入于齊紀于長平
 始判
 史記蕭相國世家上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
 為相國令卒五百人一部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
 邵平獨弔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于
 長安城東門世俗謂之東陵瓜平謂相國曰置衛
 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無受悉以家私財位
 軍何從其計
 史記項王本紀羽急圍漢滎陽漢將紀信誑楚夜
 乘黃屋車傳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
 漢王乃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臯羽見信曰
 後漢書袁紹傳韓馥以冀州讓袁紹紹碎沮授為
 別駕興平二年車駕為李傕等所追于曹陽授說
 紹宜迎大駕紹不能用授後為魏武所執謀還袁
 氏見殺
 後漢書臧洪傳初洪為袁紹所圍也洪邑人陳容
 為洪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洪被執時容在
 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臧洪舉為郡將奈何殺
 之紹慚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儻空復爾為容
 曰仁義何常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今日
 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復見殺在

坐者無不嘆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門人祥符朱民俊校

史通訓故卷之二終

史通訓故卷之二終

史通訓故卷之三

表曆第七

蓋譜之建名起於周氏表之所作因譜象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並效周譜此其證歟夫以表為文用述時事施彼譜曆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爻窮變化經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詩含六義故知文尚簡要語惡煩燕何必款曲重沓方稱周備觀馬遷史記則不然矣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已下有列傳至於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乎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既而班東二史東謂東觀漢史各相祖述迷而不悟無異逐狂必曲為銓擇強加引進則列國年表或可存焉何者當春秋戰國之時天下無王群雄錯峙各自年世若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時盡見如兩漢御曆四海成家公卿既為臣子王侯才比郡縣何用表其年數以別於天子者哉又有甚於斯者異哉班氏之人表也區別九品網羅

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它族自可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為次何籍而為表乎且其書上自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鳩居鵠巢施松上附生疣贅不知剪裁何斷而為限乎至法盛書載中興改表為注名目雖巧燕累亦多當晉氏播遷南據揚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間諸偽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臣一作長崔鴻著表頗有甄明比於史漢群篇其要為切者矣若諸子小說編年雜記如常昭洞紀陶弘景帝王歷皆因表而作用成其書既非國史之流故存而不述 校四字

史通訓故

卷之三

七

表曆

後漢書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為議郎出為六安丞著新論

前漢書注元者氣之始春者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

詩維鵲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南史徐廣傳時有高平郡亦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賴有著述流聲于後宜以為惠紹不與書成在齋內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

直入竊書紹歸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

北史崔鴻字彥鸞清河人鴻弱冠有著述志見晉魏諸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乃以劉元海慕容皝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于張軌李雄呂

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暹沮渠蒙遜馮跋等各

有國書未有統一乃撰為十六國春秋因其舊記

時有增損褒貶焉

吳志帝昭作同紀自庖犧至秦漢凡三卷梁書陶洪景秣陵人齊高帝引為諸王侍讀永明十年辭祿止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著帝代年歷

書志第八

并序 五行志 天文志 藝文志 雜志

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效禮經且紀傳之外有所不盡隻事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原夫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東觀日記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名目雖異體統不殊亦猶楚謂檣杵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其義一也於其編次則有前曰平准後云食貨古號河渠今稱溝洫析郊祀為宗廟分禮樂為威儀懸象出於天文郡國生於地理如斯變革不可勝計或名非而物是或小異而大同但作者愛奇耻於仍舊必尋源討本其歸一揆也若乃五行藝文班補子長之闕百官輿服謝拾孟堅之遺王隱後來加以瑞異魏收晚進弘以釋老斯則自我作故出乎曾臆求諸歷代不過一二者焉大抵志之為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其間則有妄入編次虛張部帙而積習已久不悟其非亦有事應可書宜別標題而古來作者曾未覺察今畧陳其義列於下云

已上書志

校二字

天文志

夫兩曜百星麗於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恒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綿長故書有天官讀者竟忘其誤推而為論未見其宜班固因循復以天文作志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尋篇考限覩其乖越者矣降及有晉迄于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二世而彼蒼列志其篇倍多流宕忘歸不知紀極方於漢史又孟堅之罪人也竊以國史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為志而論天象也但載其時彗孛氛祲薄食晦明禪龜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邵之所候至如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台告折晉相速禍星集潁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亡如斯之類志之可也若乃體分濛濛色著蒼蒼丹曦素魄之躔次黃道紫宮之分野既不預於人事輒編之於策書故曰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其間唯有袁山崧沈約蕭子顯魏收等數家頗覺其非不遵舊例凡所記錄多合事宜寸有所長賢於班馬遠矣

校五字

春秋左傳昭公十年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灶言于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顛頊之歲

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
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
斯于是乎出吾是以譏之
春秋左傳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而及漢
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
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若火作則四
國當之其宋衛陳鄭乎
前漢書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學梁人焦贛壽
延壽之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
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
後漢書李郃字孟節南鄭人善河圖風星和帝時
分遣使者微服觀風二人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
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祭京師時寧知朝廷
遣二使耶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何以知之郃指星
示曰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淮南子道應訓宋景公之時災惑守心子常曰心
宋之分野也禍且當君雖然可移于相公曰相所
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曰可移于民公曰民
死寡人將誰爲君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饑民死爲
人后而殺其民誰以爲君于常曰天處高而听卑
東通訓故 卷三 十一
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災惑必徙三舍君延
年二十一矣候之果徙三舍
晉書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以平吳功封廣武公稱
華舍及監省數有怪少子聽以中台星圻勸華遜
位華曰天道玄遠不如靜以待之及趙王倫謀廢
賈后使司馬雅告華華距之遂被害
世說穎川陳太丘詣荀朗陵元方將車季方持杖
後從長文尚小載着膝前中既至叔慈應門慈明行
酒文若亦小坐着膝前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異
苑云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晉陽秋謝敷字慶緒隱若耶山初月犯少微少微
一名處上星占者以隱士當之時譙國戴逵名重
于敷人或憂之俄而敷死
晉書袁山松陽夏人喬之孫也歷吳郡太守少有
才名著後漢書

藝文志

伏羲已降文籍始備逮於戰國其書五車傳之無窮
是曰不朽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漢定其流別
編爲藝文志論其妄載事等上篇謂天文志續漢已還祖
述不暇夫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篇目如舊頻煩互
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且漢書之志天文
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而已文字既小披
閱易周故雖垂節文而未甚穢累既而後來繼述其
流日廣天文則星占月會渾圖周髀之流藝文則四
部七錄中經秘閣之輩莫不各踰三篋自成一家史
臣所書宜其輟簡而近世有著隋書者乃廣包衆作
勒成二志騁其繁富百倍前脩非唯循覆車而重軌
亦復加闕眉以半額者矣但自史之立志非復一門
其理有不安多從公革唯藝文一體古今是同詳求
厥義未見其可愚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
當變其體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
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讐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當
時撰者習茲楷則庶免譏嫌語曰雖有絲麻無棄菅
蒯於宋生得之矣 校二字

文獻通考周髀一卷天文書也稱周公受之商高
而以勾股爲術故曰周髀

隋書經籍志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秘書魏秘書
書郎鄭默始制中經至荀勗因中經分為四部一
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古今子家
及兵家術數三曰景部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
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梁普通中處士阮孝
緒博采宋齊以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叅校官簿
更爲七錄一曰經錄二曰記傳錄三曰子兵錄
四曰文集錄五曰伎術錄六曰佛錄七曰道錄
北史宋隱傳道與孫孝王爲北平王文學求入文
林館不遂因非毀朝士撰朝士別錄二十卷會周
武滅齊改爲關東風俗傳更廣聞見成三十卷

史通訓故 卷之五

五行志

夫灾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誣也然則麒麟
闕而日月蝕鯨鯢死而彗星出河變應於千年山
崩田於朽壤又語曰太歲在丑乞漿得酒太歲在巳
販妻鬻子則知吉凶遁代如盈縮循環此乃關諸天
道不復繫乎人事且周王决疑龜焦著折宋皇誓衆
竿壞幡亡梟止凉師之營鵬集賈生之舍斯皆妖災
著象而福祿來鍾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測也然而
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詳其美惡也
故諸侯相赴有異不爲災見於春秋其事非一洎漢
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其事也如江璧傳於鄭
客遠應始皇卧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
后之祥桂樹黃雀新都之識舉夫一二良有可稱至
於蜚域蠹螽震食崩拆隕霜雨雹大水無水其所證
明實皆迂闊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雩
舛候螟螻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棧或毛伯賜命
或滕邾入朝或晉楚來聘皆持此恒事應彼咎徵旻
穹垂譴厥罰安在探蹟索隱其可畧諸且史之記載
難以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
號爲繁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之以語錄况彼春

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盡書而經傳集解卷才三十則知其所畧蓋亦多矣而漢代儒者羅災青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安知專有不應於人應人而失其事何得苟有變而必知其兆者哉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王札子之作亂在彼成年春秋成元年二月無水董仲舒以其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案今春秋經札子殺召毛事在宣十夏徵舒之搆逆當夫昭代春秋昭公五年非成公時董仲舒以為楚嚴王為陳討夏徵舒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故致火災案楚嚴王之滅陳在宣十一年如昭九年所滅者乃楚靈王時且莊王卒恭王立恭王卒康王立康王卒來放立夾放卒靈王立相去凡五世在五行楚嚴作霸荆國始僭稱王春秋桓公三年志上卷中楚嚴作霸荆國始僭稱王日有蝕之既京

公不悟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按此事乃文公未出不是僖公時也遂即東門襄仲赤文公太子即斯皆不憑章句直取胃懷或以前為後以虛為實移的就箭曲取相諧掩耳盜鍾自云無覺詎知後生可畏來者難誣者邪又品藻群流題目庶類謂莒為大國菽為強草鶯著素一作色負螯匪中國之虫春秋嚴公二十九年有蟹劉歆以為蟹負螯也劉向以為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浴淫風所生是時嚴取齊淫女為夫人既入淫於兩叔鴉鴿為夷故蟹至按負螯中國所生不獨出南越鴉鴿為夷狄之鳥春秋昭公十三年鴉鴿來巢劉向以為夷見周如斯詭妄不可殫論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銓擇因以五行編而為志不亦惑乎且每有敘一災推一恠董京之說前後相反桓公三年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魯宋殺君易許田劉歆以為晉曲沃莊伯殺晉侯向歆之解父子不同嚴公七年夜中星隕如雨劉向以為夜中者即以為彗生南越劉歆以為彗象中國夜象夷狄劉向又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遂乃雙載其文兩存厥理言無堆的事益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收彼菁華者乎自漢中興已還迄于宋齊其間司馬彪臧榮緒沈約蕭子顯相承載筆競志五行雖未能盡善而大較多實何者如彪之徒皆自以名懸漢儒才劣班史凡所辨論務守常途既動遵繩墨故理絕河漢兼以古書從畧求徵應者難該近史尚繁考祥符者易洽此

昔人所以言有乖越後進所以事反精審也然則天道遼遠禪龜焉知日蝕不常文伯所對至如梓慎之占星象趙達之明風角單颺識魏祚於黃龍董養徵晉亂於蒼鵝斯皆肇彰先覺取驗將來言必有中語無虛發苟誌諸竹帛其誰曰不然若乃前事已往後來追證課彼虛說成此有詞多見其老生常談徒煩翰墨者矣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包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知之為知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嗚呼世之作者其鑿之哉談何容易駟不及舌無為強著一言受嗤千載也

校二十五字

淮南天文訓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麒麟闕而日月蝕鯨魚死而彗星出
 王子年拾遺記冊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皆至聖之君以為大瑞
 春秋左傳成公五年晉梁山崩召伯宗伯宗辟重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
 宋書武帝征盧循至左里將戰所執麾竿折旛沉于水眾懼帝笑曰往年覆舟之戰旛竿亦折今茲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大敗之
 晉書西涼張重華時石季龍使王擢麻秋等侵寇重華以謝艾為中堅將軍擊之師出振武夜二梟鳴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此克敵之兆也進戰大破之
 前漢書賈誼為長沙王傳有鵬飛入誼舍誼既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

前漢書五行志始皇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持璧與客曰為我遺鑄池君因言今年祖龍死鄭客奉璧即二十八年過江所湛壁也
 前漢書五行志昭帝時上林苑柳樹斷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虫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宣帝本名病已將膺大位之徵
 前漢書五行志哀帝建平四年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設祭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不死不信視門樞下當有白髮杜鄴以為丁傳用事一曰丁傳所亂者小此異乃王太后莽之應
 前漢書五行志成帝時童謠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巔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憐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雀巢其巔也
 宋書高祖以永初元年庚申受禪至順帝昇明年已未禪于齊凡六十年
 通志宋拾遺十卷梁少府卿謝綽撰宋齊語錄十卷孔思尚撰
 春秋左傳昭公十八年星孛于大辰禛灶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禛草王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已而四國皆火禛灶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灶焉知天道
 春秋左傳昭公七年夏四月日有食之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曰魯衛惡之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一同始異終胡可常也
 吳志趙達河南人治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蔡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
 後漢書單鳳字武宣山陽人初熹平末黃龍見譙橋玄問鳳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當復見此其應也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十五年黃龍復見其冬魏受禪
 晉書董養字仲道太始初到洛下永嘉中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鵝出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嘆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蒼為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言乎尋有劉石之亂

雜志

或以爲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有廣聞見難爲刪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來書自可觸類而長于何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夫圓首方趾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貌貴賤彰於骨法生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腑痾瘵所纏苟詳其孔穴則砭灼無誤此養生之尤急也且身名並列親疎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既天文有志何不爲人形志乎茫茫九州言語各異大漢輶軒之使譯導而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炎運尤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往例既藝文有志何不爲方言志乎但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序刑法探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畧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揚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捨諸深所未曉歷觀衆史諸志列名或前畧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遍補所闕各自以爲工擁而論之皆未得其最蓋可以爲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千門萬戶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龍蹠帝王表其尊極兼復

土堦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宮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爲後王取則故齊府肇建誦魏都以立宮代國初遷寫吳京而樹闕故知經始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如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溢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爲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金石草木縞紵絲枲之流鳥獸虫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託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觀之者擅其博學聞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則有邛笮傳節猗鬪流味大宛獻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于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絕能言吾祖鄭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諄於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辯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爲宅世胄

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夷
從華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
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湊其間高
門貴一作素族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為國
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蓋自都邑已降
氏族而往實為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錄如休
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為
務會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商畧得失利害從可知
矣庶夫後來作者擇其善而行之 校十一字

風俗通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輜軒之使採異代方
言還奏之永藏秘室

西京雜記揚子雲以爾雅孔子門人游夏之傳所
記以解釋六藝者又張揖云昔在周公著爾雅一
篇以釋其義

前漢書劉向集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
瑞災異之記推跡行事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
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

前漢書成帝令劉向校經傳諸子向卒向子奉車
都尉歆卒父業于是總羣書奏為七畧有集畧六

藝畧諸子畧詩賦畧兵書畧術數畧方伎畧
漢魏春秋許負河內溫縣婦人漢高祖封為明雌

亭侯裴松之以高祖時封皆列侯未有鄉亭之爵
疑此封為不然

前漢書郊祀志武帝太初元年相梁殿災越巫男
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于是

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
吳錄諸葛亮觀秣陵山阜嘆曰鍾山龍盤石頭虎

踞帝王之宅也
三輔舊事始皇阿房宮東西三里南北五百步庭

中可受十萬人
前漢書高祖七年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

怒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令
後世無以加也

帝王世紀漢都長安東觀漢記光武中興都洛陽
晉書晉都洛陽東晉都建業魏書元魏據有中原

初都代孝文帝徙都洛陽北齊書高洋以鄴為上
都晉陽為下都隋書高祖都長安煬帝遷洛陽于

故周之王城南對伊闕即今東都城
春秋左傳宣公三年王孫滿對楚子曰昔夏之方

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
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

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
山海經大荒東經大荒南經大荒西經大荒北經

前漢書元狩元年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
枝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買

人市于是天子令吳越人十餘輩出西南夷求之
前漢書建元六年王恢擊東粵因兵威使番禺令

唐蒙風曉南粵南粵食蒙蜀筍蒙問所從來曰
道西北牂牁江出番禺城下蒙問蜀買人多持竊

出市夜郎夜郎即臨牂牁江足以行船南粵蒙乃
上書通夜郎道

前漢書大宛有善馬天子聞之甘心持千金及金
馬以請大宛不肯予漢于是以李廣利為貳師將

軍往擊之大宛恐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
前漢書條支國臨西海有大鳥卵如鵝又大宛諸

國發使隨漢使觀漢廣大以鳥卵及犂靬眩人
獻于漢

春秋左傳昭公十七年鄭子來朝昭子問焉曰少
皞氏以鳥名官何故也鄭子曰吾祖也我知之少

皞氏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
仲尼聞之見鄭子而學之

春秋左傳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籍談為介王
曰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籍談對

曰王靈不及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唐
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昔而高祖孫伯鷹

董之于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
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

祖
史記注劉向云世本古史官明于古事者之所記
也錄黃帝以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謚名號凡

十五篇

離騷序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屈昭景屈原序

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

晉書元帝永嘉初以安東將軍都督揚州鎮建業

太興元年即位是為東晉

魏書孝文以平城高寒而洛陽為土中欲徙都恐

臣下不從乃議大舉南伐齊至洛命營宅遂定都

通志魏立九品置中正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

曹各有簿狀以備選舉晉宋齊梁皆因之

沈約宋書符瑞志三卷

魏收魏書釋老志第二十

薛史崔祖思傳齊武帝永明九年魏使蔣少游至

崔元祖曰臣甥少游有班儒之巧今來必模寫宮

掖未可令反上不從果圖畫而歸

史通訓故 卷之三

或問曰子以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纂次以志名篇夫

史之有志多憑舊說苟世無其錄則闕而不編此都

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對曰按帝王建國本無恒

所作者記事亦在相時遠則漢有三輔典近則隋有

東都記於南則有宋南徐州記晉宮闕名於北則有

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蓋都邑之事盡在是矣譜謀

之作盛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錄晉有摯虞氏族

記江左有兩王百家譜中原有方思殿格蓋氏族之

事盡在是矣自沈瑩著臨海水土周處撰陽羨土風

厥類衆夥諒非一族是以地理為書陸澄集而難盡

水經加注酈元編而不窮蓋方物之事盡在是矣凡

此諸書代不乏作必聚而為志奚患無文譬夫涉海

求魚登山採木至於鱗介脩短柯條巨細蓋在擇之

而已苟為漁人匠者何慮山海之貧罄哉 校三字

文獻通考洛陽伽藍記元魏羊銜之撰陳氏曰銜

之以爾朱之亂城郭丘墟追述斯記

後漢書趙岐字邠卿長陵人歷官太常著三輔決

錄

晉書摯虞字仲治長安人歷官太常卿以漢末喪

亂譜傳多失乃撰族姓昭穆記十卷

晉書周處字子隱陽羨人歷官御史中丞著陽羨

土風記

南史陸澄字彥深吳郡人隆昌中歷官散騎常侍

聚百六十家之說編而為部謂之地里書後任隋

譜十卷王儉撰百家譜三十卷王僧孺撰臨海水土物志一卷沈瑩撰通考水經四十卷漢桑欽撰後魏酈道元注

門人太康盧申校

丙子中秋第... 同舟長洲... 仲和... 石允... 至二唱... 壽... 海... 月... 色... 驚... 歎...

史通訓故卷之三終

史通訓故

卷之三

終

史通訓故卷之四

論贊第九

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贊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揚雄曰譔劉昫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摠歸論焉夫論者所以辯疑惑釋疑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夫擬春秋以成史持論尤宜闕畧其有本無疑事輒設論以裁之此皆私徇筆端苟銜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必尋其得失考其異同子長淡泊無味承祚懦緩不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孟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弈弈良可詠也仲豫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茲已降流宕忘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其儷事必擇其善者則干寶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

無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之務飾玄言謝靈運之虛張高論王卮無當會何足云王劭志在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人斯之謂矣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史之有論也蓋欲事無重出省文可知如太史公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耳項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贊曰萬石君之為父浣衣君子非之揚王孫裸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如約而諸義甚備所謂省文可知也及後來讚語之作多錄紀傳之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而已至於甚者則天子操行具諸紀末繼以論曰接武前修紀論不殊徒為再列馬遷自序傳後歷寫諸篇各敘其意既而班固變為詩體號之曰述范曄改彼述名呼之以贊尋述贊為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以使少理小者則張之以令大名實多爽詳畧不同且欲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然固之摠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

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李南北史蕭子顯李百藥大唐新修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為贖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與議夫簡要者矣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故畧陳梗槩一言以蔽之

北史劉昫字延明京兆武功王徵為儒林祭酒延明以三史文煩著畧記百三十篇

晉書皇浦謐號玄晏先生葛洪號抱朴子

南史臧榮緒東莞莒人齊高帝為揚州刺史徵為主簿不就括東西晉為一書記錄志傳百一十卷

晉書晉鑿齒字彥威襄陽人歷官衛陽太守著魏晉陽秋四十七卷

宋書謝靈運陽夏人襲封康樂公入宋拜秘書監著晉書三十六卷

陳書徐陵字孝穆東海郟人歷官侍中氣局深遠為一代文宗

周書庾信字子山新野人梁元帝除為中丞入周歷開府儀同三司

前漢書石建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洗沐歸取親中帚廁喻身自浣洒

前漢書楊王孫孝武時人病且終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返吾真死則以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祁侯以書諫之不聽

唐書李百藥字重規定州人貞觀六年拜中書舍人

前漢書賈誼贊賈生欲改定制以漢為土德色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三表五餌以係單于其術固以疎矣

後漢書魏龔字季孟成紀人聞王莽敗乃起兵公孫述以龔為寧朔王為漢所困病死論云若龔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嗟乎三國志諸葛傳評諸葛亮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區魏書爾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歷官大都督以驕橫為莊帝所誅贊云向使榮無奸忍之失脩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乎

史通訓故 卷之四

四

二百三

序例第十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典謨詩含比興若不先敘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暢厥義降逮史漢以記事為宗至於表志雜傳亦時復立序文兼史體狀若子書然可與誥誓相參風雅齊列矣逮華嶠後漢多同班氏如劉平江革等傳其序先言孝道次述毛義養親此則前漢王貢傳體其篇以四皓為始也嶠言辭簡質敘致溫雅味其宗旨亦孟堅之亞歟爰洎范曄始革其流遺弁史才矜銜文彩後來所作他皆若斯於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風替矣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夫前史所有而我書獨無世之作者以為耻愧故上自晉宋下及陳隋每書必序課成其數蓋為史之道以古傳今古既有之今何為者濫觴肇跡容或可觀累屋重架無乃太甚譬夫方朔始為客難續以賓戲解嘲枚乘首唱七發加以七章七辨音辭雖異旨趣皆同此乃讀者所厭聞老生之恒說也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之無例則是非莫准昔夫子脩經始發凡例左氏立傳顯其區域科條一辯彪炳可觀降及戰國迄

乎有晉年逾五百史不乏才雖其體屢變而斯文終絕惟今升先覺遠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孫已下遽躡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為盛若沈宋之志序蕭齊之序錄雖皆以序為名其實例也必定其臧否徵其善惡干寶范曄理切而多功鄧粲道鸞詞煩而寡要子顯雖文傷蹇蹟而義甚優長斯一一家皆序例之美者夫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苟模楷曩賢理非可諱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貪天之功以為已力異夫范依叔駿班習子長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蓋凡例既立當與紀傳相符案唐朝晉書例云九天史通訓故卷之四六

後漢書江革字次翁臨淄人客下邳裸跣行傭以供母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建初中拜諫議大夫

前漢書東方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指意放蕩終不見用因著論設為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揚雄自論以不遭蘇秦范滂之時作實戲以自通前漢書揚雄以時方丁傳董賢用事諸附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嘲雄以玄之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前漢書枚乘字叔淮陽人景帝時為弘農都尉著七發文心雕龍七發者七發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歸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張衡著七辨南史檀道鸞字萬安高平金鄉人位國子博士有文學撰續晉陽秋二十卷晉書孝武諱曜字昌明簡文第三子廟號烈宗齊書高慎字仲密渤海蓆人歷位大將軍齊書斛律光字明月勅勒部人金之子也仕齊歷官左丞相為祖珽等譖誅戰國策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請各畫地為蛇先成者飲一人先成引酒且飲之曰吾能為之足為足未成一人之蛇後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

後漢書江革字次翁臨淄人客下邳裸跣行傭以供母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建初中拜諫議大夫

題目第十一

上古之書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書
 禱札志乘自漢已下其流漸繁大抵史名多以書記
 紀畧為主後生祖述各從所好沿革相因循環遞習
 蓋區域有限莫踰於此焉至孫盛有魏氏春秋孔衍
 有隋尚書陳壽王劭曰志何之元劉璠曰典此又好
 奇厭俗習舊捐新雖得稽古之宜未達從時之義推
 而論之其編年月者謂之記列紀傳者謂之書取順
 於時斯為最也夫名以定體為實之賓苟失其途有
 乖至理按呂陸民部不常各著一書惟次篇章不
 繫通訓故時月此乃予書雜記而皆號曰春秋魚豢姚察著
 魏梁二史巨細畢載蕪累甚多而俱勝之以畧考名
 責實奚其爽歟若乃史傳雜篇區分類聚隨事立號
 諒無恒規如馬遷撰皇后傳而以外戚命章按外戚
 憑皇后以得名猶宗室因天子而顯稱若編皇后而
 曰外戚傳則書天子而曰宗室紀可乎班固撰人表
 以古今為目尋其所載也皆自秦而往非漢之事古
 誠有之今則安在子長史記別朔八書孟堅既以漢
 為書不可更標書號改書為志義在互文而何氏中
 興易志為記此則貴於革舊未見其能取新夫戰爭

方殷雄雌未決則有不奉正朔自相君長必國史為
 傳宜別立科條至如陳項諸雄寄篇漢籍董袁群賊
 附列魏志既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之殊惟東觀以
 平林下江諸人列為載記顧後來作者莫之遵効逮
 新晉始以十六國主特載記表名可謂擇善而行巧
 於師古者矣觀夫舊史列傳題卷靡恒文少者則具
 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朔是也字煩者惟書姓氏
 若毋將蓋陳衛諸葛傳是也必人多而姓同者則結
 定其數若二袁四張二公孫傳是也如此標格足為
 詳審至范擘舉例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
 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於祖先之下乃類俗之
 文案孔目藥草經方煩碎之至孰過於此竊以周易
 六爻義存象內春秋萬國事具傳中讀者研尋篇終
 自曉何必開帙解帶便令昭然滿目也自茲以降多
 師蔚宗魏收因之則又甚矣其有魏世隣國編於魏
 史者於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申之以職官
 至如江東帝王則云僭晉司馬睿島夷劉裕河西酋
 長則云私置涼州牧張寔私署涼王李暠此皆篇中
 所具又於卷首具列必如收意使其撰兩漢書三國
 志題諸盜賊傳亦當云僭西楚項羽偽寧朔王隗囂

自餘陳涉張步劉璋袁術其位號皆一一具言無所不盡也蓋法令滋章古人所慎若范魏之裁篇目可謂滋章之甚者乎苟忘彼大體好茲小數難與議夫婉而成章一字以為褒貶者矣 校十七字

孔安國書序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

周書劉璠字寶義沛人初為宜豐侯蕭修主簿入周歷官黃門侍郎著梁典三十卷未及刊定而卒子祥勒成一家行于世

陳書姚察吳興人陳永定中歷官吏部尚書入隋著梁略

後漢書董卓字仲穎臨洮人歷官前將軍為王允所誅

起兵誅卓尋兼冀并青幽四州為魏武所敗病死後漢書王莽時南方饑饉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為平理爭訟眾共推為渠帥于是亡命馬武等共往從之攻離鄉聚藏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疾疫起乃散去王成等入南郡號下江兵王鳳馬武及其黨朱鮪張卬等入南陽號新市兵平林人陳牧廖湛亦聚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

晉書元帝諱睿琅邪王觀之子愍帝崩即位建康廟號中宗

宋書劉裕字德裕彭城人受晉禪廟號高祖

晉書張寔字安遜軌之子軌卒涼州人推寔攝位進涼州牧封西平公

晉書李暠字玄感成紀人隆安中眾推為涼公卒國人謚曰武昭王

後漢書張步字文公琅邪人漢兵起亦聚眾自號五威將軍降世祖封安丘侯後復逃欲入海被誅

蜀志劉璋字季玉馬之孺子襲焉位為益州牧寬柔無威昭烈襲之遷璋于公安

後漢書袁術字公路司空達之子董卓時為後將軍後借號自稱仲家為魏武所困憤志死

斷限第十二

夫書之立約其來尚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舜為始而云粵若稽古帝堯丘明之傳魯史也以隱為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開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勢當然非為濫軼也過此已往可謂任簡不知所裁者焉又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所出起乎司馬氏按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固既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惟留漢目表志所錄乃盡犧年舉一反三豈不若是膠柱調瑟不亦繆歟但固之踳駁既往不諫而後之作者咸習其迷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求其所書之事得十一於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為歎息當魏武乘時撥亂電掃羣雄鋒鏑之所交網羅之所及者蓋惟二袁劉呂而已至進鳩行弑燃臍就戮摠關王室不涉霸圖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漢之有董卓猶秦之有趙高昔車令之誅既不列漢史何太師之斃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復臧洪陶謙劉虞孫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

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它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錄金行上羈劉主魏刊水運下列高王惟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自五胡稱制四海殊宅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氏羌有錄索虜成傳魏本出於雜種竊亦自號真君其史黨附本朝思欲凌駕前作遂乃南籠典午北吞諸僞比於群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之時中原秦趙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邪又張李諸姓據有涼蜀其於魏也校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氏而橫加編載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脩國史者若旁採異聞用成博物斯則可矣如班書地理志首遂全寫禹貢一篇降為後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床上施床徒有其煩竟無其用豈非惑乎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惟錄其章名如地理為書論自古風俗至於夏世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也若夷狄本係

種落所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盤瓠高句麗以驚橋獲濟吐谷渾因馬闐徙居諸如此說者求之歷代何書不有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而後修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駢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為史之體有若於斯苟濫引它事豐其部帙以此稱博異乎吾黨之所聞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捐善哉斯言可謂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歷選自古惟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許也 校八字

春秋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魏志劉表字景升高平人歷官荊州牧魏武與表紹相持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亦不佐魏武建安十三年魏武征表未至表病死
魏志呂布字奉先九原人封溫侯建安三年魏武困布于下邳獲布殺之
後漢書董卓將兵入京廢少帝為弘農王遷何太后于永安宮遂以弑崩聞東方兵起卓乃鸚鵡殺弘農王徙都長安後為王允等所誅尸于市天時始熱卓素克肥脂流于地守尸吏燃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
史記趙高者諸趙遠屬也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官秦王聞高彊力通于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後為子嬰所誅
魏志臧洪字子源廣陵人初為張超功曹袁紹以洪領青州刺史魏武破張超于雍丘洪向紹請兵不聽由是怨之與紹絕紹執而殺之
魏志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任徐州刺史曹操父嵩避難琅邪謙別將守陰平士卒利嵩財寶遂襲殺之與平中操擊謙謙欲走冊陽會病死
魏志劉虞字伯安東海郡人任幽州牧為公孫瓚所執殺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魏志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靈帝時拜降虜校尉後為袁紹所敗自焚死

史記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沛公破秦軍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即係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

吳志孫策字伯符魏武表為討逆將軍封吳侯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

晉書載記前秦苻洪臨渭氏也後秦姚弋仲弋仲差也宋書有秦虜傳謂苻洪也

魏書世祖太武皇帝托跋壽改元太平真君載記前趙劉元海後趙石勒涼張軌蜀李特

史記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張晏云淳維以殷時奔北邊

後漢書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募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妻以少女帝有畜狗曰紫豨街人頭

造闕下診之則吳將軍也帝不得已以女配之紫豨得女負入南山生六男六女其後滋蔓號曰蠻夷

魏志高句麗者出于夫餘自言先祖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之臣欲殺之朱蒙避難道遇大水得魚驚成橋以濟遂至紇升骨城居焉號高句麗以高為氏

魏書吐谷渾遼東鮮卑也初奕洛韓二千夷長曰吐谷渾嫡曰若洛麗為二部馬騮相傷麗怒渾曰麗在子馬乃怒及人耶乖別甚易去汝萬里遂擁馬西行西附陰山

文選陸機文賦尚傷廉而德義亦雖愛而必推

編次第十三

昔尚書記言春秋記事以日月為遠近年世為前後用使閱之者鴈行魚貫皎然可尋至馬遷始錯綜成篇區分類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於其間則有統體不一名目相違朱紫以之混淆冠履於焉顛倒蓋可得而言之矣尋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者惟人而已矣至於龜筮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恠乎且龜筮所記全為志體向若與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孟堅每一姓有傳多出附餘觀一作其事跡尤異者則分入它部故博陸去病昆弟非復一篇外戚元后婦始分為二錄至如元王受封於楚至孫戊而亡案其行事所載甚寡而能獨載一卷者實由向歆之助耳但交封漢始地故列藩向居劉末職才卿士昭穆既疎家國又別適使分楚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荆代並編析劉向父子於元成之間與王京共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又自古王室雖微天命未改故臺名逃債尚曰周王君未繫頸且云秦國况神璽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建年不編平紀之末孺子主祭咸書莽傳之中遂令漢餘數歲湮沒無覩求之正朔不亦厚

誣當漢氏之中興也。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稱臣北面，誠節不虧。既而兵敗長安，祚歸高邑，元二弟及歷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僖，位先不密。夫東觀秉筆，容或諂於當時，後來所脩，理當刊革者也。蓋逐兔爭捷，瞻烏靡定，群雄僭盜，為我駭除。是以史傳所分，真偽有別，陳勝項籍，見編於高祖之後，隗囂孫述，不列於光武之前。而陳壽蜀書，首標二牧，次列先主，以繼焉。璋豈以蜀是偽朝，遂乃不遵恒例，但鵠鷄一也。何大小之異哉。春秋嗣子，諒闇未踰年而廢者，既不成君，故不別加篇目。是以魯公十二惡，視不預其流，及秦之子嬰，漢之昌邑，咸亦因胡亥而得記，附孝昭而獲聞。而吳均齊春秋，乃以鬱林為紀事，不師古，何滋章之甚與。觀梁唐二朝，撰齊隋兩史，東昏猶在，而遽列和年，煬帝未終而已，編恭紀，原其意旨，豈不以和為梁王所立，恭乃唐氏所承，所以黜永元而尊中興，顯義寧而隱大業，苟欲取悅當代，遂乃輕侮前朝，行之一時，庶叶權道播之千載，未為格言。

魏繼作相，與因循既而子顯齊書，穎達隋史，不依范例，重遵班法，蓋擇善而行，何有遠近，聞義不徙，是吾憂也。若乃先黃老而後六經，後外戚而先夷狄，老子與韓非並列，賈誦將荀彧同編，孫弘傳讚，宜居宣武紀末，宗廟迭毀，枉入玄成傳終，如斯舛謬，不可勝紀。今畧具尤甚者耳，故不復一一而詳之。校入字

前漢書霍中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生去病，去病封冠軍侯。

前漢書孝宣王皇后奉光女召入宮，稍進為婕妤，宣帝以許太子早失母，乃立婕妤為后，封父奉光為叩成侯，太子立為元帝，元帝后成帝母，亦王氏，故號太后，為叩成太后，事具外戚傳。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生成帝，叩成太后之婦也，自有傳。

前漢書劉交以高祖六年封為楚王，謚元元王子，富封休侯，楚王戊反，富失侯，後聞數諫，戊乃更封為紅侯，富子辟疆，辟疆子德，德子向，向子歆，帝王世紀，報王名，謚雖居天子之位，與家人無異，負債於民，無以得歸，乃上臺避之，故周人名其臺曰避債臺。

前漢書平帝崩，王莽立，廣戚侯子嬰年二歲，太保舜等請莽稱攝，以重其權，太后許之，明年改元曰居攝。

後漢書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地皇四年，平林人陳牧等與光武破王莽前隊，大夫甄阜等號聖公為更始將軍，二月立為天子，建元更始，以光武為太常，偏將軍，立三年，為赤眉所殺。

後漢書建武元年，諸將上尊號，命有司設壇場于鄴南，六月己未，光武即皇帝位，改鄴為高邑，是年十二月，赤眉殺更始。

春秋左傳，文公二年八月，有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君子以為失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桀，文武不先不密，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注僖嘗為閔臣，今居上，故曰逆。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史評類

祀後漢書公孫述字子陽茂陵人王莽時為導江卒
正居臨邛更始兵起自立為蜀王後為吳漢等所
滅

蜀志劉焉字君郎竟陵人侍中董扶謂焉曰京師
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會并梁皆殺刺史焉謀
得為監軍領益州牧焉卒子璋襲位為昭烈所襲
春秋起隱公桓公莊公閔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
襄公昭公定公終哀公

史記胡亥始皇之少子也始皇崩趙高矯詔立之
為閻樂所弒于嬰立子嬰二世之兄子也立四十
六日而降于沛公

前漢書昭帝崩無嗣霍光徵昌邑王賀典喪即位
二十七日行淫亂乃廢之

齊書廢帝鬱林王諱昭業字元尚文惠太子長子
也武帝崩以皇太子孫即位隆昌中為西昌侯蕭鸞
所廢封為鬱林王

齊書廢帝東昏侯諱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二子即
位改元永元蕭衍等廢之封為東昏侯立和帝改
永元三年為中興

北史煬帝大業十三年唐公入京師遜尊帝為太
上皇立代王侑為皇帝改元義寧

前漢書公孫弘傳贊漢興六十餘載群士嚮慕異
人並出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孝宣招選茂
異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前漢書帝成字少翁元帝永光中代于定國為
丞相永光四年與御史大夫鄭弘等定宗廟迭毀
之議

前漢書第六十四卷匈奴至六十六卷西域第六
十七卷外戚史記第三卷老莊申韓

魏志荀彧荀攸賈詡傳第十或字文若穎川潁陰
人歷官尚書太以魏武九錫事異議以憂薨詡字
文和武威姑臧人董卓敗詡勸李傕郭汜西攻長
安後歸魏歷官大尉

稱謂第十四

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云
云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况復列之
篇籍傳之不朽者耶昔夫子脩春秋吳楚稱王而仍
舊曰子此則褒貶之大體為前脩之楷式也馬遷撰
史記項羽僭盜而紀之曰王此則真偽莫分為後來
所惑者也自茲已降訛謬相因名諱所施輕重莫等
至如更始中興漢室光武所臣雖事業不成而歷數
終在班范二史皆以劉玄為目不其慢乎古者二國
爭盟晉楚並稱侯伯七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其間
雖勝負有殊大小不類未聞勢窮者即為匹庶力屈
者乃成寇賊至於近古則不然當漢氏云亡天下鼎
峙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
以地處函夏人傳正朔度長挈大魏實居多二方之
於上國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而並霸蜀昭烈王可
大帝可比逮作者之書事也乃沒吳蜀號謚呼權備
姓名謂魚豢方於魏邦懸隔頓爾懲惡勸善其義安
歸績以金行版蕩戎羯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晉
世臣子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群盜此皆苟徇私
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懷愛憎無以定其得失至蕭方

等始存諸國名謚，僭帝者皆稱之以王。此則趙猶人君，加以王號，杞用夷禮，貶同子爵，變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觀，見於蕭氏者矣。古者天子廟號，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于兩漢，名實相允。今古共傳，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無慚德。其惟武王故陳壽國志，獨呼武曰祖。至於文明，但稱帝而已。自晉已還，竊號者非一，如康穆兩帝、劉蕭二明、梁簡文兄弟，兼為孝元也齊武成昆季，兼言宣也斯或承家之辟王，或亡國之庸主，不謚靈繆為幸已多。猶曰祖宗，孰云其可。而史臣載削，曾無辨明。每有所書，必存廟號，何以申勸沮之義。杜淹濫之源者乎。又位乃人臣，跡參王者，如周之匱父、季歷、晉之仲達、師昭，追尊建名，比諸天子，可也。必若當塗所出，宦官携養，帝號徒加人，望不愜，故國志所錄，無異匹夫。應書其人，直云皇之祖考而已。至如元氏起於沙朔，其君乃一部之酋長耳。道武追崇所及，凡二十八君，自開關以來，未之有也。而魏書序紀襲其虛號，生則謂之帝，死則謂之崩，何異沐猴而冠，腐鼠稱璞者矣。夫歷觀自古，稱謂不同，緣情而作，本無定准。至若諸侯無謚者，戰國已上，謂之今王。天子見出者，漢魏已後，謂之少帝。周衰有共和之相，

楚弒有夾敖之主，趙佗而曰尉佗，英布而曰黥布，豪傑則平林新市，寇賊則黃巾赤眉，園綺友朋共云四皓，奮建父子都稱萬石，皆出於當代。史臣編錄，無復弛張，蓋取叶隨時，不藉稽古。及後來作者，頗慕斯流，亦時採新名，列成篇題。音第若王晉之十士寒雋，沈宋之二凶索虜，即其事也。唯魏收遠不師古，近非因俗，自我作故，無所憲章。其撰書也，乃以平陽王為出帝，司馬氏為僭晉，桓劉已下，通曰島夷。夫其諂齊則輕抑，關右黨魏則深誣。江外愛憎出於方寸，與奪由其筆端，語必不經，名惟駭物。昔漢世原涉大脩墳墓，乃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欲以繼跡京兆。齊聲曹尹，而人莫之肯從。但云原氏阡而已。故知事非允當，難以遵行。如收之苟立詭名，不依故實，雖復刊諸竹帛，終罕傳於諷誦也。抑又聞之，帝王受命，歷數相承，雖舊君已沒，而致敬無改，豈可等之凡庶，便書之以名者乎。近代文章，實同兒戲。有天子而稱諱者，若姬滿、劉莊之類是也。有匹夫而不名者，若步兵、彭澤之類是也。史論立言，理當雅正。如班述之敘聖卿也，而曰董公惟亮，范贊之言季孟也，曰隗王得士，習談漢王，則謂昭烈為玄德。晉氏漢晉春秋以蜀為正統，其編敘事皆謂蜀先主為昭烈帝，至於論中

語則呼為玄德。裴引魏室，則曰文帝為曹丕，夫以淫亂之臣，忽一作隱其諱。亂謂魏賢，正朔之后，乃呼其名，意好竒而輒為文，逐韻而便作。班固哀紀贊曰：婉嬖董公，贊曰：公孫習。用捨之道，其例無恒，近代為史，通多此失。上才猶其若是，而况中庸者乎？今畧舉一隅以存標格云爾。校四十字。

史記六國年表周赧王二十七年秦昭王自立為西帝，齊湣王立為東帝，已而復為王。春秋提要五霸齊桓公莊公十三年會北杏，宋襄公晉文公僖公二十八年戰城濮，秦穆公文公二十二年伐晉，楚莊王宣公十一年盟辰陵。南史忠烈世子蕭方等字實相，梁元帝長子也。撰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

故曰：子公早把把不共也。魏志曹操追謚武皇帝，廟號太祖，曹丕謚文皇帝，廟號高祖，曹叡謚明皇帝，廟號烈祖。晉書康帝諱岳，字世同，成帝母弟，在位二年崩，無廟號。穆帝諱聃，字彭祖，康帝子也，年十九崩，廟號孝宗。宋書明帝劉彧，字景休，小字榮期，文帝第十一子，廟號太宗。

齊書蕭鸞，字景栖始，安貞王道生之子，小字玄度，廢海陵而自立，廟號高宗。梁書簡文帝諱綱，字世纘，武帝第三子，昭明太子薨，立為太子，嗣位之後，侯景制命，期年過武，廟號太宗。元帝諱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侯景反，遣王僧辯討誅之，即位於江陵，西魏見伐，兵敗出降，為梁王。齊書文宣帝高洋，歡第二子，受魏禪，立四年崩，廟號顯祖。孝昭帝高演，神武第六子，文宣之母弟也，立二年崩，無廟號。武成帝高湛，神武第九子也，立四年崩，無廟號。卒于古公，置父立後，追尊曰太王。

古公卒，季歷立，後追尊曰王季。晉書司馬懿，字仲達，仕魏為相，國武帝受禪，追尊宣皇帝，廟號高祖。子師，字子元，追尊景皇帝，廟號世宗。昭字子景，帝母弟也，追尊文皇帝，廟號太

祖。後漢書袁術，少見識，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章懷太子注云：當塗，高者，魏也。後漢書袁紹，檄州郡，交司，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館徐璜並作妖孽，父嵩乞巧，携養因賊假位，魏書太祖道武帝諱珪，以天興元年即位，追尊成帝已下及后號，謚至昭成帝，什翼健，凡二十七君。

史記厲王出居于彘也，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春秋左傳，昭公元年，楚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十一月己酉，圍至入問王疾，繼而殺之，葬于郊，謂之郊。楚人謂未成君者為敖，史記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趙氏，秦時為南海龍川令，南海尉任囂病且死，被佗書行南海尉事，秦滅乃自立為南越武王。

史記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後從高祖定天下，封淮南王。後漢書靈帝中平元年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師有三十六萬，皆着黃巾，同日反叛。後漢書樊崇等衆，既寢，盛聞王莽遣太師王匡等討之，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號曰赤眉。

前漢書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孝文時積功勞至太中大夫，恭謹無與比，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于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沈約宋書二凶傳，太子劭與始興王濬，弒文帝事也，又索虜傳，索頭虜者，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謂元魏事。魏書出帝諱脩，廣平王懷之第三子，廢帝請遜大位，高歡乃迎脩立之，後西奔為西魏，又借晉司馬徽傳，島夷桓玄傳，島夷劉裕傳。

前漢書原涉字巨先父為南陽太守死官涉讓還
 轉贈後以墳墓儉約乃大起冢舍重門初京兆尹
 曹氏葵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尹涉慕之乃買地
 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人肯從謂之原氏阡
 史記周穆王諱滿
 後漢書明帝諱莊
 晉書阮籍字嗣宗尉氏人拜東平相籍聞步兵厨
 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
 晉書陶潛字淵明一字元亮潯陽柴桑人為彭澤
 令到官八十餘日解綬去職
 前漢書董賢字聖卿雲陽人為郎哀帝悅其儀貌
 拜為黃門年二十二為大司馬敘傳後云婉變董
 公惟亮天功大過之困棟撓實凶述哀紀第十一
 後漢書隗囂公孫述贊公孫習史隗王得士漢命
 已還二階方時天數有違江山難恃

弟惟讓校

史通訓故卷之四終

二十日涉江登波山

史通訓故卷之五

採擇第十五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是知史文有關其來尚矣自
 非博雅君子何以補其遺逸者哉蓋珍裘以衆腋成
 温廣厦以群材合構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懷鈇握槩
 之客何嘗不徵求異說採摭群言然後能成一家傳
 諸不朽觀夫丘明授經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
 志晉乘鄭書楚机等篇遂乃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向
 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若斯之博
 也馬遷史記採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至班固
 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說
 苑七畧之辭此皆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信一
 時擅名千載但中古作者其流日煩雖國有冊書殺
 青不暇而百家諸子私存撰錄寸有所長實廣聞見
 其失之者則有苟出異端虛益新事至如禹生啟石
 伊產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漢姮娥竊藥以弄月如斯
 踳駁不可殫論固難以汗南董之片簡雷班華之寸
 札而嵇康高士傳好聚七國寓言玄晏帝王紀多採
 六經圖讖引書之誤其萌始於此矣至范擘增損東
 漢一代自謂無慙良直而王喬鳥履出於風俗通左

慈羊鳴傳於抱朴子朱紫不別穢莫大焉沈氏著書
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謗言前史
所載已譏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朝尤苦南國承其
詭妄重加誣語遂云司馬叡出於牛金王劭沈約晉書造奇說云
瑯琊國姓牛者與夏侯妃私通生中宗因遠敘宣帝以毒酒殺牛金符證其狀收因此乃云司馬叡晉將
牛金子也宋孝王曰收以戲為金子計其年全不相干按前史尚如此誤况後史編錄者耶劉駿
上活路氏沈約宋書曰孝武於路太后處寢息時人多有議魏書因云駿蒸其母路氏越也可謂助桀為虐幸人之災尋其生絕胤嗣死遭
割斷一作蓋亦陰過之所致也晉世雜書諒非一族
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恢諧小
辨或神鬼恠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
尼所不語唐朝所撰晉史多採以為書夫以干鄧之
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粃以為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
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脩通畧務多為美聚博為功
雖取悅小人終見嗤於君子矣夫郡國之記譜謀之
書務欲矜其州里誇其氏族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
失明其真偽者乎至如江東五雋始自會稽典錄類
川八龍出於荀氏家傳而脩晉漢史者皆徵彼虛譽
定為實錄苟不別加研覈何以詳其是非又訛言難
信傳聞多失至如會參殺人無疑盜嫂霍義不死諸

葛猶存此皆得之於行路傳之於衆口儻無明白其
誰曰然故蜀相薨於涓濱晉書稱嘔血而死魏君崩
於馬圈齊史云中矢而亡沈炯馬書河北以為王常
魏收草檄關西謂之邢邵夫同說一事而分為兩家
蓋言之者彼此有殊故書之者是非無定况古今路
阻視聽壤隔而談者或以前為後或以有為無涇渭
一亂莫之能辨而後來穿鑿喜出異同不憑國史別
訊流俗及其記事也則有師曠將軒轅並世公明與
方朔同時堯有八眉夔唯一足烏白馬角救燕丹而
免禍犬吠鷄鳴逐劉安以高蹈此之乖濫往往有旃
故作者惡道聽途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觀夫
子長之撰史記也殷周已往採彼家人安國之述陽
秋也梁益舊事訪諸故老夫以蒞堯鄙說刊為竹帛
正言而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嗚呼
逝者不作宜漠九泉毀譽所加遠誣千載異辭疑事
學者宜善思之 校十二字

前漢書劉向典校秘書採古今紀傳行事之跡綴其正辭美義可為勸戒者以類相從為說苑二十卷新序三十卷
淮南子禹通轅鑿塗山氏欲餉之戒之曰聞鼓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至見禹為熊漸而去至嵩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于石破北方而生啟
呂氏春秋伊尹之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白水出而東走無顧母明日視白出水東走顧

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桑有莘氏女採桑得嬰兒
 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君令乳之命曰伊尹
 荆楚歲時記漢武帝命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
 經月而至一處見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于
 河間曰此何處曰可問嚴君平至蜀問之曰某年
 某月客星犯牛女
 淮南子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以奔月
 晉書稽康字叔夜譙郡鉅人少有奇才歷官中散
 大夫著高士傳自混沌至管寧凡百一十九人缺
 一自擬
 晉書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曾孫
 有高名于世舉孝廉不行自號玄晏先生
 後漢書王喬河東人顯宗世為葉令有神術每朔
 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惟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
 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飛來于是候鳧
 至舉網張之但得一雙鳧詔上方診視則四年中
 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後漢書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操不吝因
 坐上欲收殺之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後人
 遂慈于陽城山頭後遂之遂走入羊羣操知不可
 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
 一老羝屈膝而人言曰遠如許競往赴之而羝羊
 皆變為羝莫知所取
 晉書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歷官諮議參軍以
 交趾出川求為勾漏令著書內外一百一十六篇
 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
 南史世祖孝武皇帝諱駿字休龍小字道人文帝
 第三子初封武陵王後誅元凶劾即位
 北史魏收既緣史筆多憾于人齊亡之歲收冢被
 發棄其骨于外收無子先養弟子仁表為嗣位至
 尚書膳部郎中
 裴氏家傳裴榮字榮期河東人少有才氣好論古
 今人物撰語林
 晉書于寶父有所寵待婢母妬父亡母生推婢于
 墓中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復蘇又寶兄嘗病
 氣絕積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
 覺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為
 搜神記凡二十卷
 前漢書揚雄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
 魏志文帝黃初中散騎侍郎劉邵等受詔集五經

羣書以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
 梁書武帝天監十五年劉峻撰類苑成帝即命學
 士何思澄等撰華林遍畧以高之
 晉書薛兼字令長丹陽人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
 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崇會稽賀循齊名時號為
 江東五雋
 後漢書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歷官郎陵侯相
 有子八人儉緄靖熹汪爽肅專并有名稱時人謂
 之八龍
 史記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同姓名者殺人人
 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
 告之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其母投杼下
 機踰牆而走
 前漢書直不疑南陽人也初為郎遷太中大夫
 或毀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然母柰其善盜嫂何
 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前漢書翟義字文仲丞相方進少子為東郡太守
 王莽居攝義心惡之遂與上蔡陳豐舉兵敗自
 殺後漢書王郎立為天子詔云已詔聖公及翟太
 尉丞與功臣隨行在所蓋郎以百姓思漢既多言
 史通訓故 卷之五 五
 翟義不死故詐稱之
 蜀志諸葛亮於建興十二年悉大眾由斜谷出與
 司馬宣王對於渭濱分兵屯田為久住之基相持
 百餘日八月亮疾病卒于軍魏書云亮糧盡勢窮
 憂患咽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
 北史魏孝文二十三年齊將陳顯達攻陷馬圈戍
 三月車駕南伐丙戌帝不豫四月丙午帝崩于穀
 塘原之行宮至魯陽發喪
 南史沈炯字初明吳興武康人為侯景將宋子仙
 逼掌書記
 北齊書侯景據河南反文襄當國議者咸云景猶
 有北望之心文襄以為然乃遣書招之景報以書
 文襄覽書問為誰作或曰其行臺郎王常文襄曰
 常才如此何因不使我知
 魏志管輅字公明平原人卜有奇驗歷官少府丞
 淮南子脩務訓若夫堯眉八彩高誘注云堯母慶
 都出觀于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下之
 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奄然陰雲與慶都合而生
 堯視如圖故眉有八彩之色
 韓子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堯一足信乎曰堯人也

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于聲堯曰夔而一足矣使為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燕册子太子册質于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之曰烏白頭馬生角乃可册仰天嘆烏即頭白馬即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
列仙傳淮南王安好仙道于是八公乃詣王授册經安臨仙去餘藥器在庭中鷄犬舐之皆得飛昇

載文第十六

天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為諂屈平宋玉為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爰洎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為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為宗譬如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為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謹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不其謬乎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偽繆雷同推而論之其失有五
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槩何者大道為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

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于登壇形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所謂虛設也古者兩軍爲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至如曹公歎蜀王之英畧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斷水以防其渡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救麥識昧玄黃列宅建都若鷓鴣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轍此所謂厚顏也古者詔命皆人主所爲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爲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勅皆責成群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誥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敘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返道敗德惟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勛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匠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

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比其斗筭不才罪不容責夫同爲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恒此所謂自戾也夫國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無定准故觀猗歟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觀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臣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福不盈毗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爲准的此所謂一槩也於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冰爲璧不可得而用也畫地爲餅不可得而食之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世人不信而世之作者復不之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初自起居成於國史連章畢錄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若乃類選衆作求其穢累王沉魚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于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固盡機要唯王劭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詣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掄華摭實之義也蓋山有木工則度之况舉世文章豈

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讀耳至如詩有常孟諷諫
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
述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劔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
昶書家以誠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
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啟事此皆言成軌則為世
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持之不刊則
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與五經齊列古猶今也
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脩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
臣逆子懼允今之為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探真
實亦可使夫彫虫小伎者聞義而知徙矣此乃禁淫
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為載削者可不務乎校十五

詩崧高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小序尹吉甫美宣王
之能建國親侯褒賞申伯也丞民保茲天子生仲
山甫小序尹吉甫美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也
詩魯頌四篇皆頌僖公嚴粲詩緝云小序云史克
作是頌其末章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謂作新廟
也而班固王延壽相承皆云奚斯所作之詩誤矣
屈原離騷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宋
王九辨既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皆刺讒
之辭

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遂為母子
如初
春秋左傳初晉侯使士蔿為申生築蒲夷吾築屈
不慎公使讓之對曰三年將尋師焉馬用慎退而
賦曰狐裘龍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前漢書司馬長卿請為天子游獵賦上令尚書給
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烏有
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明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
空籍此三人為詞以推明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
章歸之節儉因以諷諫
前漢書揚雄字子雲蜀人官黃門侍郎成帝以趙
飛燕無嗣往祀甘泉宮雄以制度壯麗作甘泉賦
以諷帝出遊獵雄從又奏羽獵賦
後漢書班固當顯宗時授蘭臺令史時帝脩洛陽
宮室西土父老怨帝不都長安固乃作兩都賦以
諷
後漢書馬融字季長扶風人時鄧太后臨朝
鄧騭兄弟輔政俗儒以文德可興武功可廢遂寢
蒐符之禮息戰陣之法故得成從積乘此無備融
以五材之用無或可廢乃作廣成頌以諷注廣成
苑名在汝州梁縣西
山陽公載記魏武為劉備所敗引軍從華容道步
歸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
乃得過及出大喜謂諸將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
少晚向若早放火吾徒無類矣
北史高洋天保元年周文帝帥師至陝城分騎北
度丙寅文宣親戎出城東周文見軍容嚴盛嘆
曰高歡不死矣遂班師
後漢書第五倫字伯魚長陵人鮮于褒薦于京兆
尹閭與時長安鑄錢多奸巧乃看倫為督鑄錢掾
每讀詔書常嘆息曰此聖主也一見央矣
史記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
後漢書龐參字子參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
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參是也拜平狄
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參
將書曰吾嘗以龐參為社稷之臣諸君得無笑其
言乎討平之
詩商頌那章猗與那與小序祀成湯也

詩小雅魚藻魚在在藻有頌其首小序刺幽王也
 言萬物失其性王在鎬將不能自樂也
 晉書王沉字處道晉陽人歷官秘書監撰魏書
 後漢書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恃才倨傲為鄉
 黨所擯作解擯又為疾邪賦以舒其憤
 後漢書隗囂據隴間班彪曰往者周未諸侯在爭
 天下分裂意者縱橫之事復起于今乎彪乃作王
 命論以明神器不可妄覬以諷之
 晉書張載字孟陽武邑人父收為蜀郡太守載隨
 父入蜀過劍閣作銘刺史張敏見而奇之表上其
 文世祖遣使鑄石記焉
 蜀志後王建興五年諸葛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
 上表
 魏志王昶字文舒太原人歷官散騎侍郎其為兄
 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兄子默字處
 詩沉字處道子渾字玄冲深字道冲為書戒之曰
 欲使汝曹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願名思義不
 敢違越也
 後漢書李固字子堅南鄭人司徒郃之子陽嘉二
 子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
 問當世之敝為政所宜帝覽其對多所納用
 宋書荀伯子穎陰人晉驃騎將軍羨之孫也遷御
 史中丞凡所奏劾深相訶毀或延及祖禰示其切
 直世人以此非之
 晉書山濤字巨源河內人居選職十有餘年所奏
 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啟事

補注第十七

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為王亦
 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曰注蓋
 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惟此
 二名其歸一揆如韓戴服鄭鑽仰六經裴李應晉訓
 解三史開導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既
 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趙岐之三輔決錄陳壽之
 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土風常璩之華陽士女文言
 美辭列於章句委曲叙事存於細書此之注釋異夫
 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
 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群遂乃掇衆史之異詞補
 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
 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亦有躬為史臣手自
 刊削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叙除煩則意有所悛畢
 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為子注若蕭大圜
 淮海亂離志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
 傳王劭齊志之類是也權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
 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
 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甘
 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

馬遷之書若乃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摘成注標為異說有昏耳目難為披覽蜀本作披竊惟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疎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捐以為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譬夫人有吐菓之核棄藥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拮拾潔以登薦持此為工多見其無識也孝標善於攻繆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魚辨窮河豕嗟乎以峻之才識足堪遠大而不能探賸彪嶠網羅班馬方復留情於委巷小說銳思於流俗短書可謂勞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自茲已降其失逾甚若蕭揚之瓌雜王宋之鄙碎言殊

掠金事比雞肋異體同病馬可勝言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入成事或自我作故記錄無限規檢不存難以成一家之格言千載之楷則凡諸作者可不詳之至若鄭玄王肅述五經而各異何休馬融論三傳而競爽欲加商榷其流寔煩斯則義涉儒家言非史氏今並不書於此焉

前漢書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嬰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
前漢書后舍說禮數萬言授梁戴德廷君戴聖次
君德號大戴聖號小戴
後漢書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歷官九江太守
作春秋左氏集解行于世
後漢書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注易詩書禮記
毛詩譜

宋書裴駮字龍駒河東聞喜人仕中郎外兵曹參軍注史記

前漢書注有李斐不詳所出李奇南陽人

後漢書應劭字仲瑗汝南南頓人歷官泰山太守注漢書

前漢書注晉灼河南人歷官尚書郎注漢書

蜀志楊戲字文然犍為武陽人為尚書右選部郎以延熙四年撰季漢輔臣贊

晉書常璩字道將歷官散騎常侍撰華陽國志華陽梁州地也記漢以來巴蜀人物

宋書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歷官散騎侍郎宋太祖元嘉中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既成表上曰竊性績事以衆色成文蜜蜂以兼采為味故能使和素成章甘瑜本質云云家語孔子曰吾昔過陳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割而食之甜如蜜

南史劉昭字宣卿高唐人梁天監中累遷臨川王記室昭伯父彬集衆家晉書注于寶晉紀昭集後漢書劉駿字季宗梁元帝行詔八百三十四

梁書劉峻字季章梁元帝行詔八百三十四

峻注劉義慶世說

北史蕭大園字仁顯梁簡文帝二十子元帝封為晉熙郡王元帝降魏從至長安降封始寧公

後漢書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精研六經作春秋公羊解詁與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

後漢書馬融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博既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

因習上第十八

蓋聞三王各異禮、五帝不同樂、故傳稱因俗易貴、隨時、况史書者、記事之言耳、夫事有質遷、而言無變革、此所謂膠柱而調瑟、刻船以求劔也、古者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故左氏傳稱楚鄧曼曰、王薨於行國之福也、又鄭子產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弔、即其證也、按夫子脩春秋、實用斯義、而諸國皆卒、魯獨稱薨者、此畧外別內之旨也、馬遷史記、西伯已下、與諸列國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稱、此豈畧外別內邪、何貶薨而書卒也、蓋著魯史者、不謂其邦為魯國、撰周書者、不呼其王曰周王、如史記者、事總古今、勢無主客、故言及漢祖、多為漢王、斯亦未為累也、班氏既分裂史記、定名漢書、至於述高祖為公王之時、皆不除沛漢之字、凡有異方降款者、以歸漢為文、肇自班書、首為此失、迄于仲豫、仍踵厥非、積習相傳、曾無先覺者矣、又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按遷之言、今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語同一理、即如是、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者乎、斯必不然、漢書又云、嚴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於高氏傳、

夫孟堅士安年代懸隔、至今之說、豈可同云、夫班之習馬、其非既如彼、謚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何法盛中興書、劉隗錄、稱其議獄事、具刑法志、依檢志內了、無其說、既而臧氏晉書、梁朝通史、於大連之傳、並有斯言、志亦無文、傳乃虛述、此又不精之咎、同於玄晏也、尋班馬之列傳、皆具編其人姓名、如行狀尤相似者、則共歸一稱、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曄既移題目於傳首、歷姓名於卷中、而又於列傳之下、注為列女、高隱等目、苟姓名既書、題目又顯、是鄧禹寇恂之首、當署為公輔者矣、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為將帥者矣、觸類而長、實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隱獨行而已、魏收著書、標榜南國、桓劉諸族、咸曰島夷、是則自江而東、盡為卉服之地、至於劉昶、沈文秀等傳、敘其爵里、則不異諸華、劉昶等傳皆云丹徒楚人也、沈文秀等傳則云吳興武康人、豈有君臣共國、父子同姓、闔閭季札、便致土風之殊、孫策虞翻、乃成夷夏之隔、求諸往例、所未聞也、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羣雄、稱為僭盜、故阮氏七錄、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苻姚等書、別稱一名、題為偽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為家、國靡愛憎、人無彼我、而世有撰隋書之經籍志者、其流別

羣書還同阮錄按國之有偽其來尚矣如杜宇作帝
勾踐稱王孫權建鼎峙之業蕭答為附庸之主而揚
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絕虞裁江表傳蔡述後梁史考
斯衆作咸是偽書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
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夫王室將崩霸圖云構
必有忠臣義士捐生殉節若乃常耿謀誅曹武誅一作討
欽誕問罪馬文而魏晉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當
世難以直言至如荀濟元瑾蘭摧於孝靖之末王謙
尉迥王折於宇文之季而李刊齊史顏述隋篇時無
逼畏事須矯枉而皆仍舊不改謂數君為叛逆書事
如此褒貶何施昔漢代有脩奏記於其府者遂盜葛
龔所作而進之既具錄他文不知改易名姓時人謂
之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及邯鄲氏撰笑林載之以
為口實嗟乎歷觀自古此類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
者豈直葛龔而已何事於斯獨致解頤之誚也凡為
史者苟能識事詳審措辭精密舉一隅以三隅反告
諸往而知諸來斯庶幾可以無大過矣

春秋左傳楚武王伐隨將齋人告夫人鄧曼曰余
心蕩鄧曼嘆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若師
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櫛木之
下
春秋左傳昭公三年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奠梁
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子太叔曰將得已乎

昔文襄之伯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
大夫送奠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
晉書劉隗字大連彭城人習文史元帝深器異之
歷官湘州都督
後漢書鄧禹字仲華新野人從光武定天下封高
密侯明帝時拜太傅
後漢書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從光武定天下
封雍奴侯
後漢書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初封歸德侯以
破秦豐功改封舞陰侯
後漢書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封舞陽侯已破檀
鄉賊于漳水定封為廣平侯
魏書劉昶字休道宋文帝第九子初封義陽王以
廢帝北討乃奔魏
魏書沈文秀字仲遠慶之弟子廢帝時累遷青州
刺史為魏所陷終于北
史記吳自太伯至壽夢凡十九世壽夢四子長曰
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及餘昧子僚
立諸樊子光弒僚而自立是為闔閭
吳志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孫策命為功曹後
孫權積怒徙交州
隋書經籍志趙書十卷記石勒事一日二石集記
燕太傅長史田融撰秦記十一卷宋殿中將軍景
仁撰涼記十卷記呂光事偽涼著作佐郎段龜龍
撰秦書八卷記苻健事何仲熙撰秦記十卷記姚
萇事魏左民尚書姚和都撰
史記索隱蜀西南夷舊有君長故昌意娶蜀山氏
女也其後有杜宇自立為王號曰望帝
于徐州以淮上地與楚而歸吳所侵宋魯之地當
是時越兵橫行于江淮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吳志孫權字仲謀郡察孝廉及兄策薨以事授權
封吳王後即位改元黃龍謚大皇帝
隋書經籍志越絕十六卷無撰人名氏相傳以為
子貢作
晉書虞溥字允源高平人歷官鄱陽內史撰江表
傳子勃過江上之元帝詔藏秘書
唐書蔡允恭荊州江陵人仕隋為起居舍人入唐
官至太子洗馬著後梁春秋十卷
三輔史錄注獻帝時京兆金穉自以世為漢臣自

日禪時討莽何羅名節累葉魏漢祚將移乃發憤與少府耿紀司直常晃太醫令吉本欲挾天子以討魏武時魏武在鄴留長史王必督許中事晃等夜燒門攻必禘等為內應必奔南城會天明晃等散魏武收紀晃等誅之

魏志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數有戰功好增虜獲以徵賞多不許恨之正元二年慧起吳楚之分欽喜以為已祥遂與母丘儉等矯太后詔罪狀司馬景王移諸郡國兵反大將軍討之儉等衆潰就誅欽奔吳

魏志諸葛誕見王凌母丘儉等累見夷滅心不自安甘露二年徵為司空愈恐遂反司馬文王率衆討之誕窘急乘馬突小城門出大將軍司馬胡奮逆擊斬之

北史尚書祠部郎中元瑾梁降人荀濟長秋卿劉思逸及淮南王宣洪等謀害文襄事發伏誅

北史王謙字初萬太原人肅國公雄之子周建德中任益州總管隋文輔政謙使賀若昂詣闕昂還具陳京師事謙以父子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兵敗代誅

周書尉遲迥字薄眉羅代人建德中拜太師上柱國隋文將圖篡奪迥舉兵討之不克自殺

後漢書葛龔字元甫梁國人舉茂才為臨汾令以善文記知名

因習下第十九 亦曰邑里

昔五經諸子廣書人物雖氏族可驗而邑里難詳逮太史公始革茲體惟有列傳先述本居至於國有弛張鄉有併省隨時而載用明審實按夏侯孝若撰東方朔贊云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夫以身沒之後地名改易猶復追書其事以示後來則知在生之前故宜詳錄者矣異哉晉氏之有天下也自雒陽蕩覆衣冠南渡江左僑立州縣不存桑梓由是斗牛之野郡有徐雍吳越之鄉州編異豫欲使南北不亂淄澠可分其于繫虛名於本土者雖百代無易既而天長地久文軌大同州郡則廢置無恒名目則古今各異而作者為人立傳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舊號施之于今

史為王氏傳云郡郿代沂人為李氏傳曰隴西成紀人之類也非惟王李二族久難本郡亦自當時無此郡縣皆是晉魏已前舊名號 欲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無定所因地而化生于荆者言皆成楚居于晉者齒便從黃涉魏而東已經七葉歷江而左非唯一世而猶以本國為是此鄉為非是則孔父里于平昌陰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為齊宋之人非關魯鄧之士求諸自古其義無聞

時脩國史予被配纂李義琰傳琰家于魏州昌樂已經

代因云義琰魏州昌樂人也監脩者大笑以為深乖
史體遂依李氏舊望改為隴西成紀人既言不見從
故有且自世重高門人輕寒族競以姓望所出邑里
相矜若仲遠之尋鄭玄先云汝南應劭文舉之對曹
操自謂魯國孔融是也爰及近古其言多偽至於碑
頌所勒茅土定名虛引他邦冒為己邑若乃稱袁則
飾之陳郡言杜則係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
禾女者皆云鉅鹿今有姓卯者姓弘者以犯國語皆
改為李氏如書其邑里必云隴西
趙郡夫以假姓猶且如斯則真姓者斷可知矣又今
西域胡人多有姓明及畢者如加五等爵或稱平原
公或號東平子為明氏出於平原畢氏出於東平故
也夫邊夷雜種尚竊美名則諸夏士流固無慚德也
在諸史傳多與同風也如隋史牛弘傳云安定鴛鵲人
也本姓原氏至屯篇所引皆謂
之西牛弘唐史謝偃傳云本姓
庫汗氏續謂陳郡謝偃並其類也此乃尋流俗之常
談忘著書之舊體矣又近世有班秩不著姓者始以
州壤自標若楚國龔遂漢陽趙壹是也至於名位既
隆則不從此列若蕭何鄧禹賈誼董仲舒是也觀周
隋二史每述王庾諸事高楊數公必云瑯琊王褒新
野庾信弘農楊素渤海高頴以此成言豈曰省文從
而可知也凡此諸失皆由積習相傳寢以成俗迷而
不返蓋語曰難與慮始可與樂成夫以千載遵行持
為故事而一朝糾正必驚愚俗此莊生所謂安得忘
言之人而與之言斯言已得之矣庶知音君子詳其

失者焉 校二十一字

晉書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父莊為樂陵太守
湛自京都定省作東方朔畫贊
史記孔子生于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索隱
曰家語孔子宋微子之後至防叔畏華氏之逼而
奔魯故為魯人
後漢書陰識傳其先出于管仲七世孫脩自齊適
楚為陰大夫因氏焉秦漢之際始家新野
後漢書鄭玄傳玄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
客時汝南應劭亦歸于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
應仲遠北而稱弟于何如
後漢書魏武之收揚彪也孔融曰今橫殺無辜則
海內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棄衣而
去不復朝矣
前漢書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不言楚人稱
龔傳云西漢後漢書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
之楚西龔後漢書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
後漢書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龔遂字少卿
見司徒袁逢長揖遂望而異之問西方事大悅顧
謂坐中曰此漢陽趙元叔也朝臣無有出其右者
請為諸君分坐
隋書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隋高祖為丞相深
自結納受禪後封越國公
北史高頴字昭玄渤海蓆人隋文受禪拜納言後
為煬帝所誅

門人洵鑿校

廿百以金山呈新豐

史通訓故卷之五終

史通訓故卷之六

言語第二十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畧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艱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訓臯陶之謨洛誥康誥牧誓泰誓是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揚干是也戰國虎爭馳說雲湧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

史通訓故卷之六

劇談者以譎誑為宗利口者以寓言為主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衡范雎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摠歸於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假有忠言切諫答戲解嘲其可稱者若朱雲折檻以抗憤張綱埋輪而獻直秦宓之酬吳客王融之答虜使此之小辯會何足云是以歷選載言而布諸方冊自漢已下無足觀焉尋夫戰國已前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用體質素美何以覈諸至如鴉黃鸚鵡童豎之

謠也山木輔車時俗之諺也蟠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况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說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梗槩者也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昨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立明者則偏摸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偽脩混沌失彼天然今

史通訓故卷之六

古以之不純真偽由其相亂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然自晉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為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規檢言喜風流顛沛造次不忘經籍

若梁史載高祖在園中見蕭正德而謂之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湘東王聞世子方等見殺而謂其次子方諸曰不有其廢君何以興皆其類也

史臣脩飾無所費功其於中國則不然何者于斯時也先王桑梓剪為蠻貊被髮左衽充初神州其中辯若駒支學如郊子有時而遇不可多得而彥鸞脩偽國諸史收弘撰魏周書

收謂魏收弘謂牛弘

必謂彼夷音變成

鬼谷子書有飛鉗篇
 史記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說趙魏六國約從親
 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投從書于秦而秦兵不
 敢窺函谷關十五年
 史記張儀者魏人也始嘗於蘇秦俱事鬼谷先生
 其後相秦乃說六國事秦謂之連衡
 史記范雎者魏人也從王稽至秦說昭王昭王于
 是用范雎雎言太后專制穰侯擅權于諸侯涇陽
 高陵之屬太侈昭王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就封
 而拜雎為客卿封應侯
 史記魯仲連者齊人也好持高節游趙會秦圍趙
 魏將辛垣衍欲令趙尊秦為帝仲連乃責而歸之
 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
 前漢書朱雲字游魯人也成帝時張禹以帝師位
 特進甚尊重雲上書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
 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御
 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
 比干遊于地下足矣
 後漢書張綱字文紀犍為武陽人為御史漢安元
 年遣使巡行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車輪于
 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劾梁冀書
 御京師震悚
 蜀志秦宓字子勅綿竹人歷官長水校尉時吳遣
 張溫來聘宓與言答問如響溫大敬服
 南史王融字元長琅琊人仕齊武帝遷秘書
 丞永明九年芳林園飲融為詩序當時稱之上
 以融才辨使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并曰昔
 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項見王生詩序用見
 齊主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當鄙
 襲無可遠區相如耳
 春秋左傳僖公五年晉侯圍上陽問于卜偃曰吾
 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曰童謠曰丙之晨龍
 尾伏辰均服振振取締之旂鷄之賁賁天策焯焯
 火中成軍師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鷄鳴來巢書所無也師
 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鷄之鳴之
 公出辱也鷄鳴之巢遠哉遙遙獨父喪勞宋父以
 驕童謠有是今茲來巢其將及乎
 春秋左傳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
 羽父請于薛侯曰若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

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
 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
 貶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
 春秋左傳僖公五年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齊宮
 之奇諫曰師虞之表也師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
 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齊之謂也
 春秋左傳文公四年鄭伐宋囚華元宋人以車馬
 贖歸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瞞其
 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夏四月晉師次于城濮
 楚師背鄭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
 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孫盛魏氏春秋武帝答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
 憂寡人裴松之云孫盛著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
 如此非一魏武方以天下屬志而用夫差分死之
 言尤非其類
 春秋左傳襄公十四年會于向范宣子將執戎子
 駒支親數諸朝駒支對曰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
 華同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于會亦無營焉
 賦青蠅而退
 後漢書楊由字哀侯成都人少習占候為文學掾
 時有大雀集庫樓太守廉范以問由曰此郡內當
 有小兵然不為害後二十餘日廣柔變叛殺傷長
 吏祭庫兵擊平之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九年冬介葛盧來朝聞牛鳴
 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晉書北涼為沮渠氏西秦為乞伏氏
 北史周紀鮮卑晉因因符得至璽三紐文曰皇帝
 璽普回以天授已獨異之其俗謂天子曰宇文故
 國號宇文因以為氏
 前漢書元封武帝改元
 魏志正始齊王芳改元
 唐書郎餘令定州人舉進士授霍王元軌府參軍
 累轉著作郎
 春秋左傳文公元年楚成王欲立王子職而黜太
 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
 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
 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汝而立職也
 史記酈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楚權張良曰天下
 游士離親戚去墳墓從陛下游徒欲日夜望咫尺

之地今復立六國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陛下誰
與取天下乎漢王綴食吐哺罵曰豈儒而幾敗乃公事
魏畧王凌將謀廢立與兗州刺史令狐愚通謀單
固揚康并為愚腹心康頗露其事司馬懿東取王
凌問固曰卿知其事耶固對不知揚康自以白其
事與得封拜後以辭煩參錯并斬臨刑俱出獄固
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
行地下也
晉書樂廣字彥輔南陽人代王戎為尚書令衛玠
字叔寶河東安邑人娶廣女為太子洗馬

浮詞第二十一

夫人樞機之發疊疊不窮必有餘音足句為其始末
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今斷句之助也
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獲全而史之敘事亦
有時類此故將述晉靈公厚斂彫牆則且不君為
稱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標目所謂說事
之端也又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文之
教也載匈奴為偶人象鄧都令馳射莫能中則云其
見憚如此所謂論事之助也昔左父裁經義在褒貶
明如日月特用不刊而史傳所書貴乎博錄而已至
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此乃得失稟於片言是非由
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慎歟但近代作者溺於煩富
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愜遂今後之覽者難以取信
蓋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子無恤最賢夫賢者當以
仁恕為先禮讓居本至如偽會隣國進計行戍俾同
氣女兄摩笄引夾此則詐而安忍貪而無親鯨鯢是
儔犬豕不若焉得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知韓信
賢案賢者處世夷險若一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
富貴又傳曰知進退存亡者其唯聖人乎如淮陰初
在仄微墮業無行後居榮貴滿盈速禍躬為逆上名

隸惡徒、周身之防靡聞、知足之情安在、美其善將、呼為才畧、則可矣、必以賢為目、不其謬乎、又云嚴延年精悍敏捷、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絕也、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且以春秋至漢、多歷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術相類、錙銖無爽、而云不能絕乎、蓋古之記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後傳終言、分布雖踈、錯綜逾密、今之記事也、則不然、或隔卷異篇、遽相矛盾、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三說各異、李伯藥齊書序論魏收云若使子孫有靈竊恐未把高論又云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志存實錄抵訐私於爾、未暢傳又云受賜財賄、今故為榮傳多載其惡是謂三說各異周書之評太祖寬仁好殺、二理不同、今狐德菜周書傳稱文帝寬仁世至傳稱文如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權道而用乖於德教是謂二理不同非唯言無準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夫人有一而史辭再三、良以好發蕪音、不求謹理、而言之反覆、觀者惑焉、亦有開國承家、美惡昭露、皎如星漢、非磨涅所移、而輕事塵點、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尤多、如魏書稱登國以烏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皞、述道武結婚蕃落、則曰招携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類於此、案魏氏始興邊朔、少識典墳、作儷蠻夷、抑准秦晉、而烏

官創置、豈關郊子之言、髦頭而偶奚、奚假奉春之策、祭言無限、何甚厚顏、又周史稱元行恭、因齊滅得回、庾信贈其詩曰、旆云垂棘、反齊平寶、鼎歸陳、周弘正來聘在館、贈常箋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為信弘正所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其倫、由來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為實錄、則其所褒貶、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採其四句而已、若乃題目不定、首尾相違、則伯藥德菜是也、齊史魏收李伯藥所撰也心挾愛憎、詞多出沒、則魏收牛弘是也、魏史所撰周史載元行恭等此本牛弘所撰也斯皆鑿裁非遠、智識不周、而輕弄筆端、肆情高下、故彌縫雖洽、而厥跡更彰、取惑無知、見啗有識、夫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資數句而方泐、案左傳稱絳父論甲子、隱言於趙孟班書、述楚老哭龔生、莫識其名、氏苟舉斯一事、則觸類可知、至嵇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名為二叟、立傳全採左班之錄、而其傳詞云、二叟隱德容身、不求名利、避遠亂害、安於賤役、夫探揣古意、而廣足、音子愈反新言此猶子建之詠三良、延年之歌秋婦、至於臨穴、淚下闔中、長歎、雖語多本傳、而事無異說、蓋鳧脛雖短、續之則悲、史文雖約、增之返累、加減前哲、豈容易哉、昔夫子

斷唐虞已下迄於周剪截浮詞撮其機要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嗟乎自去聖日遠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定假有才堪釐革而以人廢言此統朝所謂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者也 校十三字

春秋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款以彫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

史記汲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冬晉侯伐原命三子之禮原不降退師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退一舍而原降又云晉侯始入而教其民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出穀成什宋圍一戰而霸

文之教也 史記鄧都節引兵去境至為偶人象鄧都令騎馳射

莫能中其見憚如此 史記趙簡子盡召諸子與語無恤最賢乃廢太子

伯魯而以無恤為太子是為棄子棄子於前為代王夫人簡子莫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厨人採銅料以食代王從者行斟陰令厨人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與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

摩笄自殺 前漢書酷吏傳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歷官河南太守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

魏書太祖道武皇帝拓跋珪即位王位攻元登國史記婁敬齊人也成隴西過洛陽說高帝帝師關中賜姓劉氏號為奉春君時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勸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上以為善乃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史記天官書昂為鬣頭胡星也 周書元帝字猷道洛陽人歷官小司寇建德四年

聘于齊會高祖討齊備為齊人所執齊平方自前還度信贈以詩曰燕亡垂棘逐齊平寶鼎歸其為

詞人所重如此 陳書周弘正汝南安成人仕梁累遷國子博士入陳宣帝時為尚書右僕射 北史常璩字敬遠杜陵人志尚簡澹周文帝備禮聘之竟不能屈時人號為居士陳尚書周弘正來聘乃造宴談諧盡日後請璩至館璩不時赴弘正乃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為當時所欽挹如此 前漢書王莽遣使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徵勝稱稱疾篤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遂不食死有老父來甲哭甚哀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魏志曹植字子建文帝同母弟也封陳王詠三良詩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嘆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 宋書顏延之字延年瑯邪人其詠秋胡詩第四章云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坐隅寢與日已寒白露生庭蕪 春秋左傳文公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及行統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敘事第二十二并序 簡要 隱晦 妥飾 總三條

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麗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疲百遍無斃自非作者曰聖其孰能與於此乎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自堯典下終獲麟是為屬詞比事之言疏通知遠之旨予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揚雄有云說事者莫辨於書說理者莫辯乎春秋然則意復一作深與詰訓成義微顯闡幽婉而成章雖殊途異轍亦各有美焉諒以師範億載規模萬古為述者之冠冕實後來之龜鑑既而馬遷史記班固漢書繼聖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經次云三史故經史之目於此分焉嘗試言之曰經猶日也史猶星也夫杲日流景則列星寢耀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故史漢之文當乎尚書春秋之世也則其言淺俗涉乎委巷垂翅不舉濫籥無聞逮於戰國已降去聖彌遠然後能露其鋒穎倜儻不羈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校其優劣詎可同年自漢已降幾將千載作者相繼非復一家求其善者蓋亦無幾矣夫班馬執簡既五經之罪人而晉宋殺青又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別粹駁相懸才難不其甚

乎然則人之著述雖同自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麤非類若史記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五本紀日者大倉公龜策傳故無所取焉又漢書之帝紀陳項諸篇是其取也至於淮南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足道哉豈繪事以冊素成妍帝京以山水為助故言媮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書亦工必時乏異聞世無奇事英雄不作賢雋不生區區碌碌抑惟恒理而責史臣顯其良直之體申其微婉之才蓋亦難矣故揚子有云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憔悴乎觀丘明之記事也當桓文作霸晉楚更盟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壞事益縱橫則春秋美詞幾乎翳矣觀子長之敘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該其文闊畧無復體統自秦漢已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至若荀悅漢紀其才盡於十帝陳壽魏書其美窮於三祖觸類而長他皆若斯夫識寶者稀知音蓋寡近有裴子野宋畧王劭齊志此二家者並長於敘事無愧古人而世人議者皆雷同譽裴而共詆王氏夫江左事雅斐筆所以專工中原跡穢王文由其屢鄙且幾原務飾虛詞君懋志存實錄此美惡所以為異也設使

丘明重出子長再生記言於賀六渾之朝書事於士
千尺之代將恐輟毫栖牘無所施其德音而作者安
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論得失夫敘事之體其流甚多
非復片言所能覩縷今輒區分類聚定爲三篇列之
于下

右敘事篇序

北史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字賀六渾渤海瀋人也

史通訓故

卷之六

十五

叙

簡要

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爲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爲
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蹤
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蓋澆淳
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
也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已
降流宕逾遠必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
增數字尺紙之內恒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群輕折
軸况於章句不節言詞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哉蓋
敘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
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至於
古文尚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
子太叔之狀日以美秀而文所稱如此更無他說所
謂直紀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載申生爲驪姬所譖自
縊而亡班史稱紀信爲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此則不
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又如尚
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剝剔孕婦左
傳記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革輅藍縷以啟山林此
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
因言語而可知者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

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其讚曰
 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記之與傳並所不書
 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然則
 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而畢
 書則其費尤廣近史紀傳欲言人居哀毀損則先云
 篤志好學欲言赴敵不顧則先云武藝絕倫言人下
 筆成篇則先云文章敏速此則既述才行又彰事跡
 也如穀梁傳云驪姬以鴆為酒藥脯以毒獻公曰奚
 來驪姬曰世子以祀故致福在君將食之驪姬曰
 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墳以脯與
 犬犬斃驪姬下堂而啼曰天乎天乎吾君之國子之
 國也子何遲乎為君又禮記云晉將伐宋使覘之見
 陽門之介夫死乎為君又禮記云晉將伐宋使覘之見
 既載事跡又載言語也又近諸史人有行事美惡者
 皆以其其紀傳中續以贊論重述前事公梁傳新序
 論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迄但自古經史通多此
 于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唯左丘明裴子
 野王劭無此也又敘事之
 類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野王劭無此也又敘事之
 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左傳宋華耦來
 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為敏夫以鈍者稱敏
魯人謂鈍人也
 禮記中已有解則明賢達所嗤此為省句也春秋經
 曰隕石於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
 太詳減其一字太畧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為省字
 也其反於是者若公羊稱郟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
 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蓋
 宜除跛者已下字但云各以其類逆者必事皆再述

則於文殊費此為煩句也漢書張蒼傳云年老口中
 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
 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為煩字也然則省句為易省字
 為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若句盡餘騰字皆重複
 史之煩蕪職由於此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
 在於一筌捕高鳥者張其萬罟而獲之由於一目夫
 敘事者或虛益散辭廣加閑說必其所要不過一言
 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既執而罟鈞必收所留
 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臍胝盡去而塵垢都捐
 華逝而實存滓去而潘在矣嗟乎能損之又損而玄
 之又玄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也枚九
 字
 春秋左傳晉太子申生祭于曲沃歸胙于公驪姬
 毒而獻之祭之地地墳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
 新城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
 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
 春秋左傳宣公十有二年楚師伐鄭荀林父救鄭
 晉師在敖鄆之間樂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訓之
 以若敖紛冒筭路藍縷以啟山林云云非隱會之
 語
 史記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觀古名將所招
 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曰人臣奉法遵職而已
 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前漢書孝文時吳王濞太子入見侍皇太子飲博
 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吳王由
 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文帝知其意使者
 來輒係治之後因吳使者之言乃赦其使歸之而
 賜吳王几杖老不朝
 春秋左傳文公十五年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
 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湯公名在諸侯之策臣

酒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援廟桶動於薨師人多寒王撫而巡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

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

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辯骨覩一事於句中反三

隅於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泊班馬二史雖多謝

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云蕭何如

失左右手漢兵敗績睢水為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

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自茲已降

史道陵夷作者無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為文也大抵

編字不隻捶句皆雙脩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

言蔽者輒足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為四句

彌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承祚受責于少期魏志鄒

容貌姿美裴松之注云容貌姿美一子昇取譏於君

類之言而分以為三亦敘屬一病也懋王劭齊志時議恨邢子才不得掌與魏之書非不

幸也蓋作者言雖簡畧理皆要害故能疎而不遺儉

而無闕譬如用奇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功也

若才乏雋穎思多昏滯費詞既甚敘事纒周亦猶售

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質遷之價也然則史漢已前

省要如彼國晉已降國謂三國志也煩碎如此必定

其妍媸甄其善惡夫讀古史者閱其章句皆可詠歌

觀近史者得其緒言直求事意而已是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推揚而其理自見矣校十一字

春秋左傳宣公十六年晉士會帥師滅赤狄氏三

且為太傅于是晉國之盜奔于秦

春秋左傳僖公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

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云

春秋左傳宋萬弑閔公于蒙澤奔陳宋人請于陳

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

手足皆見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十一月嘗于太公之廟

慶舍泄事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作亂王行

以戈擊慶舍解其左肩舍猶授廟桶動于寔以俎

壺投殺人而後死

春秋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伐蕭蕭潰申公巫臣

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

挾纊

史記韓信度上不我用即亡蕭何聞信亡不及以

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

右手

史記高祖二年劫諸侯兵入彭城項羽聞之引兵

去齊從魯出胡陵至蕭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淮

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

鄒子曰董仲舒勤學三年不窺園乘馬不知牝牡

史記汲鄭傳贊始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

外可設雀羅

妄飾

昔文章既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婉賢愚草木以方男女詩人騷客言之備矣洎乎中代其體稍殊或擬人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當漢氏之臨天下也君實稱帝理異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魯衛而作者猶謂帝家為王室公輔為王臣磐石加建侯之言帶河申禪侯之稱而史臣撰錄亦同彼文章假託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降及近古彌見其甚至如諸子短書雜家小說論逆臣則呼為問鼎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跡必號龍飛東通訓故卷之六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詞南董顯書之義也如魏收代史吳均齊錄或牢籠一世或苞舉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百牢均敘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吳徵魯賦禹計塗山持彼往事用為今說置於文章則可施於簡冊則否矣亦有方以類聚譬諸昔人如王隱稱諸葛亮挑戰興獲曹谷之利崔鴻稱慕容冲見幸為有龍陽之姿其事相符言之讜矣而盧思道稱邢邵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李百藥稱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以

加也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學必辯而非當者矣昔禮記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朔新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韓子長所書魯始為髻丘明是記河橋可作元凱取驗於毛詩男子有笄伯支遠徵於內則即其事也案裴景仁秦記稱符堅方食撫盤而詎王劭齊志述父紇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鑾撰以新史重規刪其舊錄乃易撫盤以推案變脫帽為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令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又自雜種稱制充物神州事異諸華言多孔醜至翼捷魏道武所諱黑獺周文帝本名而伯起革以他語德棻闕而不載蓋龐降蒯曠字之媼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舊事例以三史傳諸五經未聞後進談講別加刊定况愁山定續章於載識杜臺卿齊載識云首牛河邊之狗著於誼詠齊志載誼雅雅頭圍圍明如日月難為蓋藏此而不書何以示後亦有氏姓本複減省從單或去萬而留千或存秩而除厚求諸自古罕聞茲例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為務必藉於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者有異

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彫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於鶩者也 校十一字

魏書穆帝初封代王至道武登國改稱魏王太武真君十一年宋將王玄謨攻滑臺車駕南伐宋文帝使獻百牢貢其方物

春秋左傳哀公七年公會吳于鄆吳來徵百牢于服景伯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

春秋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晉書初苻堅滅燕慕容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戰國策龍陽君謂魏王曰以臣之凶惡也而得為王拂枕席夫四海之內美人多矣聞臣之得幸于王也畢褰裳而趨矣

北史邢邵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在兗州有都信云

怨疾便憂之廢寢食及卒痛悼雖甚竟不再哭賓客弔慰收淚而已其高情達識開遠滯累東門吳以還所未有也

列子東門吳子死不哭其相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死而不哭何也吳曰吾嘗無子無子時無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同吾何哭

南史陳將吳明徹寇齊遣尉破胡援秦州與王琳共為經畧還至彭城明徹圍之城陷琳被殺哭者聲如雷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無以加焉

前漢書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匈奴號之為飛將軍從衛青擊匈奴失道自到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

前漢書高祖八年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棺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祀以少牢長吏視葬應劭注棺小棺也史記不載此事

春秋左傳襄公四年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臧孫紇救鄆侵邾敗於狐駱魯人逆喪者皆壑魯于是乎始壑

晉書穆預以孟津渡險常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

于富平津議者以殷周所都歷賢聖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北史劉芳字伯支彭城人篤志典墳王肅至北未及相會孝文宴羣臣于華林肅語次云古者惟婦人有并男子則無芳云禮內則稱子事父母稱善鳴榔總并總以茲而言則男子有并明矣帝稱善久之

秦記苻堅討姚萇于北地斷其運水之路人有渴死而俄而降雨于萇營營中水深三尺周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于是萇軍大振堅方食撫盤而詭曰天其無心何故降澤賊營

北史魏昭成皇帝諱什翼犍平文皇帝之次子也道武所諱誤

北史周太祖文皇帝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郡武州人

春秋左傳八愷一日厯降

國語單襄公曰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臂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異驪之孫故名之曰黑

晉於今再矣

漢晉春秋諸葛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辛毗持節制之

前漢書預初聞彭越等攻下梁地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即漢欲挑戰毋與戰勿令得東而已羽行漢果使人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大

司馬怒渡兵汜水卒半度漢擊大破之二事在第三條下

弟惟佺校

十二日公新書至昆陵

史通訓故卷之六終

史通訓故卷之七

品藻第二十三

蓋聞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薰蕕不同器象鸞不比翼
 若乃商臣冒頓南蠻北狄萬里之殊也伊尹霍光殷
 年漢日千載之隔也而世之稱悖逆則云商冒論忠
 順則曰伊霍者何哉蓋厥跡相符則雖隔越為偶奚
 必差肩步武方稱連類者乎史氏自遷固作傳始以
 品彙相從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鮮求
 其具體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韓非老子共在一篇董
 卓袁紹無聞二錄豈非韓老俱稱述者書有子名袁
 董並曰英雄生當漢末用此為斷粗得其倫亦有厥
 類眾夥宜為流別而不能定其同科申其異品用使
 蘭艾相雜朱紫不分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案
 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
 之以九等其言甚高其義甚愜及至篇中所列奚不
 類於其敘哉若孔門達者顏稱殆庶至於他子難為
 等差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伯牛
並在第一等曾參冉有並在第三等也求諸折中厥理無聞又楚王過
 鄧三甥欲殺之聘甥也鄧侯不許卒亡鄧國今定鄧
 侯入下愚之上即第七等夫寧人負我為善獲戾持此致

尤將何勸善如謂小不忍亂大謀失於用權故加其

罪是則三甥見幾而作決在未萌自當高立標格寘

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鄰伍列在中庸下流而已哉

三甥皆在第六等又其敘晉文之臣佐也舟之僑為上陽處

父次之士會為下舟之僑在第三等陽處父在第四等士會在第五等其述燕

之賓客也高漸離居首荆軻亞之秦武陽居末高漸離在第五等荆軻在第六等秦武陽在第七等斯並是非督亂善惡紛拏或珍

瓦甃而賤璠璵或策駑駘而捨騏驎以茲為監欲誰

欺乎又江充息夫躬讒譖惑上使禍延儲后毒及忠

良論其奸凶過於石顯遠矣而固敘之不列佞幸楊

王孫裸葬悖禮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無他事而與

朱雲同列冠之傳首不其穢歟若乃旁求別錄側窺

雜傳諸如此繆其累實多案劉向列女傳載魯之秋

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

川而死輕生同於古哈殉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之

頑人強梁之悍婦輒與貞烈為伍有乖其實者焉又

嵇康高士傳其所載者廣矣而顏回蘧瑗獨不見書

蓋以二子雖樂道遺榮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

流俗也至如董仲舒揚子雲亦鑽仰四科驅馳六籍

漸孔門之教義服魯國之儒風與此何殊而並可甄

漸孔門之教義服魯國之儒風與此何殊而並可甄

漸孔門之教義服魯國之儒風與此何殊而並可甄

錄夫回瑗是棄而揚董獲昇可謂識二五而不知十者也爰及近代史臣所書求其乖失亦往往而有借

如陽瓚效節邊城捐軀死敵當有宋之代抑劉卜之

徒歎劉謂劉康祖而沈氏竟不別加標榜唯寄編於

索虜篇內紀僧珎砥節礪行終始無瑕而蕭氏乃與

群小混書都以恩幸為目王頰文章不足武藝居多

躬詣戚藩首階逆亂撰隋史者如不能與臬感並列

隋世皆謂揚即宜附出揚諒傳中輒與詞人共編隋書

玄感為臬感吉士為伍凡斯纂錄豈其類乎子曰以貌

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我光武則受誤於

龐萌曹公則見欺於徐當作張邈列在方書惟善與惡

昭然可見不假許郭之深鑿裴王之妙答而作者存

諸簡牘不能使善惡區分故曰誰之過歟史官之責

也夫能申藻鏡區別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

上智中庸等差有敘則懲惡勸善永肅將來激濁揚

清爵為不朽者矣校八字

春秋左傳初楚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于上曰是

人也峰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

立職而黜商臣商臣以宮甲圍王王繼

前漢書頭曼單于立太子曰冒頓後愛閼氏生少

子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于月支

冒頓二歸射殺頭曼而自立

史記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者

前漢書古今人表有上中下三科上上上中至下
下凡九等
春秋左傳楚文王伐申過鄧鄧侯曰吾甥也止
而享之聘甥雖甥養甥請殺之鄧侯弗許曰人將
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
君焉取餘弗從楚子伐鄧滅之
春秋左傳舟之僑歸大夫奔晉文公立為戎右
春秋左傳文公五年陽處父聘于衛甯戚從之及
溫而還其妻問之曰以剛商書曰沉潛剛克高明
柔克夫子一之其不沒乎
史記秦并天下逐太子冊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
變名姓為人傭始皇聞而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
稍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被誅
史記荆軻者衛人為燕太子冊報秦獻燕督亢之
地圖圖窮而匕首見秦王驚自引去軻被殺
史記荆軻之報秦也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
殺人不敢忤視乃令舞陽為副史記作舞字
前漢書江充字次通邯鄲人歷官水衡都尉後為
使者治巫蠱為戾太子所誅太子兵敗逃至湖陰
自經死
前漢書息夫躬字子微河陽人以告東平王雲祝
詛事封宜陵侯後以祝盜為人所告逮係患死
前漢書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坐法腐刑元帝時為
中書令初元中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建言宜罷中
書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與顯忤後陷望之自殺
堪更生廢不復用
列女傳魯秋胡黎婦者秋胡子之妻娶五日而宦
于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道旁採桑婦人悅而以
金挑之不受歸家奉其金遺其母婦至則向採桑
者也曰去親五年及還當見親戚今乃悅道傍婦
人而下子之裝以與之是忘母不孝也妾不忍見
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
禮晏子言于公餽之以二桃曰計功而食接與疆
爭功而慚自刎死冶曰二子死之治獨不逮亦刎
而死
後漢書孝女曹娥上虞人父盱為巫迎神溺死不
得其尸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旬有七日遂投江而
死
宋書王景度為東郡太守守滑臺戍王虜悉力攻

史通訓故卷七

滑台城東北崩壞景度出奔司馬陽贊堅守不動

衆潰抗節不撓為虜所殺

南史劉屯祖彭城呂人歷官左軍將軍文帝北伐

康祖率豫州軍出許洛至壽昌為魏永昌王所圍

南史中流矢死魏人傳其首面如生

南史下天與餘抗人元嘉中為廣威將軍元凶入

出戰手射劬于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乃見

南史紀僧瑜册陽人容貌言吐雅有士風齊明帝

時兼司農出為廬陵內史卒于官

北史王頰字景文太原人梁將王僧辨之子入隋

授漢王諒府參軍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

廢黜潛有異志頰陰勸諒繕甲兵及文帝崩諒遂

反多頰之計也兵敗自殺隋書列孝行傳

隋書楊玄感楚公楊素之子以父軍功位柱國煬

帝征遼東令於黎陽督運遂謀反兵敗自殺

隋書楊諒字德章文帝之子開皇元年立為漢王

文帝崩使岳突通敵之不赴遂反揚素擊之兵敗

降以幽死

魏志張遼字孟卓東平壽張人太祖表紹皆與

友太祖征陶謙勅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及還

垂泣相對其親如此後陳宮說逸舉兗州迎呂布

逸遂叛故贊云昔漢光武諤于龐萌近魏太祖亦

敵于張遼知人則哲唯帝難之此張逸非徐逸也

其徐逸字景山劉人魏國初建為尚書郎以醉酒

免無見欺事

後漢書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好人倫多所賞

識若樊子昭和陽士皆顯名于世與郭有道齊名

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

晉書裴楷與王戎俱為吏部郎楷有知人之鑒鍾

會山濤皆所賞識文皇輔政鍾會薦之曰裴楷清

通王戎簡要

直言第二十四

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

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

子之德也然世多趨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跡而行

由小人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故能順從以保吉不違忤以受害也况史之為務申

以勸誠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

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古言

之若是吁可畏乎夫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於不可

為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為法受屈

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

若齊史之書崔弑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吳朝

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於當時或書填

坑窖無聞於後代夫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能申其

強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是以張儼發憤

私存嘿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茲避禍

幸獲而全足以驗世途之多隘知實錄之難遇耳然

則歷考前史徵諸直詞雖古人糟粕真偽相亂而披

沙揀金有時獲寶案金行在歷史氏尤多當宣景開

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

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無言于寶虞
 預各栖毫而靡述至習鑿齒乃申以死葛走生達之
 說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始雪考斯人之書
 事蓋近古之遺直歟次有宋孝王風俗傳王劭齊志
 其敘述當時亦務在審實案于時河朔王公箕裘未
 隕鄴城將相薪構仍存而二子書其所諱曾無憚色
 剛亦不吐其斯人歟蓋烈士殉名壯夫重氣寧為蘭
 摧王折不為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
 禦常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
 足而遺芳餘烈人到于今稱之與夫王沉魏書假回
 邪以竊位董統燕史持諂媚以偷榮貫三光而洞九
 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校五字

後漢書順帝之世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
 如鉤反封侯
 春秋左傳宣公二年趙盾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
 出山而後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對
 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
 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
 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
 也為法受惡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莊公太史書曰
 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
 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
 既書矣乃還
 吳志孫亮即位諸葛恪表常昭為太史令撰吳書
 後孫皓欲為父和作紀昭以和未即位宜為傳
 漸見責怒收昭付獄華覈連疏救之不許昭遂誅
 魏書崔浩字伯深清河人監秘書事與高允等著

國紀敘成國書三十卷時太原閔堪趙郡鄒標素
 諳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銘顯在衛
 路北人咸悉念毒構浩于帝真君十一年被誅節
 史以下皆死
 吳錄張儼字子節吳人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作
 默記行于世
 晉書孫盛撰陽秋桓溫見之謂盛子曰枋頭誠為
 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
 戶事盛諸子向盛號泣請為白口計盛大怒諸子
 遂竊改之盛為兩定本寄於慕容暉太元中孝武
 博求異書始于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
 遂兩存
 蜀志建興十二年諸葛亮悉大眾出與司馬宣王
 對於渭南魏氏春秋亮既屢遣使交書又致巾襪
 婦人之飾以怒宣王習鑿齒漢晉春秋諸葛亮卒
 揚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馬儀反
 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于是儀結陣而
 去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
 魏氏春秋帝自將兀從僕射李昭等下陵雲臺鐘
 使自出討文王習鑿齒漢晉春秋帝見威權日去
 不勝其忿乃自出討文王賈充逆帝戰于南閣下
 成濟問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為今
 日濟即前刺帝刃出于背于寶晉紀充曰公畜養
 汝等為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濟曰然乃抽戈犯蹕
 則犯蹕之言乃于寶也
 晉書王沉正元中與荀顛阮籍共撰魏書多為時
 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

宋通訓故 卷之七
 百五十一

曲筆第二十五

肇有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君君臣臣親疎既辯
 等差有別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畧外
 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自茲已降率由舊章史
 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
 焉其有舞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辱相凌
 子野休文釋紛相謝用捨由乎臆說威福行於筆端
 斯乃作者之醜行人倫所同疾也亦有事每憑虛詞
 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爲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已
 讎若王沉魏錄濫述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
 與通訓故卷之七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
 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然
 則史之不直代有其書苟其事以彰則今無所取其
 有往賢之所未察來者之所不知今畧廣異聞用標
 先覺案後漢書更始傳稱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
 立朝羣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
 賤已能結客報讎避難綠林名爲豪傑安有貴爲人
 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
 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史出於東
 觀或明帝所定或馬后攸刊而炎祚靈長簡書莫改

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偽錄者矣陳氏國志劉後主傳
 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案黃氣見於秭歸群鳥墮
 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
 不置此事安得從而書之一作此事何從而書蓋由父辱受髡
 故加茲謗議者也古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恒而他善
 必稱已惡不諱逮乎近世無聞至公國自謂爲我長
 家相謂爲彼短而魏收以元氏出於邊裔見侮諸華
 遂高自標舉比桑乾於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業
 於蠻貊之邦夫以敵國相讎交兵結怨載諸移檄用
 可致誣列諸細素實一作難爲妄說苟未達此義安可
 與通訓故卷之七言於史耶蓋霜雪交下始見貞松之操國家喪亂方
 見忠臣之節若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毋丘
 齊興而有劉秉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
 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
 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
 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
 於九泉之下矣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者史皆貞觀
 年中群公所撰近古易知情僞可求至如朝廷貴臣
 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爲而訪彼流俗詢
 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寔昔秦人不死驗苻生之

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豈獨於今哉蓋史之為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但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是以隱侯宋書多妄蕭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齊宣覽而無譴故令史臣得愛憎由已高下在心進不憚於公憲退無媿於私室欲求寔錄不亦難乎嗚呼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 校十二字

晉書虞預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于王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更疾隱形于言色預豪族交結權貴共為朋黨以斥隱隱竟以謗歸南史初裴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脩何

承天宋史未成而卒子野嘗欲繼成先業齊永明末沈約撰宋書稱松之以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為宋畧二十卷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疏謝之請兩什焉

魏志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漢太保甄邯後初歸袁紹中子熙與州平文帝納后于鄴後失意有怨言帝怒賜死

晉書或云丁廙丁儀有盛名于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

後漢書劉玄字聖公弟為人殺聖公結客欲報之客犯法聖公避吏于平林吏派聖公父子張聖公詐死使人持喪歸春陵因自逃匿後平林兵起聖公往從之是時光武及兄伯升亦起春陵四月破王莽兵號聖公為更始將軍因立為天子陳兵大會更始即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

後漢書齊武王橫字伯升光武長兄也王莽未起兵自號柱天大將軍更始即位拜大司徒封漢信侯及伯升拔宛光武破王尋王邑兄弟威名蓋甚

更始君臣忌而害之

後漢書明帝永平十五年春行幸東平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東平王蒼蒼因上光武受命神異頌後漢書明德馬后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永平三年立為后明帝崩肅宗尊為皇太后后自撰顯宗起居注

蜀志先主章武二年六月黃氣見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

漢晉春秋後主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烏從江南度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

蜀志後主景耀元年史官言景星見於大赦改元既云史官言矣又云不立史官何也

晉書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云亮將畧非其所長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後漢書獻帝建安五年正月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越騎校尉種輯受密詔誅曹操事洩曹殺承等夷三族

宋書袁粲初名愨孫慕荀奉倩為人改名粲字景情陽夏人歷官侍中齊高帝蕭道成功德既重天

命有歸祭以身受顧命謀誅之事敗謂其子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名義至此耳遂父子并受害

宋書袁粲據石頭反尚書令劉秉黃門侍郎劉暕等率眾赴之蕭道成遣戴僧靜陷石頭斬粲于城內秉等踰城走擒之并赴誅

蜀志諸葛亮與司馬懿相持渭濱病卒魏書云亮糧盡勢窮憂患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

鑒識第二十六

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蓋三王之受謗也值魯連而獲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見詆斯則物有恒準而鑒無定識欲求銓覈得中其惟千載一遇乎况史傳為文淵源廣博學者苟不能探賸索隱致遠鈎深烏足以辯其利害明其善惡觀左氏之書為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於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傳夫以立明躬為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並生論才則同體一作耻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本殊史通訓故卷之七

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茲親受者乎加以二傳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膏肓墨守乃腐儒之妄述賣餅大官誠智士之明鑒也逮漢史繼作踵武相承王充著書既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又劣固而優遷王充謂彪文義決備紀事詳贖觀者以為甲以太史公為乙也

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之才優劣多以班為勝余以為失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然此二書雖互有脩短通頗省不敵固之不如必矣

有得失而大抵同風可為連類張晏云遷歿後亡龜策日者傳褚先生補其所缺言詞鄙陋非遷本意案遷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稱虞舜見阨遂匿空而

出宣尼既殂門人推奉有若其言之鄙又甚於茲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劉軌思商推漢史雅重班才唯譏其本紀不列少帝而輒編高后案弘非劉氏而竊養漢宮時天下無主呂宗稱制故借其歲月寄以編年而野鷄行事自具外戚譬夫成爲孺子史刊攝政之年厲亡流彘曆紀共和之日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傳班氏式遵曩例殊合事宜豈謂雖濬發於巧心反受嗤於拙目也劉祥撰宋書序錄歷說諸晉史其畧云法盛中興荒拙少氣王隱徐廣淪溺罕華夫史之敘事也當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矣必令同文舉之含異等公幹之有逸如子雲之含章類長卿之飛藻此乃綺揚繡合彫章縟綵欲稱實錄其可得乎以此詆訶知其妄施彈射矣夫史之曲筆偽書不過一二語其負罪為失已多而魏收雜以寓言殆將過半固知倉頡已降罕見其流而李氏齊書稱為實錄者何也蓋以重規亡考未達伯起以公輔相加字出大名事同元歎既無德不報故以虛美相酬然必謂昭公知禮吾不信也語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如王劭之抗詞不撓可以方駕古人而魏收持論激揚稱其有慚正直夫不彰

其罪而輕肆其誅此所謂兵起無名難為制勝者尋此論之作蓋由君懋書法不隱取咎當時或有假手史臣以復私門之耻不然何惡直醜正盜憎主人之甚乎陸儼山校本夫史之曲筆至此一百九十九字在曲筆篇安可言於史也之下依檢宋本仍在此夫人廢興時也窮達命也而書之為用亦復如是蓋尚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傳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晉年踰五百其書隱沒不行於世既而梅氏寫狀一作杜侯訓釋然後見重一時擅名千古老經撰於周日莊子成於楚年遭文景而始傳值嵇阮而方貴若斯流者可勝紀哉故曰廢興時也窮達命也適使時無識寶世缺知音若論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將煙燼火滅泥沉雨絕安有歿而不朽揚名於後世者乎校三十八字

文選曹植與楊脩書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咎五伯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魏畧嚴翰善公羊春秋時鍾繇好左氏以左氏為大官厨公羊為賣餅家數與翰會辨析長短繇善持論而翰訥口屈時無以應繇曰公羊高竟為左丘明服矣翰曰直故吏為明公服耳公羊未肯也晉書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累遷尚書郎嘗論班馬優劣又以魏武不及劉備樂毅減于諸葛詞多不載

此史劉軌思渤海人仕齊位國子博士荀悅漢紀呂后名雉諱雉之字曰野鷄惠帝立呂后以魯元公主女為惠帝后無子呂后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四年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呂后廢之立恒山王

弘為帝大臣迎代王立是為文帝大臣等誅弘攝政當國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史記厲王暴虐國人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南史劉祥字顯徵穆之孫也齊建元中為正員郎永明中撰宋書譏斥禪代王儉密以敬聞上街而不問後以積過徙廣州卒南史徐廣字野人東莞人晉孝武時為秘書郎撰晉紀四十二卷義熙十三年成表上之

後漢書孔融字文舉劉公幹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

文選文帝與吳質書公幹有逸氣但未道耳此史李百藥字重規父德林字公輔初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卿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左傳魏大名也故云字出大名百藥著齊書

江表傳顧雍從蔡伯喈學教而易教伯喈貴異之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又吳錄雍字元嘆言為蔡邕所嘆因以為字

晉書古文尚書臧曹以授汝南梅賾賾字仲真為豫章內史

晉書杜預著左傳集解行于世世說王充著論衡成中土未有傳者蔡中郎到江東得之恒秘觀以為談助及北還諸公覺其談更遠檢求帳中果得論衡一部

後漢書張衡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與五經相擬漢四百歲玄其興矣

探蹟第二十七

古之述者豈徒然哉或以取舍爲難或以是非相亂由是書編典誥宣父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其義夫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爲繆也不亦甚乎昔夫子之作魯史學者以爲感麟而作案子思有云吾祖厄於陳蔡夫以彼聿脩傳諸貽厥欲求實錄難爲爽誤是則義包微婉因攫毋而剽詞時逢西狩乃泣麟而絕筆儒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爲自反袂拭面稱吾道窮然後追論五始定名三叛此豈非獨學無友孤陋寡聞之所致邪孫盛稱左氏春秋書吳楚則畧荀悅漢紀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賤夷狄而貴諸夏也案春秋之時諸國錯峙關梁不通史官所書罕能周悉異乎炎漢之世四海一家馬遷乘傳以求自古遺文而州郡上計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備也况彼吳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魯邦尤爲迂闊丘明所錄安能備諸且必以蠻夷而固畧也若駒支預於晉會長狄埋於魯門葛盧之辨牛鳴郊子之知鳥職斯皆適隅小國人品最微猶復收其瑣事見於方冊安有王盟上國

勢迫宗周爭長諸華威陵強晉而可遺之者哉又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槩夷夏皆均非是獨畧胡鄉而偏詳漢室盛既疑丘明之擯吳楚遂誣仲豫之抑匈奴可謂強奏庸音持爲足曲者也蓋明月之珠不能無瑕夜光之璧不能無類故作者著書或有病累而後生不能詆訶其過又更文飾其非遂推而廣之強爲其說者蓋亦多矣如葛洪有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爲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爲居高位者非關有德也案史之於書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闕尋遷之馳騫今古上下數千載春秋已往得其遺事者蓋惟首陽山之二子而已然適使夷齊生於秦氏死於漢日而乃升諸傳首庸謂有情今者考其先後隨而編次斯則理之常也烏可恠乎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推爲傳始若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類同在一科而乃異其篇目各分爲卷又遷之紕繆其流甚多夫陳勝之爲世家既云無據項羽之稱本紀何必有憑必謂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書遺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奸雄而退處士此之

乖刺復何為乎。隋內史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刊之國史以爲格言。案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禍千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爲國好奢。忍害賢良。疎忌骨肉。而壽評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主地居漢宗。仗順而起。夷險不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輩秦繆。楚莊。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短。是則以魏爲正朔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僭偽之君。中朝所嫉。故典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向劉。疎魏而親蜀也。陳壽上書諸葛亮集云。陛下邁蹤古聖。魏而親蜀也。湯然無忌。故雖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

無所夫無其文而有其說。不亦憑虛亡是者邪。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劉爲僞國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逆順之理爾。而檀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瞻烏。防茲逐鹿。歷觀古之學士。爲文以諷。其上者多矣。若齊倫失德。豪士於馬作賦。賈后無道。女史由之獻箴。斯皆短什小篇。可率爾而就也。安有變三國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諸千載。而藉其權以濟物。取誠當時。豈非勞而無功。博而非要。與夫班彪王命。一何異乎。求之人情。理不當耳。自二京版蕩。五胡稱制。崔鴻鳩諸僞史。聚成春秋。其

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又恐識者尤之。未敢出行於外。案于時中原乏主。海內橫流。逖彼東南。更爲正朔。適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非其議。安得以僞書無錄。而猶罪歸彥鸞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宦吳朝。故情私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廣固。委質慕容。何得書彼南燕。而與群胡並列。愛憎之道。豈若是邪。且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爲主。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何止獨遺其事。不取其書而已哉。但伯起躬爲魏史。傳列烏夷。不欲使中國著書。推崇江表。所以輒假言崔志。用行魏。羞且東晉之史。宋齊之書。考其所載。幾三百篇。而僞邦墳籍。僅盈百卷。若使收矯鴻之失。南北混書。斯則四分有三。事歸江外。非惟肥瘠非類。衆寡不均。兼以東南國史。皆須紀傳區別。茲又體統不純。難爲編次者矣。收之矯妄。其可盡言乎。於是考衆家之異說。參作者之本意。或出自曾懷。枉申探賸。或妄加向背。輒有異同。而流俗腐儒。後來未學習。其狂狷成其註誤。自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銘諸舌端。以爲口實。惟智者不惑。無所疑焉。

校二十九字

史通訓故卷之七終

呂氏春秋孔子窮乎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畫寢
 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孔子望見回攫其甑中而食
 對曰不可向者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
 孔子嘆曰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
 春秋左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
 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
 麟也然後取之
 史記太史公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
 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
 孔子之遺風過梁楚以歸
 春秋左傳文公十一年虢躄侵齊遂伐我冬十月
 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播其喉以戈殺
 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以命宣伯
 後漢書獻帝自都許守位而已宿衛兵侍莫非曹
 氏黨舊又殺董貴人帝與伏皇后父完書令密圖
 之事泄操令華歆勒兵入宮收后下暴室以幽崩
 魏志文帝築陵雲臺穿靈芝池魏氏春秋帝待諸
 王法峻任戎王來朝暴薨陳王及白馬王彪欲同
 路東歸使者不聽帝又以前嫌誅丁儀等并其男
 弟
 口帝之猜忌疎忌皆此類也
 晉書晉鑿齒傳是時桓温覬覦非聖鑿齒在郡著
 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於三國
 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雖受漢禪尚為篡逆至文
 帝平蜀乃為漢云九五十四卷
 宋書檀道鸞字萬安高平金鄉人歷位永嘉太守
 撰續晉陽秋二十卷
 晉書齊王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陸機惡之作豪
 士賦以刺問不之悟而竟以敗非倫也倫乃趙王
 晉書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諷厲后雖凶
 妬而知敬重華
 北史崔鴻伯父光祖曠從慕容德南度河居青
 州之時水慕容氏戚仕宋為樂陵太守

友人祥符崔汝棟校

史通訓故卷之八

模擬第二十八

夫述者相効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
 叟揚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符朗則比跡於莊周
 范擘則參蹤於賈誼况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不仰
 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蓋模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
 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蓋古者列
 國命官卿與大夫為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為
 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
 為帝王曰宰輔為丞相而譙周撰古史思欲擯抑馬
 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
 李斯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
 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
 他邦皆顯其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
 海內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于寶撰
 晉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
 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狄滅二
 國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
 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
 不聊生晉師是討後予相怨而于寶晉紀云吳國既

城江外忘亡豈江外安典午之善政同歸命之未城
 乎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諸國
 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
 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
考竹書紀年始達此義而自古說春秋者皆妄為解釋也如曹馬受命躬為帝王
 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曆而孫盛魏晉二陽秋
 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
 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五
 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與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
 云何以書記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
史通謂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
 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已出輒自問而自答
 者豈是敘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
 而心異也且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
 呼字處則於傳首已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
 政陵字立政曰師古曰呼其字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
 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
 今狐德棻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
 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也夫上書
 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邪以

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昔謝承家語有
 云蒼梧人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其為讓非讓道也
 又揚子法言曰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
 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字仲
 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治異必以先王
 之道持今世之民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
 有守株之說也世之述者銳志於奇喜編次古文撰
 敘今事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
 者矣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
 畫之寫真鏤鑄之象物以此而似彼其所以為似者
史通謂漢取其道術相會義理玄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賤為
 匹夫恓惶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
 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連類者哉蓋左氏
 為書敘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輦彌益
 其醜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蓋君父見害臣子所耻
 義當畧說不忍斥言故左傳敘桓公在齊遇害而云
 彭生乘公薨於車如干寶晉紀敘愍帝歿于平陽而
 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
 貌異而心同也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
 詳其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

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畧敘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徐江爲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叔牂前稱子產則次見國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畧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有敬道後敘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左氏與論語有敘人酬對苟非煩辭積句但是往復唯諾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畧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以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善人君子功業不書見於應對附彰其美如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隨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至蕭方等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雋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將敘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混說無取瞻言如左傳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曰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至王劭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爲幽州乎秋七月拜爲幽州

刺史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蓋文雖缺畧理甚昭著此丘明之體也至如敘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上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槩血滿袖夫不言奮槩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槩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摸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摸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摸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鑒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張所致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袁山松云書之爲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爲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已還似皆未覩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晉書齊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降于謝玄如散騎侍郎著苻子數十篇行于世亦老莊之流也史記李斯上蔡人從始皇定天下拜丞相二世時

為趙高所陷夷三族
吳志孫皓字元宗孫休卒丞相濮陽興等立之為
晉所滅
前漢書李陵既降虜昭帝時霍光遣任立政招陵
單于置酒陵與衛律侍律起更衣立政曰少卿
良苦霍子孟請少卿歸無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
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
北史伊婁穆字奴干代人歷通直散騎常侍嘗入
白事周文帝望見悅之曰奴干作儀同面見我矣
於是拜儀同三司
晉書愍帝諱鄴字彥旗武帝孫吳孝王晏之子懷
帝崩即位為劉聰所執被弑
春秋左傳成公七年楚子重伐鄭諸侯救鄭共仲
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九年晉侯見而歸之
使合晉楚之成
南史江湛字徽深考城人歷官吏部尚書時魏遣
使求婚上召大子劭以下集議眾謂宜許湛謂許
之無益劭怒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
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及左右推排之殆于傾
倒後劭行弑逆湛亦遇害
春秋左傳宣公二年鄭伐宋華元禦之將戰華元
殺羊食上其御羊斟不與及戰與入鄭師華元為
鄭所獲宋人以兵車文馬贖之半入華元遊歸見
叔詳曰子之馬然也
晉書桓玄字敬道大司馬溫之孽子封楚王即位
為劉裕討誅之
晉書殷景仁陳郡長平人小字鐵初為宋武帝太
尉行參軍歷官尚書僕射
南史張暢字少微宋孝武鎮彭城暢為安北長史
元嘉中魏太武南征至彭城暢於城上與魏尚書
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暢曰
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名聲遠聞足使我知
春秋左傳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成馬隨人使少
師董成鬬伯比曰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辛且
比曰季梁在何益
晉書慕容儁字宣英號之第二子號死即位慕容
恪字玄恭號之第四子封太原王初建業聞馬死
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大耳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一年七月日有食之于是叔
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

卒
北史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歷官幽州刺史累
遷尚書右僕射
春秋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六月晉師救鄭
楚師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日先濟者
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北史高季式字子通太尉昂之弟也永熙元年神
武與爾朱兆戰于歸陵大敗之慕容紹宗引軍西
上高季式以七騎追之夜久方還槊血滿袖季式
歷官太常卿
說苑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
去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于高
好龍屋室雕文皆以寫龍于是天龍見而下之窺
頭于牖拖尾于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是葉公非
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者也

史通訓故

卷八

七

三三五

書事第二十九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干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詔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伎藝殊異則書之於是採二家之所議徵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然必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敘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恠異何者禮儀用捨節文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於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無闕求諸筆削何莫由斯但自古作者鮮能無病苟書而不法則何以示後蓋班固之譏司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又傳玄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畧事實此其所失也尋班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彈射遞相瘡痍夫雖自卜者審而自見為難可為笑他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上

知猶其若此而况庸庸者哉苟自前哲之指蹤校後來之所失若王沉孫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奪述風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此其大較也必伸以糺擿窮其負累雖擢髮而數庸可盡邪子曰於予何誅於數家見之矣抑又聞之恠力亂神宣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若吞燕卵而商生啟龍漿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江使逐璧於秦皇圮橋授書於漢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目為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范擘博採衆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廩君盤瓠言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王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又自魏晉已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嘲謔小辨嗤鄙異聞雖為有識所譏頗為無知所悅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駢蠅而踐筆卓沉酒左持螯而右杯劉邕榜吏以膳那齡石戲舅而傷贅其

事蕪穢其辭猥雜而歷代正史持為雅言苟使讀之者為之解頰聞之者為之撫牝一作掌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善瘴惡者也大抵近代史筆敘事為煩推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發揮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凰來儀嘉禾入獻泰得若雉魯獲如麋求諸尚書春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二而已爰及近古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彌少而祥彌多政逾劣而祥逾盛是以桓靈受祉比文景而為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而史官徵其謬說錄彼邪言真偽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長經書某使來聘某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肅慎來庭如此之流書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若漢書載楚王翳等來朝宋書載檀道濟等來朝之類是也夫臣謁其君子觀其父抑惟常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乃若百職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已下

一命已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如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贊唱為之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也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為楚將石建之後廉謹相承此則其事尤異畧書於傳可也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子秩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乃敘其名位一二無遺此實家謀非關國史其煩四也於是考茲四事以觀今古足驗積習忘返流宕不歸垂作者之規模違哲人之準的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謂矣亦有言或可記功或可書而記闕其文傳亡其事者何則始自太上迄于中古其間文籍可得言焉夫以仲尼之聖也訪諸郊子始聞少皞之官叔向之賢也詢彼國僑載辨黃熊之崇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獲傳或五羖大夫假趙良而見識則知當時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虞夏商周春秋檮杌之記其所缺畧者多矣既而汲冢所述方五經而有殘馬遷所書比三傳而多別裴松補陳壽之闕謝綽拾沈約之遺斯又言滿五車事逾

三篋者矣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疎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都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惟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 校十一字

晉書傳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歷官司諫校尉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例名為傳子

史記殷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嚳次妃行浴見玄鳥墮其卵取吞之因孕生契

史記周紀昔夏有二龍止于帝庭曰余褒之二君帝卜請其釐而藏之至厲王祭而化為玄龜後宮童妾遭之笄而孕葉之宣王時諶曰繫孤其服實亡周國有夫婦責是器者執之逃見葉子收之奔褒褒人有罪請入之是為褒姒幽王愛之廢申后申侯殺王

春秋左傳成公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薄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于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曰不

史通訓故 卷八 食新矣六月晉侯如劇陽而卒

春秋左傳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且求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邠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悅之使為司城以聽政邠者之子乃行彊言伯說於曹伯乃背晉而于宋哀公八年宋人滅曹

史記張良亡匿下邳遊圯上有老父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彊恐下取履父曰復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夜半往有頃老父來曰讀此則王者師矣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

後漢書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驛氏相氏鄭氏未有君長乃共擲劍于石穴約能中者為君巴氏子務相獨中之又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為君余姓獨沉惟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

後漢書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募人得犬戎將吳將軍頭者妻以小女帝有畜狗名曰槃瓠街吳將軍首詣闕下帝不得已以女妻之其後滋蔓曰蠻

夷 晉書王愨正始中為司農性急嘗執筆作書繩集筆端驅去復來思恚怒自起逐繩還取筆擲踏壞之 晉書畢卓字義世新蔡陽人為吏部郎飲酒廢職嘗謂人曰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 宋書劉邕穆之之孫也襲爵南康公邕性嗜食滄痴以為味似鰕魚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悉與鞭撻邕常以給膳 宋書朱齡石字伯兒沛人少好武不事崖檢舅淮南將氏頭有大瘤齡石伺眠密割之即死 書益稷蕭韶九成鳳凰來儀 書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史記封禪書秦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坂城祀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鷄其聲殷云野鷄夜雉以一牢祠之號曰陳寶

史記封禪書秦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坂城祀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鷄其聲殷云野鷄夜雉以一牢祠之號曰陳寶

孔叢子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而獲獸衆莫之識冉有告夫子曰麕身而肉角夫子曰若求之言其麟乎祝之果信

後漢書桓帝永康元年巴郡言黃龍見時吏傳堅以郡欲上言內白事以為走卒戲語不可太守不聽時史以書帝紀桓帝政治衰缺而在所多言瑞應皆此類也

前漢書宣帝甘露二年呼韓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之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後漢書把婁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自漢興以後臣屬夫餘

史記孔子曰昔武王克商道九夷八蠻于是肅慎氏貢矢石弩長尺有咫

史記項籍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項氏世為楚將封于項故姓項氏

史記萬石君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稱然建最甚

春秋左傳昭公七年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

宣子逆客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今夢黃熊入于寢門是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閼主其或者未之祀乎
春秋左傳季文子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
史記商君謂趙良曰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于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蔽于府庫德行施于後世五殺大夫死男女流涕此五殺大夫之德也

史通訓故

卷之八

七

七

人物第三十

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誠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觀夫文籍肇泐史有尚書知遠疎通網羅歷代至如有虞進賢時宗元愷夏氏中微國傳寒泥殷之亡也是生飛廉惡來周之興也實有散宜闕天若斯人者或為惡縱暴其罪滔天或累仁積德其名蓋世雖時淳俗質言約義簡此而不載闕誰大焉洎夫子修春秋記二百年行事三傳並作史道勃興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種魯之曹沫公儀休齊之甯戚田穰苴斯並命世大才挺生傑出或陳力就列功冠一時或殺身成仁聲聞四海苟師其德業可以治國字人慕其風範可以激貪勵俗此而不書無乃太簡又子長著史記也馳騫窮古今上下數千載至如臯陶伊尹傳說仲山甫之流並列經誥名存子史功烈尤顯事跡居多蓋各採而編之以為列傳之始而斷以夷齊居首何齷齪之甚乎既而孟堅勒成漢書牢籠一代至於人倫大事亦云備矣其間若薄昭楊僕顏驄史岑之徒事所以見遺者蓋畧小而存大耳夫雖逐麋之犬不復顧兔而雞肋是棄

史通訓故

卷之八

七

七

能無惜乎當三國異朝兩晉殊宅若元則仲景時才重於許洛何禎許詢文雅高於揚豫而陳壽國志王隱晉史廣列諸傳而遺此不編斯亦網漏吞舟過爲迂闊者觀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蔡嘉妻徐氏勸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庭文詞有餘節槩不足此則言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堆的裴幾原刪畧宋史時稱簡要至如張禧陰受君命將賊零陵乃宗通不移飲鴆而絕雖古之鋤麴義烈何以

史通訓故

卷八

其

五

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筭之才何足算也若漢傳之有傳寬斬歙蜀志之有許慈宋書之虞丘進魏史之王愷若斯數子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群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見識闕之不足爲少書之維益其累而史臣皆責其譜狀徵其爵里課虛成有裁爲列傳不亦煩乎語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賢良可記而簡牘無聞斯乃答所不該理無足咎至若愚智畢載妍媸靡擇此則燕石妄珣齊竽混吹者矣夫名刊史冊自古攸難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筆削之士其慎之哉

校六字

史通訓故

卷八

其

五

史記高陽氏有才于八人世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于八人世謂之八元舜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
史記伯翳之裔曰中濁在西戎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才力事紂
史記武王克紂散宜生聞天皆執劍以衛武王既入立于社南
史記由余其先晉人也戎王聞繆公賢使由余往觀之繆公厚禮由余以女樂遺戎王由余歸數諫不聽乃去秦
會稽典錄范蠡字伯越之上將軍也本楚宛三戶人史記范蠡事越王苦身戮力深謀二十年竟報吳滅會稽之耻
吳越春秋大夫種姓文名種字子禽荆平王時爲宛令史記吳王棲越于會稽勾踐使大夫種行成于吳勾踐欲使范蠡治國蠡曰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于是舉國政屬大夫種
劉向新序齊威爲商賈車以適齊暮宿郭門外桓公出郭迎客辟質車者威飯牛車下擊牛角疾商歌公聞而異之曰此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見而

大悅授以為卿
 史記司馬穰苴田完之苗裔也景公時晉伐阿甄
 而燕侵河上晏嬰薦穰苴敗燕晉之師尊為大司
 馬其後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而附穰苴其
 中因號司馬穰苴兵法
 前漢書文帝立封太后弟溥昭為軹侯後以殺漢
 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欲令自引分昭
 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前漢書楊僕宜陽人以千夫為吏南越反拜樓船
 將軍有功封將梁侯
 漢武故事武帝輦過郎署見一郎鬚眉皓白問何
 時為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驪以文帝時為
 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
 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不遇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
 尉
 魏志桓範字元則司馬宣王起兵收曹爽範說爽
 引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猶豫未決範哭曰
 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鬩耳何圖今日生汝等族
 滅矣遂并誅
 文士傳何禎字元幹廬江人人晉為尚書光祿大
 史通訓故卷之八
 晉書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也風
 情簡素辟司徒掾不就卒
 幽明錄隴西秦嘉字士會雋秀之士婦曰徐淑亦
 以才美流譽桓帝時嘉為曹掾淑歸家晝卧流涕
 嫂推問之曰適見嘉自說往津鄉亭病疢二客俱
 一客守表一客賁書還日中當至舉家大驚書至
 事如夢
 後漢書陳留董祀妻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適
 河東衛仲道與平中天下變亂為胡騎所獲生沒
 于左賢王生二子曹操與邕善乃遣使以金幣贖
 之而重嫁于祀
 晉書張禕吳郡人恭帝為郗邪王禕為郎中及帝
 踐阼劉裕以禕為帝故吏帝親信之封藥酒一巵
 令禕飲禕受命而嘆曰鳩君以求生何面目視
 息世間哉因自飲而死
 春秋左傳晉靈公不君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
 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
 退而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
 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宋書鮑昭字明遠東海人為臨海王子項參軍子
 項敗為亂兵所殺
 春秋左傳昭公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
 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
 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所以懲肆
 而去貪也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數惡無禮其善
 志也
 後漢書梁冀字伯車商之子順帝時拜大將軍鳩
 質帝崩復定策立桓帝以驕橫誅
 史記傅寬以五大夫騎將從擊項籍封陽陵侯斬
 歙以中涓從封信武侯
 蜀志許慈字仁篤南陽人後主時稍遷至大長秋
 南史虞丘進字豫之東海郊人隨謝玄討苻堅有
 功封關內侯
 北史王憲字顯則北海劇人皇始中歸魏道武見
 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待之歷官并州刺史
 關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于梧臺之東歸而藏之
 以為寶周客聞而觀焉掩口而笑曰與瓦礫不殊
 韓子南郭處士為齊宣王吹竽王悅之廩食以數
 百人潛王立好一一而聽之處士逃
 史通訓故卷之八
 門人祥符馬斯臧校

史通訓故卷之八終

史通訓故卷之九

覈才第三十一

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晉令云國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即初至必撰名臣傳一人斯蓋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則不可叨居史任歷觀古之作者若蔡邕劉孝標徐陵劉炫之徒各自謂長於著書達於史體然侏儒一節而他事可知案伯喈於朔方上書謂宜廣班氏天文志夫天文之於漢史實附贅之尤甚者也必欲申以掎摭但當鋤而去之安可仍其過失而益其蕪累亦奚異觀河傾之患而不遏以隄防方欲疏而導之用速懷襄之害述史如此將非練達者歟孝標持論析理誠為絕倫而自敘一篇過為煩碎山栖一志直論文章諒難以偶跡遷固比肩陳范者也孝穆在齊有志於梁史及還江左而書竟不成嗟乎以徐公文體而施諸史傳亦猶灞上兒戲異乎真將軍幸而量力不為可謂自卜者審矣光伯以洪儒碩學而迺遭不遇其銳情自敘欲以垂示將來而言皆淺俗理無要害豈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為者乎昔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朴散淳銷時移世異文之與史皎然異轍故以張衡之

史通訓故

卷之九

十一

三十一

文而不閑於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於文其有賦述兩都詩裁八詠而能編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幾何是以畧觀近代有齒跡文章而兼脩史傳其為式也羅含謝客宛為詩頌之文蕭繹江淹直成銘贊之序温子昇尤喜複語盧思道雅好麗詞江總猖獗以沉迷庾信輕薄而流宕此其大較也然向之數子所撰者蓋不過偏記雜說小卷短書而已猶且乖濫踳駁一至於斯而况責之以刊勒一家彌綸一代使其始末圓備表裏無咎蓋亦難矣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鈔多無銓綜之識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而舉俗共以為能當時莫之敢侮假令其間有術同彪嶠才若班荀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而皆取窘於流俗見嗤於朋黨遂乃哺糟歠醕俯同妄作被褐懷王無由自陳此管仲所謂用君子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之道者昔傳玄有云觀孟堅漢書實命代竒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者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於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

史通訓故

卷之九

十一

四十一

益陋也嗟乎拘時之患其來尚矣斯則自古之所歎豈獨當今者哉 枚七字

後漢書蔡邕為程璜等所陷徙朔方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帝嘉其才高省還本郡

梁書劉峻為安成王戶曹參軍以疾去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為山栖志其文甚美又自序余嘗

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

隋書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開皇中與王劼同脩國史後罷歸河間不得志乃自教其大幸有四

深恨有一後竟凍餒而死

史記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河南守周亞夫為將軍軍細柳劉禮軍霸上徐厲軍棘門上自勞

軍至霸上棘門直馳入至細柳持節始開壁門天子按轡徐行成禮而去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

棘門霸上如兒戲耳

金華志南齊隆昌元年太守沈約題八詩于玄暢樓後人因更曰八詠樓

羅府君別傳含字君章棗陽人桓宣武辟為別駕

累遷散騎常侍

北齊書盧思道字子行才學兼著楊遵彥薦于朝

累遷散騎侍郎

陳書江總字總持考城人仕梁尚書僕射入陳轉

太子詹事陳云入隋拜上開府

後漢書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與班彪視善累

遷諫議大夫

後漢書杜撫字叔和犍為武陽人建初中為公車

令

後漢書馬嚴字威卿伏波將軍援兄子也歷官中

丞與班固等定建武注記

序傳第三十二

蓋作者自敘其流出於中古案屈原離騷經其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敘發跡

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為傳然其所敘

者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

蔑爾無聞至馬遷又徵三閭之故事放文園之近作

摸楷二家勒成一卷於是揚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

餘波自敘之篇實煩於代雖屬辭有異而茲體無易

尋馬遷史記上自軒轅下窮漢武疆宇修闊道路綿

長故其自敘始於氏出重黎終於身為太史雖上下

馳騁終不越史記之年班固漢書止敘西京二百年

事耳其自敘也則遠徵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錄賓

戲當漢明帝之朝苞括所及踰於本書遠矣而後來

敘傳非止一家競學孟堅從風而靡施於家譜猶或

可通列於國史每見其失者矣然自敘之為義也苟

能隱已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即為實錄而相如

自序乃記其客遊臨邛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為

美談雖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

又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

而已答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夫自敘而言家世固

當以揚名顯親為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至若盛矜於已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毋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夫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然則人莫我知君子所耻案孔氏論語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又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又曰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則聖達立言也時亦揚露已才或託諷以見其情或巽辭以顯其跡終不盱衡自伐攘袂公言且命諸門人各見爾志由也不讓見嗤無禮歷觀揚雄已降其自敘也始以誇尚為宗至魏文帝傳玄陶梅葛洪之徒則又踰於此者矣何則身兼片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其言一二必載豈所謂憲章前聖謙以自牧者歟又近古人倫喜稱閎閎其華門寒族百代無聞而駢角挺生一朝暴貴無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至若儀父振鐸並為曹氏之初淳維李陵俱稱拓拔之始河南馬祖遷彪之說不同吳興沈先約炯之言有異斯皆不因真律無假寧楹直據經史自成矛盾則知揚姓之寓西蜀班門之雄朔野或冒纂伯僑或家傳熊繹恐自我作古失之彌遠者矣蓋諂祭非鬼神所不歆致

敬他親人斯悖德凡為敘傳宜詳此理不知則闕亦何傷乎 校九字

離騷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予於幼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前漢書司馬相如歸臨邛卓氏為具召之臨邛令奏琴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遂相與馳歸成都久之復如臨邛或諫王孫乃分與文君錢百萬
史記太史公自序昔顛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至司馬喜生談談為太史公談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
王充論衡自紀充細族孤門或嘲之曰吾子何祖其先不載未嘗履墨塗出禮門吐論數千萬言何也答曰鮌惡禹聖叟惡舜神伯牛寢疾仲弓黎全云云
文帝典論自序首言初平董卓之亂以及張繡之反乘馬得脫及與荀彧論射鄧展擊劍以至彈基之事無不縷陳
史記重黎氏世序天地索隱據左氏重少昊之子黎顛頊之胤二氏所出各別馬遷合而為一故總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非也司馬彪序云南正黎後世為司馬氏
南史沈約吳興武康人沈炯亦吳興武康人約自序云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子臺駘能業其官顛頊嘉之封諸汾川其後四國沈熒麟黃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其後因國為氏云
前漢書揚雄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于晉之揚因氏馬不知伯僑周何別也
前漢書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今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于夢中而虎乳之楚人謂虎為班其子以為號秦之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馬秦末有班壹避地樓煩以財雄邊故北方多以壹為字者
通賦云系高頊之玄胄今氏中葉之炳靈由凱風而蟬蛻兮雄朔野以颺聲固感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張之時作賓戲以自通

煩省第三十三

昔荀卿有云錄遠畧近則知史之詳畧不均其為患者久矣及于令昇寶字令昇晉人史議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又張世備輔字世備晉人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然則自古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氏為得史公為次孟堅為非自魏晉已還年祚轉促而為其國史亦不減班書此則後來逾煩其失彌甚者矣余以為近史燕累誠則有諸亦由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也輒求其本意畧而論之何者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閉境相拒關梁不通其有吉凶大事見知於它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同盟而始赴苟異於是則無得稱魯史所書實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據有西北楚越之大啟東南地僻界於諸戎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行事多有闕如且其書自宣成已前三紀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數年而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載不詳年淺近者撰錄多備杜預釋例云文公已上六公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已下亦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畧同而日數加倍此亦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也是則儒者注書已見之

矣此丘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為簡約者哉及漢時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無思不服會計之吏歲奏於闕廷輜軒之使月馳於郡國作者居於京兆府徵事於四方用使夷夏必聞遠近無隔故漢氏之史所以倍增於春秋也降及東京作者彌眾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門甲族世多髦俊邑老鄉賢競為別錄家牒宗譜各成私傳於是筆削所採聞見益多此中興之史所以又廣於前漢也夫英賢所出何國而無書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則與煙塵永滅是以謝承尤悉江左京洛事缺於三吳陳壽偏委蜀中巴梁東漢謝承語詳於二國如宋齊受命梁陳檉紀或地比禹貢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夫地之褊小年之窘迫遣使作者採訪易洽巨細無遺者舊可詢隱諱咸露此小國之史所以不減於大邦也夫論史之煩省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苦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畧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且必謂丘明為省也若介葛辨犧於牛鳴叔孫志夢於天壓楚人教晉以拔旆城者謳華以棄甲此而畢書豈得謂之省邪且必謂漢書為煩也若武帝乞漿於栢父陳平獻計於天山長沙戲舞以請地楊僕怙寵而移

一三十一

關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煩邪由斯而言則史之煩省不中從可知矣又古今有殊澆淳不等帝堯則天稱大書惟一篇周武觀兵孟津言成三誓伏犧止畫八卦文王加以繫辭俱為大聖行事若一其豐儉不類懸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蚩尤黃帝交戰阪泉施於春秋則城濮鄢陵之事也有窮纂夏少康中興施於兩漢則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既滅勾踐霸世施於東晉則桓玄宋祖之事也張儀馬錯為秦開蜀施於三國則鄧艾鍾會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簡如彼今之所書其審如此若使後來同於往世限一槩以成書將恐學者必詬其疎遺尤其率畧者矣而議者苟嗤沈蕭之所記沈約字休文梁人著宋書蕭子顯著齊書事倍于孫習孫盛字安國晉人著晉書習鑿齒字彥威亦著晉書華謝之所編華嶠謝忱俱著漢史語煩於班馬不亦繆乎故曰論史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闕書斯可則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其斯之謂也春秋左傳魯宣公名倭一作委文公庶子統太子惡而自立成公名黑肱宣公之子襄公名午成公之子昭公名稠父襄公之子在位二十五年遷于齊

春秋左傳宣公十二年晉敗于邲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甚之陰高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春秋左傳宣公二年宋華元獲于鄭贖歸宋城莖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蟠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通鑑漢武帝微行夜至栢谷就逆旅主人求漿主人翁曰無漿政有溺耳史記高帝至平城為匈奴所圍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闕氏圍以得開其計秘世莫得聞注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遺闕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闕氏畏奪已寵因說匈奴解圍鄭氏曰以計郵陋故秘不傳顏注以應氏之說出恒譚新論譚以意測之非記傳所說也前漢書長沙定王祭以景帝前二年立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應劭注云定王以景帝後二年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恠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之前漢書武帝元鼎二年徙函谷關於新安注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耻為關外人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濶於是徙去弘農三百里春秋左傳僖公二十有八年夏四月戊辰晉侯次于城濮楚子王使鬬勃請戰已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楚右師潰狐毛以上軍夾攻于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楚子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侯伐鄭楚子救之六月晉楚遇于鄢陵呂錡射楚王中目楚人宵遁晉入楚軍三日殺春秋左傳有窮后羿因夏衰以代夏政後家衆殺之寒浞因羿室生澆及豷少康滅澆于過滅豷于戈復禹之績祀夏祀天不矢舊物春秋左傳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夏三月越及吳平二十二年越滅吳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矣馬能事君乃縊晉書桓玄矯詔自封楚王尋篡位劉裕等起義兵討誅之安帝反正史記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于秦惠王欲發兵伐

蜀而韓來侵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未決張儀曰不如伐韓司馬錯以為不如伐蜀完惠王從之卒起兵伐蜀取之遂定蜀賤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壯相蜀

門人封丘薛獻豐校

史通訓故卷之九終

史通訓故 卷之九

史通訓故卷之十

雜述第三十四

昔在三墳五典春秋檮杌即上代帝王之書中古諸侯之記行諸歷代以為格言其餘外傳則神農嘗藥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實著山經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語載言傳諸孔氏是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從來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驚摧而為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十曰都邑簿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詳畧難均有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陽公載記王韶晉安陸紀姚梁後畧此之謂偏記者也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編為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己傳此之謂小錄者也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於是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若和嶠汲冢記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瓌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街談巷議時有可觀小說為言猶賢於已故好事君子無所棄諸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明

語林孔思尚語錄陽松玠談數此之謂瑣言者也汝
穎竒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人學者
編而記之若圈稱陳留耆舊周裴汝南先賢陳壽益
部耆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高門華胄
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
後來若揚雄家謀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曆此
之謂家史者也賢士貞女類聚區分雖百行殊途而
同歸於善則有取其所好各爲之錄若劉向列女梁
鴻逸民趙採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陰陽
爲炭造化爲工流形賦象于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廣
輿通訓故 卷之十 四百七
異聞若祖台志恠干寶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
苑此之謂雜記者也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宜
風化異俗如各志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
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謂
地理書者也帝王桑梓列聖遺塵經始之制不常厥
所苟能書其軌則可以龜鏡將來若潘岳關中陸機
洛陽三輔黃圖建康宮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大抵
偏記小錄之書皆記即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爲
實錄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圓備終不能成其不刊永
播來葉徒爲後生作者削藁之資焉逸事皆前史所

遺後人所記求諸異說爲益實多及妄者爲之則苟
載傳聞而無銓擇由是真偽不別是非相亂如郭子
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構虛辭用驚愚俗此其
爲弊之甚者也瑣言者多載當時辨對流俗嘲諷俾
夫樞機者藉爲舌端談話者將爲口實及救者爲之
則有詆訐相戲施諸祖宗褻狎鄙言出自牀第莫不
昇之紀錄用爲雅言固以無益風規有傷名教者矣
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流行置
於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如常璩之詳審劉昞之該博
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蓋無幾焉家史者事惟
三族言止一門正可行於室家難以播於邦國且箕
裘不墮則其錄雖存苟新構已亡則斯文亦喪者矣
別傳者不出胸臆非由機杼徒以博採前史聚而成
書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別說者蓋不過十一而已如
寡聞末學之流則深所嘉尚至於探幽索隱之士則
無所取材雜記者若論神仙之道則服食鍊氣可以
益壽延年語魑魅之途則福善禍淫可以懲惡勸善
斯則可矣及謬者爲之則苟談恠異務述妖邪求諸
弘益其義無取地理書者若朱贛所採浹於九州關
駟所書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其

有異於此者則人自以為樂土家自以為名都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池舊跡山水得名皆傳諸委巷用為故實鄙哉都邑簿者如宮闈陵廟街廛郭邑辨其規模明其制度斯則可矣及愚者為之則煩而且濫博而無限故論棟則尺寸皆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務求詳審持此為能遂使學者觀之脊亂而難紀也於是考茲十品徵彼百家則史之雜名其流盡於此矣至於其間得失紛糅善惡相兼既難為覩縷故粗陳梗槩且同自鄙無足譏焉又案子之將史本為二說如呂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諸子多以敘事為宗舉而論之抑亦史之雜也但以名目有異不復編於此科蓋語曰聚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歷觀自古作者著述多矣雖復門千戶萬波委雲集而言皆瑣碎事必藜殘固難以接光塵於五傳並輝烈於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滿篋良有旨哉然則芻蕘之言明王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有博聞舊事多識其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

校九字

魏志文帝既受禪黃初元年以河內之山陽邑奉漢帝為山陽公奉漢正朔
 晉書戴逵字安道燕國人以國子博士徵不就
 南史顧協字正禮吳人歷官散騎常侍
 北史陽玠松北平人北齊秘書省正字
 前漢書劉向諸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以為王
 教由內及外乃采詩書所載賢妃貞女及嬖孽亂
 二者序吹為列女傳
 後漢書梁鴻字伯鸞平陵人隱于霸陵山中仰慕
 前世高士為四結以來二十四人作贊
 晉書祖台之字元辰歷官侍中光祿大夫
 後漢書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光武時代張堪為
 光祿著洞冥記序云漢武帝洞心于道教使冥跡
 之與昭然顯著故曰洞冥
 晉書王嘉字子年著書百二十篇載前世可說之
 說凡十卷
 北史關駟字玄陰燉煌人樂安王丕引為從事中
 郎撰十州志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
 周樂自鄒以下無譏焉
 隋書經籍志戴逵竹林七賢論二卷王粲漢末英
 雄記十卷梁元帝蕭繹懷舊志九卷盧思道知已
 傳一卷何遜汲冢注一卷葛洪西京雜記二卷顧
 協頌語十卷謝綽宋拾遺錄十卷劉義慶世說十
 卷裴榮期語林卷孔思尚宋齊語錄十卷陽松
 玠談數二卷漢議郎圍稱陳留耆舊傳二卷魏周
 裴汝南先賢傳五卷晉陳壽益部耆舊傳十篇虞
 預會稽典錄二十四卷徐廣孝子傳三卷常璩華
 陽國志十二卷羅含湘中山水記三卷

辨職第三十五

夫設官分職佇勅課能欲使上無虛稱下無虛受其難矣哉昔漢文帝幸諸將營而目周亞夫爲真將軍嗟乎必於史職求其若斯乃爲難遇者矣史之爲務厥途有三焉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彊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勒成鬱爲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並闕復何爲者哉昔魯叟之脩春秋也不藉三桓之勢漢臣之著史記也無假七貴之權而近古每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

史通訓故 卷之十

案晉起居注載康帝詔盛稱著述任重理藉親覽遂以武陵王領秘書監尋武陵才非河獻識異淮南而輒以彼藩翰董斯邦籍求之稱職無聞焉爾既而齊撰國史和士開忽知唐修本草徐世勣監統夫使辟陽長信指橋南董之前周勃張飛彈壓桐雷之右斯亦恠矣大抵監史爲難斯乃尤者若使直若南史才如馬遷精勤不懈若揚子雲諳識故事若應仲遠兼斯具美督彼群才使載言記事藉爲模楷擗管操觚歸其隹的斯則可矣但今之從政則不然凡居斯職者必恩幸貴臣凡庸賤品飽食安步坐嘯畫諾若斯

而已矣夫人既不知善之爲善則亦不知惡之爲惡故凡所引進皆非其才或以勢利見升或以干祈致擢遂使當官効用江左以不樂爲謹拜職辨名洛中以不閑爲說言之可爲大噓可爲長歎也曾試論之世之從仕者若使之爲將也而才無韜畧使之爲吏也而術靡循良使之屬文也而匪閑於辭賦使之講學也而不習於經典斯則負乘致寇悔吝旋及雖五尺童兒猶知調笑者矣唯夫脩史者則不然或當官卒歲竟無刊述而人莫之知也或輒不自揆輕弄筆端而人莫之見也由斯而言彼史曹者崇局峻宇深附九重雖地處禁中而人同方外可以養拙可以藏愚繡衣直指所不能繩強項申威所不能及斯固素餐之窟宅尸祿之淵藪也凡有國有家者何事於斯職哉昔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又語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觀歷代之置史臣有同嬉戲而竟不廢其職者蓋存夫愛禮愆彼典刑者乎昔丘明之脩傳也以避時難子長之立記也藏於名山班固之成書也出自家庭陳壽之爲志也創於私室然則古來賢雋立言垂後何必身居廨宇跡參僚屬而後成其事乎是以深識之士知其若斯

史通訓故 卷之十

退居清淨杜門不出成其一家獨斷而已豈與夫冠
猴獻狀評議其得失者哉 校九字

晉書武陵王晞字道叔太興元年受封康帝建元
初領秘書監

前漢書河間獻王德孝景帝子也好儒學被服造
次必于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

北史和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以傾巧有寵于
齊神武仕至左僕射武成時恒令與胡太后握槊

又出入卧内遂與太后亂後伏誅
唐書徐世勣字懋功曹州人李密起兵署勣為右

武侯大將軍歸唐賜姓李氏歷官尚書左僕射
前漢書審食其以舍人初起從高祖三年呂后為

項羽所得食其侍從後封辟陽侯
史記嫪毐與秦太后亂封長信侯予之山陽地

史記周勃字高祖初起以中涓從後積功賜爵
列侯食絳號為絳侯

蜀志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以積功封西鄉侯
荒史黃帝主醫藥之臣有岐伯雷公俞跗巫彭桐

史通訓故 卷之十 八
君凡五人
後漢書獻帝始遷都于許舊章湮滅應劭亦綴集

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
劭所立

自敘第三十六

予幼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純綺便愛古文尚書每
苦其辭艱瑣難為諷讀雖屢逢拊撻而其業不成嘗
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
即謂諸兄說之因竊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
矣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講誦都畢
于時年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畧舉
父兄欲令博觀義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
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
欲知古今沿革曆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
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畧
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
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槩亦粗知之矣但于時將求
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史我則未暇泊年登弱
冠射策登朝於是思有餘閑獲遂本願旋遊京洛頗
積歲年公私借書恣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為數
家其間雜記小書又競為異說莫不鑽研穿鑿盡其
利害加以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諸衿
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惟前書不
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為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

以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爲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及年以過立言悟日多常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甚歡雖古者伯牙之識鍾期管仲之知鮑叔不是過也復有永城朱敬則沛國劉允濟吳興薛謙光河南元行冲陳留吳兢壽春裴懷古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揚推得盡懷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鄰四海之內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昔仲尼以睿聖明哲天縱多能

史通訓故

卷之廿

十一

朝爲著作佐郎轉左史今上初即位又除著作長安中以本官兼脩國史會選中書舍人暫罷其任神龍元年又以本官兼脩國史迄今每惟皇家受命多歷年所史官所編粗惟紀錄至於紀傳及志則皆未有其書長安年中會奉詔預脩唐史及今上即位又勅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常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脩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沉浮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爲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鬱快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歿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昔漢世劉安著書號曰淮南子其書牢籠天地博極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錯綜經緯自謂兼於數家無遺力矣然自淮南已後作者無絕必商推而言則其流又衆蓋仲尼既歿微言不行史公著書是非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詭說異辭務爲小辨破彼大道故揚雄法言生焉儒者之書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傳茲抵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民者真也真然罔知率彼愚蒙墻面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拘忌故應劭風俗通生焉五常異稟百

史通訓故

卷之廿

十一

行殊軌能有兼偏知有長短苟隨才而任使則片善不遺必求備而後用則舉世莫可故劉劭人物志生馬夫開國承家立身立事一文一武或出或處雖賢愚壤隔善惡區分苟時無品藻則理難錯綜故陸景典語生馬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殊圓通家有詆訶人相倚據故劉勰文心生馬若史通之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道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挾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以納諸胸中曾不蒂芥者矣夫其為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諷刺焉其為貫穿者深矣其為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畧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斯之謂也昔梁徵士劉孝標作敘傳其自比於馬敬通者有三而予輒不自睽亦竊比於揚子雲者有四焉何者揚雄嘗好雕蟲小伎老而悔其少作余幼喜詩賦而壯都不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揚雄草玄累年不就當時聞

者莫不哂其徒勞余撰史通亦屢移寒暑悠悠塵俗共以為愚其似二也揚雄撰法言時人競尤其妄故作解嘲以訓之余著史通見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釋蒙以拒之其似三也揚雄少為范跋劉歆所重及聞其撰太玄經則嘲以恐蓋誓詭然劉范之重雄者蓋貴其文彩若長楊羽獵之流耳如太玄深奧難以探賾既絕窺踰故加譏誚余初好文筆頗獲譽於當時晚談史傳遂減價於知己其似四也夫才唯下劣而跡類先賢是用銘之於心特以自慰抑猶有遺恨懼不似揚雄者有一焉何者雄之玄經始成雖為當時所賤而桓譚以為數百年外其書必傳其後張衡陸績果以為絕倫參聖夫以史通方諸太玄今之君山即徐朱等數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耳嗟乎倘使平子不出公紀不生將恐此書與糞土同捐烟燼俱滅後之識者無得而觀此予所以撫卷漣洏淚盡而繼之以血也 校十二字

唐書徐堅字元固湖州長城人開元中為集賢院學士
列子伯牙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蕩蕩乎如江河
史記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
唐書朱敬則字少連永城人則天時遷正諫大夫兼脩國史

唐書劉允濟字允濟河南鞏人其先出沛國劉瓛之六世孫也累遷著作郎唐書元澹字行冲以字顯後魏常山王素蓮之後累遷通事舍人以糸出拓跋恨史無編年乃撰魏典三十篇唐書吳兢浚儀人神龍中遷右補闕居史職三十年敘事簡要人用稱之唐書裴懷古壽春人儀鳳中上書補下邳王簿累遷御史

前漢書揚雄見諸子其知舛駁是非頗謬于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言應之撰此以象論語後漢書應劭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什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魏志劉邵字孔才邯鄲人黃初中為尚書郎作人物志以人才不同當以九徵入觀審察而任使之凡十六篇

南史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著文心雕龍十卷前漢書揚雄用心于內於時人皆忽之惟劉歆及范滂教焉而桓譚以為絕倫雄死嚴尤謂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于後世乎譚曰必傳願君與

譚不及見也老聃著虛無之言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于五經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于聖人若使遺遇時君則必度越諸子矣

吳志陸績字公紀吳人累加偏將軍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什玄皆傳于世

後漢書張衡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漢四百歲玄其興矣又陸績云平于云玄四百歲其興乎漢元迄今四百年矣其道大顯

門人祥符朱民俊校

史通訓故卷之十終

大梁楊國俊

史通訓故卷之十一

明河南王惟儉訓

外篇

史官建置第一 總十四條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駒之過隙猶且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聞上起帝王下窮匹庶近則朝廷之士遠則山林之客諒其於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圖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稱乎蓋書名竹帛而已向使世無竹帛時闕史官雖堯舜之與桀紂伊周之與莽卓夷惠之與跖躄商冒之與曾閔俱一從物化墳土未乾則善惡不分妍媸永滅者矣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故備陳其事編之於後

其一條
校一字

蓋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昔軒轅氏受命倉頡沮誦實

居其職至於三代其數漸繁案周官禮記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右史記言左史記事曲禮曰史載筆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戴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司過之史韓詩外傳云摠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太史令也斯則史官之作肇自黃帝脩於周室名目既多職務咸異至於諸侯列國亦各有史官求其位號一同王者至如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史佚倚相譽高周楚晉則伯厲司籍魯則丘明受經此竝歷代史臣之可得言者降及戰國史氏無廢趙鞅晉之一大夫爾猶有直臣書過操簡筆於門下田文齊之一公子爾每坐對賓客侍史記於屏風至若秦趙二主澠池交會各命其御史書某年某月鼓瑟鼓缶此則春秋君舉必書之之義也然則官雖無闕而書尚有遺故史臣等差莫辨其序案呂氏春秋曰夏太史終古見桀惑亂載其圖法出奔商商太史向擊見紂迷亂載其圖法出奔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亦以其圖法歸周又春秋晉齊太史書趙崔之弑鄭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昭二年晉韓宣子

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諸史之任太史其最優乎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章此則自夏迄秦斯職無改者矣漢興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馬談為之漢法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敘事如春秋及談卒子遷嗣遷卒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尋自古太史之職雖以著述為宗而兼掌曆象日月陰陽度數司馬遷既歿後之續史記者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揚雄之徒竝以別職來知史務於是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單颺王立高堂隆等其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校四字 其二條當王莽代漢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跡言行蓋效古者動則左史書之此其義也其三條漢氏中興明帝以班固為蘭臺令史詔撰光武本紀及諸列傳載記又楊子山為郡上計吏獻所作哀牢傳為帝所異徵詣蘭臺斯則蘭臺之職者蓋當時著述之所也自章和已後圖籍盛於東觀凡撰漢記相繼在乎其中而都謂著作竟無它稱其四條當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職隸中書其官即周之左史也晉元康初又職隸秘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

作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齊已來以佐名

施於作下改佐著作郎舊事佐郎職知博採正郎資

以草傳如正佐有失則秘監職司其憂其有才堪撰

述學綜文史雖居他官或兼領著作亦有雖為秘書

監而仍領著作郎者若中朝之華嶠陳壽陸機束皙

江左之王隱虞預干寶孫盛宋之徐爰蘇寶生梁之

沈約裴子野斯並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選也而齊

梁二代又置脩史學士陳氏因循無所變革若劉涉

謝吳顧野王許善心之類是也校三字其五條

至若偏隅僭國夷狄偽朝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案

蜀志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又郟正為秘書郎

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闕屬辭有所矣而陳壽

評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誣諸葛乎別有曲筆篇

言之詳矣吳歸命時有左右二國史之職薛瑩為其

左華覈為其右又周處自左國史遷東觀令以斯考

察則其班秩可知校四字其六條

偽漢嘉平初公師或以太中大夫領左國史撰其國

君臣紀傳前京張駿時劉慶遷儒林郎中常侍在東

苑撰其國書蜀與西涼三朝記事委之門下南涼主

烏孫初定霸基欲造國紀以其參軍郎韶為國紀祭

酒使撰錄時事自餘偽主多置著作官若前趙之和

苞後燕之董統是也其七條

元魏初稱制即有史臣雜取它官不常厥職故如崔

浩高閭之徒唯知著述而未列名號其後始於秘書

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其佐參史者不過一

二而已普泰以來參史稍替別置脩史局其職有六

人當代都之時史臣每上奉王言下詢國俗兼取工

於翻譯者來置史曹及洛京之末朝議又以為國史

當專任代人不宜歸之漢士於是以谷纂山偉更主

文籍凡經二十餘年其事闕而不載斯蓋猶秉夷禮

有互鄉之風者焉校五字其八條

高齊及周迄于隋氏其史官以大臣統領者謂之監

脩國史自領則近循魏代遠効江南參雜其間變通

而已唯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為上士佐郎為下

士名謚雖易而班秩不殊如魏收之擅名河朔柳虬

之獨步關右王劭魏澹展効於開皇之朝諸葛穎劉

炫宣功於大業之世亦各一時也校二字其九條

暨皇家之建國也乃別置史館通籍禁門西京則與

鸞渚為鄰東都則與鳳池相接而館宇華麗酒饌豐

厚得廁其流者實一時之美事至咸亨年以職司多

濫高宗喟然而稱曰朕甚惜焉乃命所司曲加推擇

如有居其職而闕其才者皆不得預於脩撰

義存典實自非操履忠正識量該通才學有聞方堪

斯任如聞近日已來但居此職即知脩撰非唯編緝

訛舛亦恐漏洩史事自今後宜遣史司精簡堪脩史

人灼然為衆所推者錄名進內自餘雖居史職不得

輒聞見所脩史籍及由是史臣拜職多取外司著作

一曹殆成虛設凡有筆削畢歸于餘館始自武德迄

乎長壽其間若李仁實以直辭見憚敬播以敘事推

工許敬宗之矯妄牛鳳及之狂惑此其善惡尤著者

也

又案晉令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錄諸言行勳伐舊

史通謂故載史籍者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讌會則在御左

右紀錄帝言及賓客酬對後別置脩起居注二人多

以餘官兼掌至隋以吏部散官及校書正字閑於述

注者脩之納言監領其事煬帝以為古有內史外史

今既有著作宜立起居遂置起居舍人二員職隸中

書省如庾自直崔濬祖虞世南蔡允恭等咸居其職

時謂得人唐氏因之又加置起居郎二員職與舍人

同每天子臨軒侍立於玉階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

其右人主有命則通階延首而聽之退而編錄以為

起居注龍朔中改名左史右史今上即位仍從國初

之號焉高祖太宗時有令狐德棻呂才蕭鈞褚遂良

上官儀高宗則天時有李安期顧胤高智周張大素

凌季友斯並當時得名朝廷所屬也夫起居注者編

次甲子之書至於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隨事記

錄言惟詳審凡欲撰帝紀者皆因之以成功即今為

載筆之別曹立言之貳職故畧述其事附於斯篇

其十一條

又按詩邶風靜女之三章君子取其彤管夫彤管者

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

內朝則有女史內之與外其任皆同故晉獻惑亂驪

姬夜泣床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楚昭王讌遊

蔡姬許從孤死矣夫宴私而有書事之冊蓋受命者

即女史之流乎至漢武帝時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馬

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凡斯著述似出宮中求其職司

未聞位號隋世王劼上疏請依古法復置女史之班

具錄內儀付于外省文帝不許遂不施行大抵自古

史官其沿革廢置如此夫仲尼脩春秋公羊高作傳

漢魏之陸賈魚豢晉宋之張璠范曄雖身非史職而

私撰國書若斯人者有異於是故不復詳而錄之

其十二條

校四字

夫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乎雋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必論其事業前後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揆 其十三條

觀夫周秦已往史官之取人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至於漢魏已降則可得而言然多竊虛號有聲無實案劉曹二史皆當代所撰能成其事者蓋唯劉珍蔡邕王沉魚豢之徒耳而舊史載其同作非止一家如王逸阮籍亦預其列且叔師研尋章句儒生之腐者也嗣宗沉湎麴蘖酒徒之狂者也斯豈能錯置時事裁成國典乎而近代趨競之士尤喜居於史職至於措辭下筆者十無一二焉既而書成繕寫則署名同獻爵賞既行則攘袂爭受遂使是非無准真偽相雜生則厚誣當時死則惑來代而書之譜傳以為美談載之碑碣增其壯觀既而自歷行事稱其所長則云某代著某書某年成某史加封若干戶獲賜若干段諸如此類往往而有遂使讀者皆以為名實相符功賞相副昔魏帝有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則効歟

其十四條
校七字

春秋左傳楚靈王次于乾谿右尹子革侍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

說苑昔周舍事趙簡子立于門三日夜簡子使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舍曰願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月有效歲有得也簡子悅之

史記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王記君所與客語聞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

史記秦王與趙惠王會于滹池飲酒酣請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蘭相如前進瓶詭請秦王王不憚為一擊瓶相如願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瓶

春秋左傳昭公元年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閭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于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

魏志高堂隆字升平青龍中為太史令 其二條論衡揚終字子山為郡上計吏見三府掾史為哀

史通訓故 卷之十一 九 其五條 魏志太和明帝改元 其六條 晉書惠帝元康二年詔著作舊屬中書今秘書既

典文籍宜改為秘書著作于是改隸秘書 其七條 晉書束皙字廣微陽平人歷官著作郎

隋書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入隋為秘書 其八條 蜀志郤正字令先偃師人蜀秘書令史遷郡蜀平

隨後王入洛陽時論嘉之 其九條 晉書嘉平偽漢劉聰政元 其十條 晉書公師或襄陵人善相見劉淵驚曰此人形貌

非常吾所未見也官至太中大夫 其十一條 北史山偉字仲才洛陽人領著作郎自崔浩高允以還諸人相繼撰錄至其儁山偉等諂悅上黨王

天穆及爾朱隆以國史應代人脩緝是以儁等更 其十二條 然萬不記一史之遺闕儁之由也無谷纂或是某

北史魏澹字彥深鉅鹿下曲陽人隋高祖受禪遷

著作郎 北史諸葛穎字漢建康人起家梁邵陵王參軍入

隋遷著作郎 其九條 唐書咸亨高宗改元 武德高祖改元 長壽武

后改元 唐書李仁實魏州頓丘人歷官左史

唐書敬播河東人累遷著作郎兼脩國史與孔穎

達等撰次隋史與令狐德棻撰晉書大抵凡例皆

播所發也 唐書許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龍朔中為右相

唐書牛鳳及長壽中撰唐書自武德終弘道為百

有十卷 其十條 唐書庾自直穎川人大業初授著作郎

唐書虞世南字伯施餘姚人隋大業中遷秘書郎

入唐累官秘書監 唐書蔡允恭荊州江陵人仕隋為起居舍人入唐

官至太子洗馬 唐書呂才博州清平人累擢太常博士

唐書蕭鈞大保瑀之從子也永徽中累遷弘文館

學士 唐書褚遂良錢唐人散騎常侍亮之子也歷官尚

書右僕射 唐書上官儀字游韶陝州人授弘文館學士遷秘

書郎 唐書李安期百藥之子也高宗時遷中書舍人自

德林至安期三世掌制誥至孫義仲又為中書舍

人 唐書顧胤吳人永徽中累遷起居郎兼脩國史

唐書高智周晉陵人累官秘書郎弘文館學士

詩邨風靜女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彤管有煇悅懌

女美 國語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獻公曰君盍殺我

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太子惠其民而不惠於其

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狐死矣 其一二
後漢書王逸字叔師宜城人順帝時為侍中注楚
辭行于世 晉書阮籍縱酒昏酣遺落世事聞步兵厨人善釀
貯有美酒三百斛求為步兵校尉 其十四條

門人太康盧 申校

史通訓故卷之十一終

史通訓故卷之十二

古今正史第二 總十八條

三墳五典

易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儒者云伏犧氏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又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春秋傳載楚左史能讀三墳五典禮記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由斯而言則墳典文義三五典策至於春秋之時猶大行於世爰及後世其書不傳惟唐虞已降可得言者然自堯而往聖賢猶述求其一二髣髴存焉而後來諸子廣造奇說其語不經其書非聖故馬遷有言神農已前吾不知矣班固亦曰顓頊之事未可明也斯則墳典所記無得而稱者焉 校三字

尚書

堯舜相承已見墳典周監二代各有書籍至孔子討論其義刪為尚書始自唐堯下終秦繆其言百篇而各為之序屬秦為不道坑儒禁學孔子之末孫曰孔惠壁藏其書漢室龍興旁求儒雅聞故秦博士伏勝能傳其業詔太常使掌固晁錯受焉時伏生年且百歲言不可曉口授其書纔二十九篇自是傳其學者有歐陽氏大小夏侯宣帝時復有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行之於世其篇所載年月不與序相符會又與左傳國語孟子所引秦誓不同故漢魏諸儒謂馬融鄭玄王肅也咸疑其繆古文尚書者即孔惠之所藏科斗之文字也魯恭壞孔子舊宅始得之於壁中博士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增多二十五篇更以隸古字寫之編為四十六卷司馬屢採其事故遷多有古說安國又受詔為之訓傳值武帝末巫蠱事起經籍道息不獲奏上藏諸私家劉向取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脫誤甚衆至於後漢孔氏之本遂絕其有見於經典者諸儒皆謂之逸書馬融也鄭玄社王肅亦注今文尚書而大與古文孔傳相類或肅私見其本而獨秘之乎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

續始以孔傳奏上而缺舜典一篇乃取肅之堯典從
 慎徽以下分為舜典以續之自是歐陽大小夏侯家
 等學馬融鄭玄王肅諸注廢而古文孔傳獨行列於
 學官永為世範齊建武中吳興人姚方興采馬王之
 義以造孔傳舜典云於大航購得詣闕以獻舉朝集
 議咸以為非梁武帝時為博士議曰孔敘稱伏生誤
 有五篇蓋文句相連所以或令舜典必
 有粵若稽古伏生雖云昏及江陵版蕩其文入北中
 老何容由是遂不見用也原學者得而異之隋學士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
 第故今人所習尚書舜典元出於姚者焉校三字

前漢書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受尚書于伏生以
 授兒寬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前漢書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
 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兄子建由是
 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前漢書魯恭王餘孝景程姬之子也初立為淮陽
 王後徙王魯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
 宮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南齊書建武齊明帝蕭鸞改元

春秋

當周室微弱諸侯力爭孔子應聘不遇自衛而歸乃
 與魯君子丘明觀書於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作春秋
 上遵周公遺制下明將來之法自隱及哀十二公行
 事經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失其真故
 論本事而為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
 當世君臣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所以
 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
 傳鄒氏元師夾氏有錄無書故不顯於世漢興董仲
 舒公孫弘並治公羊其傳習者有嚴顏二家之學宣
 帝即位聞衛太子私好穀梁乃召名儒蔡千秋蕭望
 之等大議殿中因置博士平帝初立左氏逮於後漢
 儒者數廷毀之會博士李封卒遂不復補和帝元興
 十一年鄭興父子奏請重立於學官至魏晉其書漸
 行而二傳亦廢今所用左氏本即杜預所注者校四
前漢書顏注公羊子名高齊人穀梁子名喜魯人
 俱著春秋傳
史記公孫弘字季菑川國薛人武帝時為丞相封
 平津侯
前漢書嚴彭祖字公子下邳人頗安樂字公孫薛
 人俱事陸孟孟弟子百餘人惟彭祖安樂憤問疑
 義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義在二子矣
前漢書衛太子得幸生戾太子據武帝詔太子受
 公羊春秋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宣帝史
 皇孫之子戾太子之孫也既立聞衛太子好穀梁

乃詔諸儒議之由是穀梁之學大盛
前漢書沛蔡千秋從魯榮廣受穀梁春秋為學最
篤宣帝召見使說經善之擢為諫大夫
前漢書蕭望之字長倩蘭陵人宣帝時詔望之等
平公羊穀梁同異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
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盛
後漢書范滂以左氏淺末不宜立學陳元爭之與
亦辨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
元為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
封諸儒以左氏立議論難譚公卿以下數廷爭之
會李封卒左氏復廢
後漢書鄭興字少贛開封人善左氏傳光武徵為
太中大夫子象字仲師從父受左氏春秋以明經
遷給事中

光通訓故

卷之五

五

史記

又當春秋之世諸侯國自有史故孔子求衆家史記
而得百二十國書如楚之書鄭之志魯之春秋魏之
紀年此其可得言者左丘明既配經立傳又撰諸異
同號曰外傳國語二十一篇斯蓋採書志等文非唯
魯之史記而已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錄自古帝王公
侯卿大夫之世終乎秦末號曰世本十五篇春秋之
後七雄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
太中大夫陸賈紀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
世太史公司馬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
而卒子遷乃述父遺志採左傳國語刪世本戰國策
據楚漢列時事上自黃帝下訖麟趾作十二本紀十
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都謂之史
記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諸名山副在京
師以俟後聖君子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
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錄而已
張晏漢書注云十篇
歿後亡失此說非也
元成之間會稽褚先生更補其缺作武帝紀三王世
家龜策日者等傳其龜策日者辭多鄙陋非遷本意
也晉散騎常侍巴西譙周以遷書周秦已上或采家
人諸子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
舊典以糺其繆今則與史記並行於代焉
校十字
前漢書楊惲傳陰人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太史
公記頗為春秋以才能稱蜀志譙周字允南西
充人後主時徙中散大夫蜀平入魏封陽城亭侯

前漢書

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
 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
 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
 迄于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為
 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偽褒新莽誤後惑
 衆不當垂之後代者也於是採其舊事旁貫異聞作
 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一家乃起元
 高皇終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上
 下通洽為漢書紀表志傳百篇其事未畢會有上書
 云固私改作史記者有詔京兆收繫悉錄家書封上
 固弟超詣闕自陳明帝引見言固續父所作不敢改
 易舊書帝意乃解即出固徵詣校書受詔卒業經二
 十餘載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固後坐竇氏事卒於洛
 陽獄書頗散亂莫能綜理其妹曹大家博學能屬文
 奉詔校敘又選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授讀其
 八表及天文志等猶未克成多是待詔東觀馬續所
 作而古今人表不類本書始自漢末迄乎陳世為其
 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於專門受業與五經相亞初
 漢獻帝以固書文煩難省乃詔侍中荀悅依左氏傳

刪為漢紀三十篇命秘書給紙筆經五年乃就其言
 簡要亦與本傳並行 校四字

前漢書藝文志馮商續太史公七篇注商陽陵人
 治易事五鹿充宗與孟柳俱侍詔頗序列傳未卒
 病死
 後漢書馮衍字敬通杜陵人田邑既降帝怨衍等
 不時至遂見黜
 前漢書班固為竇憲中護軍及憲敗固先坐免官
 初洛陽令种兢嘗出行固奴干其車騎吏推呼之
 奴醉罵兢畏憲不敢祭而心銜之及竇氏賓客皆
 逮考競因此捕固係死獄中
 後漢書曹大家名昭字惠姬曹世叔之妻班彪之
 女也凡固著漢書未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
 書閣踵而成之
 後漢書馬嚴七子惟融續知名續字季則博觀羣
 書順帝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馬融從班昭受
 讀後詔融元續繼昭成之

史通訓故 卷之十二 八

後漢書

在漢中興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冀作世祖本紀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自是以來春秋世亦以煥炳而忠臣義士莫之撰勒於是又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及諫議大夫李尤雜作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自建武訖乎永初事業垂竟而珍等繼卒復命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羌傳地理志至元嘉元年復令大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列傳入崔篆諸人寔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衆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虎盧植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邕別作朝會車服二志後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會董卓作亂大駕西遷史臣廢棄舊文散逸及在許都楊彪頗存注記至於名賢君子自太初已下闕續魏黃初中唯著先賢表故記殘缺至晉不成太始中秘書丞司馬彪始討論衆說

綴其所聞起元光武終于孝獻錄世十二編年二百

通綜上下旁引庶事為紀志傳凡一十三篇號曰續

漢書又散騎常侍華嶠刪定東觀記為漢後書帝記

十二皇后紀二三譜十典列傳七十總九十七篇其

十典竟不成而卒自斯已後作者相繼為編年者四

族創紀傳者五家推其所長華氏居最而遭晉室東

徙三惟一存至宋宣城太守范曄乃廣集學徒窮覽

舊籍刪煩補畧作後漢書凡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合

為百篇會擘以罪被收其十志亦未成而死先是晉

東陽太守袁宏抄撮漢氏後書依荀悅體著後漢紀

十三篇世言漢中興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校十五

後漢書李尤字伯仁廣漢人安帝時為諫議大夫

受詔與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

後漢書建武光武改元永初安帝改元

後漢書伏湛光武時徙封不其侯傳爵至玄孫無

忌無忌博物多識桓帝時詔與黃景崔寔等共撰

後漢書元嘉桓帝改元

後漢書邊韶字孝先浚儀人桓帝時徵拜太中大

夫著作東觀

後漢書崔寔字子真涿郡安平人桓帝時為郎

後漢書朱穆字叔南陽宛人歷官侍御史

後漢書順烈梁皇后諱納大將軍商之女永建三

年選入宮為貴人陽嘉元年立為后冲帝立尊為

皇太后

後漢書安思閔皇后諱姬榮陽人閔暢之女元初

元年選入宮二年立為后後以濟陰王事遷之誰

宮

後漢書崔篆王莽時為郡文學徵詣公車投劾歸

三國志

魏史黃初太和中始命尚書衛覬繆襲草創紀傳累載不成又命侍中常誕應璩秘書王沉大將軍從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長史孫資司隸校尉傅玄等復共撰定其後王沉獨就其業勒成魏書四十四卷其書多為時諱殊非實錄吳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撰吳書峻孚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勅常曜周昭薛瑩梁廣華覈訪求往事相與記述並作之中推瑩為首當歸命侯時廣昭先亡曜瑩徙黜史官久闕書遂無聞覈表請曜瑩續成前史其後曜獨終其書定為五十五卷至晉受命海內大同著作陳壽乃集三國史撰為國志凡六十五篇夏侯湛時亦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草而罷及壽卒梁州大中正范頽表言國志明乎得失辭多勸誠有益風化頽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就家寫其書先是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畧事止明帝其後孫盛撰魏氏春秋王隱撰蜀記張勃撰吳錄異聞錯出其流竄多宋文帝以國志載事傷於簡畧乃命中書郎裴松之兼採衆書補注其闕由是世言三國之志者以裴注為本焉

校十一字

莽後以為建新大尹未幾稱疾去
後漢書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安帝時為中黃門以立濟陰王是為順帝封浮陽侯
後漢書鄭衆字季產南陽犂人肅宗即位拜小黃門以誅竇憲遷大長秋後封鄉侯
後漢書蔡倫字敬仲桂陽人永平末給事宮掖後封龍亭侯
後漢書熹平靈帝改元
三輔決錄馬日磾字翁叔融之族孫獻帝時官太傅與蔡邕楊賜等校定石經
魏志黃初文帝改元
晉書太始武帝改元

史通評故

卷之十一

十一

十一

魏志衛覬字伯儒河東安邑人以才學稱魏國建

拜侍中魏志繆襲字熙伯蘭陵人歷官光祿勳

魏志常璩字仲將京兆人歷官侍中魏志應璩字休璉汝南人歷官散騎侍郎典著作

文章教錄孫該字公達任城人年二十上計授召

為郎中著魏書吳志孫權謚大皇帝

吳志薛瑩字道言竹邑人孫皓立太子領少傅何

定建議鑿聖谿以通江淮瑩督萬人往後以盤石

難施功能定誅皓追聖谿事下瑩獄徙廣州後召

還為左國史吳志華覈字承先武進人以文學入為秘府郎孫

皓時遷東觀令領右國史吳志孫皓以晉太康元年降詔曰孫皓窮迫歸降

前詔待之以不死今皓垂至意猶愍之其賜號為

歸命侯

史通訓故 卷之七

晉書

晉史洛京時著作郎陸機始撰三祖紀佐著作郎東

晉又撰十志會中朝喪亂其書不存先是歷陽令陳

郡王銓有著述才每私錄晉書及功臣行狀未就而

卒子隱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事跡多所詳究過

江為著作郎為詔撰晉書為其同僚虞預所斥坐事

免官家貧無資書未遂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

昌鎮亮給其紙墨由是獲成凡為晉書八十九卷咸

康六年始詣闕奏上隱雖好述作而辭拙才鈍其書

編次有序者皆銓所修章句混漫者必隱所作時尚

書郎領國史千寶亦撰晉紀自宣訖愍七帝五十三

年凡二十二卷其書簡畧直而能婉甚為當時所稱

晉江左史自鄧粲孫盛王韶之檀道鸞已下相次繼

作遠則編記兩帝近則唯敘六朝至宋湘東大守何

法盛始撰晉中興書勒成一家首尾該備齊隱士東

莞臧榮緒又集東西二史合成一書皇家貞觀中有

詔以前後史十有八家制作雖多未能盡善乃勅史

官更加纂錄採正典與舊雜作說數十餘部兼引偽

史十六國書為記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并

序例目錄合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晉史者皆葉其

舊本競從新撰者焉 校八字 晉書成康成帝改元

宋書王韶之字休泰佛之子也晉義熙中除著作

郎宋武帝受命加驍騎將軍 南史臧榮緒東莞

晉人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為一書紀志傳百一十卷

宋書

宋史元嘉中著作郎何承天草創紀傳自此以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補承天殘缺後又命裴松之續成國史松之尋卒史佐孫冲之表求別自創立為一家之言孝建初又勅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六年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孫山蘇所述勒為一書其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自造而序事多虛難以取信自永光已後至禪讓十餘年中闕而不載至齊著作郎沈約更補綴所遺製成雜史自義熙肇號終乎昇明三年為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合百卷名曰宋書永明末其書既行河東裴子野更刪為宋畧二十卷沈約見而歎曰吾所不逮也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畧為上沈書次之

校二字

宋書何承天東海剡人仕宋領著作佐郎撰國史南史蘇寶生名寶生本寒門有文義之美元嘉中立國子學為毛詩助教南史臧質字含文東莞莒宮人世祖即位以質為都督江州諸軍事後同義宣謀反伏誅宋書晉爽小名女生扶風郿人世祖以為都督豫州諸軍事後與義宣謀逆為薛安都所誅宋書王僧達郢州人為始興王參軍累遷中書令宋書元嘉文帝改元孝建大明俱孝武帝改元永光廢帝改元晉書義熙晉安帝改元宋書昇明宋順帝改元南齊書永明齊武帝改元

齊書

齊史江淹始受詔著述以史之所難無出於志故先著其志以見其才沈約復著齊紀二十篇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合成五十九篇時奉朝請吳均亦表請撰齊史乞給起居注并群臣行狀有詔齊氏故事布在流俗聞見既多可自搜訪也均遂撰齊春秋三十篇其書稱梁帝為齊明佐命帝惡其實詭一作燔之然其私本竟能與蕭氏所撰並傳於後

校一字

梁書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齊高帝始置史館命淹掌之入梁為散騎常侍南史梁武帝諱衍姓蕭氏蘭陵中都里人齊鬱林侯德明帝作諱將為妾立計帝欲助齊明頌齊武

梁書

梁史武帝時沈約與給事中周興嗣步兵校尉鮑行卿秘書監謝昊相承撰錄已有百篇值承聖淪沒並從焚蕩廬江何之元沛國劉璠以所聞見究其始末合撰梁典三十篇而紀傳之書未有其作陳祠部郎中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周但既當朝務兼修國史至於陳亡其書不就

校五字

梁書周興嗣字思纂項郡人歷官員外郎南史鮑行卿以博學稱為臨川王錄事累遷中書舍人梁書承聖元帝改元南史姚察吳興人陳永定中累官吏部尚書陳亡入隋

陳書

陳史初有吳郡顧野王北地傅綽各為撰史學士其武文二帝紀即顧傳所脩太建初中書郎陸瓊續撰諸篇事傷煩雜姚察就加刪改粗有條貫及江東不守持以入關隋文帝常索梁陳事跡察具以所成每篇續奏而依違在苒竟未絕筆皇家貞觀初其子思廉為著作郎奉詔撰成二史於是憑其舊藁加以新錄彌歷九載方始畢功述為梁書五十六卷陳書三十六卷今並行世焉

校九字

陳書顧野王字希馬吳人梁大通初除太學博士

史通訓故

卷之五

十七

陳書傅綽字宜事靈州人梁太清末南奔為王琳

記室琳亡陳文帝召為撰史學士

南史陳高祖武帝諱霸先姓陳氏吳興長城下

若里人受梁敬帝禪世祖文皇帝諱蒨字子華始

興王之長子也武帝崩詔入續大業太建宣帝改

元

北史隋高祖文皇帝姓楊氏諱堅弘農華陰人漢

六尉陵之十四世孫也受周靜帝禪

陳書陸瓊字伯玉吳郡人仕陳歷官吏部尚書

唐書陸瓊字伯玉吳郡人仕陳歷官吏部尚書

唐書為弘文館學士

十六國春秋

十六國史前趙劉聰時領左國史公師或撰高祖本紀及功臣傳二十人甚得良史之體峻脩諧其訕謗先帝聰怒而誅之劉曜時平輿子和苞譏趙記十篇事止當年不終曜滅後趙石勒命其臣徐光宗歷傳暢郭惜等撰上黨國記起居注趙書其後又令王蘭陳宴程陰徐機等相次撰述至石虎並令刊削使勒功業不傳其後燕太傅長史田融宋尚書庫部郎郭仲產北中郎參軍王度追撰石事集鄴都記趙記等書前燕有起居注杜輔全錄以為燕紀後燕建興元年董統受詔草創後書著本紀并佐命功臣王公列傳合三十卷慕容垂稱其敘事富贍足成一家之言但褒述過美有慙董史之直其後申秀范享各取前後二燕合成一史南燕有趙郡王景暉嘗事德超撰二主起居注超亡仕於馮氏官至中書令仍撰南燕錄六卷蜀初號曰成後改稱漢李勢散騎常侍常璩撰漢書十卷後入晉秘閣改為蜀李書璩又撰華陽國志具記李氏興滅前涼張駿十五年命其西曹邊瀏集內外事以付秀才索綏作涼國春秋五十卷又張重華護軍參軍劉慶在東苑專修國史二十餘年

著涼記十二卷建康太守索暉從事中郎劉昞又各著涼書前秦史官初有趙淵車敬梁熙常譚相繼著述符堅嘗取而觀之見苟太后幸李威事怒而焚滅其本後著作郎董誼追錄舊語十不一存及宋武帝入關會訪秦國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問諸仇池並無所獲先是秦秘書郎趙整叅撰國史值秦滅隱於商洛山著書不輟有馮翊車頻助其經費整卒翰乃啟頻纂成其書以元嘉九年起到二十八年方罷定為三卷而年月失次首尾不倫河東裴景仁又正其訛僻刪為秦記十一篇後秦扶風馬僧虔河東衛隆景並著秦史及姚氏之滅殘缺者多泓從弟和都仕魏為左民尚書又追撰秦紀十卷夏天水趙思群北地張淵於真與承光世並受命著其國書及統萬之亡多見焚燒西涼與西秦北燕其史或當代所書或他邦所錄段龜龍記呂氏宗欽記禿髮氏韓顯宗記呂馬氏唯此三者可知自餘不詳誰作魏世黃門侍郎崔鴻乃考覈衆家辨其同異除煩補闕錯綜綱紀易其國書曰錄正紀曰傳都謂之十六國春秋鴻始以景明之初求諸國逸史逮至始元年鳩集稽備而猶闕蜀事不果成書推求十有五年始於江東購獲

乃增其篇目勒為十卷鴻歿後永安中其子繕寫秦上請藏諸秘閣由是偽史宣布大行於時校十八字晉書載記前趙劉淵字元海昌頌之後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三世凡二十七年以成帝咸和四年滅後趙石勒字世龍武鄉羯人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嘉五年滅前燕慕容廆鮮卑人始廆以武帝六年稱公至暉四世凡八十五年以海西公太和五年滅後燕慕容垂以太元八年僭位改元建興傳至熙

南燕慕容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位至超二世滅蜀李特巴西宕渠人子雄僭號國號成至李勢嗣位改曰漢始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勢六世凡四十六年以穆帝永嘉三年為桓溫所滅前凉張駿字公庭是之子也建興四年封霸城侯自執為凉州至天錫凡九世七十六年為苻堅滅前秦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健以穆帝七年僭立至苻登五世四十四年以孝武太元十九年滅苻堅字永固雄之子也初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至是堅收起居注觀之見其事慚怒乃焚其書檢史官將加其罪會趙泉車敬等已死乃止堅後為姚萇所執繼于新平佛寺後秦姚萇字景茂以孝武太元九年僭位至泓三世凡三十二年以安帝義熙十三年為劉裕所滅夏赫連勃勃字屈子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僭位改元真興子昌改元承光始勃勃以安帝義熙二年僭位至昌二世凡二十六年為魏所滅西凉李暠字玄盛隴西成紀人暠以安帝隆安四年立至宋少帝景平元年滅凡二十四年西秦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國仁以孝武太元十年僭位至慕末四世凡四十六年為赫連定所滅後凉呂光畧陽氏人以孝武太元十二年定凉州十五年僭位傳至隆以安帝元興三年滅凡十有三年北燕馮跋字文起信都人跋以孝武太元二十年僭位至弘二世凡二十八年滅魏書景明至始魏主恪改元永安魏莊帝改元

後魏書

元魏史道武時始令鄧淵著國記為十卷而條例未成暨乎明元廢而不述神麀二年又詔集諸文士崔浩浩弟覽高閭鄧穎晁維范亨黃輔等撰國書為十卷又特命浩總監史任務從實錄復以中書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並參著作續成前史書敘述國事無隱惡而刊石寫之以示行路浩坐此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自是遂廢史官至文成帝和平元年始復其職而以高允典著作脩國記九年已九十手目俱衰時有校書郎中劉模長於緝綴乃令執筆而口占授之如是者五六歲所成篇卷模有力焉初國記自鄧崔以下皆相承作編年體至孝文太和十一年詔秘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始分為紀傳異科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既而崔光遵業補續下訖孝明之世溫子昇復脩孝武紀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魏史官私所撰盡於斯矣齊天寶二年勅秘書監魏收博採舊聞勒成一史又令刁柔辛元植方延祐睦仲讓裴昂之高孝幹等助其編次收所取史官懼相凌忽故刁辛諸子並乏史才唯以髣髴學流憑附得進於是大徵百家譜狀斟酌以成魏書上

自道武下終孝靜紀傳與志凡百三十卷收諧齊氏於魏室多不平既黨北朝又厚誣江左性憎勝已喜念舊惡甲門盛德與之有怨者莫不被以醜言沒其善事遷怒所至毀及高曾書成始奏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論討前後列訴者百有餘人時尚書令楊遵彥一代貴臣勢傾朝野收撰其家傳甚美是以深被黨援諸訟史者皆獲重罰或斃於獄中群怨謗聲不息孝昭世勅收更加研審然後宣布於外書成嘗訪諸群臣猶云不實又令治改其所變易甚多由是世薄其書號為穢史至隋開皇勅著作郎魏澹與顏之推辛德源更撰魏書矯正收失澹以西魏為真東魏為偽故文恭列紀孝靜稱傳合紀傳論例摠九十二篇煬帝以澹書猶未能善又勅左僕射楊素別撰學士潘徽褚亮歐陽詢等佐之會素薨而止今世稱魏史者猶以收本為主焉 校九字

魏書太祖道武帝諱珪獻明帝之子太宗明元皇帝諱嗣道武之長子也世祖太武皇帝諱燾明元帝之長子也改元神麀高宗文成皇帝諱浹景穆皇帝之長子也改元太平高祖孝文皇帝諱宏獻文帝之長子也改元太和世宗宣武皇帝諱恪孝文帝之第二子也肅宗孝明皇帝諱詡宣武帝之第二子也孝靜皇帝諱善見清河王亶之子也出帝平陽王脩為斛斯椿等迫脅出於長安是為西魏魏孝靜帝仍都洛是為東魏北史崔浩弟簡字仲亮一名覽道武初歷中書侍

即參著作事
北史高閭字閭士漁陽雍奴人和平末仕中書侍

郎與高允齊名時稱二高
魏書高允字伯恭渤海蓀人頗著作郎

魏書李彪字道回瑯丘人魏孝文初為秘書丞
北史崔光清河人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賜名焉

仕著作郎
北史邢巒字洪賓河間鄆人累遷中書侍郎

北史溫子昇字鵬舉其先太原人祖避難家齊陰
孝莊時為主客郎中

北史刁柔字子溫解巾司空行參軍累遷國子博
士

北史辛元植德源之從祖兄也齊天保中歷位北
海太守

北史楊愔字遵彥華陰人仕至尚書右僕射
北史開皇隋文帝改元

北齊書顏之推字介邗邗人為梁湘東王常侍自
齊入周至隋開皇召為文學

北史辛德源字孝基隴西人入隋牛弘以德源才
學奏與王劭同脩國史

北史潘徽字伯彥吳郡人入隋晉王廣引為揚州
博士帝嗣位令與褚亮等撰魏書

唐書褚亮字希明錢塘人太宗起文學館亮為學
士

唐書歐陽詢字信本臨湘人仕隋為太常博士入
唐貞觀中為太子率更令

北齊書

高齊史天統初太常少卿祖孝徵述獻武起居名曰

黃初傳天錄時中書侍郎陸元規常從文宣征討著

皇帝實錄惟記行師不載它事自武平後史官陽休

之杜臺卿祖崇儒崔子發等相繼注記逮於齊滅隋

秘書監王劭內令史李德林並少仕鄴中多識故事

王乃憑述起居注廣以異聞造編年書號曰齊志十

有六卷其序云二十卷今世間傳者唯十六卷焉李在齊預脩國史創紀

傳書二十七卷至開皇初奉詔續撰增多齊史三十

八篇已上送官藏之秘府皇家貞觀初勅其子中書

舍人百藥仍其舊錄雜採它書演為五十卷今之言

齊史者唯王李二家云 校二字

北齊高祖高歡以武定五年覺謚獻武王天統元

年改謚神武皇帝子洋受魏禪國號齊是為顯祖

文宣皇帝後主緯武成帝之長子改元天統又改

武平

北齊書祖珽字孝徵瑩之子也起家秘書郎後主

時依于陸澄拜尚書左僕射

北齊書陽休之字子烈無終人仕魏黃門侍郎入

齊還尚書

唐書貞觀太宗改元

唐書李百藥字重規德林之子也仕隋為通事舍

後周書

宇文周史大統年有秘書丞柳虬兼領著作直辭正色事有可稱至隋開皇中秘書監牛弘追撰周紀十有八篇畧敘紀綱仍皆抵牾皇家貞觀初勅秘書丞令狐德棻秘書郎岑文本共加脩緝定為周書五十卷

校二字

北史周節孝閔皇帝宇文覺受西魏禪國號周北史西魏孝武帝崩南陽王寶炬立是為文帝政元大統

隋書

史通訓故

卷之三

書

三

隋史當開皇仁壽時王劭為書八十卷以類相從定其篇目至於編年紀傳並闕其體煬帝世唯有王胄等所脩大業起居注及江都之禍仍多散逸皇家貞觀初勅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共撰成隋書五十五卷與新撰周史並行於時初太宗以梁陳及齊周隋氏並未有書仍命學士分脩事具於上仍使秘書監魏徵摠知其務凡有讚論徵多預焉始以貞觀三年創造至十八年方就唯思廉貞觀二年起姚功多於諸史一歲合為五代紀傳并目錄凡二百五十二卷書成下於

史閣唯有十志斷為三十卷尋擬續奏未有其文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常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撰其先撰史人唯令狐德棻重預其事太宗崩後刊勒始成其篇第雖編入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為五代史志

校四字

隋書開皇仁壽俱文帝改元大業煬帝改元北史王胄字承基邗郡人隋大業初為著作郎唐書顏師古字籀其先邗郡人祖之推自齊入周遂居關中師古貞觀中遷秘書監

唐書魏徵字玄成鉅鹿人初為隱太子洗馬後遷秘書監

唐書于志寧字仲謚高陵人武德中兼文學館學士

史通訓故

卷之三

書

三

唐書李淳風岐州雍人與諸儒脩書遷太史令

唐書

惟大唐之受命也義寧武德間工部尚書溫大雅首撰創業起居注三篇自是司空房玄齡給事中許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相與自立編年體號為實錄迄乎三帝世有其書貞觀初姚思廉始撰紀傳粗成三十卷至顯慶元年太尉長孫無忌與于志寧令狐德棻著作郎劉胤之楊仁卿起居郎顧胤等因其舊作綴以後事復為五十卷雖云繁雜時有可觀龍朔中敬宗又以太子少卿摠統史任更增前作混成百卷如高宗本紀及永徽名臣四夷等傳多是其所造又起草十志未半而終敬宗所作紀傳或曲希時旨或猥釋私憾凡有毀譽多非實錄必方諸魏伯起亦猶張衡之蔡邕焉其後左史李仁實續撰于志寧許敬宗李義府等傳載言紀事見推直筆惜其短世一作功業未終至長壽中春官侍郎牛鳳及又斷自武德終于弘道撰為唐書百有十卷鳳及以暗聾不才而輒議一代大典凡所纂錄皆素責私家行狀而世人敘事罕能自遠一作達或言皆比興全類咏諷或語多鄙樸實同文案而摠入編次了無釐革其有出自胸臆申其機杼發言則嗤鄙惟誕敘事則參差倒錯故聞

其篇第豈謂可觀披其章句不識所以既而悉收姚許諸本欲使其書獨行由是皇家舊事殘缺殆盡長安中余與正諫大夫朱敬則司封郎中徐堅左拾遺吳兢奉詔更撰唐書勒成八十卷神龍元年又與兢等重脩則天實錄編為三十卷夫舊史之壞其亂如繩錯綜艱難期月方畢雖言無可擇事多遺恨庶將來削彙猶有憑焉大抵自古史臣撰錄其梗槩如此蓋屬詞比事以月繫年為史氏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畧盡於斯矣自餘偏記小說則不暇具而論之

校十字

北史義寧隋恭帝改元

唐書武德唐高祖改元

唐書溫大雅字彥弘并州人隱太子將為亂秦王

表大雅鎮洛陽

唐書房玄齡字喬臨淄人仕中書令

唐書顯慶永徽龍朔弘道俱高宗改元

唐書長孫無忌字機輔洛陽人高宗即位拜太尉

唐書李義府其先瀛州人後家于永太貞觀中拜太子舍人

唐書長壽武則天改元

弟惟讓校

史通訓故卷之十二終

史通訓故卷之十三

疑古第三 總十一條

蓋古之史氏區分有二焉一曰記言二曰記事而古人所學以言為首至若虞夏之典商周之誥仲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說凡有遊談專對獻策上書者莫不引為端緒歸其的唯其於事也則不然至若少昊之以鳥名官陶唐之以御龍拜職夏氏之中衰也其盜有后羿寒浞齊邦之始建也其君有蒲姑伯陵斯並開國承家異聞奇事而後世學者罕傳其說唯夫博物君子或粗知其一隅此則記事之史不行而史通訓故

記言之書見重斷可知矣及左氏之為傳也雖義釋本經而語雜它事遂使兩漢儒者嫉之若讎故二傳大行擅名後世又孔門之著述也論語專述言辭家語兼陳事業而自古學徒相授唯稱論語而已由斯而談並古人輕事重言之明效也然則上起唐堯下終秦繆其書所錄唯有百篇而書之所載以言為主至於廢興行事萬不記一語其缺畧可勝道哉故令後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案論語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又曰成事不說事已成不可復說遂事不諫事已遂不可復諫既往不咎事已往不可復追咎又曰民

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用也可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日用而不能知自此引

經四處注皆全夫聖人立教其言若是在於史籍其

義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以美之雖有其惡不加毀

也惡者因其惡而惡之雖有其美不加譽也故孟子

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魏文帝曰舜禹之

事吾知之矣漢景帝曰學者不言湯武受命不為愚

斯並曩賢精鑒已有先覺而拘於禮法限以師訓雖

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蓋亦多矣又案魯史之

有春秋也外為賢者內為本國事靡洪纖動皆隱諱

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於六經亦皆如此

史通訓故

故觀夫子之刊書也夏桀讓湯武王斬紂其事甚著

而芟夷不存此事出周書案周書是孔子刪尚書之餘以成其錄也觀夫子之

定禮也隱閔非命惡視不終而奮筆昌言云魯無篡

弑觀夫子之刪詩也凡語國風皆有怨刺在於魯國

獨無其章魯多淫僻豈無刺詩觀夫子之論語也君

娶於吳是謂同姓而司敗發問對以知禮斯驗聖人

之飾智矜愚愛憎由已者多矣加以古文載事其詞

簡約推者難詳缺漏無補遂令後來學者莫究其源

蒙然靡察有如蠶瞽今故評其疑事以著于篇凡有

十條列之于後 校十字

蓋虞書之美放勛也云克明峻德而陸賈新語又曰堯舜之臣比屋可封蓋因堯典成文而廣造奇說也按春秋傳云高陽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謂之元愷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帝鴻氏少昊氏顓頊氏各有不才子謂之渾沌窮奇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亦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以比三族俱稱四凶而堯亦不能去斯則當堯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齊列善惡無分賢愚共貫但論語有云舜舉咎繇不仁者遠是則當咎繇未舉不仁甚多以驗堯時群小在位者又安得謂之克明峻德比屋可封者乎其疑一也 校二字

堯典序又云將遜于位讓虞舜孔氏注曰堯知子丹朱不肖故有禪位之志按汲冢瑣語云舜放堯於平陽而書云某地有城以囚堯為號識者憑斯異說頗以禪授為疑然則觀此二書已足為證者矣而猶有所未覩也何者據山海經謂放勛之子為帝丹朱而列君於帝者得非舜雖廢堯仍立堯子俄又奪其帝者乎觀近有姦雄奮發自號霸王或廢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則示相推戴終亦成其篡奪求

諸歷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載一揆斯則堯之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其疑二也 校三字

虞書舜典又云五十載陟方乃死注云死蒼梧之野因葬焉按蒼梧者於楚則川號汨羅在漢則邑稱零桂地摠百越山連五嶺人風嫫劃地氣歎瘴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履其途况以萬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國且舜必以精華既竭形神告勞捨茲寶位如釋重負何得以垂歿之年更踐不毛之地兼復二妃不從怨曠生離萬里無依孤魂盡讓王高蹈豈其若是者乎歷觀自古人君廢逐若夏桀放於南巢趙嘉遷於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郴語其艱棘未有如斯之甚也斯則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其疑三也 校四字

汲冢書云舜放堯於平陽益為啟所誅又曰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凡此數事語異正經其書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按舜之放堯文之殺季無事別說足驗其情已於此篇前後言之詳矣夫惟益與伊尹且戮於正書猶無其證推而論之如啟之誅益仍可覈也何者舜廢堯而立丹朱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機權勢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祿其事不成自貽伊咎觀夫近古篡奪桓獨不全焉仍反正若啟

之誅益亦猶晉之殺玄乎若舜禹相代事業皆成惟
益履車伏辜夏后亦猶桓劬曹馬而獨致元與之禍
者乎其疑四也 校三字

湯詰云湯伐桀戰于鳴條又云湯放桀於南巢唯有
慙德而周書殷祝篇稱桀讓湯王位 云此則有異
於尚書如周書之所說豈非湯既勝桀力制夏人使
桀推讓歸王於己蓋欲比跡堯舜襲其高名者乎又
按墨子云湯以天下讓務光而使人說曰湯欲加惡
名於汝務光遂投清泠之泉而死湯乃即位無疑然
則湯之飾讓偽跡甚多考墨家所言雅與周書相會
夫尚書之作本出周書孔父截剪浮詞裁成雅語去
其鄙事直云慙德豈非欲滅湯之過增桀之惡者乎
其疑五也 校一字

夫五經立言千載猶仰而求其前後理甚相乖何者
稱周之盛也則云三分有二商紂為獨夫語殷之敗
也又云紂有臣億萬人其亡流血漂杵斯則是非無
準向背不同者焉又按武王為泰誓數紂過失亦猶
近代之有呂相為晉絕秦陳琳為袁檄魏欲加之罪
能無辭乎而後來諸子承其偽說竟列紂罪有倍五
經故孔子曰桀紂之惡不至是君子惡居下流班生

亦云安有據婦人於朝劉向又曰世人有弑父害君
桀紂不至是而天下惡者皆以桀紂為先此其自古
言辛癸之罪將非厚誣者乎其疑六也 校二字

微子之命篇云殺武庚按祿父即商紂之子也屬社
稷傾覆家國淪亡父首梟懸母軀分裂永言怨耻生
死莫二向使其侯服事周而全軀保其妻子也仰天
俯地何以為生含齒載髮何以為貌既而合謀二叔
殉節三監雖君親之怨不除而臣子之誠可見考諸
名教生死無慙於義者苟以其功業不成便以頑人
為目必如是則有君若夏少康有臣若伍子胥向若
隕讐雪怨衆敗身滅亦當隸跡醜徒編名逆黨者邪
其疑七也 校二字

論語曰夫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按
尚書云西伯戡黎殷始咎周夫姬氏爵乃諸侯而輒
行征伐結怨王室殊無媿畏此則春秋荆蠻之滅諸
姬論語季氏之伐顓臾也又按其書曰朱雀 云文
王受命稱王 云夫天無二日地唯一人有殷猶存
而王號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吳越僭號而陵天子也
然則戡黎滅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亦猶
近者魏司馬文王害權臣黜少帝坐加九錫行駕六

馬及其歿也而荀勗猶謂之人臣以終蓋姬之事殷當比馬之臣魏必稱周德之大者不亦虛為其設也其疑八也 校二字

論語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按呂氏春秋所載云斯則太王鍾愛厥孫將立其父太伯年居長嫡地實妨賢向若強顏苟視懷疑不去大則類衛伋之誅小則同楚建之逐雖欲勿讓君親其立諸且太王之殂太伯來赴季歷承考遺命推讓厥昆太伯以形質已殘有辭獲免原夫毀茲王體從彼被髮者本以外絕嫌疑內釋猜忌譬雄雞自斷其尾用獲免於人犧者焉又按春秋晉士蔿申生之將廢也曰為吳太伯猶有令名斯則太伯申生事如一體直以出處有異故成敗不同若夫子之論太伯也必美其因病成妍轉禍為福斯則當矣如云可謂至德者無乃謬為其譽乎其疑九也 校二字
尚書金縢篇云管蔡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左傳云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夫其不愛王室故也按尚書君奭篇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斯則且行不臣之禮挾震主之威跡居疑似坐招訕謗雖與以亞聖之德負明允之才目覩其事

猶懷憤懣况彼二叔者才處中人地居下國側聞異議能不懷猜原其推戈及噬事由誤我而周公自以不誠遽加顯戮與夫漢代赦淮南明帝寬阜陵一何遠哉斯則周公於友于之義薄矣而詩之所述用為美談者何哉其疑十也 校四字

大抵自春秋以前尚書之事其作者述事如此今取其正經雅言理有難曉諸子異說義或可憑參而會之以相研覆如異於此則無論焉夫遠古之書與近古之史非唯繁約不類故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唯詳備事罕甄擇使夫學者觀一邦之政則善惡相參觀一王之才而賢愚殆半至於遠古則不然夫其所錄也畧舉綱維務存褒諱尋其終始隱沒者多嘗試言之向使漢魏晉宋之君生於上代堯舜禹湯之主出於中葉俾史官易地而書各敘時事校其得失固未可量若乃輪扁稱其糟粕孔氏述其傳疑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武成篇吾取其二三簡推此而言則遠古之書其妄甚矣豈比夫王沉之不實沈約之多詐若斯而已哉 校二字

史記夏孔甲時天降龍孔甲不能食未得泰龍氏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者學擾龍于泰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春秋左傳齊景公曰古而無死其樂如何晏子曰

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與鳩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而無死則與鳩氏之樂也非君所願也

魏氏春秋延康元年文帝受禪帝升壇禮畢顧謂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前漢書韓固治詩孝景時與博士黃生爭論上前黃生曰湯武非授命乃殺也固曰必若所云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耶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春秋左傳隱公祭鍾巫齊于社園館于寫氏羽父使賊弑公于寫氏

春秋左傳閔公二年公傳奪卜斷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斷賊公于武關

春秋左傳文公二年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

春秋左傳季文子曰昔高陽氏有才于八人蒼舒饋數擣戴大臨虎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謂之八俊

史通訓故卷之十三

愷高辛氏有才于八人伯奮仲戡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謂之八元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天下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天下謂之窮奇顛頊氏有不才子傲狠明德天下謂之檮杌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以此三凶謂之饕餮其一條

淮南子趙王遷流于房陵思故鄉作為山水之謳聞者莫不流涕史記秦既虜遷趙之二大夫共立嘉為王六年秦破嘉遂滅趙以為郡據此則遷房陵乃趙王遷非嘉也

史記漢元年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必居上游乃徙義帝長沙郴縣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其三條

晉書安帝元興初元顯稱詔伐桓玄玄亦移檄京邑罪狀元顯玄入京矯詔稱大將軍元興二年十月二月玄篡位以安帝為平固王元興三年建武將軍劉裕帥沛國劉毅東海何無忌等舉義兵五月督護馮遷斬玄于穎盤洲乘輿反正於江陵

周書殷祝解策與其屬五百人去湯放策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天子

非一家之有也惟有道者理之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其五條

魏志陳琳避難冀州表紹使典文章紹將伐許乃令琳為檄文

前漢書成帝時張放淳于長愛幸宴飲引蒲舉白時乘輿帷坐畫紵踞如已上指問班伯曰紵為無道至于乎伯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于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也其六條

魏志甘露四年以司馬文王封晉公加九錫司空鄭冲等勸進乃受咸熙二年命晉王建天子旌旗乘金根車駕六馬位在燕王上

晉書荀勗字公曾穎陰人晉武受禪拜中書監其史記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為太子娶齊女宣公悅而自取之是為宣姜生子壽于朔宣姜與朔共譏太子伋宣公使伋于齊使盜待諸莘殺之

春秋左傳昭公十九年楚平王之在蔡也耶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王為之聘于秦無極勸王取之而居太子建于城父昭公二十年無極言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使城父

史通訓故卷之十三

司馬奮揚殺太子太子建奔宋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二年賓孟適郊見雉鷄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

國語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以伐霍士為語人曰太子不得立矣雖克與否無所避幸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為吳太伯不亦可乎

猶有令名與其及也其九條

前漢書淮南厲王自殺辟陽侯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文帝重自切責之乃使薄昭予書諫之王得書不悅謀逆令人使閭越匈奴事覺廷尉宗正雜奏長當棄市帝不忍致法徙之蜀

後漢書卓犖王延初封淮陽公尋進爵為王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永平中有上書告延與延兄謝奔及姊婿尤招致奸猾作圖讖事下案驗尤奔自殺有司請誅延顯宗以罪薄于楚王英特加恩徙為阜陵王其十條

史通訓故卷之十三終

門人洧磐校

史通訓故卷之十四

或經第四 二十二條

昔孔宣父以大聖之德應運而生生人已來未之有也故使三千弟子七十門人鑽仰不及請益無倦然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間切磋酬對頗亦互聞得失何者觀仲由之不悅則矢天厭以自明答言偃之絃歌則稱戲言以釋難斯則聖人之設教其理含弘或援誓以表心或稱非以受屈豈與夫庸儒末學文過飾非使夫問者緘辭杜口懷疑不展若斯而已哉嗟夫古今世殊師授路隔恨不得親膺洒掃陪五尺之童躬奉德音撫四科之友而徒以研尋蠹簡穿鑿遺文菁華久謝糟粕為偶遂使理有未達無由質疑是用握卷躊躇揮毫悱憤儻梁木斯壞魂而有靈敢効接輿之歌輒同林放之問但孔氏之立言行事刪詩讚易其義既廣難以具論今惟據其史文評之於後

按夫子所脩之史是曰春秋竊詳春秋之義其所未論者有十二何者趙孟以無辭伐國貶號為人杞伯以夷禮來朝降爵稱子虞班晉上惡貪賄而先書楚長晉盟譏無信而後列此則人倫臧否在我筆端直

道而行夫何所讓奚為齊鄭及楚國有弑君各以疾赴遂皆書卒昭九年公子圍弑其君鄭放襄七年鄭子剿弑其君僖公十年齊人弑其君悼公而春秋但書云楚于麋卒鄭伯頑卒齊侯陽生卒夫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凡在舍識皆知耻懼苟欺而可免則誰不願然且官為正卿返不討賊地居冢嫡藥不親嘗遂皆被以惡名播諸來葉必以彼三逆方茲二弑躬為梟獍則漏網遺名跡涉瓜李乃疑脂顯錄嫉惡之情豈其若是其所未論一也 校五字

又按齊乞野幕之弑事起陽生楚靈乾谿之繼禍由常壽而春秋捐其首謀捨其親弑乞謂齊陳乞也楚謂楚公子比也亦

何異魯酒薄而邶鄆圍城門火而魚池及必如是則

邾之闔者私憾射姑以其君急而好潔可行欺以激

怒遂傾瓶水沃庭俾廢爐而爛卒斯亦罪之大者曷

不書弑乎宜書云闔弑邾子其所未論二也

蓋明鏡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

瑕而寢其鑒也虛空之傳響也清濁必聞不以綿駒

之歌時有誤曲而輟其應也夫史官執簡宜類於斯

苟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為實錄觀

夫子脩春秋也多為賢者諱狄實滅衛因桓耻而不

書河陽召王成文美而稱狩斯則情兼向背志懷彼

我苟書法其如是也豈不使賢人君子靡憚憲章雖
玷白圭無慙良史也乎其所未諭三也 校四字

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與吳盟而皆不書 八年注云不書盟耻

吳夷也十三年注云盟不書諸侯耻之故不錄也桓二年公及戎盟戎實豺

狼非我族類夫非所諱而仍諱謂當耻而無耻求之

析衷未見其宜其所未諭四也 校一字

諸國臣子非卿不書必以地來奔則雖賤亦志斯豈

非國之大事不可限以常流者耶如陽虎盜入于讎

擁陽關而外叛傳具其事經獨無聞何哉且弓王云

亡猶獲顯記城邑失守反不沾書畧大存小理乖懲

史通訓故 卷一勸其所未諭五也

按諸侯世嫡嗣業居喪既未成君不避其諱此春秋

之例也何為般野之歿皆書以名而惡視之殂直云

子卒其所未諭六也

凡在人倫不得其死者邦君已上皆謂之弑卿士已

上通謂之殺此又春秋之例也按桓二年書曰宋督

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僖十年又曰晉里克弑

冀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及宜政為殺夫臣當為殺而稱及

與君弑同科苟弑殺不分則君臣靡別者矣 公羊氏傳曰及

者何累也雖有此釋其義難通既其所未諭七也

釋此疑共編於未諭他皆倣此也

夫臣子所書君父是黨維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

魯之隱桓戕弑昭哀放逐姜氏淫奔子般天酷斯則

邦之孔醜諱之可也如公送晉葬公與吳盟為齊所

止為邾所敗盟而不至會而後期並諱而不書豈非

煩碎之甚且案汲冢竹書其晉春秋及紀年之載事

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見獲書其本國皆無所隱唯魯

春秋之記其國也則不然何者國家事無大小苟涉

嫌疑動稱耻諱厚誣來世奚獨多乎其所未諭八也

按昭十二年齊納北燕伯者何 燕伯公子陽生也 左傳

曰納北燕伯欵于唐唐杜注云陽即唐燕之別邑子曰齊之事我乃知之矣

史通訓故 卷一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夫

如是夫子之脩春秋皆遵彼乖僻習其訛謬凡所編

次不加刊改者矣何為其間則一褒一貶時有弛張

或公或革會無定體其所未諭九也 校一字

又書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讀者求一家之廢興則前

後相會討一人之出入則始末可尋如定六年書鄭

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哀元年書許男與楚圍蔡夫許

既滅矣君執家亡能重列諸侯舉兵圍國者何哉蓋

其間行事必當有說經既不書傳又闕載缺畧如此

尋釋難知其所未諭十也

按晉自魯閔公已前未通於上國至僖二年滅下陽已降漸見於春秋蓋始命行人自達於魯也而瑣語春秋載魯國閔公時事言之甚詳斯則聞事必書無假相赴者也蓋當時魯史它皆倣此於夫子所脩也則不然凡書異國皆取來告苟有所告雖小必書如無其告雖大亦闕故宋飛六鷦小事也以有告而書之晉滅三邦大事也謂滅耿滅魏滅霍也以無告而闕之用使巨細不均繁省失中比夫諸國史記笑事獨為疎畧尋茲例之作也蓋因周禮舊法魯策成文夫子既撰不刊之書為後王之則豈可仍其過失而不中規矩乎其所未論十一也 校二十八字

蓋君子以博聞多識為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而春秋記它國之事必憑來者之辭而來者所言多非其實或兵敗而不以敗告君弒而不以弒稱或宜以名而不以名或應以氏而不以氏或春崩而以夏聞或秋葬而以冬赴皆承其所說而書遂使真偽莫分是非相亂其所未論十二也 凡所未論其類尤多靜言思之莫究所以豈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者歟將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者歟如其與奪請謝不敏

又世人以夫子固天所縱將聖多能便謂所著春秋善無不備而審形者少隨聲者多相與雷同莫之指實推而為論其虛美者有五焉案古者國有史官具列時事觀汲墳所記皆與魯史符同至如周之東遷其說稍備隱桓已上難得而詳此之煩省皆與春秋不別又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曰殺執我行其事並出竹書紀年唯鄭人鄭棄其師隕石于宋五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則知夫子之所脩者但因其成事就加雕飾仍舊而已有何力哉加以史策有闕文時月有失次皆存而不正無所用心斯又不可彈說矣而太史公云夫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其虛美一也 校五字

又案宋襄公執滕子而誣之以得罪楚靈王弒邾敖而赴之以疾亡春秋皆承告而書會無變革是則無辜者反加以罪有罪者得隱其辜求諸勸戒其義安在而左丘明論春秋之義云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其虛美二也 校一字 又春秋之所書本以褒貶為主故國語晉司馬侯對其君悼公曰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至於董狐書法而不隱

南史執簡而累進又甯殖出君而卒自憂名在策書故知當時史臣各懷直筆斯則有犯必死書法無捨者矣自夫子之脩春秋也蓋他邦之篡賊其君者有

三謂齊鄭楚已解於上本國之弑遂其君者七隱閔般惡視五君被弑昭哀二

逐也莫不缺而靡錄使其有逃名者而孟子云孔子

成春秋亂臣賊子懼無乃烏有之談歟其虛美三也

又案春秋之文雖有成例或事同書異理殊書一故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彰至定哀之際

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亡褒諱之辭也斯則危行

言遜吐剛茹柔推避以求全依違以免禍而孟子云

史通訓故 卷之十四 七

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其

虛美四也

案趙穿殺君而稱宣子之弑江乙亡布而稱令尹所

盜此則春秋之世有識之士莫不微婉其辭隱晦其

說斯蓋當時之恒事習俗所常行而班固云仲尼歿

而微言絕觀微言之作豈獨宣父者耶其虛美五也

考茲衆美徵其本源良由達者相承儒教傳授既欲

神其事故談過其實語曰衆善馬必察之孟子曰堯

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尋世之言春秋者得非

觀衆善而不察同堯舜之多美者云

昔王充說論有問孔之篇雖論語群言多見指撻而春秋雜義曾未發明是用廣彼舊疑增其新覺將來學者幸為詳之

禮記檀弓夫子早作負手曳杖消搖于門歌曰太

山其類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曰

夫子殆將病也寢疾七日而沒

春秋左傳僖公二年夏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

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

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城下陽先書虞

賄故也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

以為名晉楚齊秦皆許之六月辛巳將盟于宋西

門之外楚人衷甲趙孟患之叔向曰匹夫一為不

信猶不可單斃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

矣及盟晉楚爭先乃先楚書先晉晉有信也

春秋左傳昭公十九年許悼公癸飲太子止之藥

而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

君舍藥物可也 其一條

春秋左傳哀公五年公子陽生來奔六年陳僖子

使召公子陽生冬十月丁卯立之使毛遷孺子于

駟不至殺諸野幕之下注弑茶者朱毛與陽生也

始也

春秋左傳楚靈王申之會越大夫戮焉故遂氏之

族及遂居許圍蔡洧成然啟越大夫常壽過作

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使觀從從師于乾谿

曰先歸復所後者則師及管梁而潰王縉

莊子魯酒薄而邯鄲圍郭象注楚宣王朝諸侯魯

恭公後至而酒薄楚王怒欲辱之恭公不受命楚

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梁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楚

方以魯為事故梁圍邯鄲

春秋左傳昭公二年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

關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三年邾子在門臺闔以

瓶水沃庭邾子望見之怒闔曰夷射姑旋焉命執

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糜于燼炭爛遂卒莊公泮

急而好棠故及是 其二條

春秋僖公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公羊傳云孰城

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城也孰城之狄城之曷為不言狄城之為桓公諱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城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冬會于溫討不服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其三條

春秋桓公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左傳僖舊好也其春秋左傳定公八年陽虎欲去三桓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歛處父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陽氏敗取寶王大弓以出入于譙陽關以叛九年夏陽虎歸寶王大弓書曰得器用也 其五條

春秋左傳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焉從之閔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圍人犖自墻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薨子般即位共仲使圍人犖賊子般于黨氏 其六條

春秋襄公三十有一年夏六月公薨于楚宮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左傳云毀也 其六條

春秋左傳桓公二年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故先書弑其君

春秋左傳僖公九年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及公薨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立公子卓以葬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其七條

春秋左傳桓公與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諱之以告齊侯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春秋左傳成公十年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春秋左傳哀公八年吳伐魯次于泗上乃請什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吳人盟而還注不書盟耻與吳盟也

春秋左傳僖公十六年以城項故公為齊所止宣公五年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年伐邾取須句邾人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胃懸諸魚門

春秋左傳文公十五年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于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

春秋左傳文公七年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扈不書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

春秋左傳申生之亂驪姬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公使寺人披伐蒲遂出奔翟

春秋左傳僖公十五年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以歸 其八條

春秋二十國年表定公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斯歸元公成立是許固有君也哀元年許男與楚圖蔡即許元公耳 其十條

春秋左傳僖公十六年春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春秋左傳閔公元年晉侯作二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城霍城魏 其十一條

春秋僖公二十有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公羊傳刺之者殺之也殺之則曷謂之刺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

春秋左傳閔公二年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

春秋左傳僖公十五年春隕石于宋五星也 其十二條

春秋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什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公使子行于孫子孫子殺之公出奔齊襄公二十年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冊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 其十六條

列女傳江乙為鄆大夫有入王宮中盜者令尹以罪乙請于王而繼之無何乙母亡布往言于王曰今尹盜之王曰冠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吁何大王之言過也昔妾子為鄆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坐而繼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為過也王其察之 其十八條

申左第五

古之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當
 前漢專用公羊宣皇已降穀梁又立於學至成帝世
 劉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學官大抵自古重兩傳而
 輕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議兩傳者亦非一族
 互相攻擊各自朋黨聒紛競是非莫分然則儒者
 之學苟以專精為主止於治章句通訓釋斯則可也
 至於論大體舉宏綱則言罕兼統理無要害故使今
 古疑滯莫得而申者焉必揚摧而論之言傳者固當
 以左氏為首但自古學左氏者談之又不得其情如
 賈逵撰左氏長義稱在秦者為劉氏乃漢室所宜推
 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採又案桓譚新論曰左氏傳
 於經猶衣之表裏而東觀漢記陳元奏云光武興立
 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毀皆故中道而廢班固藝文
 志云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記而作春秋有所貶損事
 形於傳懼懼時難故隱其書末世口說流行遂有公
 羊穀梁鄒氏夾氏諸傳而於固集復有難左氏九條
 三評等科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說而參差相背前
 後不同斯又不足觀也夫解難者以理為本如理有
 所闕欲令有識心伏不亦難乎今聊次其所疑列之

於後 校六字

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案春秋昭
 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禮
 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
 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諸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
 及祭凡例皆得周典杜預釋例公羊穀梁之論春秋皆因事以起問因所問以辨義
 之精者曲以所通無他凡例也左丘明則周禮傳孔
 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來之法其長一也

又案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之
 時於魯文籍最備丘明既躬為太史博總群書至如
 構机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觀
 其傳廣包它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

論語子曰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夫以同聖之才而
 膺授經之托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
 在一國於是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實廣聞
 見其長三也

如穀梁公羊者生於異國長自後來語地則與魯史
 相違論時則與宣尼不接安得以傳聞之說而與親
 見者爭先乎譬猶近世漢之太史晉之著作撰成國
 典時號正言既而先賢者舊謂楚國先賢傳汝南先賢行狀益部耆舊傳襄

陽者舊傳等書語林世說競造異端強書佗事夫以傳自委巷而將班馬抗衡訪諸古老而與子孫並列斯則難矣彼二傳之方左氏亦奚異於此哉其短一也

左氏述臧哀伯諫桓納鼎周內史美其讜言王子朝告于諸侯閔馬父嘉其辨說凡如此類其數實多斯

蓋當時發言形於翰墨立言不朽播於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亦猶近代史記載樂毅李斯之

文漢書錄晁錯賈生之筆尋其實也豈是子長彙削孟堅雌黃所構者哉觀二傳所載有異於此其錄人

言也語乃齟齬文皆瑣碎夫如是者何哉蓋彼得史臣之簡書此傳流俗之口說故使隆促各異豐儉不

同其短二也

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與

如倍伯諫君觀魚富辰諫王納帶王孫勞楚而論九鼎季扎觀樂而談國風其所援引皆類是也述遠古則委曲如存

如知子聘魯言少昊以鳥名官季孫行父稱舜舉八元八愷魏絳答晉悼公引虞人之箴子革諷楚靈王誦祈招之詩其事明白非是厚誣之類

徵近代則循環可覆

如呂相絕秦述兩國世隙聲子班荆稱楚材晉用晉士渥濁諫殺荀林父說晉文公敗楚於濮有憂色子服景伯謂吳云楚圖宋易子而食析骸以覆猶無城下之盟祝

生稱踐土盟晉重耳魯甲蔡甲午亦類也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

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斯蓋當

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已也如二傳者記言載事失彼菁華尋源討本取諸胸臆夫自我作故無所準繩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

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

校七字

案二傳雖以釋經為主其缺漏不可殫論如經云薨而左傳云公子圍所殺及公羊作傳重述經文無所

發明依違而已其短四也

漢書載成方遂詐稱戾太子至於闕下雋不疑曰昔衛蒯賸得罪於先君將入國太子輒拒而不納春秋

是之遂命執以屬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學案雋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論語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

曰夫子不為也何則父子爭國梟獍為曹禮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釋義反以衛輒為賢是違夫子之

教失聖人之旨獎進惡徒疑誤後學其短五也

若以彼三長校茲五短勝負之理為主而於內則為國隱惡於外則承赴而書求其本事大半失實已於

疑經篇載之詳矣尋斯義之作也蓋是周禮之故事魯國之遺文夫子因而脩之亦存舊制而已至於實

錄付之丘明用使善惡畢彰真偽盡露向使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蓋語曰仲

尼脩春秋逆臣賊子懼又曰春秋之義也欲蓋而彰
 求名而亡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尋春秋所書實乖此
 義而左傳所錄無媿斯言此則傳之與經其猶一體
 廢一不可相須而成如謂不然則何者稱為勸戒者
 哉杜預釋例曰凡諸侯無加民之惡而稱人以執皆
 時之赴告欲重而罪以加民為辭國史承以書於
 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故左傳隨實而
 著本狀以明其得失也案杜氏此釋實得經傳之情
 也儒者苟譏左氏作傳多敘經外別事如楚鄭與齊
 三國之賊弑隱桓昭襄四君之篡逐其外則承告如
 彼其內則隱諱如此若無左氏立傳其事無由獲知
 然設使世人習春秋而唯取兩傳也則當其時二百
 四十年行事茫然闕如俾後來學者代成聾瞽者矣
 且當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雜史百家諸子
 其言河漢無所遵憑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
 方強而云韓氏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出史記趙世家魯侯
 禦宋得雋乘丘而云莊公敗績有馬驚流矢之禍楚
 晉相遇唯在邲役而云二國交戰置師於兩棠出賈
 誼新
 子罕相國宋睦於晉而云晉將伐宋覘其哭於陽
 門介夫乃止出禮記魯師滅項晉止僖公而云項實齊
 桓所滅春秋為賢者諱出公羊傳襄年再盟君臣和叶而
 云諸侯失政大夫皆執國權出穀梁傳其記時也蓋秦穆

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為荆昭夫人出列女傳韓魏處戰
 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葬馬出史記滑稽傳列子書論
 丘父而云生在鄭穆之年出劉向七錄扁鵲醫療虢公而
 云時當趙簡子之日出史記扁鵲傳樂書仕於周子而云以
 晉文如獵犯顏直言出劉向新序荀息死於奚齊而云觀
 晉靈作臺累碁申誠出劉向說苑或以先為後或以後為
 先日月顛倒上下翻覆古來君子會無所疑及左傳
 既行而其失自顯語其弘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學者
 猶未之悟所謂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然自丘
 明之後迄及魏滅年將千祀其書寢廢至晉太康年
 中汲冢獲書全同左氏汲冢所得書尋亦亡逸今惟
 瑣語載春秋時事與左氏同師者多載春秋
 時筮者繇辭將左氏相校遂無一字差舛故東哲
 云若使此書出於漢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於是
 擊虞東哲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顛取其文以相證
 杜預申以注釋注謂注解釋謂釋例干寶籍為師範事具干寶
 晉紀敘例
 由是世稱實錄不復言非其書漸行物無異議故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於是授春秋於丘明
 授孝經於曾子史記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
 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旨所刺譏褒諱之文
 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各異端失

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夫學者苟徵此二說以考三傳亦足以定是非明真偽者矣何必觀汲冢而後信者乎以此而言則三傳之優劣見矣 校六字

後漢書賈逵字景伯平陵人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逵傳父業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帝善其說使逵發左氏傳大義長于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五經皆無以證圖識明劉氏為堯後者獨左傳晉大夫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者學擾龍以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范會自秦還晉其處者為劉氏明漢承堯後也

後漢書陳元字長孫廣信人父欽習左氏春秋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少傳父業為之訓詁後漢書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世祖即位徵待詔後以讖對失旨出為六安丞

後漢書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之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春秋左傳哀公三年夏五月司釋火火踰公宮桓僖災致火者皆曰顏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侯于宮曰死女而不在死

春秋左傳桓公二年取部大鼎于宋納于太廟臧哀伯諫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于魯乎君遠不忘諫之以德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二十六年使告于諸侯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生亦惟伯仲圖之閔馬父聞于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先王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

史記樂毅為燕破齊燕昭王卒惠王立惠王自為太子時不快于毅毅懼奔趙惠王使人讓之毅報以書史記韓人鄭國間秦事覺秦一切逐客李斯亦在逐中乃上書請除逐客之令又為二世上督責書

史記晁錯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才遷為中大夫史記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意不自得渡湘水因為賦以吊屈原在長沙三年有鵝飛入舍楚人命鵝為鵞復作鵞鳥賦前漢書始元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丞相御史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叱從吏收縛曰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君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送詔獄

春秋公羊傳靈公逐蒯瞶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春秋左傳成公八年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樂卻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

史記晉屠岸賈始有寃于靈公至景公為司寇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與諸將攻趙氏于下宮而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滅其族朔妻成公之姊有遺腹走公宮免身生男屠岸賈聞而索之程嬰公孫杵臼詐以他人子衣之文葆以為趙氏孤兒諸將殺之并殺杵臼後景公疾卜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乃立趙武而滅屠岸賈之族春秋左傳魯莊公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蒙臯比而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丘齊師乃還

禮記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御馬驚敗績公曰未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春秋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荀林父帥師救鄭楚人乘晉軍晉師敗績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

呂氏春秋荆莊哀王與師戰于兩棠大勝晉禮記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規宋者反告于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哭之哀而民悅殆不可伐也孔子曰善哉規國乎

史記晁錯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才遷為中大夫史記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意不自得渡湘水因為賦以吊屈原在長沙三年有鵝飛入舍楚人命鵝為鵞復作鵞鳥賦前漢書始元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丞相御史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叱從吏收縛曰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君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送詔獄春秋公羊傳靈公逐蒯瞶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春秋左傳成公八年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樂卻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史記晉屠岸賈始有寃于靈公至景公為司寇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與諸將攻趙氏于下宮而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滅其族朔妻成公之姊有遺腹走公宮免身生男屠岸賈聞而索之程嬰公孫杵臼詐以他人子衣之文葆以為趙氏孤兒諸將殺之并殺杵臼後景公疾卜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乃立趙武而滅屠岸賈之族春秋左傳魯莊公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蒙臯比而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丘齊師乃還禮記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御馬驚敗績公曰未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春秋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荀林父帥師救鄭楚人乘晉軍晉師敗績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呂氏春秋荆莊哀王與師戰于兩棠大勝晉禮記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規宋者反告于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哭之哀而民悅殆不可伐也孔子曰善哉規國乎

春秋左傳傳公十六年師城項淮之會公有諸侯

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

史記楚莊王有所愛馬死欲以大夫禮葬之優孟

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發甲卒爲穿墳齊

趙陪位于前韓魏翼衛其後使諸侯聞之皆知大

王賤人而貴馬也

史記扁鵲者姓秦氏名越人受長桑君之術晉昭

公時趙簡子疾不知人召鵲入視曰血脉治也而

何惟過號說太子死鵲曰若太子所謂尸解者也

使弟于子陽厲鍼砥石以取三陽五會有頃而蘇

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執

厲公使荀登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爲悼

公

賈誼新書晉文逐麋而失之問農父老古古以

足指之公曰寡人問于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

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諸侯厭衆而亡其國人

將君之公悅以告欒武子武子曰取人之言而棄

其身盜也文公曰善乃載古老與俱歸晉自文公

歷襄公靈公成公景公厲公始傳悼公凡七世

春秋左傳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獻公卒里克殺

奚齊于次荀息立公子卓以葬里克殺卓于朝荀

史通訓故卷之十四終

弟惟佺校

史通訓故卷之十五

點煩第六 十一條

夫史之煩文已於敘事篇言之詳矣然凡俗難曉下

愚不移雖七卷成言而三隅莫反蓋語曰百聞不如

一見是以聚米爲谷賊虜之虛實可知畫地成圖山

川之形勢易悉昔陶隱居本草藥有冷熱味者朱墨

點其名阮孝緒七錄書有文德殿者丹筆寫其字由

是區分有別品類可知今輒擬其事鈔自古史傳文

有煩者皆以筆點其上其點用朱粉凡字經點者盡

宜去之如其間有文句虧缺者細書側注於其右其

書亦用朱粉唯黃並得或曰易數字或加足

粉則別注者用朱黃以此爲別

片言俾分布得所彌縫無闕庶觀者易悟其失自彰

知我據實而談是非苟誣前哲

後漢書光武自西征隗囂至滎諸將以王師之重

不宜遠入險阻計猶豫未決會召馬援夜至帝引

入其以群議質之援因說囂將士有土崩之勢兵

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

開示諸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折曲折昭然可曉帝

曰壽在吾目中矣

前漢書初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

郎將守兵隨度遂將軍范滂擊禹桓遂爲大將軍

軍光問千秋戰鬪方器出

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問禹禹不能對嘆曰

世衰張氏興矣

孔子家語曰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必亡矣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果如期而亡夫子何以知然除二十四字

家語曰晉將伐宋使覘之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覘者反言於晉侯曰宋陽門之介夫死而司城子罕哭之哀民咸悅矣宋殆未可伐也除三十一字後三字

史記五帝本紀曰諸侯之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百姓之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謔者不之丹朱而謳謔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云

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堯舉之除二十九字加七字

夏本記曰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帝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顓頊之孫也禹之會大父曰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

為人臣除五十七字加五字紫顓頊紀中已具云黃帝是顓頊祖矣此篇下云禹是顓頊孫則其上不得更言黃帝之玄孫既上云昌意及鯀不得在帝位則於下文不當復云為人臣今就於朱點之中復有此重復造次筆削庸可盡乎

項羽本記曰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殺者也項氏世世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除三十字加二十四字釐革其次序

呂氏本記曰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高祖嫌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類我又戚姬幸常獨從上之關東日夜泣涕欲立其子如意以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疎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諍之及留侯策太子得無廢此事見高惠二紀及諸王叔孫通張良等傳過為重夫今又見於呂后紀固可畧而不言除七十五字加十二字

宋世家曰初元公之孫紇景公殺之景公卒紇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昭公昭公者父公孫紇

紇父公子襦一作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

紇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除三十六字加十三字

三王世家曰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它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節負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

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切不勝犬馬之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

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

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臣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它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節負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切不勝犬馬之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與中二千石臣賀等議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臣旦臣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除一百八十四字加一字

不德庶幾群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媮合苟從未肯極言朕甚閔焉永惟蒸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士各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勉之母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及荀悅撰漢紀畧其文曰朕惟衆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其罷甘泉建章宮衛士各令就農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自餘抄撮佗皆倣此近則天朝諸撰史者凡有制誥一字不遺唯去詔首稱門下詔尾云王者施行而已時武承嗣監脩國史見之大怒謂史官曰公輩是何人而敢輒減詔書自是史官寫詔書雖門下贊詔亦錄後予聞此說每唱噓一作而已必以三王世家相比其煩碎則又甚於斯是知史官之愚其來尚矣今之作者何獨笑武承嗣而已哉

魏公子傳曰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以徵信陵君故

事說者云當戰國之時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嘉士者矣然而信陵君之接岩穴隱者不耻下交名冠諸侯有以也高祖每過之祠奉不絕除

五字加

魯仲連傳曰仲連好奇偉倜儻之畫而不肯仕宦任

職好持高節遊於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

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

侯之救兵莫敢擊秦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

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

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

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號今齊湣王已益弱今唯秦

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

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

決此時魯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

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

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

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此勝也

何敢言事魯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

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

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

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

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

吾聞魯連先生外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

不願見魯連先生平原君曰勝已洩之矣新垣衍許

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

之中皆有求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

所求於平原君者也曷居此重圍之中而不去魯連

云梁未覩秦稱帝之害也使梁覩秦稱帝之害則必

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云吾將

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嘻亦甚矣先

生之言也先生又焉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連曰固

矣吾將言之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

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

帝之云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而謝曰始以先生為

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適會魏公子

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

君欲封魯連辭謝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致酒酒

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云云云

屈原傳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吊

屈原賈生名誼洛陽人也謫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

生既辭往聞長沙卑濕自以為壽不得長又以謫去
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吊屈原其詞曰云賈

生為長沙傳二年有鴉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

命鴉曰鵬賈生既以謫居長沙卑濕自恐壽不得長

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其詞曰云懷王騎墜馬而

死無後賈生自傷無狀歲余亦死時年三十二矣除

十六字加三字

扁鵲倉公傳曰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淄人也姓淳

于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

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

以禁方與之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

生多驗詔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

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有甚書

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

何病醫藥與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以對臣意對曰

自意少時喜藥醫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皇后八年

中得見師臨淄元里公乘陽慶已年七十餘意得見

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

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

治及藥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

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

席再拜謁受其脉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

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

明歲即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常以為人診

病决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臣意年盡三十

九也齊侍史成自言病也臣意診其脉告曰君之病

惡不可言也已下皆述一生醫療効驗事

宋世家初云襄公嗣位仍謂為宋襄公不去宋襄公

二字吳世家云闔閭越世家云勾踐每於其號上加

吳王越王字句句未嘗捨之孟嘗君傳曰馮公形容

狀貌甚辨按形容狀貌同是一說而敷演重出分為

四言凡如此流不可勝載其十二諸侯表曰孔子次

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又屈原傳曰其文約其辭

微觀子長此言實有深鑒及自撰史記榛蕪若此豈

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乎

漢書龔遂傳曰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請從功曹

以為王生每嗜酒亾節度不可從遂不聽從至京師

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

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

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

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
遂對如王生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
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云
上以議曹王生為水衡丞除八十四字

新晉書袁宏傳曰袁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為詠史
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
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
其所作詠史詩詠聲既清詞又藻麗遂駐聽久之遣
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頃
率有勝致即迎升舟與之談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

史通訓故卷之十五
日茂云從桓温北伐作北征賦其文之高者嘗與

王珣伏滔同在桓温坐温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
傳於相傳云獲麟於北野誕靈物以瑞德奚受體於
虞者疚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
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
載無容率爾今於天下之後便改移韻從事然於寫
送之致似為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為小勝宏
應聲答曰感不絕於予心愬流風而獨寫云謝安嘗
賞其機對辨速後安為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為
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謝安欲以卒迫試

之臨別執其手頌就左右以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
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觀者無不
歎服時人歎其卒而能要焉此事出檀道鸞晉陽秋
及劉義慶世說除一百

一十四字加
一十九字
十六國春秋曰郭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劉
昞遂別設一席於座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
成長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
衣來坐神志湛然日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婿昞其人
也除二十二字
校三十六字

友人祥符崔汝棟校

史通訓故卷之十五終

史通訓故卷之十六

雜說上第七 二十五條

春秋二條

按春秋之書弑也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如齊之簡公未聞失德陳恒構逆罪莫大焉而哀十四年書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斯則賢君見抑而賊臣是黨求諸舊例理獨有違但此是絕筆獲麟之後弟子追書其事豈由以索續組不類將聖之能者乎何其乖刺之甚也

按春秋左氏傳釋經云城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陳

史通訓故

卷之十六

四

入衛入鄭入許即其義也至柏舉之役子常之敗庚辰吳入獨書以郢夫諸侯列爵並建國都唯取國名

不稱都號何為郢之見入遺其楚名比於它例一何

乖踏尋二傳所載皆云入楚豈左氏之本獨為謬歟

春秋左傳哀公十四年五月庚辰陳恒執公子衞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甲午弑之

春秋左傳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夫蔡王以其屬五千先擊之

楚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

左氏傳二條

左氏之敘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叱聒沸騰論備火則區分在目脩飾峻整言脉捷則收獲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譎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敘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淒涼可憫或腹辭潤簡牘或美句入詠諷跌宕而不群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伴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之卓絕如二傳之敘事也榛蕪溢句疣贅滿行華多而少實言拙而寡味若必方於左氏也非唯不可為魯衛之政

史通訓故

卷之十六

四

差肩鴈行亦有雲泥路阻君臣禮隔者矣

左傳稱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夫有生而無識有質而無性者其惟草木乎然自古

設比興而以草木方人者皆取其善惡薰蕕榮枯貞

脆而已必言其含靈畜智隱身遠禍則無其義也尋

葵之向日傾心本不衛足由人覩其形似強為立名

亦由今俗文士謂鳥鳴為啼花發為笑花之與鳥安

有啼笑之清哉必以人無喜怒不知哀樂便云其智

不如花花猶善笑其智不如鳥鳥猶善啼可謂之儻

言哉如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即其例

也而左氏錄夫子一特戲言以為千載篤論成微婉之深累玷良直之高範不其惜乎

校三十一字

春秋左傳成公十七年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閭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夫人聞之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秋七月別鮑牽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史通訓故

卷之六

三

十一

百四

公羊傳二條

公羊云許世子止弑其君曷為加弑譏子道之不盡也其次因言樂正子春之視疾以明許世子之得罪尋子春孝道義感神明固以方駕曾閔連蹤丁郭荀事親不逮樂正便以弑逆加名斯擬失其流責非其罪盖公羊樂正俱出孔父門人思欲更相引重曲加談述所以樂正行事無理輒書故使編次不倫比喻非類言之可為嗤恠也

語曰彭蠡之濱以魚食犬斯則地之所富物不稱珍按齊密邇海隅鱗介惟錯故上客食肉中客食魚斯

史通訓故

卷之六

四

三

即齊之舊俗也然食魴鱸鯉詩人所貴必施諸他國是曰珍羞如公羊傳云晉靈公使勇士殺趙盾見其方食魚殮曰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殮是子之儉也吾不忍殺子盖公羊生自齊邦不詳晉物以東土所賤謂西州亦然遂目彼嘉饌呼為菲食著之實錄以為格言非唯與左氏有乖亦於物理全爽者矣

春秋公羊傳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許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

汲冢紀年一條

語曰傳聞不如所見斯則史之所述其謬已甚况乃傳寫舊記而違其本錄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書春秋所記之說可謂備矣而竹書紀年出於晉代學者始知后啟殺益太甲誅伊尹文王殺季歷鄭桓公厲王之子則與經典所載乖刺甚多又孟子曰晉謂春秋為乘尋汲冢瑣語即乘之流邪其晉春秋篇云平公疾憂朱罷窺屏左氏亦載斯事而云憂黃熊入門必欲捨傳聞而取所見則左傳非而晉史實矣嗚呼向若二書不出學者為古所惑則代成聲警無由覺

悟也

史通訓故卷一六 校一字

瑣語晉平公夢見赤龍窺屏惡之而有疾使問于產子產曰昔共工之御曰浮游既敗于顛頊自沒于深淮之淵其色赤其狀烝祭顛頊共工則瘳公如其言而疾間

史記八條

夫編年敘事混雜難辨紀傳成體區別易觀昔讀太史公書每恠其所採多是周書國語世本戰國策之流近見皇家所撰晉史其所採亦多是短部小書省功易閱者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之類是也如曹干兩氏紀孫檀二陽秋則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載美事遺畧甚多劉進民曹續皆於檀氏春秋有傳至於今晉書則了無其名若以古方今則知太史公亦同其失矣斯則遷之所錄甚為膚淺而班氏稱其勤者何哉孟堅又云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服其善敘事豈時無英秀易為雄霸者乎不然何虛譽之甚也史記鄧通傳云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書其事乎

又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召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以下它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別按遷之所述多有此類而劉揚服其善敘事也何哉

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不取其本書謂管子也以為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

按論語行於講肆列於學官重加編勒祗覺煩費如
 管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事棄而不錄實杜異聞夫
 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茲著述未覩厥義
 昔孔子力可翹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美者
 衆不可以一介末事持為百行端首也至如達者七
 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
 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為傳獨以子
 貢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缺如一校
 司馬遷自序傳云為太史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
 縲綬廼喟然而嘆曰是予之罪也身虧不用矣自敘
 如此何其畧哉夫云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綬者乍似
 同陵陷沒遂寘於刑又似為陵所間獲罪於國遂令
 讀者難得而詳賴班固載其與任安書書中且述被
 刑所以儻無此錄何以克明其事者乎
 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歷說自古述作皆因患而
 起末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按呂氏之脩撰也廣招
 俊容比跡春陵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思刊一字購以
 千金則當時宣布為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
 乎且必以身既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關作者本因
 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輒引以自喻豈其倫乎若要多

舉故事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而曰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斯蓋識有不該思之未審耳
 昔春秋之時齊有夙沙衛者拒晉殿師郭最稱辱伐
 魯行唁臧堅挾死此闕宦見鄙其事尤著者也而太
 史公與任少卿書論自古刑餘之人為士君子所賤
 者唯以彌子瑕為始何淺近之甚邪但夙沙出左氏
 傳漢代其書不行故子長不之見也夫博考前古而
 捨茲不載至於乘傳車探禹穴亦何為者哉一校
 魏世家太史公曰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
 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
 成魏雖得阿衡之徒曷益乎夫論成敗者固當以人
 事為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蓋晉之獲也由夷
 吾之慢諫秦之滅也由胡亥之無道周之季也由幽
 王之惑褒姒曾之逐也由稠父之違子家然則敗晉
 於韓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久銘其說屢弘
 箕服章於宣厲之年徵蹇與禰顯自文成之世惡名
 早著天孽難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湯武其
 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則亡國之君它皆倣此安得
 於魏無譏責者哉夫國之將亡也若斯則其將興也
 亦然蓋媯後之為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之與京畢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史評類 卷之六 反文內

氏之爲大夫也其占曰萬名其後必大姬宗之在水
許也鶯鶯鳴於岐山劉姓之在中陽也蛟龍降於豐
澤斯皆瑞表於先而福居其後向使四君德不半古
才不逮人終能坐登大寶自致宸極矣乎必如太史
公之議也則亦當以其命有必至理無可辭不復嗟
其智能頌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論興滅委運而忘
褒貶以之垂誠不其惑乎自茲以後作者著述往往
而然如魚豢魏畧虞世南帝王論或敘遼東公孫之
敗魚豢魏畧議曰當青龍景初之際有彗星出於箕
而遠則德教不設而塗塗而更置也苟其如此人不
首施以取族滅殆天意也或述江左陳氏之亡南帝
史通訓故

子長同病者也

校二字

前漢書司馬遷傳贊遷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
數千載間斯亦勤矣自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
之才服其善序事理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史記始皇九年下吏治嫪毐事連相國呂不韋秦
王不忍致法免相國就國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
望于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爲變乃徙處蜀不韋
懼誅飲鴆死
春秋左傳襄公十八年齊侯伐我北鄙冬十月會
于魯齊同伐齊齊師夜遁風沙衛連大車以塞
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生乎
乃代之殿
春秋左傳襄公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獲城堅
侯使風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
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于士以代扶其傷

而死
前漢書司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
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
春秋左傳晉存饑乞糶于秦秦輸粟於晉秦饑乞
糶于晉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弗聽僖公十五年
秦伯伐晉晉侯禦之卜右慶鄭吉弗使九月壬戌
戰于韓原晉戎馬旋渾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復
諫遠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秦獲晉侯以
歸

史記始皇三十二年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
凶秦者胡也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
書不知爲亥而反備此胡

春秋左傳僖公十年晉侯改葬共太子狐突適下
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
請于帝矣將以晉界秦秦將祀余對曰神不歆非
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曰諾吾將復請七
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及期而往告之
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故于韓

春秋左傳莊公二十二年陳大夫懿氏卜妻敬仲
其妻占之曰吉是爲鳳凰於飛和鳴銜銜有媿之
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
與京

春秋左傳閔公元年晉獻公城魏賜畢萬魏以爲
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
以是始賞天啟之矣
前漢書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母曰劉媪其先劉
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
往視則見蛟龍于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魏志司馬懿景初明帝改元

陳書承定武帝改元

諸漢史十條

漢書孝成紀贊曰成帝善脩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矣又五行志曰成帝好微行選期門郎及私奴客十餘人皆白衣袒幘自稱富平侯家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或駿騎出入遠至旁縣故谷永諫曰陛下晝夜在路獨與小人相隨亂服共坐溷淆無別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由斯而言則成帝魚服嫚遊鳥集無度雖外飾威重而內肆輕薄人君之望不其缺如觀孟堅紀志所言前後自相矛盾者矣

東通訓故 卷之六 三十五

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敘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戡音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於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寸之中雁行有敘使讀書者閱文便覩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為快也如班氏之古今人表者唯以品藻賢愚激揚善惡為務爾既非國家遞襲祿位相承而亦復界重行狹書細字比於它表殆非其類歟蓋人列古今本殊表限必愜而不去則宜以志名篇始自上上終于下下並當明為標榜顯列科條以種類為篇章持優劣為次第仍每於篇後云若干品凡若干

人亦猶地理志肇述京華末陳邊塞先列州郡後言戶口也

自漢已降作者多門雖新書已行而舊錄仍在必校其事則可得而言按劉氏初興書唯陸賈而已子長述楚漢之事專據此書譬夫行不由徑出不由戶未之聞也然觀遷之所載往往與舊不同如酈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非惟文句有別遂乃事理皆殊又韓王名信都而輒去都字用使稱其名姓全與淮陰不別班氏一准太史會無更張靜言思之深所未了 校三字

東通訓故 卷之六 三十六

司馬遷之敘傳也始自初生及乎行歷事無巨細莫不備陳可謂審矣而竟不書其字者豈墨生所謂大忘者乎而班固仍其本傳了無損益此又韓子所以致守株之說也如固之為遷傳也其初宜云遷字子長馮翊陽夏人其序曰云 至於事終則言其自敘如此著述之體不當如是耶 校二字

馬卿為自敘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即為列傳班氏仍舊曾無改尋 一作 固於馬揚傳末皆云遷雄之自敘如此至於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例不純 校

漢書東方朔傳委瑣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亡歿
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遷揚雄傳相類尋其傳
體必曼倩之自敘也但班氏脫畧故世莫之知校一
蘇子卿父建行事甚寡帝玄成父孟德業稍多漢書
編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標名列帝相之篇則不以
帝孟冠首並其失也

班固稱項羽賊義帝自取天亡又云于公高門以待
封嚴母掃地以待喪如固斯言則深信夫天怨神怒
福善禍淫者矣至於其賦幽通也復以天命久定非
人所移故善惡無徵報施多爽斯則同理異說前後

史通訓故 卷一六
自相矛盾者焉 校二字

或問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
言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也斯言為
是乎答曰不然也按太史公書上起黃帝下盡宗周
年代雖存事跡殊畧至於戰國已下始有可觀然遷
雖敘三千年事其間詳備者唯漢興七十餘載而已
其省也則如彼其煩也則如此求諸折中未見其宜
班氏漢書全取史記仍去其日者倉公等傳以為其
事煩蕪不足編次故也若使遷固易地而處撰成漢
書將恐多言費辭有踰班固安得以此而定其優劣

耶

漢書斷章事終新室如叔皮存沒時入中興而輒引
與前書共編者蓋序傳之常例者耳苟怱既剛畧班
史勒成漢紀而彪論王命列在末篇夫以規諷隗囂
翼戴光武忽以東都之事擢居西漢之中必如是則
賓戲幽通亦宜同載者矣

史記初沛公引兵過陳留劉生踵軍門上謂曰高
陽賊民鄼食其竊聞沛公將兵暴露助楚討不義
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
史記高祖見四皓指示戚夫人口我欲易太子四
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
舞吾為君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
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增繳將安
所施

史通訓故 卷一六

四

史記韓王信者故韓襄王孽孫也從高祖擊項籍
封索隱曰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韓王信
初為司徒後說云申徒因誤以為韓王名耳
前漢書蘇建杜陵人以其射從大將軍青擊匈奴
封平陵侯中子武字子卿天漢元年以中郎將持
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為匈奴所留凡十九年始
歸
前漢書帝孟為楚王傳卒于鄒自孟至賢五世賢
授昭帝詩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少子玄成字
少翁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
前漢書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怨王侯叛已
難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前漢書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歷官丞相封西
平侯初定國父于公為縣獄吏郡吏曹治獄于其
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
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
定國果封侯傳世云
前漢書嚴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滄陽
適見報囚母大驚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欺
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去汝東歸為汝

掃除墓地耳遂去後歲餘延年果敗
後漢書班固幽通賦道混成而自然今術同源而
異流神先心以定命今命隨行以消息其所引
曹興敗魯備名謚皆言命之有定也

門人祥符馬斯臧校

史通訓故卷之十六終

史通訓故

卷之十六

五

史通訓故卷之十七

雜說中第八 十六條

諸晉史 七條

東晉之史作者多門何氏中興實居其最而為晉學

者曾未之知儻湮滅不行良可惜也王檀著者一作

王隱檀是晉史之尤劣者方諸前代其陸賈褚先生

之比歟道鸞不揆淺才好出奇語所謂欲益反損求

妍更媮者矣 校一字

臧氏晉書稱苻堅之竊號也雖彊宇狹於石虎至於

人物則過之按後石之時田融趙史謂勒為張據瓜

涼李專巴蜀自遼而左人屬慕容沙漠而南地歸司

馬逮於苻氏則兼而有之禹貢九州實得其八而言

地劣於趙是何言歟夫識事未精而輕為著述此其

不知量也張勗抄撮晉史不求異同而備摘此言不

從沙汰罪又甚矣 校三字

夫學未該博鑿非詳正凡所脩撰多聚異聞其為躋

駁難以覺悟按應劭風俗通載楚有葉君祠即葉公

諸梁廟也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為葉令嘗

飛鳧入朝及干寶搜神記乃隱應氏所通而收其流

俗恠說又劉敬昇異苑稱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

劔穿屋而飛其言不經故梁武帝令殷芸編諸小說及蕭方等撰三十國史乃刊為正言既而宋求漢事旁取今昇之書范曄後漢書唐徵晉語近憑方等之錄謂皇家撰編簡一定膠漆不移故令俗之學者說鳧履登朝則云漢書舊記談蛇劔穿屋必曰晉典明文披彼虛詞成茲實錄語曰三人成市虎斯言其得之者乎馬遷持論稱堯世無許由應劭著錄云漢代無王喬其言讜矣至士安撰高士傳具說箕山之跡令昇作搜神記深信葉縣之靈此並向聲背實捨真從偽知而故為罪之甚者

史通訓故

卷之七

七

七

近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敘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劉峻註釋摘其瑕疵偽跡昭然理難文飾而皇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採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正說以此書事奚其厚顏校一字

漢呂后以婦人稱制事同王者班氏次其年月雖與諸帝同編而記其事跡實與后妃齊貫皇家諸學士撰晉書首發凡例序例一卷晉書之而云班漢皇后除王呂之外不為作傳並編敘行事寄出外戚篇所不載者唯元后耳安得輒引呂氏以為例乎蓋由讀書不精識事多闕徒以本紀標目以編高后之年遂

疑外戚裁篇輒敘娥姁之事其為率畧不亦甚邪

楊王孫布囊盛屍裸身而葬伊籍對吳以一拜一起

未足為勞求兩賢立身各有此一事而已而漢書蜀

志為其立傳前哲致議言之詳矣然楊能反經合義

足矯奢葬之憊伊以敏辭辨對可免使乎之辱列諸

篇第猶有可取近者皇家撰晉書著劉伶畢卓傳其

敘事也直載其嗜酒沉湎悖禮亂德若斯而已為傳

如此復何所取者哉舊晉史本無劉畢傳皇家新撰

梁書殷芸字灌蔬均之宗人累遷直東宮學士

史記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

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以余所聞

許由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高士傳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遁于

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

洗耳於潁水之濱

風俗通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為葉

令事謹按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者令

曰公葉人追思而立祠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孝

明乎

宋書臨川王劉義慶謚康王

蜀志伊籍字機伯山陽人仕先主從事中郎使于

吳孫權聞其才辨欲折以辭曰勞事無道之主乎

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

晉書劉伶字伯倫沛國人肆意放蕩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鍾隨之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

宋畧一條

裴幾原刪畧宋史定為二十篇芟煩撮要實有其力而所錄文章頗傷蕪穢如文帝除徐傳官詔顏延年元后哀冊文顏竣討二凶檄孝武擬李夫人賦裴松之上三國志表孔熙先罪許曜詞凡此諸文是尤不宜載者何則羨亮威權震主負芒猜忌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既而罪名具列刑書是正則先所降詔本非實錄而乃先後雙載坐令矛盾兩傷夫國之不造史有哀冊自晉宋已還多載於起居注詞皆虛飾義不足觀必以畧言之故宜去也昔漢王數項袁公檄曹

魏通訓故

卷之七

四

三百七十八

據云 校五字

南史宋文帝元嘉元年即位進司空徐羨之位司徒尚書令傅亮左光祿大夫二年徐傅上表歸政上始親覽萬機三年徐傅有罪失諫宋書文帝素皇后諱齊嬀左光祿大夫湛之女適太祖生太子劭及崩詔延之為京策文南史元凶劭弒以顏延之為光祿大夫長子竣為孝武諮議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密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劭曰文辭何乃至爾曰竣尚不顧老臣何能為陛下勸意乃什前漢書孝武帝李夫人本以倡進及卒以后禮葬之上又自為作賦以傷悼云南史殷淑儀南郡王義宣女也義宣敗帝密取之假姓殷氏寵冠後宮及薨上痛悼不已于是擬李夫人賦以寄意焉宋書元嘉六年裴松之注三國志成上表曰竊惟續事以衆色成文蜜蜂以兼採為味臣實頌乏顧慚二物不足上酬聖旨少塞愆責云宋書孔熙先魯國人有縱橫才志素善天文云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

史通訓故

卷之七

五

四百五十一

以為義康當之遂與范曄謀逆伏誅前漢書漢王與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漢王數羽曰吾始與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定關中者王之羽負約王我于蜀漢罪一也云云九十一罪文選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文司空曹操高之巧携養因賊假位又云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

後魏書二條

宋書載佛狸之入寇也其間勝負蓋皆實錄焉魏史

所書謂魏收撰者則全出沈本如事有可耻者則加減隨

意依違罕言至如劉氏獻女請和太武以師婚不許

此言尤可恠也何者江左皇族水鄉庶姓若司馬劉

蕭韓王或出於亡命或起自俘囚一詣桑乾皆成禁

轡此皆魏史自述非佗國所傳然則北之重南其禮

若此安有黃族一作之主親屈已以求婚而白登之

陣乃致疑而不納其言河漢不亦甚哉觀休文宋典

誠曰不工必比伯起魏書更爲良史而收每云我視

沈約正如奴耳出關東風俗傳此可謂飾嫫母而誇西施持

魚目而笑明月者也校十五字

近者沈約晉書喜造奇說稱元帝牛金之子以應牛

繼馬後之徵鄴中學者王劭宋孝王言之詳矣而魏

收深嫉南國幸書其短著司馬叡傳遂具錄休文所

言又崔浩諂事狄君曲爲邪說稱拓跋之祖本李陵

之胄當時衆議相斥事遂不行或有竊其書以渡江

者沈約撰宋書索虜傳仍傳伯淵所述凡此諸妄其

流甚多儻無迹可尋則真偽難辨者矣校二字

魏書佛狸魏王燕字
宋書田奇至魏師燕指兒孫示奇曰至此非惟欲

爲功名實是貪結姻援若能辭昨自今不復相犯

秋毫

晉書晉元帝欲擇婿王珣曰謝混不及真長不咸

于敬帝崩袁宏欲娶混珣曰卿莫近禁衛初元帝

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狔以爲珍膳項上一鸞

尤美輒以薦帝群下未敢食于時呼禁衛故珣因

以爲戲

魏書魏使李諧聘梁王客郎范胥曰金陵王氣兆

于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君臨萬邦固宜在此

諧答曰帝王符命豈得與中國比隆紫蓋黃旗終

于入洛無乃自害也江表傳云初丹陽刁玄得司

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玄許增其文曰黃旗

紫蓋見于東南終有天下其荆揚之君乎

漢書匈奴縱精兵十餘萬圍漢高帝於白登七日

宋書索頭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

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

北齊書史三條

王劭國史至於論戰爭述紛擾買其餘勇彌見所長至如敘文宣逼孝靖以受魏禪二王殺楊燕以廢乾明雖左氏載季氏逐昭公秦伯納重耳樂盈起於曲沃楚靈敗於乾谿殆可連類也又敘高祖破宇文於印山周武自晉陽而平鄴雖左氏書城濮之役鄢陵之戰齊敗於鞍吳師入郢亦不是過也 校二字

或問曰王劭齊志多記當時鄙言為是乎為非乎對曰古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所以晉楚方言齊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自漢已降風俗屢遷求諸史籍差觀其事或君臣之目施諸朋友

或尊官之稱屬諸君父曲相崇敬標以處士王孫輕加侮辱號以僕夫舍長亦有荆楚訓多為夥廬江日橋為圯南呼北人曰僮西謂東胡曰虜渠們底丁禮反

簡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義斯並因地而變隨時而革布在方冊無假推尋足以知昨俗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稱制夷夏相雜音句尤媿而彥鸞伯起務存隱諱謂長為歲蓋為姚萇

重規德棻志在文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得而言蓋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又曰一物

不知君子所耻是則時無遠近事無巨細必藉多聞以成博識如今所謂者若中州名漢關右稱羗易臣以奴呼母云姊主上有大家之號師人致兒郎之說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尋其本源莫詳所出閱諸齊志則了然可知由斯而言劭之所錄其為益彌多矣足以開後進之蒙蔽廣來者之耳目微君懋吾幾面墻於近事矣而子柰何妄加譏誚者哉 校六字

皇家脩五代史館中墜藁仍存皆因彼舊事定為新史觀其朱墨所圖鈔黃所拂猶可識者或以實為虛以是為非其北齊國史皆稱諸帝廟號及李氏之撰

齊書謂字伯藥其廟號有犯時諱者謂有世字紀太即稱宗文皇帝諱也謚焉至如變世祖為文襄改世宗為武成苟除茲世字而不悟襄成有別諸如此謬不可勝紀故其列傳之敘事也或以武定臣佐降在成朝或以河清事迹

擢居襄代故時日不接而隔越相偶使讀者督亂而不測驚駭而多疑嗟乎因斯而言則自古著書未能精謹書成絕筆而遽捐舊章遂令玉石同燼真偽難尋者不其痛哉

北史魏孝靜將禪位於文宣帝在昭陽殿襄城王昶奏曰五行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姓歸仰臣等昧死聞奏願陛下則堯禪舜帝便歛容答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帝乃下御座步就

東廓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	叱終我四百永作虞賓遂入北城下司馬子如宅	北史齊廢帝乾明元年長山王演赴鄴居領軍府	時揚音燕于獻等以演威望既重內懼權逼請以	演為太師司州牧長廣王湛為大司馬錄拜省尚	書事解京畿大都督演既以尊親而見猜斥乃與	湛期獵謀之于野三月甲戌演初上省朝士咸集	坐定酒數行於坐執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于獻	等同斬于御府之內太皇太后尋下令廢少主命	以演統大業是為孝昭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欲逐季氏以告子家	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僥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	不可為也公退之九月戊戌伐季氏叔孫氏之司	馬駸駸陷西北隅以入孟氏見叔孫氏之旌執郈	昭伯伐公徒已亥公遜于齊次于陽州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正月秦伯納公子重耳	于晉濟河圍令狐二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	子繁如晉師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鄆壬	寅重耳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樂盈為樂祁之想出奔	楚遂如齊二十三年齊以蒲車載樂盈及其士納	諸曲沃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樂	氏乘公門范鞅用劍以帥卒樂氏退奔曲沃晉人	圖之	春秋左傳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使蕩侯滿	子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公	子比等帥四族之徒以入楚使觀從從師于乾谿	而遂告之五月王縊于芋尹申亥氏	北史魏孝靜武定元年北豫州刺史高慎機武牢	西叛周文帝帥衆援高慎圍河橋南城神武大敗	之于芒山擒西魏督將以下四百餘人俘斬六萬	計	北史周武帝建德五年伐齊次晉州大敗之齊主	綿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還并州帝率諸軍追之綿	自將輕騎走鄴帝帥六軍趨鄴大破之齊主走青	州遣大將尉勤追擒之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晉與楚師遇於城濮晉	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師敗績于王	收其卒而止晉入楚軍三日殺	春秋左傳成公二年晉卻克帥師以救魯衛六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癸酉陳于鞍卻克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	逐之三周華不注秋七月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北齊書高湛神武第九子謚武成皇帝廟號世祖	改元河清高澄神武長子天保初追尊為文襄皇	帝廟號世宗	魏書孝武既入關高歡乃與百僚會議迎清河王	宣之子立之是為孝靜帝天平四年改元武定	高歡輔政歡死子澄襲位
---------------------	--------------------	---------------------	---------------------	-------	---------------------	--------------------	------------

周書一條

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真迹甚寡客氣尤煩尋宇文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至於軍國詞令皆准尚書太祖勅朝廷他文悉准於此蓋史臣所記皆稟其規柳虬之徒從風而靡按綽文雖去彼淫麗存茲典實而陷於矯枉過正之失乖夫適俗隨時之義苟記言若是則其謬逾多爰及牛弘彌尚儒雅即其舊事因而勒成務累清言罕逢佳句而令狐不能別求佗術一作用廣異聞唯憑本書重加潤色案宇文氏事多見於王劭齊志隋書及蔡元恭後梁春秋其王褒庾

史通訓故卷之十七 信等又多見於蕭韶太清記蕭大園淮海亂離志裴政太清實錄杜臺卿齊記而令狐德棻了不兼採以廣其書蓋以其中有鄙言故致遺畧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實錄者焉校四字

周書蘇綽字令綽武功人為周文帝所知歷官大行臺左丞自有晉之季文體浮華周文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依尚書體為大詔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

隋書二條

昔賈誼上書晁錯對策皆有益於國足貽勸戒而編於漢史讀者猶恨其繁如隋書王劭袁充兩傳唯錄其詭辭妄說遂盈一篇尋又申以詆訶尤其詭惑夫史載言示後世者貴於辭理可觀既以無益而書孰若遺而不載蓋學者神識有限而述者注記無涯以有限之神識觀無涯之注記必如是則閱之心目視聽告勞書之簡編繕寫不給嗚呼苟自古著述其皆若此也則知李斯之設坑穽董卓之成帷蓋雖其所行多濫終亦有可取焉校五字

東通訓故 案隋史譏王君懋撰齊隋二史其敘錄煩碎至如劉臻還宅訪子方知王劭思書為奴所侮此而畢載其失更多可謂尤而効之罪又甚焉者矣校二字

隋書袁充字德符陽夏人歷官大史令大業六年遷內史舍人帝每有征討充預知之乃假託星象贊成帝意字文化及絳逆之際并誅充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

後漢書初光武遷洛陽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及董卓移都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篇為帛蓋小乃制為縑囊王允所收而西七十餘乘後長安之亂焚蕩殆盡

隋書劉臻字宣擊沛國相人隋文受禪進位儀同三司臻性多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臻欲尋訥謂

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謂臻還家于
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獲鞍大呼曰劉儀
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曰此
是大人家顧盼久之方悟
北史王劭篤好經史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至對
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為僕從所噉劭弗之覺
惟責肉少數罰厨人厨人以情白劭劭閉目伺而
獲之其專固如此

門人封丘薛獻豐校

史通訓故卷之十七終

史通訓故

卷之十七

古

一

史通訓故卷之十八

雜說下第九 二十五條

諸史六條

夫盛服飾者以珠翠為先工績事者以丹青為至至
若錯綜乖所分布失宜則綵絢雖多巧妙不足者矣
觀班氏公孫弘傳贊直言漢之得人盛於武宣二代
至於平津善惡寂滅無視持論如是其義靡聞必矜
其美辭愛而不棄則宜微有改易列於百官公卿表
後庶尋文究理頗相附會以茲編錄不猶愈乎

又沈侯謝靈運傳論全說文體備言音律此正可為

翰林之補亡流別之摠說耳李克撰翰林論擊
虞撰文章流別集如次

諸史傳實為乖越陸士衡有云離之則雙美合之則
兩傷信矣哉其有事可書而不書者不應書而書者
至如班固敘事微小必書至高祖破項垓下斬首八
萬曾不涉言李齊於後主紀則書幸於侍中穆提婆
第於孝昭紀則不言親戎以伐奚於邊疆小寇無不
畢紀如司馬消難擁數州之地以叛曾不挂言畧大
舉小其流非一昔劉勰有云自卿雲一作淵已前多役
才而不課學向雄已後頗引書以助文然近史所載
亦多如是故雖有王平所識僅通十字霍光無學不

知一經而述其言語必稱典麗良由才乏天然故事資虛飾者矣

按宋書稱武帝入關以鎮惡不伐遠方馮異於渭濱遊覽追想太公夫以宋祖無學愚智所悉安能援引

古事以訓答群臣者乎斯不然矣更有甚於此者觀

周齊二國俱出陰山必言類互鄉則宇文尤甚按王

志宇文公呼高祖曰漢兒夫以獻武晉嗣未變胡俗王宋所載其鄙甚多矣周帝仍因之以率夏則知其

齊遠矣而牛弘王劭並掌策書其載齊言也則淺俗如彼其載周言也則文雅若此夫如何哉非兩

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虛實之異故也夫以記宇

文之言而動遵經典多依史漢周史述太祖論梁元

帝曰蕭繹可謂天之所廢誰能興之者乎又宇文測為汾州或謂之太祖

怒曰何為問我骨肉生此貝錦此並六經之言也又

曰榮推吉士也寡人與之言無二此三國志之辭也

其餘言皆如此豈是宇文之語耶又按裴政梁太清實錄稱元帝使王琛聘魏長孫儉謂宇文曰王琛眼

睛全不轉公曰瞻收使礙人來豈得怨我此言與王

宗所載相類可謂真字此何異莊子述鮒魚之對而

辨類蘇張賈生敘鵬鳥之辭而文同屈宋施於寓言

則可求諸實錄則否矣 校六字

世稱近史編語謂言語惟周多美辭夫以博採古文

而聚成今說是則俗之所傳有鷄九錫酒孝經房中

志醉鄉記或師範五經或規模三史雖文皆雅正而

事悉虛無豈可便謂南董之才宜居班馬之職也自

梁室云季雕虫道長謂太清平頭上尾尤忌於時對

語儷辭盛行於俗始自江外被於洛中而史之載言

亦同於此何之元梁典稱議納侯景高祖曰文叔得

皓平夫漢晉之君事殊借盜梁主必不捨其謚號呼以姓名由須對語儷辭故也又姚最梁畧稱高祖曰

得既在我失亦在予不及子孫知復何限夫發我稱

予互文成句求諸人語理必不然此由避平頭上尾

故也又蕭韶太清記曰云云温子昇永安故事言爾

朱世隆之攻沒建州也怨痛之響上徹天閣酸苦之

極下傷人理此語皆非簡要而徒積字成文並由避

聲對之為患也或聲從流靡或語須偶對此之為害

甚多假有辨如酈叟吃若周昌子羽脩飾而言仲由

率爾而對莫不拘以文禁一槩而書必求實錄多見

其妄矣 校七字

夫晉宋已前帝王傳授始自錫命終於登極其間賤

疏欵曲詔策煩煩雖事皆偽迹言並飾讓猶能備其

威儀陳其文物俾禮容可識朝野具瞻逮於近古我

則不暇至如梁武之居江陵齊宣之在晉陽或文出

荆州假稱宣德之令江陵之建業地闊數千餘里宣言其偽或書成并部虛云孝靖之勅凡此文詰本不

可見

施行必也載之起居編之國史豈所謂撮其機要剪

截浮辭者哉但二蕭陳隋諸史通多此失晉魏及宋

稱公王即帝位皆數十年間事耳夫功德日盛稍進

累遷足驗禮容不欺揖遜無失自齊梁已降稱王公

及即帝位皆不出旬月之中耳夫以迫促如是則... 志獨無是馬夫以累易古人以為唯如彥淵之改魏

收也以非易非彌見其失矣而撰隋文史者稱澹大... 矯收失者何哉且以澹著書方於君懋豈唯其間可

容數人而已史臣美澹而譏劭者隋史每論皆云史臣今故因其成事

之謂矣校十字 豈所謂通鑒乎語曰蟬翼為重千鈞為輕其斯

北史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父超以謀叛伏法母... 陸令萱配入掖庭鞠養後主綿天統初奏引提婆

虜奔遁分兵致討大獲牛馬北史司馬消難字道融太尉子知之子也歷官光

後漢書馮異字公孫父城人從世祖破王郎封應... 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鎮惡領前鋒及陷長安於霸上迎武帝帝勞之曰... 成吾霸業者真卿也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

莊子車轍有鮒魚曰君豈有芥斗之水而活我哉... 周曰我且激西江之水而活子鮒魚曰吾失吾常

得非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知豈索我於枯魚之肆... 文選賈誼鵬鳥賦鵬乃嘆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

請對以臆 袁淑非諧記有鷄九錫文皇甫松著酒孝經房中

志王績著醉鄉記 史記周昌沛人也高帝欲廢太子昌爭之疆上問

其說昌為人口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 上欣然而笑

南史梁武有受禪之志沈約說之曰人非金石時... 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武帝然之召

禮齊和帝東歸至姑熟丙辰下詔禪位於梁宣德... 皇后令曰西詔至帝憲章前代敬禪神器于梁明

可臨軒恭授璽綬 通鑑高洋欲受禪令陳山提督事條并密書與楊

惜山提至鄴信即召太常卿邢邵等撰儀注秘書... 監魏收章九錫禪讓勸進諸文文宣至鄴孝靜禪

位於齊

別傳九條

劉向列女傳云夏姬再為夫人三為王后夫為夫人則難以驗也為王后則斷可知矣按其時諸國稱王惟楚而已如巫臣諫莊將納姬氏不言曾入楚宮則其為后當在周室蓋周德雖衰猶稱秉禮豈可族稱姬氏而妻厥同姓者乎且魯娶於吳謂之孟子聚麀之誚起自昭公未聞其先已有斯事禮之所載何其缺如雜記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又以女子一身而作嬪三代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尋夫春秋之後國稱王者有七蓋由向誤以夏姬之生當夫戰國之世稱三為王后者謂歷嬪七國諸王校以年代殊為乖刺至於佗篇茲例甚衆故論楚也則昭王與秦穆同時言齊也則晏嬰居宋景之後列女傳曰齊傷槐女景公時人謂晏子曰昔景公之時大早三年夫謂宋景公為昔即居其後今粗舉一二其流可知校五字觀劉向對成帝稱武宣行事世傳失實事具風俗通其言可謂明鑒者矣及自造洪範五行及新序說苑列女神仙諸傳而皆廣陳虛事多構偽辭非其識不周而才不足蓋以世人都可欺故也嗚呼後生可畏何代無人而輒輕忽若斯者哉夫傳聞失真書事失實蓋事有不獲已人所不能免也至於故為異說以

惑後來則過之尤甚者矣

校一字

按蘇秦答燕易王稱有婦人將殺夫令妾進其藥酒妾伴僵而覆之又甘茂謂蘇氏云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日無以買燭而子之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此並戰國之時遊說之士寓言設理以相比興及向之著書也乃用蘇氏之說為二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以彼烏有持為指實何其妄哉又有甚於此者至如伯奇化鳥對吉甫以哀鳴宿瘤隱形干齊王而作后此則不附於物理者矣復有懷羸失節目為貞女劉安覆族定以登仙立言如是豈顧丘明之有傳孟堅之有史哉校三字揚雄法言好論司馬遷而不及左丘明常稱左氏傳唯有品藻二言而已是其鑒物有所不明者也且雄哂子長愛奇多雜又曰不依仲尼之筆非書也自序又云不讀非聖之書然其撰甘泉賦則云鞭宓妃云云劉勰文心已議之矣然則文章小道無足致嗤觀其蜀主本紀稱杜魄化而為鵲荆屍變而為鶻其言如是何其鄙哉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校二字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弘之在人何者交趾遠居南裔越裳之俗也燉煌僻處西域昆戎之鄉

也求諸人物自古闕載蓋由地居下國路絕上京史官注記所不能及也既而士燮著錄劉炳裁書則磊落英才粲然盈矚者矣向使兩賢不出二郡無記彼邊隅之君子何以取聞於後世乎是知著述之功其力大矣豈與夫詩賦小技校其優劣者哉

校四字

自戰國已下詞人屬文皆偽立客主假相訓答至於屈原離騷辭稱遇漢父於江渚宋玉高唐賦云夢神女於陽臺夫言並文章句結音韻以茲敘事足驗憑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採為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邪必如是則馬卿遊梁枚乘諧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覩於岩畔撰魏史者亦宜編為實錄矣稽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園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定為實錄斯已謬矣况此二漁父者校年則前後別時論地則南北殊壤而輒併之為一豈非惑哉苟如是則蘇代所言雙禽蚌鵲此亦漁父之一事何不同書於傳乎必性取揄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彌見其未學也

蘇代其虛辭至若神有混沌編諸首錄苟以此為實則其

流甚多至如蛙驚競長蛟蛇相憐鶯鳩笑而後言鮒魚忿以作色向使康撰幽明錄齊諧記並可引為真事矣夫識理如此何為而薄周孔哉

校七字

杜元凱撰列女記博採經籍前史顯錄古老明言而事有可疑猶闕而不載斯豈非理存雅正心嫉邪僻者乎君子哉若人也長者哉若人也

校一字

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彩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殆後來所為假稱陵作也遷史缺而不載良有以焉編於李傳中斯為繆矣

校二字

春秋左傳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君其圖之王乃止
列女傳齊傷槐女行之女也名婧景公時有所嬖槐令曰傷槐者死于是行醉而傷槐景公欲罪之婧乃造晏子之門曰昔宋景時大旱卜以人祀景公曰吾所以請雨為民也如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
列女傳周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仕于周二年且歸其妻淫于鄰人淫者媵之妻曰吾為毒酒封以待之矣云云
列女傳齊女徐吾者東海人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之屬會燭相從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吾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也徐吾云云
列女傳齊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也項有大瘤故號宿瘤閔王出遊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曰此奇女也命後車載之與言大感遂以爲后春秋左傳初晉子圍爲質于秦秦以懷嬴妻之子圍逃歸公于重耳之出也楚人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事又具列女傳
前漢書揚雄羽獵賦鞭洛水之宓妃兮餉屈原與彭胥劉勰文心雕龍夸飾篇云子雲校獵賦宓妃

以餉屈原變彼洛神既非魑魅而虛用濫形不其疎乎
揚雄蜀王本紀荆人驚令死其尸流于廣江水上
至成都見蜀王杜宇杜宇立以為相杜宇號望帝
自以德不如驚令以其國禪之
說文成都記望帝死其魂化而為鳥名曰杜鵑亦
曰子規
吳志士燮字威彦廣信人官交趾太守
北史劉昫字延明懷慶人京武昭王徵為儒林祭
酒著燉煌實錄二十卷
古文苑司馬相如美人賦司馬相如遊梁梁王悅
之鄒揚諧之于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色妖麗
不忠將欲媚辭取悅遊王後宮王不察之乎王問
相如曰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
文選曹植洛神賦視一麗人於若之畔乃披御者
而告之曰彼何人斯若此之艷也
莊子漁父篇孔子遊于緇帷之林坐乎杏壇之上
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有漁父者下船而來曰
嘻甚矣子之好學也
文選屈原既放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
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
戰國策趙且伐燕蘇代謂惠王曰今者過川鱗方
出曝而鷸啄之兩者不肯相舍漁父得而并禽之
今燕趙互相交兵恐強秦之為漁父也
燕于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
混沌儵忽時相與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
莊子魏牟謂公孫龍曰子獨不聞埴井之蛙乎謂
東海之鯨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
缺瓮之崖此亦至矣夫于美不時來入觀乎東海
之鯨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于是坎井之蛙聞之
規規然自失也
莊子駘憐蛇蛇憐風駘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
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
莊子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
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與鷓鴣笑之曰我決起而
飛搶榆枋時則不至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
里而南為

雜說十條

夫自古之學者談稱多矣精於公羊者尤憎左氏習
於太史者偏嫉孟堅夫能以彼所長而攻此所短持
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鮮矣

觀世之學者或耽翫一經或專精一史談春秋者則
不知宗周既殞而人有六雄論史漢者則不悟劉氏
云亡而地分三國亦猶武陵隱士遁迹桃源當此晉
年猶謂暴秦之地也假有學窮千載書摠五車見良
直而不覺其善逢抵牾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謂藏書
之箱篋五經之主人而夫子有云雖多亦安用為其
斯之謂也 校二字

夫鄒好長纓齊環紫服斯皆一時所尚非百王不易
之道也至如漢代公羊擅名三傳晉年莊子高視六
經今並蛙壁不行綴緝無絕豈與夫春秋左氏古文
尚書雖暫廢於一朝終獨高於千載校其優劣可同
年而語哉 校二字

夫書名竹帛物情所競維聖人無私而君子亦黨蓋
易之作也本非記事之流而孔子繫詞輒盛述顏子
稱其殆庶雖言則無媿事非虛美亦由視予猶父門
人日親故非所要言而曲垂編錄者矣既而揚雄寂

冥師心典諾至於童烏稚子蜀漢諸賢謂嚴李柳太

玄法言恣加褒賞雖內舉不避而情有所偏者焉夫

以宣尼獻哲子雲參聖在於著述不能忘私則自中

庸已降抑可知矣如謝承漢書偏黨吳越魏收代史

盛誇胡塞復焉足恠哉子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

儒儒誠有之史亦宜然蓋左丘明司馬遷君子之史

也吳均魏收小人之史也其薰蕕不類何相去之遠

哉校五字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飾云乎哉何則

史者固當以好善為主嫉惡為次若司馬遷班叔皮

史之好善者也晉董狐齊南史史之嫉惡者也必兼

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飾其唯左丘明乎自茲已降吾

未之見也

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

書無損於勸誡但舉其宏綱存其大體而已非謂絲

毫必錄瑣細無遺者也如宋孝王王劭之徒其所記

也喜論人惟薄不脩言貌鄙事訐以為直吾無取焉

夫故立異端喜造奇說漢有劉向晉有葛洪近者沈

約又其甚也後來君子幸為詳焉昔魏史稱朱異有

口才擊虞有筆才故知喉舌翰墨其辭本異而近世

作者撰彼口語同諸筆文斯皆以元瑜孔璋之才而

處丘明子長之任文之與史何相亂之甚乎

夫載筆立言名流今古如馬遷史記能成一家揚雄

太玄可傳千載此則其事尤大記之於傳可也至於

近代則不然其有彫虫末伎短才小說或為集不過

數卷如陳書陰鏗傳云有集五卷其類是也或者書纔至二篇如梁書

云撰同姓名人錄莫不一二列名編諸傳末如梁書

云撰同姓名人錄莫不一二列名編諸傳末如梁書

子日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焉伯夷

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若漢代青翟劉

舍位登丞相而班史無錄姜詩趙壹身止計吏而謝

書有傳即其例也今之脩史者則不然其有才德闕

如而位宦通顯史臣載筆必為立傳其記也止具其

生前歷官歿後贈謚若斯而已矣雖其間伸以狀跡

粗陳一二么麼常事會何足觀始自伯起魏書迄乎

皇家五史五史謂五代史通多此體流蕩忘歸史漢之風忽

焉不嗣者矣校一字

韓子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纓甚貴鄒君患之左

不服矣
 韓子齊桓公好紫一國皆服紫民間十素不當一
 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自誠勿服
 易係辭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法言問神篇音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
 與我玄文
 吳志朱異字季文朱桓之子也少見朱據命之賦
 弩曰南岳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射準高壩歷
 官大都督
 王隱晉書摯虞與太叔廣名位畧同廣長口才虞
 長筆才衆坐廣談虞不能對退筆難廣廣不能答
 于是嗤笑紛然
 魏志阮瑀字元瑜陳留尉氏人為魏武軍謀祭酒
 文帝書云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
 魏志陳琳字孔璋廣陵人為魏武典記室
 史記漢興將相表武帝中元三年御史大夫桃侯
 劉舍為丞相元符五年太子少傅武彊侯莊青翟
 為丞相
 後漢書姜詩廣漢人察孝廉拜郎中尋除江陽令
 後漢書趙壹舉郡上計吏到京司徒袁逢見而異
 之顧謂坐客曰此漢陽趙元叔朝臣莫有過之者
 請為諸君分坐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
 如其言

門人祥符朱民俊校

史通訓故卷之十八終

史通訓故卷之十九

漢書五行志錯誤第十

班氏著志抵牾者多在於五行蕪累尤甚今輒條其
 錯繆定為四科一曰引書失宜二曰敘事乖理三曰
 釋災多濫四曰古學不精又於四科之中疏為雜目
 類聚區分編之如後

第一科

引書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曰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二
 曰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三曰屢舉春秋言無定體四
 曰書名去取所記不同

史通訓故卷之十九

其志敘言之不從也先稱史記周單襄公告魯成公
 曰晉將有亂又稱宣公六年自左傳所載也夫上論單
 廖語欲為卿按宣公六年自左傳所載也夫上論單
 襄則持史記以標首下列彙滿則遺左氏而無言遂
 令讀者疑此宣公上出史記而下云魯后莫定何邦
 是非難悟進退無准此所謂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也
 志云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齊侯于周按成公者即
 魯侯也班氏凡說魯之某公皆以春秋為冠何則春
 秋者魯史之號言春秋則知公是魯公今引史記居
 先成公在下書非魯史而公捨魯名膠柱不移守株

何甚此所謂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也 校三字

按班書為志本以漢為主在於漢時直記其帝號謚耳至於佗代則云某書某國君此其大例也至如敘火不炎上具春秋桓公十四年次敘稼穡不成直云嚴公二十八年而已夫以火稼之間別書漢莽之事年代已隔去魯尤疎洎乎改說異端仍取春秋為始而於嚴公之上不復以春秋建名遂使漢帝魯公同歸一揆必為永例理亦可容在諸異科事又不爾求之畫一其例無常此所謂屢舉春秋言無定體也

案本志敘漢已前事多畧其書名至如服妖章初云晉獻公使太子率師佩之金玦續云鄭子臧好為聚鵠之冠此二事之上每加左氏為首夫一言可悉而再列其名省則都損繁則太甚此所謂書名去取所記不同也

史記周單襄公與晉卻仇卻至卻錡及齊國位語曰晉將有亂三卻其當之乎
春秋左傳宣公六年鄭公子曼蒲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三矣
春秋左傳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太子帥師公衣之備衣佩之金玦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鵠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乘身之災也

第二科

敘事乖理者其流有五一日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二曰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三曰直引時談竟無佗述四曰科條不整尋繹難知五曰標舉年號詳畧無准志曰左氏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突穆后既除喪而燕宴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與喪賓燕樂憂甚矣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將安用之按其後七年王室終如羊舌所說此即其効也而班氏了不言之此所謂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也

志云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女齊語智伯曰齊高子容宋司徒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專則速及侈則將以力斃九月高子出奔北燕所載至此更無佗說按左氏昭公二十年宋司徒奔陳而班氏採諸本傳直寫片言閱彼全書唯徵半事遂令學者疑丘明之說有是有非女齊之言或得或失此所謂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也 校三字

志云成帝於鴻嘉永始之載好為微行置私田於民間谷永諫曰諸侯夢得田占為失國而况王者畜私田財物為庶人之事乎已下弗云成帝悛與不悛谷

永言効與不効諫詞雖具諸事闕如此所謂直引時談竟無佗述者也

其述度徵之恒寒也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雹隨載劉向之占次云公羊經曰大雨雹續書董生之解按公羊所說與上奚殊而再列其辭俱云大雨雹而又此科言大雪與雹繼言殞霜殺草起自春秋訖乎漢代其事既盡仍重敘雹災分散相離斷絕無趣夫同是一類而限成二條首尾紛拏章句錯糅此所謂科條不整尋繹難知者也 校三字

夫人君改元肇自劉氏史官所錄須存凡例按斯志

之記異也首列元封年號不詳漢代何君次言地節

河平具述宣成二帝宣帝地節四年成帝河平二年其紀年號如此武稱元

鼎每歲皆書始云元鼎二年續云元鼎三年按三年宜除元鼎之號也哀曰建平

同年必錄始云哀帝建平二年續後云哀帝建平三年按同是一年宜云是歲而已不當重言也

此所謂標舉年號詳畧無准者也

第三科

釋災多濫其流有八一日商推前世全違故實二曰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三曰敷演多端准的無主四曰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五曰但伸解釋不顯符應六曰考覈雖謹義理非精七曰妖祥可知寢嘿無說八曰不循經典自任胸懷

志云史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是歲韓魏趙篡晉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為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案周當戰國之世微弱尤甚故君疑竊斧臺名逃債正比夫泗上諸侯附庸小國者耳至如三晉跋扈欲為諸侯雖假王命實由已出譬夫近代莽稱安漢匪平帝之至誠卓號太師豈獻皇之本願而作者苟責威烈以妄施爵賞坐貽妖孽謂得人之情偽盡知之者乎此所謂商推前世全違故實也 校二字

志云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戚而蒐于比蒲又曰定公十一年九月大雩先是公自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圍鄆按夫大蒐于比蒲昭之十一年城中城圍鄆定之六年也其二役去雩皆非一載夫以國家常事而坐延災肯歲月既

遙而方聞響應斯豈非烏有成說扣寂為辭者哉此所謂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也

校二字

志云嚴公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嚴母姜與兄齊侯淫共殺桓公嚴釋公讎復娶齊女未入而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應也又云

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為時魯宋比年有乘丘

鄆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

謂七年魯大水今年宋大

也按此說有三失馬何者嚴公十年十一年公敗宋

師於乘丘及鄆夫以制勝克敵策勳命賞可祈榮降

福而反愁怨貽災邪其失一也且先是數年嚴遭大

東通訓故

水亦謂七年校其時月殊在戰前而云與宋交兵故二國

大水其失二也况於七年之內已釋水災始以齊女

為辭終以宋師為應前後靡定向背何依其失三也

夫以一災示青而三說競興此所謂敷演多端准的

無主者也

校三字

其釋厥咎舒厥罰恒燠以為其政弛慢夫在舒緩故

罰之以燠冬而亡水尋其解春秋之無水也皆主內

失黎庶外失諸侯不事誅賞不明善惡蠻夷猾夏天

子不能討大夫擅權邦君不敢制若斯而已矣次至

武帝元封六年冬亡水而云先是遣衛霍二將軍窮

追單于斬首十餘萬級歸而大行慶賞上又閱恤勤

勞遣使巡行天下存賜鰥寡假貸與之因舉遺逸獨

行君子詣行在所郡國有以為便宜者上丞相御史

以聞於是天下咸喜按漢帝其武功文德也如彼其

先猛後寬也如此豈是有懦弱凌遲之失而無刑罰

戡定之功哉何得苟以無水示災便謂與昔人同罪

矛盾自己始末相違豈其甚邪此所謂輕持善政用

配妖禍者也

校二字

志云孝昭元鳳三年太山有大石立畦孟以為當有

庶人為天子者京房易傳云太山之石顛而下聖人

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於山同姓為天下雄按此當

是孝宣皇帝即位之祥也夫宣帝出自閭閻坐登宸

極所謂庶人受命者也以曾孫血屬上纂皇統所謂

同姓之雄者也昌邑見廢謫居遠方所謂人君虜者

也班書載此徵祥雖具有剖析而求諸後應曾不縷

陳敘事之宜豈其若是苟文有所闕則何以載言者

哉此所謂但申解釋不顯符應也

校一字

志云成帝建始三年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未央

宮又云綏和二年男子王褒入北司馬門上前殿班

志雖已有證據言多踈闊今聊演而申之按女子九

歲者則陽數之極也男子王褒者王則巨君之姓也
入北司馬門上殿者王莽始為大司馬至哀帝時就
國帝崩後仍此官因以篡位夫入司馬門而上殿亦
由從司馬而升極災祥示兆其事甚明忽而不書為
畧何甚此所謂解釋雖謹義理非精也

志云哀帝建平四年山陽女子田無番懷妊三月兒
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母掘
土收養尋本志雖述此妖灾而了無解釋按人從胞
至育含靈受氣始末有成數前後有定唯至在孕甫
爾遽發啼聲者亦由物有基業未彰而形象已兆即

王氏篡國之徵生而不舉葬而不死者亦猶物有期
運已定非誅剪所平即王氏受命之應也又案班云
以小女陳持弓者陳即莽之所出如女子田無番者
田故莽之本宗事既同占言無一槩豈非唯知其一
而不知其二者乎此所謂妖祥可知寢嘿無說也

當春秋之時諸國賢俊多矣如沙麓其壞梁山云崩
鵠退蜚於宋都能交闔於鄭水或伯宗子產具述其
非妖或卜偃史過盛言其必應蓋于時有識君子以
為美談故左氏書之不刊貽厥來裔既而古今路阻
聞見壤隔至漢代儒者董仲舒劉向之徒始別構其

聞輔申它說以茲後學陵彼先賢蓋今諺所謂季與
厥昆爭私媿諱者也本諺曰弟與兄爭媿字而班志
尚捨長用短捐舊習新苟出異同自矜魁博多見其
無識者矣此所謂不循經典自任胸懷也 校三字

前漢書諸侯王表分為二周有過責之壘被竊缺
之言服虔注周赧王負責無以歸之王迫責急乃
逃之此後人因以名之劉德曰洛陽南宮設壘是
也師古曰缺缺王者以為威周衰政令不行雖有
缺缺無所用之是為私竊隱蔽之耳
前漢書王莽諷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元始元
年群臣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莽有定國
安漢家之功宜賜號曰安漢公
後漢書董卓徙都長安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璠持
節拜卓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
前漢書陸弘字孟魯人少從嚴公受春秋孝昭元
鳳三年太山南有大石自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石

乃陰類下民之象太山乃王者易姓告代之處此
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霍光惡之乃誅孟
前漢書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京師相驚言大水至
渭水虎上小女陳持弓走入橫城門人未央宮尚
方掖門殿門衛戶者皆莫見至旬盾中覺得
前漢書成帝二年八月男子王褒衣絳衣小
冠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
解帷組結珮之招前殿署業等曰天帝令我居此
春秋左傳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麓崩晉卜
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春秋左傳昭公十九年鄭大水龍闕于時門之外
有淵國人請為祭馬子產弗許曰我闕龍弗我觀
也龍闕我獨何觀焉禳之則彼其室也

第四科

古學不精者其流有三一日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二
 日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三日屢舉舊事不知所出
 志云庶徵之恒風劉向以為春秋無其應劉歆以為
 釐十六年左氏傳釋六鵠退飛是也案舊史稱劉向
 學穀梁歆學左氏既祖習各異而聞見不同信矣而
 周木斯拔鄭車償濟風之為害被於尚書春秋向則
 畧而不言歆則知而不傳又詳言衆惟歷敘群妖述
 雨菴為災而不錄趙毛生地書異鳥相育而不載宋
 雀生鷓斯皆見小忘大舉輕畧重蓋學有不同識無
 史通訓故 卷之九
 通鑑故也且當炎漢之代厥異尤奇若景帝承平赤
 風如血于公在職亢陽為旱在紀與傳各具其祥在
 於志中獨無其說者何哉所謂博引前書網羅不盡
 也 校二字

毛之孽何獨捨而不論唯徵犬馬而已此所謂兼採
 左氏遺逸甚多也 校一字

案太史公書自春秋已前所有國家灾青賢哲占候
 皆出於左氏國語者也今班志所引上自周之幽厲
 下終魯之定哀而不云國語唯稱史記豈非忘本狗
 末逐近棄遠者乎此所謂屢舉舊事不知所出也
 所定多目凡一十九種但其失既衆不可殫論故每
 目之中或時舉一事庶觸類而長它皆可知又案斯
 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釋休咎懲惡勸善以誠將來
 至如春秋已還漢代而往其間日蝕地震石隕山崩
 雨雹雨魚大旱大水犬豕為禍桃李杏花直敘其灾
 而不言其應載春秋時日蝕三十六而二不言其應
 漢時日蝕五十三而四不言其應又
 惠帝二年武帝征和二年宣帝本始四年元帝永和
 三年綏和四年皆地震隕石九十四不言其應又
 皇后二年武都山崩成帝河平二年楚國雨雹大如
 芥斐鳥死成帝鴻嘉四年雨魚于信都孝景之時大
 旱者二昭成二年大雨水三河平元年長安有如人
 狀被甲持弩繫之皆狗也又鴻嘉中狗與豕交惠帝
 五年十月桃李花 此乃魯史之春秋漢書之帝紀耳
 素實皆不言其應 何用復編之於此志哉昔班叔皮云司馬遷敘相如
 則舉其郡縣蕭曹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
 不郡蓋有所未暇也若孟堅此志錯謬殊多豈亦刊
 削未周者邪不然何脫畧之甚也亦有穿鑿成文強

生異義如域之為感糜之為迷隕五石者齊五子之
徵崩七山者漢七國之象叔服會葬成伯來奔亢陽
所以成妖鄭易許田魯謀萊國食苗所以為禍諸如
此事其類弘多徒有解釋無足觀採知音君子幸為
詳焉

尚書周公居東二年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
亦未敢誚公秋大熱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
大木斯拔邦人大恐
春秋左傳隱公三年冬鄭伯之車償于濟杜注既
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
史記趙王遷六年大饑民謠言曰趙為號秦為笑
以為不信視地生毛
賈誼新書宋康王時有雀生鷄于城之取占曰小
而生大必霸天下康王大喜于是破滕伐諸侯取
淮北之地射天笞地伐社稷而焚之齊侯伐之民
散城不守王乃逃于邠侯之館病死
前漢書武帝建元四年有風赤如血非景帝也
前漢書于公為郡央曹東海孝婦姑自經死太守
論殺孝婦于公爭之不能得郡中枯旱三年後太
守卜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疆斷之咎
尚在是乎于是太守祭孝婦家表其墓天立大雨
春秋左傳襄公十七年宋華臣弱臯比之室殺其
宰華吳國人逐瘞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
懼遂奔陳
春秋左傳定公十年宋公子地有白馬四景公嬖
向魍魎欲之公取而未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
徒扶魍而奪之地出奔陳
春秋左傳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
距平子怒益官于郈氏且讓故郈昭伯怨平子
春秋左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狄人伐衛許
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春秋左傳宣公四年楚人獻鼃于鄭靈公于宋與
子家將見于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知
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
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

于鼎嘗之而出公怒夏子公弒靈公
春秋左傳成公十七年晉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
飲酒後使大夫殺卻至奉承寺八孟張奪之郤至
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遂謀誅三郤
前漢書僖公十六年正月隕石于宋五內史叔與曰
明年齊有亂劉歆以正月日在星紀厥在亥榜齊
分野也五石象齊桓卒而五公子作亂也注五公
子謂無虧元昭潘商人也
前漢書文帝元年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同日俱大
發水漬出劉向以為近水沴土也天戒若曰無盛
齊楚之君令失制度將為亂其後封齊悼惠王子
六人為王景帝三年齊楚七國反非七山也
春秋左傳鄭伯請釋太山之祀而祀周公以太山
之弗易許田三月使宛來歸弗不祀太山也

史通訓故 卷之九 雜考 三

五行志駁第十一

春秋時事遺誤最多想十五條

魯文公二年不雨班氏以為自文即位天子使叔服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故致亢陽之禍案周之東遷日以微弱故鄭取溫麥射王中肩楚絕苞茅觀兵問鼎事同列國變雅為風如魯者方大邦不足比小國有餘安有暫降衰周使臣遽以驕矜自恃坐招厥罰亢陽為惟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天高聽卑豈其若是也 校三字

春秋成公元年無氷班氏以為其時王子札殺召伯毛伯案今春秋經子札殺毛召事在宣十五年而此言成公時未達其說下去無氷凡有三載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董仲舒以為陳夏徵舒弑君楚嚴王嚴即莊也皆依本書不改其字下同託欲為陳討賊陳國闔門而待之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尤甚極陰生陽故致火

災案楚嚴王之入陳乃宣十一年事也始有蹊田之謗取愧一作譏叔時終有封國之恩見賢及父毒恨尤甚其理未聞案陳前後為楚所滅者三始宣十一年為楚嚴王所滅次昭八年為楚靈所滅後哀十七年為楚惠王所滅今董生誤以陳亡之役是楚始滅之時遂妄有占候虛辨物色尋昭之上去於宣魯易四

主嚴之下至於靈楚經五代雖懸隔頃別而混雜無分嗟乎下惟三年誠則勤矣差之千里何其闊哉

春秋桓公三年日有蝕之既京房易傳以為後楚嚴始稱王兼地千里案楚自武王僭號鄧盟是懼荆尸又歷文成繆三王方至於嚴是則楚之為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之者哉又魯桓公薨後歷嚴閔釐文宣釐即僖皆依本書不改其字以下同凡五公而楚嚴始作霸安有桓三年日蝕而已應之者邪非唯敘事有違亦占候失中者矣 校二字

春秋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為釐公末年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弑君陰脇陽之象見釐公不悟遂後二年殺公子赤立宣公案遂之立宣殺子赤也此乃文公末代輒謂僖公暮年年世懸殊言何倒錯 校三字

春秋釐公十二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為是時莒城杞釐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傳曰曷為城杞城之孰滅之蓋徐莒也如中壘所釋當以公羊為本爾然則公羊所說不如左氏之詳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平公時杞尚在 云 校三字

春秋文公元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為後晉滅江案本

經書文四年楚人滅江今云晉滅其說無取且江居南裔與楚為隣晉處北方去江殊遠稱晉所滅其理難通

左氏傳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堤下宋

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因名曰棄長而美好

納之平公生子曰佐後宋臣戾譏太子座而殺之在事

襄二十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晉事在成華元合比奔衛

事在昭劉向以為時則有火災赤青之明應也案火

祥之作將應後來事跡之彰用符前兆如華元奔晉

在成十五年參諸棄堤實難符會又合比奔衛在昭

六年而與華元奔晉俱云先是惟前與後事並相違

者焉

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饑鼠食郊牛角襄公十

五年日有蝕之董仲舒劉向皆以為自此後晉為難

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後為溴梁之會諸侯在而

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旒不得舉手又襄公十六年

五月地震劉向以為是歲三月大夫盟於溴梁而五

月地震矣又其二十八年春無冰班固以為天下異

也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

將日甚穀梁云諸侯始失政大夫執國權又曰諸侯失政大夫盟政在大夫大夫之不臣也

按春秋諸國權臣可得言者如三桓六卿田氏而已如難澤之會溴梁之盟其臣豈有若向之所說者邪然而穀梁為大夫不臣諸侯失政譏其無禮自擅在茲一舉而已非是如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相承世官遂移國柄若斯之失也若董劉之徒不窺左氏直憑二傳遂廣為佗說多肆侈言仍云君若綴旒臣將日甚何其妄也

春秋昭十七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為時宿在

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弑死後莫

敢復責其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晉君還事

之按晉厲公所尸唯三郤耳何得云誅四大夫者哉

又州滿既死今春秋左氏本皆作州滿誤也悼公嗣

立選六官者皆獲其事逐七人者盡當其罪以辱及

揚干將誅魏絳覽書後悟引愆授職此則生殺在已

寵辱自由故能申五利以和戎馳三駕以挫楚威行

夷夏霸復文襄而云不復責大夫何厚誣之甚也自

昭公已降晉政多門如以君事臣居下僭上者此乃

因昭之失漸至陵夷匪由懲厲之弑自取淪辱也豈

可輒持彼後事用誣先代者乎校四字

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星孛東方董仲舒劉向以為

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氏出東方者軫角亢也或曰角亢大國之象爲齊晉也其後田氏篡齊六卿分晉案星孛之後二年春秋之經盡矣又十一年左氏之傳盡矣自傳盡後八十二年齊康公爲田和所滅又七年晉靜公爲韓魏趙所滅上去星孛之歲皆出百餘年辰象所躔氛祲所指若相感應何大疎闊者哉且當春秋既終之後左傳未盡之前其間衛弑君越滅吳魯遜越云賊臣逆子破家亡國多矣此正得東方之象大國之徵何故捨而不述遠求他代者乎又范與中行早從殄滅智入戰國繼踵云亡輒與東通訓故三晉連名物以六卿爲目殊爲謬也尋斯失所起可以意測何者二傳所引事終西狩獲麟左氏所書語連趙襄滅智漢代學者唯讀二傳不觀左氏故事有不周言多脫畧且春秋之後戰國之時史官闕書年祀難記而學者遂疑篡齊分晉時與魯史相鄰故輕引災祥用相符會白珪之玷何其甚歟校四字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麒麟食郊牛角劉向以其後三家逐魯昭公卒死於外之象案乾侯之出事由季氏孟叔二孫本所不預况昭子以納君不遂發憤而卒論其義

烈道貫幽明定爲忠臣猶且無愧編諸逆黨何乃厚誣夫以罪由一家而兼云二族以此題目何其濫歟左氏傳昭公十九年龍闔於鄭時門之外有淵劉向以爲近龍孽也鄭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強吳鄭當其衝不能脩德將闔三國以自危亡是時子產任政內惠於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亡患此能以德銷災之道也案昭之十九年晉楚連盟干戈不作吳雖強暴未擾諸華鄭無外虞非子產之力也又吳爲遠國僻在江干必畧中原當以楚宋爲始鄭居河潁地匪夷庚謂當要衝殊爲乖角求諸地理不其爽歟東通訓故春秋昭公十五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爲時宿在畢晉國象也云云日比再蝕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案自昭十四年迄于獲麟之歲其間日蝕復有七馬事列本經披文立驗安得云再蝕而已又在春秋之後也且觀班志編此七蝕其六皆載董生所占復不得言董以事後春秋故不存編錄再思其語三覆所由斯蓋孟堅之誤非仲舒之罪也春秋昭公九年陳火劉向以爲先是陳侯之弟招殺陳太子偃師楚因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

書陳火也按楚縣中國以為邑者多矣如邑有宜見於經者豈可不以楚為名者哉蓋當斯時陳雖暫亡尋復舊國故仍取陳號不假楚名獨不見鄭裨靈之說斯災也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此其効也自斯而後若顓頊之墟宛丘之地如有應書於國史豈可復謂之陳乎 校二字

春秋左傳文公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叔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殺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于魯國
春秋左傳文公元年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秋公孫叔敖會晉侯于戚冬叔敖如晉始聘
春秋左傳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誦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崩周人將異誦

史通訓故 卷之九 春秋左傳 宣公三年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碓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春秋左傳宣公十一年楚子為陳夏氏之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使于齊反不賀王使諫之對曰諸侯之從也日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楚子乃復封陳孔子讀史記至楚封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

春秋魯宣公薨成公立成公薨襄公立襄公薨昭公立凡四世
史記楚穆王卒子莊王立莊王卒子共王審立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卒子負立是為鄭敖公子圍弑鄭敖而立為靈王凡五世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

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邦國闕
春秋左傳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楚客聘于晉太子知之請野享之伊戾請從至則坎用牲如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縊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衛獻公使與甯喜言喜曰必子鮮在子鮮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告右宰穀穀曰不可獲罪于兩君天下孰畜之

春秋左傳成公十七年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長魚矯請無用象公使清沸黈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卻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于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
春秋左傳成公十八年晉使荀息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矣庚午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二月乙酉即位於朝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樂廙韓無忌為公族大夫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史通訓故 卷之九 春秋左傳 宣公十年 晉悼公伐鄭已酉師于牛首馬公子揚于亂行于曲梁魏絳殺其僕公怒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于為戮辱何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魏絳至授僕人書公讀其書既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言軍禮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使法新軍
春秋左傳襄公四年無終子嘉父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魏絳曰和戎有五利焉公悅使魏絳盟諸戎

春秋左傳襄公十年晉悼公伐鄭已酉師于牛首十一年四月復伐鄭觀兵于南門鄭人懼行成九月諸侯悉師伐鄭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十二月會于蕭魚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季氏逐昭公叔孫昭子自闕歸平子稽顙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公使昭子自歸歸平子有異志十月辛酉昭子齋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春秋左傳楚崇諸侯之奸而拔其地以塞夷庚注夷庚吳晉往來要道也

春秋左傳昭公八年陳哀公元妃鄭姬生太子佗
師二妃生公子留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哀
公益招殺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公子勝愬諸楚
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

門人太康盧 申校

史通訓故卷之十九終

史通訓故卷之十九

三

史通訓故卷之二十

暗惑忤時

暗惑第十二 十四條

夫人識有不燭神有不明則真偽莫分邪正靡別昔
人有以髮繞灸誤其國君者有置毒於胙誣其太子
者矣夫髮經灸炭必致楚灼毒味經時無復殺害而
行之者偽成其事受之者信以為然故使見咎一時
取怨千載夫史傳敘事亦多如此其有道理難憑欺
誣可見如古來學者莫覺其非蓋往往有焉今聊舉
一二加以駁難列之如左 校二字

史通訓故卷之二十

三

史記本紀曰瞽叟使舜穿井為匿空旁出瞽叟與象
共下土實井瞽叟象喜以舜為已死象乃止舜宮
難曰夫杳冥不測變化無恒兵革所不能傷網羅所
不能制若左慈易質為羊劉根窠形入壁是也時無
可移禍有必至雖大聖所不能免若姬伯拘於羑里
孔父阢於陳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謂彼幻化是為
聖人豈知聖人智周萬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與夫
方內之士有何異哉如史記云重華入於井中匿空
出去此則其意以舜是左慈劉根之類非姬伯孔父
之徒苟識事如斯難以語夫聖道矣且案太史公黃

帝堯舜軼事時時見於他說余擇其言尤雅者著為本紀書首若如向之所述豈可謂雅邪

又史記滑稽傳孫叔敖為楚相楚王以霸病死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優孟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為壽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欲以為相

難曰蓋語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故窳隆異等脩短殊姿皆稟之自然得諸造化非由倣倣俾有遷革如優孟之象孫叔敖也衣冠談說容或亂真眉目口鼻如何取類而楚王與其左右曾無疑惑者邪昔陳

焦既亡累年而活秦謀從縊六日而蘇遂使竹帛顯書今古稱恠况叔敖之歿時日已久楚王必謂其復生也先當詰其枯骸再肉所由闔棺重開所以豈有片言不接一見無疑遽欲加以寵榮復其祿位此乃類夢中行事豈人倫所為者哉 校二字

又史記田敬仲世家曰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

難曰夫人既從物故然後加以易名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謚此之不實明然可知又案左氏傳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論語陳司敗問孔子昭公知禮乎

史記家令說太上皇曰高祖雖子人主也諸如此說其例皆同然而事由過誤易為筆削若田氏世家之論成子也乃結以韻語纂成歌詞欲加刊正無可釐革故獨舉其失以為標冠云 校二字

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既歿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事之如夫子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嘗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商瞿長無子毋為取家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之有若嘿然無應弟子起曰有若避此非子之坐也

難曰孔門弟子七十二人柴愚參魯宰我言語師商可方回賜之類此並聖人品藻優劣已詳門徒商榷臧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隸於四科譽無偕於十哲逮尼父既歿方取為師以不答所問始令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之晚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猶使喪明致罰投杖謝愆何肯公然自欺詐相策奉此乃童兒相戲非復長老所為觀孟軻著書首陳此說馬遷裁史仍習其言得自委巷曾無先覺悲夫 校三字

又史記漢書皆曰自上自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所封

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讎怨此屬畏誅故相聚謀
反爾上乃憂曰爲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誰最
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
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爲侯
難曰夫公家之事知無不爲見無禮於君如鷹鷂之
逐鳥雀秦子房之少也傾家結客爲韓報讐此則忠
義素彰名節甚著其事漢也何爲屬群小聚謀將犯
其君遂嘿然杜口俟問方對倘若高祖不問竟欲無
言者邪且將而必誅罪在不測如諸將屯聚圖爲禍
亂密言臺上猶懼覺知群議沙中何無避忌爲國之
道必不如斯然則張良慮反側不安雍齒以嫌疑受
爵蓋當時實有其事也如複道之望坐沙而語是說
者敷演妄益其端耳 校二字

又東觀漢記曰赤眉降後積甲與熊耳山齊 云
難曰案盆子既亡棄甲誠衆必與山比峻則未之有
也昔太誓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孔安國曰蓋言之
甚也如積甲與熊耳山齊者抑亦血流漂杵之徒歟
又東觀漢記曰郭伋爲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
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
來對曰聞使君始到喜故奉迎伋辭謝之事訖諸兒

送至郭外問使者何日當還伋使別駕計日告之既
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止於野亭須期乃入

難曰蓋此事不可信者三焉按漢時方伯儀比諸侯
其行也前驅蔽野後乘塞路鼓吹沸喧旌采填咽彼
草萊稚子齟齬童兒非唯羞赧不見亦自驚惶失據
安能犯騶駕凌檐惟首觸威嚴自陳襟抱其不可信
一也又方伯按部舉州振肅至於墨綬長吏黃綬群
官率彼吏人顛然佇候兼復掃除逆旅行李有程嚴
備供具憇息有所如棄而不就居止無常必公私闕
擬客主俱窘凡爲良二千石固當知人所苦安得輕
赴數童之期坐失百城之望其不可信二也夫以晉
陽無竹古今共知假有傳檄它方蓋亦事同大夏訪
諸商賈不可多得况在重孺彌復難求群戲而乘如
何克辦其不可信三也凡說此事忽有三科推而論
之了無一實異哉 校二字

又魏志注語林曰匈奴遣使人來朝太祖令崔琰在
座而已握刀侍立既而使入問匈奴使者曰曹公何
如對曰曹公美則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
乃追殺使者云

難曰昔孟陽卧床詐稱齊后紀信乘纛矯號漢王或

主邁屯蒙或朝罹兵革故權以取濟事非獲已如崔
 琰本無此急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稱人君皆慎
 其舉措况魏武經綸霸業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座
 君處臣位將何以使萬國具瞻百寮僉矚也又漢代
 之於匈奴其為綏撫勤矣雖復賂以金帛結以親姻
 猶虺毒不悛狼心易擾如輒殺其使者不顯罪名復
 何以懷四夷於外蕃建五利於中國且曹公必以所
 為過失懼招物議故誅彼行人將以杜茲謗口而言
 同綸紆聲遍寰區欲蓋而彰止益其辱雖愚暗之主
 猶所不為况英畧之君豈其若是夫芻蕘鄙說閭巷
 史注中持彼虛詞亂茲實錄故特申掎摭辨其疑誤
 者焉蓋曹公多詐好立詭謀流俗相欺遂為此說
 又魏世諸小書皆云文鴛侍講殺瓦皆飛云
 難曰案漢書云項王叱咤懼伏千人然則呼聲之極
 大者不過使人披靡而已尋文鴛武勇遠慙項籍况
 侍君側固當屏氣徐言安能擔瓦皆飛有喻武安鳴
 鼓且瓦既飄墮則人必震驚而魏帝與其群臣焉得
 歸然無害也校二字
 又晉陽秋曰胡質為荊州刺史子威自京師省之見

父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疋為路糧威曰大人清高
 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
 難曰古人謂方牧為二千石者以其祿有二千石故
 也名以定體貴實甚焉設使廉如伯夷介若黔敖苟
 居此職終不患於貧餒者如胡威之別其父也一縑
 之財猶且發問則千石之俸其費安施料以牙籌推
 之借箸察其厚薄知不然矣或曰觀諸史所載茲流
 非一如張湛為蜀郡乘折轅車吳隱之為廣州貸犬待客並其類也必以多為證則
 足可無疑然人自有身安弊縕口甘麤糲而多藏鉅
 帛無所散用者故公孫弘位至三公而卧布被食脫
 粟飯汲黯所謂齊人多詐者是也安知胡威之徒其
 儉亦皆如此而史臣不詳厥理直謂清白繆矣哉校
 又新晉書阮籍傳曰籍至孝母終正與人鬪基對者
 求止籍留與决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
 及葬食一蒸飩飲酒二斗然後臨穴直言窮矣舉聲
 一號因復吐血數斗毀瘠骨立殆致滅性
 難曰夫人才雖下愚識惟不肖始亡天屬必致其哀
 但以苴經未幾悲荒遽輟如謂本無戚容則未之有
 也况嗣宗當聖善將歿閔凶所鍾合門惶恐舉族悲
 咤居里巷者猶停舂杵之音在鄰伍者尚申匍匐之

救而爲其子者方對局求央舉杯酣暢但當此際會無感惻則心同木石志如梟獍者安有既臨泉穴始知摧慟者乎求諸人情事必不爾又孝子之喪親也朝夕孺慕鹽酪不嘗斯可至於癯瘠矣如甘旨在念則筋肉內寬醉飽自得則肌膚外博况乎溺情狃酒不改平素雖復時一嘔慟豈能柴毀骨立乎蓋彼阮生者不脩名教居喪過失而說者遂言其無禮如彼人以其志操尤異才識甚高而談者遂言其至性如此惟毀及譽皆無取焉 故二字

又新晉書王祥傳曰祥漢末遭亂扶母携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年垂耳順覽勸之乃應召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時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年八十五太始五年薨
難曰祥爲徐州別駕寇盜充斥固是漢建安中徐州未清時事耳有魏受命凡三十五年上去徐州寇賊充斥下至晉太始五年當六十年已上矣祥於建安中年垂耳順更加六十六載至晉太始五年薨則當年一百二十歲矣而史云年八十五薨者何也如必以終時實年八十五則爲徐州別駕止可二十五六

年矣又云其未從官已前隱居三十餘載者但其初被檄時止年二十五六自此而往安得復有三十餘年乎必謂祥爲別駕在建安後則徐州清晏何得云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乎求其前後無一符會也

凡所駁難具列如右蓋精五經者討群儒之別義練三史者徵諸子之異聞加以探賾索隱然後辨其紕繆如向之諸史所載則不然何者其敘事也唯記一途直論一理而矛盾自顯表裏相乖非復抵牾直成狂惑者爾尋茲失所起良由作者情多忽畧識惟愚滯或採彼流言不加銓擇或傳諸繆說即從編次用使真偽混淆是非參錯蓋語曰君子可欺不可罔至如邪說害正虛詞損實小人以爲信爾君子知其不然語曰信書不如無書蓋爲此也夫書彼竹帛事非容易凡爲國史可不慎諸

韓子文公之時宰臣上炎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宰人頓首再拜曰奉熾爐炭火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也堂下得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堂下而譙之果然
春秋左傳驪姬謂太子申生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實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
後漢書劉根穎川人隱居嵩山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所以根爲妖妄故執詣郡數

之根曰實無他異頗能令人見鬼所曰促召之根乃召其二父祖及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所驚懼悲哀根忽然俱去不知所往

吳志孫休永安四年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春秋左傳宣公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月而蘇

春秋左傳衛州吁初立未能定其民石厚問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親為可曰何以得讒曰陳桓公

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史記漢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

家令說太公曰高祖雖予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後高祖朝太公擁篲高祖

大驚乃尊太公為太上皇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子夏曰天

乎予之無罪也會子怒曰商乎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

河之民疑汝于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

馬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子夏投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以久矣

春秋左傳齊襄遊于姑蘇連稱管至作亂徒人費遇賊于門請先入伏公而出闕死于門中石之紛

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

忤時第十三

孝和皇帝時肅武弄權母娼一作媼預政士有附麗之

者起家而縮朱紫予以無所傳會取擯當時一為中

不會天子還京師朝廷願從者衆予求番次在大駕

後發日逗留不去守司東都杜門却掃凡經三載或

有譖予躬為史臣不書國事而取樂丘園私自著述

者由是驛召至京令專執史筆于時小人道長綱紀

日壞仕於其間忽忽不樂遂與監脩國史蕭至忠等

諸官書求退曰僕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傳之

言尤所耽悅尋夫左史右史是曰春秋尚書素王素

史通訓故卷之二十臣斯稱微婉志晦兩京三國班謝陳習闡其暮中朝

江左王陸干孫紀其曆劉石僭號方策委於和張宋

齊應錄惇史歸於蕭沈亦有汲冢古篆禹穴殘編孟

堅所亡葛洪刊其雜記休文所缺荀綽裁其拾遺凡

此諸家其流蓋廣莫不願彼泉藪尋其枝葉原始要

終備知之矣若乃劉峻作傳自述長於論才范曄為

書盛言矜其贊體斯又當仁不讓庶幾前哲者焉然

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

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

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

長晉齊之董狐南史成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衆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群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荀袁家自稱爲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脩載事爲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公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况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深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齟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栖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紀實取嫉權門王劭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

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奸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時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脩揚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脩雖古無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忽領之義耳如創立紀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畧而不畧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惰須等某表某篇付史通訓故 卷之三十一

之此職其傳某志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脩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竊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所以比者布懷知已歷抵群公屢辭載筆之

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為此爾抑又有所未諭耶復
 一二言之比奉高命令隸名脩史其職非一如張尚
 書崔岑二吏部鄭太常等既迫以吏道不可拘之史
 任以僕曹務多閑勒令專知下筆夫以惟寂惟寞乃
 使記事記言苟如其利則柳常侍劉秘監徐禮部等
 拜門可張羅府無堆按何事置之度外而使各無羈
 束乎必謂諸賢載削非其所長以僕鎗鎗鉸鉸故推
 為首窳就如斯理亦有其說何者僕少小從仕早躡
 通班當皇上初臨萬邦未親庶務而以守茲介直不
 附奸臣遂使官若土牛棄同芻狗逮鑿輿西幸百寮
 畢從自惟官曹務簡求以留後居臺常謂朝廷不知
 國家於我已矣豈謂一旦忽承恩旨州司臨門使者
 結轍既而駟馬入函關排千門謁天子引賈生於
 宣室雖歎其才召季布於河東反增其愧明公既位
 居端揆望重台衡飛沉屬其顧盼榮辱由其俛仰會
 不上祈宸極申之以寵光僉議措紳縻我以好爵其
 相見也直云史筆闕書為日已久石渠掃第思子為
 勞今之仰追唯此而已抑明公足下獨不聞劉炫蜀
 主之說乎昔劉炫仕隋為蜀王侍讀尚書牛弘嘗問
 之曰君王遇子其禮如何曰相期高於周孔見待下

於奴僕弘不悟其言請聞其義炫曰吾王每有所疑
 必先見訪是相期高於周孔酒食左右皆饜而我餘
 瀝不霑是見待下於奴僕也僕亦竊不自揆輒敢方
 於鄙宗何者求史才則千里降追語宦途則十年不
 進意者得非相期高於班馬見待下於兵卒乎又人
 之品藻貴識其性明公視僕於名利何如哉當其坐
 嘯洛城非隱非吏惟以守愚自得寧以克詘櫻心但
 今者黽勉從事攀拘就役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加
 其禮求諸隗始其義安施儻使士有澹雅若嚴君平
 清廉如段干木與僕易地而處亦將彈鋏告勞積薪
 為恨况僕未能免俗能不蒂芥於心者乎當今朝號
 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
 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大官之膳虛索
 長安之米乞已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
 唯明公足下哀而許之至忠得書大慙無以酬答又
 惜其才不許解史任而宗楚客崔湜鄭愔等皆惡聞
 其短共讎嫉之俄而蕭宗等相次伏誅然後獲免於
 難 校十字

史記賈誼為長沙王傅歲餘徵見文帝方受釐坐
 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具道所
 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
 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史記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有人言其賢召欲以
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
見罷布曰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毀陛下
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臣
恐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也上默然慚良久曰河
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史記燕昭王於燕破之後羣身厚幣以招賢者郭
隗曰王必欲致士請自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
里哉
史記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蹻而見之孟嘗君問
傳舍長曰客何為曰馮先生甚貧獨有一劍耳又
劍絛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兮食無魚乃遷之
幸舍
史記汲黯始為列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已而
弘至丞相湯為御史大夫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
上前言曰陛下用人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
然

門人中牟張允亨校

史通訓故

卷之二十一

末

百八十五

史通訓故卷之二十終

大梁楊國

史通

跋

王損仲注文心成寄余於兗東及余
歸而損仲史通之注復成憶年少時
二書皆讀一再過苦引證有未悉者
今注悉而老夫耄矣不能讀也以付
晟孫嘗讀漢史稱鄭莊年少官薄其
交游皆大父行及天下有名之士也
史通訓故跋
損仲王父與先孝廉凡為同年余何
敢當有名之士而較之損仲先一飯
矣損仲交游可知也且當時貶秩官
簿亦不進政與損仲今日同嗚呼自
非困抑亦烏能博與如此哉
都水使者劉不息

史通

史通

史通跋

史通者何蓋曰諸史通考亦猶夫馬端臨之文獻云爾若乃應劭之風俗通漢儒之白帟通注丹之注君通范質之通錄戴羽之通傳熊克之通略杜佑之通典義均有取於斯焉矣小司馬損仲以穎異成其該博懸車以來謝絕塵冗日唯以杜門著書為不朽之業既取文心雕龍注之茲復有史通之纂述校讎縉摩發凡立例刪贗訂訛旁援互證挾秘補漏提要括繁事詳而核辭贍而雅條分而貫上下數千百年理亂興衰之跡臧否得失之林一一如指諸掌用力斯

已勤矣况公諸人而廣布之則王充之論衡詎唯蔡邕得之而已哉此編不啻楚詞余則愧晁無咎之後語

同年陳九職謹跋

門人朱鈺書

跋史通訓故

明興以來載筆不乏至於紀傳之體
猷鄭端簡公吾學編耳吾友王損仲
思欲刪潤一代之大典故於史通一
書深以究心其訓注該博信史家之
龜鑑也損仲淵雅卓犖異日著述必
將與龍門蘭臺分鑣共馳此無俟余
言抑聞之子長下吏故感繫於游俠
貨殖之間蔚宗被出故致意於虛傳
崇厚之舉此亦各從其所好也損仲
於臧否處太分明以之涉世誠虧落
落繆穉之風若以之勒史則袞鉞以

闕不可無此剛腸也故因跋此書而
及之

年弟黃池薛永寧安期甫

男獻豐書



乾隆丁卯年鐫

北平黃崑圃手編

史通訓故補

養素堂藏板



史通訓故補 序

書以通名如白虎通風俗通之類義同箋故漢封司馬遷後為史道子史通之稱見為劉知幾博論前史據掇利病作史通內外篇蓋兼取兩義云馬貴與經籍考從文史類中摘出論史者為史評首列是書本傳謂知幾

幼時受古文尚書業不進聽講春秋左氏則心開異哉同一學問之事而胎性中各有着根處不自知其所以然後來領國史三十年卒以史學垂名豈所謂性也有命焉者耶觀其議論如老吏斷獄難更平反如夷人嗅

金暗識高下如神醫眼照垣一方洞見五藏癥結間有過執已見以裁量往古泥定體而少變通如謂尚書為例不純史論淡薄無味之類然其奮萃搜擇鉤鈎排擊上下數千年貫穿數萬卷心細而眼明舌長而筆辣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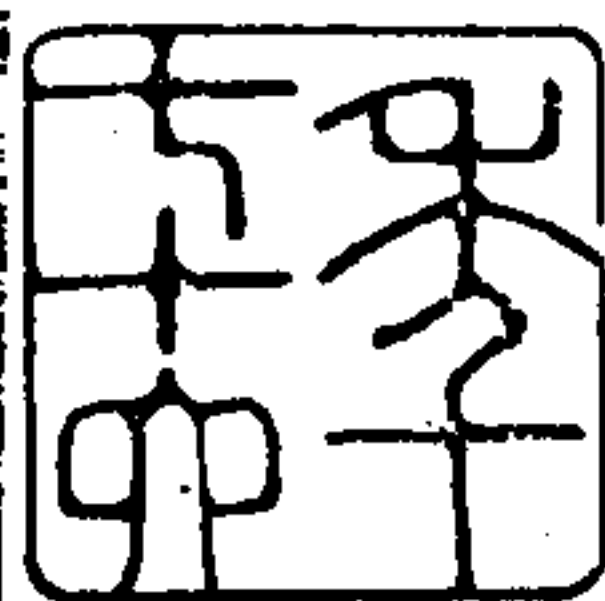
序

二

馬班亦有不能自解免者何況其餘書在文史類中允與劉彥和之雕龍相匹徐堅謂史氏宜置座右信也綜練淵博其中瑣詞僻事非注不顯注家王損仲本為善林居多暇竊為刪繁補遺重梓行世使當時自比揚雄

擬易以為必覆醬瓿者千餘年後復紙貴於蘭臺石室間亦嗜古之士所欣慰也

乾隆十有二年丁卯仲春既望北平黃叔琳崑圃氏序



序

三

史通訓故原序

余既注文心雕龍畢因念黃太史有云論文則文
心雕龍評文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實有益於後
學復欲取史通注之中牟張林宗年兄以江右郭
氏史通評釋相示讀之與余意多不合乃以向注
文心之例注焉歷八月訖功然此二書為處甚多
嗣從信陽王思延得華亭張玄超本其文心不能
加他本史通本大善有數處極快人者故書之校
視文心為愈往見李濟翁資暇錄云李善注文選
史通訓故補原序

史通訓故補

原序

有初注再注以至四五注者蘇子由注老子亦自
言晚年於舊注多所改定今余此書曷敢以為盡
是聊以備遺忘為他日削藁之資耳河南王惟儉

史通序錄

唐鳳閣舍人彭城劉子玄撰

長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於
門下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史任俄兼領
其職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修
史皆如故又屬大駕還京以留後在都無幾驛徵
入京專知史事仍遷秘書少監自惟歷事二主從
官兩京遍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昔馬融三
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稱美嗟予

史通訓故補

序錄

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職司其憂不遑啟處嘗以載
削餘暇商確史篇下筆不休遂盈筐篋於是區分
類聚編而次之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
虎閣因名曰白虎通子既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
以史通為目且漢求司馬遷後封為史通子是知
史之稱通其來自久博采眾議爰定茲名凡為廿
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除所闕篇凡八萬三千三
百五十二字註五千四百
九于時歲次庚戌景龍四年仲春之月也

唐書長安則天皇後改元
後漢書馬融於永初四年拜校書郎請東觀典

校秘書忤鄧太后自劾歸安帝親政召還郎署
忤梁冀免徙朔方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
述
晉書張華為太常博士轉河南尹丞未拜除佐
著作郎後又代下邳王晃為司空領著作
後漢書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
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
臣著為通義
前漢書司馬遷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
楊惲祖述其書遷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
為史通子

史通序錄終

史通訓故補

序錄

上

唐書劉子玄傳

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
藏器為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為
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嘆曰書
如是兒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羣
史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擢進士第調獲嘉
主簿武后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上書
譏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
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為忠妄施不為

史通訓故補 傳

一

惠今羣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把
推腕脫之諺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徒宜課
功殿明賞罰后嘉其直不能用也時吏橫酷淫及
善人公卿被誅死者踵相及子玄悼士無良而甘
於禍作思慎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而嘆曰陸
機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盡矣子玄與徐堅元行
沖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
舍人兼修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
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還子玄自乞留東都三年或

言子立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召至京領史事遷秘書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修子立病長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因為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於眾唯漢東觀集羣儒纂述無主條章不建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為荀袁家自為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漢郡國計書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

史通訓故補傳

二

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為廣今史官唯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不通行狀二不可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也今作者如林儻示褒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幼見讐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姦雄班固抑忠臣飾主闕今史官注記類稟監修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四不可今監者不肯指授修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

又言朝廷厚用其才而薄其禮至忠得書悵惜不許楚客等惡其言詆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致吾何地始子立修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為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又嘗自比揚雄者四雄好雕蟲小技老而為悔吾幼喜讀詩賦而壯不為期以迷者自名雄準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為愚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為

史通訓故補傳

三

范逵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為必覆醬瓿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槩如此子立內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為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囂曾孫居巢侯般不承元王按據明審議者高其博嘗曰吾若得封必以居巢紹司徒舊邑後果封居巢縣子鄉人以其兄弟六人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累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皇太子將釋奠國學有司具儀

從臣著衣冠乘馬子玄議古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為駢服魏晉後以牛駕車江左尚書郎輒輕乘馬則御史劾治顏延年罷官乘馬出入閭里世稱放誕此則乘馬宜從褻服之明驗今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士庶親迎則盛服冠履乘輅車他事無車故貴賤通乘馬比法駕所幸侍臣皆馬上朝服且冠履唯可配車故博帶褒衣革履高冠是車中服鞭而蹬跣而鞍非唯不師于古亦自取驚流俗馬逸人顛受嗤行路太子從之因著為定令開元初

史通訓故補傳

四

遷左散騎常侍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為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二家通行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會子貺為太樂令抵罪子玄請於執政玄宗怒貶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子玄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徒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

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榘枘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為無可加者時以為篤論子玄善持論辯據明銳視諸儒皆出其下朝有論著輒豫歿後帝詔河南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追贈工部尚書謚曰文六子貺鍊彙秩迅迴

史通訓故補傳

五

例言 六則

一史通向有陸儼山校本為學者所宗江右鄒延年更以別本讎對多所竄易河南王損仲獨得宋時舊本比之他刻為長而魯魚亥豕尚有沿誤如誤凡為煩誤為燕誤名為君誤愚為偶之類今並檢閱諸家所定一一更正其有字句各殊義可兩用者棄短錄長頗費裁擇而於所改之下本字本句仍為存注不敢漏畧至若舊簡脫誤文義難曉悉經鈎別以俟來者審焉

史通訓故補 例言

一史通舊鮮訓釋惟延年所注盛行書塾而援引躡駁枝蔓無益又踈於考訂每多紕繆後損仲更注史通名曰訓故依据正史選擇精嚴遠勝郭書然傷於太簡未免遺脫今為旁搜博採廣所未備庶幾繁簡得中於本書不無少補云
一注意當與本書比附方見明悉如本書謂董袁諸人不當列之魏志而王氏不援陳書轉述班傳本書謂陳壽補注李漢輔臣贊而王氏但稱楊戲撰述不及承祚注疏本書引司馬錯張儀

伐蜀之事事出華陽國志而王氏泛引史記多與書義不相蒙合如斯之類並經改注

一自古注家每於本書違誤之處多所檢正史通隸事甚繁難免無失如楊由聽雀漢初立轡國僑辨黃熊文王殺季歷之類王氏或缺而不注或注而不全未合古人檢正本書之義又若魏志本無劉虞劉炫並非學士書既以訛傳訛注復將錯就錯是又矯郭氏之躡駁而失之者也今或添注卷尾或指駁上方庶不疑誤後學非

史通訓故補 例言

一劉氏排拓萬古推倒一世而賢知之過未免失中今於議論精當之處仍照前刻文心雕龍之例加之圈點以誌別擇倘有臆見附列上方未知有當否也
一是書增補王氏所未備雖於原注稍有刪節仍存舊名而愚所加注並標補字以別之不敢掠前人之美也耳目短淺尚有數處闕疑惟博雅君子有以誨其不及焉

史通訓故補目錄

卷之一 內篇

六家第一

卷之二

二體第二

本紀第四

列傳第六

卷之三

表歷第七

史通訓故補目錄

卷之四

論贊第九

題目第十一

編次第十三

卷之五

採撰第十五

補註第十七

因習下第十九

卷之六

言語第二十

浮詞第二十一

叙事第二十二

卷之七

品藻第二十三

直書第二十四

曲筆第二十五

鑒識第二十六

探賾第二十七

卷之八

模擬第二十八

書事第二十九

人物第三十

史通訓故補目錄

卷之九

覈才第三十一

序傳第三十二

煩省第三十三

卷之十

雜述第三十四

辨職第三十五

自叙第三十六

體統缺

純繆缺

弛張缺

卷之十一 外篇

史官建置第一

卷之十二	古今正史第二
卷之十三	疑古第三
卷之十四	惑經第四
申左第五	
卷之十五	黜煩第六
卷之十六	
史通訓故補	目錄
雜說上第七	
卷之十七	
雜說中第八	
卷之十八	
雜說下第九	
卷之十九	
五行志錯誤第十	五行志雜駁第十一
卷之二十	
暗惑第十二	忤時第十三
	目錄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一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註

海虞顧 鎮備九叅訂

吳門張鳳孫少儀同訂

內篇

六家第一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外篇言之備矣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恒厥體推而為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

史通訓故補卷一

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今畧陳其義列之於後

尚書家

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璇璣鈴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也惟此三說

六家體製人日習而不知一經提明世乘若列石

堯典星鳥星
火與絜絜
齊政天文也
封山掌州濟
川地理也不
得以人事畫
之為貢錫土
姓封建也賦
止中下錯并
田也不得以
地理畫之法
範建極錫極
無作威福人
事也不得以
災祥畫之類
命無改符逾
無以劍冒頁
於非幾亦言

其義不同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
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
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惟言
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茲亦為例不
純者也又有周書者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
篇之外凡為七十二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其有
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說滓穢相參
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
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
史通訓故補卷一

人事也不得
以表禮畫之
百正之書各
因乎時安有
或例可傳耶

經之別錄者也自宗周既殞書體遂廢迄乎漢魏
無能繼者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為國史所以
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
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為龜鏡者定以篇第纂
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為
二十六卷至隋秘書監太原王劭又錄開皇仁壽
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為其目勒成隋書八
十卷尋其義例皆准尚書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
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

無足紀語無可述有脫若此故事雖脫畧而觀者
不以為非爰逮中葉文集大備必剪截今文模擬
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故舒元所撰漢魏等篇
不行於代也若乃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
序爵里難詳斯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
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體制乃似孔
氏家語臨川世說可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故其
書受嗤當代良有以焉

前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
文字讀之起家為漢武帝博士

史通訓故補卷一

困學記聞書緯璿璣鈴
魏志王肅字子雍東海人黃初中官散騎侍郎
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
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
皆列於學宮
前漢書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注劉向云周時
諸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
周書時訓解第五十二職方解第六十二
尚書有周官禮記有月令
晉書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孫補中書郎
王敦惡之出為廣陵相
北史王劭字君懋太原人北齊待詔文林館隋
文受禪遷秘書少監
北史開皇仁壽俱隋文帝改元
韓子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之折頸而
死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兔為宋國笑
南史劉義慶長沙景王之子臨川王道規義無
嗣乃以慶為嗣歷官尚書左僕射慶愛好文義

撰世說十卷

補注

唐書藝文志孔衍漢尚書十卷後漢尚書六卷

漢魏尚書十四卷隋書十八卷多錄口勅又採

隋書王劭傳劭撰隋書十八卷多錄口勅又採

目辭義繁雜無足稱者

漢書藝文志孔子家語二十七卷通考王肅注

後序曰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

春秋家

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案汲冢璣語記太丁時

史通訓故補

卷一

四

事目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時
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璣語
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
習於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韓宣
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
目事匪一家至於隱沒無聞者不可勝載又案竹
書紀年其所記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之
乘楚謂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
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

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

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

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歷數藉朝聘

而正禮樂微婉其說隱晦其文為不刊之言著將

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又案儒者之

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

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苟如

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

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至太史公著史記

史通訓故補

卷一

五

始以天子為本紀考其宗旨如昔春秋自是為國
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
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
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
晉書武帝咸寧五年汲冢人不準按魏襄王冢
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於秘府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獻公十七年申生將軍君
子知其廢
國語晉悼公問司馬侯曰何謂德義曰諸侯之
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
公曰孰能曰羊舌肸習於春秋公召叔向使傳
太子彪
左傳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凡易象與魯
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隋書經籍志漢家竹書紀年十二卷紀年用夏
 正定寅之月為成帝紀夏殷周三代王事無諸
 侯國惟特紀晉國起自齊叔以至曲沃莊伯蓋
 晉國滅獨記紀事至哀王謂之今王蓋魏國之
 史記也其編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諸所記事
 多與春秋左氏扶同
 史記虞仲游說之士也為趙上卿故號虞卿其
 後與魏齊間行去趙困於梁不得意乃著書八
 篇以刺譏國家失得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史記呂不韋陽翟人始皇尊為相國號仲父不
 韋使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
 紀號曰呂氏春秋
 史記陸賈楚人以客從高祖定天下索隱曰賈
 撰記項氏與漢高祖初起及說惠文間事名曰
 楚漢春秋
 史記司馬遷自序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
 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
 補注

史通訓故補

卷一

六

隋書經籍志古文瓌語四卷漢家書
 公羊傳疏附因序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
 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
 國寶書據此則墨子所言百國春秋即是書也
 蓋晉楚諸史不名春秋而云百國春秋者概言
 之耳
 春秋左傳杜預序云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
 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
 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
 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
 史記管晏列傳贊太史公曰吾讀管子牧民山
 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

左傳家

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
 明授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後人或

秋左傳皆
年之祖似

不應區分但
經提綱而寓
褒貶詳目
而惟書事因
其二途也

曰傳者傳也上傳去聲所以傳示來世案孔安國
 注尚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觀左
 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
 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
 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逮孔子云洙經傳不
 作于時文籍惟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
 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為春秋後傳其
 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入秦又以
 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三十卷當漢

史通訓故補

卷一

七

代史書以遷固為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相重於文
 為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書為編
 年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
 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干寶徐賈
 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
 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畧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名
 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為的准焉

史記周本紀元王八年崩定王介立索隱曰定
 當為貞字之誤
 春秋左傳魯哀公名蔣定公之子
 史記周本紀慎胤王崩子赧王延立是為西周

史記秦昭王使將軍摎攻西周周君盡獻其邑周初亡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
 史記秦二世名胡亥立三年為閻樂所殺後漢書獻帝諱協初封陳留王董卓廢少帝立之
 後漢書荀悅字仲豫潁川人獻帝特遷秘書監帝以班固漢書文煩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為漢紀
 北史高洋受魏禪國號齊隋書經籍志張璠後漢紀三十卷
 晉書孫盛字安國太原人累遷秘書監撰魏氏春秋二十卷晉陽秋三十二卷
 晉書干寶字令升新蔡人以才器召為著作郎王導薦之元帝領國史撰晉紀自宣迄愨凡二十卷
 南史陳何之元應江人歷官諸議參軍著梁典起齊永元終王琳被獲凡七十五年
 補注

史通訓故補 卷一

劉向錄戰國策叙云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宜為戰國策
 漢書司馬遷傳談卒三歲而遷為太史公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于繫獄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凡百三十三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
 隋書經籍志春秋後傳三十一卷晉著作郎樂資撰
 梁書裴子野傳子野字幾原河東聞喜人歷官中書侍郎初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宋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既行子野更刪撰為宋畧二十卷約見而嘆曰吾弗逮也
 梁書吳均字叔庠吳興人為建安王記室補國侍郎除奉朝請先是均表求撰齊春秋書成奏之高祖以其書不實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勅

召見使撰通史均草本紀世家功已畢惟列傳未就普通元年卒按齊春秋梁書云三十卷南史謂二十卷
 隋書王劬傳幼初撰齊志為編年體二十卷復為齊書紀傳一百卷或文辭鄙野或不執不物駭人視聽大為有識所嗤鄙
 國語家

國語家者其先亦出於左丘明既為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列為春秋外傳國語合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曜之徒並申以注釋

史通訓故補 卷一

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暨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為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故即簡以為名或云漢代劉向以戰國游士為策謀因謂之戰國策至孔衍又以戰國策所書未為盡善乃引太史公所紀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為一錄號為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三

十餘年行事始行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
 勒成二書各為十卷今行於世者唯後語存焉案
 其書序云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
 度德尋行之此義自比於工明者當謂國語非春
 秋傳也必方以類聚豈多嗤乎當漢氏失馭英雄
 角力司馬彪又錄其行事因為九州春秋州為一
 篇合為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自魏都
 許洛三方鼎峙晉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雖號同
 王者而地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事為紀傳者

史通訓故

卷一

十一

則規模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彧為是史漢之
 體大行而國語之風替矣
 後漢書賈逵字景伯扶風人歷官侍中
 吳志虞翻字仲翔餘姚人歷官騎都尉
 吳志韋昭字弘嗣吳郡人歷官太子中庶子史
 為晉文帝諱更曰曜
 前漢書劉向字子政楚元王之後歷官光祿大
 夫史記秦獻公卒子孝公立索隱曰名渠梁
 晉書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子太始中仕
 秘書郎彪總漢末州部之亂司其徐克青荆揚
 涼益幽羣盜併叛皆紀之名九州春秋
 晉書袁宏字彥伯陳郡陽夏人自吏部郎出為
 東陽郡後漢紀三十卷
 補注
 崇文總目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吳侍中領
 左國史亭陵侯韋昭昭參引鄭眾賈逵虞翻

唐固合凡五家為注自所發正者三百十事隋
 書經籍注賈逵注二十卷虞翻注二十一卷王
 肅章句一卷韋昭注二十二卷
 唐書藝文志孔衍春秋時國語十卷春秋後國
 語十卷
 通考晁氏曰袁宏在晉末為一時文宗以東京
 史籍不倫無所取正惟張璠紀差詳因參據紀
 傳以損益之此諸家號為精密

史記家

史記家者其先出於司馬遷自五經間行百家競
 列事跡錯糅前後乖舛至遷乃鳩集國史採訪家
 乘上起皇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
 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魯史舊目名之史記自是漢

史通訓故補

卷一

十一

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為名迄乎東京著書猶稱
 漢紀至梁武帝又勅其羣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
 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
 為本而別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
 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
 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
 如史記其所為異者唯無表而已其後元魏濟陰
 王暉業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
 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依放通史而取其行事

尤相似者共為一科故以科錄為號皇家顯慶中符璽郎龍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北史其君臣流例紀傳羣分皆以類從各附於本國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叙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其為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時插雜言謂採世本國語國策等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

史通訓故補

卷一

三

者也况通史以降蕪累尤深遂使學者寧習本書而怠窺新錄且撰次無幾而殘缺遂多可謂勞而無功述者所宜深誠也

前漢書武帝諱微景帝中子廢太子立之南文蕭道成字紹伯蘭陵郡人受宋禪國號齊蕭衍字叔達皇考順之於齊高帝為始族弟受齊禪國號梁玉海劉淵匈奴石勒劉慕容皝鮮卑苻洪成姓甚羗為五胡魏書魏之先出自黃帝黃帝以上德王其俗謂土為托謂后為掖故以為氏北史齊王暉業小新成之子歷位司空入世號辨宗錄非科錄也又元暉常山王通之後歷官尚書左僕射顯慶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

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為科錄起伏羲迄晉宋凡十四代表上之子玄暉業者誤唐書顯慶高宗改元唐書李延壽者世居相州歷官符璽郎初延壽父大帥以宋齊諸史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思改正之未成而歿延壽追終先志北起魏登國盡隋義寧南起宋永初盡陳禎明為南北二史補注梁書武帝紀帝造通史躬製贊序凡六百卷又吳均傳有勅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迄齊代又蕭子恪傳帝謂蕭子顯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史史可廢

漢書家

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

史通訓故補

卷一

三

自太初以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篇至于固乃斷自高祖盡于王莽為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為漢書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為名亦稽古之律稱尋其創造皆准子長不為世家改書曰志而已自東漢已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唯東觀日記三國曰志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歷觀自古史之所載也尚書記周事終秦繆春秋述魯史止哀公紀年下逮於魏亡史記准

破下篇

論於漢始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於是考茲六家商確千載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而樸散淳銷時移世異尚書等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

後漢書班彪字叔皮扶風人避地河西依寶融光武召補徐令彪子固字孟堅顯宗時授南臺令史
前漢書太初武帝改元
書終穆公秦善篇春秋終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

史通訓故補

卷一

古

補注後漢書功彪傳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彪乃繼採前史遺事作後傳數十篇機正得失彪卒子固以父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國史詔收固下獄弟超詣闕上書具言固所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奇之除蘭臺令史乃使終前所著書又列女傳曹大家一名昭博學高才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成卒和帝詔昭就東觀漢書開踵而成之
通考東觀漢記漢記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駒駢等撰初班固在顯宗朝嘗撰世祖本紀功臣列傳至永初中珍駢等著作東觀漢記其後盧植蔡邕馬日磻等皆嘗補續
通考三國志晉陳壽撰宋文帝懷其書命裴松之補注

史通訓故補卷之一終

孫端叔佩章景緯撰基

史通訓故補卷之二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註
海虞顧鎮備九叅訂
江陰蔡寅斗芳三同訂

二體第二

三五之代書有典文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自唐虞已下迄於周是為古文尚書然世猶淳質文從簡畧求諸備體固已缺如既而正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來繼作相與因循

史通訓故補

卷二

一

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踰此蓋荀悅張璠正明之黨也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唯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夫春秋者繫日月而為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于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為長也至于賢士貞女高才雋德事當衝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其有賢如柳惠仁若顏回終不得

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麓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為短也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為長也若乃同為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傳於項傳則云事具高紀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荆軻並編此其所以

史通訓故補

卷二

二

為短也考茲勝負互有得失而晉世千寶著書乃盛譽正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也尋其此說可謂勁挺之詞乎案春秋時事入於左氏所書者蓋三分得其一耳正明知其畧也故為國語以廣之然國語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遺者哉向使正明世為史而皆倣左傳也至於前漢之嚴君平鄭子真後漢之郭林宗黃叔度晁錯董生之對策劉向谷永之上書斯並德冠人倫名馳海內

國語特辭實
其事無所
廣益

識洞幽顯言窮軍國或以身隱位卑不預朝政或以文煩事博難為次序皆畧而不書斯則可也必情有所愜不加刊削則漢氏之志傳百卷併列於十二紀中將恐碎瑣多蕪闌單力者矣故班固知其若此設紀傳以區分使其歷然可觀綱紀有別苟悅厭其迂闊又依左氏成書剪裁班史篇才三十歷代保之有踰本傳然則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史有王虞而副以千紀宋書有徐沈而分為裴畧

史通訓故補

卷二

三

各有其美並行於世異夫令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

晉書華嶠字叔駿高唐人惠帝元康中轉秘書
監嶠以漢紀煩瑣復撰後漢書

春秋左傳襄公三十年三月晉悼夫人食與人
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往與于食有與疑
年使之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
十五甲子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是其日數
也趙孟召之而謝過焉曰使吾子辱在泥塗武
之罪也與之曰使為君復陶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莒子觀鼓
之獲杞梁齊侯歸過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
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子罪猶有先人之
敝虛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史記屈原者名平為楚懷王左徒自原沉汨羅
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洛陽人。河南守吳公為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為博士。出為長沙王傅。
 史記刺客傳曹沫魯人為莊公將。三戰北。齊桓公與莊公會於柯。沫執匕首劫桓公于壇。盡歸魯之侵地。刑剗衛人。為燕太子丹刺始皇。不中被殺。
 前漢書王貢傳序。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不。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日問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依老莊之旨。著書十篇餘言。
 後漢書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辟司徒掾。舉有道。皆以疾辭。
 後漢書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初舉孝廉。又辟公府。暫到京師。而還。終無所就。
 前漢書龜錯穎川人。文帝時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對策百餘人。惟錯為高第。

史通訓故補

卷二

四

前漢書董仲舒。廣川人。武帝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第一。
 前漢書劉向。成帝時。遷光祿大夫。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災異寔甚。向上封事極諫。
 前漢書谷永。字子雲。長安人。舉太常丞。時成帝久無繼嗣。數為微行。趨身從微。專寵。皆皇太后與。所愛。至親。難數言。乃推永使因天變。切諫。永知有內應。故展意。無所依違。
 晉書王隱字處叔。陳郡人。過江。依庾亮於武昌。撰晉書八十六卷。
 晉書虞預字叔憲。徵士。喜之弟。除著作郎。撰晉書四十四卷。
 南史徐爰字長玉。開陽人。先是。何承天草創國史。山讓之。等踵成之。宋世祖以爰領著作。使終其業。爰雖因前作。而專為一家之書。
 梁書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梁武受禪。以佐命。封建昌侯。撰宋書一百卷。

不遵古法。左氏與以。越尚書其。笑三曰。

此誠病之。

此文選文粹。文選所由編。

載言第三

古者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蓋桓文作霸。糾合同盟。春秋之時。事之大者也。而尚書闕紀。秦師敗績。繆公誠誓。尚書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錄。此則言事有別。斷可知矣。逮左氏為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至於史漢則不然。凡所包舉。務存恢博。文辭之記。繁富為多。是以賈誼。鼂錯。董仲舒。東方朔等傳。唯止錄

史通訓故補

卷二

五

言罕逢載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紀綱。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披閱之者。有所懵然。後史相承。不改其轍。交錯紛擾。古今是同。案遷固列君臣於紀傳。統遺逸於表志。雖篇名甚廣。而言獨無錄。愚謂凡為史者。宜於表志之外。更立一書。若人主之制冊。誥令。羣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紀傳。悉入書部。題為制冊章表書。以類區別。他皆放此。亦猶志之有禮樂志。刑法志。又詩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風雅比興。非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章生焉。若韋孟諷

諫之詩揚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賈誼之論
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竊謂宜從古詩例斷入
書中亦猶舜典列元首之歌夏書包五子之詠者
也夫能使史體如是庶幾春秋尚書之道備矣昔
干寶議撰晉史以為宜准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
為譜注于時議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後
史之所宜革是用敢同有識爰立茲篇庶世之作
者視其利害如謂不然請俟來哲

禮記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書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穀還師作秦

史通訓故補

卷二

六

前漢書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時為
太中大夫朔傳有容難非有先論賈誼傳有
平屈原賦鳴賦又上說言事勢可為痛哭者一
流涕者二長太息者六罷錯傳有上言兵事又
上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又
十五夕對策董仲舒傳有賢良三策
前漢書韋孟魯人為楚元王傳子夷王及孫
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
後漢書初王莽末沛國文舉子孝亦以文章顯
莽以為謁者注云岑一字孝山者出師頌非楊
雄也雄著趙充國頌
前漢書司馬相如病武帝使所忠往取其書其
妻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
之其遺札言封禪事也
史記賈誼過秦論云秦以六合為家轂馬為國
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何也
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書舜典皋陶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庶事康哉
書太康以逸豫滅厥德吹于有洛之表十旬弗
返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
從後于洛之汭五子咸怒乃迷大禹之戒作歌
五章

史通訓故補

卷二

七

本紀第四

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蓋紀者網紀庶品、網羅萬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過於此乎、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時之正朔、服孔門之教義者、雖地遷陵谷、時變質文、而此道常行終莫之能易也、然遷之以天子為本紀、諸侯為世家、斯誠謹矣、但區域既定、而疆里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案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自

史通訓故補 卷二

伯翳至於莊王、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伯莊王、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王、其書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怪也、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于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羣盜、况其名曰西楚、號止

未

取

見

伯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繆、蓋紀之為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曹武雖曰人臣、實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後來作者、宜准於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一概人臣、儻追加大號、止入傳限、是以弘嗣吳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逮伯起之次魏、乃編景穆

史通訓故補 卷二

九

於本紀、以庾園虛論、間廁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為魚貫、又紀者、既以編年為主、惟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魏彥淵撰後魏書、李百藥撰北齊書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它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如房淵帝之使百藥帝紀、述淮南之敗是也全為傳體、有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世之讀者、幸為詳焉、

呂氏春秋、月令十二紀、春秋左傳、齊連稱管至父弑襄公、立無知、初無

知虛於雍康莊公九年春雍康狀無知
春秋左傳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狀桓公而立
與石厚如陳陳人執之衛使右宰醜泄殺州吁
于濮

晉書陸機字士衡吳大司馬抗之子吳平入洛
撰晉三祖紀

晉書司馬懿追尊宣皇帝廟號高祖昭追尊文
皇帝廟號太祖炎謚武皇帝廟號世祖

吳志孫和傳和字子孝權太子為全公主所誣
廢為南陽王及子皓即位追尊和為文皇帝章

昭傳皓欲為和立紀昭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為
傳

北史魏收字伯起鉅鹿人天保初除中書令兼
著作郎

魏書景穆皇帝諱晃太武長子也正平元年薨
于東宮及太武被弑文成皇帝即位景穆之長

子也追尊為帝魏書太武木紀景穆皇帝附
前漢書武帝庚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為皇太子

史通訓故補

卷二

十

後以江充巫蠱事起兵誅充兵敗東至朔陰自
經宣帝即位諡曰戾以湖關解邪里聚為戾園
前漢書昭帝諱弗陵武帝少子立十三年

補注 史記周本紀載后稷封邰至秦滅東西周秦本
紀或女脩生大業大業生大費佐舜調馴鳥獸

是為軒轅賜姓嬴氏至諸侯滅秦
史記項羽本紀項籍者下相人太史公曰羽非

有尺寸乘勢起隨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
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曰霸王五

年卒亡其國
魏志武帝紀載太祖於漢靈帝中平六年起兵

獻帝初平二年為東郡太守興平元年拜兗州
牧建安元年錄尚書拜司空行車騎將軍封武

安侯十三年為丞相十八年為魏公二十一年
進爵為王二十五年崩於洛陽皆紀漢年號

魏書

由後漢前
宋之名尚
假借不比
伯莊王已
之誤解也

世家第五

自有王者便置諸侯列以五等疏為萬國當周之
東遷王室大壞於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迄乎秦
世分為七雄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
本紀不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宅稱
名為世家按世家之為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
代相續至如陳勝起自羣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
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為
稱豈當然乎夫史之篇目皆遷所創豈以自我作

史通訓故補

卷二

十一

古而名實無准且諸侯大夫家國本別三晉之與
田氏自未為君而前齒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後
一統俱歸世家使君臣相雜升降失序何以責季
孫之八佾舞庭管氏之三歸反坫又列號東帝抗
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視六國而沒其本號唯以田
完制名謂田完也求之人情孰謂其可當漢氏之有
天下也其諸侯與古不同夫古者諸侯皆即位建
元專制一國綿綿瓜瓞下世長久至於漢代則不
然其宗子稱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異姓封

載之名當

侯者必從官天朝不臨方域或傳國唯止一身或襲爵才經數世雖名班爵胙土而禮異人君必編為世家寔同列傳而馬遷強加別錄以類相從雖得畫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蓋班漢知其若是釐革前非至如蕭曹茅土之封荆楚葭莩之屬並一槩稱傳無復世家事勢當然非矯枉也自茲已降年將四百及魏有中夏而揚益不賓終亦受屈中朝見稱偽主為史者必題之以紀則上通帝王榜之以傳則下同臣妾梁主勅撰通史定為吳蜀世

史通訓故補 卷二

家持彼僭君比諸列國去太夫甚其得折中之規乎次有子顯齊書北編魏虜牛弘周史南記蕭登考其傳體宜曰世家但今古著書通無此稱用使馬遷之目湮沒不行班固之名相傳靡易者矣

玉海燕楚趙韓魏齊秦曰七國又曰七雄
史記陳勝二世元年七月起兵攻陳召三老豪傑與議皆曰將軍伐無道誅暴秦復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涉乃立為王臘月兵敗還至下城父其海莊賈殺以降秦
史記晉文侯始建趙氏于晉國傳至趙籍晉獻公以魏封畢萬傳至魏斯韓之先姬姓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傳至韓康三卿分晉立為諸侯
史記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以太子禦寇之

難奔齊為工正完卒諡曰敬仲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為田氏其後田和伐齊為齊侯傳至湣王自立為東帝已而去帝號復為王

前漢書蕭相國何者沛豐人從高祖定天下封節侯

前漢書曹參者沛人高祖為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六年封平陽侯

前漢書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漢六年廢楚王信分其地為二國立賈為荆王王淮東五十

二城

前漢書楚元王劉交高祖之同母少弟也字游高祖六年以交為楚王都彭城

前漢書蕭子顯字景暢豫章王嶷之子梁天監初遷邵陵王友兼侍中撰齊書

隋書牛弘字里仁安定鴉鵠人開皇中授秘書監封奇章郡公撰周史

北史蕭登字理孫昭明太子第三子初封曲江縣公與梁元帝相攻附庸于西魏周文帝平江

史通訓故補 卷二

陵乃命登子梁祀登稱帝於其國傳至孫琮入隋降為莒國公

列傳第六

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歷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尋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而朴畧猶存區分未盡如項王立傳而以本紀為名非唯羽之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事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子曾不之恠何獨尤於項紀哉對曰不然夫五

史通訓故補

卷二

古

原紀傳立名之旨亦以區分品地耳非必編年而後成紀述亦即為傳也如楚得無人誌

此體自史記伯夷傳首先標許由隨光

所作其未達紀傳之情乎苟上智猶且若斯則中庸故可知矣又傳之為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耳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包括令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並錄是也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它篇為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盧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多斯道多廢其同於古者惟有附出而已尋附出之為義攀列傳以垂名若紀季之入齊額史之事

史通訓故補

卷二

古

魯皆附庸自託得廁於朋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為小蓋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詳畧但問其事竟何如耳借如邵平紀信沮授陳容或運一異謀樹一奇節並能傳之不朽人到于今稱之豈假編名作傳然後播其遺烈也嗟乎自班馬以來獲書於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問死無異跡用使游談者靡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班史傳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古人以沒而不朽為難蓋為此也

春秋左傳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不修民事。而滂于原獸。寒泆與家來殺之。

史記神農之時。蚩尤作亂。黃帝與戰於涿鹿之野。擒而殺之。

宋書范曄字蔚宗。順陽人。歷官太子詹事。後漢書。漢書。陳壽。字承祚。蜀巴西人。歷官秘書郎。著魏吳蜀三國志。

史記陳餘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陳涉兵起。武臣立為趙王。以餘為大將軍。耳為右丞相。章邯圍耳于鉅鹿。餘解印綬于耳。復收趙地。漢三年。耳與韓信擊破趙并陘。斬餘泆水上。史記陳勝。陽城人。字涉。吳廣。陽夏人。字叔。二世發間左成漁陽。勝廣為屯長。會天雨失期。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名亦死。死即死。死即死。乃舉兵。號為張楚。

前漢書王貢等傳序。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入高維深山。高祖召之。不至。呂后用留侯計。迎致之。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

前漢書王吉。字子陽。琅邪阜康人。為昌邑中尉。免。復起為益州刺史。

後漢書劉平。趙孝等傳序。廬江毛義。以孝稱。南陽張奉。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及義母死。公車微不至。奉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為親居也。

後漢書劉平。字公子。彭城人。永平三年。拜宗正。春秋左傳。莊公三年。紀季以鄒入于齊。紀于是乎始判。

史記蕭相國世家。上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平獨弔。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于長安城東門。世俗謂之東陵瓜。平謂相國曰。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無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

史通訓故補

卷二

六

史記項王本紀。羽急圍漢滎陽。漢將紀信誑楚。夜乘黃屋車。傳左肅曰。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乃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皋。羽見信曰。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

後漢書。宋紹。傳。紹。以冀州讓袁紹。紹辟沮授。為別駕。與平二年。車駕為李傕等所迫。于曹陽。授說紹宜迎大駕。紹不能用。授復為魏武所執。謀還袁氏。見殺。

後漢書。臧洪。傳。初。洪為袁紹所圍也。洪邑人陳容。為洪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洪被執。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臧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何空復前。為容曰。仁義何常。路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今日寧與城俱。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復見殺。在坐者無不嘆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補注。後漢書。有皇后紀。吳志。稱吳主傳。蜀志。稱先主傳。

史通訓故補 卷二 七

孫 端 綏 佩 章 校
景 緯 揆 基 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二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三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註

海虞顧 鎮備九叅訂

元和方懋祿定之同訂

表歷第七

蓋譜之建名起於周代表之所作因譜象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家旁行斜上並效周譜此其證歟夫以表為文用述時事施彼譜歷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爻窮變化

史通訓故補卷三

一

經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詩含六義故知文尚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款曲重沓方稱周備觀馬遷史記則不然矣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傳至於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乎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既而班東二史東謂東觀漢史各相祖述迷而不悟無異

漢書八表惟古今人物靡不備載其不可廢也每修史家不虛作表使王

公世次開執半執名姓不彰豈可以世人之編而不視漢謂無用乎此論之最失者

逐狂必曲為銓擇強加引進則列國年表或可存焉何者當春秋戰國之時天下無主羣雄錯峙各自年世若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時盡見如兩漢御歷四海成家公卿既為臣子王侯才比郡縣何用表其年數以別於天子者哉又有甚於斯者異哉班氏之人表也區別九品網羅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它族自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為次何藉而為表乎且其書上自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鳩居鵲巢薦施松上附生疣贅不知剪裁何斷而為限乎至法盛書載中興改表為注名目雖巧蕪累亦多當晉氏播遷南據揚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間諸偽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臣一作崔長鴻著表頗有甄明比於史漢羣篇其要為切者矣若諸子小說編年雜記如韋昭洞紀陶弘景帝王歷皆因表而作用成其書既非國史之流故存而不述

史通訓故補卷三

二

後漢書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為議郎出為六安丞著新論

前漢書注元者氣之始春者時之始王者受命

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

詩鶴巢維鵠有巢維鳩居之

南史徐廣傳時有高平郊紹亦作晉中興書數

以示何法盛或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

不復侯此延譽我寒士無間賴有若述流聲於

後宜以為惠紹不與書成在齋內厨中法盛詰

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歸無復兼本於是遂行

何書

北史崔鴻字彥鸞清河人鴻弱冠有著述志見

晉魏諸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乃以劉元海慕容

容雋符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于張軌

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秃髮烏孤李嵩沮渠蒙遜

馮跋等各有一國書未有統一乃撰為十六國春

秋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

吳志韋昭作洞紀自庖羲至秦漢凡三卷

梁書陶弘景林陵人齊高帝引為諸王侍讀永

史通訓故補卷三

明十年辭祿止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者帝代

補注

史記十表漢書八表

書志第八 升片 天文志 藝文志

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

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效禮經且紀傳之

外有所不盡隻字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

者之淵海也原夫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東觀曰

記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名目雖異體

統不殊亦猶楚謂檮杌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其

義一也於其編次則有前曰平准後云食貨古號

河渠今稱溝洫析郊祀為宗廟分禮樂為威儀懸

史通訓故補卷三

象出於天文郡國生於地理如斯變革不可勝計

或名非而物是或小異而大同但作者愛奇耻於

仍舊必尋源討本其歸一揆也若乃五行藝文班

補子長之闕百官與服謝拾孟堅之遺王隱後來

加以瑞異魏收晚進弘以釋老斯則自我作故出

乎胸臆求諸歷代不過一二者焉大抵志之為篇

其流十五六家而已其間則有妄入編次虛張部

帙而積習已久不悟其非亦有事應可書宜別標

題而古來作者曾未覺察今畧陳其義列於下云

已上
總序

天文志

夫兩曜百星麗於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恒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綿長故書有天官讀者竟忘其誤推而為論未見其宜班固因循復以天文作志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尋篇考限觀其垂越者矣降及有晉迄于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

史通訓故補

卷三

五

二世而彼蒼列志其篇倍多流宕忘歸不知紀極方於漢史又孟堅之罪人也竊以國史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為志而論天象也但載其時彗孛氛祲薄食晦明禪竈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邵之所候至如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台告拆晉相速禍星集潁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亡如斯之類志之可也若乃體分濛瀛色著青蒼丹曦素魄之躔次黃道紫宮之分野既不預於人事輒編之於策書故曰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其間唯有

袁山崧沈約蕭子顯魏收等數家頗覺其非不遵舊例凡所記錄多合事宜寸有所長賢於班馬遠矣

春秋左傳昭公十年有星出于婺女鄭裨宣言于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顛項之墟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達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竟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若火作則四國當之其宋衛陳鄭乎前漢書京房字君明東郡頓邱人事梁人焦延壽延壽之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

史通訓故補

卷三

六

後漢書李邵字孟節南鄭人善河圖鳳星和帝時分遣使者微服觀風二人到益部技師候舍知朝廷遣二使耶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何以知之邵指星示曰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淮南子道應訓宋景公之時熒惑守心于章曰心宋之分野也禍且當君雖然可移于相公曰相與民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為人后而殺其民誰以為君于章曰天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熒惑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年矣候之果徙三舍晉書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以平吳功封廣武公初華舍及監省數有怪少子聽以中台星坼勸華避位華曰天道玄遠不如靜以待之及趙王倫謀廢賈后使司馬雅告華華距之遂被害世說潁川陳太丘詣荀朗陵元方將車季方持

伏後從長文尚小載者車中既至叔慈應門慈
 明行酒文若亦小生着膝前于時太史奏真人
 東行異苑云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內有
 賢人聚
 晉陽秋謝敷字慶緒隱若耶山初月犯少微少
 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時譙國戴逵
 名重于數人或憂之俄而數死
 晉書袁山松陽夏人喬之孫也歷吳郡太守少
 有才名著後漢書
 補注
 沈約宋書志三十卷內天文志四卷蕭子顯南
 齊志十一卷內天文志二卷魏收魏書志十卷
 內天象四卷據此則約等未嘗不遵舊式也

藝文志

伏羲已降文籍始備逮於戰國其書五車傳之無

史通訓故補

卷三

七

窮是曰不朽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漢定其
 流別編為藝文志論其妄載事等上篇謂天續漢
 已還祖述不暇夫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篇目如
 舊頻煩互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且漢
 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而
 已文字既少披閱易周故雖乖節文而未甚穢累
 既而後來繼述其流日廣天文則星占月會渾圖
 周髀之流藝文則四部七錄中經秘閣之輩莫不
 各踰三篋自成一家史臣所書宜其輟簡而近世

藝文志所以
誌書之存亡
也如隋志易
注疏六十九

部計七十九
四部尚書三
十二部計七
四十一部此
蓋言梁志所
有而今亡也
若併刪此志
則讀史者焉
知舊有是書
而今亡也

有著隋書者乃廣包眾作勒成二志騁其繁富百
 倍前修非唯循覆車而重軌亦復加濶眉以半額
 者矣但自史之立志非復一門其理有不安多從
 沿革唯藝文一體古今是同詳求厥義未見其可
 愚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近
 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鄴
 下文儒之士讐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
 習茲楷則庶免譏嫌語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於
 宋生得之矣

史通訓故補

卷三

八

文獻通考周髀一卷天文書也稱周公受之商
 高而以為股為術故曰周髀
 隋書經籍志魏氏代漢采綴遺亡載在秘書魏
 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至荀勗因中經分為四
 部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古
 今子家及兵家術數三曰景部史記舊事皇覽
 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譜汲冢書梁晉通
 中虞士阮孝緒博采宋齊以來王公之家凡有
 書記奏表簿籍更為七錄一曰經錄二曰記
 傳錄三曰子錄四曰文集錄五曰技術錄六
 曰佛錄七曰道錄
 北史宋隱傳道暎孫孝王為北平王文學求入
 文林館不遂因非毀朝士撰朝士別錄二十卷
 會周武滅齊改為關東風俗傳更廣聞見成三
 十卷

五行志

天道不繫人
事不可以立
訓如歐陽子
司天考實為
以乃四通

夫災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誣也。然則麒麟闕而日月蝕，鯨鯢死而彗星出，河變應於千年，山崩由於朽壤，又語曰：太歲在丑，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則知吉凶遁代，如盈縮循環，此乃關諸天道，不復繫乎人事。且周王決疑，龜焦著折，宋皇誓眾，竿壞幡亡，臬止京師之營，鵬集賈生之舍，斯皆妖災著象，而福祿來鍾，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測也。然而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詳其美惡也。故諸侯相赴，有異不為災，見

史通訓故補

卷三

九

於春秋，其事非一。洎漢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其事也。如江璧傳於鄭客，遠應始皇，卧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后之祥，桂樹黃雀，新都之讖，舉夫一二，良有可稱。至於蜚蜮蝮蠱，震食崩折，隕霜雨雹，大水無冰，其所證明，實皆迂闊。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雩舛候，螟螣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襪，或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晉楚來聘，皆持此恒事，應彼咎徵，吳穹垂謫，厥罰安在，探賾索隱，其可畧諸。且史之記載，難以

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號為繁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之語錄，况彼春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盡書而經傳集解，卷才三十，則知其所畧，蓋亦多矣。而漢代儒者，羅災肯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人而失其事，何得苟有變而必知其兆者哉。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王札之作亂在彼成年，春秋成元年二月無冰，董仲舒以為其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案今春秋經札子殺召伯，毛事在宣十五年，非成公時，夏徵舒之搆逆，當夫

史通訓故補

卷三

十

昭代，春秋昭公九年，陳災董仲舒以為楚嚴王為，陳討夏徵舒，因滅陳，陳之臣子，妻恨，故致火災，案楚嚴王之滅陳，在宣十一年，如昭九年所滅者，乃楚靈王時，且莊王卒，靈王立，恭王卒，康王立，康王卒，威立，威立，威立，威立，楚嚴作霸，荆國始僭稱王，春秋桓公三年，日有蝕之，既京房易傳以，歷文成，繆三王始，至於嚴，然則楚之稱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哉。又魯桓公後，世歷嚴，閔，文，宣，凡五君，而楚嚴作霸，安高宗諒陰，毫都實生桑，有桓三年，日食而應之，邪，高宗諒陰，毫都實生桑，殺尚書，伊陟相，太戊，毫有桑，殺拱生，對向以為殷，獲顯榮，息於政事，而國將危，亡，故桑殺之，異見，按太戊崩，其後嗣有仲丁，河，豈甲，祖乙，盤庚，凡歷五世，始至武丁，即高宗是也，桑殺自太戊，晉悼臨國，時生，非高宗事，高宗又本不都於亳。

易駟不及舌無為強著一言受嗤千載也

淮南子天文訓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

王于年拾遺記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

春秋左傳成公五年晉梁山崩召伯宗伯宗辟

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

宋書武帝征盧循至左里將戰所執麾竿折

今茲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大敗之

晉書西涼張重華時石季龍使王擢麻秋等侵

也進戰大破之

前漢書賈誼為長沙王博有鵬飛入誼舍誼既

長乃為賦以自廣

前漢書五行志始皇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

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持壁與客曰為我遺

年過江所湛壁也

前漢書五行志昭帝時上林苑柳樹斷一朝起

立生枝葉有虫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

宣帝本名病已將膺大位之徵

前漢書五行志哀帝建平四年京師郡國民聚

會里巷設祭祀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

此書不死不信視門樞下當有白髮杜鄴以為

丁傳用事一曰丁傳所亂者小此異乃王太后

奔之應

史通訓故補

卷三

古

宋書高祖以永初元年庚申受禪至順帝昇明

三年已未禪于齊凡六十年

通志宋拾遺十卷梁少府卿謝綽撰宋齊語錄

十卷孔思尚撰

春秋左傳昭公十八年星孛于大辰禛龜曰宋

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禛龜玉瓚鄭必不火

子產弗與已而四國皆火禛龜曰不用吾言鄭

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

所及也龜馬知天道

春秋左傳昭公七年夏四月日有食之晉侯問

于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曰魯衛惡之十一月

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穀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

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一同始異終

胡可常也

吳志趙達河南人治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旨

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

後漢書單鳳字武宣山陽人初熹平末黃龍見

燕橋玄問鳳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

年龍當復見此其應也

建安二十五年黃龍復見其冬魏受禪

晉書董養字仲道太初始到洛下永嘉中洛陽

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鶴出蒼者飛去白

史通訓故補

卷三

古

雜志

或以為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有廣聞見

難為刪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來書自可

觸類而長于何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夫圓首方趾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貌貴賤彰於骨法生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腑痲瘵所纏苟詳其孔穴則砭灼無誤此養生之尤急也且身名並列親疎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既天文有志何不為人形志乎茫茫九州言語各異大漢輶軒之使譯導而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炎運尤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往例既藝文有志何不為方言志乎但班固綴孫

史通訓故補

卷三

五

卿之詞以序刑法探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畧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揚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捨諸深所未曉歷觀眾史諸志列名或前畧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遞補所闕各自以為工推而論之皆未得其最蓋可以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口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千門萬戶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龍蟠帝王表其尊極蕪復

州法鉅典食貨大經今直比之相經方言豈不謬乎編本氏有云一言以為不如此之謂矣

食貨本于洪範若必以方物為首則伊尹四方獻令周書王會解並當入齊矣書云不賢遠物則遠人格何事補陳方物以長修心郭延年云唐太宗以山東士人重開陳必多取

土墾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誠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宮闕制度朝廷執儀前王所為後王取則故齊府肇建誦魏都以立宮代國初遷寫吳京而樹闕故知經始之義卜揆之宮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如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為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金石草木縞紵絲枲之流鳥獸虫魚齒

史通訓故補

卷三

六

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託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觀之者擅其博學聞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則有邛竹傳節菹醢流味大宛獻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于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絕能言吾祖郊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誚於

齊人謂賈始
由是諸士廉
章提等貴天
下諸謀為氏
族志一百卷
則唐未嘗不
志氏族也特
未著于史耳
至宋鄭天添
通志略獨詳
氏族都邑豈
讀史通而興
起耶

符瑞釋老
宜州都邑氏
須方物不必
增人形方言
之說凡屬僻
見矣

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辯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

速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

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為宅世

胄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

遷夷從華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

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

湊其間高門貴族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

其任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

蓋自都邑已降氏族而往實為志者所宜先而諸

史通訓故補

卷三

七

史竟無其錄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

之釋老徒以不急為務曾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

商畧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庶夫後來作者擇其善

而行之

風俗通周秦常以歲八月遺輔軒之使採異代

方言遺秦之永藏秘室

西京雜記揚子雲以爾雅孔子門人游夏之傳

所記以解釋六藝者又張揖云昔在周公著爾

雅一篇以釋其義

前漢書劉向集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

符瑞災異之記推跡行事著其占驗比類相從

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

按歐陽譜序
云越王無疆
為楚所滅其
諸族子皆受
封於楚有封
子歐陽者
為歐陽亭侯
則亦侯之號
漢以前未之
矣

畧六藝畧諸子畧詩賦畧兵書畧術數畧方伎

漢魏春秋許負河內溫縣婦人漢高祖封為明

雌帝候裝松之以高祖時封皆列侯未有卿亭

之爵疑此封為不然

前漢書郊祀志武帝太初元年祈梁殿災越巫

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殿之

于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殿度高未央

吳錄諸葛亮觀秣陵山阜嘆曰鍾山龍盤石頭

虎踞帝王之宅也

三輔舊事始皇阿房宮東西三里南北五百步

庭中可容十萬人

前漢書高祖七年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

甚怒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

且令後世無以加也

帝王世紀漢都長安東觀漢記光武中興都洛

陽晉書晉都洛陽東晉都建業魏書元魏據有

中原初都代孝文帝徙都洛陽北齊書高洋以

鄴為上都晉陽為下都爾書高祖都長安場帝

遷洛陽于故周之王城南對伊關即今東都城

春秋左傳宣公三年王孫滿對楚子曰昔夏之

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

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

史通訓故補

卷三

六

山海經大荒東經大荒南經大荒西經大荒北

經

前漢書元符元年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印

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

蜀賈人市于是天子令吳越人十餘輩出西南

夷求之

前漢書建元六年王恢擊東粵因兵威使番禺

令唐蒙風曉南粵南粵食蒙蜀繭蒙問所從

來曰道西北牂牁江出番禺城下蒙聞蜀賈人

多持竊出市夜即夜即臨牂牁江足以行船

南粵蒙乃上書通夜郎道

前漢書大宛有善馬天子聞之甘心持千金及
金馬以請大宛不肯予漢于是以李廣利為
師將軍往擊之大宛恐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
前漢書條支國臨西海有大鳥卵如堯又大宛
諸國發使隨漢使觀漢廣大以鳥卵及犛牛
駝人獻于漢
春秋左傳昭公十七年鄭子來朝昭子問焉曰
少皞氏以鳥名官何故也鄭子曰吾祖也我知
之少昊氏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為鳥師
而鳥名仲尼聞之見鄭子而學之
春秋左傳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籍談為介
王曰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籍
談對曰王靈不及其何以獻罪王曰叔氏而志
諸乎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昔而高
祖孫伯鷹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
辛有之二子董之于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復
也何故志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
後乎數典而忘其祖

史通訓故補 卷三

九

史記注劉向云世本古史官明于古事者之所
記也錄黃帝以來帝主諸侯及卿大夫系譜名
號凡十五篇
雜錄序三問之職掌王族三姓曰屈昭景屈原
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
晉書元帝永嘉初以安東將軍都督揚州鎮建
業太興元年即位是為東晉
魏書孝文以平城為寒而洛陽為土中欲徙都
恐臣下不從乃議大舉南伐齊至洛命營宅遂
定都通志魏立九品置中正州大中正主簿郡
中正功曹各有簿狀以備選舉晉宋齊梁皆因
之
沈約宋書符瑞志三卷
魏收魏書釋老志第二十
北齊書文宣帝紀天保九年帝登三臺御乾象
殿朝諸羣臣並命賦詩以宮成大赦先是廢丁
匠三十餘萬營三臺于鄴下因其舊基而高博

之大啟宮室至是三臺成改銅爵曰金鳳金獸
曰聖應水井曰崇光
北史魏孝文帝紀太和十九年九月六宮及文
武盡遷洛陽魏書孝文帝紀太和十七年幸洛陽
定遷都之計詔司空穆亮等經始洛邑
南史崔祖思傳齊武帝永明九年魏使蔣少游
至崔祖思曰臣甥少游有班倕之巧今來必模
寫宮掖未可令反上不從故圖畫而歸
或問曰子以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纂次以志名篇
夫史之有志多憑舊說苟世無其錄則闕而不編
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對曰按帝王建國
本無恒所作者記事亦在相時遠則漢有三輔與
近則隨有東都記於南則有宋南徐州記晉宮闕

史通訓故補 卷三

十

名於北則有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蓋都邑之事
盡在是矣譜牒之作成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決
錄晉有摯虞氏族記江左有兩王百家譜中原有
方司殿格蓋氏族之事盡在是矣自沈瑩著臨海
水土周處撰陽羨土風厥類衆夥諒非一族是以
地理為書陸澄集而難盡水經加注酈元編而不
窮蓋方物之事盡在是矣凡此諸書代不乏作必
聚而為志奚患無文譬夫涉海求魚登山採木至
於麟介修短柯條巨細蓋在擇之而已苟為漁人

匠者何慮山海之貧罄哉

文獻通考洛陽如蓋記元魏羊術之撰陳氏曰
術之以爾朱之亂城郭印墟迫迷斯記
後漢書趙岐字邠卿長陵人歷官太常著三輔
決錄

晉書摯虞字仲治長安人歷官太常卿以漢末
喪亂譜傳多失乃撰族姓昭穆記十卷

晉書周處字子隱陽羨人歷官御史中丞著陽
羨上風記

南史陸澄字彥深吳郡人隆昌中歷官散騎常
侍衆百六十家之說編而為部謂之地里書後

任昉又增澄書八十四家謂之地記
隋書經籍志宋南徐州記二卷山譙之撰百家

集譜十卷王儉撰百家譜三十卷王僧儒撰臨
海水土物志一卷沈瑩撰通考水經四十卷漢

桑欽撰後魏郡道元注
唐書柳中傳末魏太和時詔諸郡中正各列本

史通訓故補

卷三

主

土姓族次第為舉選格石曰方司格

補注
唐書藝文志馬溫郭都故事一卷注云肅代時

孫端綬佩章
景緯揆基

史通訓故補卷之三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四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註

海虞顧鎮備九叅訂

新建李泓徵思同訂

論贊第九

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

羊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贊荀悅

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

法盛曰述揚雄曰譏劉昫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

史通訓故補卷四

一

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

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摠歸論焉

夫論者所以辨疑惑釋疑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

商榷卽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司馬遷始限

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強生其文史論

之煩實萌於此夫擬春秋以成史持論尤宜濶畧

其有本無疑事輒設論以裁之此皆私徇筆端苟

術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

削之指歸者哉必尋其得失考其異同子長淡泊

無味承祚懦緩不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孟堅辭
 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
 奕良可詠也仲豫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茲以降
 流宕忘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
 誇其儷事必擇其善者則干寶范曄裴子野是其
 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無
 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之務飾立言謝
 靈運之虛張高論王卮無當曾何足云王邵志在
 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仁斯
 史通訓故補 卷四

論不當有重
 出事間有
 者則補傳之
 遺如所引項
 張紀傳可為
 法已或無別
 事可述則補
 其尤者施以

有所異唯加文飾而已至於甚者則天子操行具
 諸紀末繼以論曰接武前修紀論不殊徒為再列
 馬遷自序傳後歷寫諸篇各叙其意既而班固變
 為詩體號之曰述范曄改彼述名呼之以贊尋述
 贊為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以使少理小者
 則張之以令大名實多者則詳略不同且欲觀人之
 善惡史之褒貶益無暇於此然固之摠述合在一
 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
 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
 史通訓故補 卷四

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李南北史蕭子顯
李百藥大唐新
 修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
 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為贖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
 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
 史若斯難與議夫簡要者矣至若與奪乖宜是非
 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
 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
 其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故畧
 陳梗槩一言以蔽之

北史劉昫字延明涼武昭王徵為儒林祭酒延明以三史文煩著略記百三十篇
晉書皇甫謐號玄晏先生為洪崖抱朴子南史臧榮緒東莞人齊高帝為揚州刺史微為主簿不就括東西晉為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

晉書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歷官衛陽太守著魏晉書四十七卷

宋書謝靈運陽夏人襲封康樂公入宋拜秘書監著晉書三十六卷

陳書徐陵字孝穆東海鄭人歷官侍中氣局深遠為一代文宗

周書庾信字子山新野人梁元帝除為中丞入周歷開府儀同三司

前漢書石建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洗沐歸取親中帶廁綸身自洗灑

前漢書揚王孫孝武時人病且終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返吾真死則以布囊盛尸入地七尺

史通訓故補

卷四

四

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初侯以書諫之不聽

前漢書賈誼贊賈生欲改定制度以漢為十德色尚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三表五餅以係

準于其術固以疎矣後漢書隗囂字季孟成紀人關王莽敗乃起兵

公孫述以囂為寧朔王為漢所困病歿論云若蜀命會符運放非天力難坐論而伯豈多嘆乎

三國志諸葛傳評諸葛亮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

魏書爾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歷官大都督以驍橫為莊帝所誅贊云向使榮無奸忍之失修

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乎

唐書藝文志謝承後漢書一百三十卷又錄一卷

梁書蕭子恪傳蕭子顯字景陽子恪弟也仕至侍中吏部尚書撰南齊書六十卷唐書李百藥

傳百藥字重規隋內史令德林子也仕至左庶子宗正卿致仕撰北齊書行於時

史通訓故補

卷四

五

序例第十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
 典謨詩含比興若不先序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
 每篇有序敷暢厥義降逮史漢以記事為宗至於
 表志雜傳亦時復立序文兼史體狀若子書然可
 與誥誓相參風雅齊列矣逮華嶠後漢多同班氏
 如劉平江革等傳其序先言孝道次入毛義養親
 此則前漢王貢傳體其篇以四皓為始也嶠言辭
 簡質叙致溫雅味其宗旨亦孟堅之亞歟爰洎范
 史通訓故補 卷四 六

曄始革其流遺弃史才矜銜文彩後來所作他皆
 若斯於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風替矣若乃后
 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夫前
 史所存而我書獨無世之作者以為耻愧故上自
 晉宋下及陳隋每書必序課成其數蓋為史之道
 以古傳今古既有之今何為者濫觴肇跡容或可
 觀累屋重架無乃太甚譬如方朔始為客難續以
 賓戲解朝枚乘首唱七發加以七章七辨音辭雖
 異旨趣皆同此乃讀者所厭聞老生之恒說也夫

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
 之無例則是非莫准昔夫子修經始發凡例左氏
 列傳顯其區域科條一辨彪炳可觀降及戰國迄
 乎有晉年逾五百史不乏才雖其體屢變而斯文
 終絕惟令升先覺遠述江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
 鄧孫以下遽躡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為盛若沈宋
 之志序蕭齊之序錄雖皆以序為名其實例也必
 定其臧否徵其善惡干寶范曄理切而多功鄧粲
 道驚詞煩而寡要子顯雖文傷蹇躓而義甚優長

史通訓故補

卷四

七

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夫事不師古匪說攸聞
 苟模楷曩賢理非可諱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貪
 天之功以為己力異夫范依叔駿班習子長攘袂
 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蓋凡例既立當與紀傳相
 符案唐朝晉書例云凡天子廟號惟書於卷末依
 檢孝武崩後竟不言廟曰烈宗又案百藥齊書例
 云人有本字行者今並書其名依檢如高慎斛律
 光之徒多所仍舊謂之仲密明月此並非言之難
 行之難也及晉齊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宮不可

為紀今編同列傳以戒牝鷄之晨竊惟錄皇后者
既為傳體自不可加以紀名二史之以后為傳雖
云允愜而解釋非理成其偶中所謂畫蛇而加足
反失杯中酒也至於題目失據褒貶多違斯並
散在諸篇此可得而畧矣

後漢書江革字次翁臨淄人客下邳裸跣行備
以供母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建初中拜諫議大

夫

前漢書東方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指意故
蕩然不見用因著論設為容難已用位卑以自
慰喻

後漢書班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成東方
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秦范蔡之時作賓戲以

史通訓故補

卷四

八

自通

前漢書揚雄以時方丁傳董賢用事諸附之者
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
如也人嘲雄以玄之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前漢書枚乘字叔淮陽人景帝時為弘農都尉
著七發文心離龍七發者七竅所發發乎嗜欲
始邪歸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張衡著七辨
南史檀道鸞字萬安高平金鄉人位國子博士
有文學撰續晉陽秋二十卷
晉書高慎字仲密渤海蓆人歷位大將軍
齊書斛律光字明月勳勃邵人金之子也仕齊
歷官左丞相為祖珽等誅
戰國策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請各
畫地為蛇先成者飲一人先成引酒且飲之曰
吾能為之足為足未成一人之蛇後成奪其卮
曰蛇固無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
補注

晉書鄧粲傳粲長沙人著元明紀十篇行於世
後漢書劉平江革等傳序全錄華嶠之詞故云
范依叔駁郭延年改作政駁似指劉向父子者
殊謬

史通訓故補

卷四

九

題目第十一

上古之書有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其次有春秋尚書禱杙志乘自漢以下其流漸繁大抵史名多以書記紀畧為主後生祖述各從所好沿革相因循環遞習蓋區域有限莫踰於此焉至孫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隋尚書陳壽王劭曰志何之元劉璠曰典此又好竒厭俗習舊捐新雖得稽古之宜未達從時之義推而論之其編年月者謂之記列紀傳者謂之書取順於時斯為最也夫名以定體為

史通訓故補 卷四

十

實之賓苟失其途有垂至理按呂陸二氏呂不韋陸賈各著一書惟次篇章不繫時月此乃子書雜記而皆號曰春秋魚豢姚察著魏梁二史巨細畢載蕪累甚多而俱勝之以畧考名責實異其與歟若乃史傳雜篇區分類聚隨事立號諒無恒規如馬遷撰皇后傳而以外戚命章按外戚憑皇后以得名猶宗室因天子而顯稱若編皇后而曰外戚傳則書天子而曰宗室紀可乎班固撰人表以古今為目尋其所載也皆自秦而往非漢之事古誠有之

今則安在子長史記別叙八書孟堅既以漢為書不可更標書號改書為志義在互文而何氏中興易志為記此則貴於革舊未見其能取新夫戰爭方殷雄雌未決則有不奉正朔自相君長必國史為傳宜別立科條至如陳項諸雄寄篇漢籍董袁羣賊附列魏志既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之殊惟東觀以平林下江諸人列為載記顧後來作者莫之遵効逮新晉始以十六國主特載記表者可謂擇善而行巧於師古者矣觀夫舊史列傳題卷靡

史通訓故補 卷四

十一

恒文少者則具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朔是也字煩者惟書姓氏若母將益陳衛諸葛傳是也必人多而姓同者則結定其數若二袁四張二公孫傳是也如此標格足為詳審至范曄舉例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於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案孔目藥草經方煩碎之至孰過於此竊以周易六爻義存象內春秋萬國事具傳中讀者研尋篇終自曉何必開帙解帶便令昭然滿目也自茲已降多師蔚宗魏收

因之則又甚矣其有魏世隣國編於魏史者於其
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申之以職官至如江
東帝王則云僭晉司馬睿島夷劉裕河西酋長則
云私置涼州牧張實私署涼王李暠此皆篇中所
具又於卷首具列必如收意使其撰兩漢書三國
志題諸盜賊傳亦當云僭西楚項羽偽寧朔王隗
囂自餘陳涉張步劉璋袁術其位號皆一一具言
無所不盡也蓋法令滋章古人所慎若范魏之裁
篇目可謂滋章之甚者乎苟忘彼大體好茲小數

史通訓故補

卷四

三

難與議夫婉而成章一字以為褒貶者矣

孔安國書序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
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
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
志謂之九丘正聚也
周書劉琦字寶義沛人初為宜豐侯蕭修主簿
入周歷官黃門侍郎著梁典三十卷未及刊定
而卒子祥勳成一家行於世
陳書姚察吳興人陳永定中歷官吏部尚書入
隋著梁書
後漢書王莽時南方饑饉更相侵奪新市人王
匡王鳳為平理爭訟眾共推為渠帥于是亡命
馬武等共從之攻維鄉聚眾綠林中至有五
萬餘口疾疫起乃散去王成等入南郡號下江
兵王鳳馬武及其黨朱鮪張印等入南陽號新
市兵平林人陳牧廖湛亦聚千餘人號平林兵
以應之

晉書元帝諱廓瑯琊王軌之子愨帝崩即位建
康廟號中宗
宋書劉裕字德興彭城人受晉禪廟號高祖
晉書張寔字安遜執之子執卒涼州人推定攝
位進涼州牧封西平公
晉書李嵩字玄威成紀人隆安中眾推為涼公
卒國人諡曰武昭王
後漢書張步字文昭封安丘侯後復逃欲入海
被誅
蜀志劉璋字季玉馬之子襲馬位為蜀益州牧
寬柔無威昭烈襲之遷璋于公安
補注
通考晁氏曰古三墳一卷張天覺言得之於北
陽民家所謂三墳者山氣形也七畧隋志皆無
之世以為天覺偽撰
通考曰八索易也蓋象象文言之類也句微曰
坤三索於乾而得男乾三索於坤而得女遂成

史通訓故補

卷四

三

八卦八相索廣生六十四卦
郭延年曰九邱馬融謂九州之數賈逵說九州
亡國之戒張平子說周禮之九刑古人解釋其
異如此當以九州為是
唐書藝文志魚豢魏畧五十卷
魏志董二表列傳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靈
帝崩何進謀誅宦官召卓詣京師進敗卓為相
國尚廢立威震天下後王允士孫瑞與呂布謀
誅之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為渤海太守起
兵討卓後與太祖相持於官渡軍敗發病死
術字公路給之從弟用河內張焜之符命遂僭
號後為太祖所敗欲至青州依袁譚發病道死
晉書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其五涼
四燕三秦二趙夏蜀十六國為載記三十卷附
其後
後漢書隗囂起兵應漢更始以為御史大夫更
始敗鄧禹承制命為西州大將軍後稱臣於公
孫述述以為寧朔王

斷限第十二

夫書之立約其來尚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舜為始而云粵若稽古帝堯正明之傳魯史也以隱為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開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勢當然非為濫軼也過此已往可謂狂簡不知所裁者焉又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所出起乎司馬氏按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

史通訓故補

卷四

古

操兵以誅卓
為名安得謂
太師之罷不
當刊於魏書
洪洪怨操特
深附操殺
操父何謂與
可及焉

史通訓故補

卷四

五

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固既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惟留漢目表志所錄乃盡犧年舉一反三豈宜若是膠柱調瑟不亦繆歟但固之踳駁既往不諫而後之作者咸習其迷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求其所書之事得十

一於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為歎息當魏武乘時撥亂電掃羣雄鋒鏑之所交網羅之所及者蓋惟二袁劉呂而已至進鳩行弒燃臍就戮摠關王室不涉霸圖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

夫漢之有董卓猶秦之有趙高昔車令之誅既不列漢史何太師之斃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復臧洪陶謙劉虞孫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它記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記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錄金行上羈劉主魏刊水運下列高玉惟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自五胡稱制四海殊宅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氏羌有錄索虜成傳魏本出於雜種竊亦自號真君其史黨附本朝思欲凌駕前作遂乃南籠典午北吞諸偽比於羣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之時中原秦趙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邪又張李諸姓據有涼蜀其於魏也校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氏而橫加編載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

魏志高句麗者出于夫餘自言先祖朱蒙其俗
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之臣欲殺之朱蒙避難
道遇大水得魚鱉成橋以濟遂至統升骨城居
焉號高句麗以高為氏
魏書吐谷渾遼東鮮卑也初與洛韓二子庶長
曰吐谷渾嫡曰若洛廐為二部馬關相傷廐怒
渾曰關在于馬乃怒及人耶垂別甚易去汝萬
里遂擁馬西行西附陰山
文選陸機文賦荀傷廐而怒義亦雖愛而必捐
補注
後漢書劉虞傳虞字伯安東海剡人靈帝時為
幽州牧建安三年韓馥袁紹等以朝廷幼冲逼
于卓而虞宗室長者欲立之乃遣張岐等上
尊號虞厲色叱之後為公孫瓚所害按劉虞傳
在後漢書不在魏志子元誤列

史通訓故補

卷四

六

編次第十三

昔尚書記言春秋記事以日月為遠近年世為前
後用使閱之者鴈行魚貫皎然可尋至馬遷始錯
綜成篇區分類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於其間則
有統體不一名目相違朱紫以之混淆冠履於焉
顛倒蓋可得而言者矣尋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
者惟人而已矣至於龜策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
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策所記全為
志體向若與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

史通訓故補

卷四

十九

朋同聲相應者矣孟堅每一姓有傳多出附餘觀
一作其事跡尤異者則分入它部故博陸去病昆
弟非復一篇外戚元后婦姑分為二錄至如元王
受封於楚至孫戊而亡案其行事所載甚寡而能
獨載一卷者實由向歆之助耳但交封漢始地啟
列藩向居劉末職才卿士昭穆既疏家國又別適
使分楚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荆代並編析劉向
父子於元成之間與王京共列方於諸傳不亦類
乎又自古王宗雖微天命未改故臺名逃債尚書

子不欲抑
先主於二牧
之後乃欲伸
史始於光武
之前考其義
類實為牙府
况光武既立
史始尚存兄
七弟及之論
不惟于義無
稽魚亦方事
多批矣

周王君未繫頸且云秦國况神璽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建年不編平紀之末孺子主祭咸書莽傳之中遂令漢餘數歲湮沒無覩求之正朔不亦厚誣當漢氏之中興也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稱臣北面誠節不虧既而兵敗長安祚歸高邑兄亡弟及歷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億位先不啻夫東觀秉筆容或諂於當時後來所修理當刊革者也蓋逐免爭捷瞻烏靡定羣雄僭盜為我駟除是以史傳所分真

史通訓故補 卷四 二

偽有別陳勝項籍見編於高祖之後隗囂孫述不列於光武之前而陳壽蜀書首標二牧次列先主以繼焉璋豈以蜀是偽朝遂乃不遵恒例但鵬鷄一也何大小之異哉春秋嗣子諒闇未踰年而廢者既不成君故不別加篇目是以魯公十二惡視不預其流及秦之子嬰漢之昌邑咸亦因胡亥而得記附孝昭而獲聞而吳均齊春秋乃以鬱林為紀事不師古何滋章之甚與觀梁唐二朝撰齊隋兩史東昏猶在而遽列和年煬帝未終而已編恭

紀原其意旨豈不以和為梁王所立恭乃唐氏所承所以黜永元而尊中興顯義寧而隱大業苟欲取悅當代遂乃輕侮前朝行之一時庶叶權道播之千載未為格言

尋夫本紀所書資傳乃顯表志異體必不相涉舊史以表志之帙分於紀傳之間降及蔚宗肇加釐革沈魏繼作相與因循既而子顯齊書穎達隋史不依范例重遵班法蓋擇善而行何有遠近聞義不徙是吾憂也若乃先黃老而後六經後外戚而

史通訓故補 卷四 三

先夷狄老子與韓非並列賈誦將荀彧同編孫弘傳讚宜居宣武紀末宗廟迭毀枉入玄成傳終如斯舛謬不可勝紀今畧其尤甚者耳故不復一一而詳之

前漢書霍中儒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生去病史畢歸家娶婦生光光歷大將軍封博陸侯去病封冠軍侯
前漢書孝宣王皇后去病封冠軍侯
好宣帝以許太子早失母乃立婕妤為后封父奉光為印成侯太子立為元帝元帝后成帝母亦王氏故號太后為印成太后事具外戚傳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生成帝印成太后之姊也自有傳
前漢書劉交以高祖六年封為楚王謚元元王

子富封休侯楚王戊反富失侯後開教誅戊乃更封為紅侯富子辟疆辟疆子德德子向向子敬

帝王世紀報王名延雖居天子之位與家人無異負債於民無以得歸乃上臺避之故周人名其臺曰逃債臺

前漢書平帝崩王莽立廣戚侯子嬰年二歲太保舜等請莽稱攝以重其權太后許之明年改元曰居攝

後漢書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地皇四年平林人陳牧等與光武破王莽前隊大夫甄阜等號聖公為太常偏將軍二月立為天子建元更始

以先武為太常偏將軍立三年為赤眉所殺後漢書建武元年諸將上尊號命有司設壇場于鄴南六月己未光武即皇帝位改鄴為高邑

是年十二月亦殺更始春秋左傳文公二年八月有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君子以為失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密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注僖當為閔臣今居上故曰逆祀

後漢書公孫述字子陽茂陵人王莽時為漢江卒正居臨邛更始兵起自立為蜀王後為吳漢等所滅

蜀志劉焉字君郎竟陵人侍中董扶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會并梁皆殺刺史焉謀得為監軍領益州牧焉卒子璋襲位為昭烈所襲

春秋起隱公桓公莊公閔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終哀公

史記胡亥始皇之少子也始皇崩趙高矯詔立之為間樂所弑子嬰立子嬰二世之兄子也立四十六日而降于沛公

前漢書昭帝崩無嗣霍光徵昌邑王賀典喪而位二十七日行淫亂乃廢之

南齊書廢帝鬱林王諱昭業字元尚文惠太子

史通訓故補

卷四

五

史通訓故補

卷四

五

長子也武帝崩以皇太孫即位除昌中為西昌侯蕭鬱所廢封為鬱林王

南齊書廢帝來昏侯諱寶表字智藏明帝第二子即位改元永元蕭衍等廢之封為東昏侯立和帝改元永元三年為中興

北史場帝大業十三年唐公入京師遵尊帝為太上皇立代王侑為皇帝改元義寧

前漢書公孫弘傳贊漢興六十餘載奉士嚮慕異人並出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孝宣招選茂異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前漢書韋玄成字少翁元帝永光中代于定國為丞相永光四年與御史大夫鄭弘等定宗廟迭毀之議

前漢書第六十四卷匈奴至六十六卷西域第六十七卷外戚史記第三卷老莊申韓

魏志荀彧荀攸賈詡傅第十卷或字文若潁川潁陰人歷官尚書令以魏武九錫事異議以憂薨詔字文和武威姑臧人董卓敗詔勸李傕郭汜

西攻長安後歸魏歷官太尉

補注 史記張晏注曰遷沒之後亡景武紀禮樂兵書漢興將相年表三王世家日者龜策新獻傳獻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作武紀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傳言辭鄙淺非遷本意也

漢書第二十五卷霍去病傳第三十八卷霍光傳

史記漢元年秦王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綬降軹道旁

蜀志第一卷劉二牧傳

稱謂第十四

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一本有云云二字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况復列之篇籍傳之不朽者耶昔夫子脩春秋吳楚稱王而仍舊曰子此則褒貶之大體為前修之楷式也馬遷撰史記項羽僭盜而紀之曰王此則真偽莫分為後來所惑者也自茲已降訛謬相因名諱所施輕重莫等至如更始中興漢室光武所臣雖事業不成而歷數終在班范二史皆以劉玄

史通訓故補

卷四

五

為目不其慢乎古者二國爭盟晉楚並稱侯伯七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其間雖勝負有殊大小不類未聞勢窮者即為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賊至於近古則不然當漢氏云亡天下鼎峙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處函夏人傳正朔度長挈大魏實居多二方之於上國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而並霸蜀昭烈王可比秦繆公吳大帝可比楚莊王逮作者之書事也乃沒吳蜀號謚呼權備姓名謂魚豢等方於魏邦懸隔頓爾懲惡勸善其義安歸

續以金行版蕩戎羯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晉世臣子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羣盜此皆苟狗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懷愛憎無以定其得失至蕭方等始存諸國名謚僭帝者皆稱之以王此則趙猶人君加以王號杞用夷禮貶同子爵變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觀見於蕭氏者矣古者天子廟號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于兩漢名實相允今古共傳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無慚德其惟武王故陳壽國志獨呼武曰祖至於文明但稱

史通訓故補

卷四

五

帝而已自晉已還竊號者非一如康穆兩帝劉蕭二朝梁簡文兄弟兼言孝元帝也齊武成昆季兼又宣斯孝耶也或承家之辟王或亡國之庸主不謚靈繆為幸已多猶曰祖宗孰云其可而史臣載削曾無辨明每有所書必存廟號何以申勸沮之義杜淪濫之源者乎又位乃人臣跡參王者如周之亶父季歷晉之仲達師昭追尊建名比諸天子可也必若當塗所出宦官攜養帝號徒加人望不愜故國志所錄無異匹夫應書其人直云皇之祖考而已至如元

氏起於沙朔其君乃一部之首長耳道武追崇所及凡二十八君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而魏書序紀襲其虛號生則謂之帝死則謂之崩何異沐猴而冠腐鼠稱璞者矣夫歷觀自古稱謂不同緣情而作本無定准至若諸侯無謚者戰國已上謂之今王天子見黜者漢魏已後謂之少帝周衰有共和之相楚弒有郊敖之主趙佗而曰尉佗英布而曰黥布豪傑則平林新市寇賊則黃巾赤眉園綺友朋共云四皓奮建父子都稱萬石皆出於當代

史通訓故補 卷四

三

史臣編錄無復弛張蓋取叶隨時不藉稽古及後來作者頗慕斯流亦時採新名列成篇題音若王晉之十士寒雋沈宋之二凶索虜即其事也唯魏收遠不師古近非因俗自我作故無所憲章其撰書也乃以平陽王為出帝司馬氏為僭晉桓劉已下通曰島夷夫其諂齊則輕抑關右黨魏則深誣江外愛憎出於方寸與奪由其筆端語必不經名惟駭物昔漢世原涉大修墳墓乃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欲以繼跡京兆齊聲曹尹而人莫之肯從

但云原氏阡而已故知事非允當難以遵行如收之苟立詭名不依故實雖復刊諸竹帛終罕傳於諷誦也抑又聞之帝王受命歷數相承雖舊君已沒而致敬無改豈可等之凡庶便書之以名者乎近代文章實同兒戲有天子而稱諱者若姬滿劉莊之類是也有匹夫而不名者若步兵彭澤之類是也史論立言理當雅正如班述之叙聖卿也而曰董公惟亮范贊之言季孟也止曰隗王得士習談漢主則謂昭烈為立德習氏漢晉春秋以蜀為正統其編叙事皆謂蜀

史通訓故補 卷四

三

先主為昭烈帝至於裴引魏室則目文帝為曹不夫以淫亂之臣忽一作隱其諱亂謂魏正朔之后乃呼其名意好奇而輒為文逐韻而便作班固禁曰婉嬰董公惟亮天功魏置公用舍之道其例孫述傳贊曰公孫習吏魏王得士哀紀無恒近代為史通多此失上才猶其若是而况中庸者乎今畧舉一隅以存標格云爾

史記六國年表周赧王二十七年秦昭王自立為西帝齊湣王立為東帝已而復為王
春秋提要五霸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公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魏志曹操追諡武皇帝廟號太祖曹丕諡文皇帝廟號高祖曹叡諡明皇帝廟號烈祖
晉書康帝諡宗字世同成帝母弟在位二年崩無廟號穆帝諡明字彭祖康帝子也年十九崩廟號孝宗
宋書明帝劉彧字景休小字榮期文帝第十一子廟號太宗
齊書蕭鸞字景初始安貞王道生之子小字玄度廢海陵而自立廟號高宗
梁書簡文帝諡綱字世讚武帝第三子昭明太子立為太子嗣位之後侯景制命期年遇弒廟號太元帝諡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侯景反遣王僧辯討繹之即位于江陵西魏見伐兵敗出降為梁王昏所害廟號世祖
北齊書文宣帝高洋敬第二子受魏禪立四年崩廟號顯祖孝昭帝高演神武帝第六子文宣之母弟也立二年崩無廟號武成帝高湛神武帝第九子也立四年禪于太子緯廟號世祖

史通訓故補 卷四 天

史記公叔祖類卒子公重父立後追尊曰太王古公卒季歷立後追尊曰王季
晉書司馬懿字仲達仕魏為相國武帝受禪追尊宣皇帝廟號高祖子師字子元追尊景皇帝廟號世宗昭字子景帝母弟也追尊文皇帝廟號太祖
後漢書張術少見識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章懷太子注云當塗高者魏也
後漢書袁紹檄州郡文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館徐璜並作妖孽父嵩乞巧携養因賊假位
魏書太祖道武帝諡珪以天興元年即帝位追尊成帝已下及后號謚至昭成帝什翼犍止二十七君
史記厲王出居于履也召周公周二相行政號曰共和
春秋左傳昭公元年楚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十一月己酉圍至入問王疾

繼而殺之葬于邾謂之邾教楚人謂未成君者為教
史記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趙氏秦時為南海龍川令南海尉任囂病且死被佗書行南海尉事秦滅乃自立為南越武王
史記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後從高祖定天下封淮南王
後漢書靈帝中平元年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師有三十六萬皆着黃巾同日反叛後漢書天崇等眾既寢感聞王莽遣太師王匡等討之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號曰赤眉
前漢書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孝文時積功勞至太中大夫恭謹無與比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子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

史通訓故補 卷四 完

尊龍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
沈約宋書二凶傳太子劭與始興王濬弒文帝事也又索虜傳索頭虜者姓托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謂元魏事
魏書出帝薛修廣平王懷之第三子廢帝請遜大位高歡乃迎脩立之後西奔為西魏又借晉司馬融傳為夷桓立傳為夷劉裕傳
前漢書原涉字巨先父為南陽太守死官涉讓還財給後以墳墓檢約乃大起冢舍重門初京兆尹曹氏墓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尹涉墓之乃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
史記周穆王諡滿
後漢書明帝諡莊
晉書阮籍字嗣宗尉氏人拜東平相籍開步兵所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
晉書陶潛字淵明一字元亮潯陽柴桑人為彭澤令到官八十餘日解綬去職

前漢書董賢字聖卿雲陽人為郎哀帝悅其儀貌拜為黃門年二十二為大司馬叙傳後云婉變董公惟亮天功大過之困棟挽實凶命已還二隅方時天數有違江山難恃

補注 史記項羽本紀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人誰知之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

文子曰鄉人謂玉未治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問鄭買曰欲之手出其璞視之乃鼠璞也

竹書紀年慎龍王三年今王元年隱王十六年今王終二十年按今王謂魏惠成王子襄王也漢書古今人物表有共伯和師古曰共國伯爵和名汲冢紀年厲王一年奔彘十三年共伯

史通訓故補

卷四

三

和攝行天子年二十六年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為王共伯歸國莊子呂氏春秋所說皆同而史記之言無據顧亭林左傳杜解補正內辨之 史記留侯傳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南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

孫端綬佩章 景緯揆基 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四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五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註

海虞顧鎮備九叅訂

海澄葉廷推蔚文同訂

採撰第十五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是知史文有關其來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補其遺逸者哉蓋珍裘以衆腋成溫廣廈以羣材合構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懷鉛握槧之客何嘗不徵求異說採摭羣言然後能

史通訓故補 卷五

一

成一家傳諸不朽觀夫丘明授經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杙等篇遂乃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若斯之博也馬遷史記採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至班固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說苑七畧之辭此皆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但中古作者其流日煩雖國有冊書殺青不暇而百家諸子私存撰錄寸有所長實廣聞見其失之者則有苟

出異端虛益新事至如禹生啟石伊產空桑海客
乘槎以登漢姮娥竊藥以奔月如斯躡駁不可殫
論固難以汗南董之片簡雷班擘之寸札而嵇康
高士傳好聚七國寓言玄晏帝王紀多採六經圖
識引書之誤其萌始於此矣至范曄增損東漢一
代自謂無慙良直而王喬臆履出于風俗通左慈
羊鳴傳於抱朴子朱紫不別穢莫大焉沈氏著書
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謗言前
史所載已譏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朝尤苦南國

史通訓故補 卷五

二

承其詭妄重加誣語遂云司馬叡出於牛金王勣
晉書造奇說云瑯琊國姓牛者與夏侯妃私通生
中宗因遠叙宣帝以毒酒殺牛金符證其狀收因
此乃云司馬叡晉將牛金子也宋孝王曰收以叡
為金子計其年全不相干按前史尚如此誤况後
史編錄劉駿上淫路氏沈約宋書曰孝武於路太
者耶劉駿上淫路氏后處寢息時人多有議魏
書因云駿蒸其母路氏醜聲播於邇越也可謂助桀為虐幸人之災尋
其生絕亂嗣死遭割斷一作蓋亦陰過之所致也
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
之徒其所載或恢諧小辯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
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唐朝所撰晉

史多採以為書夫以干鄧之所冀除王虞之所糠
糝以為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
世之修通略務多為美聚博為功雖取悅小人終
見嗤於君子矣夫郡國之記譜謀之書務欲矜其
州里誇其氏族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失明其真
偽者乎至如江東五馬始自會稽典錄潁川八龍
出於荀氏家傳而脩晉漢史者皆徵彼虛譽定為
實錄苟不別加研覈何以詳其是非又訛言難信
傳聞多失至如曾參殺人無疑盜嫂翟義不死諸

史通訓故補 卷五

三

葛猶存此皆得之於行路傳之於眾口儻無明白
其誰曰疑脫然故蜀相薨於渭濱晉書稱嘔血而
死魏君崩於馬圈齊史云中矢而亡沈炯罵書河
北以為王偉魏收草檄關西謂之邢邵夫同說一
事而分為兩家蓋言之者彼此有殊故書之者是
非無定况古今路阻視聽壤隔而談者或以前為
後或以有為無涇渭一亂莫之能辨而後來穿鑿
喜出異同不憑國史別訊流俗及其記事也則有
師曠將軒轅並世公明與方朔同時堯有八眉夔

唯一足烏白馬角救燕丹而免禍犬吠鷄鳴逐劉
安以高蹈此之垂濫往往有旃故作者惡道聽途
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觀夫子長之撰史記
也殷周已往採彼家人安國之述陽秋也梁益舊
事訪諸故老夫以芻蕘鄙說刊為竹帛正言而輒
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嗚呼逝者不
作冥漢九泉毀譽所加遠誣千載異辭疑事學者
宜善思之

史通訓故補

卷五

四

二十卷新序三十卷
淮南子馬通釋卷之三
乃乘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欲鉤之戒之曰聞鼓
去至嵩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
生啟
呂氏春秋伊尹之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
之曰白水出而東走無顧顧母明日視白水東
走顧其色盡為水身因化為桑有莘氏女採桑
得嬰兒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君令乳之命曰伊
尹
荆楚歲時記漢武帝命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
槎經月而一處見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
飲于河問曰此何處曰可問嚴君平至蜀問之
曰某年某月客星犯牛女
淮南子月宮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嫦娥竊以奔
月
晉書陸康字叔夜譙郡鉅人少有奇才歷官中
散大夫著高士傳自混沌至管寧凡百一十九

人缺一自擬
晉書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曾
孫有萬名于世舉孝廉不行自號五鹿先生
後漢書王喬河東人顯宗世為葉令有神術每
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未數而不見車騎
密令太史伺望之其臨至輒有雙鳧飛來于
是候鳧至舉網張之但得一雙鳧詔上方診視
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後漢書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操不喜
因坐上欲收殺之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
後人逢慈于陽城山頭復逐之遂走入羊羣操
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
君術耳忽一老執屈膝而人言曰遠如許競往
赴之而羣羊皆變為狐莫知所取
晉書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歷官諮議參軍
以交趾出丹求為句漏令著書內外一百一十
六篇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
南史世祖孝武皇帝諱駿字休龍小字道人文

史通訓故補

卷五

五

帝第三子初封武陵王後誅元凶劭即位
北史魏收號梁丘史筆多憾于人齊亡之歲收家
被發棄其骨于外收無子先養弟子仁表為嗣
位至尚書膳部郎中
裴氏家傳裴榮字榮期河東人少有才氣好論
古今人物撰語林
晉書于寶父有所寵侍婢母妬父亡母生推婢
于墓中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復蘇又寶兄
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
事如夢因著搜神記二十卷
前漢書揚雄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
魏志文帝黃初中散騎侍郎劉邵等受詔集五
經羣書以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
梁書武帝元監十五年劉峻撰類苑成帝即命
學士何思澄等撰華林遍畧以高之
晉書薛兼字令長丹陽人清素有冠字少與同
郡紀瞻廣陵閻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時
號為江東五馬

後漢書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歷官朗陵侯相有子八人儉純靖肅汪爽肅尊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

史記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同姓名者殺人又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

前漢書直不疑南陽人也初為郎遭太中大夫人或毀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然母奈其善盜搜何也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前漢書翟義字文仲丞相方進少子為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心惡之遂與上蔡陳豐舉兵兵敗自殺後漢書王郎立為天子詔云已詔聖公及翟太守亟與功臣詣行在所蓋郎以百姓思漢既多言翟義不死故詐稱之

蜀志諸葛亮於建興十二年悉大衆由斜谷出與司馬宣王對於渭濱分兵屯田為久住之基相持百餘日八月亮疾病卒于軍魏書云亮糧盡勢窮憂志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

北史魏孝文二十三年齊將陳顯達攻陷馬圈成三月車駕南伐丙戌帝不豫四月丙午帝崩于穀塘原之行宮至魯陽發喪

南史沈炯字初明吳興武康人為侯景將宋子仙逼掌書記

北齊書侯景據河南反文襄當國議者咸云景猶有北望之心文襄以為然乃遣書招之景報以書文襄覽書問為誰作或曰其行臺郎王偉文襄曰偉才如此何因不使我知

魏志管輅字公明平原人卜有奇驗歷官少府丞

淮南子修務訓若夫堯百八彩高誘注云堯母慶都出觀于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亦龍受天下之圖有人亦衣光面八彩奄然降雲與慶都合而生堯視如圖故眉有八彩之色

韓子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

史通訓故補

卷五

六

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于教堯曰夔一足矣使為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燕丹子太子丹質于秦秦王遊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之曰烏白頭馬生角乃可丹仰天嘆鳥即白頭馬即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

列仙傳淮南王安好仙道于是八公乃請王授丹經安臨仙去餘藥器在庭中雞犬舐之皆得飛昇

補注

隋書經籍志帝王世紀十卷皇甫謐撰幽明錄三十卷劉義慶撰會稽典錄二十四卷虞豫撰華林遍畧六百二十卷梁綏安令徐僧權等撰通考唐元行沖魏典三十卷引魏明帝時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之象舊史謂晉元帝出牛氏非也道武名狀實為繼晉受命之符

北史魏收傳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收為徵五十四

史通訓故補 卷五

七

餘紙不日而就又徵梁朝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便了文過七紙

北齊書邢邵傳邵字子才河間鄆人聰明強記日誦萬餘言仕至太常卿攝國子祭酒與濟陰混子昇為文士之列世論謂之混邢

載文第十六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為諂屈平宋玉為諛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爰洎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為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為宗譬如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

史通訓故補 卷五

八

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為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謹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不其謬乎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偽謬雷同推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日

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戕五曰一槩何者大道為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于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所謂虛設也古者兩軍為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也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

史通訓故補 卷五

九

不然至如曹公歎蜀主之英畧曰劉備吾儔周帝羨齊宣之強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斷冰以防其渡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列宅建都若鷓鴣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轍此所謂厚顏也古者詔命皆人主所為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為督鑄錢掾見詔書而嘆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勅皆責成羣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重誥下綸言申惻隱

之渥恩叙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惟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勲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托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察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比其斗筭不才罪不容責夫同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

史通訓故補

卷五

十

帝心不一皇鑒無恒此所謂自戾也夫國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無定准故觀猗歟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觀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臣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福不盈眦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為准的此所謂一槩也於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冰為璧不可得而用也畫地為

餅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世人不信而世之作者復不之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叛自起居成於國史連章畢錄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若乃類選眾作求其穢累王沉魚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干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罔盡機要唯王劭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詰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損華摭實之義也蓋山有木工則度之况舉世文

史通訓故補

卷五

十一

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讀耳至如詩有韋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劍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昶書家以誠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啟事此皆言成軌則為世龜鏡求諸歷代徃徃而有苟書之竹帛持之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與五經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修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之為史

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採真實亦可使夫彫虫小伎者聞義而知徒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為載削者可不務乎

詩崧高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小序尹吉甫美宣王之能建國親侯褒賞申伯也孫氏保孫天子生仲山甫小序尹吉甫美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也
詩魯頌四篇皆頌僖公嚴祭詩緝云小序云史克作是頌其末章云新廟奕奕奕斯所作謂作新廟也而班固王延壽皆云奕斯所作之詩誤矣
屈原離騷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齋怒宋玉九辯既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前漢書宣帝曰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辨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

史通訓故補 卷五

三

書五子之歌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春秋左傳鄭伯克段于鄆真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見穎考叔而語之故對曰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
春秋左傳初晉侯使士為申生築蒲夷吾築屈不慎公使讓之對曰三年將壽師焉馬用慎退而賦曰狐裘九月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前漢書司馬長卿請為天子游獵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烏有先生無是公為詞以推明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節儉因以諷諫
前漢書揚雄字子雲蜀人官黃門侍郎成帝以趙飛燕無嗣往祀甘泉宮雄作甘泉賦以諷帝出遊獵雄從又奏羽獵賦

後漢書班固當顯宗時投蘭臺令史時帝修洛陽宮室西土父老怨帝不都長安固乃作兩都賦以諷
後漢書馬融字季長扶風杜陵人時鄧太后臨朝鄧騭兄弟輔政俗儒以文德可興武功可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陣之法故猶賦從橫乘此無備融以五材之用無或可廢乃作廣成頌以諷注廣成苑名在汝州梁縣西
山陽公載魏武為劉備所敗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乃得過及出大喜謂諸將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若早放火吾徒無類矣
北史高洋天保元年周文帝帥師至陝城分騎北度西河文宣親戎出次城東周文見軍容嚴威嘆曰高歡不死矣遂班師周人常懼齊兵西度恒以冬月中河推冰
後漢書第五倫字伯魚長陵人鮮魚褒薦于京兆尹閭與時長安鑄錢多奸巧乃署倫為督鑄

史通訓故補 卷五

三

錢據每讀詔書常嘆息曰此聖主也一見夫矣史記帝乙崩于辛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後漢書龐參山陽人為入避順光武愛之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參是也拜平狄將軍與益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前參以為延譜已遂反帝聞之大怒自將討前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參為社稷之臣諸君得無笑其言乎討平之
詩商頌那章猗與那與小序祀成湯也
詩小雅魚藻魚在在藻有頌其首小序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在鷓將不能自樂也
晉書王沉字處道晉陽人歷官秘書監撰魏書後漢書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損作疾邪賦以舒其憤
後漢書陳蕃字仲舉汝南人少清高為太守爭天下分裂意者縱橫之事復起于今乎彪乃作王命論明神器不可妄觀以諷之

晉書張載字孟陽武邑人父收為蜀郡太守載
 隨父入蜀過劍閣作銘刺史張敏見而奇之表
 上其文世祖遣使鐫石記焉
 蜀志後主建興五年諸葛亮率軍北駐漢中臨
 發上表
 魏志王昶字文舒太原人歷官散騎侍郎其為
 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兄子默
 字處靜沉字處道子渾字玄冲深字道冲為書
 戒之曰欲使汝曹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顧
 名思義不敢違越也
 後漢書李固字子堅南鄭人司徒郃之子陽嘉
 二年有地震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
 又特問當世之敝為政所宜帝覽其對多所納
 用
 宋書荀伯子頴陰人晉驃騎將軍羨之孫也遷
 御史中丞凡所奏劾深相訶毀或延及祖稱示
 其切直世人以此非之
 晉書山濤字巨源河內人居選職十有餘年所

史通訓故補

卷五

十四

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啟事

補注
 蜀志關羽傳羽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助仁
 秋大霖雨漢水泛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
 羽又斬將軍龐德威震華夏曹公議徙都許以
 避其銳
 魏志盧毓傳前此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
 意八達之謂帝疾之詔選舉莫取有名者名如
 畫地作餅不可咬也
 晉書張華傳華懼后族之威作女史箴以為諷
 賈后雖凶妒而知敬重華

補注第十七

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為主
 亦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曰
 注蓋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
 絕惟此二名其歸一揆如韓戴服鄭鑽仰六經裴
 李應晉訓解三史開導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
 是曰儒宗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趙岐之三
 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土風常璩
 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叙事存於
 史通訓故補 卷五 十五

細書此之注釋異夫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思
 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
 羣遂乃撮眾史之異詞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
 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世說
 之類是也亦有躬為史臣手自刊削雖志存諛博
 而才闕倫叙除煩則意有所怯畢載則言有所妨
 遂乃定彼榛楛列為子注若蕭大園淮海亂離志
 羊銜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幼齊
 志之類是也惟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國志

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
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甘苦
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
馬遷之書若乃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摘成注
標為異說有昏耳目難為披覽蜀本作搜惟范
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疎而不漏蓋云備矣而
劉昭採其所捐以為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譬
夫人有吐果之核棄藥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捃拾
潔以登薦持此為工多見其無識也孝標善於攻
史通訓故補 卷五 六

權其流實煩斯則義涉儒家言非史氏今並不書
於此焉

前漢書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嬰推詩之
意而為內外傳致萬言
前漢書后舍說禮數萬言授梁戴德廷君戴聖
次君德號大戴聖號小戴
後漢書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歷官九江太
守作春秋左氏集解行于世
後漢書鄭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注易詩書禮
記作毛詩譜
宋書裴駮字龍駒河東聞喜人仕中郎外兵曹
參軍注史記
前漢書注有李斐不詳所出李奇南陽人
後漢書應劭字仲瑗汝南南頓人歷官泰山太
守注漢書
前漢書注晉灼河南人歷官尚書郎注漢書
史通訓故補 卷五 七

蜀志楊戲字文然犍為武陽人為尚書右選部
郎以延熙四年撰季漢輔臣贊
晉書常璩字道將涪官散騎常侍撰華陽國志
華陽梁州地也記漢以來巴蜀人物
宋書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歷官散騎侍
郎宋太宗元嘉中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鴉集
傳記增廣異聞既成表上曰竊惟續事以衆色
成文繁碎以兼采為味故能使細素有章甘踰
本質
家語孔子曰吾昔過陳問童謠曰楚王渡江得
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割而食之甜如蜜
南史劉昭字宣卿高唐人梁天監中累遷臨川
王記室昭伯父彤集眾家晉書注十寶晉紀昭
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後漢書世稱博悉
梁書劉峻字孝標梁天監中詔入西省典校秘
閣峻注劉義慶世說
北史蕭大圓字仁顯梁簡文帝第二子元帝封
為晉熙郡王元帝降魏後至長安降封始寧公

後漢書何休字劭公任城樊人精研六經作春秋公羊解詁與羊弼迥述李育意以難二傳後漢書馬融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眾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

漢書儒林傳毛公趙人也為河間獻王傳

附其傳後故云陳壽之季漢輔臣贊陳壽為之注疏本末

隋書經籍志漢書一百二十五卷梁劉昭注

北史蕭大圓傳大圓撰梁舊事三十卷寓記三

卷士喪儀注五卷要決兩卷文集二十卷而無

宋書裴松之字世期此云少期避太宗諱也

魏志王朗傳子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玄集

史通訓故補

卷五

六

對沛則稱沛公封漢則為漢王連混一稱上此史家定法也若為公王之時而徐沛漢之字將似曰公曰王則文著不據亦上尊號又不得據加請問宜何如稱公與王

因習上第十八

蓋聞三王各異禮五帝不同樂故傳稱因俗易貴隨時况史書者記事之言耳夫事有貿遷而言無變革此所謂膠柱而調瑟刻船以求劍也古者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故左氏傳稱楚鄧曼曰王薨於行國之福也又鄭子產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弔即其證也按夫子修春秋實用斯義而諸國皆卒魯獨稱薨者此畧外別內之旨也馬遷史記西伯已下與諸列國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稱此豈

史通訓故補

卷五

九

畧外別內邪何貶薨而書卒也蓋著魯史者不謂其邦為魯國撰周書者不呼其王曰周王如史記者事總古今勢無主客故言及漢祖多為漢王斯亦未為累也班氏既分裂史記定名漢書至於述高祖為公王之時皆不除沛漢之字凡有異方降款者以歸漢為文肇自班書首為此失迄于仲豫仍踵厥非積習相傳曾無先覺者矣又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按遷之言今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

高非定名則
沛漢之字必
不可少矣

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語同一理即如是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者乎斯必不然漢書又云嚴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於高氏傳夫孟堅士安年代懸隔至今之說豈可同云夫班之習焉其非既如彼謚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何法盛中興書劉隗錄稱其議獄事具刑法志依檢志內了無其說既而臧氏晉書梁朝通史於大連之傳並有斯言志亦無文傳乃虛述此又不精之咎同於玄晏也尋班馬之列傳

史通訓故補 卷五

五

皆具編其人姓名如行狀尤相似者則共歸一稱若刺客曰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曄既移題目於傳首列姓名於卷中而又於列傳之下注為列女高隱等目苟姓名既書題目又顯是鄧禹寇恂之首當署為公輔者矣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為將師者矣觸類而長實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隱獨行而已魏收著書標榜南國桓劉諸族咸曰島夷是則自江而東盡為卉服之地至於劉昶沈文秀等傳叙其爵里則不異諸華

劉昶等傳皆云丹徒楚人也沈文秀等傳則云

吳興武豈有君臣共國父子同姓闔閭季札便致上風之殊孫策虞翻乃成夷夏之隔求諸往例所未聞也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羣雄稱為僭盜故阮氏七錄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苻姚等書別叛一名題為偽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為家國靡愛憎人無彼我而世有撰隋書之經籍志者其流別羣書一作還同阮錄按國之有偽其來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王孫權建鼎峙之業蕭譽為附庸之主而揚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絕虞裁江表傳

史通訓故補 卷五

五

蔡述後梁史考斯衆作咸是偽書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夫王室將崩霸圖云構必有忠臣義士捐生殉節若乃韋耿謀誅曹武誅一作計欽誕問罪馬文而魏晉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當世難以直言至如荀濟元瑾蘭摧於孝靖之末王謙尉迴玉折於宇文之季而李刊齊史顏述隋篇時無逼畏事須矯枉而皆仍舊不改謂數君為叛逆書事如此褒貶何施昔漢代有修奏記於其府者遂盜葛龔所作而進

之既具錄他文不知改易名姓時人謂之曰作奏
雖工宜去葛龔及邯鄲氏撰笑林載之以為口實
嗟乎歷觀自古此類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豈
直葛龔而已何事於斯獨致解頤之誚也凡為史
者苟能識事詳審措辭精密舉一隅以三隅反告
諸往而知諸來者庶幾可以無大過矣

春秋左傳楚武王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
余心蕩鄧曼嘆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
若師徒無廟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
構木之下
春秋左傳昭公三年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
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未也子太叔曰將得

史通訓故補 卷五

三

已乎昔文襄之伯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
人士甲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
加命矣
晉書劉琨字大連彭城人習文史元帝深器異
之歷官湘州都督
後漢書鄧禹字仲華新野人從光武定天下封
高密侯明帝時拜太傅
後漢書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從光武定天
下封雍奴侯
後漢書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初封歸德侯
以破秦豐功改封舞陰侯
後漢書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封舞陽侯已破
檀鄉賊于濼水定封為廣平侯
魏書劉昶字休道宋文帝第九子初封義陽王
以廢帝北討乃奔魏
魏書沈文秀字仲遠慶之弟子廢帝時累遷片
州刺史為魏所陷終于北
史記吳自太伯至壽夢凡十九世壽夢四子長

史通訓故補 卷五

三

晉書虞溥字允源高平人歷官都陽內史撰江
表傳于勃過江上之元帝詔藏秘書
唐書蔡允恭荆州江陵人仕隋為起居舍人入
唐官至太子洗馬著後梁春秋十卷
三輔決錄法戲帝時京兆金稹自以世為漢臣
自日碑時討蔡何羅名節累葉親漢祚將移乃
發憤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太監令吉本欲挾
天子以討魏武時魏武在鄴留長史王必督許
中事晃等夜燒門攻武收紀晃等為內應必奔南
會天明晃眾散魏武收紀晃等誅之
魏志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數有戰功好增虜
獲以徵賞多不許恨之正元二年起吳楚之
分欽喜以為已祥遂與母工儉等矯太后詔罪
狀司馬景王移諸郡國兵反大將軍討之儉等
眾潰就誅欽奔吳
魏志諸葛誕見王凌母工儉等累見夷滅心不
自安甘露二年微為司空愈恐遂反司馬文王
率眾討之誕窘急乘馬突小城門出大將軍司

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及餘昧
子餘立諸樊子光絨僚而自立是為闔閭
吳志虞翻為孫策功曹後以孫權積怒徙交州
隋書經籍志趙書十卷記石勒事一曰二石集
記燕太傅長史田融撰秦記十一卷宋殿中將
裴崇仁撰涼記十卷記呂光事偽涼著作佐郎
段龜龍撰秦書八卷記苻從事何仲熙撰秦記
十卷記姚萇事魏佐民尚書姚和都撰
史記索隱蜀西南夷舊有君長故昌意娶蜀山
氏文也其後有杜宇自立為王號曰望帝
史記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
會于徐州以淮上地與楚而歸吳所侵宋魯之
地當是時越兵橫行于江淮諸侯單賀號稱霸
王
吳志孫權字仲謀郡察孝廉及兄策薨以事授
權封吳王後即位改元黃龍謚大皇帝
隋書經籍志越絕十六卷無撰人名氏相傳以
為子貢作

馬胡喬逆擊斬之
北史尚書祠部郎中元瑾梁降人荀濟長秋卿
劉思逸及淮南王宣洪等謀害文襄事發伏誅
北史王顯字初萬太原人庸國公雄之子周建
德中任益州總管隋文輔政謙使賀若昂詣關
昂還具陳京師事謙以父子受國恩將圖匡復
遂舉兵兵敗伏誅
周書尉遲迥字薄居羅代人建德中拜太師上
柱國隋文將圖篡奪迥舉兵討之不克自殺
後漢書葛翼字元甫梁國人舉茂才為臨汾令
以善文記知名

隋書經籍志燕書二十卷記慕容儁事偽燕尚
書范亨撰漢之書十卷常璩撰蜀王本記一卷
揚雄撰
北史僭偽附庸傳梁帝蕭詵字理孫太子統之
第三子也大同元年除西中郎將都督五州諸
軍事後張纘構詵于梁元帝元帝世子方貴尅

史通訓故補 卷五

五

期襲晉未及發晉陷樊城擒方貴兄弟並斬之
乃遣蔡大寶求附庸于西魏魏恭帝元年命晉
主梁嗣寶以江陵一州之地晉乃稱帝于其國
傳于歸及孫琮至隋文帝徵琮入朝廢梁國凡
三十三載而亡
崔鴻十六國春秋凡二趙三秦四燕五涼一夏
一蜀前趙劉淵後趙石勒前秦苻健後秦姚萇
西秦乞伏國仁前燕慕容皝後燕慕容皝慕容
慕容德北燕馮跋前涼張軌後涼呂光南涼秃
髮烏孤西涼李暹北涼沮渠蒙遜夏赫連勃勃
蜀李雄
笑林或請葛翼作奏忘自載名轉寫翼名時人
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翼

因習下第十九 亦曰邑里

昔五經諸子廣書人物雖氏族可驗而邑里難詳
逮太史公始革茲體惟有列傳先述本居至於國
有弛張鄉有併省隨時而載用明審實按夏侯孝
若撰東方朔贊云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建安
中分厭次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夫以身沒之
後地名改易猶復追書其事以示後來則知在生
之前故宜詳錄者矣異哉晉氏之有天下也自雒
陽蕩覆衣冠南渡江左僑立州縣不存桑梓由是

史通訓故補 卷五

五

斗牛之野郡有徐雍吳越之鄉州編燕豫欲使南
北不亂淄澠可分其于繫虛名於本土者雖百代
無易疑有脫文既而天長地久文軌大同州郡則廢置
無恒名目則古今各異而作者為人立傳每云某
所人也其地皆取舊號施之于今近代史為王氏
傳云瑯琊臨沂
人為字氏傳曰離西成紀人之類也非惟王季二
族久離本郡亦自當時無此郡縣皆是晉魏以前
舊名 欲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無定所因地而化
生于荆者言皆成楚居于晉者齒便從黃涉魏而
東已經七葉歷江而左非唯一世而猶以本國為

是此鄉為非是則孔父里于平昌陰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為齊宋之人非關魯鄧之士求諸自古其義無聞時修國史子被配纂李樂已為三代因云義琰魏州昌樂人也監修者大笑以為深乘史體遂依李氏舊望改為隴西成紀人既言不見且自世重高門人輕寒族競以姓望從故有此說所出邑里相矜若仲遠之尋鄭玄先云汝南應劭文舉之對曹操自謂魯國孔融是也爰及近古其言多偽至於碑頌所勒茅土定名虛引他邦冒為已邑若乃稱袁則飾之陳郡言杜則係之京邑姓

史通訓故補 卷五

柔

邱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鉅鹿今有姓邱者以犯國諱皆改為李氏如書其邑里必云隴西趙郡夫以假姓猶且如斯則真姓者斷可知矣又今西域胡人多有姓明及單者如加五等爵或稱平原公或號東平子為明氏出於平原單氏出於東平故也夫邊夷雜種尚稱美在諸史傳多與同風名則諸夏士流固無慚德也如隋史牛弘傳云安定鶻人姓原氏至它篇所引皆謂之口西牛弘唐史謝偃傳云本姓庫汗氏續謂陳郡此乃尋流俗之常談忘著書之舊體矣又近世有班秩不著姓者始以川壤自標若楚國龔遂漢陽趙壹是也至於名位既隆則不從此列若蕭何鄧禹賈誼董仲舒是也觀周隋一史

每述王庾諸事高楊數公必云瑯琊王褒新野庾信弘農楊素渤海高頴以此成言豈曰省文從而可知也凡此諸失皆由積習相傳寢以成俗迷而不返蓋語曰難與慮始可與樂成夫以千載遵行持為故事而一朝糾正必驚愚俗此莊生所謂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斯言已得之矣庶知音君子詳其失者焉

史通訓故補 卷五

壬

通而奔魯故為魯人後漢書陰識傳其先出于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為陰大夫因氏焉秦漢之際始家新野後漢書鄭玄傳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時汝南應劭亦歸于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後漢書魏武之收揚鹿也孔融曰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誰不復朝矣衣而去不復朝矣前漢書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不言楚人兩龔傳云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世謂之楚兩龔後漢書卓茂傳末亦云楚國龔勝後漢書趙壹漢陽西縣人光初元年上計到京師見司徒袁逢長揖逢望而異之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漢陽趙元叔也朝臣無有出其右者請為諸君分坐隋書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隋高祖為丞相

深自結納受禪後封越國公
北史高頴字昭玄渤海蓆人隋文受禪拜納言
後為煬帝所誅

補注

後周書王褒字子淵瑯琊臨沂人博覽史傳尤
工屬文梁吏部尚書左僕射拜車騎大將軍封
石泉縣子後出為宜州刺史卒
後周書庾信父肩吾梁中書令信博覽羣書尤
善春秋左氏傳與東海徐陵並為抄撰學士後
領建康令侯景至奔江陵元帝即位轉右衛將
軍未聘于我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拜大都督
尋進車騎大將軍孝閔時陳氏與朝廷通好乃
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惟放王克殷不害褒信
並留不遣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閭之思乃作
哀江南賦以致其意大衆初以疾去職卒

孫端綬佩章

史通訓故補

卷五

天

景緯揆基拔

史通訓故補卷之五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六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註

海虞顧 鎮備九叅訂

豐潤董 榕念青同訂

言語第二十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
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畧言
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
則詞艱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訓臯陶之謨洛

史通訓故補 卷六

誥康誥牧誓泰誓是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大
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滯
若春秋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
絳對戮揚干是也戰國虎爭馳說雲湧人持弄丸
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為宗利口者
以寓言為主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衡范雎
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逮漢魏已降
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
章表獻可替否摠歸於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

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假有忠言切諫答戲解嘲其可稱者若朱雲折檻以抗憤張綱埋輪而獻直秦宓之酬吳容王融之答虜使此一本之小辨曾作比何足云是以歷選載言而布諸方冊自漢以下無足觀焉尋夫戰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用體質素美何以覈諸至如鴉賣鵲鴿童覽之謠也山木輔車時俗之諺也瞞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况乎東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

史通訓故補卷六

二

之說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梗槩者也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時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正明者則偏模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偽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偽由其相亂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

不當製其字
句前氣味則
豈可不似之

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然自晉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為禮樂之鄉金陵寶圖書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規檢言喜風流顛沛造次不忘經籍若梁史載高祖在圍中見蕭正德而謂之曰吸其泣矣何嗟及矣湘東王問世子方等見殺謂其次子方諸曰不有其廢君何以興皆其類也而史臣修飾無所費功其於中國則不然何者于斯時也先王桑梓剪為蠻貊被髮左衽充物神州其中辯若駒支學如鄉子有時而遇不可多得而彥鸞修偽國諸史收弘撰魏周書收謂魏收弘謂牛弘必謂彼

史通訓故補卷六

三

夷音變成華語等楊由之聽雀如介葛之聞牛斯亦可矣而於其間則有妄益文彩虛加風物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於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於正始華而失實過莫大焉唯王宋著書叙元高時事王謂王劭也宋謂宋孝王也劭撰齊志孝王撰開東風俗傳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罪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者見嫫母多媿而歸罪於明鏡也又世之議者咸以北朝衆作周史為工蓋

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捐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至如周太伯實名當時有童謡曰狐非狐貉非貉樵狗子嘴斷索又曰羅羅頭圍圍河中狗子破爾苑又西帝下詔馬齊神武數其罪非甘諸如此事雖可棄遺而周史以為其事非雅畧而不載賴君懋編錄故得權聞於後其事不傳於北齊是以董狐南史齊一作目因而埋沒者蓋亦多矣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矣近有燉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孝德傳張著隋後畧凡所撰人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可以効古而書其難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史通訓故補卷六

紀哉蓋江羊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漢王怒鄴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楊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唇吻傳諸諷誦而世人皆以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兩句殊為魯朴者何哉蓋楚漢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即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久長風俗無恒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不

通人韻士隨口談嘲無不入雅牙儂村大子作微通文將今人可嘔况信史務在紀實則文詞口語俱從

其實史法也

其惑乎苟記事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三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風一作巨與一作兩儀而並存經千載而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蓋善為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麁咸被其化工為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于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幾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春秋左傳成公十三年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已而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魯侯使呂相絕秦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鄭人伐陳遂入之子

史通訓故補卷六

產獻捷于晉晉問陳之罪對曰陳忘周之大德而介恃楚眾以馮陵我敝邑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

春秋左傳桓公二年取郟大鼎於宋納于太廟

猶懼或夫之令滅德立違而真其器于太廟

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

春秋左傳襄公三年諸侯會于鷓澤晉侯之弟揚于亂行于曲梁觀絳戮其僕而授晉公僕人書曰臣聞師衆以順為武君師不武臣懼其死以及揚于不能致訓至于用鉞臣之罪重敢歸死于司寇

莊子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

鬼谷子書有飛鉗篇

史記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說趙魏六國約從親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投從書于秦而秦兵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

史記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

生其後相秦乃說六國事秦謂之連衡
 史記范雎者魏人也從王孫至秦說昭王昭王
 于是用范雎之策多昭王乃免相國令涇陽之
 涇陽高陵之為太后昭王乃免相國令涇陽之
 屬就封而拜范雎為客卿封應侯
 史記魯仲連者齊人也好持高節游趙會秦圍
 趙魏將半垣街欲令趙尊秦為帝仲連乃責而
 歸之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
 前漢書朱雲字游魯人也成帝時張禹以帝師
 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
 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曰安昌侯張禹
 上大怒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椽折雲呼曰臣
 得下從龍逢比干遊于地下足矣
 後漢書張綱字文紀犍為武陽人為御史漢安
 元年遣使巡行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車
 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劾
 梁冀書御京師震悚
 蜀志秦宓字子勅綿竹人歷官長水校尉時吳

史通訓故補 卷六 六

遣張溫來聘宓與言答問如響溫大敬服
 南史王融字元長瑯邪臨沂人仕齊武帝遷祕
 書丞永明九年芳林園禊飲融為詩序當時稱
 之上以融才辨使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
 弁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頃見王生
 詩序用見齊主之威融曰皇家威明豈直比蹤
 漢武更慚鄙製無以遠匹相如耳
 春秋左傳傳公五年晉侯圍上陽問于下偃曰
 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曰童謡曰丙之
 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旅取號之旂龜之責責天
 策焯焯火中成軍號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
 手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鸛鳴未巢書所無也
 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謡有之曰鸛之
 鳴之公出辱之鸛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
 鸛鳴之公出辱之鸛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
 童謡有是今茲來巢其將及乎

史通訓故補 卷六

春秋左傳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
 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
 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
 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
 齒君若辱賜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
 春秋左傳僖公五年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
 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
 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春秋左傳文公四年鄭伐宋因華元宋人以車
 馬贖歸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
 睥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夏四月晉師次于城
 濮楚師背鄭而舍晉侯患之聽與人之誦曰原
 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孫威魏氏春秋武帝答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
 生憂寡人裴松之云孫威著書多用左氏以易
 舊文如此非一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
 分死之言尤非其類

史通訓故補 卷六 七

春秋左傳襄公十四年會于向范宣子將執戎
 子駒支親數諸朝駒支對曰我諸戎飲食衣服
 不與華同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于會亦
 無普焉賦青蠅而退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九年冬介葛盧來朝聞牛
 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晉書北涼為沮渠氏西秦為乞伏氏
 北史周紀鮮卑晉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文曰皇
 帝璽晉回以天授己獨異之其俗謂天曰字謂
 帝曰文故國號宇文非謂天子曰宇文因以為
 氏
 前漢書元封武帝改元
 魏志正始齊王芳改元
 春秋左傳文公元年楚成王欲立王子職而黜
 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
 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革而勿敬也從之江
 革怒曰呼殺夫宜君王之欲殺汝而立職也天
 史記鄭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撓楚權張良曰天

下游士誰親戚去墳墓從陛下游士各歸事其主
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
陛下誰與取天下乎漢王報食吐哺罵曰豈儒
幾敗乃公事

魏畧王凌將謀廢立與兗州刺史令狐愚通謀
取王凌問固曰卿知其事耶固對不知楊康自
以白其事冀得封拜後以辭參錯并斬臨刑俱
出獄固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死者有知汝
何面目以行地下也

補注 晉書樂廣字彥輔南陽人代王戎為尚書令衛
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娶廣女為太子洗馬
左傳輔車相依杜氏注輔類也車牙也牙車字
出素問
後漢書楊由傳由字哀侯成都人少習占侯為
文學據時有大雀集庫樓太守燕范以問由曰
此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為害後二十餘日廣乘

史通訓故補 卷六

變叛殺傷長吏發庫兵擊平之又益都耆舊傳
揚宣為河內太守行縣有群雀鳴桑樹上宣謂
史曰前有覆車此雀相隨往食之行數里果如
其言按揚田乃占雀非聽雀也聽雀事當屬揚
宣
唐書藝文志張太素隋後畧十卷
唐書儒學傳郎餘令定州新樂人博于學擢進
士第授靈王元軌府參軍從父知年亦為王友
元執每曰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栢
為林也餘令以梁元帝有孝德傳更撰後傳十
數篇獻太子太子嗟重改著作佐郎

浮詞第二十一

夫人樞機之發疊疊不窮必有餘音足句為其始
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今斷句之
助也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獲全而史之
叙事亦有時類此故將述晉靈公厚斂雕墻則且
以不君為稱欲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
標目所謂說事之端也又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
以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載匈奴為偶人象邳都令
馳射莫能中則云其見憚如此所謂論事之助也

史通訓故補 卷六

九

昔尼父裁經義在褒貶明如日月特用不刊而史
傳所書貴乎博錄而已至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
此乃得失稟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
不慎歟但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加
字不愜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蓋史記世家有
云趙鞅諸子無恤最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為先禮
讓居本至如偽會隣國進計行戕俾同氣女兄摩
笄引決此則詐而安忍貪而無親鯨鯢是儔犬豕
不若焉得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知韓信賢案

賢者處世夷險若一不隕獲於貧賤不充誣於富貴又傳曰知進退存亡者其唯聖人乎如淮陰初在仄微墮業無行後居榮貴滿盈速禍躬為逆臣名隸惡徒周身之防靡聞知足之情安在羨其善將呼為才畧則可矣必以賢為目不其謬乎又云嚴延年精悍敏捷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絕也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且以春秋至漢多歷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術相類錙銖無爽而云不能

史通訓故補 卷六

十一

絕乎蓋古之記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後傳終言分佈雖踈錯綜逾密今之記事也則不然或隔卷異篇遽相矛盾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三說各異李伯藥齊書序論魏收云若使子孫有靈竊恐未犯高論又云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志存實錄詆訐奸私于爾朱暢傳又云收受暢則顯今故為榮傳多減其惡是謂三說各異周書之評太祖寬仁好殺二理不同云太祖天縱寬仁世至傳稱文如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權道而非唯言無準的固亦乖於德教是謂二理不同而史辭再三良事成首鼠者矣夫人有一言字而史辭再三良

以好發蕪音不求謹理而言之反覆觀者惑焉亦有開國承家美惡昭露皎如星漢非磨涅所移而輕事塵點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尤多如魏書稱登國以鳥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皞述道武結婚蕃落則曰招携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類於此案魏氏始興邊朔少識典墳作儷蠻夷抑惟秦晉而鳥官創置豈關郊子之言髦頭而偶奚假奉春之策奢言無限何甚厚顏又周史稱元行恭因齊滅得回庾信贈其詩曰號亡垂棘反齊

史通訓故補 卷六

十二

平寶鼎歸陳周弘正來聘在館贈章曼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為信弘正所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其倫由來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為實錄則其所褒貶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採其四句而已若乃題目不定首尾相違則伯藥德茶是也齊史魏收李伯藥所撰心挾愛憎詞多出沒則魏收牛弘是也周史魏收所撰肆情高下故彌縫雖洽而厥跡更彰取惑無知見

如其言則前人所書後人不當更著一語矣

啗有識夫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資數句而方浹案左傳稱絳父論甲子隱言於趙孟班書述楚老爨羹生莫識其名氏苟舉斯一事則觸類可知至嵇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名為二叟立傳全採左班之錄而其傳論一作云二叟隱德容身不求名利避遠亂害安於賤役夫探揣古意而廣足音及新言此猶子建之詠三良延年之歌秋婦至於臨穴淚下閨中長歎雖語多本傳而事無異說蓋鳧脛雖短續之則悲史文雖約增之反累加減

史通訓故補 卷六

三

前哲豈容易哉昔夫子斷唐虞已下迄於周剪裁浮詞撮其機要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嗟乎自去聖日遠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定假有才堪釐革而以人廢言此繞朝所謂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者也

春秋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
史記汲黯傳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冬晉侯伐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退師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侍之公曰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退一舍而原降又

二十七年楚人圍宋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將用之信曰民未信未宣其用于是伐原以示之信出穀成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史記酷吏傳郅都者楊人也景帝時為雁門太守令奴素聞郅都節引兵去境至為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
史記趙簡子盡召諸子與語無恤最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無恤為太子是為襄子襄子前為代王夫人簡子薨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厨人探銅料以食代王從者行斟陰令厨人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與兵平代地其妙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
魏書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即代王位改元登國
史記婁敬齊人也成隴西過洛陽說高帝都關中賜姓劉氏號為秦春君時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敬勸以遠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上以為善乃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

史通訓故補 卷六

三

劉敬往結和親約
史記天官書昂為髦頭胡星也
周書元偉字敬道洛陽人歷官少司寇建德四年聘于齊會高祖討齊偉為齊人所執齊平方自歸還度信贈以詩曰號七垂林返齊平寶鼎歸其為詞人所重如此
陳書周弘正汝南安成人仕梁累遷國子博士入陳宣帝時為尚書右僕射
北史韋曼字敬遠杜陵人志尚簡澹周文帝備禮聘之竟不能屈時人號為居士陳尚書周弘正求聘乃造曼談詭盡日後請曼至館曼不時赴弘正乃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為當時所欽把如此
前漢書王莽遣使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徵勝勝稱疾篤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遂不食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薰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魏志曹植字子建文帝同母弟也封陳王詠三
 良詩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嘆長夜何冥冥一
 往不復還
 宋書顏延之字延年卿邪人其詠秋胡詩第四
 章云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坐隅寢興日已寒白
 露生庭蕪
 赤秋左傳文公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
 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及行繞朝贈
 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遠不用也
 補注
 漢書薛信傳信淮陰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
 吏又不能治生為商賈常從人寄食又曰後十
 年陳豨反高帝自將而往信與家臣謀欲發兵
 襲呂后舍人弟上書告信欲反狀呂后與蕭相
 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死羣臣皆賀信入
 使武士縛信斬之
 漢書酷吏傳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拜平
 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後為涿郡太守遷河南太
 史通訓故補 卷六 古

守為人短小精悍敏捷于事雖子貢冉有通藝
 于政事不能絕也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
 丘數里河南號曰屠伯

時世為之也
 亦未可以人

敘事第二十二 并序 簡要 隱晦 妥飾

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
 文而不麗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音懷其德音三
 復忘疲百遍無厭自非作者曰聖其孰能與於此
 乎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自堯典下終獲麟是為屬
 詞此事之言疏通知遠之旨子夏曰書之論事也
 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揚雄有云說事者莫辨於
 書說理者莫辨乎春秋然則意復一作深與詁訓
 成義微顯闡幽婉而成章雖殊途異轍亦各有美
 史通訓故補 卷六 五

馬諒以師範億載規模萬古為述者之冠冕實後
 來之龜鑑既而馬遷史記班固漢書繼聖而作抑
 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經次云三史故經
 史之日於此分焉嘗試言之曰經猶日也史猶星
 也夫日流景則列星寢耀桑榆既夕而辰象粲
 然故史漢之文當乎尚書春秋之世也則其言淺
 俗涉乎委巷垂翅不舉憑籥無聞逮於戰國已降
 去聖彌遠然後能露其鋒穎倜儻不羈故知人才
 有殊相去若是校其優劣詎可同年自漢已降幾

才優劣論

此馬有功於
紅術而以為
立維罪人認
矣

蘇張等傳多
本國策恐未
是史記中勝
場陳項諸篇
仍宜歸美史
記

將千載作者相繼非復一家求其善者蓋亦無幾矣夫班馬執簡既五經之罪人而晉宋殺青又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別粹駁相懸才難不其甚乎然則人之著述雖同自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麤非類若史記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五本紀日者大倉公龜策傳固無所取焉又漢書之帝紀陳項諸篇是其最也至於淮南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足道哉豈繪事以丹青成妍帝京以山水為助故言媿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書亦工必時之異聞世無奇事英雄不作賢雋不生區區碌碌抑惟恒理而責史臣顯其良直之體申其微婉之才蓋亦難矣故揚子有云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憔悴乎觀正明之記事也當桓文作霸晉楚更盟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壞事益縱橫則春秋美詞幾乎翳矣觀子長之叙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該其文潤畧無復體統自秦漢已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至若荀悅漢紀其

史通訓故補 卷六

六

才盡於十帝陳壽魏書其美窮於三祖觸類而長他皆若斯夫識寶者稀知音蓋寡近有裴子野宋畧王劭齊志此二家者並長於叙事無愧古人而世人議者皆雷同譽裴而共詆王氏夫江左事雅裴筆所以專工中原跡穢王文由其屢鄙且幾原務飾虛詞君懋志存實錄此美惡所以為異也設使正明重出子長再生記言於賀六渾之朝書事於士于尼之代將恐輟毫柶牘無所施其德音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論得失夫叙事之體

史通訓故補 卷六

七

其流甚多非復片言所能觀縷今輒區分類聚定為三篇列之于下右叙事

北史齊高祖神武皇帝述高氏諱歡字賀六渾渤海蓊人也

補注

北史齊顯祖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武明太后孕時有赤光然室及產命之曰侯尼于鮮卑言有相子也

簡要

夫國史之美者以叙事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

斯蓋堯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
作之尤美者也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
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必尋其冗句摘其煩
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恒虛費數行
夫聚蚊成雷羣輕折軸况於章句不節言詞莫限
載之兼兩曷足道哉蓋叙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
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
治有假讚論而自見者至於古文尚書稱帝堯之
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日以

史通訓故補 卷六

六

美秀而文所稱如此更無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
者又如左氏載申生為驪姬所譖自縊而亡班史
稱紀信為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此則不言其節操
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又如尚書稱武
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剝剔孕婦左傳記
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革輅藍縷以啟山林此則
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
因言語而可知者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
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其

此體尤不可不知

別出互見則可重述前事

漢書載節史記虛天然之致不及新唐書事於前不及舊唐書此類亦多石胎仲辛四見沐浴佩玉轉增其怨不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其

讚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記之與傳並
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
見者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
須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近史紀傳欲言人居
敵不顧則先云武藝絕倫欲言人下筆成篇則先
云文章敏速此則既述才行又彰事跡也如穀梁
傳云驪姬以鴆為酒藥脯以毒獻公曰奚未驪姬
曰世子以祀故致禍於君將食之驪姬曰食自
外未嘗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墳曰脯與犬
犬斃驪姬下堂而命曰天子吾君之國子之
國也子何逆乎為君又禮記云晉將伐宋使規之
見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哭之甚哀曰宋不可伐也
此則既載事跡又載言語也又近代諸史人有行

史通訓故補 卷六

六

事美惡者皆已具其紀傳中續以贊論重述前事
此則近有事跡紀傳已書贊論又載但自古經史
春秋史記迄于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但自古
經史通多此類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唯左正明
此也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
字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
為敏夫以鈍者稱敏魯人謂鈍人也則明賢達所
嗤此為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夫聞之隕
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畧求
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為省字也其反於是者若公

子元優勝而劣顯然亦不可相無後所謂字雙句偶者何皆理書于篇中透掩

其義理使不得曲暢耳不可謂顯

篇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古者行人出境以詞令為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為主况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勵精雕飾傳諸諷誦者哉自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言盡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極必撻以尤最不知何者為先然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夫能畧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

史通訓故補 卷六

三

而巨細成該片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昔古文義務却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夏書云啓呱呱而泣予不子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濶畧而語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為之者方覺其難固非雕虫小技所能斥非其說也既而正明授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為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

衛國忘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則有使婦人飲之酒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援廟楫動於薨師人多寒王撫而巡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骨觀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植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睢水為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

史通訓故補 卷六

三

則其例也自茲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為文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者輒足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為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承祚受責于少期魏志鄧哀王傳容貌姿美一類之言而分以為三子昇取譏於君懋王劭齊志亦叙事之一病也非不幸也蓋邢子才不得掌與魏之書悵快温子非亦若此而撰永安記率是六言作者言雖簡畧理皆要害故能踈而不遺儉而無闕譬如用奇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功也若

才乏雋穎思多昏滯費詞既甚叙事纒周亦猶售
缺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買遷之價也然則史漢已
前省要如彼國晉已降國謂三國志也煩碎如此
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惡夫讀古史者閱其章句皆
可詠歌觀近史者得其緒言直求事意而已是則
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推揚而其理自見矣

春秋左傳宣公十六年晉士會帥師滅赤狄氏
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王以穀冕命士會將
中軍且為太傅于是晉國之盜奔于秦
春秋左傳僖公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
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志亡
春秋左傳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齊陳宋人請于

史通訓故補

卷六

五

陳以路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屏革裹之此
及宋手足皆見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十一月嘗于太公之
廟慶舍淮事樂為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作亂
王何以戈擊慶舍解其左肩舍猶援廟楹動于
甕以俎室殺之而後死
春秋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伐蕭蕭潰申公巫
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撫而勉之三軍之士
皆如挾纊
史記韓信度上不我用即亡蕭何聞信亡不及
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
失左右手
史記高祖二年叔諸侯兵入彭城項羽聞之引
兵去齊從魯出胡陵至蕭與漢大戰彭城靈壁
東澗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澗水為之不流
鄒子曰董仲舒勤學三年不窺園乘馬不知牝
史記汲鄭傳贊始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

即前所補
亦後宋錄
此戶之靈能
也

門外可設雀羅

妄飾

昔文章既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婉賢愚草木以方
男女詩人騷客言之備矣洎乎中代其體稍殊或
擬人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當漢氏之臨天
下也君實稱帝理異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魯衛而
作者猶謂帝家為王室公輔為王臣磐石加建侯
之言帶河申俾侯之稱而史臣撰錄亦同彼文章
假託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降及近

史通訓故補

卷六

五

古彌見其甚至如諸子短書雜家小說論逆臣則
呼為問鼎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
昧帝王兆跡必號龍飛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
異乎游夏措詞南董顯書之義也如魏收代史吳
均齊錄或牢籠一世或苞舉一家自可申不刊之
格言弘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
百牢均叙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吳徵魯
賦禹計塗山持彼往事用為今說置於文章則可
施於簡冊則否矣亦有方以類聚譬諸昔人如王

隱稱諸葛亮挑戰冀獲曹咎之利崔鴻稱慕容冲
見幸為有龍陽之姿其事相符言之謹矣而盧思
道稱邢邵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李
百藥稱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以
加也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學必辯而
非當者矣昔禮記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
叙新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軼當作
子長所書魯始為髻工明是記河橋可作元凱取
驗於毛詩男子有笄伯支遠徵於內則即其事也

史通訓故補

卷六

三

案裴景仁秦記稱符堅方食撫盤而詬王幼齊志
述受紇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鸞撰以新史重
規則其舊錄乃易撫盤以推案變脫帽為免冠夫
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
從雅言欲令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
有異又自雜種稱制充叔神州事異諸華言多孔
醜至如翼捷魏道武所諱黑獺周文帝本名而伯
起革以他語德茶闕而不載蓋龐降蒯躡字之嫌
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舊事例以三史傳諸五經

史通訓故補
卷六

未聞後進談講別加刊定况愁山之犢彰於載識
杜臺外齊志載識云首河邊之狗著於詠詠齊志
牛入西谷逆特上齊王
載詠詠狗頭團圍明如日月難為益藏此而不書
河中以狗子破爾苑
何以示後亦有氏姓本復滅省從單或去萬而留
千或存扶而除厚求諸自古罕聞茲例昔夫子有
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為務必藉於文自五經
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
者有異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彫彩或
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

史通訓故補

卷六

三

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於鶩者也
魏書楊帝初封代王至道武登國改稱魏王太
武真君十一年宋將王玄謨攻滑臺車駕南伐
宋文帝使獻百牢貢其方物
春秋左傳哀公七年公會吳于郕吳未徵百牢
子服景伯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
身不可以後宋且魯半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
不亦可乎
春秋左傳高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漢書春秋諸葛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
戰辛昆持節制之
前漢書項羽彭越等攻下梁地謂大司馬曹
參曰諱守成舉即漢欲挑戰慎毋與戰勿令得
東而已羽行漢果使人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
辱之大司馬怒渡兵記水卒半渡漢擊大破之
晉書初行堅滅燕慕容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
有殊色堅納之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

幸之戰國策龍陽君謂魏王曰以臣之凶惡也而得為王拂枕席夫四海之內美人多矣聞臣之得幸于王也舉國震而趨矣

北史邢邵養孤子怨怒愛持深在兗州有都信云怨疾使憂之廢寢食及卒痛悼雖甚竟不再

東門吳以選所末有也

列子東門吳子死不哭其相曰公之愛于天下無有今死而不哭何也吳曰我嘗無子無子時無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同吾何哭

南史陳將吳明徹寇齊齊遣尉破胡援秦州與王琳共為經畧還至彭城明徹圍之城陷琳被殺吳者無如雷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無以加焉

前漢書李將軍黃者隴西成紀人也匈奴號之為飛將軍從衛青擊匈奴失道自到廣軍士大前一軍皆哭高祖八年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

史通訓故補 卷六

末

稽歸其縣縣給衣衾棺槨具祀以少牢長吏視葬應劭注稽小棺也史記不載此事

春秋左傳襄公四年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滅孫然救鄆侵邾敗于狐駘魯人逆喪者皆擊魯于吳手始擊

晉書杜預以孟津渡險常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當平津議者以殷周所都歷賢聖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寮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

北史劉芳字伯支彭城人篤志典墳王肅至北未及相會芳孝文宴羣臣于華林齋語次云古者惟婦人有笄男子則無芳云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纒笄總以茲而言則男子有笄明矣帝稱善久之

秦記符堅討姚萇于北地斷其運水之路人有渴死者俄而降雨于萇營中水深三尺周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于是萇軍大振堅方食撫

盤而詭曰天其無心何故降澤賊營

北史方侯洛字受洛千齊神武以其父晉老親扶上馬洛免冠稽首領出死力

北史魏昭成皇帝諱什翼犍道武諱珪此云翼健道武所諱誤

北史周太祖文皇帝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郡武州人

春秋左傳八樽一曰麗降

國語單襄公曰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臂以黑曰使有晉國三而界羅之孫故名之曰黑臂於今再矣

補注

晉陽秋高亮冠于郡據渭水南亮雖挑戰或遺高祖巾幗巾幗婦女之飾欲以激怒冀獲曹

谷之利

漢書高帝本紀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棺應劭曰棺小棺也字從木又史記田單傳其人以輜折車敗郭璞曰輜車軸也字從車此宜從木史通

史通訓故補 卷六

末

誤

左傳衛莊公名蒯瞶晉文公名重耳又史記刺客傳有趙人蒯瞶

孫 端紱佩章 授 景緯揆基

史通訓故補卷之六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七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註

海虞顧鎮備九叅訂

休寧汪良受修潔同訂

品藻第二十三

蓋聞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薰蕕不同器臬鷲不比翼若乃商臣冒頓南蠻北狄萬里之殊也伊尹霍光殷年漢日千載之隔也而世之稱悖逆則云商冒論忠順則曰伊霍者何哉蓋厥跡相符則雖隔史通訓故補卷七

越為偶奚必差肩步武方稱連類者乎史氏自遷固作傳始以品彙相從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鮮求其具體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韓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紹無聞二錄豈非韓老俱稱述者書有子名董表並曰英雄生當漢末用此為斷粗得其倫亦有厥類眾夥宜為流別而不能定其同科申其異品用使蘭艾相雜朱紫不分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案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甚

古今人表班氏之惡直同

於城六台者馬得免於紙

高其義甚愜及至篇中所列奚不類於其叙哉若孔門達者顏稱殆庶至於他子難為等差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伯牛仲弓並在三等也有並在第求諸折中厥理無聞又楚王過鄧三甥三甥欲殺之甥甥甥鄧侯不許卒亡鄧國今定鄧侯入下愚之上即第夫寧人負我為善獲戾持此致尤將何勸善如謂小不忍亂大謀失於用權故加其罪是則三甥見幾而作決在未萌自當高立標格實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鄰伍列在中庸下流而

史通訓故補卷七

已哉三甥皆在又其叙晉文之臣佐也舟之僑為上陽處父次之士會為下舟之僑在第三等陽處父在第四等士會在第五其述燕之賓客也高漸離居首荆軻亞之秦武陽居末高漸離在第五等荆軻在第六等秦武陽在第七等斯並是非替亂善惡紛拏或珍瓊甌而賤璫璣或策駑駘而捨騏驥以茲為監欲誰欺乎又江充息夫躬讒諂惑上使禍延儲后毒及忠良論其奸凶過於石顯遠矣而固叙之不列佞幸楊王孫裸葬悖禮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無他事而與朱雲同列冠之傳首不

秋胡妻不允
賢得之過耳
其非景下之
排推余不學
可謂身之察
察不受物之
沈沒者夫謂
之頑悍母乃
久信

其穢歟若乃旁求別錄側窺雜傳諸如此繆其累
實多案劉向列女傳載魯之秋胡妻者尋其始末
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
於古治殉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強梁之
悍婦輒與貞烈為伍有乖其實者焉又嵇康高士
傳其所載者廣矣而顏回蘧瑗獨不見書蓋以二
子雖樂道遺榮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
也至如董仲舒揚子雲亦鑽仰四科驅馳六籍漸
孔門之教義服魯國之儒風與此何殊而並可甄

史通訓故補 卷七

三

錄夫回瑗是棄而揚董獲昇可謂識二五而不知
十者也爰及近代史臣所書求其乖失亦徃徃而
有借如陽瓚效節邊城捐軀死敵當有宋之代抑
劉卜之徒歟劉謂劉康祖而沈氏竟不別加標榜
唯寄編於索虜篇內紀僧珍砥節礪行終始無瑕
而蕭氏乃與羣小混書都以恩幸為目王頰文章
不足武藝居多躬詣戚藩首階逆亂撰隋史者如
不能與臬感並列隋世皆謂楊即宜附出楊諒傳
中輒與詞人共編隋世列王頰吉士為伍凡斯纂

錄豈其類乎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
失之宰我光武則受誤於龐萌曹公則見欺於徐
當作邈列在方書惟善與惡昭然可見不假許郭
之深鑿裴王之妙唇而作者存諸簡牘不能使善
惡區分故曰誰之過歟史官之責也夫能口申藻
鏡區別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
差有叙則懲惡勸善永肅將來激濁揚清鬱為不
朽者矣

春秋左傳初楚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子上也
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非聽既

史通訓故補 卷七

四

又欲立職而然商臣以官甲圍王王繼
前漢書頭曼單于立太子曰冒頓後愛閼氏生
少子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于
月支冒頓亡歸射殺頭曼而自立
前漢書古今人表有上中下三科上上上中至
下下凡九等
春秋左傳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
止而享之膳甥雖甥養甥請殺之祁侯弗許曰
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
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楚子伐祁侯之
春秋左傳舟之僑號大夫奔晉文公立為戎右
城濮之戰舟之僑先隨秋七月丙申振旅凱以
入於晉晉侯之僑以狗
春秋左傳文公五年陽處父聘于衛甯處從之
及而還其妻問之曰以劉商書曰沉潛則克
高明則克夫子一之其不沒乎
史記秦并天下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
離變名姓為人傭始皇聞而赦之乃矐其目使

史通訓故補

卷七

五

擊筑稍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被誅
 史記荆軻者衛人為燕太子丹報秦獻燕督亢
 之地圖窮而匕首見秦王驚自引去軻被殺
 史記荆軻之報秦也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
 三殺人不敢忤視乃令舞陽為副武陽史記
 作舞陽
 前漢書江充字次通邯鄲人歷官水衡都尉後
 為使者治巫蠱為灰太子所誅太子兵與逃至
 湖陰自經死
 前漢書息夫躬字子微河陽人以告東平王雲
 祝詛事封宜陵侯後以祝盜為人所告逮係志
 死
 前漢書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坐法廢刑元帝時
 為中書令初元中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建言宜
 罷中書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與顯忤後陷望
 之自發堪更生廢不復用
 列女傳魯秋胡潔婦者秋胡子之妻娶五日而
 官于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道傍採桑婦人悅
 而以金挑之不受歸家奉其金遺母婦至則向
 採桑者也婦曰去親五年及還當見親戚今乃
 悅道傍婦人而下子之裝以與之是忘母不孝
 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投河而死
 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
 無禮晏子言于公餽之以二桃曰計功而食接
 與疆爭功而餽自刎死冶曰二子死之治獨不
 建亦刎而死
 後漢書孝女曹娥上虞人父盱為巫迎神溺死
 不得其尸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旬有七日遂投
 江而死
 宋書王景度為東郡太守守滑臺成主虜悉力
 攻滑臺城東北崩壞景度出奔司馬陽贊堅守
 不動眾潰抗節不撓為虜所殺
 南史劉康祖彭城人歷官左軍將軍文帝北
 伐康祖率豫州軍出許洛至壽昌為魏永昌王
 所圍康祖中流矢死魏人傳其首面如生
 南史卜天與餘杭人元嘉中為廣威將軍元凶

史通訓故補

卷七

六

入弒舊將羅訓等皆望風屈謝天與不暇被甲
 疾驅出戰手射劬于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
 乃見殺
 南史紀僧珍丹陽人容貌言吐雅有士風齊明
 帝時兼司農出為廬陵內史卒于官
 北史王顯字景文太原人梁將王僧辨之子入
 隋投漢王諒府參軍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
 相次廢黜諒有異志顯陰勸諒繕甲兵及文帝
 崩諒遂反多顯之計也兵敗自殺隋書列孝行
 傳
 隋書楊玄感楚公楊素之子以父軍功位柱國
 煬帝征遼東令於黎陽督運遼謀反兵敗自殺
 隋書楊諒字德章文帝之子開皇元年立為漢
 王文帝崩使屈突通徵之不赴遂反楊素擊之
 兵敗降以幽死
 魏志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太祖表紹皆與
 邈交太祖征陶謙勅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
 及還垂泣相對其親如此後陳宮說邈舉兗州
 迎呂布邈遂叛故評云昔漢光武謬于龐萌近
 魏太祖亦蔽于張邈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此張
 邈非徐邈也其徐邈字景山蜀人魏國初建為
 尚書郎以醉酒免無見欺事
 後漢書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好人倫多所
 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皆顯名于世與郭有道
 齊名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
 晉書裴楷與王戎俱為吏部郎楷有知人之鑒
 鍾會山濤皆所賞識文皇輔政鍾會薦之曰裴
 楷清通王戎簡要
 補注
 漢書霍光字子孟為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
 少主封博陸侯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光承皇
 太后詔迎昌邑王賀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
 大司農田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
 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即與羣臣具
 白太后乃詔賀歸昌邑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

史人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明周守藏室之
 其所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莫知
 學而其師本于黃老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
 用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寡人得見此與之
 遊死不恨矣因急攻韓王延遣非至秦秦王
 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買毀之下吏治非李斯使
 人遺非藥使自殺
 魏志董二袁別傳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袁
 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並見前
 春秋左傳信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師還濟河
 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注曰士會隨武子士為
 之孫又文公六年晉襄公卒使先蔑士會如秦
 逆公子雍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晉敗秦
 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又十三年晉人
 患秦之用士會也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誘
 士會履士會之足于朝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

史通訓故補 卷七

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乃行
 漢書楊胡朱梅云傳揚王孫者孝武時人學黃
 老之術家業千金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終命
 子歲葬朱雲字游魯人也元帝時五鹿充宗貴
 幸為梁邱易諸儒莫能與抗會有烏雲者召入
 論難連拉五鹿君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
 雲折其角至成帝時上書求見願賜尚方劍斬
 安昌侯張禹上大怒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
 折年七十餘終于家
 漢書董仲舒廣川人天子以為江都相復使相
 膠西王壽終于家揚雄傳雄字子雲蜀郡成都
 人為經莫大于易故作太元傳莫大于論語
 作法言王莽時台為大夫年七十二天鳳五年
 卒

直言第二十四

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
 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
 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趨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
 跡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
 鉤反封侯故能順從以保吉不違忤以受害也况
 史之為務申以勸誠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
 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
 惡名被於千古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夫為於可為
 史通訓故補 卷七

之時則從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
 不隱趙盾之為法受屈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
 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弒馬遷
 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
 身膏斧鉞取笑於當時或書填坑窖無聞於後代
 夫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
 匪躬之節益亦難矣是以張儼發憤私存嘿記之
 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茲避禍幸獲而全
 是以驗世途之多隘知實錄之難遇耳然則歷考

三劬創折行
命由壻間皇

而列之南董
誠所未喻

前史徵諸直詞雖古人糟粕真偽相亂而披沙揀
金有時獲寶案金行在歷史氏尤多當宣景開基
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
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無言于寶
虞預各栖毫而靡述至習鑿齒乃申以死葛走生
達之說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始雪考斯
人之書事蓋近古之遺直歟次有宋孝王風俗傳
王幼齊志其叙述當時亦務在審實案于時河朔
王公箕裘未隕鄴城將相薪構仍存而二子書其

史通訓故補

卷七

九

所諱曾無憚色剛亦不吐其斯人歟蓋烈士殉名
壯夫重氣寧為蘭摧玉折不為瓦礫長存若南董
之仗氣直書不避強禦章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
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于今
稱之與夫王沉魏書假回邪以竊位董統燕史持
誦媚以偷榮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
也

後漢書順帝之世京都童謡曰直如弦死道邊
曲如鉤反封侯
春秋左傳宣公二年趙盾攻靈公于桃園宣子
未出山而從太史書曰趙盾執其君宣子曰不

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
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
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
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莊公太史書
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
人其弟又書其君崔子殺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
以徃聞既書矣乃還
吳志孫亮即位諸葛恪表章昭昭以和未即帝位宜
書後孫皓欲為父和作紀昭昭以和未即帝位宜
昭昭見責怒收昭昭付獄華嚴連疏救之不許
昭昭遂誅
魏書崔浩字叔深清和人監秘書事與高允等
著國紀叙成國書三十卷時太原閔堪趙郡邦
顯在爾路北人咸惡忌毒構浩于帝真君十一
年被誅即史以下皆死
吳錄張儉字子節吳人以博文多識拜大鴻臚

史通訓故補

卷七

十

作然記行于世
晉書孫盛撰陽秋桓溫見之謂盛子曰枋頭誠
為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
若門戶事或謂于向或說流請為百口計盛大
怒諸子遂竊改之或為兩定本奇于慕容嵩太
元中孝武將求異書始于遠東得之以相考校
多有不同遂兩存
蜀志建興十二年諸葛亮悉大眾出與司馬宣
王對於渭南習鑿齒漢晉春秋諸葛亮卒楊儀
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馬儀反儀
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于是儀結陣而
去百姓為之謗曰死諸葛走生仲達
魏氏春秋帝自將元從僕射李昭等下凌雲臺
道仗自出討父王習鑿齒漢晉春秋帝見成權
日去不勝其忿乃自出討父王賈充逆帝戰于
南閣下成濟問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當殺汝
等正為今日濟即前刺帝及出于背于寶晉紀
充曰公畜養汝等為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濟曰

然乃抽戈犯陣則犯陣之言乃干寶也
晉書王沉正元中與荀顛阮籍共撰魏書多為
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

史通訓故補

卷七

士

小人而東君
子之器其端
胸不勝任之
身必有自然
流露者非作
史者四筆也

曲筆第二十五

肇有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疎既
辨其差有別蓋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
畧外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自茲已降率由
舊章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
而名教存焉其有舞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
預毀辱相凌子野休文釋紛相謝用捨由乎臆說
威福行於筆端斯乃作者之醜行人倫所同疾也
亦有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為私惠

史通訓故補 卷七

士

或誣人之惡持報已讐若王沉魏錄濫述貶甄之
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
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
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然則史之不直代有其
書苟其事以彰則今無所取其有往賢之所未察
來者之所不知今畧廣異聞用標先覺案後漢書
更始傳稱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羣臣羞
愧流汗刮席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
容報讐避難綠林名為豪傑安有貴為人主而反

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諛
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史出於東觀
或明帝所定或馬后攸刊而炎祚靈長簡書莫改
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偽錄者矣陳氏國志劉後主
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案黃氣見於秭歸羣
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
若史官不置此事安得從而書之一作此事蓋由何從而書
父辱受髡故加茲謗議者也古者諸侯並爭勝負
無恒而他善必稱已惡不諱逮乎近世無聞至公

史通訓故補 卷七

七

國自謂為我長家相謂為彼短而魏收以元氏出
於邊裔見侮諸華遂高自標舉比桑乾於姬漢之
國曲加排抑同建業於蠻貊之邦夫以敵國相讎
交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致誣列諸細素實一作難
為妄說苟未達此義安可言於史耶蓋霜雪交下
始見貞松之操國家喪亂方見忠臣之節若漢末
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母王齊興而有劉秉袁
榮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
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

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
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
之下矣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諸史皆貞觀年中
羣公所撰近古易知情偽可求至如朝廷貴臣必
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為而訪彼流俗詢
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寔昔秦人不死驗符生
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
豈獨於今哉蓋史之為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瘴惡
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但古來

史通訓故補 卷七

七

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是以隱侯宋
書多妄蕭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齊宣覽而
無譏故令史臣得愛憎由己高下在心進不憚於
公憲退無媿於私室欲求實錄不亦難乎嗚乎此
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

晉書虞預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
訪于王隱虞預隱所著書竊寫之更疾隱形於
言也預族交結權貴其為朋黨以斥隱隱竟
不從義師故也約惟徒疏謝之請兩釋焉
魏志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漢太保甄邯後初歸

袁紹中子熙冀州平文帝納后子毅後失意有
 怨言帝怒賜死
 晉書或云丁庶丁儀有成名于魏陳壽謂其子
 曰可兒不為立傳
 後漢書劉玄字聖公弟為人所殺聖公結客欲
 報之客犯法聖公避吏于平林史係聖公父子
 張聖公詐死使人持喪歸春陵因自逃匿後平
 林兵起聖公往從之是時光武及兄伯升亦起
 春陵四月破王莽兵號聖公為更始將軍因立
 為天子陳兵大衆更始即位南面立朝羣臣
 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
 後漢書齊武王繆子伯升光武長兄也王莽末
 起兵自號柱天大將軍更始即位拜大司徒封
 漢信侯及伯升拔宛光武破王尋王邑兄弟威
 名益盛更始若臣忌而害之
 後漢書明帝永平十五年春行幸東平帝以所
 作光武本紀示東平王蒼蒼因上光武受命巾

史通訓故補 卷七

與頌
 後漢書明德馬后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永平
 三年立為后明帝崩肅宗尊為皇太后后自撰
 顯宗起居注
 蜀志先主章武二年六月黃氣見秭歸十餘里
 中廣數十丈
 漢晉春秋後主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
 鳥從江南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十數
 晉書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
 父亦坐被髡壽為馬謖又性壽壽為亮立傳云亮
 將畧非其所長言曉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
 此少之
 後漢書獻帝建安五年正月車騎將軍董承備
 將軍王服越騎校尉封緝受密詔誅曹操事洩
 操殺承等夷二族
 宋書袁粲初名慧孫慕荀奉倩為人改名粲字
 景倩陽夏人粲官作中齊高帝蕭道成功成既
 重天命有歸象以身受顧命謀誅之事收謂其

子曰本知一水不能止大厦之崩但名義至此
 耳遂父子并受害
 宋書袁粲拔石頭反尚書令劉乘黃門侍郎劉
 述等率眾赴之蕭道成遣戴僧靜陷石頭斬粲
 于城內乘等踰城走擒之并赴誅

補注
 蜀志後主傳景耀元年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
 赦改元又評曰國不置史注記無官一篇之中
 前後泰錯此攻子元所譏言無準的事成首鼠
 者也
 魏志武帝紀建安二十三年漢太醫令吉本與
 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攻許煥丞相長史王
 必營必與嚴匡討斬之
 魏志母丘儉傳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為鎮東
 將軍正元二年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
 王移諸郡國與文欽舉兵反欽敗儉走慎縣裁
 水邊草中郡民張屬射殺之
 北史王雄傳雄字教萬以父功授柱國大

史通訓故補 卷七

將軍益州總管隋文帝輔政議以父子受國恩
 將圖匡復遂舉兵文帝使梁睿討之謙敗奔新
 都縣令王寶執而斬之
 北史尉遲迥傳迥字薄居羅代人也其先魏之
 後別號尉遲部因而氏焉父俊兜尚周文帝好
 昌樂大長公主生迥迥有大志好施愛士以平
 蜀功授都督益州等十八州諸軍事大司
 馬尋鎮龍右宣帝崩迥以隋文帝常權將國慕
 奪遂舉兵文帝使韋孝寬討之迥敗自殺

鑒識第二十六

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蓋三王之受謗也值魯連而獲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見詆斯則物有恒準而鑒無定識欲求銓覈得中其惟千載一過子况史傳為文淵源廣博學者苟不能探賸索隱攷遠鈞深鳥足以辯其利害明其善惡觀左氏之書為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於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傳夫以正明躬為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並史通訓故補卷七

卷七

七

生論才則同體一作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茲親受者乎加以二傳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膏肓墨守乃腐儒之妄述賣餅大官誠智士之明鑒也逮漢史繼作踵武相承王充著書既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又劣固而優遷王充謂彪文義決備紀事詳遠觀者以為甲以太史公為乙也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之才優劣多以班為勝余以為史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叙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然此二書雖互有修短遜有得失固之不如必矣

以人排本有若見於孟子安得斥其為

而大抵同風可為連類張晏云遷沒後亡龜策日者傳褚先生補其所缺言詞鄙陋非遷本意案遷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稱虞舜見阨遂匿空而出宣尼既歿門人推奉有若其言之鄙又甚於茲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劉執思商榷漢史雅重班才唯譏其本紀不列少帝而輒編高后案弘非劉氏而竊養漢宮時天下無主呂宗稱制故借其歲月寄以編年而野鷄行事自具外戚譬夫成為孺子史刊攝政之年厲亡流彘歷紀共和之史通訓故補卷七

卷七

六

日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傳班氏式遵曩例殊合事宜豈謂雖濬發於巧心反受嗤於拙目也劉祥撰宋書序錄歷說諸晉史其畧云法盛中興荒拙少氣王隱徐廣淪溺罕華夫史之叙事也當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矣必令同文舉之含異等公幹之有逸如子雲之含章類長卿之飛藻此乃綺揚繡合彫章綵綵欲稱實錄其可得乎以此詆訶知其妄施彈射矣夫史之曲筆偽書不過一二語其負罪為失已多而魏收

于論古然以私心僥倖其其竟歸之禪讓亦緣不操行事而統之

雜以寓言殆將過半固知倉頡以降罕見其流而李氏齊書稱為實錄者何也蓋以重規亡考未達伯起以公輔相加字出大名事同元歎既無德不報故以虛美相酬然必謂昭公知禮吾不信也語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如王劭之抗詞不撓可以方駕古人而魏收持論激揚稱其有慚正直夫不彰其罪而輕肆其誅此所謂兵起無名難為制勝者尋此論之作蓋由君懋書法不隱取咎當時或有假手史臣以復私門之耻不然何惡直醜正盜

史通訓故補 卷七 九

憎主人之甚乎陸儼山校本夫史之曲筆至此一史也之下依檢夫人蔡興時也窮達命也而書之宋本仍在此篇為用亦復如是蓋尚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傳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晉年踰五百其書隱沒不行於世既而梅氏寫狀一作杜侯訓釋然後見重一時擅名千古老經撰於周日莊子成於楚年遭文景而始傳值嵇阮而方貴若斯流者可勝紀哉故曰廢興時也窮達命也適使時無識寶世缺知音若論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

逝將煙燼火滅泥沉雨絕安有歿而不朽揚名於後世者乎

文選曹植與楊修書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昔五伯干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魏岑履幹善公羊春秋時鍾繇好左氏以左氏為大官厨公羊為賈誦家數與翰會析析長短孫善持論而翰訥口孫時無以應繇曰公羊高竟為左正明服矣翰曰直故吏為明公服耳公羊未肯也

晉書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鄉人累遷尚書郎嘗論班固優劣又以魏武不反劉備樂毅城于諸葛詞多不載

北史劉執思渤海人仕齊位國子博士荀悅漢紀呂后名雉諱維之字曰野鷄惠帝立呂后以魯元公主女為惠帝后無子呂后取後

史通訓故補 卷七 十

宮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四年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呂后廢之立恒山王為帝大臣迎立代王是為文帝大臣等誅恒山王

史記武王崩太子誦代立是為成王成王少周公攝政當國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

南史劉祥字顯微穆之之孫也齊建元中為正員郎承明中撰宋書譏斥禪代王儉案以啟開上衡而不同後以積過徙廣州卒

南史徐廣字野民東莞人晉孝武時為秘書郎撰晉記四十二卷義熙十三年成表上之

後漢書孔融字文舉劉公幹云孔卓卓信舍

文選文帝與吳質書公幹有逸氣但未通乎

北史李百藥字重規父德林字公輔初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神識度大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相按左傳魏大名也故云字上大

名百藥著齊書

江表傳顧雍從蔡伯喈學敏而易教伯喈貴異
之曰卿必成名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
名又吳錄雍字元歎言為蔡邕所嘆因以為字
晉書古文尚書燕曹以授汝南梅賾賾字仲真
為豫章內史
晉書杜預著左傳集解行于世
世說王充著論衡成中土未有傳者蔡中郎到
江東得之但秘玩以為談助及北還諸公覽其
談更遠檢求帳中果得論衡一部
後漢書張衡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
極道數與五經相擬漢四百歲玄其興矣
補注
後漢書儒林傳何休作公羊解詁又與其師羊
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
育穀梁廢疾

史通訓故補

卷七

三

疑亦不畧

探賾第二十七

古之述者豈徒然哉或以取舍為難或以是非相
亂由是書編典誥宣父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
其義夫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指歸則難以
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
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為繆也不亦甚乎昔夫子之
作魯史學者以為感麟而作案子思有云吾祖厄
於陳蔡夫以彼聿脩傳諸貽厥欲求實錄難為爽
誤是則義包微婉因攫毒而叛詞時逢西狩乃泣

史通訓故補

卷七

三

麟而絕筆儒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為自反
袂拭面稱吾道窮然後追論五始定名三叛此豈
非獨學無友孤陋寡聞之所致邪孫盛稱左氏春
秋書吳楚則畧荀悅漢紀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賤
夷狄而貴諸夏也案春秋之時諸國錯峙關梁不
通史官所書罕能周悉異乎炎漢之世四海一家
馬遷乘傳以求自古遺文而州郡上計皆先集太
史若斯之備也况彼吳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
去彼魯邦尤為迂濶工明所錄安能備諸且必以

蠻夷而固畧也。若駒支預於晉會。長狄埋於魯門。葛盧之辨牛鳴。鄒子之知鳥職。斯皆邊隅小國。人品最微。猶復收其瑣事。見於方冊。安有主盟上國。勢迫宗周。爭長諸華。威陵強晉。而可遺之者哉。又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槩。夷夏皆均。是非獨畧胡鄉。而偏詳漢室。盛既疑正。明之擯吳楚。遂誣仲豫之抑匈奴。可謂強秦庸音。特為足曲者也。蓋明月之珠。不能無瑕。夜光之璧。不能無類。故作者著書。或有病累。而後生不能詆訶其過。

史通訓故補 卷七

三

又更文飾其非。遂推而廣之。強為其說者。蓋亦多矣。如葛洪有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為居高位者。非開有德也。案史之於書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闕。尋遷之馳騫。今古上下。數千載。春秋已往。得其遺事者。蓋惟首陽山之二子而已。然適使夷齊生於秦氏。死於漢日。而乃升諸傳首。庸謂有情。今者考其先後。隨而編次。斯則理之常也。烏可怪乎。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推為傳首。

司馬遷述其父談之論六家若先黃老至其於志遠引董子語則一歸六經之旨矣至仲尼于世家史記荀子中論而荀氏列傳于五子為主其識可謂卓絕而蒙先黃老後六經之謂于千古究哉

若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過。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類。同在一科。而乃異其篇目。各分為卷。又遷之紕繆。其流甚多。夫陳勝之為世家。既云無據。項羽之稱本紀。何必有憑。必謂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書違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奸雄。而退處士。此之乖刺。復何為乎。隋內史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刊之國史。以為格言。案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

史通訓故補 卷七

五

禍干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為國好奢。忍害賢良。踈忌骨肉。而壽評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主地居漢宗。仗順而起。夷險不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輩秦繆。楚莊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短。是則以魏為正朔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僭偽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向劉。踈魏而親蜀也。陳壽上諸葛亮集表夫無其文。而有其說。不亦憑虛亡是者邪。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

以魏為偽國者此葦定邪正之途明逆順之理爾而檀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瞻烏防茲逐鹿歷觀古之學士為文以諷其上者多矣若齊倫失德豪士于焉作賦賈后無道女史由之獻箴斯皆短什小篇可率爾而就也安有變三國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諸千載而藉其權以濟物取誠當時豈非勞而無功博而非要與夫班彪王命一何異乎求之人情理不當爾自二京版蕩五胡稱制崔鴻鳩諸偽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又恐識者尤之未敢出行於外案于時中原乏主海內橫流逃彼東南更為正朔適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非其議安得以偽書無錄而猶罪歸彥鸞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宦吳朝故情私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廣固委質慕容何得書彼南燕而與群胡並列愛憎之道豈若是邪且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為主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

史通訓故補 卷七

孫劉皆宗魏世何止獨遺其事不取其書而已哉但伯起躬為魏史傳列島夷不欲使中國著書推崇江表所以輒假言崔志用紆魏羞且東晉之史宋齊之書考其所載幾三百篇而偽邦增籍僅盈百卷若使收矯鴻之失南北混書斯則四分有一事歸江外非惟肥瘠非類眾寡不均兼以東南國史皆須紀傳區別茲又體統不純難為編次者矣收之矯妄其可盡言乎于是考眾家之異說參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懷枉申探賸或妄加向背輒

史通訓故補 卷七

有異同而流俗腐儒後來未學習其狂狷成其註誤自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銘諸舌端以為口實惟智者不惑無所疑焉
出氏春秋孔子窮乎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孔子望見四攬其甕中而食之食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不潔而後饋明對曰不可向者糝入甕中魚食不祥回櫻而飯孔子曰弟子記之孔子曰人固不易矣春秋左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于鉅野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史記太史公自序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春秋觀孔子之遺風過梁楚以歸
春秋左傳文公十一年曠瑞侵齊遂伐我冬十

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當父終甥。格其喉。以
 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以命宣伯。
 後漢書。獻帝自都許。守位而已。宿衛兵侍。莫非
 曹氏黨。舊又殺董貴人。帝與伏皇后。父完書。令
 密圖之。事洩。操令華歆。勒兵入宮。收后。下暴室。
 以幽崩。
 魏志。文帝築凌雲臺。身置芝池。魏氏春秋。帝侍
 諸王法峻。任城王末朝。暴薨。陳王及白馬王彪。
 欲同路東歸。使者不聽。帝又以前嫌。誅丁儀等。
 并其男口。帝之猜忍。跡忌。皆此類也。
 晉書。習鑿齒傳。是時桓溫觀。非望。鑿齒在郡。
 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于
 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雖受漢禪。尚為篡
 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凡五十四卷。
 晉書。齊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陸機惡之。作
 豪士賦。以刺冏。不之悟。而竟以敗。非倫也。倫乃
 趙王。
 北史。崔鴻伯。父光。光祖曠。從慕容德南渡河。居
 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仕宋為樂陵太守。

史通訓故補

卷七

主

孫端綬佩章校
景緯揆基

史通訓故補卷之七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八

北平黃叔琳崑園補註

海虞顧鎮備九叅訂

德水羅以書素文同訂

模擬第二十八

夫述者相効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
 李叟。揚子雲之草玄也。師孔公符朗。則比跡於
 莊周。范曄。則參蹤於賈誼。况史臣注記。其言浩博。
 若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蓋模擬之體。厥途

史通訓故補

卷八

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
 之。蓋古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為別。必於國史所
 記。則卿亦呼為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
 地廣殷周。變諸侯為帝王。目宰輔為丞相。而譙周
 撰古史。思欲擯抑馬記。師倣孔經。其書李斯之棄
 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李斯。夫以諸侯之大夫。名
 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云
 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內大同。君靡客

舊年曰左
傳信五年春
王正月辛亥
朔日南至注

曰冬至也陰
九年三月癸
酉大雪寒
成九年二月
無冰定元年
冬十月陰
殺敵當時皆
以為災而高
之可知魯史
以冬為春以
十一月為正
聖人因之
改所謂今
之春從周
朝氏釋亦
謂夏時
謂月誤矣

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干寶撰晉紀至天子之
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
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狄滅二國君死城
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忘
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不聊
生晉師是討後子相怨而干寶晉紀云吳國既滅
江外忘亡豈江外安典午之善政同歸命之未滅
乎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諸
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

史通訓故補 卷八

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
王之月古考竹書紀年始連此義而自
古說春秋者皆妄為解釋也如曹馬受命
躬為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歷而孫威
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
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
貌同而心異也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與各
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其事也此則先
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
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

議言從已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叙事之理者
耶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且史漢
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
首已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字立政
曰師古曰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
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
蔡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
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也夫上書其
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耶以

史通訓故補 卷八

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昔謝承家語
有云蒼梧人娶妻而羨以讓其兄雖其為讓非讓
道也又揚子法言曰士有姓孔子仲尼其文是也
其質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
姓孔而字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
治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民此韓子所以著
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說也世之述者銳志
於奇喜編次古文撰叙今事巍然自謂五經再生
二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惟夫明識之士則不

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彼其所以為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玄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賤為匹夫柄皇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連類者哉蓋左氏為書叙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顰彌益其醜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蓋君父見害臣子所耻義當畧說不忍斥言故左傳叙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薨于車如干寶晉紀叙愍帝歿于平陽而云

史通訓故補 卷八

四

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畧叙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僇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徐江為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此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叔牂前稱

子產則次見國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畧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有敬道後叙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左氏與論語有叙人酬對苟非煩辭積句但是往復唯諾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畧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以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善人君子功業不書見於應對附彰其美如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隨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至蕭方等

史通訓故補 卷八

五

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雋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温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將叙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混說無取賸言如左傳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曰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至王劭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為幽州乎秋七月拜為幽州刺史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蓋文雖缺畧理甚昭著此正明之體也至如叙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

此皆省字之妙

指可掬夫不言禁舟也以及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觀其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梨血滿袖夫不言奮樂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梨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模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

史通訓故補 卷八

六

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鑒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張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袁山松云書之為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為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已還似皆未覩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晉書符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降于謝玄加散騎侍郎著符于數十篇行于世亦老莊之流

也史記李斯上蔡人從始皇定天下拜丞相二世時為趙高所陷夷三族吳志孫皓字元宗孫休卒丞相濮陽興等立之為晉所滅前漢書李陵既降虜昭帝時霍光遣任立政招陵單于置酒陵與衛律侍律起更衣立政曰吐少卿良苦霍于孟請少卿歸無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此史伊婁穆字叔于代人也歷通直散騎常侍嘗入白事周文帝望見說之曰叔于作儀同面見我矣於是拜儀同三司晉書惠帝諱鄭字彥旗武帝孫吳孝王晏之子懷帝崩即位為劉聰所執被伏春秋左傳成公七年楚子重伐鄭諸侯救鄭鄭共中侯羽軍楚師因鄭公鍾儀獻諸晉九年晉侯見而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南史江淹字徽深考城人歷官吏部尚書時魏

史通訓故補 卷八

七

遣使求婚上召太子劬以下集議眾謂宜許湛謂許之無益劬怒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韓愈色甚厲坐散俱出劬使班劍及左右推排之始于傾倒後劬行弒逆湛亦遇害春秋左傳宣公二年鄭伐宋華元禦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與入鄭師華元為鄭所獲宋人以兵車文馬贖之半入華元逃歸見叔聃曰子之馬然也晉書桓玄字敬道大司馬溫之孽子封楚王僭位劉裕討誅之晉書殷景仁陳郡長平人小字鉄初為宋武帝太尉行泰軍歷官尚書僕射南史張暢字少微宋孝武鎮彭城暢為安北長史元嘉中魏太武南征至彭城暢于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曰姓張張長史手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聲名遠聞是使春秋左傳楚武王侵隨使蓬章求成焉隨人使

少師董成闢伯比曰少師傳請蘇師以張之熊
 卒且比曰季梁在何並
 晉書慕容暉字宣英號之第二子號死即位慕
 容恪字玄恭號之第四子封太原王初建業間
 雋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所憂
 方大耳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一年七月日有食之于是
 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勞也八月
 叔輒卒
 北史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歷官幽州刺史
 累遷尚書右僕射
 春秋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六月晉師救
 鄭楚師乘晉軍桓子不心所為鼓于軍中曰先
 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北史高季式字子通太原人弟也永熙元年
 神武與爾朱兆戰于韓陵大敗之慕容紹宗引
 軍西上高季式以七騎追之夜久方還梁血滿
 袖季式歷官太常卿

史通訓故補

卷八

八

說苑子張見帝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記僕夫
 而去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
 子高好龍屋室雕文皆以寫龍于是天龍見而
 下之宛頭于楹拖尾于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
 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者也
 補注
 通考張湛注列子八卷晁氏曰鄭列禦寇撰劉
 向云終公時人學本于黃帝老子其寓言與莊
 子類
 漢書揚雄傳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
 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元有以自守
 泊如也
 春秋左傳桓公十八年公會齊侯於濼遂及文
 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誦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
 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宋書徐湛之傳湛之字孝源東海剡人拜散騎
 常侍時江湛為吏部尚書與湛之並居權要世
 謂之江徐焉二出巫蠱事發上欲廢劬賜湛死

與湛之屏人共言論或連日累夕每夜使湛之
 自乘獨統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劬旦入獄之其
 越北上與湛之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

史通訓故補

卷八

九

書事第二十九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千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伎藝殊異則書之於是採二家之所議徵五志之所取益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然必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叙沿革

史通訓故補

卷八

十

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怪異何者禮儀用捨節文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於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無闕求諸筆削何莫由斯但自古作者鮮能無病苟書而不法則何以示後蓋班固之譏司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又傳玄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

三科以旌怪異

史通訓故補

卷八

十一

則謹辭章而畧事實此其所失也尋班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彈射遞相瘡痍夫雖自卜者審而自見為難可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上知猶其若此而况庸庸者哉苟自前哲之指蹤校後來之所失若王沉孫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叙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奪述風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此其大較也必伸以糾擿窮其負累雖擢髮而數庸可盡耶子曰於予何誅於數家見之矣抑又聞之怪力亂神宣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若吞燕卵而商生啟龍箴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江使返璧於秦皇祀橋受書於漢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目為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范曄博採衆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

庠君盤秘言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又自魏晉已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嘲謔小辯嗤鄙異聞雖為有識所譏頗為無知所悅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駢蠅而踐筆畢卓沉湎左持螯而右杯劉邕榜吏以膳疵齡石戲舅而傷贅其事蕪穢其辭猥雜而歷代正史持為雅言苟使讀之者為之解頤聞之者為之撫拊一作掌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善瘴惡者也大抵近代史筆叙事為

史通訓故補 卷八

三

煩。推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發揮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凰來儀嘉禾入獻秦得若雉魯獲如麇求諸尚書春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二而已。爰及近古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益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彌少而祥彌多。政逾劣而祥逾盛。是以桓靈受祉比文景而為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而史官徵其謬說錄彼邪言真偽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長經書其

使來聘某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肅慎來庭如此之流書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若漢書載楚王筮等來朝宋書載檀道濟等來朝之類是也夫臣謁其君子覲其父抑惟常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乃若百職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

史通訓故補 卷八

三

已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贊唱為之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也。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為楚將石建之後庶謹相承此則其事尤異畧書於傳可也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子秩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乃叙其名位一二無遺此實家誥非關國史其煩四也。於

是考茲四事以觀今古足驗積習忘返流宕不歸
乖作者之規模違哲人之準的也孔子曰吾黨之
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謂矣
亦有言或可記功或可書而記闕其文傳亡其事
者何則始自太上迄于中古其間文籍可得言焉
夫以仲尼之聖也訪諸郊子始聞少皞之官叔向
之賢也詢彼國僑載辨黃熊之崇或八元才子因
行父而獲傳或五殺大夫假趙良而見識則知當
時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虞

史通訓故補

卷八

古

夏商周春秋禱祝之記其所缺畧者多矣既而汲
冢所述方五經而有殘馬遷所書比三傳而多別
列松補陳壽之闕謝綽拾沈約之遺斯又言滿五
車事逾三篋者矣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疎而
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多損此乃忘折中之宜失
灼平之理惟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

晉書傳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歷官司隸校尉
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
何名為傳子
史記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城氏之女為帝
學次妃行浴見玄鳥墮其卵取吞之因孕生契
史記周本紀昔夏有二龍止于帝廷曰余褒之

二君帝卜請其葬而藏之至厲王發而心為玄
龜後宮童去遭之笄而孕棄之宣王時諺曰棄
孤箕服實亡周國有大婦實是器者執之逃見
棄子收之奔褒褒人有罪請入之是為褒姒幽
王愛之廢申后申侯殺王
春秋左傳成公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
膚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于帝矣壞大門
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覺召桑田巫巫言如
夢曰不食新矣六月晉侯如廁陷而卒
春秋左傳初曹人或夢求君子立于社宮而謀
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曰必去之及曹伯陽即
曰我死爾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
位好田弋曹邲人公孫彊獲白雁獻之悅之使
為司城以聽政邲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于曹
伯乃背晉而干宋哀公八年宋人滅曹
史記張良亡匿下邳遊圯上有父老墮其履圯
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彊忍下取履
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

史通訓故補

卷八

五

笑而去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夜
半往老父來曰讀此則王者師矣旦日視其書
乃太公兵法也
後漢書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陳氏
相氏鄢氏未有君長乃共擗劍于石穴約能中
者為君巴氏子務相獨中之又各乘土船約能
浮者為君惟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康君
晉書王忠正始中為司農性惡嘗執華作書蠅
集筆端驅去復來思志怒自起逐蠅還取筆掃
踏壞之
晉書畢卓字義世新蔡州陽人為吏部郎飲酒
廢職嘗謂人曰右手持杯左手持螯拍浮酒船
中便足了一生
宋書劉邑穆之之孫也襲爵南康公邑性嗜食
蔬茹以為味似鯁魚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
有罪無罪連與鞭瘡者皆以給膳
宋書朱齡石字伯兒沛人少好武不事崖檢勇
淮南蔣氏頌有大痛齡石伺眠密割之即死

書益稷蕭韶九成風夙未儀
 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
 作嘉禾
 史記封禪書秦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坂城
 祀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
 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
 殷云野雞夜雉以一牢祠之號曰陳寶
 孔叢子叔孫氏之車于鉏商熊而獲獸衆莫之
 識其有告夫子曰腐身而肉角夫子曰若求之
 言其麟乎視之果信
 後漢書桓帝永康元年巴郡言黃龍見時吏傳
 堅以郡欲上言內白事以為走卒戲語不可太
 守不聽時史以書帝紀桓帝政治衰頹而在所
 多言瑞應皆此類也
 前漢書宣帝甘露二年呼韓單于款五原塞願
 朝三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之朝天子
 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揚稱

史通訓故補

卷八

七

臣而不名
 後漢書挹婁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
 里自漢興以後臣屬夫餘
 史記孔子曰昔武王克商通九夷八蠻于是
 肅慎氏貢楛矢石弩長尺有咫
 史記項籍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
 王翦所戮者項氏世為楚將封于項故姓項
 氏
 史記萬石君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列行
 考義稱然建最甚
 春秋左傳昭公七年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
 韓宣子逆客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今夢黃熊
 入于寢門是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
 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
 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詢國僑者乃韓
 宣子非叔向也
 春秋左傳季文子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
 孫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

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
 史記商君謂趙良曰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殺
 大夫賢趙良曰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
 暑不張蓋行于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
 藏于府庫德行施于後世五殺大夫死男女流
 涕此五殺大夫之德也
 補注
 史記始皇本紀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
 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我遺馮池
 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張晏注曰武王居鎬池
 池君則武王也
 唐書藝文志邯鄲淳笑林三卷魏畧曰淳字子
 叔五官將又何自然笑林三卷

史通訓故補

卷八

七

人物第三十

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誠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觀夫文籍肇初史有尚書知遠疏通網羅歷代至如有虞進賢時宗元愷夏氏中微國傳寒泥殷之亡也是生飛廉惡來周之興也實有散宜閑天若斯人者或為惡縱暴其罪滔天或累仁積德其名蓋世雖時淳俗質言約義簡此而不載闕誰大焉洎夫子修春秋記二百年行事

史通訓故補 卷八

六

三傳並作史道勃興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種魯之曹沐公儀休齊之寧戚田穰莒斯並命世大才挺生傑出或陳力就外功冠一時或殺身成仁聲聞四海苟師其德業可以治國字人慕其風範可以激貪勵俗此而不書無乃太簡又子長著史記也馳騫窮古今上下數千載至如臯陶伊尹傳說仲山甫之流並列經誥名存子史功烈尤顯事跡居多蓋各採而編之以為列傳之始而斷以夷齊居首何醒齷之甚乎既而孟堅勒成

如此貴子長
其無非其如
心有不及何

如此尚書
何亦其為

漢書牢籠一代至於人倫大事亦云備矣其間若薄昭楊僕顏驕史岑之徒事所以見遺者蓋畧小而存大耳夫雖逐麋之犬不復顧兔而雞肋是棄能無惜乎當三國異朝兩晉殊宅若元則仲景時才重於許洛何禎許詢文雅高於揚豫而陳壽國志王隱晉史廣列諸傳而遺此不編斯亦網漏吞舟過為透濶者觀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

史通訓故補 卷八

七

廷文詞有餘節概不足此則言行相垂者也至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准的裴幾原剛畧宋史時稱簡要至如張祚陰受君命戕賊零陵乃宗道不移飲鴆而絕雖古之鉅麈義烈何以加諸鮑昭文宗學府馳名海內方於漢代褒朔之流事皆闕如何以申其褒獎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其書名竹帛者益惟記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獲麟以來四百餘年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載余甚懼焉

史通訓故補

卷八

三

昔書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也
 風情簡素辟司徒掾不就卒
 幽明錄隴西秦嘉字士會雋秀之士婦曰徐淑
 亦以才美流譽桓帝時嘉為曹掾淑歸家晝卧
 流涕嫂怪問之曰適見嘉自說往津御亭病亡
 二客俱一客守喪一客賣書還日中當至舉家
 大驚書至事如夢
 後漢書陳留董祀妻蔡邕之女也名瑛字文姬
 適河東街仲道與平中天下喪亂為胡騎所獲
 生凌于左賢王生二子曹操與邕善乃遣使以
 金幣贖之而重嫁于祀
 帝書張祥吳郡人蔡帝為瑯琊王祥為郎中及
 帝踐作劉裕以祥為帝故吏帝親信之封樂酒
 一冕令祥鳩帝祥受命而嘆曰鳩君以求生何
 而日視息世間哉因自飲而死
 春秋左傳晉靈公不君宣子驥諫公患之使鉏
 麇賊之展從寢門闢矣成服將朝尚早坐而假
 寐麇退而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上也賊民之主
 不忠矣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遂觸
 槐而死
 宋書鮑昭字明遠東海人為臨海王子項參軍
 子項敗為亂兵所殺
 春秋左傳昭公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賤
 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邾黑其甚矣邾黑
 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所
 以懲肆而去貪也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數惡
 無禮其善志也
 後漢書梁冀字伯車南之子順帝時拜大將軍
 鸚鵡質帝崩復定策立桓帝以驕橫誅
 火記傳寬以五大夫騎將從擊項籍封陽陵侯
 新徵以中涓從封信武侯
 蜀志許慈字仁篤南陽人後主時稍遷至大長
 秋
 南史虞正字豫之身海郡人隨謝玄討苻堅
 有功封關內侯
 北史王愬字顯則北海劇人皇始中歸魏道武

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待之歷官并州刺史
 關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于梧臺之東歸而藏
 之以為寶周容聞而觀焉掩口而笑曰與瓦甃
 不殊
 韓子南郭處士為齊宣王吹竽王悅之廩食以
 數百人潘王立好一一而聽之處士逃
 補注
 史記秦本紀晉獻公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
 以為秦繆公夫人媵于秦百里亡秦走宛楚鄙
 人執之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當是時奚年已
 七十繆公釋其囚問詔三日投之國政

孫端綬佩章 景緯揆基 校

史通訓故補

卷八

三

史通訓故補卷之八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九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註

海虞顧 鎮備九叅訂

德水羅以深逢源同訂

覈才第三十一

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晉令云：國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傳一人，斯蓋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則不可叨居史任。歷觀古之作者，若蔡邕、劉孝標、徐陵、劉炫之徒，各自謂長於著書，達

史通訓故補卷九

於史體，然侏儒一節，而他事可知。案伯喈於朔方上書，謂宜廣班氏天文志。夫天文之於漢史，實附贅之尤甚者也。必欲申以持摭，但當鋤而去之，安可仍其過失而益其蕪累，亦異異觀河傾之患，而不過以隄防方欲疏而導之，用速懷襄之害。述史如此，將非練達者歟？考標持論析理，誠為絕倫，而自叙一篇，過為煩碎。山栖一志，直論文章，諒難以偶跡遷固比肩。陳范者也。考穆在齊，有志於梁史，及還江左，而書竟不成，嗟乎！以徐公文體而施諸

史傳，亦猶灑上兒戲，異乎真將軍，幸而量力不為，可謂自卜者審矣。光伯以洪儒碩學，而述邈不遇，其銳情自叙，欲以垂示將來，而言皆淺俗，理無要害，豈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為者乎？昔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朴散淳銷，時移世異，文之與史，皎然異轍。故以張衡之文，而不開於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於文，其有賦述兩都，詩裁八詠，而能編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幾何？是以畧觀近代，有齒跡文章，而兼修

史通訓故補卷九

史傳，其為式也。羅含謝客，宛為詩頌之文。蕭繹江淹，直成銘贊之序。溫子昇，尤喜複語。盧思道，雅好麗詞。江總猖獗，以沉迷。庾信輕薄，而流宕。此其大較也。然向之數子所撰者，益不過偏記雜說，小卷短書而已。猶且垂濫踏駭，一至於斯，而况責之以刊勒一家，彌綸一代，使其始末圓備，表裏無咎，蓋亦難矣。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職。連章累牘，罕

逢微婉之言。而舉俗共以為能。當時莫之敢侮。假令其間有術同彪嶠。才若班荀。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而皆取窘於流俗。見嗤於朋黨。遂乃哺槽飲醕。俯同妄作。被禍懷玉。無由自陳。此管仲所謂用君子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之道者。昔傳玄有云。觀孟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者。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於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

史通訓故補 卷九

三

益陋也。嗟乎拘時之患。其未尚矣。斯則自古之所歎。豈獨當今者哉。

後漢書蔡邕為程璜等所陷。徙朔方。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帝嘉其才高。有還本郡。梁書劉峻字孝標。為安成王戶曹。泰軍召入西省。與賀贇等典校秘閣。以疾去。遊東陽。蕭蕭山。築室居焉。為山志。其文甚美。又嘗自比為敬通。及卒。門人謚曰玄靖先生。隋書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開皇中。與王劼同修國史。後罷歸。河間不得志。乃自叙其大幸。有四深恨。一。後竟凍餒而死。史記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河南守周亞夫為將軍。軍細柳。劉禮軍霸上。徐厲軍棘門。上自勞軍。至霸上棘門。直馳入。至細柳。持節始開。壁門。天子按轡徐行。成禮而去。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棘門霸上。如兒戲耳。

金華志。南齊隆昌元年。太守沈約題八詩于玄陽樓。後人因更曰八詠樓。羅府君別傳。舍字元章。未陽人。桓宣武辟為別駕。累遷散騎常侍。北齊書。盧思道字子行。才學兼著。楊遵彥薦于朝。累遷散騎常侍。陳書。江德字德持。考城人。仕梁尚書僕射。入陳。轉太子詹事。陳亡。入隋。拜上開府。後漢書。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與班彪親善。累遷諫議大夫。後漢書。杜撫字叔和。楚為武陽人。建中初為公車令。後漢書。馬嚴字威卿。伏波將軍援兄子也。歷官中丞。與班固等定建武注記。後漢書。劉珍字秋孫。南陽蔡陽人。歷官謁者僕射。永寧元年。加太后令。與劉駒駱等作建武以來名臣傳。後漢書。朱穆字公叔。暉之孫也。歷官冀州刺史。

史通訓故補 卷九

四

徵拜尚書。卒。後漢書。盧植字子幹。涿郡人。徵為議郎。與蔡邕等并在東觀。續漢紀。後漢書。楊彪字文先。賜之子也。代朱雋為大尉。黃初中卒。補注。後漢書。蔡邕別傳。曰。邕昔作漢紀十意。未及奏。上遺事流離。因上書自陳。云。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光武以來。惟記紀傳。無續志者。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二。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分別首目。并書章左。南史。梁元帝本紀。帝諱緯。字世誠。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也。封湘東王。簡文帝崩。帝使王僧辯等平侯景。乃即位。于江陵。改元承聖。二年。魏軍至襄陽。帝兄軌。魏人我帝。帝性愛書。籍著孝德。傳。忠臣傳。各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五十卷。南史。江淹傳。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尋建元二

年始置史館。淹與樞起等掌其任。所為條例。並
為王儉所駁。其言皆不行。所撰十三篇。竟無次
序。梁夫監初。遷金紫。光祿大夫。封醴陵侯。
北史。溫子昇。字鶴舉。太原人。晉大將軍。溫之後
也。祖泰之。避難歸魏。家於濟陰。孝莊即位。以為
尚主客郎中。修起居注。歷官中軍大將軍。及元
儉等作亂。齊文襄疑子昇知其謀。方使之作神
武碑文。既成。乃饒諸晉陽獄。食餼禱而死。

史通訓故補

卷九

五

遷私作史記
自叙可也若
未詳修史則
已之假世宜
立傳與否別
有公論作者
不應自叙

序傳第三十二

蓋作者自叙。其流出於中古。案屈原離騷。經其首
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叙
發跡。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叙為傳。然
其所叙者。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逮於祖
先所出。則葭爾無聞。至馬遷。又徵三閭之故事。放
文園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於是揚雄遵其
舊轍。班固酌其餘波。自叙之篇。實煩於代。雖屬辭
有異。而茲體無易。尋馬遷史記。上自軒轅。下窮漢
武。疆宇修濶。道路綿長。故其自叙。始於氏出重黎。
終於身為太史。雖上下馳騁。終不越史記之年。班
固漢書。止叙西京二百年事耳。其自叙也。則遠徵
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錄賓戲。當漢明帝之朝。苞
括所及。踰於本書遠矣。而後來叙傳。非止一家。競
學孟堅。從風而靡。施於家譜。猶或可通。列於國史。
每見其失者矣。然自叙之為義也。苟能隱己之短。
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即為實錄。而相如自叙。乃記
其客遊臨邛。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為美談。雖

史通訓故補

卷九

六

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又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而已答以警頑舜神鯀惡禹聖夫自叙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為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至若盛矜於已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夫自媒自衛士女之醜行然則人莫我知君子所耻案孔氏論語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則聖達立言也時亦揚露已才或託諷以見其情或巽辭以顯其跡終不盱衡自伐攘袂公言且命諸門人各見爾志由也不讓見嗤無禮歷觀揚雄已降其自叙也始以誇尚為宗至魏文帝傳玄陶梅葛洪之徒則又踰於此者矣何則身兼片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具言一二必載豈所謂憲章前聖謙以自牧者歟又近古人倫喜稱閱閱其輩門寒族百代無聞而駢角挺生一朝暴貴

史通訓故補 卷九

七

無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至若儀父振鐸並為曹氏之初淳維李陵俱稱拓拔之始河南馬祖遷彪之說不同吳興沈先約焯之言有異斯皆不因真律無假寧極直據經史自成矛盾則知揚姓之寓西蜀班門之雄翔野或冒纂伯僑或家傳熊繹恐自我作古夫之彌遠者矣蓋諂祭非鬼神所不歆致敬他親人斯悖德氏為叙傳宜詳此理不知則闕亦何傷乎

史通訓故補 卷九

八

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分字余曰靈均史記太史公自序昔項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太史公守而為司馬氏至司馬喜生諱諱為太史公諱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王充論衡自記充細族孤門或謂之曰吾子何程其先不載未嘗履墨塗出禮門吐論數千萬言何也答曰鯀惡禹聖賤惡舜神伯牛廢疾仲弓潔全文帝典論自序首言初平董卓之亂次及張繡之反乘馬付脫及與荀彧論射郭展擊劍以致序基之事無不縷陳父記重黎氏世序天地索隱據左氏重少昊之子黎顛頊之胤二氏所出各別馬遷合而為一故魏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非也司馬彪序云南正黎從世為司馬氏南史沈約吳興武康人沈焯亦吳興武康人約自序云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子

壺駘能業其官。顧項嘉之。封諸汾川。其後四國。因國為氏云。前漢書叙傳。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于夢中。而虎乳之。楚人謂虎為班。其子以燕號。秦之滅楚。遷晉代之。因氏焉。秦末。有班一遊地樓煩。以財雄。故北方多以一為字者。幽通賦云。系高項之玄胃。今氏中業之炳靈。由凱風而蟬蛻。今雄朔野。以聽聲。固感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負戲以自通。

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遊梁歸。往過臨邛令王吉。臨邛富人卓王孫。為具召之。并召令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久之復如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爐。相如身自著犢鼻袴。與傭保雜作。器市中。卓王孫耻之。自著犢鼻袴。與傭保雜作。器市中。卓王孫耻之。

史通訓故補

卷九

九

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說王孫。乃分與文君。僅百人。錢百萬。漢書揚雄傳。楚漢之興。揚氏溯江上。處巴江州。而揚季官至廬江太守。元龍間。復溯江上。處岷山之陽。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無他揚于蜀。姓。淮。陸。終。生于。六。人。曰。樊。曰。慈。慈。曰。鏡。曰。求。言。曰。晏。安。曰。季。連。晏。安。封。于。曹。為。曹。氏。而。郭。妻。郭。釋。倪。昔。小。郭。根。年。皆。曹。姓。也。武。王。封。曹。侯。于。郭。是。為。郭。妻。今。魯。國。鄒。縣。是。也。史。記。曹。叔。振。鐸。武。王。弟。此。非。曹。姓。姓。漚。昌。意。季。子。恂。遷。于。北。土。後。統。黨。項。為。拓。跋。氏。拓。通。考。作。托。是。黃。帝。之。苗。裔。北。俗。謂。土。為。托。后。為。跋。以。黃。帝。土。德。而。言。也。宋。齊。二。史。則。以。為。李。陵。之。後。魏。書。則。以。為。后。稷。始。均。之。後。其。說。俱。非。

煩省第三十三

昔荀卿有云。錄遠畧近。則知史之詳畧不均。其為患者久矣。及于今。昇寶字。今史議。歷詆諸家。而獨歸羨左傳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子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又張世禕。禕。晉人。著班馬優劣論云。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然則自古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氏為得。史公為次。孟堅為非。自魏晉已還。年祚轉

史通訓故補

卷九

十

促。而為其國史。亦不減班書。此則後來逾煩。其失彌甚者矣。余以為近史蕪累。誠則有諸。亦由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也。輒求其本意。畧而論之。何者。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閉境相拒。關梁不通。其有吉凶大事。見知於它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同盟。而始赴。苟異於是。則無得而稱。魯史所書。實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據。有西北楚越之大。啟東南地。僻界於諸戎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行事。多有闕如。且其書自宣成已前。三紀而成一卷。至昭襄

定論近
天猶以左氏
定東周傳傷
於繁冗適為
讀者味耳

論當矣然
史者要以

以下數年而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載不詳。年
淺近者。撰錄多備。杜預釋例云。文公以上六公。書
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已下亦
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畧同。而日數加
倍。此亦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也。是則儒者注書。已
見之。此正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為簡約者哉。
及漢氏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無思不服。會計之
吏。歲奏於闕廷。輜軒之使。月馳於郡國。作者居於
京兆府。徵事於四方。用使夷夏必聞。遠近無隔。故
漢氏之史。所以倍增於春秋也。降及東京。作者彌
衆。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門甲族。世多髦俊。

史通訓故補 卷九

士

邑老鄉賢。競為別錄。家牒宗譜。各成私傳。於是筆
削所採。聞見益多。此中興之史。所以又廣於前漢
也。夫英賢所出。何國而無。書之則與日月長懸。不
書則與煙塵永滅。是以謝承尤悉江左。京洛事缺
於三吳。陳壽偏委蜀中。巴梁語詳於二國。如宋齊
受命。梁陳握紀。或地比禹貢一州。或年方秦氏二
世。夫地之褊小。年之窘迫。適使作者採訪易洽。巨
細無遺。耆舊可詢。隱諱咸露。此小國之史。所以不
減於大邦也。夫論史之煩省。但當求其事有妄載。

苦於榛蕪。言有關書。傷於簡畧。斯則可矣。必量世
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且必謂工明
為省也。若介葛辨犧於牛鳴。叔孫志夢於天壓。楚
人教晉以拔旆。城者謳華以棄甲。此而畢書。豈得
謂之省邪。且必謂漢書為煩也。若武帝乞漿於栢
父。陳平獻計於天山。長沙戲舞以請地。楊僕怙寵
而移關。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煩邪。由斯而言。則史
之煩省不中。從可知矣。又古今有殊。澆淳不等。帝
堯則天稱大書。惟一篇。周武觀兵孟津。言成三誓。

史通訓故補 卷九

士

伏犧止畫八卦。文王加以繫辭。俱為大聖。行事若
一。其豐儉不類。懸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
如蚩尤皇帝。交戰阪泉。施於春秋。則城濮。鄢陵之
事也。有窮篡夏。少康中興。施於兩漢。則王莽。光武
之事也。夫差既滅。勾踐霸世。施於東晉。則桓玄。宋
祖之事也。張儀馬錯。為秦開蜀。施於三國。則鄧艾。
鍾會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簡如彼。今之所書。其
審如此。若使後來同於往世。限一槩以成書。將恐
學者必詬其踈遺。尤其率畧者矣。而議者苟嗤沈

蕭之所記沈約字休文梁人著宋書事倍于孫習成

字安國晉人著晉書華謝之所編華謝語

煩於班馬不亦繆乎故曰論史之煩省者但當求

其事有妄載言有關書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

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其斯之謂也

春秋左傳魯宣公名倭一作委文公庶子執太

子惡而自立成公名黑肱宣公之子在位二十

年進于齊

春秋左傳初叔孫穆子去魯及庶宗遇婦人使

私為食遠齊焉天墜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

問其姓曰余子長矣召而問之則所夢也使為

史通訓故補 卷九

春秋左傳宣公十二年晉敗于鄆晉人或以廣

隊不能進楚人甚之脫高少進馬運又甚之拔

春秋左傳宣公二年宋華元獲於鄭躄歸宋城

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輒曰解其目歸其腹棄甲

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通鑑漢武帝徵行夜至栢谷就通旅主人求漿

主人翁曰無漿政有溺耳

漢書上至平城為匈奴所圍用陳平秘計得出

注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道關氏云漢

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因既欲獻之關氏畏奪已

龐因說句奴解圍鄭氏曰以計歸隨故秘不傳

記傳所說也

前漢書長沙定王發以景帝前二年立母敬無

寵故王卑濕貧困應劭注云定王以景帝後二

年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

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困小地狹不

足曰武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之

前漢書武帝元鼎二年從西谷關於新安注時

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耻為關外人上書乞

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關於

是徙去弘農三百里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有八年夏四月戊辰晉侯

次于城濮楚子玉使鬬勃請戰已巳晉師陳于

辛北齊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楚右師潰孤

毛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

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楚子使公子成以汝陰

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晉侯伐鄭楚子救之六

月晉楚遇于鄆陵呂錡射楚王中目楚人宵遁

晉入楚軍三日殺

春秋左傳有窮后羿因夏衰以代夏政後家衆

殺之寒浞因羿室生澆及豷少康滅澆于過滅

豷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春秋左傳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

史通訓故補 卷九

入越夏三月越及吳平二十二年越滅吳使吳

王居而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歸

晉書桓玄矯詔自封楚王尋篡位劉裕等起義

兵討誅之安帝反正

史記直而相攻擊各未告急于秦惠王欲發兵

伐蜀而韓未伐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未決

張儀曰不如伐韓司馬錯以為不如伐蜀完惠

王從之卒起兵伐蜀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

為侯而使陳莊相蜀

魏志鍾會字士秀穎川長社人鄧艾字士則棘

陽人司馬文王欲圖蜀惟會以為可取景元四

年乃命鄧艾等大舉伐蜀會以蜀遠至綿竹蜀主

降

補注

常璩華陽志惠文王使張儀司馬錯伐蜀滅

之而戰國策文記則謂伐蜀之謀定於司馬錯

一人史通之說蓋本常璩

孫 瑞紱佩章 校
景緯揆基

史通訓故補卷之九終

史通訓故補

卷九

五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註
海虞顧 鎮備九叅訂
長洲陳 棟元一同訂

雜述第三十四

昔在三墳五典春秋禱祀即上代帝王之書中古諸侯之記行諸歷代以為格言其餘外傳則神農嘗藥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實著山經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語載言傳諸孔氏是知偏記小說自成

史通訓故補

卷十

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從來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漸頽史氏流別殊途並驚推而為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書十曰都邑簿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詳畧難均有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陽公載記王韶晉安陸紀姚梁後畧此之謂偏記者也晉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編為短部若戴逵竹林名

此係列後中
明于長之序
六家也魁長
五與美惡互
見則莊子天
下篇班書載
文志也古人
名篇未嘗不
通和規做若

續大匠之規
矩陶治之模
範矣

士王粲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已傳此之謂小錄者也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於是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若和嶠汲冢記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瓌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街談巷議時有可觀小說厄言猶賢於已故好事君子無所棄諸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陽玠松談藪此之謂瑣言者也汝穎奇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人學者編而記之若園稱陳留耆舊周裴汝南先賢史通訓故補 卷十 二

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如各志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謂地理書者也帝王桑梓列聖遺塵經始之制不常厥所苟能書其軌則可以龜鏡將來若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康宮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大抵偏記小錄之書皆記即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為實錄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圓備終不能成其不刊永播來葉徒為後生作者剝藁之資焉逸事皆前史史通訓故補 卷十 三

陳壽益部耆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高門華胄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來若揚雄家謀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歷此之謂家史者也賢士貞女類聚區分雖百行殊途而同歸於善則有取其所好各為之錄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趙採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陰陽為炭造化為工流形賦象于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廣異聞若祖台志怪干寶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

所遺後人所記求諸異說為益實多及妄者為之則苟載傳聞而無銓擇由是真偽不別是非相亂如郭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構虛辭用驚愚俗此其為弊之甚者也瑣言者多載當時辨對流俗嘲諷俾夫樞機者藉為舌端談話者將為口實及蔽者為之則有詆訐相戲施諸祖宗褻狎鄙言出自牀第莫不昇之紀錄用為雅言固以無益風規有傷名教者矣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流行置於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如

常璩之詳審劉昫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
裔者益無幾焉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門正可
行於室家難以播於邦國且箕裘不墜則其錄猶
存苟薪構已亡則斯文亦喪者矣別傳者不出胸
臆非由機杼徒以博採前史聚而成書其有足以
新言加之別說者蓋不過十一而已如寡聞末學
之流則深所嘉尚至於探幽索隱之士則無所取
林雜記者若論神仙之道則服食鍊氣可以益壽
延年語魑魅之途則福善禍淫可以懲惡勸善斯

史通訓故補

卷十

四

則可矣及謬者為之則苟談怪異務述妖邪求諸
弘益其義無取地理書者若朱贛所採浹於九州
闕駟所書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
矣其有異於此者則人自以為樂土家自以為名
都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池舊跡山水得名皆
傳諸委巷用為故實鄙哉都邑簿者如宮闕陵廟
街屋郭邑辨其規模明其制度斯則可矣及愚者
為之則煩而且濫博而無限故論棟棟則尺寸皆
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務求詳審持此為能遂使

學者觀之督亂而難紀也於是考茲十品徵彼百
家則史之雜名其流盡於此矣至於其間得失紛
揉善惡相兼既難為覩縷故粗陳梗概且同自鄙
無足譏焉又案子之將史本為二說然如呂氏淮
南玄晏抱朴凡此諸子多以叙事為宗舉而論之
抑亦史之雜也但以名目有異不復編於此科蓋
語曰聚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歷觀自古作者著
述多矣雖復門千戶萬波委雲集而言皆瑣碎事
必聚殘固難以接光塵於五傳並輝烈於三史古

史通訓故補

卷十

五

人以此玉屑滿筐良有旨哉然則芻蕘之言明王
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有博聞舊事多
識其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
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
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
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

魏史文帝既受禪黃初元年以河內之山陽邑
奉漢帝為山陽公奉漢正朔
北史陽珍松花平人北齊秘書省正字
前漢書劉向諸趙荷之屬起微賤踰禮制以為
上教由內及外乃采詩書所載賢妃貞女及受
辱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

後漢書。梁鴻。字伯鸞。平陵人。隱于霸陵山中。仰慕前世高士。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贊。

晉書。祖台之。字元辰。歷官侍中。光祿大夫。後漢書。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光武時。代張堪為光祿。著洞冥記。序云。漢武帝洞心于道教。使冥跡之真。昭然顯著。故曰洞冥。

晉書。王嘉。字子年。著書百二十篇。載前世奇異之說。凡十卷。

北史。關駟。字玄陰。燉煌人。樂安王丕。引為從事中郎。撰十州志。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自節以下無譏焉。

隋書。經籍志。戴逵。竹林七賢論二卷。王粲。漢末英雄記十卷。梁元帝。蕭繹。懷舊志九卷。盧思道。知已傳一卷。和嶠。汲冢注一卷。葛洪。西京雜記二卷。顏延之。頌十卷。謝綽。宋拾遺錄十卷。劉義慶。世說十卷。孔思尚。宋齊語錄十卷。漢。張。郎。魏。稱。陳。留。者。舊。傳。二。卷。魏。周。裴。汝。南。先。賢。傳。五。卷。

史通訓故補 卷十

六

晉書。陳壽。益都者。舊傳十篇。徐廣。孝子傳三卷。常璩。華陽國志十二卷。

唐書。于志寧。傳。初志寧與李勣。修定本草。高宗問曰。本草尚已。今復修之。何所異耶。對曰。昔陶弘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別注。詔之江南。往往訛繆。今考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以此為異。漢書。藝文志。山海經。十三篇。劉歆。所校。隋書。經籍志。漢初。蕭何。得秦圖書。故知天下要害。又得山海經。相傳。以為夏禹所記。

漢書。藝文志。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系譜名號。

南史。王韶之。字休泰。博學多聞。初為謝琰參軍。得父偉之舊書。因私撰晉安帝陽秋。除著作郎。使續後事。詔義熙九年。晉安帝崩。宋武帝使韶之。密加醜毒。武帝受命。復掌宋書。韶之。為晉史。序。王珣。貨殖。王珣。作亂。珣。子。弘。入。相。韶。之。常慮。為。弘。所。繩。夙。夜。勤。勵。後。為。吳。興。太。守。卒。按。王

韶。宜。作。王。韶。之。晉。安。陸。紀。宜。作。晉。安。帝。紀。隋。書。經。籍。志。梁。後。卷。十。卷。姚。最。撰。按。姚。最。後。畧。宜。作。姚。最。後。畧。

晉書。隱逸傳。戴逵。字安道。世居會稽。不為黃門伶人。後徙居會稽之剡。縣。累徵不就。乃逃于吳。吳國內史王珣。有別館在武邱山。逵。借。館。之。復。徵。不。至。

魏志。王粲。傳。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貌。寂。而。體。弱。魏。國。既。建。拜。侍。中。初。粲。與。人。共。行。讀。道。傍。碑。不。遺。一。字。觀。人。圍。棋。局。壞。粲。為。覆。之。不。誤。一。道。性。善。算。作。算。術。器。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建。安。中。從。征。吳。道。病。卒。

北史。盧元。傳。元。字。伯。源。伯。源。子。道。亮。道。亮。子。思。道。思。道。字。子。行。聰。明。俊。辨。通。說。不。羈。齊。文。宣。帝。崩。命。朝。士。各。作。挽。歌。十。首。魏。收。等。不。過。得。一。二。平。濟。校。儀。同。三。司。

史通訓故補 卷十

七

晉書。和嶠。傳。嶠。字。長。與。汝。南。西。平。人。夙。凱。見。而。嘆。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礫。石。多。節。日。施。之。大。廈。有。棟。樑。之。用。息。帝。即。位。拜。太。子。太。傅。嶠。家。產。豐。盈。擬。于。王。者。然。性。至。吝。杜。預。以。為。嶠。有。錢。癖。尤。好。神。仙。導。養。之。術。太。安。中。不。求。作。亂。洪。為。將。兵。都。尉。攻。水。別。率。破。之。後。求。為。句。瀾。令。廣。州。刺。史。鄒。穆。留。不。聽。去。乃。止。羅。浮。山。煉。丹。若。抱。朴。子。內。外。一。百。六。十。篇。洪。著。述。篇。章。富。于。班。馬。又。精。辨。元。所。析。理。入。微。後。忽。與。嶽。云。當。遠。行。尅。期。便。發。嶽。狼。狽。往。別。而。洪。兀。然。若。睡。而。卒。

南史。顧協。傳。協。字。正。禮。吳。郡。吳。人。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道。之。撰。異。姓。苑。五。卷。環。語。十。卷。行。于。世。

世說。新語。裴榮。話。林。始。出。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一。通。

晉書。虞預。傳。預。好。學。有。文。章。撰。合。稽。典。錄。二十

篇

晉書羅含傳含嘗夢卧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

口中自此藻思日新仕至宜都太守又通考湖

中山水記三卷宋陽羅含撰范陽盧極注其書

頗及隋唐以後事則亦後人所附益也

通考談藝二卷北平陽玠撰事燕南北時錄

八代隋開皇中所述

七畧子雲家謀古以甘露元年生

中興書目閩中記一卷晉葛洪撰唐書藝文志

潘岳撰文選注引之

隋書經籍志洛陽記一卷陸機撰黃圖一卷記

三輔宮觀陵廟明堂辟雍郊等事

隋書經籍志志怪二卷祖台之撰搜神三十卷

千寶撰魚明錄二十卷劉義慶撰異苑十卷宋

給事劉敬叔撰荆州記三卷宋臨川王侍郎威

壯之撰

唐書藝文志孫氏譜記十五卷殷氏家譜三卷

殷敬撰吳郡陸宗系譜一卷陸景獻撰呂氏春

史通訓故補卷十

秋二十六卷秦和呂不韋撰魏高誘注淮南子

二十一卷漢淮南王劉安撰許慎注元晏春秋

三卷皇甫謐撰

辨職第三十五

夫設官分職佇勳課能欲使上無虛稱下無虛受

其難矣哉昔漢文帝幸諸將營而目周亞夫為真

將軍嗟乎必於史職求其若斯乃為難遇者矣史

之為務厥途有三焉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彊禦若

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勒成鬱為不

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

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

並闕復何為者哉昔魯叟之修春秋也不藉三桓

史通訓故補卷十

之勢漢臣之著史記也無假七貴之權而近古每

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案晉起居注載康帝詔盛

稱著述任重理藉親賢遂以武陵王領秘書監尋

武陵才非河獻識異淮南而輒以彼藩翰董斯邦

籍求之稱職無聞焉爾既而齊撰國史和士開愬

知唐修本草徐世勣監統夫使辟陽長信指搗南

董之前周勃張飛彈壓桐雷之右斯亦怪矣大抵

監史為難斯乃尤者若使直若南史才如馬遷精

愬不懈若揚子雲諳識故事若應仲遠兼斯其義

督彼羣才使載言記事藉為模楷搦管操觚歸其准的斯則可矣但今之從政則不然凡居斯職者必思幸貴臣凡庸賤品飽食安步坐嘯盡諾若斯而已矣夫人既不知善之為善則亦不知惡之為惡故凡所引進皆非其才或以勢利見升或以干祈致擢遂使當官効用江左以不樂為謠拜職辨名洛中以不閑為說言之可為大噓可為長嘆也

史通訓故補 卷十

于辭賦使之講學也而不習於經典斯則負乘致寇悔吝旋及雖五尺童兒猶知調笑者矣唯夫修史者則不然或當官卒歲竟無刊述而人莫之知也或輒不自揆輕弄筆端而人莫之見也由斯而言彼史曹者崇高峻宇深附九重雖地處禁中而人同方外可以養拙可以藏愚繡衣直指所不能繩強項申威所不能及斯固素飡之窟宅尸祿之淵藪也凡有國有家者何事於斯職哉昔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又語云

傳見史館方
乃見人非若
杜門者送者
難於見貴此
事所以難言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觀歷代之置史臣有同嬉戲而竟不廢其職者益存夫愛禮恠彼典刑者乎昔正明之修傳也以避時難子長之立記也藏於名山班固之成書也出自家庭陳壽之為志也創於私室然則古來賢雋立言垂後何必身居解字跡參僚屬而後成其事乎是以深識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淨杜門不出成其一家獨斷而已豈與夫冠猴獻狀評議其得失者哉

晉書武陵王琇字道叔太興元年受封康帝建元初領秘書監

史通訓故補 卷十

前漢書河間獻王德孝景帝子也好儒學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
北史和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以傾巧有寵于齊神武仕至左僕射武成時恒令與胡太后控禦又出入卧內遂與太后亂後伏誅
唐書徐世勳字懋功曹州人李密起兵署勳為右武候大將軍歸唐賜姓李氏歷官尚書左僕射又于志寧傳志寧與李勣修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
前漢書審食其以舍人初起從高祖三年呂后為項羽所得食其侍從後封辟陽侯
史記嫪毐與秦太后亂封長信侯于之山陽地
史記周勃沛人高祖初起以中涓從後積功賜爵列侯食綈號為絳侯
蜀志張飛字翼德涿郡人以積功封西鄉侯
前漢書帝主醫藥之臣有岐伯雷公俞附巫彭桐君凡五人
後漢書獻帝始遷都于許舊章湮滅應劭乃綴

集所開著漢官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物所立

補注

漢書淮南王安傳安好書鼓琴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

北史魏收傳後主即位收掌詔除尚書右僕射總攝監五禮事收奏請趙彥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先以告士開士開驚辭以不學收曰天下事皆由五禮非王不決士開謝而許之

荒史岐伯雷公作內經著之玉版唐書藝文志

桐君藥對二卷

史通訓故補

卷十

十一

自叙第三十六

子幼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統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為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即為諸兄說之因竊嘆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講誦都畢于時年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畧舉父兄欲令博觀義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

史通訓故補

卷十

十一

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歷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畧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叙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但于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史我則未暇泊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於是思有餘閑獲遂本願旋遊京洛頗積歲年公私借書恣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為數家其間雜記小書又競為異說莫不鑽研穿鑿盡其利害加

以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諸衿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為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為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及年已過立言悟日多常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過相得甚歡雖古者伯牙之識鍾期管仲之知鮑叔不

史通訓故補

卷十

古

是過也復有永城朱敬則沛國劉允濟吳興薛謙光河南元行冲陳留吳兢壽春裴懷古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揚摧得盡懷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鄰四海之內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昔仲尼以睿聖明哲天縱多能觀史籍之繁文懼覽之者不一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以備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訖于周其文不刊為後王法自茲厥後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當

此任其於史傳也嘗欲自班馬已降迄於姚李令狐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致驚愚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嘆息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欲也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為史臣再入東

史通訓故補

卷十

古

志則皆未有其書長安中年會奉詔預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勅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常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沉浮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為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鬱快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歿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昔漢世劉安著書號曰淮南子其書牢籠天地博極

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錯綜經緯自謂兼於數家無遺力矣然自淮南已後作者無絕必商推而言則其流又衆蓋仲尼既歿微言不行史公著書是非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詭說異辭務為小辨破彼大道故揚雄法言生焉儒者之書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傳茲抵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墻面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拘忌故應劭風俗通生焉五常

史通訓故補

卷十

六

異稟百行殊軌能有兼偏知有長短苟隨才而任使則片善不遺必求備而後用則舉世莫可故劉劭人物志生焉夫開國承家立身立事一文一武或出或處雖賢愚壤隔善惡區分苟時無品藻則理難銓綜故陸景典語生焉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昧圓通家有詆訶人相倚撫故劉勰文心生焉若史通之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道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

編止在此非
止得厚于時
而已

王道下揆人倫摠括萬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以納諸胸中曾不蒂芥者矣夫其為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誠焉有諷刺焉其為貫穿者深矣其為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畧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抑斯之謂也昔梁徵士劉孝標作叙傳其自比於馮敬通者有三而予輒不

史通訓故補

卷十

七

自揆亦竊比於揚子雲者有四焉何者揚雄嗜好雕虫小伎老而悔其少作余幼喜詩賦而壯都不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揚雄草玄累年不就當時聞者莫不哂其徒勞余撰史通亦屢移寒暑悠悠塵俗共以為愚其似二也揚雄撰法言時人競尤其妄故作解嘲以訓之余著史通見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釋蒙以拒之其似三也揚雄少為范滂劉歆所重及聞其撰太玄經則嘲以恐益醬醜然劉范之重雄者蓋貴其文彩若

長楊羽獵之流耳如太玄深奧難以探賾既絕窺
踰故加譏訕余初好文筆頗獲譽于當時晚談史
傳遂減價於知己其似四也夫才唯下劣而跡類
先賢是用銘之於心持以自慰抑猶有遺恨懼不
似揚雄者有一焉何者雄之玄經始成雖為當時
所賤而桓譚以為數百年外其書必傳其後張衡
陸績果以為絕倫參聖夫以史通方諸太玄今之
君山即徐朱等數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耳
嗟乎倘使平子不出公紀不生將恐此書與糞土
史通訓故補 卷十 六

同捐烟燼俱滅後之識者無得而觀此子所以撫
卷連而淚盡而繼之以血也
唐書徐堅字元固湖州長城人開元中為集賢
院學士
列子伯牙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志在高山子
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子
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如江河
史記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
唐書朱敬則字少連永城人則天時遷正諫大
夫兼修國史
唐書劉允濟河南鞏人其先出沛國劉歆之六
世孫也累遷著作郎為魯後春秋
唐書元溥字行冲以字顯後魏常山王素運之
後累遷通事舍人以系出拓跋恨史無編年乃
撰魏典三十篇
唐書吳兢浚儀人神龍中遷右補闕居史職三

十年叙事簡要人用稱之
唐書裴懷古壽春人儀鳳中上書補下邳主簿
累遷御史
前漢書揚雄見諸子其知外駁是非頗謬于經
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言應之撰此以象論
語
後漢書應劭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釋時俗
類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
魏志劉劭字孔才邯鄲人黃初中為尚書郎作
人物志以人才不同當以九徵八觀審察而任
使之凡十六篇
南史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著文心雕龍十卷
前漢書揚雄用心于內於時人皆忽之惟劉歆
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雄死嚴尤謂譚
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于後世乎譚曰必傳
顧君與譚不及見也老聃著虛無之言後世好
之者尚以為過于五經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
而論不詭于聖人若使遭遇時君則必度越諸

史通訓故補 卷十 九

子矣
吳志陸績字公紀吳人累加偏將軍雖有軍事
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于世
後漢書張衡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
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漢四百歲玄其與矣
補注
唐書薛登傳登本名讓元常州義興人以與皇
太子名同詔賜今名登貫文史天授中遷左補
闕景雲中為御史大夫
後漢書王充傳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以俗儒
守文多失其真乃閉戶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
皆壁各著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
舊唐書藝文志儒家典語十卷陸景撰
孫 端綬佩章 校
景緯揆基 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一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注

海虞顧鎮備九叅訂

瑯琊王模範木同訂

外篇

史官建置第一 總十四條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駒之過隙猶且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聞上起帝王下窮匹庶近則朝廷之士遠則山林之客

史通訓故補

卷十一

十一

諒其於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圖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稱別本有不朽二字乎蓋書名竹帛而已向使世無竹帛時闕史官雖堯舜之與桀紂伊周之與莽卓夷惠之與跖躄商賈之與曾閔俱一從物化墳土未乾則善惡不分妍媸永滅者矣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

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故備陳其事編之於後其一條

蓋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昔軒轅氏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職至於三代其數漸繁案周官禮記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曲禮曰史載筆大事

史通訓故補

卷十一

十一

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戴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司過之史韓詩外傳云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太史令也斯則史官之作肇自黃帝備於周室名目既多職務咸異至於諸侯列國亦各有史官求其位號一同王者至如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史佚倚相譽高周楚晉則伯厲司籍魯則丘明受經此並歷代史臣之可得言者降及戰國史氏無廢趙鞅晉之一大夫爾猶有直臣書過操簡筆於門下田文齊之一公子爾每坐對賓

容侍史記於屏風至若秦趙二主滬池交會各命其御史書某年某月鼓瑟鼓缶此則春秋君舉必書之之義也然則官雖無闕而書尚有遺故史臣等差莫辨其序案呂氏春秋曰夏太史終古見桀或亂載其圖法出奔商商太史向挈一作見紂迷亂載其圖法出奔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亦以其圖法歸周又春秋晉齊太史書趙崔之弑鄭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

史通訓故補

卷十一

三

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諸史之任太史其最優乎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章此則自夏迄秦斯職無改者矣漢興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馬談為之漢法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叙事如春秋及談卒子遷嗣遷卒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尋自古太史之職雖以著述為宗而兼掌歷象日月陰陽度數司馬遷既沒後之續史記者若褚先生劉向馬商揚雄之徒竝以別職來知史務於是太史之署

今又增知著錄不類占候

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單颺王立高堂隆等其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其二條當王莽代漢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跡言行益劾古者動則左史書之此其義也其三條

三條

漢氏中興明帝以班固為蘭臺令也詔撰光武本紀及諸列傳載記又揚子山為郡上計吏獻所作哀牢傳為帝所異徵詣蘭臺斯則蘭臺之職者蓋當時著述之所也自章和已後圖籍盛於東觀凡

史通訓故補

卷十一

四

撰漢記相繼在乎其中而都謂著作竟無它稱其四條當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職隸中書其官即周之左史也晉元康初又職隸秘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齊以來以佐名施於作下改佐著作郎舊事佐郎職知博採正郎資以草傳如正佐有失則秘監職司其憂其有才堪撰述學綜文史雖居他官或兼領著作亦有雖為秘書監而仍領著作郎者若中朝之華

嶠陳壽陸機束皙江左之王隱虞預干寶孫盛宋
之徐爰蘇寶生梁之沈約裴子野斯竝史官之尤
美著作之妙選也而齊梁二代又置脩史學士陳
氏因循無所變革若劉昫謝吳顧野王許善心之
類是也其五條

至若偏隅僭國夷狄偽朝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
案蜀志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又郗正為秘
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關屬辭有所矣
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誣諸葛乎別

史通訓故補

卷十一

五

有曲筆篇言之詳矣吳歸命時有左右二國史之
職薛瑩為其左華覈為其右又周處自左國史遷
東觀令以斯考察則其班秩可知其六條

偽漢嘉平初公師或以太中大夫領左國史撰其
國君臣紀傳前涼張駿時劉慶遷儒林郎中常侍
在東苑撰其國書蜀與西涼三朝一作二朝記事委之
門下南涼主烏孫初定霸基欲造國紀以其叅軍
即韶為國紀祭酒使撰錄時事自餘偽主多置著
作官若前趙之和苞後燕之董統是也其七條

元魏初稱制即有史臣雜取它官不常厥職故如
崔浩高閭之徒唯知著述而未列名號其後始於
秘書置著作局正即二人佐即四人其佐叅史者
不過一二而已普泰以來叅史稍替別置脩史局
其職有六人當代都之時史臣每上奉王言下詢
國俗兼取工於翻譯者來置史曹及洛京之末朝
議又以為國史當專任代人不宜歸之漢士於是
以谷纂山偉更主文籍凡經二十餘年其事闕而
不載斯蓋猶秉夷禮有互鄉之風者焉其八條

史通訓故補

卷十一

六

高齊及周迄于隋氏其史官以大臣統領者謂之
監脩國史自領則近循魏代遠効江南叅雜其間
變通而已唯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即為上士佐
郎為下士名監雖易而班秩不殊如魏收之擅名
河朔柳虬之獨步關右王劭魏澹展効於開皇之
朝諸葛頴劉炫宣功於大業之世亦各一時也其九條

暨皇家之建國也乃別置史館通籍禁門西京則
與鸞渚為鄰東都則與鳳池相接而館宇華麗酒

饒豐厚得廁其流者實一時之美事至咸亨年以職司多濫高宗喟然而稱曰朕甚惜焉乃命所司曲加推擇如有居其職而闕其才者皆不得預於脩撰詔曰脩撰國史義存其實自非標履忠正識量該通才學有聞難堪斯任竊聞近日已未但居此職即知脩撰非唯編緝訛舛外亦恐洩漏史事自今宜選史司精簡堪脩史人灼然為衆所推者錄名進內自餘雖居史職不得輒聞由是史臣見所脩史籍及未行用國史等之事拜職多取外司著作一曹殆成虛設凡有筆削畢歸於餘館始自武德迄乎長壽其間若李仁實以直辭見憚敬播以叙事推工許敬宗之矯妄牛鳳直辭見憚敬播以叙事推工許敬宗之矯妄牛鳳

史通訓故補 卷十一 七

及之狂惑此其善惡尤著者也其十條

又案晉令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錄諸言行動伐舊載史籍者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讌會則在御左右紀錄帝言及賓客訓對後別置脩起居注二人多以餘官兼掌至隋以吏部散官及校書正字爛於述注者脩之納言監領其事煬帝以為古有內史外史今既有著作宜立起居遂置起居舍人二員職隸中書省如庾自直崔濟祖虞世南蔡允恭等咸居其職時謂得人唐氏因之又加置起

居郎二員職與舍人同每天子臨軒侍立於玉階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則逼增延首而聽之退而編錄以為起居注龍朔中改名左史右史今上即位仍從國初之號焉高祖太宗時有令狐德棻呂才蕭鈞褚遂良上官儀高宗則天時有李安期顧胤高智周張大素凌季友斯並當時得名朝廷所屬也夫起居注者編次甲子之書至於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隨事記錄言惟詳審凡欲撰帝紀者皆因之以成功即今為載筆之

史通訓故補 卷十一 八

別曹立言之貳職故畧述其事附於斯篇其十一條

又按詩即風靜女之三章君子取其彤管夫彤管者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內之與外其任皆同故晉獻惑亂驪姬夜泣床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楚昭王讌遊蔡姬許從狐死矣夫宴私而有書事之冊蓋受命者即女史之流乎至漢武帝時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凡斯著述似出宮中求其職司未聞位號隋世王劬上疏請依

古法復置女史之班。具錄內儀付於外省。文帝不許。遂不施行。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廢置如此。夫仲尼脩春秋。公羊高作傳。漢魏之陸賈。魚豢。晉宋之張璠。范曄。雖身非史職。而私撰國書。若斯人者。有異於是。故不復詳而錄之。其十二條

夫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刑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乎雋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必論其事業前後。

史通訓故補 卷十一

九

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揆。其十三條

觀夫周秦已往。史官之取人。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至於漢魏已降。則可得而言。然多竊虛號。有聲無實。案劉曹二史。皆當代所撰。能成其事者。蓋唯劉珍。蔡邕。王沉。魚豢之徒耳。而舊史載其同作。非止一家。如王逸。阮籍。亦預其列。且叔師研尋章句。儒生之腐者也。嗣宗沉湎麴蘖。酒徒之狂者也。斯豈能措置時事。裁成國典乎。而近代趨競之士。尤喜居於史職。至于措辭下筆者。十無一二焉。既而書

本朝書

成繕寫。則署名同獻。爵賞既行。則攘袂爭受。遂使是非無准。真偽相雜。生則厚誣。當時死則致惑。未代而書之。譜傳以為美談。載之碑碣。增其壯觀。既而自歷行事。稱其所長。則所云某代著某書。某年成某史。加封若干戶。獲賜若干段。諸如此類。往往而有。遂使讀者皆以為名實相符。功賞相副。昔魏帝有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則效歟。其十四條

春秋左傳。楚靈王次于乾谿。右尹子革侍。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說苑。昔周舍事趙簡子。立于門三日。夜。簡子使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舍曰。願為諤諤之臣。史通訓故補 卷十一

十

墨筆操。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月有效。歲有得也。簡子悅之。史記。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聞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史記。秦王與趙惠王會于滎池。飲酒酣。請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前相如前進。魏曉請秦王。王不擇。為一擊。既相如。願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瑟。春秋左傳。昭公元年。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儀。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閭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于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魏志。高堂隆。字子升。青龍中。為太史令。其二條。論衡。揚終。字子山。為郎上計吏。見三府。據史。為哀牢傳。不能成。歸郡。作上之。孝明奇之。徵詣蘭臺。其四條。

魏志太和明帝改元
晉書惠帝元康二年詔著作蓋屬中書今秘書
既與文籍宜改為秘書著作于是改隸秘書
晉書宋哲字廣微陽平人歷官著作郎
隋書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入隋為秘
書其五條

蜀志卻正字令先雁師人蜀秘書令史遷即蜀
平隨後主入洛陽時論嘉之其六條

晉書嘉平偽漢劉聰改元
晉書公師或襄陵人善相見劉淵驚曰此人形
貌非常吾所未見也官至太中大夫後為劉聰
所誅其七條

北史山偉字仲才洛陽人領著作郎自崔浩高
允以運諸人相繼撰錄至慕容山偉等始悅上

黨王天穆及爾朱隆以國史應代人情解是以
偉等更主文籍守舊而已自崔鴻死後二十許

載時事焉然萬不記一史之遺闕偉之由也無
谷纂或疑纂偽之誤其八條

史通訓故補

卷十一

十一

北史柳虬字仲盤河東人周文帝時領著作併
起居注

北史魏澹字彥深鉅鹿下曲陽人隋高祖受禪
遷著作郎

北史諸葛頴字漢建康人起家梁邵陵王泰軍
入隋遷著作郎其九條

唐書成亨高宗改元武德高祖改元長壽武后
改元

唐書李仁實魏州頓邱人歷官左史
唐書敬播河東人累遷著作郎兼修國史與升

賴達等撰次隋史與令狐德棻撰晉書大抵凡
例皆播所發也

唐書許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龍朔中為古
相

唐書牛鳳及長壽中撰唐書自武德終弘道為
百有十卷其十條

隋書庾自直頓川人大業初授著作郎
唐書虞世南字伯施餘姚人隋大業中遷秘書

即入唐累官秘書監
唐書呂才博州清平人累擢太常博士
唐書蕭鈞太僕瑀之從子也永徽中累遷弘文
館學士
唐書褚遂良錢塘人散騎常侍亮之子也歷官
尚書右僕射
唐書上官儀字游韻陝州人授弘文館學士遷
秘書郎

唐書李安期百藥之子也高宗時遷中書舍人
自德林至安期三世掌制誥至孫義仲又為中
書舍人

唐書高智周晉陵人累官秘書郎弘文館學士
其十一條

詩叩風靜女其嫺貽我彤管彤管有輝悅澤女
美

國語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獻公曰君盍殺
我無以一妻亂百姓公曰太子惠其民而不惠

於其父乎驪姬曰君盍老而殺之彼得政而
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可釋君公曰不可爾勿憂

吾將圖之
列女傳越姬者勾踐之女昭王之姬也昭王燕

遊蔡姬在左越姬在右乃顧謂二姬曰樂乎對
曰樂王曰願與子生若此死若此蔡姬曰願生

同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
其十二條

後漢書王逸字叔師宜城人順帝時為侍中注
楚辭行于世

晉書阮籍籍酒昏酣遺落世事聞步兵厨人善
釀貯有美酒三百斛求為步兵校尉其十四條

世本沮誦舍頡作書宋衷注云舍頡沮誦黃帝
史官歸雲集云河圖說微稱舍帝說文稱頡皇

崔瑗曹植蔡邕索靖張揖顧野王皆以舍頡為
古帝不得稱為黃帝史官

歸雲集黃帝主書史之臣則沮誦作雲書孔甲

史通訓故補

卷十二

十二

為史執青纂記言動惟實杜甫云風后孔甲充其佐是也非夏之孔甲

史記周本紀武王既入立於社南召公奭費來師尚父率牲尹佚奠祝又漢書藝文志尹逸二篇注云周臣在成康時據此則不但孔甲非夏而尹佚亦非殷矣于元豈別有所據耶

呂氏春秋先識覽夏太史令然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終古乃出奔加商殷內史向望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晉太史居泰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

漢書藝文志名頌一篇上七章秦丞行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定亥令胡毋敬作

漢書藝文志為商所續太史公七篇字昭曰焉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商字子

史通訓故補 卷十一

高師古曰七卷云商所續人治易事五屬充宗後事劉向後與柳玉俱符詔頗序列傳未卒病死

後漢書張衡傳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安帝後拜郎中遷太史令作渾天儀著靈獻算周論後為侍中上疏請得常事東觀漢記補綴又條上

司馬遷班固所叙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書數上不懸

後漢書蔡邕傳邕與堂谿典馬日磾張馴韓說卓茂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先和元年詔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即張華太史令卓賜指金商門引入崇德殿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故所宜施行二

漢書百官表御史大夫秦官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後漢書百官志蘭臺令史六百石

後漢書地理志哀牢永平中置故牢王國雲南通志永昌有哀牢山在府東二十里其四條

宋書恩倖傳徐爰微密有意理為高祖所知仕至左丞先是元嘉中使何承天車到國史世祖初又使承天朝請山嶺之南臺御史蘇實生踵成之六年又以爰領著作即使終其業

宋書顧野王傳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天嘉元年補撰史學士加招遠將軍太建六年領大著作知梁史事遷黃門侍郎光祿卿卒贈右衛將軍其五條

魏書高閭傳閭字開士漁陽雍奴人本名驢崔浩奇之乃改為閭而字焉真君九年拜中書博士後遷侍郎與高允泰決大政賜爵安東子以功進封侯其八條

孫端綬佩章
景緯揆基 校

史通訓故補 卷十一 古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一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二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注

海虞顧 鎮備九叅訂

吳門盛 錦庭堅同訂

古今正史第二 總十八條

三墳五典

易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儒者云伏犧氏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又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

史通訓故補卷十二

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春秋傳載楚左史能讀三墳五典禮記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由斯而言則墳典文義三五典策至於春秋之時猶大行於世爰及後世其書不傳惟唐虞已降可得言者然自堯而往聖賢猶述求其一二鬚髯存焉而後來諸子廣造奇說其語不經其書非聖故馬遷有言神農已前吾不知矣班固亦曰顓頊之事未可明也斯則墳典所記無得而稱者焉

尚書

堯舜相承已見墳典周監二代各有書籍至孔子討論其義刪為尚書始自唐堯下終秦繆其言百篇而各為之序屬秦為不道坑儒禁學孔子之末孫曰孔惠壁藏其書漢室龍興旁求儒雅聞故秦博士伏勝能傳其業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受焉時伏生年且百歲言不可曉口授其書纔二十九篇自是傳其學者有歐陽氏大小夏侯宣帝時復有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

史通訓故補卷十二

篇行之於世其篇所載年月不與序相符會又與左傳國語孟子所引秦誓不同故漢魏諸儒謂馬融鄭康成咸疑其繆古文尚書者即孔惠之所藏科斗之文字也魯恭壞孔子舊宅始得之於壁中博士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增多二十五篇更以隸古字寫之編為四十六卷司馬屢採其事故遷多有古說安國又受詔為之訓傳值武帝末巫蠱事起經籍道息不獲奏上藏諸私家劉向取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脫誤甚衆至於後漢孔氏之本

遂絕其有見於經典者諸儒皆謂之逸書馬融鄭玄注

也王肅亦注今文尚書而大興古文孔傳相類或

肅私見其本而獨秘之乎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

賾始以孔傳奏上而缺舜典一篇乃取肅之堯典

從慎徽以下分為舜典以續之自是歐陽大小夏

侯家等學馬融鄭玄王肅諸注廢而古文孔傳獨

行列於學官永為世範齊建武中吳興人姚方興

采馬王之義以造孔傳舜典云於大航購得詣闕

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為非梁武帝時為博士議曰孔叔稱伏生誤合五篇

史通訓故補卷十二

蓋文句相連所以或合舜典必有粵若稽及江陵

版蕩其文入北中原學者得而異之隋學士劉炫

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故今人所習尚書舜典元

出於姚者焉

前漢書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父尚書于伏生以授兒寬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前漢書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兄子建

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前漢書魯恭王餘孝景程姬之子也初立為淮

陽王後徙王魯恭王好治宮室壞孔氏舊宅以廣其宮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南齊書建武齊明帝蕭鸞改元補注

隋書經籍志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氏舊宅得其未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為之作傳會至靈事起不得奏上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開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興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融所注多二十八字

春秋

當周室微弱諸侯力爭孔子應聘不遇自衛而歸

乃與魯君子左丘明觀書於太史氏因魯史記而

作春秋上遵周公遺制下明將來之法自隱及哀

史通訓故補卷十二

十二公行事經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

恐失其真故論本事而為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

經也春秋所貶當世君臣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

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

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

故不顯於世漢興董仲舒公孫弘並治公羊其傳

習者有嚴顏二家之學宣帝即位聞衛太子私好

穀梁乃召名儒蔡千秋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因置

博士平帝初立左氏建於後漢儒者數廷毀之會

博士李封卒遂不復補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請重立於學官至魏晉其書漸行而二傳亦廢今所用左氏本即杜預所注者

前漢書顧注公羊子名高齊人殺梁子名喜魯人俱著春秋傳

史記公孫弘字季菑川國人武帝時為丞相封平津侯

前漢書嚴彭祖字公子下邳人顧安樂字公孫薛人俱事昭帝孟孟弟子百餘人惟彭祖安樂賢

問疑義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義在二子矣

前漢書衛子夫得幸生戾太子據武帝詔太子受公羊春秋太子既通復私問殺梁而善之宣

帝史皇孫之子戾太子之孫也既立聞衛太子好穀梁乃詔諸儒議之由是穀梁之學大成

前漢書沛蔡千秋從魯榮廣受穀梁春秋為學

史通訓故補

卷十二

五

最篤宣帝召見使說經善之權為諫大夫

前漢書蕭望之字長倩蘭陵人宣帝時詔望之

等平公羊穀梁同異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詁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盛

後漢書范升以左氏說未不宜立學陳元爭之與升辨九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

四人元為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諸儒以左氏立議論譁公卿以下

數廷爭之會李封卒左氏復廢

後漢書鄭興字少贛開封人善左氏傳光武徵為太中大夫子康字仲師從父受左氏春秋以明經選給事中

補注 隋書經籍志漢初有公羊穀梁鄭氏夾氏四家

並行王莽之亂鄭氏無書夾氏以漢書注云夾氏有錄無書又左氏出于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至文帝時賈誼為訓詁授趙人賈公其後劉歆與校經籍考而正之欲立于學諸儒莫應至建

武中尚書令韓敞請立而未行陳元最明左傳上書詔之乃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羣儒蔽國者數廷爭之及封卒遂罷晉時杜預又為經傳集解至隋盛行

史記

又當春秋之世諸侯國自有史故孔子求眾家史

記而得百二十國書如楚之書鄭之志魯之春秋

魏之紀年此其可得言者左丘明既配經立傳又

撰諸異同號曰外傳國語二十一篇斯蓋採書志

等文非唯魯之史記而已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錄

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終乎秦末號曰世本

史通訓故補

卷十二

六

十五篇春秋之後七雄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

策三十三篇漢興太中大夫陸賈紀錄時功一作

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馬談欲錯

綜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而卒子遷乃述父遺

志採左傳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時事上

自黃帝下訖麟趾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

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都謂之史記協厥六經

異傳整齊百家雜言藏諸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

聖君子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

焉而十篇未成有錄而已張晏漢書注云十篇歿後亡失此說非也元成之間會稽褚先生更補其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等傳其龜策日者辭多鄙陋非遷本意也晉散騎常侍巴西譙周以還書周秦以上或採家人諸子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亂其繆今則與史記並行於代焉

前漢書楊惲華陰人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才能稱
蜀志譙周字允南西充人後主時徙中散大夫蜀平入魏封陽城亭侯

史通訓故補

卷十二

七

補注
晉書司馬遷傳初遷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採俗語百家之言不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彪復以周書未盡善也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為不當

前漢書

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于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偽褒

新莽誤後惑眾不當垂之後代者也於是採其舊事旁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一家乃起元高皇終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上下通洽為漢書紀表志傳百篇其事未畢會有上書云固私改作史記者有詔京兆收繫悉錄家書封上固弟超詣闕自陳明帝引見言固續父所作不敢改易舊書帝意乃解即出固徵詣校書受詔卒業經二十餘載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固後坐竇氏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

史通訓故補 卷十二

八

莫能綜理其妹曹大家博學能屬文奉詔校叙又選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授讀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猶未克成多是待詔東觀馬續所作而古今人表不類本書始自漢末迄乎陳世為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於專門受業與五經相亞初漢獻帝以固書文煩難省乃詔侍中荀悅依左氏傳刪為漢紀三十篇命秘書給紙筆經五年乃就其言簡要亦與本傳並行

後漢書馮衍字敬通杜陵人田邑既降帝怒衍等不時至遂見黜

前漢書班固為實憲中獲軍及憲敗固先坐免
官初洛陽令種兢嘗出行固奴干其車騎吏推
呼之奴醉罵兢畏憲不敢發而心銜之及實氏
賓客皆遠考兢因此捕固係死獄中
後漢書曹大家名昭字惠姬曹世叔之妻班彪
之女也兄固著漢書未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
觀藏書閣踵而成之
後漢書馬嚴七子惟融續知名續字季則博觀
羣書順帝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馬融從班
昭受讀後詔融兄續繼昭成之

補注
隋書經籍志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太山太
守應劭撰漢書音義一卷服虔撰漢書音義七
卷韋昭撰漢書音義二卷梁濟陽太守劉顯撰漢
書音義二卷夏侯氏撰漢書音義十二卷國子博
士蕭該撰漢書音義十二卷廢太子勇命包愷等
撰漢書集注十三卷晉灼撰漢書注一卷齊光
祿大夫陸澄撰漢書續訓三卷梁韋核撰漢書

史通訓故補 卷十二

訓纂三十卷陳史部尚書姚察撰漢書集解一
卷姚察撰漢書叙傳五卷項岱撰論前漢事一
卷諸葛亮撰漢書叙傳二卷姚察撰漢書四卷凡十四家
撰定漢書疑二卷姚察撰漢書四卷凡十四家
無考者一家
唐書藝文志孟康漢書音義九卷崔浩漢書音
義二卷孔文祥漢書音義二卷劉嗣等漢書
音義二十六卷除景倫漢書律歷志音義一卷
顏游秦漢書決疑十卷僧務靜漢書正義三十
卷李善漢書辨惑三十卷漢書正名氏義十二
卷漢書英華八卷九八家無考者二家

後漢書

在漢中興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
尹敏司隸從事孟冀作世祖本紀并撰功臣及新

市平林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自是以
來春秋世口亦以煥炳而忠臣義士莫之撰勒於
是又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及諫議大夫李尤雜
作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自建武訖乎
永初事業垂竟而珍等繼卒復命侍中伏無忌與
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
于西羌傳地理志至元嘉元年復令大中大夫邊
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
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

史通訓故補 卷十二

林列傳入崔篆諸人寔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
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眾蔡倫等傳凡百
十有四篇號曰漢記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
郎蔡邕楊彪盧植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
而邕別作朝會車服二志後坐事徙朔方上書求
還續成十志會董卓作亂大駕西遷史臣廢棄舊
文散逸及在許都楊彪頗存注記至於名賢君子
自太初已下闕續魏黃初中唯著先賢表故記殘
缺至晉不成太始中秘書丞司馬彪始討論衆說

一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6 反E句

綴其所聞起元光武終於孝獻錄世十二編年二百通綜上下旁引庶事為紀志傳凡一十三篇號曰續漢書又散騎常侍華嶠刪定東觀記為漢後書帝紀十二皇后紀二三譜十典列傳七十摠九十七篇其十典竟不成而卒自斯已後作者相繼為編年者四族創紀傳者五家推其所長華氏居最而遭晉室東徙三惟一存至宋宣城太守范曄乃廣集學徒窮覽舊籍刪煩補畧作後漢書凡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合為百篇會曄以罪被收其十

史通訓故補

卷十一

十一

志亦未成而死先是晉東陽太守袁宏抄撮漢氏後書依荀悅體著後漢紀十三篇世言漢中興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

後漢書李尤字伯仁廣漢人安帝時為諫議大夫安詔與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
後漢書建武先武改元永初安帝改元
後漢書伏湛先武時徙封不其侯傳爵至玄孫無忌無忌博物多識桓帝時詔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
後漢書元嘉桓帝改元
後漢書趙苞字孝先後漢人桓帝時徵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
後漢書崔寔字季真涿郡安平人桓帝時為郎
後漢書順烈梁皇后諱妣大將軍高之女永建三年遷入宮為貴人陽嘉元年立為后冲帝立

尊為皇太后
後漢書安思問皇后諱姬榮陽人問暢之女元初元年遷入宮二年立為后後以濟陰王事遷之祿官
後漢書崔篆王莽時為郡文學徵詣公車被劾歸莽復以為建新大尹未幾稱疾去
後漢書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安帝時為中黃門以立濟陰王是為順帝封浮陽侯
後漢書鄭眾字季產南陽犂人肅宗即位拜小黃門以誅竇憲遷大長秋後封鄴鄉侯
後漢書蔡倫字敬仲桂陽人永平末給事官掖後封龍亭侯
後漢書熹平靈帝改元
三輔決錄馬日磾字翁叔融之族孫獻帝時官太傅與蔡邕楊賜等校定石經
魏志黃初文帝改元
晉書太始武帝改元

史通訓故補

卷十二

十二

魏史黃初太和中始命尚書衛覲繆襲草創紀傳累載不成又命侍中韋誕應璩秘書王沉大將軍從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長史孫該司隸校尉傅玄等復共擇定其後王沉獨就其業勒成魏書四十四卷其書多為時諱殊非實錄吳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撰吳書峻孚俱非史才

後漢書延篤傳篤字叔堅南陽犂人桓帝徵拜議郎與朱穆連詔共著作東觀任至京兆尹
後漢書盧植傳植與馬日磾蔡邕楊彪等並在東觀校書補續漢記
三國志

東哲又撰十志會中朝喪亂其書不存先是歷陽令陳郡王銓有著述才每私錄晉書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子隱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事跡多所詳究過江為著作即受詔撰晉史為其同僚虞預所斥坐事免官家貧無資書未遂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鎮亮給其紙墨因是獲成凡為晉書八十九卷咸康六年始請關奏上隱雖好述作而辭拙才鈍其書編次有序者皆銓所修章句混漫者必隱所作時尚書即領國史干寶亦撰晉

史通訓故補 卷十二 五

紀自宣訖愍七帝五十二年凡二十二卷其書簡畧直而能婉甚為當時所稱晉江左史自鄧粲孫盛主韶之檀道鸞已下相次繼作遠則編紀兩帝近則唯叙六朝至宋湘東太守何法盛始撰晉中興書勒成一家首尾該備齊隱士東莞臧榮緒又集東西二史合成一書皇家貞觀中有詔以前後史十有八家制作雖多未能盡善乃勅史官更加纂錄採正典與舊一作說數十餘部兼引偽史十六國書為記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并序

例目錄合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者焉

晉書成康成帝改元

補注

晉書陸機傳機字士衡吳郡吳人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為吳王吳景中郎趙王倫輔政引為相國參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誅坐徒逢遇赦而止後成都王穎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王粹率秀等軍二十餘萬與乂戰大敗官人王玖及弟越誣機有異志率秀等誣之遂遇害隋書經籍志晉紀四卷陸機撰

史通訓故補 卷十二 五

晉書王隱傳隱父銓歷陽令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受父遺業而都舊事多所諱究太興初名為著作即令撰晉史時虞預竊寫隱書後更疾隱以諱免家貧無資書遂不就乃依庾亮于武昌供隱紙筆書乃成詣閣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燕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澗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

隋書經籍志晉書八十六卷晉書作即王隱撰晉書二十六卷晉散騎常侍虞預撰晉書十卷晉中書郎朱鳳撰晉中興書七十八卷宋湘東太守何法盛撰晉書三十六卷宋臨川內史謝靈運撰晉書一百一十一卷齊徐州主簿臧榮緒撰晉書十一卷梁蕭子雲撰晉史三十三卷梁蕭子顯撰晉紀四卷陸機撰晉紀二十三卷于寶撰晉紀十卷曹嘉之撰晉紀二十一卷鄧粲撰晉陽秋三十二卷孫成撰晉紀二十三卷劉勰撰晉紀十卷王韶之撰晉紀四十五卷徐廣

撰續晉陽秋二十卷宋永嘉太守檀道鸞撰續晉紀五卷宋新興太守郭季產撰

宋書

宋史元嘉中著作郎何承天草創紀傳自此以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補承天殘缺後又命裴松之續成國史松之尋卒史佐孫冲之表求別自創立為一家之言孝建初又勅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六年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孫山蘇所述勒成一書其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自

史通訓故補 卷十一

造而序事多虛難以取信自永光已後至禪讓十餘年中闕而不載至齊著作郎沈約更補綴所遺製成雜史自義熙肇號終乎昇明三年為記十志三十列傳六十合百卷名曰宋書永明末其書既行河東裴子野更刪為宋畧二十卷沈約見而歎曰吾所不逮也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畧為上沈書次之

宋書何承天東海郡人仕宋領著作佐郎撰國史南史蘇寶生名寶生本寒門有文義之美元嘉中立國子學為毛詩助教

南史臧質字含文東莞莒人世祖即位以質為都督江州諸軍事後同義宣謀反伏誅宋書魯爽小名女生扶風郿人世祖以為都督豫州諸軍事後與義宣謀逆為薛安都所誅宋書王僧達瑯邪人為始興王參軍累遷中書令

宋書元嘉文帝改元孝建大明俱孝武帝改元永光廢帝改元

晉書義熙晉安帝改元南齊書永明齊武帝改元宋書昇明順帝改元

補注南史裴松之傳松之續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卒曾孫子野撰宋畧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沈約歎其述作曰吾弗逮也

齊書

齊史江淹始受詔著述以史之所難無出於志故

史通訓故補 卷十二

先著其志以見其才沈約復著齊紀二十篇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合成五十九篇時奉朝請吳均亦表請撰齊史乞給起居注并羣臣行狀有詔齊氏故事布在流俗聞見既多可自搜訪也均遂撰齊春秋三十篇其書稱梁帝為齊明佐命帝惡其實詬詔一作燔之然其私本竟能與蕭氏所撰並傳於後

南史梁武帝諱行姓蕭氏蘭陵中都里人齊書林失德明帝作補將為廢立計帝欲助齊明傾齊武之嗣明帝知之每與帝謀明帝時封建陽縣男後受齊禪

補注

南史檀超傳超上表立條例開元紀疏不取宋年封爵不詳本傳無假年表又著十志史功未成徒交州江淹撰成之猶不備也

南史沈約傳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梁左僕射封建昌侯撰晉書一百餘卷齊建元四年被勅撰國史永明五年又被勅撰宋書六年畢功其所撰國史為齊紀二十卷

梁書吳均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除奉朝請先是均表求撰齊春秋書成奏之高祖以其書不實使劉之遺詰問數條竟支離無對勅付省焚之

梁書

梁史武帝時沈約與給事中周興嗣步兵校尉鮑行卿秘書監謝昊相承撰錄已有百篇值承聖淪

史通訓故補

卷十一

九

漢並從焚蕩廬江何之元沛國劉璠以所聞見究其始末合撰梁典三十篇而紀傳之書未有其作陳祠部郎中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周但既當朝務兼修國史至於陳亡其書不就

梁書周興嗣字思恭項郡人歷官員外郎南史鮑行卿以博學稱為臨川王錄事兼建中書舍人

梁書承聖元帝改元

補注

南史何之元廬江蕩人仕陳中衛府監議參軍著梁典起齊永元元年迄于王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為三十卷北史劉璠字實義沛人為梁宜豐侯蕭修主簿入周為內史中大夫著梁典三十卷

南史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梁元帝即位授佐著作撰史任陳為尚書祠部侍郎後歷淮南王建安王二府諮議參軍丁內憂去職俄起為戎昭將軍知樞梁史入隋授秘書丞別勅成梁陳二史未畢功戒子思廉撰續

陳書

陳史初有吳郡顧野王北地傅縡各為撰史學士其武文二帝紀即顧傅所脩太建初中書即陸瓊

續撰諸篇事傷煩雜姚察就加刪改粗有條貫及江東不守持以入關隋文帝常索梁陳事跡察具以所成每篇續奏而依違荏苒竟未絕筆皇家貞

史通訓故補

卷十二

十

觀初其子思廉為著作郎奉詔撰成二史於是憑其舊藁加以新錄彌歷九載方始畢功述為梁書五十六卷陳書三十六卷今並行世焉

陳書顧野王字希馮吳人梁大通初除太學博士入陳歷樞史學士

陳書傅縡字宜事靈州人梁太清末南奔為王琳記室琳亡陳文帝召為撰史學士

南史陳高祖武帝諱霸先姓陳氏吳興長城下若里人受梁敬帝禪世祖文帝諱蒨字子華始興王之長子也武王崩詔入繼大業太建

宣帝改元

北史隋高祖文帝姓楊氏諱堅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十四世孫也受周靜帝禪陳書陸瓊字伯玉吳郡人仕陳歷官吏部尚書唐書姚思廉本名簡以字行仕隋為漢王府參

單入唐為弘文館學士

十六國春秋

十六國史前趙劉聰時領左國史公師或撰高祖本紀及功臣傳二十八甚得良史之體凌脩譖其訛謗先帝聰怒而誅之劉曜時平輿子和苞撰趙記十篇事止當年不終曜滅後趙石勒命其臣徐光宗歷傳暢郭愔等撰上黨國記起居注趙書其後又令王蘭陳宴程陰徐機等相次撰述至石虎並令刊削使勒功業不傳其後燕太傅長史田融

史通訓故補

卷十二

三

宋尚書庫部郎郭仲產北中郎參軍王度追撰石事集鄴都記趙記等書前燕有起居注杜輔全錄以為燕紀後燕建興元年董統受詔草創後書著本紀并佐命功臣王公列傳合三十卷慕容垂稱其叙事富贍足成一家之言但褒述過美有慙董史之直其後申秀范亨各取前後二燕合成一史南燕有趙郡王景暉嘗事德超撰二主起居注沈亡仕於馮氏官至中書令仍撰南燕錄六卷蜀初號曰成後改稱漢李勢散騎常侍常璩撰漢書十

卷後入晉秘閣改為蜀李書璩又撰華陽國志具記李氏興滅前涼張駿十五年命其西曹邊澗集內外事以付秀才索綏作涼國春秋五十卷又張重華護軍參軍劉慶在東苑專修國史二十餘年著涼記十二卷建康太守索暉從事中郎劉昞又各著涼書前秦史官初有趙淵車敬梁熙韋譚相繼著述符堅嘗取而觀之見荀太后幸李威事怒而焚滅其本後著作即董誼追錄舊語十不一存及宋武帝入關曾訪秦國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

史通訓故補

卷十二

三

問諸仇池並無所獲先是秦秘書郎趙整參撰國史值秦滅隱于商洛山著書不輟有馮翊車頻助其經費整卒翰乃啟頻纂成其書以元嘉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方罷定為三卷而年月失次首尾不倫河東裴景仁又正其訛僻刪為秦記十一篇後秦扶風馬僧虔河東衛隆景並著秦史及姚氏之滅殘缺者多弘從弟和都仕魏為左民尚書又追撰秦紀十卷夏天水趙思羣北地張淵於真興承光世並受命著其國書及統萬之亡多見焚燒西

涼與西秦北燕其史或當代所書或他邦所錄段龜龍記呂氏宗欽記禿髮氏韓顯宗記呂馮氏唯此三者可知自餘不詳誰作魏世黃門侍郎崔鴻乃考覈衆家辨其同異除煩補闕錯綜綱紀易其國書曰錄正紀曰傳都謂之十六國春秋鴻始以景明之初求諸國逸史逮至始元年鳩集稽備而猶闕蜀事不果成書推求十有五年始于江東購獲乃增其篇目勒為十卷鴻歿後永安中其子繕寫奏上請藏諸秘閣由是偽史宣布大行于時

史通訓故補 卷十二

三

晉書載記前趙劉淵字元海冒頓之後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三世凡二十七年以成帝咸和四年滅
後趙石勒字世龍武鄉羯人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嘉五年滅
前燕慕容廆鮮卑人始廆以武帝六年稱公至暉四世凡八十五年以海西公太和五年滅
後燕慕容垂以太原八年僭位改元建興傳至熙熙
南燕慕容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位至趙二世滅
蜀李特巴西宕渠人子雄僭號國號成至李壽嗣位改曰漢始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勢六世凡四十六年以穆帝永嘉三年為桓溫所滅
前涼張駿字公庭寔之子也建興四年封霸城侯自執為涼州至天錫凡九世七十六年為苻

堅所滅
前秦符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健以穆帝七年僭主至苻登五世四十四年以孝武太元十九年滅
符堅字永固雄之子也初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至是聖收起居注觀之見其事憤怒乃焚其書檢史官將其罪會趙泉車敬等已死乃止堅後為姚萇所執縶于新平佛寺
後秦姚萇字景茂以孝武太元九年僭立至泓三世凡三十二年以安帝義熙十三年為劉裕所滅
夏赫連勃勃字屈孑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僭位改元真興子昌改元承光始勃勃以安帝義熙二年僭位至昌二世凡二十六年為魏所滅
西涼李暠字玄盛隴西成紀人暠以安帝隆安四年立至宋少帝景平元年滅凡二十四年
西秦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國仁以孝武太元

史通訓故補 卷十二

三

十年僭位至慕末四世凡四十六年為赫連定所滅
後涼呂光暠陽瓜人光以孝武太元十二年定涼州十五年僭位傳至隆以安帝元興三年滅凡十有三年
北燕馮跋字文起信都人跋以孝武太元二十年僭位至弘二世凡二十八年滅
魏書景明至始魏主恪改元永安魏莊帝改元補注
十六國春秋徐光字季季父顛即人父聰以牛醫為業光有文才石勒署為參軍尋遷中書令領秘書監光嘗勸勅除虎威權以安太子勒不聽及死虎威朝政以私憾殺之
十六國春秋傅暢字世道北地泥陽人父祗晉右僕射暢年未弱冠甚有重名永嘉之亂沒于石勒以為大將軍右司馬作晉諸公叙讚二十卷又為公卿故事九卷行于世以勸建平元年卒

宋書吉翰傳翰字林文馮翊地陽人為將佐十
餘年清謹剛正甚為高祖所知假節監徐兗二
州豫州之梁郡軍事徐州刺史
十六國春秋趙整字文業一名正畧陽清水人
或云清陰人年十八為符堅著作即無鬚而瘦
有妻妾而無兒時人謂為閹然情度敏達學兼
內外性好幾諫無所迴避官至秘書侍郎後因
關中佛法之盛願欲出家堅惜而未許堅死方
遂其志更名道整道跡商洛山後終于襄陽
十六國春秋姚和都仕與為太子右衛將軍左
兵尚書及沮嗣立轉給事黃門侍郎撰秦記十
卷記姚萇時事
十六國春秋張淵不知何處人明占候自云嘗
事符堅堅敗事姚興父子為靈臺令沮滅入仕
赫連勃勃復為太史令世祖平統萬淵與徐辨
俱見獲
十六國春秋趙漢字思羣天水人仕姚興歷中
書侍郎為勃勃所虜拜著作郎世祖平統萬見
史通訓故補卷十二

逸所為文舉勃勃太遲怒欲推之崔浩進曰文
士褒貶多過其實皇王之道固宜容之世祖乃
止
十六國春秋宗欽字景若金城人父變字文友
呂光太常卿欽博綜羣言聲著河右仕蒙遜為
世子洗馬上東宮侍臣欽甚見親重欽在河面
時撰涼記十卷記蒙遜事無足可稱
十六國春秋索綝字士父敬煌人父敬晉司徒
綝家貧好學幼蒙孝廉為記室祭酒後去官
又蒙秀才為儒林祭酒敬命為西曹掾關內外
事付綝著涼春秋五十卷以著述功封平東侯
十六國春秋劉炳字彥明燉煌人李暠徵為儒
林祭酒炳以三史文繁著錄百三十篇八十
四卷涼書十卷燉煌寶錄二十卷後蒙遜平酒
泉拜秘書郎中賜號元處先生
隋書經籍志趙書十卷記石勒事偽燕太傅長
史田融撰二石傳二卷二石偽治時事二卷俱
晉北中郎恭軍王度撰漢書十卷華陽國志十

二卷俱常璩撰燕書二十卷記慕容偽事偽燕
尚書范亨撰南燕錄六卷記慕容德事偽燕中
書侍郎王景暉撰秦記十卷宋殿中將軍裴景
仁撰秦紀十卷記姚萇事魏尚書姚和都撰涼
記十卷記張軌事偽涼著作佐郎段龜龍撰漢
趙記十卷和苞撰
北史崔光傳光弟子鴻字彥鸞官散騎常侍見
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元海石勒
慕容偽符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子張
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家
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據一方各有圖書未有
統一乃撰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
有增損褒貶焉

後魏書
元魏史道武時始令鄧淵著國記為十卷而條例
史通訓故補卷十二

未成暨乎明元廢而不述神麌二年又詔集諸文
士崔浩弟覽高閭鄧穎晁維范亨黃輔等撰國
書為十卷又特命浩摠監史任務從實錄復以中
書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並叅著作續成前史書
叙述國事無隱惡而刊石寫之以示行路浩坐此
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自是遂廢史官至
文成帝和平元年始復其職而以高允典著作修
國記允年已九十手目俱衰時有校書郎中劉模
長于緝綴乃令執筆而口占授之如是者五六歲

所成篇卷模有力焉初國記自鄧崔以下皆相承作編年體至孝文太和十一年詔秘書丞李彪著作即崔光始分為紀傳異科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既而崔光遵業補續下訖孝明之世温子昇復修孝武紀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魏史官私所撰盡於斯矣齊天寶二年勅秘書監魏收博採舊聞勒成一史又令刁柔辛元植房延祐睦仲讓裴昂之高孝幹等助其編次收所取史官懼相凌忽故刁辛諸子並乏史才唯以髣髴學流

史通訓故補

卷十二

五

憑附得進於是大徵百家譜狀斟酌以成魏書上自道武下終孝靜紀傳與志凡百三十卷收諂齊氏於魏室多不平既黨北朝又厚誣江左性憎勝己喜念舊惡甲門戚德與之有怨者莫不被以醜言沒其善事遷怒所至毀及高曾書成始奏詔收于尚書省與諸家論討前後列訴者百有餘人時尚書令楊遵彥一代貴臣勢傾朝野收撰其家傳甚美是以深被黨援諸訟史者皆獲重罰或斃于獄中羣怨謗聲不息孝昭世勅收更加研審然後

宣布于外書成嘗訪諸羣臣猶云不寔又令治改其所變易甚多由是世薄其書號為穢史至隋開皇勅著作即魏澹與顏之推辛德源更撰魏書矯正收失澹以西魏為真東魏為偽故文恭列紀孝靜稱傳合紀傳論例摠九十二篇煬帝以澹書猶未能善又勅左僕射楊素別撰學士潘徽褚亮歐陽詢等佐之會素薨而止今世稱魏史者猶以收本為主焉

史通訓故補

卷十二

五

魏書太祖道武帝諱珪獻明帝之子太宗明元皇帝諱嗣道武之長子也世祖太武皇帝諱素明元之長子也改元神廟高宗文成皇帝諱濬景穆皇帝之長子也改元和平高祖孝文皇帝諱宏獻文帝之長子也改元太和世宗宣武皇帝諱恪孝文帝之第二子也肅宗孝明皇帝諱宣武帝之第二子也孝靜皇帝諱善見清河王寶之子也出帝平陽王修為斛斯椿等所殺出子長安是為西魏孝靜帝遷都鄴是為東魏
北史崔浩弟簡字仲亮一名覽道武初歷中書侍郎恭著作事
北史高閏字閏士漁陽雍奴人和平末仕中書侍郎與高允齊名時稱二高
魏書高允字伯恭渤海蓆人領著作郎
魏書李彪字道固頓丘人魏孝文初為秘書丞
北史崔光清河人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賜名焉仕著作郎
北史邢密字洪賓河間鄆人累遷中書侍郎
北史温子昇字鵬舉其先太原人祖避難家濟

除考莊時為主客郎中。
北史刁柔字子溫。解中司空行參軍。累遷國子博士。

北史辛元植。德源之從祖兄也。齊天保中。歷位北海太守。

北史楊愔。字道彥。華陰人。仕至尚書右僕射。

北史。開皇。隋文帝改元。

北齊書。顏之推。字介。琅琊人。為梁湘東王常侍。自齊入周。至隋。開皇。名為文學。

北史。辛德源。字孝基。隴西人。入隋。牛弘以德源才學。奏與王勃同修國史。

北史。高祖。字伯多。吳郡人。入隋。晉王廣引為揚州博士。帝崩。命與褚亮等撰魏書。

唐書。褚亮。字希明。錢塘人。太宗起文學館。亮為學士。

唐書。歐陽詢。字信本。潭州人。仕隋為太常博士。入唐。貞觀中。為太子少師。更令。

史通訓故補 卷十二 无

魏書。鄧淵。傳。淵字彥海。安定人。魏尚書吏部郎。撰周紀十餘卷。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體例。

北史。儒林傳。張偉。字仲業。太原中都人。學通諸經。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太武時。與高允俱被辟命。累遷中書侍郎。進爵建安公。

魏書。濟陰王暉。字少陵。長乃變節。決于史。入齊。降封美陽縣公。撰魏書。王世家。號為辨宗室錄。四十卷。

北史。穆敷。傳。敷子素。字虞道。封越國公。

北齊書

高齊史。天統初。太常少卿祖孝徵。述獻武起居名

曰。黃初傳。天錄時。中書侍郎陸元規。常從文宣征

討著。皇帝實錄。惟記行師。不載它事。自武平後。史

官陽休之。杜臺卿。祖崇。儒崔子發等。相繼注記。逮於齊滅。隋秘書監王劼。內令史李德林。並少仕鄴中。多識故事。王乃憑述。起居注。廣以異聞。造編年書。號曰齊志。十有六卷。其序云。二十卷。今世在齊預修國史。創紀傳書二十七卷。至開皇初。奉詔續撰。增多齊史三十八篇。已上送官藏之。秘府皇家貞觀初。勅其子中書舍人百藥。仍其舊錄。雜採它書。演為五十卷。今之言齊史者。唯王李二家云。

北齊高祖高歡。以武定五年薨。諡獻武王。天統元年。改諡神武皇帝。子洋。受魏禪。國號齊。是為

史通訓故補 卷十二 三

顯祖。文宣皇帝。後主。緯。武成帝之長子。改元天統。又改武平。

北齊書。祖珽。字孝徵。瑩之子也。起家秘書郎。後主時。倭于陸。拜尚書左僕射。

北齊書。陽休之。字子烈。無終人。仕魏黃門侍郎。入齊。遷尚書。

唐書。李百藥。字重規。德林之子也。仕隋為通事舍人。入唐。拜中書舍人。

後周書

宇文周史。大統年。有秘書丞柳虬。兼領著作。直辭

正色。事有可稱。至隋開皇中。秘書監牛弘。追撰周

紀。十有八篇。畧叙紀綱。仍皆抵牾。皇家貞觀初。勅

秘書丞令狐德棻秘書郎岑文本共加脩緝定為周書五十卷

北史周節孝閔皇帝宇文覺受西魏禪國號周改元大統

唐書岑文本字景仁南陽人貞觀初擢中書舍人

補注北史柳糾傳到字仲盤河東解人仕周為秘書丞領著作

隋書牛弘傳弘字里仁安定鶉鴛人在周襲封監涇公開皇初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封奇章公

隋書

隋史當開皇仁壽時王劼為書八十卷以類相從

史通訓故補

卷十二

三

定其篇目至於編年紀傳並闕其體煬帝世唯有

王胄等所修大業起居注及江都之禍仍多散逸

皇家貞觀初勅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

共撰成隋書五十五卷與新撰周史並行于時初

太宗以梁陳及齊周隋氏並未有書乃命學士分

修事具於上仍使秘書監魏徵摠知其務凡有讚

論徵多預焉始以貞觀三年創造至十八年方就

北史魏徵貞觀二年起功多於諸史一歲合為五代紀傳并目錄凡二

百五十二卷書成下於史閣唯有十志斷為三十

卷尋擬續奏未有其文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

令李淳風著作即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撰其

先撰史人唯令狐德棻重預其事太宗崩後刊勒

始成其篇第雖編入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為五代

史志

隋書開皇仁壽俱文帝改元大業煬帝改元北史王胄字承委瑯琊人隋大業初為著作郎

唐書顏師古字籀其先瑯琊人祖之推自齊入周遂居關中師古貞觀中遷秘書監

唐書孔穎達字仲達衛水人太宗引為弘文館學士

唐書魏徵字玄成鉅鹿人初為隱太子洗馬後遷秘書監

史通訓故補

卷十二

三

唐書于志寧字仲謹高陵人武德中兼文學館學士

唐書李淳風岐州雍人與諸儒脩書遷太史令

補注通考晁氏曰隋書八十五卷唐魏徵等撰紀五

列傳五十五長孫無忌等撰志三十一初詔顏師

古孔穎達脩述徵摠其事序論皆徵自作後詔

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同修五代史志

詔編第八隋書天文律歷五行三志獨淳風作

唐書

惟大唐之受命也義寧武德間工部尚書溫大雅

首撰創業起居注三篇自是司空房玄齡給事中

許敬宗著作佐即敬播相與自立編年體號為實

錄迄乎三帝世有其書貞觀初姚思廉始撰紀傳
粗成三十卷至顯慶元年太尉長孫無忌與于志
寧令狐德棻著作郎劉洵之楊仁卿起居郎顧胤
等因其舊作綴以後事復為五十卷雖云繁雜時
有可觀龍朔中敬宗又以太子少卿摠統史任更
增前作混成百卷如高宗本紀及永徽名臣四夷
等傳多是其所造又起草十志未半而終敬宗所
作紀傳或曲希時旨或猥釋私憾凡有毀譽多非
實錄必方諸魏伯起亦猶張衡之蔡邕焉其後左

史通訓故補 卷十二

書

史李仁寶續撰于志寧許敬宗李義府等傳載言
紀事見推直筆惜其短世一作功業未終至長壽
中春官侍郎牛鳳及又斷自武德終于弘道撰為
唐書百有十卷鳳及以暗聾不才而輒議一代大
典凡所纂錄皆素責私家行狀而世人叙事罕能
自遠一作或言皆比興全類咏諷或語多鄙樸實
同文案而摠入編次了無釐革其有出自胷臆申
其機杼發言則嗤鄙怪誕叙事則參差倒錯故閱
其篇第豈謂可觀披其章句不識所以既而悉收

姚許諸本欲使其書獨行由是皇家舊事殘缺殆
盡長安中余與正諫大夫朱敬則司封郎中徐堅
左拾遺吳兢奉詔更撰唐書勒成八十卷神龍元
年又與兢等重修則天實錄編為二十卷夫舊史
之壞其亂如繩錯綜艱難期月方畢雖言無可擇
事多遺恨庶將來削葉猶有憑焉大抵自古史臣
撰錄其梗槩如此蓋屬詞比事以月繫年為史氏
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畧盡於斯矣自餘偏記
小說則不暇具而論之

史通訓故補 卷十二

書

北史義寧隋恭帝改元
唐書武德唐高祖改元
唐書溫大雅字彥升并州人隱太子將為亂奏
王表大雅鎮洛陽
唐書房玄齡字喬臨淄人仕中書令
唐書顯慶永徽龍朔弘道俱高宗改元
唐書長孫無忌字機輔洛陽人高宗即位拜太
尉
唐書李義府其先瀛州人後家于水太貞觀中
拜太子舍人
唐書長壽武則天改元
補注
通考晁氏曰唐創業起居住五卷黃門侍郎溫
大雅撰記高祖建義至受隋禪用師符讖受命
典冊事
唐書藝文志高祖實錄二十卷敬播撰房玄齡
監修許敬宗刪改今上實錄二十卷敬播撰房
撰房玄齡監修貞觀實錄四十卷長孫無忌撰

皇帝實錄三十卷。許敬宗撰。中宗實錄二十卷。睿宗實錄五卷。吳兢撰。則天皇后實錄二十卷。魏元忠、徐堅等撰。劉知幾、吳兢刪改。唐書一百卷。又一百三十卷。吳兢述。柳芳等撰。通歷七卷。李仁實撰。

唐書。太宗召署文學館學士。除著作郎。兼修國史。初高祖太宗實錄。敬宗撰。所撰信而詳。及敬宗身為國史。竄改不平。後拜太子少師。以特進致仕。

唐書。儒學傳。敬播。蒲州河東人。貞觀初。擢進士第。詔詣秘書省。參纂隋史。遷著作佐郎。兼修國史。永徽後。歷諫議大夫。給事中。初播與許敬宗撰高祖實錄。至是又撰太宗實錄。房元齡嘗稱播陳壽之流。

唐書。姚思廉傳。思廉本名簡。以字行。陳吏部尚書。察之子。察自吳興遷京兆。遂為萬年人。思廉仕唐。為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

史通訓故補 卷十二

陳書。以卒父業。唐書。令狐德棻傳。德棻宜州華陽人。武德初。為秘書丞。後遷吏部侍郎。兼修國史。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時又有會世隆。顧胤。李廷壽。李仁實。皆以史學稱當世。

顧胤。蘇州吳人。父覽。隋秘書學士。胤永徽中。遷起居郎。兼修國史。以撰太宗實錄。勞加朝散大夫。弘文館學士。論次國史。加朝請大夫。封餘杭縣男。

李仁實。魏州頓邱人。官至右史。唐書。朱敬則傳。敬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武后時。為正諫大夫。兼修國史。章安石嘗問其兼史。歎曰。董狐何以加。後為舟祖。雍誣奏。貶涪州刺史。

唐書。吳兢傳。兢汴州浚儀人。方直寡諧。惟與魏元忠。朱敬則游。二人薦兢才堪論議。詔直史館。修國史。遷右拾遺。時張說罷宰相。在家倚史。大臣奏國史不容在外。詔兢等赴館撰錄。久之坐

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初與劉子元撰定武后實錄。叙張昌宗。誘張說。誣魏元忠事。後說為相。知說所為。從容諍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說曰。子元已亡。不可受誣。地下。說實為之。其草故在。聞者。屢其直。說屢以情斬改。辭曰。狗公之情。何名寔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孫端綬佩章 景緯揆基 技

史通訓故補 卷十二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二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三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注

海虞顧 鎮備九叅訂

新建洪世楷周木同訂

疑古第三 總十二條

益古之史氏區分有二焉一曰記言二曰記事而
古人所學以言為首至若虞夏之典商周之誥仲
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說凡有遊談專對獻策
上書者莫不引為端緒歸其的準其於事也則不

雖古一篇似
此有為而發
不應擇錄至
是惜哉為全
書之結

史通訓故補 卷十三

然至若少昊之以鳥名官陶唐之以御龍拜職夏
氏之中衰也其盜有后羿寒浞齊邦之始建也其
君有蒲姑伯陵斯並開國承家異聞奇事而後世
學者罕傳其說唯夫博物君子或粗知其一隅此
則記事之史不行而記言之書見重斷可知矣及
左氏之為傳也雖義釋本經而語雜它事遂使兩
漢儒者嫉之若讎故二傳大行擅名後世又孔門
之著述也論語專述言辭家語兼陳事業而自古
學徒相授唯稱論語而已由斯而談並古人輕事

重言之明效也然則上起唐堯下終秦繆其書所
錄唯有百篇而書之所載以言為主至于廢興行

事萬不記一語其缺畧可勝道哉故令後人有言

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案論語曰君子成

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又曰成事不說事已成不遂

事不諫事已遂不既往不咎事已往不又曰民可

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用也可用而不可使知者

經四處注皆全
寫先儒所釋也夫聖人立教其言若是在於史籍

其義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以美之雖有其惡不

史通訓故補 卷十三

加毀也惡者因其惡而惡之雖有其美不加譽也

故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魏文帝

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漢景帝曰學者不言湯武

受命不為愚斯並曩賢精鑿已有先覺而拘於禮

法限以師訓雖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蓋亦

多矣又案魯史之有春秋也外為賢者內為本國

事靡洪纖動皆隱諱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

秋在於六經亦皆如此故觀夫子之刊書也夏桀

讓湯武王斬紂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此事出周
書案周書

是孔子刪尚書之觀夫子之定禮也隱閔非命惡
餘以成其錄也。觀夫子之定禮也隱閔非命惡
視不終而奮筆昌言云魯無篡弑觀夫子之刪詩
也凡語國風皆有怨刺在於魯國獨無其章。魯多
淫僻
豈無刺詩蓋夫觀夫子之論語也君娶於吳是謂
子刪去而不錄。觀夫子之論語也君娶於吳是謂
同姓而司敗發問對以知禮斯驗聖人之飾智矜
愚愛憎由己者多矣加以古文載事其詞簡約推
者難詳缺漏無補遂令後來學者莫究其源蒙然
靡察有如聾聵今故評其疑事以著于篇凡有十
條列之于後

史通訓故補 卷十三

三

蓋虞書之美放勳也云克明峻德而陸賈新語又
曰堯舜之臣比屋可封蓋因堯典成文而廣造奇
說也按春秋傳云高陽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
謂之元愷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
於堯堯不能舉帝鴻氏少昊氏顓頊氏各有不才
子謂之渾沌窮奇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
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緡雲氏亦有不才子天
下謂之饗饗以此三族俱稱四凶而堯亦不能去
斯則當堯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齊列善惡無分賢

知幾情激而
發蓋與莊子

聖人不死大
道不止則
而於又甚焉
不乘堯賢以
繩後世之奸
惡而盡疑聖
賢之行者是
亂國古來無
聖賢也人謂
漸滅久矣
周洪範曰舜
年九十三自
謂隱子勤而
命禹居攝堯
有百有九歲
之謂其氣已
息而天而法

愚共貫但論語有云舜舉咎繇不仁者遠是則當
咎繇未舉不仁甚多彌驗堯時羣小在位者矣又
安得謂之克明峻德比屋可封者乎其疑一也
堯典序又云將遜于位讓虞舜孔氏注曰堯知子
丹朱不肖故有禪位之志按汲冢瑣語云舜放堯
於平陽而書云某地有城以囚堯為號識者憑斯
異說頗以禪受為疑然則觀此二書已足為證者
矣而猶有所未親也何者據山海經謂放勳之子
為帝丹朱而列君子帝者得非舜雖廢堯仍立堯
史通訓故補 卷十三

四

子俄又奪其帝者予觀近有姦雄奮發自號勤王
或廢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則示相推
戴終亦成其篡奪求諸歷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
今千載一揆斯則堯之授舜其事難明為之讓國
徒虛語耳其疑二也
虞書舜典又云五十載陟方乃死注云死蒼梧之
野因葬焉按蒼梧者於楚則川號汨羅在漢則邑
稱零桂地摠百越山連五嶺人風嫫黠地氣歊瘴
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履其途况以萬乘之君而

向又曰世人有弑父害君桀紂不至是而天下惡者皆以桀紂為先此其自古言辛癸之罪將非厚誣者乎其疑六也

微子之命篇云殺武庚按祿父即商紂之子也屬社稷傾覆家國淪亡父首梟懸母軀分裂永言怨耻生死莫二向使其侯服事周而全軀保其妻子也仰天俯地何以為生含齒載髮何以為貌既而合謀二叔殉節三監雖君親之怨不除而臣子之誠可見考諸名教生死無慙于義者苟以其功業

史通訓故補

卷十三

七

不成便以頑人為目必如是則有君若夏少康有臣若伍子胥向若隕讐雪怨眾敗身滅亦當隸跡醜徒編名逆黨者邪其疑七也

論語曰大矣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按尚書云西伯戡黎殷始咎周夫姬氏爵乃諸侯而輒行征伐結怨王室殊無媿畏此則春秋荆蠻之滅諸姬論語季氏之伐顛也又按其書曰朱雀云云文王受命稱王云云大夫無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猶存而王號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吳越

僭號而陵天子也然則戡黎滅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亦猶近者魏司馬文玉害權臣黜少帝坐加九錫行駕六馬及其歿也而荀勗猶謂之人臣以終蓋姬之事殷當比馬之臣魏必稱周德之大者不亦虛為其說乎其疑八也

論語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按呂氏春秋所載云云斯則太王鍾愛厥孫將立其父太伯年居長嫡地實妨賢向若強顏苟視懷疑不去大則類衛伋之誅小則同楚建之

史通訓故補

卷十三

八

逐雖欲勿讓君親其立諸且太王之殂太伯來赴季歷承考遺命推讓厥昆太伯以形質已殘有辭獲免原夫毀茲玉體從彼被髮者本以外絕嫌疑內釋猜忌譬雄雞自斷其尾用獲免於人犧者焉又按春秋晉士為申生之將廢也曰為吳太伯猶有令名斯則太伯申生事如一體直以出處有異故成敗不同若夫子之論太伯也必美其因病成妍轉禍為福斯則當矣如云可謂至德者無乃謬為其譽乎其疑九也

按通周書管叔殺而蓋蓋
管叔自也而
死周公未嘗
誅之也又謂
雅云誅責也
後人乃以為
誅殺誤矣

尚書金縢篇云管蔡流言公將不利于孺子左傳云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夫其不愛王室故也按尚書君奭篇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斯則旦行不臣之禮挾震主之威跡居疑似坐招訕謗雖爽以亞聖之德負明允之才目覩其事猶懷憤懣况彼二叔者才處中人地居下國側聞異議能不懷猜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誤識而周公自以不誠遽加顯戮與夫漢代赦淮南明帝寬阜陵一何遠哉斯則周公於友于之義

史通訓故補 卷十三 九

薄矣而詩之所述用為美談者何哉其疑十也
大抵自春秋以前尚書之世其作者述事如此今取其正經雅言理有難曉諸子異說義或可憑參而會之以相研覆如異於此則無論焉夫遠古之書與近古之史非唯繁約不類故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唯詳備事罕甄擇使夫學者觀一邦之政則善惡相參觀一主之才而賢愚殆半至於遠古則不然夫其所錄也畧舉綱維務存褒諱尋其終始隱沒者多嘗試言之向使漢魏晉宋

之君生於上代堯舜禹湯之主出於中葉俾史官易地而書各叙時事校其得失固未可量若乃輪扁稱其糟粕孔氏述其傳疑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武成篇吾取其二三簡推此而言則遠古之書其妄甚矣豈比夫王沉之不實沈約之多詐若斯而已哉

史記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者學擾龍于秦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
春秋左傳齊景公曰古而無死其樂如何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而無死則真鳩氏之樂非

史通訓故補 卷十三 十

君所願也
魏氏春秋延康元年文帝受禪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前漢書韋固治詩孝景時與博士黃生爭論上前黃生曰湯武非授命乃殺也固曰必若所云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耶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學者毋言湯武授命不為愚遂罷
春秋左傳隱公祭鍾巫齊于社國館于寤氏羽父使賊弑公于寤氏
春秋左傳閔公二年初公傅奪小歸田公不禁春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歸賊公于武閔
春秋左傳文公二年姬敬廩生宣公敬廩娶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
春秋左傳季文子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

155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8 頁 反文內

舒讚鼓擣戰大臨麗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謂
之八憤高辛氏有才于八人伯奮仲戡叔獻季
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謂之八元帝鴻氏
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天下謂之渾敦少皞氏有
不才子毀信廢忠天下謂之窮奇顛頊氏有不
才子傲狠明德天下謂之檇杻縉雲氏亦有不
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以此三凶謂之
三苗其一係
淮南子趙王遺流于房陵思故鄉作為山水之
謳聞者莫不頌涕史記秦既虜趙趙之亡大夫
共立嘉為王六年秦破嘉遂滅趙以為郡據此
則遺房陵乃趙王遺非嘉也
史記漢元年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使人徒
義帝曰古之帝者必居上游乃徙義帝長沙柳
縣除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其三係
晉書安帝元興初元顯稱詔伐桓玄玄亦移檄
京邑罪狀元顯玄入京矯詔稱大將軍元興二
年十二月玄篡位以安帝為平固王元興三年

史通訓故補

卷十三

十一

建武將軍劉裕率沛國劉毅東海何無忌等舉
義兵五月晉廢馮遷斬玄于鄆藍州乘輿反正
于江陵其四係
周書殷祝解祭與其屬五百人去湯放然而復
唐三千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
天子非一家之有也惟有道者理之湯以此讓
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繼五
魏志陳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紹將伐許
乃令琳為檄文
前漢書成帝時張放淳于長愛幸宴飲引滿舉
白時乘輿帷坐畫紵踞姐已上指問班伯曰紵
為無道至于于是乎伯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
何有踞肆于朝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也
其六係
魏志甘露四年以司馬文王封晉公加九錫司
空鄭冲等勸進乃受成熙二年命晉王建天子
旌旗乘金根車駕六馬位在燕王上
晉書荀勗字公曾頽除人晉武受禪拜中書監

其八係
史記初衛宣公燕于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為
太子娶齊女宣公悅而自娶之是為宣姜生子
壽子朔宣姜與朔共讒太子伋宣公使伋于齊
使盜待諸莘殺之
春秋左傳昭公十九年楚平王之在蔡也鄖陽
封人之女齊之生太子建王為之聘于秦無極
勸王娶之而居太子建于城父昭公二十年無
極言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
信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太子建奔宋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二年賓孟適郊見雄雉自
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
國語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以
伐翟士為語人曰太子不得立矣雖克與否無
所避幸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為吳太伯不
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其九係
前漢書淮南厲王自殺辟陽侯歸國益驕恣不
用漢法文帝重自切責之乃使薄昭于書諫之

史通訓故補

卷十三

十二

王得書不悅謀逆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廷尉
宗正雜奏長當棄市帝不忍致法徒之蜀
後漢書阜陵王延初封淮陽公尋進爵為王性
驕奢而遇下嚴烈永平中有上書告延與姬兄
謝奔及姊婿光招致奸猾作圖謀事下案驗
光余自殺有司請誅延顯宗以罪薄于楚王英
特加恩徙為阜陵王其十係

孫端紱佩章
景緯揆基 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三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四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注

海虞顧 鎮備九叅訂

萊陽張 澗文溪同訂

惑經第四 二十二條

春秋可詳處
實多後儒添
一解遠添一
惑焉乎茫茫
隱緒為從正
之

昔孔宣父以大聖之德應運而生生人已未未之
有也故使三千弟子七十門人鑽仰不及請益無
倦然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間切磋對頗亦
互聞得失何者觀仲由之不悅則矢天厭以自明

史通訓故補 卷十四

一

知幾具此深
情豈是非聖
解法者吾故
知發古一篇
有為而發也

答言偃之絃歌則稱戲言以釋難斯則聖人之設
教其理含弘或援誓以表心或稱非以受屈豈與
夫庸儒末學文過飾非使夫問者緘辭杜口懷疑
不展若斯而已哉嗟夫古今世殊師授路隔恨不
得親膺灑掃陪五尺之童躬奉德音撫四科之友
而徒以研尋蠹簡穿鑿遺文菁華久謝糟粕為偶
遂使理有未達無由質疑是用握卷躊躇揮毫悻
憤儻梁木斯壞魂而有靈敢效接輿之歌輒同林
放之問但孔氏之立言行事刑詩讚易其義既廣

難以具論今惟撫其史文評之於後

按夫子所修之史是曰春秋竊詳春秋之義其所
未諭者有十二何者趙孟以無辭伐國貶號為人
杞伯以夷禮來朝降爵稱子虞班晉上惡貪賄而
先書楚長晉盟譏無信而後列此則人倫臧否在
我筆端直道而行夫何所讓奚為齊鄭及楚國有
弑君各以疾赴遂皆書卒昭九年公子國弑其君
其君偃公十年齊人弑其君悼公而春秋
但書云楚子麇卒鄭伯頑卒齊侯陽生卒夫臣弑
其君子弑其父凡在含識皆知耻懼苟欺而可免

史通訓故補 卷十四

二

則誰不願然且官為正卿返不討賊地居冢嫡藥
不親嘗遂皆被以惡名播諸來葉必以彼三逆方
茲二弑躬為梟獍則漏網遺名跡涉瓜李乃凝脂
顯錄嫉惡之情豈其若是其所未諭一也
又按齊乞野幕之弑事起陽生楚比乾谿之弑禍
由常壽而春秋捐其首謀捨其親弑乞謂齊陳乞
比楚公子比
也亦何異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火而魚池及必
如是則邾之闇者私憾射姑以其君急而好潔可
行欺以激怒遂傾瓶水沃庭俾廢爐而爛卒斯亦

罪之大者曷不書弑乎宜書云開其所未論二也

蓋明鏡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

疵瑕而寢其鑿也也空之傳響也清濁必聞不以

綿駒之歌時有誤曲而輟其應也夫史官執簡宜

類於斯苟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

為實錄觀夫子脩春秋也多為賢者諱狄實滅衛

因桓耻而不書河陽召王成文美而稱狩斯則情

兼向背志懷彼我苟書法其如是也豈不使賢人

君子靡憚憲章雖玷白圭無慙良史也乎其所未

史通訓故補卷十四

論三也

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與吳盟而皆不書八年注

盟、耻、吳、夷也、十三年注云、盟、不書、請、侯、耻、之、故、不、錄、也、桓二年公及我盟戎

實豺狼非我族類夫非所諱而仍諱謂當耻而無

耻求之折衷未見其宜其所未論四也

諸國臣子非卿不書必以地來奔則雖賤亦志斯

豈非國之大事不可限以常流者耶如陽虎盜入

于謹擁陽關而外叛傳具其事經獨無聞何哉且

弓玉云亡猶獲顯記城邑失守反不沾一作書畧

大存小理垂懲勸其所未論五也

按諸侯世嫡嗣業居喪既未成君不避其諱此春

秋之例也何為般野之歿皆書以名而惡視之殂

直云子卒其所未論六也

凡在人倫不得其死者邦君已上皆謂之弑卿士

已上通謂之殺此又春秋之例也按桓二年書曰

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偃十年又曰晉

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及宜改夫臣當為

殺而稱及與君弑同科苟弑殺不分則君臣靡別

史通訓故補卷十四

論四也

者矣公羊氏傳曰及者何累也雖有此釋其義難通既未釋此疑共編于未論他皆放此也

其所未論七也

夫臣子所書君父是黨雖事垂正直而理合名教

如魯之隱桓戕弑昭哀放逐姜氏淫奔子般天酷

斯則邦之孔醜諱之可也如公送晉葬公與吳盟

為齊所止為邾所敗盟而不至會而後期並諱而

不書豈非煩碎之甚且案汲冢竹書與晉春秋及

紀年之載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見獲書其本國

皆無所隱唯魯春秋之記其國也則不然何者國

此于文義甚明不必致疑

家事無大小苟涉嫌疑動稱耻諱厚誣來世奚獨多乎其所未論八也

按昭十二年齊納北燕伯者何別本燕伯下公子

陽生也左傳曰納北燕伯款于唐唐子曰齊之事

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

爾所不知何夫如是夫子之修春秋皆遵彼垂僻

習其訛謬凡所編次不加刊改者矣何為其間則

一褒一貶時有弛張或沿或革曾無定體其所未

論九也

史通訓故補 卷十四

五

又書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讀者求一家之廢興則

前後相會討一人之出入則始末可尋如定六年

書鄭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哀元年書許男與楚圍

蔡夫許既滅矣君執家亡能重列諸侯舉兵圍國

者何哉蓋其間行事必當有說經既不書傳又闕

載缺畧如此尋繹難知其所未論十也

按晉自魯閔公已前未通于上國至僖二年滅下

陽已降漸見於春秋蓋始命行人自達於魯也而

瑣語春秋載魯國閔公時事言之甚詳斯則聞事

晉魏夫子修春秋所以垂世立教也三行皆後夫子而作已彼此異說假使後無傳者夫子所言之事將不傳于異代而立錄之義亦無所憑以追考矣則奈之何

必書無假相赴者也蓋當時魯史它皆倣此至於

夫子所修也則不然凡書異國皆取來告苟有所

告雖小必書如無其告雖大亦闕故宋飛六鳩小

事也以有告而書之晉滅三邦大事也謂滅耿滅

以無告而闕之用使巨細不均繁省失中比夫諸

國史記美事獨為踈畧尋茲例之作也蓋因周禮

舊法魯策成文夫子既撰不刊之書為後王之則

豈可仍其過失而不中規矩乎其所未論十一也

史通訓故補 卷十四

六

而春秋記它國之事必憑來者之辭而來者所言

多非其實或兵敗而不以敗告君弒而不以弒稱

或宜以名而不以名或應以氏而不以氏或春崩

而以夏聞或秋葬而以冬赴皆承其所說而書遂

使真偽莫分是非相亂其所未論十二也

凡所未論其類尤多靜言思之莫究所以豈夫子

之墻數仍不得其門者歟將工也幸苟有過人必

知之者歟如其與奪請謝不敏

又世人以夫子固天攸縱將聖多能便謂所著春

秋善無不備而審形者少隨聲者多相與雷同莫之指實推而為論其虛美者有五焉案古者國有史官具列時事觀汲冢所記皆與魯史符同至如周之東遷其說稍備隱桓已上難得而詳此之煩省皆與春秋不別又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曰執我行人鄭棄其師隕石于宋五其事並出竹書紀年惟鄭棄其師出諸語音春秋也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則知夫子之所脩者但因其成事就加雕飾仍舊而已有何力哉加以史策有關文時月有失次皆存而不史通訓故補卷十四七

又春秋之所書本以褒貶為主故國語晉司馬侯對其君悼公曰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于春秋至於董狐書法而不隱南史執簡而累進又寧殖出君而卒自憂名在策書故知當時史臣各懷直筆斯則有犯必死書法無捨者矣自夫子之脩春秋也蓋他邦之篡賊其君者有三謂齊鄭楚已解於上本國之弑逐其君者七隱昭哀二主被逐也莫不缺而靡錄使其有逃名者而孟子云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無乃烏有之談歟其虛美三也

正無所用心斯又不可殫說矣而太史公云夫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其虛美一也

又案春秋之文雖有成例或事同書異理殊書一故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彰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亡褒諱之辭也斯則危言行遜吐剝茹柔推避以求全依違以免禍而孟子云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其虛美四也

又案宋襄公執滕子而誣之以得罪楚靈王弑邾敖而赴之以疾亡春秋皆承告而書曾無變革是則無辜者反加以罪有罪者得隱其辜求諸勸誠其義安在而左丘明論春秋之義云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益而名一作彰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其虛美二也

案趙穿殺君而稱宣子之弑江乙亡布而稱令尹所盜此則春秋之世有識之士莫不微婉其辭隱

晦其說斯蓋當時之恒事習俗所常行而班固云仲尼歿而微言絕觀微言之作豈獨宣父者耶其虛美五也

考茲眾美徵其本源良由達者相承儒教傳授既欲神其事故談過其實語曰眾善為必察之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尋世之言春秋者得非覩眾善而不察同堯舜之多美者云

昔王充說論有問孔之篇雖論語羣言多見指摘而春秋雜義曾未發明是用廣彼舊疑增其新覺

史通訓故補 卷十四 九

將來學者幸為詳之

禮記檀弓夫子早作負手曳杖消遙于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曰夫子殆將病也寢疾七日而歿
春秋左傳僖公二年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晉楚齊秦皆許之六月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趙孟患之叔向曰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罷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及盟晉楚爭先乃先楚書先晉晉有信也
春秋左傳昭公十九年許悼公瘞飲太子止之藥而卒太子奔晉書曰秋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其一條
春秋左傳哀公五年公子陽生來奔六年陳侯子使召公子陽生冬十月丁卯立之使毛遷孺

子于駘不至後諸野莽之下注秋茶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茶見秋則禍由乞始也
春秋左傳昭公十三年楚靈王申之會越大夫戮焉故遠氏之族及蓬居許圍蔡洧曼成然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使觀從從師于乾谿曰先歸復所後者剗師及營梁而潰王縉
莊子魯酒薄而邯鄲圍郭象注楚宣王朝諸侯魯泰公後至而酒薄楚王怒欲辱之恭公不受命楚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梁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楚方以魯為事故梁圍邯鄲
春秋左傳昭公二年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關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三年邾子在門臺閭以瓶水沃庭邾子望見之怒閭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墟炭爛遂卒莊公卜急而好潔故及是其二條
春秋僖公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公羊傳云執

史通訓故補 卷十四 十

城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秋滅之曷為不言秋滅之為桓公諱也土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冬會于温討不服也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于河陽言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其三條
春秋桓公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左傳修善好也其四條
春秋左傳定公八年陽虎欲去三桓桓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欲處父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陽氏敗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灌陽關以叛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其五條
春秋左傳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焉從之闕而以夫人言許之剗魯盟公生子般焉魯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國人革自墻外與之戲子般怒使報之公曰不如殺之華有力焉能投蓋

史通訓故補

卷十四

十一

于稷門公堯子般即位共仲使圍人榮賊子般于黨氏
 春秋襄公三十有一年夏六月公堯于楚宮秋
 九月癸巳于野卒左傳云毀也其六條
 春秋左傳桓公二年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故先書弑其君
 春秋左傳僖公九年初獻公使荀息傅吳齊及公堯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立公子卓以葬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其七條
 春秋左傳成公十年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
 春秋左傳哀公八年吳伐魯次于泗上乃請釋子服何于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吳人盟而還注不書盟耻與吳盟也
 春秋左傳僖公十六年以滅項故公為齊所止宣公五年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年伐邾取須句邾人出師

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胃懸諸魚門
 春秋左傳文公十五年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危于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書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
 春秋左傳文公七年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盟于危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
 春秋左傳申生之亂嬖姬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公使寺人披伐蒲遂出奔翟
 春秋左傳僖公十五年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以歸其八條
 春秋二十國年表定公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斯歸元公成立是許固有君也哀元年許男與楚圍蔡即許元公耳其十條
 春秋左傳僖公十六年春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春秋左傳閔公元年晉侯作二軍趙夙御戎畢

史通訓故補

卷十四

十二

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其十一條
 春秋僖公二十有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公羊傳刺之者殺之也殺之則曷謂之刺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也
 春秋左傳閔公二年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
 春秋左傳僖公十五年春頂石于宋五星也其十四條
 春秋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滅狄文子寧惠子食皆服而朝日不食射鴻于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公使子行于孫子孫子殺之公出奔齊襄公二十年寧惠子疾名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冊曰孫林父寧殖出其君若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餘而已不來食矣其十六條
 列女傳江乙為鄆大夫有入王宮中盜者令尹以罪乙請于王而絀之無何乙母亡布往言于王曰令尹盜之王曰冠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吁何大王之言過也昔妾子為鄆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生而絀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為過也王其察之其十八條

補注
 春秋僖公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注云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其十五條

申左第五

古之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
 當前漢專用公羊宣皇已降穀梁又立於學至成
 帝世劉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學官大抵自古重
 兩傳而輕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議兩傳者
 亦非一族互相攻擊各自朋黨籠聒紛競是非莫
 分然則儒者之學苟以專精為主至於治章句通
 訓釋斯則可也至於論大體舉宏綱則言罕兼統
 理無要害故使今古疑滯莫得而申者焉必揚推
 史通訓故補卷十四 三

而論之言傳者固當以左氏為首但自古學左氏
 者談之又不得其情如賈逵撰左氏長義稱在秦
 者為劉氏乃漢室所宜推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
 採又案桓譚新論曰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而
 東觀漢記陳元奏云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
 並共毀訾故中道而廢班固藝文志云正明與孔
 子觀魯史記而作春秋有所貶損事形于傳懼懼
 時難故隱其書末世口說流行遂有公羊穀梁鄒
 氏夾氏諸傳而於固集復有難左氏九條三評等

科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說而參差相背前後不
 同斯又不足觀也夫解難者以理為本如理有所
 闕欲令有識心伏不亦難乎今聊次其所疑列之
 於後

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案春秋
 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曰
 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
 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諸仲尼正明之傳
 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杜預釋例云公羊穀梁之論春秋皆

史通訓故補卷十四

古

因事以起問因所問以發義者曲以所通無他凡例也左正明則周禮以為本諸稱凡以發例者皆周公之舊例者也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來之法其長一也

又案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
 之時於魯文籍最備正明既躬為太史博總羣書
 至如禱祀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
 不畢覩其傳廣包它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

論語子曰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夫以同聖之才
 而膺授經之托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

方同在一國於是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實廣聞見其長三也

如穀梁公羊者生於異國長自後來語地則與魯

史相違論時則與宣尼不接安得以傳聞之說而

與親見者爭先乎譬猶近世漢之太史晉之著作

撰成國典時號正言既而先賢者謂楚國先賢

行狀蓋部者傳語林世說競造異端強書佗事

夫以傳自委巷而將班馬抗衡訪諸古老而與子

孫並列斯則難矣彼二傳之方左氏亦奚異於此

史通訓故補 卷十四 五

哉其短一也

左氏述臧哀伯諫桓納鼎周內史美其謹言王子

朝告于諸侯閔馬父嘉其辨說凡如此類其數實

多斯蓋當時發言形于翰墨立言不朽播於他邦

而工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亦猶近代史記載樂

毅李斯之文漢書錄鼂錯賈生之筆尋其實也豈

是子長葉削孟堅雖黃所構者哉觀二傳所載有

異於此其錄人言也語乃齟齬文皆瑣碎夫如是

者何哉蓋彼得史臣之簡書此傳流俗之口說故

使隆促各異豐儉不同其短二也

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

語博而興如傳伯諫君觀魚富辰諫王幼帶王孫

所援引皆據禮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如郊子聘魯

經之類是也名官季孫行父稱辭舉八元八愷魏絳答晉悼公

引真人之歲于華誕楚靈王誦祈招之詩其事明

白非是厚徵近代則循環可覆如呂相絕秦述兩

誣之類稱楚材晉用晉士滌濁諫殺荀林父說晉文公敗

楚於濮有憂色于服景伯謂吳云楚圍宋易子而

踐土盟晉重耳魯甲午之類也必料其功用

厚薄指意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

史通訓故補 卷十四 未

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工明但編

而次之配經稱傳而已也如二傳者記言載事失

彼菁華尋源討本取諸宵臆夫自我作故無所準

繩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其

短三也

案二傳雖以釋經為主其缺漏不可殫論如經云

薨而左傳云公子圍所殺及公羊作傳不述經文

無所發明依違而已其短四也

漢書載成方遂詐稱戾太子至於闕下雋不疑曰

音衛蒯聵得罪於先君將入國太子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遂命執以屬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學案雋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論語冉有曰夫子為衛君子貢曰夫子不為也何則父子爭國臬獍為曹禮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釋義反以衛輒為賢是違夫子之教失聖人之旨獎進惡徒疑誤後學其短五也

若以彼三長校茲五短勝負之理為主而于內則為國隱惡於外則承之而書求其本事大半失實

史通訓故補 卷十四

已于疑經篇載之詳矣尋斯義之作也蓋是周禮之故事魯國之遺文天子因而修之亦存舊制而已至于實錄付之工明用使善惡畢彰真偽盡露向使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蓋語曰仲尼脩春秋逆臣賊子懼又曰春秋之義也欲蓋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尋春秋所書實垂此義而左傳所錄無媿斯言此則傳之與經其猶一體廢一不可相須而成如謂不然則何者稱為勸戒者哉杜預釋例曰凡諸侯無加民之惡而稱人

如君所云卷秋可廢

然則左氏反昧于聖經耶

以執皆時之赴告敬重而罪以加民為辭國史承以書于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故左傳隨實而著本狀以明其得失也儒者苟識左氏案杜氏此釋實得經傳之情者也桓昭襄四君之篡逐其外則承告如彼其內則隱諱如此若無左氏立傳其事無由獲知然設使世人習春秋而唯取兩傳也則當其時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闕如俾後來學者代成聾瞽者矣且當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漢無所遵憑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

史通訓故補 卷十四

方強而云韓氏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出史記魯趙世家侯禦宋得雋乘丘而云莊公敗績有馬驚流矢之禍楚晉相遇唯在邲後而云二國交戰置師于兩棠出賈誼新書子罕相國宋睦于晉而云晉將伐宋規其罟于陽門介夫乃止出禮記魯師滅項晉止僖公而云項實齊桓所滅春秋為賢者諱出公羊傳襄年再盟君臣和叶而云諸侯失政大夫皆執國權出穀梁傳其記時也蓋秦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為荆昭夫人出列女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

葬馬出史記列子書論尼父而云生在鄭穆之年

出劉向扁鵲醫療虢公而云時當趙簡子之日史出

記為樂書仕於周子而云以晉文如獵犯顏直言

出劉向荀息死於奚齊而云觀晉靈作臺累基申

誠出劉向或以先為後或以後為先日月顛倒上

下覆翻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左傳既行而其失

自顯語其弘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學者猶未之悟

所謂忘我大德日月而不知者焉然自正明之後

迄及魏滅年將千祀其書寢廢至晉太康年中汲

冢獲書全同左氏汲冢亦亡逸今惟紀

載春秋時事與左氏同師春多載春秋時故東晉

云若使此書出於漢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於

是摯虞東晉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顛取其文以

相證杜預申以注釋謂注解干寶藉為師範事

干寶晉紀由是世稱實錄不復言非其書漸行物

無異議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於是授

春秋於正明授孝經於曾子史記云孔子西觀周

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旨傳

所刺譏褒諱之文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正明

懼弟子人各異端失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記具論

其語成左氏春秋夫學者苟徵此二說以考三傳

亦足以定是非明真偽者矣何必觀汲冢而後信

者乎以此而言則三傳之優劣見矣

後漢書賈逵字景伯平陵人父徽從劉歆受左

氏春秋逵傳父業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帝善其

說使逵發左氏傳大義長于二傳者逵于是

具條奏之曰五經皆無以圖識明劉氏為堯

後者獨左傳晉大夫祭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

有劉累者字擾龍以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范會

自秦還晉其處者為劉氏明漢承堯後也

後漢書陳元字長平黃丘人父欽習左氏春秋

與劉歆同時而列左氏春秋為之訓

詁後漢書桓譚字山平涿州人父世祖即位徵侍

後漢書桓譚字山平涿州人父世祖即位徵侍

毛詩宏從之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

春秋左傳哀公三年夏五月司鐸火大踰宮

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

出御書侯于宮曰九女而不在死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子朝因舊

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二十

六作使告于諸侯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

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均以下王不立愛公卿

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

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惟伯仲圖之問馬父聞

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先王之命

史記樂毅為燕破齊燕昭王卒惠王立惠王自

一多... 卷之十四終

于學官哀帝令與博士講論其義博士或不肯
置對故移書責之由是忤執政大臣懼誅求
補吏為河內太守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徒守
五原

晉書王接字祖時河東猗氏人歷官殿中郎接
常謂左氏辭義賾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
公羊附經立傳通經為長乃更注公羊春秋
晉書荀勗字景循或之第六子也咸熙中遷司
空

補注
晉書摯虞傳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為太子舍
人除開喜令

孫端紱佩章
景綽按基校

史通訓故補

卷十四

三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四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五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注

海虞顧鎮備九叅訂

常山邵志謙吧雲同訂

黜煩第六 十一條

夫史之煩文已於叙事篇言之詳矣然凡俗難曉
下愚不移雖七卷成言而三隅莫反蓋語曰百聞
不如一見是以粟米為谷賊虜之虛實可知畫地
成圖山川之形勢易悉昔陶隱居本草藥有冷熱

史通訓故補卷十五

一

味者朱墨點其名阮孝緒七錄書有文德殿者丹
筆寫其字由是區分有別品類可知今輒擬其事
鈔自古史傳文有煩者皆以筆點其上其點用朱
粉雌黃並
得凡字經點者盡宜去之如其間有文句虧缺者
細書側注於其右其側書亦用朱粉雌黃等如正
行用粉則別注者用朱黃以此
為或回易數字或加足片言俾分布得所彌縫無
闕庶觀者易悟其失自彰知我撫實而談是非苟
誣前哲

後漢書光武自西征隗囂至漆諸將以王師之
重不宜遠入險阻計猶豫未決會召馬援夜至

帝引入具以葦議賢之援因說置將士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于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為勢開示諸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
前漢書初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遠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聞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盡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問禹禹不能對嘆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

孔子家語曰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必亡矣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果如期而亡夫子何以知然除二十四字

史通訓故補 卷十五

家語曰晉將伐宋使覘之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覘者及言於晉侯曰宋陽門之介夫死而司城子罕哭之哀民咸悅矣宋殆未可伐也除三十一字

史記五帝本紀曰諸侯之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百姓之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謔者不之丹朱而謳謔舜舜原本無第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云云原本重出舜年二十以孝
十兩字今依堯舉之除二十九字
郭本刪之加七字

夏本紀曰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帝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曰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為人臣除五十七字加五字案顓頊紀
篇下云禹是顓頊孫則其上不得更言黃帝之玄孫既上云昌意及禹不得在帝位則于下文不當復云為人臣今就于朱點之中復有此重復造次筆削庸可盡乎

項羽本紀曰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父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殺者也項氏世世楚將封于項故姓項氏除三十字加二十四字

史通訓故補 卷十五

字慶華 其次序
呂氏本紀曰呂太后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高祖嫌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類我又戚姬幸常獨從上之關東日夜泣涕欲立其子如意以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踈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諍之及留侯策太子得無廢此事見高惠二紀及諸王叔孫通張良等傳過為重矣今又見于呂后紀固可累而

不言除七十五字加十二字

宋世家曰初元公之孫糾景公殺之景公卒糾之

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昭公昭公者父公

孫糾糾父公子襦一作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

昭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除三十三字

三王世家曰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

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

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它議以干用事者

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騰貶樂

史通訓故補卷十五

損即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

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切

不勝犬馬之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

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

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制

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尚書

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

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

事昧死上言大司馬臣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

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

以報乃敢惟它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

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騰貶樂損即員皇子賴天

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

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切不勝犬馬之心昧

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

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與中二千石臣賀等議曰古

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

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

史通訓故補卷十五

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

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聞臣且臣胥為諸侯

王昧死請所立國名除一百八十四字已上有言語相重

者今畧點廢如此但此一篇所記全宜削除今輒

具列於斯藉為鑒戒者爾凡為史者國有詔誥十

分不當取其一焉故漢元帝詔曰蓋聞安民之道

本由陰陽間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

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媮合苟從未

肯極言朕甚憫焉永惟蒸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

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士各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母有所諱有司勉之母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及荀悅撰漢紀畧其文曰朕惟眾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其罷甘泉建章宮衛士各令就農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自餘抄撮佗皆倣此近則天朝諸撰史者凡有制誥一字不遺惟去詔首稱門下詔尾云

史通訓故補 卷十五

六

主者施行而已時武承嗣監修國史見之大怒謂史官曰公輩是何人而敢輒減詔書自是史官寫詔書雖門下贊詔亦錄後予聞此說每唱噓一作而已必以三王世家相比其煩碎則又甚于斯是知史官之愚其來尚矣今之作者何獨笑武承嗣而已哉

魏公子傳曰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以徵信陵君故事說者云當戰國之時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嘉士者矣然而信陵君之接岩穴隱者不耻下交名冠諸侯有以也高祖每過之祠奉不絕除十五字加二十字

魯仲連傳曰仲連好奇偉倜儻之畫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遊於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魏安釐王使將軍晉

史通訓故補 卷十五

七

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潁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號今齊潁王已益弱今惟秦雄天下此非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而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眾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新

垣行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此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平原君曰勝已洩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

史通訓故補

卷十五

八

圍城之中皆有求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所求於平原君者也曷居此重圍之中而不去魯連云梁未覩秦稱帝之害也使梁覩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云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玉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嘻亦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焉能使秦王烹醢梁玉魯連曰固矣吾將言之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云於是新

垣衍起再拜而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辭謝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致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除三百七十五字加七字屈原傳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賈生名誼洛陽人也謫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聞長沙卑濕自以為壽不得長又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詞

史通訓故補

卷十五

九

曰云賈生為長沙傅三年有鴉飛入賈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鴉曰鵲賈生既以謫居長卑濕自恐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其詞曰云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無狀歲餘亦死時年三十二矣除七十六字加三字扁鵲倉公傳曰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淄人也姓淳于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與之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

病知人死生多驗詔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
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
能治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
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與其病之狀皆何如
具悉以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藥醫方試之多
不驗者至高皇后八年中得見師臨淄元里公乘
陽慶已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
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
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書甚精我

史通訓故補 卷十五

十

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
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
其脉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
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明歲即
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常以為人診病決
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臣意年盡三十九
也齊侍史成自言病也臣意診其脉告曰君之病
惡不可言也已下皆述一生醫療効驗事除二百九十五字
宋世家初云襄公嗣位仍謂為宋襄公不去宋襄

二字吳世家云闔閭越世家云勾踐每於其號上
加吳王越王字句句未嘗捨之孟嘗君傳曰馮公
形容狀貌甚辨按形容狀貌同是一說而敷演重
出分為四言凡如此流不可勝載其十二諸侯表
曰孔子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又屈原傳曰
其文約其辭微觀子長此言實有深鑒及自撰史
記榛蕪若此豈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乎
漢書龔遂傳曰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請從功
曹以為王生每嗜酒亡節度不可從遂不聽從至

史通訓故補 卷十五

十一

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
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
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
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
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天子悅其有讓笑曰
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如此乃
臣議曹教戒臣也云云上以議曹王生為水衡丞
除八十
新晉書袁宏傳曰袁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為詠

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
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
舫中諷其所作詠史詩詠聲既清詞又藻麗遂駐
聽久之遺問焉答云是袁臨汝即誦詩即其詠史
之作也尚頃率有勝致即迎升舟與之談論申旦
不寐自此名譽日茂云從桓溫北伐作北征賦
其文之高者與王珣伏滔同在桓溫坐溫令滔讀
其北征賦至聞所傳于相傳云獲麟于北野誕靈
物以瑞德奚受體于虞老疾尼父之慟泣似實慟

史通訓故補

卷十五

三

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于天下其本至此
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爾今于天下
之後便改移韻從事然於寫送之致似為未盡滔
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為小勝宏應聲答曰感不絕
于子心愬流風而獨寫云謝安常賞其機對辨
速後安為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
祖道於治亭時賢皆集謝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
執其手顧就左右以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
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觀者無不歎

服時人歎其卒而能要焉

此事出檀道鸞晉陽秋及劉義慶世說除一百

十四字加十九字

十六國春秋曰郭禹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于
劉昞遂別設一席于座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
年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婿焉
昞遂奮衣來坐神志湛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女
婿昞其人也除三十二字校三十六字

孫端紱佩章
景緯揆基技

史通訓故補

卷十五

三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五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六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注

海虞顧 鎮備九叅訂

文安紀曾陰松符同訂

雜說上第七 二十五條

春秋二條

按春秋之書弑也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如齊之簡公未聞失德陳恒構逆罪莫大焉而哀十四年書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斯則賢君見抑而賊史通訓故補卷十六 一

臣是黨求諸舊例理獨有違但此是絕筆獲麟之後弟子追書其事豈由以索續組不類將聖之能者乎何其垂刺之甚也 按春秋左氏傳釋經云滅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陳入衛入鄭入許即其義也至柏舉之役子常之敗庚辰吳入獨書以郢夫諸侯列爵並建國都唯取國名不稱都號何為郢之見入遺其楚名比於它例一何乖躐尋二傳所載皆云入楚豈左氏之本獨為謬歟

春秋左傳哀公十四年五月庚辰陳恒執公子舒州公曰吾早從朕之言不及此甲午弑之 春秋左傳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夫蔡王以其屬五千先擊之楚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濊澁五戰及郢 補注 春秋宣公十有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徵舒丁亥楚子入陳閔公二年十月有二月秋入衛隱公十年秋宋人衛人入鄭隱公十有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史通訓故補

卷十六

二

左氏傳二條

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叱咤沸騰，論備火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獲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誦詬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叙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淒涼可憫，或腴辭潤簡牘，或美句入詠誥，跌宕而不羣，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作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卓絕。如二傳之叙事也，榛蕪溢句，疣贅滿行，華多而少實，言拙而寡味。若必方于左氏也，非唯不可為魯衛之政，差肩鴈行，亦有雲泥路阻，君臣禮隔者矣。

史通訓故補 卷十六

三

如此論文法
 焉已甚似知
 不如秦之語
 只似世說中
 無意味語矣
 非出自夫子

左傳稱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夫有生而無識，有質而無性者，其惟草木乎？然自古設比興，而以草木方人者，皆取其善惡薰蕕，榮枯貞脆而已。必言其含靈畜智，隱身違禍，則無其義也。尋葵之向日傾心，本不衛足，由人觀其形，似強為立名，亦由今俗文士謂鳥鳴為啼，花發為

笑花之與鳥，安有啼笑之情哉？必以人無喜怒，不知哀樂，便云其智不如花，花猶善笑，其智不如鳥，鳥猶善啼，可謂之謹言哉！如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即其例也。而左氏錄夫子一時戲言，以為千載篤論，成微婉之深累，玷良直之高範，不其惜乎！

史通訓故補 卷十六

四

春秋左傳成公十七年齊慶克通于莒孟武與婦人蒙衣乘車而入于閭鮑辛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夫人聞之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庚守孟子謂之曰高鮑將不納君秋七月別鮑牽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公羊傳二條

公羊云許世子止弑其君曷為加弑譏子道之不盡也其次因言樂正子春之視疾以明許世子之得罪尋子春孝道義感神明固以方駕曾閔連蹤丁郭苟事親不逮樂正便以弑逆加名斯擬失其流責非其罪蓋公羊樂正俱出孔父門人思欲更相引重曲加談述所以樂正行事無理輒書故使編次不倫比喻非類言之可為嗤怪也

語曰彭蠡之濱以魚食犬斯則地之所富物不稱史通訓故補卷十六 五

珍按齊密邇海隅鱗介惟錯故上客食肉中客食魚舊本作上客食魚今依郭本改正斯即齊之舊俗也然食魴鱸鯉詩人所貴必施諸他國是曰珍羞如公羊傳云晉靈公使勇士殺趙盾見其方食魚殮曰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殮是子之儉也吾不忍殺子蓋公羊生自齊邦不詳晉物以東土所賤謂西州亦然遂目彼嘉饌為菲食著之實錄以為格言非唯與左氏有乖亦於物理全爽者矣

春秋公羊傳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

文丁後孝歷商王文丁紂之祖父也史通誤以為文王而諸注亦不之考何耶沈約竹書注所載甚詳

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許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

補注

逸士傳丁蘭河內人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為親形像事之如生朝夕定省氏族莫不稱其孝林縣人至孝生子三歲母常減食與之因謂妻曰貧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盡埋此兒及掘坑得黃金一釜春秋公羊宣公六年傳靈公使勇士某者往殺盾勇士入其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閭則無人聞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聞其戶方食魚殮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云云

汲冢紀年一條

語曰傳聞不如所見斯則史之所述其謬已甚况乃傳寫舊記而違其本錄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

史通訓故補卷十六 六

書春秋所記之說可謂備矣而竹書紀年出於晉代學者始知后啟殺益太甲誅伊尹文王殺季歷鄭桓公厲王之子則與經典所載乖刺甚多又孟子曰晉謂春秋為乘尋汲冢瑣語即乘之流邪其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羆窺屏左氏亦載斯事而云夢黃熊入門必欲捨傳聞而取所見則左傳非而晉史實矣嗚呼向若二書不出學者為古所惑則代成龔瞽無由覺悟也

瑣語晉平公夢見赤羆窺屏惡之而有疾使問子產子產曰昔共工之御曰浮游既敗于顛頊

自沒于深淮之淵。其色赤。其狀黑。祭頤頤共工。則瘳公如其言而疾聞。

史通訓故補

卷十六

七

史記八條

夫編年叙事混雜難辨紀傳成體區別易觀昔讀太史公書每怪其所採多是周書國語世本戰國策之流近見皇家所撰晉史其所採亦多是短部小書省功易閱者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之類是也如曹干兩氏紀孫檀二陽秋則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載美事遺畧甚多劉遺民曹續皆于檀氏春秋有傳至於今無其名若以古方今則知太史公亦同其失矣斯則遷之所錄甚為膚淺而班氏稱其勤者何哉

史通訓故補

卷十六

八

孟堅又云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服其善叙事豈時無英秀易為雄霸者乎不然何虛譽之甚也史記鄧通傳云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書其事乎又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召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以下它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其言事雖殊委曲何別按遷之所述多有此類而劉揚服其善叙事也何哉○太史公撰

論語當漢武
帝時魯恭王
壞孔子壁其
書始出太史
公作史記時
未嘗行于講
肆列于學宮
也格後時而
漢前賢殊失
論世之義

冉季游夏其
歲于仲尼第
子列傳而以

不入儒林循
吏為機謬矣

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不取其
本書謂管子也以為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按論
語行于講肆列于學宮重加編勒祇覺煩費如管
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事棄而不錄實杜異聞夫
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茲著述未覩厥義
昔孔子力可翹闕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美
者眾不可以一介末事持為百行端首也至如達
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
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為
史通訓故補卷十六 九

古人立言唯
求大雅所在
若必取奇配
白運字切貼
則類書一考
亦出焉選類
地矣

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歷說自古述作皆因患
而起末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按呂氏之脩撰也
廣招俊客比跡春秋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思刊一
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為日久矣豈以遷蜀之
後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既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
闕作者本因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輒引以自喻豈
其倫乎若要多舉故事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
愁著書八篇而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斯蓋識有
不該思之未審耳

史通訓故補卷十六 十

昔春秋之時齊有夙沙衛者拒晉殿師郭最稱辱
伐魯行言臧堅抉死此閹宦見鄙其事尤著者也
而太史公與任少卿書論自古刑餘之人為士君
子所賤者唯以彌子瑕為始何淺近之甚邪但夙
沙出左氏傳漢代其書不行故子長不之見也夫
博考前古而捨茲不載至于乘傳車探禹穴亦何
為者哉
魏世家太史公曰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
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

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徒曷益乎夫論成敗者固當以人事為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蓋晉之獲也由夷吾之懷諫秦之滅也由胡亥之無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似魯之逐也由稠父之違子家然則敗晉于韓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久銘其說糜孤箕服章于宣厲之年徵蹇與孺顯自文成之世惡名早著天孽難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湯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則亡國之君它皆倣此安得於魏無譏責者哉夫國

史通訓故補

卷十六

十一

之將亡也若斯則其將興也亦然蓋媯後之為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之與京畢氏之為大夫也其占曰萬名其後必大姬宗之在水滸也鸞鸞鳴于岐山劉姓之在中陽也蛟龍降于豐澤斯皆瑞表於先而福居其後向使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終能坐登大寶自致宸極矣乎必如太史公之議也則亦當以其命有必至理無可辭不復嗟其智不能頌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論興滅委運而忘褒貶以之垂誠不其惑乎自茲以後作者著述往往

而然如魚豢魏畧虞世南帝王論或叙遼東公孫之敗於箕而上徹是謂掃徐途東而更置也苟其如此人不能違則德教不設而或述江左陳氏之亡虞世南帝王畧論曰永定元年有會稽人史傳為揚州從事夢人著朱衣武冠自天而下手執金版有文字簿看之有文曰陳氏五其理並以命而言可謂與子長同病者也

史通訓故補

卷十六

十二

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徙處蜀不韋懼誅飲鴆死春秋左傳襄公十八年齊侯伐我北鄙冬十月會于魯清同伐齊齊師夜遁風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春秋左傳襄公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獲城堅齊侯使風沙衛信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于士以代其傷而死前漢書司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春秋左傳晉為饑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秦德乞糴于晉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弗聽信公十五年秦伯伐晉侯禦之卜右慶鄭吉弗使九月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旋澤而止公號慶鄭廢鄭曰復諫違卜圍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秦獲晉侯以歸

史記始皇三十二年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
 曰亡秦者胡也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
 見圖書不知為亥而反備北胡
 春秋左傳僖公十年晉侯改葬共太子狐亥遼
 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
 余得請于帝矣將以晉罪秦秦將祀余對曰神
 不敬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曰諾吾
 弗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反
 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敬于韓
 春秋左傳莊公二十二年陳大夫懿氏卜妻敬
 仲其妻占之曰吉是為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
 媽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
 後莫之與京
 春秋左傳閔公元年晉獻公滅魏賜單萬魏以
 為大夫卜偃曰單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
 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
 前漢書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母曰劉媪其先
 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
 史通訓故補 卷十六 三
 太公往視則見蛟龍于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
 祖
 魏志青龍景初明帝改元
 陳書永定武帝改元
 補注
 漢書司馬遷傳既被刑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
 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乃與書責以薦賢之義遷
 報之書遷死後其書稍出
 史記周本紀幽王娶褒姒欲廢申后并去太
 子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宣王之世童
 諺曰原狐箕服實亡周國幽王竟廢申后及太
 子申侯怒與緡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殺幽王驪
 山下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欲逐季氏以告于家
 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僥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
 不可為也公退之九月戊戌伐季氏叔孫氏之
 司馬殿廢昭西北隅以入孟氏見叔孫氏之旌
 乾邱昭伯伐公徒已亥公遜于齊次于陽州

唐書藝文志虞世南帝王論卷五卷
 史通訓故補 卷十六 四

諸漢史十條

漢書孝成紀贊曰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矣又五行志曰成帝好微行選期門郎及私奴客十餘人皆白衣袒裼自稱富平侯家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或駿騎出入遠至旁縣故谷永諫曰陛下晝夜在路獨與小人相隨亂服共坐溷淆無別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由斯而言則成帝魚服嫚遊鳥集無度雖外飾威重

史通訓故補

卷十六

五

而內肆輕薄人君之望不其缺如觀孟堅紀志所言前後自相矛盾者矣
觀太史公之創表也于帝王則叙其子孫于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最香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于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寸之中鴈行有叙使讀書者閱文便觀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為快也如班氏之古今人表者唯以品藻賢愚激揚善惡為務爾既非國家述襲祿位相承而亦復界重行狹書細字比於它表

殆非其類歟蓋人列古今本殊表限必恡而不去則宜以志名篇始自上上終于下下並當明為標榜顯列科條以種類為篇章持優劣為次第仍每于篇後云若干品凡若干人亦猶地理志肇述京華末陳邊塞先列州郡後言戶口也

自漢已降作者多門雖新書已行而舊錄仍在必校其事則可得而言按劉氏初興書唯陸賈而已子長述楚漢之事專據此書譬夫行不由徑出不由戶未之聞也然觀遷之所載往往與舊不同如

史通訓故補

卷十六

六

鄜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非唯文句有別遂乃事理皆殊又韓王名信都而輒去都字用使稱其姓名全與淮陰不別班氏一准太史曾無更張靜言思之深所未了
司馬遷之叙傳也始自初生及乎行歷事無巨細莫不備陳可謂審矣而竟不書其字者豈墨生所謂大忘者乎而班固仍其本傳了無損益此又韓子所以致守株之說也如固之為遷傳也其初宜云遷字子長馮翊陽夏人其序曰云云至于事終

則言其自叙如此著述之體不當如是耶

馬卿為自叙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即為

列傳班氏仍舊曾無改尋一作固于馬揚傳末皆

云遷雄之自叙如此至于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

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

例不純

漢書東方朔傳委瑣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亡

歿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遷揚雄傳相類尋

其傳體必曼倩之自叙也但班氏脫畧故世莫之

史通訓故補 卷十六 七

知

蘇子卿父建行事甚寡章玄成父孟德業稍多漢

書編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標名列章相之篇則

不以章孟冠首並其失也

班固稱項羽賊義帝自取天亡又云于公高門以

待封嚴母掃地以待喪如固斯言則深信夫天怨

神怒福善禍淫者矣至于其賦幽通也復以天命

久定非人所移故善惡無徵報施多爽斯則同理

異說前後自相矛盾者焉

東方朔本姓張氏父名夷母田氏女見郭憲洞冥記而漢書畧不之及乃謂不述其亡及歲時為情見亦小矣

或問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叙三千年事五十

萬言固叙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也斯

言為是乎答曰不然也按太史公書上起黃帝下

盡宗周年代雖存事跡殊畧至于戰國已下始有

可觀然遷雖叙三千年事其間詳備者唯漢興七

十餘載而已其省也則如彼其煩也則如此求諸

折中未見其宜班氏漢書全取史記仍去其日者

倉公等傳以為其事煩蕪不足編次故也若使遷

固易地而處撰成漢書將恐多言費辭有踰班固

史通訓故補 卷十六 六

安得以此而定其優劣耶

漢書斷章事終新室如叔皮存沒時入中興而輒

引與前書共編者蓋序傳之常例者耳荀悅既刪

畧班史勒成漢紀而彪論王命列在篇末夫以規

諷隗囂翼戴光武忽以東都之事擢居西漢之中

必如是則實戲幽通亦宜同載者矣

史記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鄭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卿食其糲聞沛公將兵暴露助楚討不義願得望見口盡天下便事

史記高祖見四皓指示戚夫人曰我欲易太子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曰為吾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

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
繒繳。將安所施。

史記。韓王信者。故韓襄王尊孫也。從高祖擊項
籍。封韓王。索隱曰。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
也。韓王信初為司徒。後說云。申徒。因誤以為韓
王名耳。

前漢書。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
奴。封平陵侯。中子武。字子卿。天漢元年。以中郎
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為匈奴所留。凡十
九年始歸。

前漢書。辛孟。為楚王傅。卒于鄴。自孟至賢。五世
賢。授昭帝。詩。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少子玄
成。字少翁。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

前漢書。及羽背。閻懷。楚放逐義帝。而怨王侯。叛
已。難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前漢書。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歷官丞相。封
西平侯。初定國。父于公。為縣獄吏。郡決曹。治獄
平。其問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

史通訓故補

卷十六

九

門。今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
有興者。至定國。果封侯。傳世云。

前漢書。嚴延年。母大驚。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
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去汝東
歸。為汝掃除墓地耳。遂去。後歲餘。延年果敗。

後漢書。班固。通賦。道混成。而自然。今術同源
而異流。神先心。以定命。今命隨行。以消息。其所
引。宣。曹。典。敗。魯。衛。名。語。皆。言。命。之。有。定。也。

補注。漢書。功臣表。留侯張良。以韓申都下韓。師古注
曰。韓申都。即韓王信也。楚漢春秋。作信都。古文
信申。通用。按。良。下。韓。時。乃。韓。王。成。非。韓。王。信。師
古注誤。

晉書。張輔。傳。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任。至。秦。州
刺史。為帳下督。富。整。所。殺。嘗。論。班。固。司。馬。遷。云
云。

後漢書。班彪。傳。彪。為。擁。眾。天。水。彪。避。難。從。之。著

王命論。欲以威。置。而。置。終。不。聽。子。固。自。以。二。世
才。術。位。不。過。節。威。東。方。朔。揚。雄。以。不。遭。蘇。張。范
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

孫 端綬佩章 景緯揆基 按

史通訓故補

卷十六

十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六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七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注

海虞顧 鎮備九叅訂

濟南朱 琦景韓同訂

雜說中第八 十六條

諸晉史 七條

東晉之史作者多門何氏中興實居其最而為晉學者曾未之知儻湮滅不行良可惜也王檀著者

一作書王隱檀道鸞是晉史之尤劣者方諸前代其陸賈褚

史通訓故補 卷十七

先生之比歟道鸞不揆淺才好出奇語所謂欲益

反損求妍更媿者矣

臧氏晉書稱符堅之竊號也雖疆宇狹于石虎至

于人物則過之按後石之時田融趙史謂勅為張

據瓜涼李專巴蜀自遼而左人屬慕容沙漠而南

地歸司馬逮于符氏則兼而有之禹貢九州實得

其八而言地劣於趙是何言歟夫識事未精而輕

為著述此其不知量也張勳抄撮晉史不求異同

而備摘此言不從沙汰罪又甚矣

馬遷持論稱堯世無許由應劭著錄云漢代無王
無也為末云
何與叔齊雖
賢得孔子而
名益彰蓋深
情許由未幾
孔子攝述故
云之辭不少
後見何哉不
收莊子之寓
言而必以孔

夫學未該博鑒非詳正凡所脩撰多聚異聞其為

踳駁難以覺悟按應劭風俗通載楚有葉君祠即

葉公諸梁廟也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為

葉令嘗飛鳧入朝及于寶搜神記乃隱應氏所通

而收其流俗怪說又劉敬昇異苑稱晉武庫失火

漢高祖斬蛇劍穿屋而飛其言不經故梁武帝令

殷芸編諸小說及蕭方等撰三十國史乃刊為正

言既而宋求漢事旁取令昇之書范曄後漢書唐徵晉

語近憑方等之錄謂皇家撰晉書編簡一定膠漆不移故

史通訓故補 卷十七

今俗之學者說堯履登朝則云漢書舊記談蛇劍

穿屋必曰晉典明文撫彼虛辭成茲實錄語曰三

人成市虎斯言其得之者乎

馬遷持論稱堯世無許由應劭著錄云漢代無王

喬其言謹矣至士安撰高士傳具說箕山之跡令

昇作搜神記深信葉縣之靈此並向聲背實捨真

從偽知而故為罪之甚者

近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叙兩漢三國及

晉中朝江左事劉峻註釋摘其瑕疵偽跡昭然理

予之言為斷
馬遷之點百
家而崇儒術
至矣乃家訊
先黃老後六
經曾無有辨
其誣者

編臨朝八年
之事于紀載
其終身之事
于外戚傳班
書極其精審

難文飾而皇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採康王之妄
言違孝標之正說以此書事奚其厚顏

漢呂后以婦人稱制事同王者班氏次其年月雖

與諸帝同編而記其事跡實與后妃齊貫皇家諸

學士撰晉書首發凡例序例一卷晉書之而云班

漢皇后除王呂之外不為作傳並編叙行事寄出

外戚篇所不載者唯元后耳安得輒引呂氏以為

例乎蓋由讀書不精識字多闕徒以本紀標目以

編高后之年遂疑外戚裁編輒叙娥姁之事其為

史通訓故補卷十七

率畧不亦甚邪

楊王孫布囊盛尸裸身而葬伊藉對吳以一拜一

起未足為勞求兩賢立身各有此一事而已而漢

書蜀志為其立傳前哲致議言之詳矣然楊能反

經合義足矯奢葬之憇伊以敏辭辨對可免使乎

之辱列諸篇第猶有可取近者皇家撰晉書著劉

伶畢卓傳其叙事也直載其嗜酒沉湎悖禮亂德

若斯而已為傳如此復何所取者哉舊晉史本無

劉畢傳皇家

新撰以補

前史所闕

史通訓故補卷十七

四

漢書殷芸字灌蔬均之宗人累遷直東宮學士
史記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塚云孔子序列
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以余
所聞許由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高士傳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適
于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
聞之洗耳于潁水之濱
風俗通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為
葉令事謹按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
者令曰公葉人追思而立祠此乃春秋之時何
有近孝明乎
宋書臨川王劉義慶謚康王
蜀志伊籍字機伯山陽人仕先主從事中郎使
于吳權聞其才辨欲折以辭曰勞事無道之主
乎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
晉書劉伶字伯倫沛國人肆意放蕩常乘鹿車
攜一壺酒使人荷鍾隨之曰死便埋我其遺形
儼如此

補注
隋書經籍志晉書鈔三十卷梁豫章內史張勳
撰

南史蕭方等字實相梁元帝長子以失愛出征

河東溺死注後漢書未竟著三十國春秋

漢書楊王孫傳臨終謂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

真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

其囊以身親土

晉書畢卓傳卓字茂世新蔡銅陽人太興末為

吏部郎飲酒廢職嘗謂人曰得酒滿百斛船四

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

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宋畧一條

裴幾原刪畧宋史定為二十篇芟煩撮要實有其
力而所錄文章頗傷蕪穢如文帝除徐傅官詔顏
延年元后哀冊文顏竣討二凶檄孝武擬李夫人
賦裴松之上三國志表孔熙先罪許曜詞凡此諸
文是尤不宜載者何則羨亮威權震主負芒猜忌
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既而罪名具列刑書是正則
先所降詔本非實錄而乃先後雙載坐令矛盾兩
傷夫國之不造史有哀冊自晉宋已遠多載於起

史通訓故補 卷十七

五

居注詞皆虛飾義不足觀必以畧言之故宜去也
昔漢王數項袁公檄曹若不具錄其文難以暴揚
其過至于二凶為惡不言可知無俟檄書一作始
明罪狀必刊諸國史豈宜異同孝武作賦悼亡鍾
心內寵情在兒女語非軍國松之所論者其事甚
下蕪復文理非工熙先構逆懷奸矯言欺眾且所
為草藁本未宣行斯並同在編次不加銓擇豈非
蕪濫者邪向若除此數文別存佗說則宋年美事
遺畧蓋寡何乃應取而不取宜除而不除乎但近

代國史通多此累有同自鄙無足致譏若裴氏者
衆作之中所可與言史者故偏舉其事以申掎摭
云

南史宋文帝元嘉元年進司空徐羨之位司徒
尚書令傅亮左光祿大夫二年徐羨上表歸政
上始親覽萬幾三年徐羨有罪伏誅
宋書文帝袁皇后諱齊姑左光祿大夫湛之女
適太祖生太子劼及崩詔延之為哀策文
南史元劼劼劼以顏延之為光祿大夫長子竣
為孝武詔議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參定密謀薰
造者檄劼劼延之示以檄文曰此筆誰造延之
曰竣之筆也劼曰文辭何乃至爾曰竣尚不顧
老臣何能為陛下劼意乃釋
前漢書孝武帝李夫人本以倡進及卒以后禮
葬之上又自為作賦以傷悼云

史通訓故補 卷十七

六

南史殷淑儀南郡王義宣女也義宣敗帝密取
之假姓殷氏寵冠後宮及亮上痛悼不已于是
擬李夫人賦以寄意焉
宋書元嘉六年裴松之注三國志成上表曰竊
惟繪事以象色成文畫蜂以蕪採為味臣竊
之顧漸二物不足上酬聖旨少塞愆責云
宋書孔熙先魯國人有縱橫才志素善天文云
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月相殘江州應出
天子以為義康當之遂與范曄謀逆伏誅
前漢書漢王與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漢
王數羽曰吾始與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定關中
者王之羽負約王我于蜀漢罪一也云云凡十
罪
文選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文司空曹操父嵩乞
巧携養固賊假位又云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
校尉

後魏書二條

宋書載佛狸之入寇也其間勝負蓋皆實錄焉魏
 史所書謂魏收所撰者則全出沈本如事有可耻者則加
 減隨意依違罕言至如劉氏獻女請和太武以師
 婚不許此言尤可怪也何者江左皇族水鄉庶姓
 若司馬劉蕭韓王或出於亡命或起自俘囚一詣
 桑乾皆成禁嚮此皆魏史自述非佗國所傳然則
 北之重南其禮若此安有黃族一作旗之主親屈已
 以求婚而白登之陣乃致疑而不納其言河漢不
 史通訓故補 卷十七 七

亦甚哉觀休文宋典誠曰不工必比伯起魏書更
 為良史而收每云我視沈約正如奴耳出關東此風俗傳此
 可謂飾嫫母而誇西施持魚目而笑明月者也
 近者沈約晉書喜造奇說稱元帝牛金之子以應
 牛繼馬後之徵鄴中學者王幼宋孝玉言之詳矣
 而魏收深嫉南國幸書其短著司馬叡傳遂具錄
 休文所言又崔浩諂事狄君曲為邪說稱拓跋之
 祖本李陵之胄當時眾議相斥事遂不行或有竊
 其書以渡江者沈約撰宋書索虜傳仍傳伯淵所

述凡此諸妄其流甚多儻無迹可尋則真偽難辨者矣

魏書佛狸魏主燾字
 宋書田奇至魏師燾指兒孫示奇曰至此非惟
 相犯秋毫
 晉書晉元帝欲擇婿王珣曰謝混不及真長不
 元帝鎮建業公私窮罄每得一物以為珍膳項
 上一樂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敢食于時于紫
 鬻故珣因以為戲
 魏書魏使李諧聘梁主客即范胥曰金陵王氣
 兆于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君臨萬邦固宜
 在此諧答曰帝王符命豈得與中國比陸紫蓋
 黃旗終于入洛無乃自害也江表傳云初丹陽
 刁玄得司馬徽與劉瑛論運命歷數事玄詐增

史通訓故補 卷十七 八

其文曰黃旗紫蓋見于東南終有天下其荆揚
 之君子
 漢書匈奴縱精兵十餘萬圍漢高帝于白登七
 日
 宋書索頭虜姓托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
 降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
 補注
 一統志桑乾河在大同府城南六十里源出馬
 邑縣北洪濟山下東南入盧溝河北魏都垣在
 今府城北門外

北齊書史三條

叙通補甚曲
折餘亦平
何通學乃爾

王劭國史至于論戰爭述紛擾賈其餘勇彌見所
長至如叙文宣逼孝靜以受魏禪二王殺楊燕以
廢乾明雖左氏載季氏逐昭公秦伯納重耳欒盈
起于曲沃楚靈敗於乾谿殆可連類也又叙高祖
破宇文于邙山周武自晉陽而平鄴雖左氏書城
濮之後鄆陵之戰齊敗于鞍吳師入郢亦不是過
也

或問曰王劭齊志多記當時鄙言為是乎為非乎

史通訓故補 卷十七 九

對曰古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所
以晉楚方言齊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自漢
已降風俗屢遷求諸史籍差覩其事或君臣之日
施諸朋友或尊官之稱屬諸君父曲相崇敬標以
處士王孫輕加侮辱號以僕夫舍長亦有荆楚訓
多為黔廬江目橋為圯南呼北人曰儻西謂東胡
曰虜渠們底丁禮反箇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中
朝汝我之義斯並因地而變隨時而革布在方冊
無假推尋足以知眊俗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然

自二京失守四夷稱制夷夏相雜音句尤熾而彥
鸞伯起務存隱諱謂長為藏蓋重規德業志在文
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得而言蓋語曰知
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耻
是則時無遠近事無巨細必藉多聞以成博識如
今所謂者若中州名漢關右稱羗易臣以奴呼母
云姊主上有大家之號師人致兒郎之說凡如此
例其流甚多必尋其本源莫詳所出閱諸齊志則
了然可知由斯而言劭之所錄其為益彌多矣足

史通訓故補 卷十七 十

以開後進之蒙蔽廣來者之耳目微君懋吾幾面
墻于近事矣而子奈何妄加譏誚者哉
皇家修五代史館中墜葉仍存皆因彼舊事定為
新史觀其朱墨所塗鉛黃所拂猶可識者或以實
為虛以是為非其北齊國史皆稱諸帝廟號及李
氏之撰齊書謂李伯藥其廟號有犯時諱者謂有世字
皇帝即稱謚焉至如變世祖為文襄改世宗為武
成苟除茲世字而不悟襄成有別諸如此謬不可
勝紀故其列傳之叙事也或以武定臣佐降在成

朝或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故時日不接而隔越
相偶使讀者瞽亂而不測驚駭而多疑嗟乎因斯
而言則自古著書未能精謹書成絕筆而遽捐舊
章遂令玉石同燼真偽難尋者不其痛哉

北史魏孝靜將禪位于文宣帝在昭陽殿襄城
王祖奏曰五行運位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
萬姓歸仰臣等昧死間奏願陛下則堯禪舜帝
便飲容答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避帝乃下
御座步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
不辰身插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遂入北城
下司馬子如宅
北史齊廢帝乾明元年長山王演赴鄴居領軍
府時楊愔燕于獻等以演威望所重內懼權逼
請以演為太師司州牧長廣王湛為大司馬錄

史通訓故補

卷十七

十一

并省尚書事解京畿大都督演既以尊親而見
猜斥乃與湛期謀之于野三月甲戌演初上
省朝士咸集坐定酒數行于坐執尚書令楊愔
右僕射燕于獻等同斬于御府之內太皇太后
尋下令廢少主命以演統大業是為孝昭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正月秦伯納公子重
耳于晉濟河圍令狐二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
使公子繫如晉師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
于師壬寅重耳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一年齊以高車載樂盈及其
奔楚遂如齊二十三年齊以高車載樂盈及其
士納諸曲沃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
入絳樂氏乘公門范鞅用劍以率卒樂氏退奔
曲沃晉人圍之
春秋左傳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使蕩侯
潘子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
援公子比等帥四族之徒以入楚使觀從從師
于乾谿而遂告之五月王縶于半尹申亥氏

北史魏孝靜武定元年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
牢西拔周文帝帥眾援高慎圍河橋南城神武
大敗之于芒山擒西魏督將以下四百餘人俘
斬六萬計

北史周武帝建德五年伐齊次晉州大敗之齊
主緯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還并州帝率諸軍追
之緯自將輕騎走鄴帝帥六軍趨鄴大破之齊
主走青州遣大將尉勤追擒之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晉與楚師遇于城濮
晉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師敗績
子玉收其卒而止晉入楚軍三日穀
春秋左傳成公二年晉卻克帥師以救魯衛六
月癸酉陳于鞍卻克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
敗績遂之三周華不注
北齊書高湛神武第九子謚武成皇帝廟號世
祖改元河清高澄神武長子天保初追尊為文
襄皇帝廟號世宗
魏書孝武既入關高歡乃與百僚會議迎清河

史通訓故補

卷十七

十一

王宣之世子立之是為孝靜帝天平四年改元
武定高歡輔政歡死子澄襲位
補注
春秋成公十有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
鄭伯戰于鄆陵楚子鄭伯敗績
史記陳涉世家涉既王故人入見曰夥頗涉之
為王沉沉者楚人為多為夥故天下傳之
史記留侯世家良嘗閒遊下邳圯上
晉書周圯傳殺我者諸侯子師古注云吳人呼
楚人為侯又晉陽秋云吳人呼中州人為侯
唐書李延壽傳南方謂北為索虜北方指南為
島夷
隋書嘉話崔暹為中書令張嘉貞為舍人暹輕
之常呼為張底
左傳昭公三年齊公孫窋卒晏子曰二惠競爽
猶可又弱一個焉姜其危哉
漢書張良傳漢王報食吐哺罵曰豈儒幾敗
公事又酈食其傳騎士歸食其見謂曰若見沛

公謂曰：臣里中有鄰生，師古注，若汝也。晉書：庾峻傳：王衍不與庾敷交，敷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為耳。敷曰：卿自若我，我自解卿。

史通訓故補

卷十七

十三

周書一條

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真迹甚寡，客氣尤煩，尋宇文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至於軍國詞令，皆准尚書，太祖勅朝廷他文，悉准於此，蓋史臣所記，皆稟其規，柳虬之徒，從風而靡，按綽文雖去，彼淫麗存，茲典實而陷于矯枉過正之失，乖夫造俗隨時之義，苟記言若是，則其謬逾多，爰及牛弘，彌尚儒雅，即其舊事，因而勒成，務累清言，罕逢佳句，而令狐不能別求，佗

史通訓故補

卷十七

十四

術一作述用廣異聞，唯憑本書，重加潤色。孫宇文氏王幼齊志：隋書及蔡允恭後，梁春秋其二，褒庚信等，又多見于蕭韶太清記，蕭大圖淮海亂，魏志裴政太清實錄，杜臺卿齊記，而令狐德棻了不遂使燕採，以廣其書，蓋以其中有鄙言，故致遺畧。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實錄者焉。

周書：蘇綽字令綽，武功人，為周文帝所知，歷官大行臺左丞，自有晉之季，文體浮華，周文因魏帝祭廟，羣臣卑卑，乃命綽依尚書體，為大誥，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

隋書二修

昔賈誼上書晁錯對策皆有益於國足貽勸戒
編于漢史讀者猶恨其繁如隋書王劭袁克兩
唯錄其詭辭妄說遂盈一篇尋又申以詆訶尤其
詭惑夫史載言示後世者貴于辭理可觀既以無
益而書孰若遺而不載蓋學者神識有限而述者
記注無涯以有限之神識觀無涯之注記必如是
則閱之心目視聽告勞書之簡編繕寫不給嗚呼
苟自古著述其皆若此也則知李斯之設坑棄董
卓之成帷蓋雖其所行多濫終亦有可取焉
案隋史譏王君懋撰齊隋二史其叙錄煩碎至如
劉臻還宅訪子方知王劭思書為奴所侮此而畢
載為失更多可謂尤而效之罪又甚焉者矣

史通訓故補

卷十七

五

隋書袁克字德符陽夏人歷官太史令大業六
年遷內史舍人帝每有征討克預知之乃假託
星象贊成帝意字文化及叛逆之際并誅克
史記始自三十四年李斯以諸生不師今而學
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清史官非秦紀皆燒之
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
有敢偶語詩書棄市
後漢書初光武還洛陽極暇秘書藏之二千餘
兩及董卓移都史氏授命自辟雅東觀諸藏典
策文章競共剽散其遺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

小乃制為滕囊王允所收而西七十餘乘後長
安之亂焚蕩殆盡
隋書劉臻字宣擊沛國相人隋文受禪進位儀
同三司臻性多志有劉訥者亦仕儀同臻欲尋
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為臻
還家于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據鞍大
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未
耶其子曰此是大人家顧盼久之方悟
北史王劭篤好經史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至
對食閉目疑思盤中之肉報為僕從所敬劭弗
之覺唯責由少數罰厨人厨人以情白劭劭閉
日伺而獲之其專固如此

孫端綬佩章
景緯揆基
技

史通訓故補

卷十七

六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七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八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注

海虞顧 鎮備九叅訂

蘭山王 銑潤成同訂

雜說下第九 二十五條

諸史六條

夫盛服飾者以珠翠為先。工績事者以丹青為主。至若錯綜垂所分布失宜。則綵絢雖多。巧妙不足者矣。

史通訓故補 卷十八

觀班氏公孫弘傳贊。直言漢之得人。盛於武宣二代。至於平津善惡寂滅。無執持論如是。其義靡聞。必矜其美辭。愛而不棄。則宜微有改易。列於百官公卿表後。庶尋文究理。頗相附會。以茲編錄。不猶愈乎。

又沈侯謝靈運傳論。全說文體。備言音律。此正可

為翰林之補亡。流別之摠說耳。李克撰翰林論。摠

如次諸史傳實為垂越。陸士衡有云。離之則雙美。

合之則兩傷信矣哉。其有事可書而不書者。不應

又為史贊之一體然劉評

書而書者。至如班固敘事。微小必書。至高祖破項

垓下。斬首八萬。曾不涉言。李齊於後主紀。則書幸

於侍中穆提婆第。于孝昭紀。則不言親戎以伐奚

于邊疆。小寇無不畢紀。如司馬消難擁數州之地

以叛。曾不挂言。畧大舉小。其流非一。昔劉勰有云

自卿雲一作已前。多役才而不課學。向雄已後。頗

引書以助文。然近史所載亦多如是。故雖有王平

所識。僅通十字。霍光無學。不知一經。而述其言語

必稱典麗。一作良由才乏天然。故事資虛飾者矣。

史通訓故補 卷十八

按宋書稱武帝入關。以鎮惡不伐。遠方馮異。于渭

濱遊覽。追思太公。夫以宋祖無學。愚智所悉。安能

援引古事。以訓答羣臣者乎。斯不然矣。更有甚于

此者。視周齊二國。俱出陰山。必言類互。鄉則宇文

尤甚。按王劭齊志。宇文公呼高祖曰漢兒。夫以獻

帝仍因之以華夏。則知其言不逮于齊遠矣。而牛弘王劭並掌策書。其

載齊言也。則淺俗如彼。其載周言也。則文雅若此。

夫。如是。何哉。非兩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虛實

之異故也。夫以記宇文之言。而動遵經典。多依史

漢周史述太祖論梁元帝曰蕭繹可謂天之所廢誰能興之者乎又宇文測為汾州或謂之太祖怒曰何為問我骨肉生此貝錦此並六經之言也又曰榮椿吉士也寡人與之言無二此三國志之辭也其餘言皆如此豈是宇文之語耶又按裴政梁太清實錄稱元帝使王琛聘魏長孫儉謂宇文曰王琛眼睛全不轉公曰暗奴使癡人來豈得怨我此言與王宋所載相類可謂真宇文之言無愧于實此何異莊子述鮒魚之對而辨類蘇張賈生叙鵬鳥之辭而文同屈宋施于寓言則可求諸實錄則否矣

世稱近史編語謂言語也惟周多美辭夫以博採古文而聚成今說是則俗之所傳有雞九錫酒孝經

史通訓故補 卷十八 三

房中志醉鄉記或師範五經或規模三史雖文皆雅正而事悉虛無豈可便誦南董之才宜居班馬之職也自梁室云季雕垂道長謂太清已後平頭上尾尤忌於時對語儷辭盛行于俗始自江外被于洛中而史之載言亦同於此何之元梁典稱議納侯景高祖曰文叔得王即之降而隗囂滅安世用羊祜之言而孫皓平夫漢晉之君事殊僭盜梁主必不捨其謔號呼以姓名此由須對語儷辭故也又姚最梁畧稱高祖曰得既在我失亦在予不及子孫知復何恨夫變我稱下互文成句求諸人語理必不然此由避平頭上尾故也又蕭韶太清記曰云云温子昇永安故事言爾朱世隆之攻沒建州也怨痛之誓上徹天關酸苦之極下傷人理此語皆非簡要而徒積字成

文並由避聲對之為患也或聲從流應或語須偶對此之為害其流甚多假有辨如酈叟吃若周昌子羽修飾而言仲由率爾而對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書必求實錄多見其妄矣

夫晉宋已前帝王傳授始自錫命終於登極其間牋疏款曲詔策頻煩雖事皆偽跡言並飾讓猶能備其威儀陳其文物俾禮容可識朝野具瞻逮于近古我則不暇至如梁武之居江陵齊宣之在晉陽或文出荊州假稱宣德之令江陵之建業地瀾數千餘口宣德皇后下令旬日必至以此而言其偽可見或書成并部虛云孝靜之勅

史通訓故補 卷十八 四

凡此文誥本不施行必也載之起居編之國史豈所謂撮其機要剪截浮辭者哉但二蕭陳隋諸文通多此失晉魏及宋自創業後稱公王即帝仁皆數十年間事耳夫功德日盛稍進承遷足驗禮容不欺揖遜無失自齊梁已降稱王公及即帝位皆不出旬月之中耳夫以迫促如是則于禮儀何有者哉又按北齊文宣帝將受魏禪密撰錫遜勸進斷表又詔入奏請注一時頓盡則始知無前後節文唯王劭所撰齊志獨無是焉夫以累易古人以為嗤如彥淵之改魏收也以非易非彌見其失矣而撰隋文史者稱澹大矯收失者何哉且以澹著書方于君懋豈唯其間可容數人而已

史臣美澹而譏劾者故因其事成呼為史臣豈所謂通鑿乎語曰蟬翼為重千鈞為輕其斯之謂矣

北史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父超以謀叛伏法
提婆入侍後主大被親狎錄尚書封城陽郡王
北史孝昭皇建元帝親戎北討庫莫奚出長
平虜奔遁分兵致討大獲牛馬
北史司馬消難字道融太尉子如之子也歷官
光祿卿文宣昏虐消難常有自全之謀及上黨
王煥反益為文宣所疑乃降于周
西志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歷官安漢將軍
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
授作書皆有義理
後漢書馮異字公孫父人從世祖以王郎封
應侯異為人謙退不伐字所止舍諸將並坐論
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史通訓故補 卷十八

五

南史王鎮惡北海劇人猛之孫也宋武帝北伐
以鎮惡領前鋒及陷長山于灞上迎武帝帝勞
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謝曰此明公之威諸
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焉帝笑曰卿欲學馮異
耶
南史宋武帝前至渭濱嘆曰此地寧復有呂望
耶鄭鮮之曰明公以肝食待士豈患海內無人
莊子車轍有鮒魚曰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
哉周曰我且激西江之水而活子鮒魚忿然作
色曰吾失吾常得升斗之水然活耳若乃言此
曹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
文選賈誼鵬鳥賦鵬乃嘆息舉首奮翼口不能
言請對以臆
袁淑傳諸記有難九錫文皇甫松著酒孝經房
中志王績著醉鄉記
史記周昌沛人也高帝欲廢太子昌爭之歷上
問其說昌為人口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
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即欲廢太子然臣期期

不奉詔上欣然而笑
南史梁武有受禪之志沈約說之曰人非金石
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武帝然
之召范雲告之雲對畧同約旨甲寅為梁公備
九錫之禮齊和帝東歸至姑孰丙辰下詔禪位
于梁宣德皇后令曰西詔至帝憲章前代敬禪
神龍于梁明可臨軒恭授璽綬
通鑑高洋欲受禪令陳山提齋事條并密書與
楊愔山提至鄴愔即召太常卿邢邵等撰儀注
私書監製收草九錫禪讓勅進諸文文宣至鄴
孝靜禪位于齊

補注

漢書霍光傳贊光不學亡術闇于大理
漢書酈食其傳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食其
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
其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云云于是沛公輒洗
起衣延食食其上坐謝之
北史魏季景傳子澹字彥深仕齊殿中侍御史

史通訓故補 卷十八

六

除中書舍人與李德林修國史帝以魏收所撰
後魏書褒貶失實詔澹別以魏史表例與收多
所不同

雖家言一經
考較編手初
碎矣

別傳九條

劉向列女傳云夏姬再為夫人三為王后夫為夫
人則難以驗也為王后則斷可知矣按其時諸國
稱王惟楚而已如巫臣諫莊將納姬氏不言曾入
楚宮則其為后當在周室蓋周德雖衰猶稱秉禮
豈可族稱姬氏而妻厥同姓者乎且魯娶于吳謂
之孟子聚麀之誦起自昭公未聞其先已有斯事
禮之所載何其缺如雜記曰夫人之不命于天子魯昭公始之又以
女子一身而作嬪三代求諸八事理必不然尋夫

史通訓故補

卷十八

七

春秋之後國稱王者有七蓋由向誤以夏姬之生
當夫戰國之世稱三為王后者謂歷嬪七國諸王
校以年代殊為乖刺至于佗篇茲例甚眾故論楚
也則昭王與秦穆同時言齊也則晏嬰居宋景之
後列女傳曰齊傷槐女景公時人謂晏子曰昔景公之時大旱三年夫謂宋景為昔即居其後
今粗舉一二其流可知

觀劉向對成帝稱武宣行事世傳失實事具風俗
通其言可謂明鑒者矣及自造洪範五行及新序
說苑列女神仙諸傳而皆廣陳虛事多構偽辭非

其識不周而才不足蓋以世人都可欺故也嗚呼
後生可畏何代無人而輒輕忽若斯者哉夫傳聞
失真書事失實蓋事有不獲已人所不能免也至
於故為異說以惑後來則過之尤甚者矣

按蘇秦答燕易王稱有婦人將殺夫令妾進其藥
酒妾佯僵而覆之又甘茂謂蘇氏云貧人女與富
人女會績曰無以買燭而子之光有餘子可分我
餘光無損子明此並戰國之時遊說之上寓言設
理以相比與及向之著書也乃用蘇氏之說為二

史通訓故補

卷十八

八

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以彼烏有持為指
實何其妄哉又有甚于此者至如伯奇化鳥對吉
甫以哀鳴宿瘤隱形干齊王而作后此則不附于
物理者矣復有懷羸失節目為貞女劉安覆族定
以登仙立言如是豈顧正明之有傳孟堅之有史
哉

揚雄法言好論司馬遷而不及左丘明常稱左氏
傳唯有品藻二言而已是其鑒物有所不明者也
且雄哂子長愛奇多雜又曰不依仲尼之筆非書

也自序又云不讀非聖之書然其撰甘泉賦則云
鞭宓妃云云劉勰文心已議之矣然則文章小道
無足致嗤觀其蜀主本紀稱杜魄化而為鵲荆屍
變而為鼈其言如是何其鄙哉所謂非言之難而
行之難也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弘之在人何者
交趾遠居南裔越裳之俗也燉煌僻處西域昆戎
之鄉也求諸人物自古闕載蓋由地居下國路絕
上京史官注記所不能及也既而士燮著錄劉昫

史通訓故補 卷十八 九

裁書則磊落英才粲然盈獨者矣向使兩賢不出
二郡無記彼邊隅之君子何以取聞于後世乎是
知著述之功其力大矣豈與夫詩賦小技校其優
劣者哉

自戰國以下詞人屬文皆偽立客主假相訓答至
于屈原離騷辭稱遇漢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賦云
夢神女于陽臺夫言並文章句結音韻以茲叙事
足驗憑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採為逸事編
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邪必如是則馬卿遊梁

前人作此語後來翰墨家其資分矣與史未流別列然混之

枚乘譖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覩于岩畔撰漢
無漢字魏史者亦宜編為實錄矣

嵇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
夫以園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定為實錄斯已
謬矣况此二漁父者校年則前後別時論地則南
北殊壤而輒併之為一豈非惑哉苟如是則蘇代
所言雙禽蚌鵲此亦漁父之一事何不同書於傳
乎必惟取揄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彌見其
未學也 蘇代所言雙禽蚌鵲并伍胥所遇決水處中斯並漁父善事亦可同歸一錄何止揄袂

史通訓故補 卷十 十

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若斯而已也莊周有書以寓言為主嵇康
述高士傳多引其虛辭至若神有混沌編諸首錄
苟以此為實則其流甚多至如蛙蟹競長蛇蛇相
憐鴛鴦笈而後言鮒魚忿以作色向使康撰幽明
錄齊諧記並可引為真事矣夫識理如此何為而
薄周孔哉

杜元凱撰列女記博採經籍前史顯錄古老明言
而事有可疑猶闕而不載斯豈非理存雅正心嫉
邪僻者乎君子哉若人也長者哉若人也

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彩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殆後來所為假稱陵作也遷史缺而不載良有以焉編於李傳中斯為繆矣

春秋左傳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君其圖之王乃止

列女傳齊傷槐女衍之女也名靖景公時有所愛槐令曰傷槐者死于是衍醉而傷槐景公欲罪之靖乃造晏子之門曰昔宋景時大旱卜以人祀景公曰吾所以請雨為民也如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未卒大雨

列女傳周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滕女也大夫仕于周二年且婦其妻淫于隣人淫考憂之妻曰吾為毒酒封以待之矣云云

史通訓故補 卷十八

十一

列女傳齊女徐吾者東海貧婦人也與隣婦李吾之屬會獨相從夜績徐吾最貧而馮數不屬李吾曰徐吾獨數不屬請無與夜也徐吾云云列女傳齊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也項有大瘤故號宿瘤閔王出遊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曰此奇女也命後車載之與言大感遂以為后
春秋左傳初晉子圍為質于秦秦以懷嬴妻之子圍逃歸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楚人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事又具列女傳
前漢書揚雄羽獵賦鞭洛水之宓妃兮餉屈原與彭胥劉勰文心雕龍夸飾篇云子雲校獵鞭宓妃以餉屈原變彼洛神既非魑魅而虛用溫形不其疎乎
揚雄蜀王本紀荆人驚令死其尸流亡隨江水至上成都見蜀王杜宇杜宇立以為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驚令以其國禪之
說文成都記望帝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鵑亦

曰子規
吳志士燮字威彥廣信人官交趾太守

北史劉昫字延明燉煌人涼武昭王後為儒林祭酒著燉煌實錄二十卷

古文苑司馬相如美人賦司馬相如遊梁梁王悅之鄒陽諧之于王曰相如美矣然服色妖麗不忠將欲媚辭取悅遊王後宮王不好色也

乎王問相如曰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文選曹植洛神賦觀一美人于岩之畔乃披御者而告之曰彼何人斯若此之艷也

莊子漁父篇孔子遊乎緇帷之林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有漁父者下船而

來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
文選屈原既放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

戰國策趙且伐燕蘇代謂惠王曰今有過川殊方出曝而鷸啄之兩者不肯相舍漁父得而并禽之今燕趙互相交兵恐強秦之為漁父也

史通訓故補 卷十八

十二

燕于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混沌儵忽時相與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
莊子魏牟謂公孫龍曰子獨不聞埳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鰲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此亦至矣夫于奚不時未入觀乎東海之鰲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于是坎井之蛙聞之規規然自失也
莊子蛙僂蛇蛇僂風蛇謂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如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
莊子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胡與鷓鴣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新序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自詣宣王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願也試一行

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宜王大驚。按此隱形以干
齊王事，乃無鹽事，非宿瘤也。
漢書音義如淳曰：必妃必義氏之女也。溺死洛
水，為洛神。
楚辭漁父篇：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
以濯我足。

史通訓故補

卷十八

古

雜說十條

夫自古之學者，談稱多矣。精於公羊者，尤憎左氏
習于太史者，偏嫉孟堅。夫能以彼所長而攻此所
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鮮矣。

觀世之學者，或耽耽一經，或專精一史。談春秋者，
則不知宗周既殞，而人有六雄；論史漢者，則不悟
劉氏云亡，而地分三國。亦猶武陵隱士，遁迹桃源，
當此晉年，猶謂暴秦之地也。假有學窮千載，書總
五車，見良直而不覺其善，逢低悟而不知其失，葛

史通訓故補

卷十八

古

洪所謂藏書之箱篋，五經之王人，而夫子有云：雖
多亦安用為？其斯之謂也。

夫鄒好長纓，齊珍紫服，斯皆一時所尚，非百王不
易之道也。至如漢代公羊，擅名三傳；晉年莊子，高

視六經，今並挂壁。原本作不行綴旒。原本作綴旒。今並依郭本
改無絕。豈與夫春秋左氏古文尚書，雖暫廢于一

朝，終獨高于千載，校其優劣，可同年而語哉。

夫書名竹帛，物情所競，維聖人無私，而君子亦黨
蓋易之作也。本非記事之流，而孔子繫詞，輒盛述

顏子稱其殆庶雖言則無媿事非虛美亦由視子猶父門人日親故非所要言而曲垂編錄者矣既而揚雄寂寞師心典誥至于童烏稚子蜀漢諸賢謂嚴李柳司馬之徒太玄法言恣加褒賞雖內舉不避而情有所偏者焉夫以宣尼啟哲子雲叅聖在于著述不能忘私則自中庸已降抑可知矣如謝承漢書偏黨吳越魏收代史盛誇胡塞復焉足怪哉子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儒誠有之史亦宜然蓋左丘明司馬遷君子之文也吳均魏收小人

史通訓故補卷十八

五

之史也其薰猶不類何相云之遠哉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飾云乎哉何則史者固當以好善為主嫉惡為次若司馬遷班叔皮史之好善者也晉董狐齊南史史之嫉惡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飾其唯左丘明乎自茲已降吾未之見也

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于褒貶不書無損于勸誡但舉其宏綱存其大體而已非謂絲毫必錄瑣細無遺者也如宋孝王王劭之徒

其所記也喜論人惟簿不修言貌鄙事訐以為直吾無取焉夫故立異端喜造奇說漢有劉向晉有葛洪近者沈約又其甚也後來君子幸為詳焉昔魏史稱朱異有口木摯虞有筆才故知喉舌翰墨其辭本異而近世作者撰彼口語同諸筆文斯皆以元瑜孔璋之才而處丘明子長之任文之與史何相亂之甚乎

夫載筆立言名流今古如馬遷史記能成一家揚雄太玄可傳千載此則其乎元大記之于傳可也

史通訓故補卷十八

六

至于近代則不然其有彫出小伎短才小說或為集不過數卷如陳書陰鏗傳云有集五卷其類是也或者書纔至一篇如梁書孝元紀云撰同姓莫不一一列名編諸傳末如梁書孝元紀云撰同姓芳傳云撰周官音禮記音齊書祖鴻勳傳云撰晉祠記凡此書或一卷兩卷而已自餘人有文集或四卷或五卷者不可勝記故不具列之

事同七畧巨細必書斯亦煩之甚者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若漢代青

翟劉舍位登丞相而班史無錄姜詩趙壹身止計
吏而謝書有傳即其例也今之修史者則不然其
有才德闕如而位宦通顯史臣載筆必為立傳其
記也止具其生前歷官沒後贈謚若斯而已矣雖
其間伸以狀跡粗陳一一么麼常事曾何足觀始
自伯起魏書迄乎皇家五史五代史謂通多此體流
蕩忘歸史漢之風忽焉不嗣者矣

韓子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纓甚貴鄒君患之
左右曰君服之也于是明日斷其纓以出而國
中皆不服矣

史通訓故補 卷十八 七

一葉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自誠勿服
易係辭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法言問神篇育而不尚老吾家之童烏乎九齡
而與我立文
吳志朱異字季文朱桓之子也少見朱據命之
賦駑曰南岳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射雉高
壙歷官大都督
王隱晉書掣虞與大叔廣名位畧同廣長口才
虞長筆才衆坐廣談虞不能對退筆難廣廣不
能答于是衆笑紛然
魏志阮瑀字元瑜陳留尉氏人為魏武軍謀祭
酒文帝書云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
魏志陳琳字孔璋廣陵人為魏武典記室
史記漢興將相表武帝中元三年御史大夫桃
侯劉舍為丞相元狩五年太子少傅武彊侯莊
青翟為丞相
後漢書姜詩廣漢人察孝廉拜郎中尋除江陽
令

後漢書趙壹舉郎上計吏到京司徒袁逢見而
異之顧謂坐客曰此漢陽趙元叔朝臣莫有過
之者請為諸君分坐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
郎吏竟如其言
補注
南史除子春傳子春子鏗字子舉博涉書史尤
善五言詩陳天嘉中為始興王錄事參軍遷晉
陵太守有文集三卷行于世
梁書元帝紀所撰有同姓名人錄一卷
隋書經籍志所撰有同姓名人錄一卷
南史姚察傳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陳太建初
授宣明殿學士聘于周著西聘道里記
北史劉芳傳芳字伯支彭城人仕魏至中書令
撰鄭立所注周官禮記音各一卷
北史祖鴻勳字伯范陽人齊神武嘗徵至并州
作晉祠記好事者玩兵文位至高陽太守

史通訓故補 卷十八 六

孫 端紱佩章 景緯揆基 校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八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九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注

海虞顧鎮備九叅訂

大興李宗沆正卷同訂

漢書五行志錯誤第十

天道遠人道
邇必云其災
皆有某應
皆繫繫亦難
許為不誣自
班氏著志抵牾者多在於五行燕累尤甚今輒條
其錯繆定為四科一曰引書失宜二曰叙事乖理
三曰釋災多濫四曰古學不精又于四科之中疏
為雜目類聚區分編之如後

史通訓故補卷十九

第一科

人表同病乃
人表莫肯繼
作而五行志
遂為史家定
例何也夫某
年某日有某
異其年月日
有某事分編
而誌之觀
覽者自當心
知其應何必
將其事件繫
其下如下如
遺物者而命
而皆示之也
當在正明
也應太明
人之以孔子
引書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曰史記左氏交錯相併
二曰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三曰屢舉春秋言無定
體四曰書名去取所記不同
其志叙言之不從也先稱史記周單襄公告魯成
公曰晉將有亂又稱宣公六年鄭公孫舅滿與王
子伯廖語欲為卿按宣公六年自左傳所載也夫
上論單襄則持史記以標首下列舅滿則遺左氏
而無言遂令讀者疑此宣公上出史記而下云魯

之實無不知
春秋止不書
事應而他人
歷歷之不一
幾于智道孔
子

后莫定何邦是非難悟進退無准此所謂史記左
氏交錯相併也

志云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齊侯于周按成公者
即魯侯也班氏凡說魯之某公皆以春秋為冠何
則春秋者魯史之號言春秋則知公是魯公今引
史記居先成公在下書非魯史而公捨魯名膠柱
不移守株何甚此所謂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也
按班書為志本以漢為主在于漢時直記其帝號
謚耳至于佗代則云某書其國君此其大例也至

史通訓故補卷十九

如叙火不炎上具春秋桓公十四年次叙稼穡不
成直云嚴公二十八年而已夫以火稼之間別書
漢莽之事年代已隔去魯尤踈洎乎改說異端仍
取春秋為始而于嚴公之上不復以春秋建名遂
使漢帝魯公同歸一揆必為永例理亦可容在諸
異科事又不爾求之畫一其例無常此所謂屢舉
春秋言無定體也
按本志叙漢以前事多畧其書名至如服妖章初
云晉獻公使太子率師佩之金玦續云鄭子臧好

為聚鵠之冠此二事之上每加左氏為首夫一言可悉而再列其名省則都損繁則太甚此所謂書名去取所記不同也

史記周單襄公與晉卻仇、卻至、卻錡、及齊國佐語曰晉將有亂三卻其當之乎
春秋左傳宣公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三矣
春秋左傳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鵠鄭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第二科

史通訓故補 卷十九

三

叙事乖理者其流有五一曰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二曰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三曰直引時談竟無佗述四曰科條不整尋繹難知五曰標舉年號詳畧無准

志曰左氏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既除喪而燕晏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與喪賓燕樂憂甚矣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將安用之按其後七年王室終如羊舌所說

謙志劉解雨
望並解雨電
本為四條今
史通誤以劉
而並其再列
子乃失言

此即其効也而班氏了不言之此所謂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也

志云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女齊語智伯曰齊高子容宋司徒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專則速及侈則將以力斃九月高子出奔北燕所載至此更無佗說按左氏昭公二十年宋司徒奔陳而班氏採諸本傳直寫片言閱彼全書惟徵半事遂令學者疑工明之說有是有非女齊之言或得或失此所謂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也

史通訓故補 卷十九

四

志云成帝於鴻嘉永始之歲好為微行置私田於民間谷永諫曰諸侯夢得田占為失國而况王者畜私田財物為庶人之事乎已下弗云成帝悛與不悛谷永言効與不効諫辭雖具諸事闕如此所謂直引時談竟無佗述者也

其述庶徵之恒寒也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雹隨載劉向之占次云公羊經曰大雨雹續書董生之解按公羊所說與上異殊而再列其辭俱云大雨雹而又此科言大雪與雹繼言殞霜殺草起自春

秋訖乎漢代其事既盡仍重叙電災分散相離斷絕無趣夫同是一類而限成二條首尾分拏章句錯糅此所謂科條不整尋繹難知者也

夫人君改元肇自劉氏史官所錄須存凡例按斯志之記異也首列元封年號不詳漢代何君次言

地節河平具述宣成二帝宣帝地節四年成帝河平二年其紀年號如此

武稱元鼎每歲皆書始云元鼎二年續云元鼎三年按二年宜除元鼎之號也

哀曰建平同年必錄始云哀帝建平三年按同是一年哀帝建平三年按同是一年

宜云是歲而已此所謂標舉年號詳畧無准者也

史通訓故補 卷十九 五

補注左傳昭公十五年十二月晉荀息如周葬穆后

籍談為介既除喪以文伯晏王曰云籍談不能對王曰籍父其無後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云云杜注云

為二十二年王室亂傳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于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于容專司徒修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修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杜注為此秋高止奔燕昭二十二年

華定出奔陳傳

漢書五行志釐公十年冬大雨雪劉向以為先

是釐公立妾為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公羊

經曰大雨電董仲舒以為公齊于齊桓公立妾

為夫人不敢進羣妾故專壹之象見諸電皆為

延壽今天下大歸明年改元

第三科

釋災多濫其流有八一曰商推前世全違故實二

曰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三曰敷演多端准的無主

四曰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五曰但伸解釋不顯符

應六曰考覈雖讜義理非精七曰妖祥可知寢嘿

無說八曰不循經典自任曾懷

志云史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是歲韓魏

趙篡晉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為諸侯天子不恤

史通訓故補 卷十九 六

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案周當戰國之世

微弱尤甚故君疑竊斧臺名逃債正比夫泗上諸

侯附庸小國者耳至如三晉跋扈欲為諸侯雖假

王命實由己出譬夫近代莽稱安漢匪平帝之至

誠卓號太師豈獻皇之本願而作者苟責威烈以

妄施爵賞坐貽妖孽得謂人之情偽盡知之者乎

此所謂商推前世全違故實也

志云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母夫人歸氏

薨昭不戚而蒐于比蒲又曰定公十一年九月大

零先是公自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圍鄆按夫大蒐于比蒲昭之十一年城中城圍鄆定之六年也其二役去零皆非一載夫以國家常事而坐延災青歲月既遙而方聞響應斯豈非烏有成說扣寂為辭者哉此所謂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也

志云嚴公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嚴母姜與兄齊侯淫共殺桓公嚴釋公警復娶齊女未入而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應也又云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為時魯宋比

史通訓故補 卷十九 七

年有乘工郢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謂七年魯大水也按此說有三失焉何者嚴公十年今年宋大水也十一年公敗宋師於乘止及郢夫以制勝克敵策勲命賞可祈榮降福而反愁怨貽灾邪其失一也且先是數年嚴遭大水亦謂七年核其時月殊在戰前而云與宋交兵故二國大水其失二也况於七年之內已釋水災始以齊女為辭終以宋師為應前後靡定向背何依其失三也夫以一灾示青而三說競興此所謂敷演多端准的無主者也

其釋厥咎舒厥罰恒燠以為其政弛慢失在舒緩故罰之以燠冬而亡冰尋其解春秋之無冰也皆主內失黎庶外失諸侯不事誅賞不明善惡蠻夷猾夏天子不能討大夫擅權邦君不敢制若斯而已矣次至武帝元封六年冬亡冰而云先是遣衛霍二將軍窮追單于斬首十餘萬級歸而大行慶賞上又憫恤勤勞遣使巡行天下存賜鰥寡假貸與之因舉遺逸獨行君子詣行在所郡國有以為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聞於是天下咸言按漢帝

史通訓故補 卷十九 八

其武功文德也如彼其先猛後寬也如此豈是有懦弱凌遲之失而無刑罰哉定之功哉何得苟以無冰示灾便謂與昔人同罪矛盾自己始末相違豈其甚邪此所謂輕持善政用配妖禍者也志云孝昭元鳳三年太山有大石立睦孟以為當有庶人為天子者京房易傳云太山之石顛而下聖人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於山同姓為天下雄按此當是孝宣皇帝即位之祥也夫宣帝出自閭閻坐登宸極所謂庶人受命者也以曾孫血屬上

纂皇統所謂同姓之雄者也昌邑見廢謫居遠方所謂人君虜者也班書載此徵祥雖具有剖析而求諸後應曾不縷陳叙事之宜豈其若是苟文有所闕則何以載言者哉此所謂但申解釋不顯符應也

志云成帝建始三年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未央宮又云綏和二年男子王褒入北司馬門上前殿班志雖已有證據言多跡濶今聊演而申之按女子九歲者九則陽數之極也男子王褒者王則

史通訓故補卷十九

九

巨君之姓也入北司馬門上殿者王莽也為大司馬至哀帝時就國帝崩後仍此官因以篡位夫入司馬門而上殿亦由從司馬而升極灾祥示兆其事甚明忽而不書為畧何甚此所謂解釋雖謹義理非精也

志云哀帝建平四年山陽女子田無畜懷妊三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母掘土收養尋本志雖述此妖灾而了無解釋按人從胞至育含靈受氣始末有成數前後有定准

至在孕甫爾遽發啼聲者亦由物有基業未彰而形象已兆即王氏篡國之徵生而不舉葬而不死者亦猶物有期運已定非誅剪所平即王氏受命之應也又案班云以小女陳持弓者陳即莽之所出如女子田無畜者田故莽之本宗事既同占言無一概豈非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乎此所謂妖祥可知寢嘿無說也

當春秋之時諸國賢俊多矣如沙麓其壞梁山云崩鷓退蜚於宋都龍交鬪於鄭水或曰宗子產具

史通訓故補卷十九

十

述其非妖或卜偃史過盛言其必應蓋予時有識君子以為羨談故左氏書之不刊貽厥來裔既而古今路阻聞見壤隔至漢代儒者董仲舒劉向之徒始別構異聞輔申它說以茲後學陵彼先賢蓋今諺所謂季與厥昆爭私媵諱者也今諺曰弟與其名鄙故而班志尚捨長用短捐舊習新苟出異稍文飾之而班志尚捨長用短捐舊習新苟出異同自矜魁博多見其無識者矣此所謂不循經典自任胸懷也

前漢書諸侯王表分為二周有逃債之臺被竊錄之言服處注周報王負債無以歸之主迫責

史通訓故補

卷十九

十一

前漢書成帝綏和二年八月...

急乃池之此後人因以名之劉德曰洛陽南宮... 詔臺是也師古曰鐵錢王者以為威周哀政令... 不行雖有錢無所用之是為私竊隱藏之耳... 前漢書王莽誅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元始... 元年莽臣威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莽有... 定國安漢家之功宜賜號曰安漢公... 後漢書董卓徒都長安詔朝廷使光祿勳宣璫... 持節拜卓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 前漢書王莽字孟德少從蕭公受春秋孝昭... 元鳳三年太山南有大石自立孟推春秋之義... 以石乃陰類下民之象太山乃王者易姓告代... 之處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霍光惡之乃誅... 孟... 前漢書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京師相驚言大水... 至渭水虎上小女陳持方走入橫城門入未央... 宮尚方掖門殿門門衛戶者皆莫見至勾盾中... 覺得... 前漢書成帝綏和二年八月...

史叔與聘于宋宋襄公問焉對曰今茲魯多大... 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 第四科

古學不精者其流有三一曰博引前書網羅不盡... 二曰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三曰屢舉舊事不知所... 出... 志云庶徵之恒風劉向以為春秋無其應劉歆以... 為釐十六年左氏傳釋六鷗退飛是也案舊史稱... 劉向學穀梁歆學左氏既祖習各異而聞見不同... 信矣而周木斯拔鄭車償濟風之為言設于尚書... 史通訓故補 卷十九 十一

春秋向則畧而不言歆則知而不傳又言言眾怪... 歷叙羣妖述雨雹為災而不錄趙毛生地書異鳥... 相育而不載宋雀生鷄斯皆見小志大舉輕畧重... 蓋學有不同識無通鑑故也且當炎漢之代厥異... 尤奇若景帝承平赤風如血于公在職亢陽為旱... 在紀與傳各具其祥在於志中獨無其說者何哉... 所謂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也... 左傳云宋人逐狹狗華臣出奔陳又云宋公子它... 有白馬景公奪而朱其尾鬣佗弟辰以蕭叛班志

書此二事以為犬馬之禍此二事是班生自釋非引諸儒所言案左氏所載斯流實繁如季氏之逆也由關雞而傅介衛侯之敗也因養鶴以乘軒曹亡首于獲雁鄭殺萌于解蠶郤至奪豕而家滅華元殺羊而卒奔此言白黑之祥羽毛之孽何獨捨而不論唯徵犬馬而已此所謂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也

案太史公書自春秋已前所有國家災青賢哲占候皆出於左氏國語者也今班志所引上自周之幽厲下終魯之定哀而不云國語佳彌之記豈非

史通訓故補 卷十九 三

忘本狗末逐近棄遠者乎此所謂屢舉舊事不知所出也

所定多目凡一十九種但其失既眾不可殫論故每目之中或時舉一事庶觸類而長它皆可知又

案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釋休咎懲惡勸善以誠將來至如春秋已還漢代而往其間日蝕地震

石隕山崩雨雹兩魚大旱大水犬豕為禍桃李冬花直叙其灾而不言其應載春秋時日蝕三十六

和二年宣帝本始四年元帝永光三年建昭四年

皆地震隕石凡四十據不言其應又皇后二年武都山崩成帝河平二年楚國兩雷大如奔蠶鳥死成帝鴻嘉四年大雨于信都孝景之時大旱者二甲持弩擊之皆狗也又鴻嘉中狗與豕交此皆魯史之春秋漢書之帝紀耳何用復編之於此志哉

昔班叔皮云司馬遷叙相如則舉其郡縣蕭曹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蓋有所未暇也若孟堅此志錯謬殊多豈亦刊削未周者邪不然何脫畧之甚也亦有穿鑿成文強生異義如城之為惑糜之為迷隕五石者齊五子之微崩七山

史通訓故補 卷十九 四

者漢七國之象叔服會葬郿伯來奔亢陽所以成妖鄭易許田魯謀萊國食苗所以為禍諸如此事

其類弘多徒有解釋無足觀採知音君子幸為詳焉

尚書周公居東二年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謂公秋大無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

春秋左傳德公三年冬鄭伯之車債于濟杜注既照而遇大風傳記異也

史記趙王遷六年大饑民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生毛

史通訓故補

卷十九

五

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于郟侯之館病死
 前漢書武帝建元四年有風赤如血非景帝也
 前漢書于公為郡決曹東海孝婦姑自經死太
 守論殺孝婦于公爭之不能得郡中枯旱三年
 後太守卜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
 斷之咎猶在是乎于是太守祭孝婦冢表其墓
 天立大雨
 春秋左傳襄公十七年宋華臣弱臯比之室殺
 其宰華吳國人逐狄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
 華臣懼遂奔陳
 春秋左傳定公十年宋公子地有白馬四景公
 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
 使其徒扶魋而奪之地出奔陳
 春秋左傳季子之難季氏介其難印氏為之
 金距平子怒益宮于印氏且讓故印昭伯怨平
 子
 春秋左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狄人伐衛
 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有乘軒者狄人伐衛
 能戰
 春秋左傳宣公四年楚人獻龜于鄭靈公于宋
 與子家將見于公之食指動以示于家曰他日
 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龜相視而笑
 公問之以告及食大夫鼈召子公而弗與也子
 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夏子公弑靈公
 春秋左傳成公十七年晉厲公田與婦人先殺
 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卻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
 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遂謀誅三卻
 前漢書信公十六年正月隕石于宋五內史叔
 與曰明年齊有亂劉歆以正月日在星紀厥在
 玄枵齊分野也五石象齊桓卒而五公子作亂
 也注五公子謂無虧元昭齊桓卒而五公子作亂
 前漢書文帝元年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同日俱
 大發水潰出劉向以為近水沙土也天戒若曰
 無威齊楚之君令失制度將為亂其後封齊悼
 惠王子六人為王景帝三年齊楚七國反非七
 山也

史通訓故補

卷十九

六

春秋左傳鄭伯請釋太山之祀而祀周公以太
 山之祊易許田三月使死來歸祊不祀太山也
 補注
 左傳哀公七年宋人圍曹曹伯陽即位好田弋
 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雁獻之使為司城以
 聽政彊言霸說于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
 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八年遂滅曹
 春秋文公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葬
 我君僖公
 左傳文公十二年春鄭伯卒鄭人立君太子以
 夫鍾與邲邲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
 曰邲伯來奔
 左傳宣公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
 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五行志雜駁第十一 春秋時事違誤最多摠
 魯文公二年不雨班氏以為自文即位天子使叔
 服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上得天子外得
 諸侯沛然自大故致亢陽之禍案周之東遷日以
 微弱故鄭取溫麥射中王肩楚絕苞茅觀兵問鼎
 事同列國變雅為風如魯者方大邦不足比小國
 有餘安有暫降衰周使臣遽以驕矜自恃坐招厥
 罰亢陽為怪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天高聽卑豈其
 若是也
 春秋成公元年無冰班氏以為其時王子札殺召
 伯毛伯案今春秋經子札殺毛召事在宣十五年

一萬二千七百冊

而此言成公時未達其說下去無冰凡有三載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董仲舒以為陳夏徵舒弑君

楚嚴王嚴即莊也皆依本書不改其字下同託欲為陳討賊陳國闢

門而待之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尤甚極陰生陽

故致火災案楚嚴王之入陳乃宣十一年事也始

有蹊田之謗取愧一作識叔時終有封國之恩見賢

尼父毒恨尤甚其理未聞案陳前後為楚所滅者

三始宣十一年為楚嚴王所滅次昭八年為楚靈

所滅後哀十七年為楚惠王所滅今董主誤以陳

史通訓故補卷十九

亡之役是楚始滅之時遂妄有占似虛辨物色尋

昭之上去于宣魯易四主嚴之下至于靈楚經五

代雖懸隔頓別而混雜無分嗟乎下帷三年誠則

勤矣差之千里何其濶哉

春秋桓公三年日有蝕之既京房易傳以為後楚

嚴始稱王兼地千里案楚自武王僭號鄧盟是懼

荆尸又歷文成繆三王方至於嚴是則楚之為王

已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之者哉又魯桓公薨後

歷嚴閔釐文宣歷即僖皆依本書凡五公而楚嚴

楚左傳宣十一年楚子入陳殺夏徵舒

言言滅陳也昭八年楚靈王滅陳使勞封成爲陳公是陳蓋滅于昭公時也董氏所引固誤子元亦未審的

始作霸安有桓三年日蝕而已應之者邪非唯敘

事有違亦占候失中者矣

春秋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為釐公末

年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弑君陰脇陽之象見釐

公不悟遂後二年殺公子赤立宣公案遂之立宣

殺子赤也此乃文公末代輒謂僖公暮年年世懸

殊言何倒錯

春秋釐公十二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為是時莒滅

杞釐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傳曰曷為城杞滅

史通訓故補卷十九

之孰滅之蓋徐莒也如中壘所釋富以公羊為本

爾然則公羊所說不如左氏之詳左氏襄公二十

九年晉平公時杞尚在

春秋文公元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為後晉滅江案

本經書文四年楚人滅江今云晉滅其說無取且

江居南裔與楚為隣晉處北方去江殊遠稱晉所

滅其理難通

左氏傳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堤下

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因名曰棄長而

案史記杞亡于廢之後四十八年為楚惠王所滅今僅云晉平公時杞尚在而宋書林

義好納之平公生子曰仇後宋臣廢譏太子座而

殺之十六年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晉事在成華

合比奔衛事在昭劉向以為時則有火災赤肯之

明應也案災祥之作將應後來事跡之彰用符前

兆如華元奔晉在成十五年參諸棄堤實難符會

又合比奔衛在昭六年而與華元奔晉俱云先是

惟前與後事並相違者焉

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鼯鼠食郊牛角襄公

十五年日有蝕之董仲舒劉向皆以為自此後晉

史通訓故補 卷十九 五

為鷄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後為泲梁之會諸

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旒不得舉手又襄

公十六年五月地震劉向以為是歲三月大夫盟

于泲梁而五月地震矣又其二十八年春無冰班

固以為天下異也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

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穀梁云諸侯始失政大

政大夫之不見也按春秋諸國權臣可得言者如

三桓六卿田氏而已如鷄澤之會泲梁之盟其臣

豈有若向之所說者邪然而穀梁為大夫不臣諸

侯失政譏其無禮自擅在茲一舉而已非是如政

由甯氏祭則寡人相承世官遂移國柄若斯之失

也若董劉之徒不窺左氏直憑二傳遂廣為佗說

多肆侈言仍云君若綴旒臣將日甚何其妄也

春秋昭十七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為時宿

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眾心以弑死

後莫敢復責其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晉

君還事之按晉厲公所尸唯三卻耳何得云誅四

大夫者哉又州滿既死今春秋左氏本皆作州滿

史通訓故補 卷十九 三

者盡當其罪以辱及揚干將誅魏絳覽書後悟引

愆授職此則生殺在己寵辱自由故能申五利以

和我馳三駕以挫楚威行夷夏霸復文襄而云不

復責大夫何厚誣之甚也自昭公已降晉政多門

如以君事臣居下僭上者此乃因昭之失漸至陵

夷匪由懲厲之弑自取淪辱也豈可輒持彼後事

用誣先代者乎

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星孛東方董仲舒劉向以

為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氏出東方者軫角亢也或曰角亢大國之象為齊晉也其後田氏篡齊六卿分晉案星孛之後二年春秋之經盡矣又十一年左氏之傳盡矣自傳盡後八十二年齊康公為田和所滅又七年晉靖公為韓魏趙所滅上去星孛之歲皆出百餘年辰象所躔氣稜所指若相感應何大踈濶者哉且當春秋既終之後左傳未盡之前其間衛弒君越滅吳魯遜越云云賊臣逆子破家亡國多矣此正得東方之象大國之徵何

史通訓故補

卷十九

三

故捨而不述遠求他代者乎又范與中行早從殄滅智入戰國繼踵云亡輒與三晉連名忽以六卿為目殊為謬也尋斯失所起可以意測何者二傳所引事終西狩獲麟左氏所書語連趙襄滅智漢代學者唯讀二傳不觀左氏故事有不周言多脫畧且春秋之後戰國之時史官闕書年紀難記而學者遂疑纂齊分晉時與魯史相隣故輕引災祥用相符會白珪之玷何其甚歟

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成公五

年梁山崩七年鼯鼠食郊牛角劉向以其後三家逐魯昭公卒死於外之象案乾侯之出事由季氏孟叔二孫本所不預况昭子以納君不遂發憤而卒論其義烈道貫幽明定為忠臣猶且無愧編諸逆黨何乃厚誣夫以罪由一家而兼云二族以此題目何其濫歟

左氏傳昭公十九年龍鬪於鄭時門之外洧淵劉向以為近龍孽也鄭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強吳鄭當其衝不能修德將鬪三國以是危亡是時

史通訓故補

卷十九

三

子產任政內惠于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亡患此能以德銷災之道也案昭之十九年晉楚連盟干戈不作吳雖強暴未擾諸華鄭無外虞非子產之力也又吳為遠國僻在江干必畧中原當以楚宋為始鄭居河潁地匪夷庚謂當要衝殊為乖角求諸地理不其爽歟

春秋昭公十五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為時宿在畢晉國象也云云日比再蝕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案自昭十四年迄于獲麟之歲其間

日蝕復有七焉事列本經披文立驗安得云再蝕而已又在春秋之後也且觀班志編此七蝕其六皆載董生所占復不得言董以事後春秋故不存編錄再思其語三覆所由斯蓋孟堅之誤非仲舒之罪也

春秋昭公九年陳火劉向以為先是陳侯之弟招殺陳太子偃師楚因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按楚縣中國以為邑者多矣如邑有宜見於經者豈可不以楚為名者哉蓋當斯時

史通訓故補 卷十九

三

陳雖暫亡尋復舊國故仍取陳號不假楚名獨不見鄭裨竈之說斯災也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此其効也自斯而後若顓頊之墟宛正之地如有應書于國史豈可復謂之陳乎

春秋左傳文公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也孫叔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于魯國春秋左傳文公元年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秋公孫叔敖會晉侯于戚冬叔如晉始聘春秋左傳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號鄭伯怒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崩周人將界鄭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桓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緜葛王卒大敗祝明射中

王肩假春秋左傳僖公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晉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春秋左傳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春秋左傳宣公十一年楚子為陳夏氏之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使于齊反不賀王使讓之對曰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楚子乃復封陳孔子讀史記至楚封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春秋魯宣公薨成公立成公薨襄公立襄公薨昭公立凡四世史記楚穆王卒子莊王立莊王卒子共王立共王卒子康王立康王卒子員立是為郟敖公子圍弑郟敖而立為靈王凡五世

史通訓故補 卷十九

三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講國關春秋左傳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楚容聘于晉太子知之請野享之伊戾請從至則坎用牲加書微之而駢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容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繼春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衛獻公使與甯喜言喜曰必子鮮存子鮮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告右宰穀穀曰不可獲罪于兩君天下孰畜之春秋左傳成公十七年厲公將作難晉童曰必先三師族大多怨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以戈殺駒伯苦成叔于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殺駒及諸其車以戈殺之晉尸諸朝春秋左傳成公十八年晉使荀息通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矣庚午盟而入辛巳朝于武

官逐不臣者七人二月乙酉即位於朝使魏相
 士勳魏頭趙武為仲荀家荀台梁燾韓無忌為
 公族大夫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春秋左傳晉悼公會諸侯于魏澤魏絳為中軍
 司馬公于揚于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公怒
 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于為戮辱何如之必殺
 魏絳無失也魏絳至投侯人書公讀其書既而
 出曰寡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春秋左傳襄公四年無終于嘉父因魏莊子納
 使魏絳盟諸戎
 春秋左傳襄公十年晉悼公伐鄭已酉師于牛
 首十一月四年復伐鄭鄭觀兵于南門鄭人懼行
 成九月諸侯悉師伐鄭觀兵于南門鄭人懼行
 王子伯駟行成十二月會于蕭魚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季氏逐昭公叔孫昭
 子自闕歸平子稽顙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
 謂生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公使
 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十月辛酉昭子齋于
 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春秋左傳楚崇諸侯之討而披其地以塞夷庚
 注夷庚吳晉往來要道也
 春秋左傳昭公八年陳哀公元妃鄭姬生太子
 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二妃娶留有寵屬諸司徒
 招哀公繼殺太子留而殺之公子留奔鄭
 怨諸楚楚人親而殺之公子留奔鄭
 補注
 春秋文公元年公孫叔敖會晉侯于戚左氏傳曰
 平侯強戚田故公孫叔敖會之杜注云晉取衛田
 正其疆界
 左傳宣公十五年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
 王子捷殺召戴公毛伯術杜注云王子捷即王
 札子按本經及杜注並作王札子史通誤也
 左傳桓公十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鄆始懼楚也
 左傳文公十八年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

史通訓故補 卷十九

公按惡夫人姜氏之子公羊傳謂之子赤
 左傳文公四年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
 口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
 左傳成公十五年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華元
 為右師華元曰吾為右師若臣之訓師所司也
 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類
 籠乎乃出奔晉
 左傳昭公六年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
 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
 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此郭矣公使視
 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
 左傳襄公三年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
 于鴛澤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陳請服也
 春秋襄公十有六年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澗梁
 戊寅大夫盟正義曰公羊以為澗梁之會若
 齊旄然穀梁云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大不臣也

孫端綬佩章 景緯揆基 技

史通訓故補卷之十九終

史通訓故補卷之二十

北平黃叔琳崑圃補注

海虞顧鎮備九叅訂

長山聶際茂松岩同訂

暗惑忤時

暗惑第十二 十四條

夫人識有不燭神有不明則真偽莫分邪正靡別昔人有以髮繞灸誤其國者有置毒於胙誣其太子者矣夫髮經灸炭必致焚灼毒味經時無復

史通訓故補卷二十

殺害而行之者偽成其事受之者信以為然故使見咎一時取怨千載夫史傳叙事亦多如此其有道理難憑欺誣可見如古來學者莫覺其非蓋往徃有焉今聊舉一二加以駁難列之如左

史記本紀曰瞽叟使舜穿井為匿空旁出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瞽叟象喜以舜為已死象乃止舜

宮
難曰夫杳冥不測變化無恒兵革所不能傷網羅所不能制若左慈易質為羊劉根竄形入壁是也

時無可移禍有必至雖大聖所不能免若姬伯拘於羑里孔父阬於陳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謂彼幻化是為聖人豈知聖人智周萬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與夫方內之士有何異哉如史記云重華入於井中匿空出去此則其意以舜是左慈劉根之類非姬伯孔父之徒苟識事如斯難以語夫聖道矣且案太史公黃帝堯舜軼事時時見於他說余擇其言尤雅者著為本紀書首若如向之所述豈可謂雅邪

史通訓故補卷二十

又史記滑稽傳孫叔敖為楚相楚王以霸病死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優孟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為壽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欲以為相

難曰蓋語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故竊隆異等修短殊姿皆稟之自然得諸造化非由倣倣俾有遷革如優孟之象孫叔敖也衣冠談說容或亂真眉目口鼻如何取類而楚王與其左右曾無疑惑

此特言優
孟之以叔敖
耳子元所擊
頗似高史為

者也昔陳焦既亡累年而活秦謀從縊六日而蘇
遂使竹帛顯書今古稱怪况叔敖之歿時日已久
楚王必謂其復生也先當詰其枯骸再肉所由闔
棺重開所以豈有片言不接一見無疑遽欲加以
寵榮復其祿位此乃類夢中行事豈人倫所為者
哉

又史記田敬仲世家曰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貸以
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
難曰夫人既從物故然後加以易名田常見存而
史通訓故補卷二十一

史通訓故補

三

遽呼以謚此之不實明然可知又案左氏傳石碣
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論語陳司敗問孔子昭公
知禮乎史記家令說太上皇曰高祖雖子人主也
諸如此說其例皆同然而事由過誤易為筆削若
田氏世家之論成子也乃結以韻語纂成歌詞欲
加刊正無可釐革故獨舉其失以為標冠云
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既歿有若狀似孔
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事之如夫子他日弟子進
問曰昔夫子嘗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兩商瞿

四科只論列
從陳蔡之人
耳本可以有
若之名不隸
四科邊謂其
賢不逮也

長無子母為取家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
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之有若嘿然無
應弟子起曰有若避此非子之坐也

難曰孔門弟子七十二人柴愚參魯宰我言語
游學師商可方回賜之類此並聖人品藻優劣已
詳門徒商榷臧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隸於四科
譽無偕于十哲逮尼父既歿方取為師以不答所
問始令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之晚乎且退老西
河取疑夫子猶使喪明致罰投杖謝愆何肯公然

史通訓故補卷二十

四

自欺詐相策奉此乃兒童相戲非復長老所為觀
孟軻著書首陳此說馬遷裁史仍習其言得自委
巷曾無先覺悲夫
又史記漢書皆曰上自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
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
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讐忌此屬畏誅故
相聚謀反爾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
所憎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先封雍齒以
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

酒封雍齒為侯

難曰夫公家之事知無不為見無禮於君如鷹鷂之逐鳥雀素子房之少也傾家結客為韓報讐此

則忠義素彰名節甚著其事漢也何為屬羣小聚

謀將犯其君遂嘿然杜口俟問方對倘若高祖不

問竟欲無言者邪且將而必誅罪在不測如諸將

屯聚圖為禍亂密言臺上猶懼覺知羣議沙中何

無避忌為國之道必不如斯然則張良慮反側不

安雍齒以嫌疑受爵蓋當時實有其事也如複道

史通訓故補

卷二十

五

之望坐沙而語是說者敷演妄益其端耳

又東觀漢記曰赤眉降後積甲與熊耳山齊云

難曰案盆子既亡棄甲仍眾必與山比峻則未之

有也昔太誓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孔安國曰蓋

言之甚也如積甲與熊耳山齊者抑亦血流漂杵

之徒歟

又東觀漢記曰郭伋為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

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于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

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始到喜故奉迎伋辭謝之事

國新造慮多反側急須莫定安集之張良特來問而此求耳非必謂將來謀反也求則刻舟何以論古

古之備史難易如車車就道一鶴自隨皆漢世事也蓋必前驅後乘敵對塞路者哉于元之見何其陋也

按史記趙世家母即制竹得朱孝久貨猶傳山西統材竹則晉陽未嘗無竹也

訖諸兒送出郭外問使者何日當還伋使別駕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為違信止於野亭須期乃入

難曰蓋此事不可信者三焉按漢時方伯儀比諸

侯其行也前驅蔽野後乘塞路鼓吹沸喧旌樂填

咽彼草萊稚子齟齬童兒非唯羞赧不見亦自驚

惶失據安能犯駟駕凌襜帷首觸威嚴自陳襟抱

其不可信一也又方伯按部舉州振肅至於墨綬

長吏黃綬羣官率彼吏人顯然佇候兼復掃除逆

史通訓故補

卷二十

六

旅行社有程嚴備供具憇息有所如棄而不就居

止無常必公私闕擬客主俱窘凡為良二千石固

當知人所苦安得輕赴數童之期坐失百城之望

其不可信二也夫以晉陽無竹古今共知假有傳

檄它方益亦事同大夏訪知商賈不可多得况在

童孺彌復難求羣戲而乘如何克辦其不可信三

也凡說此事惣有三科推而論之了無一實異哉

又魏志注語林曰匈奴遣使人來朝太祖令崔琰

在座而已握刀侍立既而使人問匈奴使者曰曹

公何如對曰曹公美則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乃追殺使者云

難曰昔孟陽卧床詐稱齊后紀信乘燕矯號漢王或主邁屯蒙或朝罹兵革故權以取濟事非獲已如崔琰本無此急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稱人君皆慎其舉措况魏武經綸霸業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座君處臣位將何以使萬國具瞻百寮僉矚也又漢代之於匈奴其為綏撫勤矣雖復賂以金帛結以親姻猶虺毒不悛狼心易擾如輒殺其

史通訓故補

卷二十

七

使者不顯罪名復何以懷四夷於外蕃建五利于中國且曹公必以所為過失懼招物議故誅彼行人將以杜茲謗口而言同綸紵聲遍寰區欲益而虧止益其辱雖愚暗之主猶所不為况英畧之君豈其若是夫芻蕘鄙說閭巷調言諸如此書通無擊難而裴引語林斯事編入魏史注中持彼虛詞亂茲實錄故特申掎摭辨其疑誤者焉蓋曹公多詐好立說

又魏世諸小書皆云文鴛侍講殿瓦皆飛云

云

難曰案漢書云項王叱咤懼伏千人然則呼聲之極大者不過使人披靡而已尋文鴛武勇遠慙項籍况侍君側固當屏氣徐言安能檐瓦皆飛有踰舊本作武安鳴鼓且瓦既飄墮則人必震驚而魏帝與其羣臣焉得歸然無害也

又晉陽秋曰胡質為荊州刺史子威自京師省之見父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疋為路糧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

難曰古人謂方牧為二千石者以其祿有二千石

史通訓故補

卷二十

故也名以定體貴實甚焉設使庶如伯夷介若黔敖苟居此職終不患於貧餒者如胡威之別其父也一鱸之財猶且發問則千石之俸其費安施料以牙籌推之借箸察其厚薄知不然矣或曰觀諸史所載茲流非一如張湛為蜀郡乘折轅車吳隱之為廣州貧米待客並其類也必以多為證則足可無疑然人自有身安敝緼口甘麤糲而多藏鏹帛無所散用者故公孫弘位至三公而卧布被食脫粟飯汲黯所謂齊人多詐者是也安知胡威之徒其儉亦皆如此而史臣不詳

厥理直謂清白繆矣哉

又新晉書阮籍傳曰籍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斗及葬食一蒸飽飲酒二斗然後臨穴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復吐血數斗毀瘠骨立殆致滅性難曰夫人才雖下愚識雖不肖始亡天屬必致其哀但以苴經未幾悲荒遽輟如謂本無戚容則未之有也况嗣宗當聖善將歿閔凶所鍾合門惶恐舉族悲咤居里巷者猶停舂杵之音在隣伍者尚

史通訓故補

卷二十

九

申匍匐之救而為其子者方對局求決舉杯酣暢但當此際曾無感惻則心同木石志如梟獍者安有既臨泉穴始知摧慟者乎求諸人情事必不爾又孝子之喪親也朝夕孺慕鹽酪不嘗斯可至於癯瘠矣如甘旨在念則筋肉內寬醉飽自得則肌膚外博况乎溺情狃酒不改平素雖復一時嘔慟豈能紫毀骨立乎蓋彼阮生者不脩名教居喪過失而說者遂言其無禮如彼人以其志操尤異才識甚高而談者遂言其至性如此唯毀及譽皆無

取焉

又新晉書王祥傳曰祥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年垂耳順覽勸之乃應召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時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年八十五太始五年薨

難曰祥為徐州別駕寇盜充斥固是漢建安中徐州未清時事耳有魏受命凡三十五年上去徐州寇賊充斥下至晉太始五年當六十年已上矣祥

史通訓故補

卷二十

十

于建安中年垂耳順更加六十六載至晉太始五年薨則當年一百二十歲矣而史云年八十五薨者何也如必以終時實年八十五則為徐州別駕止可二十五六年矣又云其未從官已前隱居三十餘載者但其初被檄時止年二十五六自此而往安得復有三十餘年乎必謂祥為別駕在建安後則徐州清晏何得云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乎求其前後無一符會也凡所駁難具列如右蓋精五經者討羣儒之別裁

練三史者徵諸子之異聞加以探賾索隱然後辨其紕繆如向之諸史所載則不然何者其叙事也唯記一途直論一理而矛盾自顯表裏相乖非復抵牾直成狂惑者爾尋茲失所起良由作者情多忽畧識唯愚滯或採彼流言不加詮擇或傳諸繆說即從編次用使真偽混淆是非參錯蓋語曰君子可欺不可罔至如邪說害正虛詞損實小人以為信爾君子知其不然語曰信書不如無書蓋為此也夫書彼竹帛事非容易凡為國史可不慎諸

史通訓故補

卷二十

上

韓子文公之時宰臣上炎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誅之宰夫頓首再拜曰奉燧爐炭火盡赤紅炙熱而髮不燒臣之罪也堂下得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堂下而燕之果然
春秋左傳驪姬為太子申生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
後漢書劉根穎川人隱居嵩山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為妖妄收執詣郡數之根曰實無他異願能令人見鬼祈曰促召之根乃召其亡父祖及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祈驚懼悲哀根忽然俱去不知所存
吳志孫休永安四年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春秋左傳宣公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春秋左傳衛州吁初立未能定其民石厚問定

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親為可曰何以得親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
史記漢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家令說太公曰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後高祖朝太公擁篲高祖大驚乃尊太公為太上皇
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子夏曰天子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乎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間進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爾罪一也夜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夜爾明爾罪三也子夏投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以久矣
春秋左傳齊襄公遊于姑蘇連稱管至作亂徒人費遇賊于門請先入伏公而出聞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床曰非君也不類

史通訓故補

卷二十

上

補注
史記趙奢傳秦伐韓趙王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秦軍之武安西秦軍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振
禮記檀弓篇隣有喪春不相里有殯巷不歌
詩谷風篇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忤時第十三

孝和皇帝時韋武弄權母娼一作媼預政士有附麗之者起家而綰朱紫子以無所傳會取擯當時為一載不遷中九四會天子還京師朝廷願從者衆子求番次在大駕後發日逗留不去守司東都杜門却掃凡經三載或有譖子躬為史臣不書國事而取樂工園私自著述者由是驛召至京令專執史筆于時小人道長網紀日壞仕於其間忽忽不樂遂與監修國史蕭至忠等諸官書求退曰僕幼聞詩禮長史通訓故補卷二十一

涉藝文至于史傳之言尤所耽悅尋夫左史右史是曰春秋尚書素王素臣斯稱微婉志晦兩京三國班謝陳習闡其暮中朝江左王陸干孫紀其歷劉石僭號方策委於和張宋齊應錄博史歸于蕭沈亦有汲冢古篆禹穴殘編孟堅所亡葛洪刊其雜記休文所缺荀綽裁其拾遺凡此諸家其流蓋廣莫不願彼泉藪尋其枝葉原始要終備知之矣若乃劉峻作傳自述長于論才范曄為書盛言矜其贊體斯又當仁不讓庶幾前哲者焉然自策名

仕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衆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傳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袁家自稱為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

史通訓故補卷二十一

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為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關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于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况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深居九

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齷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栖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紀實取嫉權門王劭直書見讐貴族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奸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時得失之列良史是

史通訓故補

卷二十

五

非之准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條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辭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古無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摠領之義耳如創立紀年則年有斷限草傳叙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畧而不畧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情須等某表某篇付之此職某傳某志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

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竊以網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所以比者布懷知己歷詆羣公屢辭載

史通訓故補

卷二十

六

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責者正為此爾抑又有所未喻聊復一二言之比奉高命令隸名修史其職非一如張尚書崔岑二吏部鄭太常等既迫以吏道不可拘之史任以僕曹務多閑勒令專知下筆夫以惟寂惟冥乃使記事記言苟如其例則柳常侍劉秘監徐禮部等并門可張羅府無堆案何事置之度外而使各無羈束乎必謂諸賢載削非其所長以僕鎗鎗鉸鉸故推為首最就如斯理亦有其說何者僕少小從仕早躡通班當皇上初臨萬邦

未親庶務而以守茲介直不附奸臣遂使官若土
牛棄同芻狗逮鑿輿而幸百寮畢從自惟官曹務
簡求以留後居臺常謂朝廷不知國家於我已矣
豈謂一旦忽承恩旨州司臨門使者結轍既而驅
駟馬入函闕排干門謁天子引賈生于宣室雖嘆
其才召季布于河東反增其愧明公既位居端揆
望重台衡飛沉屬其顧盼榮辱由其俛仰曾不上
祈宸極申之以寵光僉議縉紳縻我以好爵其相
見也直云史筆闕書為日已久石渠掃第思子為

史通訓故補

卷二十

七

勞今之仰追唯此而已抑明公足下獨不聞劉炫
蜀王之說乎昔劉炫仕隋為蜀王侍讀尚書牛弘
嘗問之曰君王遇子其禮如何曰相期高於周孔
見待下於奴僕弘不悟其言請聞其義炫曰吾王
每有所疑必先見訪是相期高於周孔酒食左右
皆饜而我餘瀝不霑是見待下於奴僕也僕亦竊
不自揆輒敢方於鄙宗何者求史才則千里降追
語宦途則十年不進意者得非相期高於班馬見
待下於兵卒乎又人之品藻貴識其性明公視僕

于名利何如哉當其坐嘯洛城非隱非吏惟以守
愚自得寧以克詘櫻心但今者龜勉從事學拘就
役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禮求諸隗始其義
安施儻使士有澹雅若嚴君平清廉如段干木與
僕易地而處亦將彈缺告勞積薪為恨况僕未能
免俗能不帶芥于心者乎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
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
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彈大官之膳虛索長安之
米乞已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唯明

史通訓故補

卷二十

六

公足下哀而許之至忠得書大慙無以酬答又惜
其才不許解史任而宗楚客崔湜鄭愔等皆惡聞
其短共讎嫉之俄而蕭宗等相次伏誅然後獲免
于難

史記賈誼為長沙王傅歲餘徵見文帝方受釐
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具
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
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史記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有人言其賢召欲
以為御史大夫後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
一月見罷布曰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
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事事罷去此人必有以
毀臣者臣恐有議聞之有以窺陛下也上默然
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史記燕昭王于燕破之後卑身厚幣以招賢者
郭隗曰王必欲致士請自隗始况賢于隗者豈
遠千里哉

史記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躅而見之孟嘗君
問傳舍長曰客何為曰馮先生甚貧獨有一劍
耳又削絳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兮食無魚
乃還之幸舍

史記汲黯始為列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已
而弘至丞相湯為御史大夫黯福心不能無少
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人如積薪耳後來者居
上上然

補注
唐書蕭至忠傳沂州丞人龍朔中為侍中中書
令時宗楚客懷奸植黨韋巨源等無所弼正至
忠獨不說隨時望翁然時重唐隆元年坐后黨
出為晉州刺史太平公主寢用事至忠乃自附
納復為中書令封鄭國公乃參主逆謀先天二
年主敗至忠遁入南山數日捕誅之

通訓故補 卷二十
唐書楊再思傳再思鄭州原武人為人佞而智
昌宗以姿貌倖再思每曰人言六印似蓮花非
也正謂蓮花似六印耳其巧諛無取類如此後
拜中書令監修國史

唐書宗楚客傳楚客字叔敬蒲州人武后從姊
子及進士第累遷戶部侍郎垂拱中坐奸賊流
嶺外歲餘還俄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懿宗所
劾貶攝州司馬久之復同平章事坐事貶原州
都督武三思引為兵部尚書韋氏敗坐誅

唐書張文瓘字稚圭貝州武城人與李勣同為
宰相知左史事第子錫龍朔中累遷工部尚書
兼修國史

唐書崔仁師傳孫湜字澄湖少以文詞稱附托
昭容上官氏數與宣淫于外拜中書侍郎檢校
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鄭愔同典選
後賜死

唐書岑義字伯華第進士累遷太常博士進史
部侍郎時崔湜鄭愔掌選皆以賄聞獨義勤廉

唐書岑義字伯華第進士累遷太常博士進史
部侍郎時崔湜鄭愔掌選皆以賄聞獨義勤廉

為時議嘉仰
唐書柳芳傳芳字仲敷蒲州河東人開元末擢
進士第直史館叙天寶後事素取不倫史官病
之

孫 端綬佩章 景緯揆基 技

通訓故補 卷二十

辛

史通訓故補卷之二十終